

四书五经合集

（无名氏著）

01 《大学》

大学

目录

大学简介

三纲八目的追求

弘扬光明的品德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找准自己的位置

凡事抓住根本

获得知识的途径

不要自欺欺人

修身先正心

齐家先修身

治国先齐家

平天下先治国

大学简介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朱熹又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

这样一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三纲八目的追求

【原文】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7）；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8）；致知在格物（9）。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10），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其本乱而未治者 否矣（12）。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13），未之有也（14）！（经）

【注释】

（1）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2）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3）亲民：根据后面的“传”文，“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4）知止：知道目标所在。（5）得：收获。（6）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和和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7）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8）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9）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10）庶人：指平民百姓。（11）壹是：都是。本：根本。（12）末：相对于本而言，指枝末、枝节。（13）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却加以重视。（14）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法等）。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祥；思虑周祥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是不可能的！

【读解】

这里所展示的，是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所谓三纲，是指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纵览四书五经，我们发现，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这三纲八目而展开的。所以，抓住这三纲八目你就等于抓住了一把打开儒学大门的钥匙。循着这进修阶梯一步一个脚印，你就会登堂入室，领略儒学经典的奥义。就这里的阶梯本身而言，实际上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前面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其中间的“修身”一环，则是连结“内修”和“外治”两方面的枢纽，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是“独善其身”；它与后面的“外治”项目连在一起，是“兼善天下”。两千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这一阶梯之上。所以，它实质上已不仅仅是一系列学说性质的进修步骤，而是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人生追求阶梯了。它铸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管你是否意识明确，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观念总是或隐或显地在影响着你的思想，左右着你的行动，使你最终发现，自己的人生历程也不过是在这儒学的进修阶梯上或近或远地展开。事实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几人真正出道入佛的野鹤闲云、隐逸高士呢？说到底，依然是十人九儒，如此而已。

弘扬光明的品德

【原文】

《康诰》(1)曰：“克明德。”(2)《大甲》(3)曰：“顾(ì 是)天之明命。”(4)《帝典》(5)曰：“克明峻德。”(6)皆自明也。(7)

(传 1)

【注释】

(1)康诰：《尚书·周书》中的一篇。《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古代事迹的一些文章的汇编，是“五经”之一，称为“书经”。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2)克：能够。(3)大甲：即《太甲》，《尚书·商书》中的一篇。(4)顾：思念。是：此。明命：光明的禀性。(5)帝典：即《尧典》，《尚书·虞书》中的一篇。(6)克明峻德：《尧典》原句为“克明俊德”。俊：与“峻”相通，意为大、崇高等。(7)皆：都，指前面所引的几句话。

【译文】

《康诰》说：“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太甲》说：“念念不忘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禀性。”《尧典》说：“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读解】

这是“传”的第一章，对“经”当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进行引证发挥，说明弘扬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是从夏、商、周三皇五帝时代就开始强调了的，有书为证，而不是我们今天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产物。《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也就是说，人的本性生来都是善良的，只不过因为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才导致了不同的变化，从中生出许多恶的品质。因此，儒家的先贤们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在作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大学》一篇里开宗明义，提出“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弘扬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明明德”就是加强道德的自我完善，发掘、弘扬自己本性中的善根，而摒弃邪恶的诱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西方基督教的“忏悔”，东方佛教的“修行”，还是列夫·托尔斯泰式的“道德自我完善”，毛泽东式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乃至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培养四有新人”等等，都是“在明明德”，以弘扬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为目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原文】

汤之，《盘铭》(1)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康诰》曰：“作新民。”(3)《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传2)

【注释】

(1) 汤：即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盘铭：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箴言。这里的器皿是指商汤的洗澡盆。(2) 苟：如果。新：这里的本义是指洗澡除去身体上的污垢，使身体焕然一新，引申义则是指行精神上的弃旧图新。(3) 作：振作，激励。新民：即“经”里面说的“亲民”，实应为“新民”。意思是使新、民新，也就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4) “《诗曰》”句：这里的《诗》指《诗经·大雅·文王》。周，周朝。旧邦，旧国。其命，指周朝所禀受的天命。维：语助词，无意义。(5)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是故，所以。君子，有时候指贵族，有时指品德高尚的人，根据上下文不同的语言环境而有不同的意思。

【译文】

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激励人弃旧图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

【读解】

如果说“在明明德”还是相对静态地要求弘扬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的话，那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被刻在商汤王的洗澡盆上，本来是说洗澡的问题：假如今天把一身的污垢洗干净了，以后便要天天把污垢洗干净，这样一大一大地下去，每人都要坚持。引申出来，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使人想到基督教的每日忏悔，使人联想到女作家杨绛把她那本写“干校”生活的书起名为“洗澡”。精神上的洗澡就是《庄子·知北游》所说的“澡雪而精神”，《礼记·儒行》所说的“澡身而浴德”，说到底，也就是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加强思想革命化”。话说回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论如何展示的是一种革新的姿态，驱动人们弃旧图新。所以，你不仅可以像商汤王一样把它刻在洗澡盆上，而且也可以把它刻在床头、案头，使它成为你的座右铭。

找准自己的位置

【原文】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1)《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2)。”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3)！”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4)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5)宣(6)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5)；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4)兮者，恂栗也(6)；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5)宣(6)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7)。”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传3)

【注释】

(1)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引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jī)，都城及其周围的地区。止，有至、到、停止、居住、栖息等多种含义，随上下文而有所区别。在这句里是居住的意思。(2) 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引自《诗经·小雅·绵蛮》。缙蛮，即绵蛮，鸟叫声。隅，角落。止，栖息。(3) “穆穆”句：引自《诗经·大雅·文王》。穆穆，仪表美好

端庄的样子。於 (wū), 叹词。緝, 继续。熙, 光明。止, 语助词, 无意义。(4)《诗》云: 这几句诗引自《诗经·卫风·淇奥》。淇, 指淇水, 在今河南北部。澳 (yù) 水边。斐, 文采。瑟兮 (ì 闲) (xián) 兮, 庄重而胸襟开阔的样子。赫兮喧兮, 显耀盛大的样子。(ì 宣), 《诗经》原文作“(ì 爰)”, 遗忘。(5)道: 说、言的意思。(6)恟栗, 恐惧, 戒惧。(7)於戏! 前王不忘: 引自《诗经·周颂·烈文》。於戏 (wūhu): 叹词。前王: 指周文王、周武王。(8)此以: 因此。没世: 去世。

【译文】

《诗经》说:“京城及其周围, 都是老百姓向往的地方。”《诗经》又说:“‘绵蛮’叫着的黄鸟, 栖息在山冈上。”孔子说:“连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 难道人还可以不如一只鸟儿吗?”《诗经》说:“品德高尚的文王啊, 为人光明磊落, 做事始终庄重谨慎。”做国君的, 要做到仁爱; 做臣子的, 要做到恭敬; 做子女的, 要做到孝顺; 做父亲的, 要做到慈爱; 与他人交往, 要做到讲信用。《诗经》说:“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 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 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 不断切磋; 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 反复琢磨。他庄重而开朗, 仪表堂堂。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真是令人难忘啊!”这里所说的“如加工骨器, 不断切磋”, 是指做学问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如打磨美玉, 反复琢磨”, 是指自我修炼的精神; 说他“庄重而开朗”, 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 说他“仪表堂堂”, 是指他非常威严; 说“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可真是令人难忘啊!”是指由于他品德非常高尚, 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所以使人难以忘怀。《诗经》说:“啊, 前代的君王真使人难忘啊!”这是因为君主贵族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 尊重贤人, 亲近亲族, 一般平民百姓也都蒙受恩泽, 享受安乐, 获得利益。所以, 虽然前代君王已经去世, 但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读解】

这一段发挥“在止于至善”的经义。首先在于“知其所止”, 即知道你应该停在什么地方, 其次才谈得上“止于至善”的问题。俗语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鸟儿尚且知道找一个栖息的林子, 人怎么可以不知道自己应该落脚的地方呢? 所以, “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大都市及其郊区古来就是人们向往而聚居的地方。但这还只是身体的“知其所止”, 不是经义的所在。经义的所在是精神的“知其所止”, 也就是“在止于至善”。要达到这“至善”的境界, 不同的人, 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努力方向, 而殊途同归, 最后要实现的, 就是通过“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的研修而达到“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成为流芳百世的具有完善人格的人。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的教育: 渴望不朽, 崇尚伟大, 追求完善。对于一般读者, 尤其是当今读者来说, 这种要求似乎过于理想化, 过于远距离了。倒是回过头来说到“知其所止”, 对于我们来说, 仍具有较深的启发意义。

“知其所止”, 也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止”的地方, 找准自己的位置, 这一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多少人随波逐流, 终其一生而不知其所止, 尤其是当今时代, 生活的诱惑太多, 可供的机会太多, 更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困惑。比如说, 在过去的时代,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读书人心态平衡, 或许还“知其所止”,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可是,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 所谓“下海”的机会与诱惑重重地叩击着人们的心扉, 读书人被推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 所止何处? 使不少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精神的流浪儿无家可归。以至于出现了教授卖大饼之类的畸形社会现象。其实, 《大学》本身说得好:“为人君, 止于仁; 为人臣, 止于敬; 为人子, 止于孝; 为人父, 止于慈; 与国人交, 止于信。”不同的身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 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 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 教授当然也就不会去卖大饼了!

凡事抓住根本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无情者不得尽其辞（2）。大畏民志（3）。此谓知本。（传4）

【注释】

（1）“子曰”句：引自《论语·颜渊》。听讼，听诉讼，即审案子。犹人，与别人一样。

（2）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能够花言巧语。

（3）民志：民心，人心。

【译文】

孔子说：“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花言巧语，使人心畏服，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

【读解】

这一段以孔子谈诉讼的话来阐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道理，强调凡事都要抓住根本。审案的根本目的是使案子不再发生，这正如“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道理一样。

审案和卖药都只是手段，或者说说是“末”，使人心理畏服不再犯案和增强体质不再生病才是目的，或者说才是“本”。

说到底，是一个教化与治理的问题，教化是本，治理是末。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只是末的道理。

本末的关系如此，终始的因果也一样。从哲学命题的角度来看，本末是本质论，终始是发展观，千古哲学的两大范畴在《大学》这篇儒学的入门读物中以轻轻巧巧的八个字对仗而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再以八个字加以干净利落的解决：“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真是语言极度简洁而蕴含无比深刻，显出“经”的本色。

获得知识的途径

【原文】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5），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4），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传5）

【注释】

①这一章的原文只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朱熹认为，“此谓知本”一句是上一章的衍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前面又缺了一段文字。所以，朱熹根据上下文关系补充了一段文字，这里所选的，就是朱熹补充的文字。②即，接近，接触。穷：穷究，彻底研究。③未穷，未穷尽，未彻底。④益，更加。

【译文】

说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研究它的原理。人的心灵都具有认识能力，而天下万事万物都总有一定的原理，只不过因为这些原理还没有被彻底认识，所以使知识显得很有局限。因此，《大学》一开始就教学习者接触天下万事万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彻底认识万事万物的原理。经过长期用功，总有一天会豁然贯通，到那时，万事万物的里外巨细都被认识得清清楚楚，而自

己内心的一切认识能力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再也没有蔽塞。这就叫万事万物被认识、研究了，这就叫知识达到顶点了。

【读解】

格物致知——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而获得知识，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地获得知识。这种认识论很具有实践的色彩，打破了一般对儒学死啃书本的误解。

“格物致知”在宋以后成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到清朝末年，“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省称）又成了对声光化电等 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绘图和体操。”

这说明“格物致知”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时至今日，当我们说到知识的获取时，仍离不开“格物致知”这一条途径。因为，它不是说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是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实践论》语）

简言之，“格物致知”把我们引向万事万物，引向实践，引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不要自欺欺人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1），毋（2）自欺也。如恶恶臭（3），如好好色（4），此之谓自谦（5）。故君子必慎其独也（6）！

小人闲居（7）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8），掩（9）其不善，而著（10）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11），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12），德润身（13），心广体胖（14）。故君子必诚其意。（传6）

【注释】

①（1）其意：使意念真诚。（2）毋：不要。（3）恶（wu）恶（e）臭（xiu）：厌恶腐臭的气味。臭，气味，较现代单指臭（chou）味的含义宽泛。（4）好（hao）好（hao）色：喜爱美丽的女子。好（hao）色，美女。（5）谦（qian）：通“谦”，心安理得的样子。（6）慎其独：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7）闲居：即独处。（8）厌然：躲躲闪闪的样子。（9）掩：遮，掩盖。（10）著：显示。（11）中：指内心。下面的“外”指外表。（12）润屋：装饰房屋。（13）润身，修养自身。（14）心广体胖（pan）：心胸宽广，身体舒泰安康，胖，大，舒坦。

【译文】

使意念真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像厌恶腐臭的气味一样，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自吹自擂。殊不知，别人看你自己，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楚，掩盖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

财富可以装饰房屋，品德却可以修养身心，使心胸宽广而身体舒泰安康。所以，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读解】

要做到真诚，最重要，也是最考验人的一课便是“慎其独” 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谨慎，简而言之，就是人前人后一个样。人前真诚，人后也真诚，一切都发自肺腑，发自内心，发自我全部的感官，就像手脚长在我自己身上一样自然自如，一样真实无欺，而不是谁外加于我的“思想改造”，外加于我的清规戒律。

这是从正面来说。

从反面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

说到这里，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诱惑滚滚而来，政府反腐倡廉，“慎其独”是不是也应该作为公务员们必修的一课呢？

须知，金玉满堂，并不能保得你心情舒畅，身体安康，倒是那疯破道人的《好了歌》唱得好：“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所以，比装修房屋（富润屋）更重要的还是装修你自己（德润身），修养身心，做到心宽体胖。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得要回到那起始的一点去——君子必诚其意。

真诚做人，立身之本。

修身先正心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①，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传7）

【注释】

①身：程颐认为应为“心”。忿懣（zhì）：愤怒。

【译文】

之所以说修养自身的品性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喜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

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但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读解】

正心是诚意之后的进修阶梯。

诚意是意念真诚，不自欺欺人。但是，仅仅有诚意还不行。因为，诚意可能被喜怒哀乐惧等情感支配役使，使你成为感情的奴隶而失去控制。

所以，在“诚其意”之后，还必须要“正其心”，也就是要以端正的心思（理智）来驾驭感情，进行调节，以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集中精神修养品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理与情，正心和诚意不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朱嘉说：喜怒哀乐惧等都是人心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一旦我们不能自察，任其左右自己的行动，便会使心思失去端正。所以，正心不是要完全摒弃喜怒哀乐惧等情欲，不是绝对禁欲，而只是说要让理智来克制、驾驭情欲，使心思不被情欲所左右，从而做到情理和谐地修身养性。

也就是说，修身在正其心不外乎是要心思端正，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为情所牵，“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凡句后来成了成语和名言，用来生动地描绘那种心神不属，思想不集中的状态，是教书先生在课堂上批评学生的常用语言。）

这样来理解，修身在正其心也就没有什么神秘感了罢。

齐家先修身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①，之其所贱恶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②而辟焉，之其所敖情③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④。”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传8）

【注释】

①之：即“于”，对于。辟：偏颇，偏向。②哀矜：同情，怜悯。③敖，骄傲。惰：怠慢。④硕：大，肥壮。

【译文】

之所以说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要先修养自身，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于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于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所以有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坏，人都不满足自己庄稼的好。”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读解】

在这里，修养自身的关键是克服感情上的偏私：正己，然后 正人。

儒学的进修阶梯由年向外展开，这里是中间过渡的一环。在此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在个体自身进行，在此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独善其身转向兼善天下。当然，其程序仍然是由内逐步外推：首先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家庭和家族，然后才依次是国家、天下。

正因为首先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家（家庭和家族），所以才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克服感情偏私的问题。

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

美国人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德国人说：“人无国王、庶民之分，只要家有和平，便是最幸福的人。”

法国人说得更好：“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后裔而言，家是他们的天堂。”（伏尔泰语）

家是永恒的话题。

但是，如果你不排除偏私之见，修身正己以正人，你就不能管理好这个你所拥有的天堂和乐园，就会像有人所告诫的那样：“坏家庭无法养育我们纯洁的灵魂，倒有可能成为我们自掘的墓场。”

天堂不就变成地狱了吗？

治国先齐家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①者，所以事长也；慈②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③心诚求之，虽不中④，不远矣。未有学养于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⑤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

尧舜⑦帅⑧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⑨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10)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11)，而能喻(12)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13)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14)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15)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传 9)

【注释】

(1) 悌(ti)：指弟弟应该绝对服从哥哥。(2) 慈：指父母爱子女。(3) 如保赤子：《尚书·周书·康诰》原文作“若保赤子。”这是周成王告诫康叔的话，意思是保护平民百姓如母亲养护婴孩一样。赤子，婴孩。(4) 中(zhong)，达到目标。(5) 机：本指弩箭上的发动机关，引申指关键。(6) 愆(fen)：败，坏。尧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两位领袖，即尧帝和舜帝，历来被认为是圣君的代表。(8) 帅：同“率”，率领，统帅。(9) 桀(jie)：夏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即殷纣王，商代最后一位君主。二人历来被认为是暴君的代表。(10) 诸：“之于”的合音。(11) 恕：即恕道。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让别人去做，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己的品德就是儒学所倡导的恕道。(12) 喻：使别人明白。(13) “桃之夭夭……”：引自《诗经·周南·桃夭》。夭夭(yao)，鲜嫩，美丽。蓁蓁(zhen)，茂盛的样子。之子，这个(之)女子(子)于归，指女子出嫁。(14) “宜兄宜弟”：引自《诗经·小雅·蓼萧》。(15) “其仪不忒……”：引自《诗经·曹风·鸛鸣》。仪，仪表，仪容。忒(te)，差错。

【译文】

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有修养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康诰》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人啊！

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

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凶暴。统治者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服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诗经》说：“桃花鲜美，树叶茂密，这个姑娘出嫁了、让全家人都和睦。”让全家人都和睦，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容貌举止庄重严肃，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时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读解】

国家，国家，仅从语词关系来看，国和家的关系就是如此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时代，家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家长就是它的国王；国是一个大大的家，国王就是它的家长。因此，无论是国王还是家(族)长都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贯穿国与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治国必先齐其家”。

不过，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国已不允许实行家长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已成为过去，就是孝、悌

观念也日渐式微，丧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就于国”的基本条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现象也不是“无之”，而是不难见到了，比如说，一个优秀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当政官员的公子以身试法等等。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很是令人深思。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的这一章反复强调以身作则，要求“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却并不因为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对“欲治其国者”的告诫，值得推荐给当政为官的人作为座右铭；也是对儒学“恕道”原则的阐发，可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我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参照。

平天下先治国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1）而民兴孝；上长长（2）而民兴弟；上恤孤（3）而民不倍（4）。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5）。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6）。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7）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8）。《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9）。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10）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11）。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12）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13）”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14）。 ”

《秦誓》（15）曰：“若有一个臣，断断（16）兮，无他技，其心休休（17）焉，其如有容（18）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19），其心好之，不啻（20）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21）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22）之俾（23）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日殆哉！”唯仁人放流之（24），进诸四夷（25），不与同中国（26）。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27）。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28）人之性，灾必逮夫身（29）。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30）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31），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32）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33）曰：“畜马乘（34）不察（35）于鸡豚，伐冰之家（36）不畜牛羊，百乘之家（37）不畜聚敛之臣（38）。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39）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40）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传 10）

【注释】

（1）老老：尊敬老人。前一个“老”字作动词，意思是把老人当作者人看待。（2）长长：尊重长辈。前一个“长”字作动词，意思是把长辈当作长辈看待。（3）恤：体恤，周济。孤，孤儿，古时候专指幼年丧失父亲的人。（4）倍：通“背”，背弃。⑤絜（xié）矩之道：儒家伦理思想之一，指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絜，量度。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6）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引自《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lè），快

乐，喜悦。只，语助词，(7)“节彼南山……”：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节，高大。岩岩，险峻的样子。师尹，太师尹氏，太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尔，你。瞻，瞻仰，仰望。(8) 僂(lu)：通“戮”，杀戮。(9)“殷之未丧师……”：引自《诗经·大雅·文王》。师，民众。配，符合。仪，宜。监，鉴戒。峻，大。不易，指不容易保有。(10)此：乃，才。(11)争民施夺：争民，与民争利。施夺，施行劫夺。(12)悖：逆。(13)“《楚书》”句：《楚书》，楚昭王时史书。楚昭王派王孙圉(yu)出使晋国。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是把善人如观射父(人名)这样的大臣看作珍宝。事见《国语·楚语》。汉代刘向的《新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4)“舅犯”句：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流亡的人，指重耳。晋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重耳将此事告子犯，子犯以为不可，对重耳说了这几句话。事见《礼记·檀弓下》。(15)《秦誓》：《尚书·周书》中的一篇。(16)断断：真诚的样子。(17)休休：宽宏大量。(18)有容：能够容人。(19)彥圣：指德才兼备。彥，美。圣，明。(20)不啻(chi)：不但。(21)媚(mao)疾：妒嫉。(22)违，阻抑。(23)俾：使。(24)放流：流放。(25)进，即“屏”，驱逐。四夷，四方之夷。夷指古代东方的部族。(26)中国，全国中心地区。与现代意义的“中国”一同意义不一样。(27)命：东汉郑玄认为应该是“慢”字之误。慢即轻慢。(28)拂：逆，违背。(29)逮：及、到。夫(fu)：助词。(30)骄泰：骄横放纵。(31)发身：修身。发，发达，发起。(32)府库：国家收藏财物的地方。(33)孟献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蔑。(34)畜，养。乘(sheng)：指用四匹马拉的车。畜马乘是士人初作大夫官的待遇。(35)察，关注。(36)伐冰之家：指丧祭时能用冰保存遗体的人家。是卿大夫类大官的待遇。(37)百乘之家，拥有一百辆车的人家，指有封地的诸侯王。(39)聚敛之臣：搜刮钱财的家臣。聚，聚集。敛，征收。④长(zhong)国家：成为国家之长，指君王。(40)无如之何：没有办法。

【译文】

之所队说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救济孤儿，老百姓也会同样跟着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

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

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

《康诰》说：“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当作宝。”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做国君的人有正确的途径：忠诚信义，便会获得一切；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

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02 《孟子》

孟子

目录

《孟子》简介

梁惠王上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与民同乐 父母官的职责

仁者无敌

谁能统一天下

衣食足而知礼义

君子远庖厨

不为与不能

缘木求鱼

梁惠王下

小勇与大勇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贪财好色怎么办？

王顾左右而言他

听听国人怎么说

民悦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

进也民心，退也民心

出尔反尔

两大之间难为小

公孙丑上

乘势待时，事半功倍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恶湿居下，自作自受

政策开放，国家兴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选择职业，不可不慎

从闻过则喜到与人为善

公孙丑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贤才可拜不可召

当受则受，当辞则辞

无官无责，进退有余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官场与商场中的垄断现象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滕文公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上行下效的实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滕文公下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妾妇之道与大丈夫之道

不收其道，钻穴之徒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

偷鸡的逻辑

廉洁与酸腐

离娄上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仁得天下，不仁则失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人有恒言，天下国家
水清濯缨，水浊濯足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自暴自弃，岂不哀哉
不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真诚是立身之本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嫂溺，援之以手
毁誉不必太在意
好为人师的毛病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离娄下
小恩小惠，不知为政
君臣之道，恩义为报
中养不中，才养不才
有所不为，而后有为
言人不善，如后患何？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
博学详说，将以返约
以善养人，能服天下
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人与禽兽的差别有多大？
两可之间，最是为难
逢蒙杀羿，里也有过
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
爱人者人恒爱之
不孝有五，不顾父母
齐人有一妻一妾
万章上
大孝终身慕父母
君子也难免受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君权谁授？
万章下
圣人风范
论友其德也，不可有挟
位卑莫言高
知人论世
劝君不听怎么办？
告子上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操则存，舍则亡
一暴十寒与专心致志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学问之道，求其放心
忧指忘心，舍本逐末
饮食之人，养小失大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天爵”与“人爵”
自尊自贵，都是真贵
杯水车薪，应怪自己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告子下
怎样比较？
人皆可以为尧舜
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君子不亮，恶乎执？
好善足以治天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教亦多术
尽心上
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
万物皆备于我矣
随波逐流，平庸之人
无耻之耻，无耻矣
耻之于人大矣
古之贤士，乐道忘势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良能良知，通行天下
操心虚患，多能通达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君子有三乐
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观于海者难为水
为谁辛苦为谁忙？
举一废百，贼道也

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
掘井九轳不及泉，犹为弃井
君子不素餐
士尚志
道德两难怎么办？
地位对人的重要影响
养而不爱如养猪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以道殉身与以身殉道
求教必须虚心
真进锐者，其退速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智仁难遍，当务之急
尽心下
春秋无义战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介然用之，茅塞顿开
再作冯妇
宝珠王者，殃必及身
小才招祸，从政危险
言语之盗，君子警惕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说大人，则藐之
养心莫善于寡欲
狂者、狷者与好好先生
谁来继承圣人的事业？

《孟子》简介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 372-前 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 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

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③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④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⑤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⑥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⑦。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⑧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⑨。未有仁而遗^⑩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前400-前319），惠是他的谥号。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叫梁惠王。②叟：老人。③亦：这里是“只”的意思。④士庶人：士和庶人。庶人即老百姓。⑤交征：互相争夺。征，取。⑥弑：下杀上，卑杀尊，臣杀君叫弑。⑦万乘、千乘、百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据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至于千乘、百乘之家的“家”，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公卿封邑大，有兵车千乘；大夫封邑小，有兵车百乘。⑧苟：如果。⑨餍（yān）：满

足。 遗：遗弃，抛弃。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麼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读解】

是啊，何必一开口就说利呢？

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吗？——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为人处世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

荀子认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荀子·大略篇》）

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所以，君子不言利。 这的确是儒学传统。

不过，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好：“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麼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惟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利义齐飞，君子已不羞与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但是不是也有必要多言“仁义”而“救其弊”呢？ 当然，的确也不可能只说仁义而说不说利，这已不合乎我们今天的现实。应该是既说利也说义，或者，还是用圣人孔子的那句话来调节，叫做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论语·子张》）

与民同乐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1)：‘经始灵台(2)，经之营之。庶民攻(3)之，不日(4)成之。经史勿亟(5)，庶民子来(6)。王在灵囿(7)，幽鹿攸伏(8)。幽鹿濯濯(9)，白鸟鹤鹤(10)。王在灵沼(11)，於铉(12)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13)曰：‘时日害丧(14)？予及女(15)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1)《诗》云：下面所引的是《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共四章，文中引的是前两章。(2)经始：开始规划营造；灵台，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3)攻：建造。(4)不日：不几天。(5)亟：急(6)庶民子来：老百姓像儿子似的来修建灵台。(7)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8)幽鹿：母鹿；攸：同“所”。(9)濯(zhuo)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10)鹤鹤：羽毛洁白

的样子。(11)灵沼：池名。(12)於(wu)：赞叹词；轂(ren)，满。(13)《汤誓》：《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商汤王讨伐夏桀是的誓师词。(14)时日害丧：这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呢？时，这；日，太阳；害，何，何时；丧，毁灭。(15)予及女：我和你。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次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次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来干，几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起劲自动来，国王游览灵园中，母鹿伏在深草丛。母鹿肥大毛色润，白鸟洁净羽毛丰。国王游览到灵沼，满池鱼儿欢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么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即使你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读解】

这一段记载很有点戏剧性。

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么样啊？你们也会以次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孟子的基本思想是：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历史的情况看，夏桀王固然没有好下场，后世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迷楼，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其实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人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捞它一把，还是想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的确是一块试金石。而实际情况是，往往那些只顾自己，不惜挺而走险的人，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欲壑难填，其最终结果多半是以身试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只需要把与民同乐的“民”字稍加替换，改成“与人同乐”，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都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相反，是穷家小户，“人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其乐也融融。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

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谁有快乐不愿意与人分享呢？反过来说，只有人与你分享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这恐怕是我们都会有的体验罢。

回到孟子的思想上来，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有所体会。

父母官的职责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挺②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⑤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⑥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⑦，其无后乎！’为其象⑧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①安：乐意。②挺（ting）：木棒。③庖（pao）：厨房。④厩（jiu）：马栏。⑤且人恶（wu）之：按现在的词序，应是“人且恶之”。且，尚且。⑥恶（wu）：疑问副词，何，怎么。⑦俑（yong）：古代陪葬用的土偶、木偶。在用土偶、木偶陪葬之前，经历了一个用草人陪葬的阶段。草人只是略略像人形，而土偶、木偶却做得非常像活人。所以孔子深恶痛绝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指这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后来这句话成为成语，指首开恶例的人。⑧象：同“像”。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乐意听您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于是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者饿死的人。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够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该是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偶木偶太像活人而用来陪葬罢了。又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读解】

现在已经不是孟子找梁惠王游说了，而是反过来，梁惠王主动向孟子请教。

孟子也就当仁不让，再一次对梁惠王来了一次关于父母官为人民的教育。

在孟子看来，执政者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其基本的职责。相反，如果自己过着丰食足食的生活，而人民群众却在挨饿受冻，那简直就像是率领野兽吃人一样，是极大的犯罪。

孟子的言论并不深奥，道理也是大家都懂得的，不外乎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想。问题还是出在实施上。

梁惠王固然是实施得不好，不然怎么会出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

有饿莩”的现象呢？但是，无论是与梁惠王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统治者，还是后世若干年的当权执政者，又有多少“父母官”实施得很好呢？

这的确是千古政治的一大课题，或者说一大难题啊！

今天我们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反腐倡廉，为民办实事等等，不是依然在考虑如何为人民谋利益，真正为人民服务吗？

所以，孟子的言论并不过时，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各级领导人起到警戒作用。

是啊，“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不也是孟子思想的翻版吗？

仁者无敌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①，天下莫强②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③；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④；南辱于楚⑤。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⑥，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⑦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⑧；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①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被周天子和各国承认为诸侯国，称三家为三晋，所以，梁（魏）惠王自称魏国也为晋国。②莫强：没有比它更强的。③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公元前341年，魏与齐战于马陵，兵败，主将庞涓被杀，太子申被俘。④西丧地于秦七百里：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势渐衰，秦屡败魏国，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和上郡的十五个县，约七百里地。⑤南辱于楚：公元前324年，魏又被楚将昭阳击败于襄陵，魏国失去八邑。⑥比：替，为；一：全，都；洒：洗刷。全句说，希望为全体死难者报仇雪恨。⑦地方百里：方圆百里的土地。⑧易耨：及时除草。易，疾，速，快；耨，除草。

【译文】

惠王说：“魏国曾一度在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这时候，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都死掉了；西边丧失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受楚国的侮辱。我为这些事感到非常羞耻，希望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我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说：“只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使天下归服。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身强力壮的人抽出时间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上级。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

“因为那些秦国、楚国的执政者剥夺了他们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深耕细作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离西散。他们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大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来和您抵抗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王请不要疑虑！”

【读解】

从一般的请教到倾诉苦衷，寻求雪耻图强的良方。梁惠王已经对孟子信任有加。

孟子因此也不再卖关子，而是直截了当的提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其实还是不外乎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问题。

在物质生产方面，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刑罚，二是薄赋税，三是深耕易耨。虽然省刑罚属于法治，薄赋税属于财政，深耕易耨才属于农业生产。但说穿了，前两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还是教育问题，不过，在儒家政治的教育中，德育是第一位

的，做人是第一位的，而文化知识还是第二位的，所以孟子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孝、悌、忠、信”。

只要这两手都抓住了，国无论大小都可以发展壮大。

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战胜强国。因为，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

孟子当然也不是随便提虚劲，而是具体分析了敌对国的致命弱点，最后才鼓励惠王，请他不要怀疑自己的治国良方。

其实，莫说梁惠王，就是我们今天听了孟子的一番阐述申说，不也是认为很有道理的吗？

谁能统一天下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①。出，语②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③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④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⑤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⑥，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⑦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①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名嗣，公元前 318 年至公元前 296 年在位。②语(yu):动词，告诉。③卒然：突然。卒同“猝”(cu)。④与：从，跟。七八月：这里指周代的历法，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⑤渤然：兴起的樣子。渤然兴之即蓬勃地兴起。⑥人牧：治理人民的人，指国君。“牧”由牧牛、牧羊的意义引申过来。⑦由：同“犹”，好像，如同。

【译文】

孟子见了梁惠王，出来以后，告诉人说：“远看不像个国君，到了他跟前也看不出威严的样子。突然问我：‘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

“我回答说：‘要统一才会安定。’

“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

“我又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

“他又问：‘有谁愿意跟随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

“我又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意跟随他的。大王知道禾苗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天旱的时候，禾苗就干枯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哗啦哗啦下起大雨来，禾苗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的住呢？如今各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着他来解救了。真象这样，老百姓归服他，就象雨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哗啦谁能阻挡的住呢？”

【读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孟子与梁惠王越谈越投机的时候，梁惠王却一命呜呼了。

惠王的儿子襄王继位，还是召见了一次孟子。这里记录的，就是孟子见了梁襄王后的感受和他的自述的谈话内容。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两句著名的话描绘一个人不成器的样子，真是形象生动而入木三分。更为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公子哥儿，居然一开口就问“天下恶乎定？”给人以小人说大话的感觉：他竟然也想定平定天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并没有因为反感这人就拂袖而去或缄口不言，而是照样认真地给他来了一番关于统一天下的开导。这一点，要是换了我们就很难做到了。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喜怒形于色，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好恶。尤其是遇到自己看不惯的领导人，心里面咒骂“你算什么东西！”面子上也就难看而过不去了，没有孟老夫子那样的涵养。

孟老夫子给梁襄王谈的其实是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天下统一才能够安定。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天下不统一，四分五裂，战争不断，怎么可能安定呢？用以后各代的历史事实（如三国六朝等）来验证，也可以看到孟子论断的正确性。第二层，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得非常简单：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谁喜欢杀人呢？除了心理变态的杀人狂而外，谁都不喜欢杀人。那岂不成了谁都可以统一天下了吗？这显然是近乎荒唐的结论。所以，我们要回到孟子谈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来理解，才不致于曲解了这位“亚圣”的本来意思。首先，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是指执掌人的生死大权的国君。其次，在当时的时代，七雄纷争，战争不断。战争就要互相残杀。所以，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实际上是指不喜欢战争的人，也就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而“嗜杀人者”则是指那些战争贩子，“军国主义者”。不然的话，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岂不成了个个国君都是心理变态的杀人狂吗？其实，孟子所说的道理并不深奥，正因为当时战火纷飞，征伐不断，各国的老百姓都吃够了战争的苦头，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痛苦不堪。如果这时候有哪个国君公然树起和平的旗帜，不再让他的老百姓去打仗卖命，而营造出一派社会稳定和发展生产的局面，那天下的老百姓都会闻风而至，诚心归服了。孟子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仍然是民众的心理。孟子的政治学说具有浓厚的政治心理学色彩，说穿了，还是“仁政”的思想了。

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看，孟子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略在理论上说都非常有道理，使人听了后不得不信服。但从实践来看，则不一定适用于战国时代的特殊历史。在战争年代，军事和政治密不可分，要谋求天下统一也的确离不开军事，离不开战争本身。所以，一般国君都会认为孟子的思想过于“迂阔”而不实用，不如纵横家或兵家的计策来得实在。梁襄王显然也是这种看法。事实上，就在孟子走后不久，苏秦到了魏国，并没有费太多的口舌就说动了梁襄王参加六国合纵抗秦的计划。

人毕竟都是急功近利的啊，何况是在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

衣食足而知礼仪

【原文】

王曰：“吾惛①，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②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③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④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⑤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⑥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⑦。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⑧，奚暇⑨礼仪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锦衣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注释】

①昏：同“昏”，昏乱，糊涂。②恒产：可以赖以维持生活的固定财产。如土地、田园、林木、牧畜等。③若：转折连词，至于。④放：放荡。辟：同“僻”与“邪”的意思相近，均指歪门邪道；侈：放纵挥霍。放辟邪侈指放纵邪欲违法乱纪。⑤罔：同“网”，有“陷害”的意思。⑥制：订立制度、政策。⑦轻：轻松，容易。⑧赡：足够，充足。⑨奚暇：怎么顾得上。奚，疑问词，怎么，哪有。暇，余暇，空闲。

【译文】

齐宣王说：“我头脑昏乱，对您的说法不能作进一步的领会。希望先生开导我的心志，更明确的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也不妨试它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那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里有仁慈的人在位执政却去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产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现在各国的国君制定老百姓的产业政策，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尚且艰难困苦，坏年成更是性命难保。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哩，哪里还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

“大王如果想施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着手呢？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人也就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

【读解】

齐宣王已经完全被孟子的言语所打动，所以态度诚恳地请孟子“明以教我”，不要绕弯子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直到这是孟子才完全正面地展开了他的治国方略和施政纲要。归结起来，也不过就是两层意思：

第一层，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要先足衣食后治礼仪。

这就是《管子·牧民》所谓“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合于两千年后卡尔·马克思那个伟大的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光靠勒紧肚子闹革命”是不行的，越穷越光荣也是自欺欺人的。

而且，仅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无恒产者”也是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孟子认为在我们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从富民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让他们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还有一定的产业。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谈得上进一步精神文明建设，即“治礼仪”的问题。

讲清楚了这一层道理后，孟子才转到第二层意思，即较为具体的展示他的富民兴教的蓝图。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里所展示的富民兴教的蓝图，几乎与他在梁惠王那里所展示的一模一样。（只是把“数口之家”改为了具体的“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改为了“老者衣帛食肉”罢了）一个国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孟子就是这样，像他的前辈孔老夫子一样，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希望：行义以达其道“，为救世济民而不辞辛劳，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积极入世的理想精神，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从齐宣王到齐桓、晋文之事开始，以上四节在《孟子》原书中属于一章，我们为了阅读的方便把它相对分开。这一章长文，是孟子政治学说的重要篇章，其中许多名言名句，如“君子远庖厨”、“缘木求鱼”、“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等等，甚至一些重要段落也都成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段，对于我们研究政治、哲学、经济、社会乃至文学表达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孟子极富心理分析色彩的谈话艺术，也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在孟子的时代当然还没有什么心理学的概念，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更是两千多年后才出生，但这并不能否认孟子的心理分析技巧。自发的实践先于理论和科学的建立，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倒是我们应该对孟子的心理分析实践作为更深入的研究，以获取心理学史的珍贵资料，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当然已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了。

君子远庖厨

【原文】

齐宣王①问曰：“齐桓、晋文②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③，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斡④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⑤？’对曰：‘将以衅钟⑥。’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⑦，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⑧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⑨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⑩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⑪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⑫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⑬也。”

【注释】

①齐宣王：姓田，名辟疆。齐威王的儿子，齐湣王的父亲，约公元前319年至301年在位。②齐桓、晋文：指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是春秋时第一个霸主。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至前628年在位，也是“春秋五霸”之一。③无以：不得已，以同“已”。④胡斡：人名，齐宣王身边的近臣。⑤之：动词，去，往。⑥衅钟：新钟铸成，杀牲取血涂抹钟的孔隙，用来祭祀。按照古代礼仪，凡是国家某件新器物或宗庙开始使用时，都要杀牲取血加以祭祀。⑦觳(hu)觫(su)：因恐惧而战栗的样子。⑧爱：吝啬。⑨褊(bian)：狭小。⑩异：动词，奇怪，疑怪，责怪。⑪隐：疼爱，可怜。⑫无伤：没有关系，不要紧。⑬庖厨：厨房。

【译文】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的，所以没有传到后代来，我也没有听说过。大王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说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宣王问：“道德怎么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呢？”

孟子说：“一切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了。”

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吗？”

孟子说：“能够。”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呢？”

孟子说：“我曾经听胡 告诉过我一件事，说是大王您有一天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准备杀了取血祭钟’。您便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那害怕得发抖的样子，就像毫无罪过却被到处死刑一样。’牵牛的人问：‘那就不祭钟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钟呢？用羊来代替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

宣王说：“是有这件事。”

孟子说：“凭大王您有这样的仁心就可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您是吝啬，我却知道您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不忍心。”

宣王说：“是，确实有的老百姓这样认为。不过，我们齐国虽然不大，但我怎么会吝啬到舍不得一头牛的程度呢？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它那害怕得发抖的样子，就像毫无罪过却被判处死刑一样，所以用羊来代替它。”

孟子说：“大王也不要责怪老百姓认为您吝啬。他们只看到您用小的羊去代替大的牛，哪里知道其中的深意呢？何况，大王如果可怜它毫无罪过却被宰杀，那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宣王笑者说：“是啊，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了。我的确不是吝啬钱财才用羊去代替牛的，不过，老百姓这样认为，的确也有他们的道理啊。”

孟子说：“没有关系。大王这种不忍心正是仁慈的表现，只因为您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区；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读解】

孟子到底是从“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那里出走后才到齐国，还是先到齐国，随后才到魏国见梁惠王，这已经成了历史公案，学者们各有考证。我们姑且按《孟子》书的顺序，认为孟子是从梁襄王那里出走后才到齐国拜见齐宣王的罢。

齐宣王虽然不像梁惠王那样一开口就问“何以利吾国？”也不像梁惠王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口气更大地问“天下恶乎定？”而是很委婉含蓄地向大学者孟夫子请教历史问题：“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但实际上，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称霸天下？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在春秋时代都是靠“霸道”而称雄天下的。殊不知孟子所奉行的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儒学，不讲“霸道”而讲“王道”。也就是不讲武力，靠军事力量，靠战争称霸天下，而讲用道德，靠教化的力量，靠仁政统一天下，使天下人心归服。所以，孟子也就直言不讳地说：“您要问霸道，那我不懂得。您要王道感兴趣的话，我倒可以说一说。”好在齐宣王也还通泰随和，管他霸道、王道，只要是能称雄天下就行，也就与孟子一问一答地探讨起来了。

孟子依然用的是他一贯的手法，就是开心理医生诊所，从心理分析入手去抓住对方，自己掌握主动，剥茧抽丝，层层推进，迫使对方落入自己观点的彀中。这一段“君子远庖厨”的心理分析，是典型的孟子手法，精采绝伦，切中要害。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唤醒齐宣王内心“不忍”的仁慈之心。只要这种仁心被唤醒，下面的事情，什么王道啊，仁政啊，就统统有了接受的心理基础，那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罢了。

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

至于“君子远庖厨”这句话，则不是孟子的著作权，而是出自《礼记·玉藻》：“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也就是说，凡有血气的东西都不要亲手去杀它们。汉代贾宜在《新书·礼篇》中引述了孟子的话后说：“故远庖厨，仁之至也。”把“君子远庖厨”作为仁慈的品德加以提倡，这倒也是符合孟子的原意的。

问题是，后世有不少人曲解了“君子远庖厨”这句话里的合理内核，也就是那种“不忍”之心，而片面轻率地说君子应该远离厨房，以此作为自己偷懒不下厨房的借口。这正如南怀瑾先生已经很幽默地指出：“近代的年轻人，当太太要他到厨房里帮个小忙的时候，他就拿这句话来做挡箭牌。太太请原谅！孟老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我要做君子，你的先生不能是小人哪！于是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等太太把热腾腾的菜饭端来。”（《孟子旁通》）

不过，南怀瑾先生的笑谈指出的只是一种情况。以我们今天见得更多的家庭状况来看，君子先生们“远庖厨”的时代似乎已远，宰鸡杀鸭无所不为了。当然，肉还是照食不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都是成了迂腐。

仁还是不仁呢？

那也只有等孟老夫子转世再来作心理分析了罢。

不为与不能

【原文】

王说⁽¹⁾曰：“《诗》云⁽²⁾：‘他人有心，予忖度⁽³⁾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⁴⁾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⁵⁾’，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⁶⁾’，而不见舆薪⁽⁷⁾，则王许⁽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⁹⁾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¹⁰⁾，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¹¹⁾。天下可运于掌⁽¹²⁾。《诗》云⁽¹³⁾：‘刑于寡妻⁽¹⁴⁾，至于兄弟，以御⁽¹⁵⁾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¹⁶⁾，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¹⁷⁾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¹⁸⁾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注释】

(1)说：同“悦”。 (2)《诗》云：引自《诗经·小雅·巧言》。(3)忖度：猜测，揣想。(4)戚戚：心有所动的感觉。(5)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6)秋毫之末：指细微难见的东西。(7)舆：车子。薪：木柴。(8)许：赞许，同意。(9)形：情况，状况。(10)太山：泰山。北海：渤海。(11)老吾老幼吾幼：第一个“老”和“幼”都作动词用，老：尊敬；幼：爱护。(12)运于掌：在手心里运转，比喻治理天下很容易。(13)《诗》云：以下三句引自《诗

经·大雅·思齐》。(14)刑：同“型”，指树立榜样，做示范。寡妻：国君的正妻。(15)御：治理。(16)权：本指秤锤，这里用作动词，指称物。(17)抑：选择连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还是”。(18)构怨：结怨，构成仇恨。

【译文】

齐宣王很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出。’这就是说的先生您吧。我自己这样做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倒是您老人家这么一说，我的心便豁然开朗了。但您说我的这种心态与用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相合又怎么理解呢？”

孟子说：“假如有人来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量能够举得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视力能够看得清秋天毫毛的末梢，却看不见摆在眼前的一车柴草。’大王您会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当然不会相信。”

孟子便接着说：“如今大王您的恩惠能够施及动物，却偏偏不能够施及老百姓，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拿不起，是不愿意用力气拿的缘故；一车柴草看不见，是不愿意用眼睛看的缘故；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是君王不愿意施恩惠的缘故。所以大王您没有能够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

宣王说：“不愿意做和做不到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要一个人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要一个人为老年人折一根树枝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大王您没有做到用道德来统一天下，不是属于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的一类，而是属于为老年人折树枝的一类。”

“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治理了。《诗经》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推广到兄弟，再推广到家族和国家。’说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去。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定天下，不推广恩德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什么，不过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大王您的恩惠能够施及动物，却不能够施及老百姓，偏偏是为什么呢？”

“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什么东西都是如此，人心更是这样。大王您请考虑考虑吧！难道真要发动全国军队，是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这样您的心里才痛快吗？”

宣王说：“不，我为什么这样做心里才痛快呢？我只不过想实现我心里的最大愿望啊。”

【读解】

孟子关于“君子远庖厨”的一番心理分析说得齐宣王心服口服，就像我们去看医生而被诊断准确了病症了一样，于我心有感焉对医生悠然而生亲切之感，并得到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这一会，孟子用的是逻辑上的归谬法，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亲口对此加以否定，然后把宣王自己的做法加上：“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宣王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还有些不清楚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这就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的区别。“挟太山以超北海”是不能，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孟子的这一段分析，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那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这样事情，都是愿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比如说为老年人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做《封神演义》里的英雄。但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这点精神”，所以老是要去强坐，要随地吐痰，要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为长者折枝”的精神呢？

回到孟子的话题上来，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出心理学方面的本事，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说到底，这一方面合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达立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另一方面也合于《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修阶梯。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可运于掌”还有什麼不能统一的呢？

说完正题以后，孟子引用格言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最后还以“霸道”的做法、军国主义者的行为来加以反衬，刺激齐宣王逼他作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实行仁政，推行以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孟子在这里的做法，是由物理性的逻辑真理推及人的心理，要求齐宣王反躬自省，认识自己。我们在《论语》里已经知道，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俗话说：“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谁能够造出这权衡度量人心的公平秤和标准尺子呢？让·保尔·萨特说：“他人就是你的地狱。”谁又能够知道“地狱”的长短轻重呢？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缘木求鱼

【原文】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1)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2)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3)土地，朝(4)秦楚，莅(5)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6)，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7)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8)人与楚(9)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10)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11)，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12)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注释】

(1)采色：即彩色。(2)便(pián)嬖(bì):君王左右被宠爱的人。(3)辟：开辟。(4)朝：使动用法，使……来朝。(5)莅(lì):临。(6)若：人称代词，你。(7)殆：副词，表示不肯定，有“大概”、“几乎”、“可能”等多种含义。(8)皱：国名，就是当时的邾国，国土很少，首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的邾城。(9)楚：即楚国，春秋和战国时期都是大国。(10)盍：“何不”的合音字，为什么不。(11)涂：同“途”。(12)愬(sù):通“诉”，控告。

【译文】

孟子说：“大王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便说：“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为了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为了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呢？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还是为了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呢？这些，您手下的大臣都能够尽量给您提供，难道您还真的是为了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的最大愿望便可以知道了，您是想要扩张国土，使秦、楚这些大国都来朝贡您，自己君临中国，安抚四方落后的民族。不过，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宣王说：“竟然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哩。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也没有什么后患。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的愿望，费尽心力去干，一定会有灾祸在后头。”

宣王说：“可以把道理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假定邹国和楚国打仗，大王认为哪一国会打胜呢？”

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胜。”

孟子说：“显然，小国的确不可以与大国为敌，人口很少的国家的确不可以与人口众多的国家为敌，弱国的确不可以与强国为敌。中国的土地，方圆千里的共有九块，齐国不过占有其中一块罢了。想用这一块去征服其他八块，这跟邹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区别呢？大王为什么不反过来好好想一想，从根本上着手呢？”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做生意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果真做到了这些，还有谁能够与您为敌呢？”

【读解】

上一节 宣王向孟子否认说，自己并不是一定要动用军事，发动战争心里才痛快，而是因为要实现自己心里的最大愿望，不得已而为之。孟子于是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他的心理活动，问他的最大愿望到底是什么。宣王已教了孟子的厉害，所以笑而不答，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孟子果然厉害，你不说，他照样分析不误。而且是欲擒故纵，先虚设幌子，一连串问了五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五个问题，在过去是属于声色狗马之类，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属于个人生活中的物质享受或者说物欲方面的东西，诸如彩色电视机够不够大，组合音响够不够好，有没有不在话下。这些问题怎么会是一个国王心中最大的追求呢？孟子显然是在虚晃一枪。所以，当宣王否定说自己不是为了这些时，孟子马上就收回花枪，切入正题，以他心理分析大师的水平，一下子和盘端出了宣王心中最大的愿望、最大的秘密。然后不等宣王承认与否就直杀本质，指出宣王已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捉鱼。

缘木求鱼的荒唐性谁人不知呢？所以宣王说：“我难道有如此荒唐，错得如此严重吗？”心想，你莫不是在危言耸听吧。殊不知孟子告诉他说，不仅有如此荒唐，如此严重，而且问

题还远远超过了缘木求鱼。这就是孟子的本事，铺张扬厉，逐步升级，让你听他说话连坐也坐不安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宣王一听这话，真是吃惊不小，一下子跳了起来，也不顾国王的矜持和威严了，马上脱口而出：“可得闻与？”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这下还有什么问题呢？孟子已完全掌握了说话的主动权，于是便把宣王原本所想的靠战争来解决问题的“霸道”做法与自己要向他灌输的靠仁政来解决问题的“王道”做法作了一个对比，并指出两种做法的两种不同结局。

这一节的最精彩和最深刻处是缘木求鱼的比喻。它不仅警醒了一宣王，而且成了后世千百年来大家常常引用的成语。就是到我们今天，也仍然有启发而“唤醒”的意义。还是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读书人是否“下海”的问题为例。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君子不羞于言利”，甚而至于追求利，希望挣大钱，发大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到底如何来挣大钱，发大财？是不是“工农商学兵，一起做生意”，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大家都“弃文经商”、“弃教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甚至放下武器去经商或者就做起军工军火生意来了才是唯一出路呢？当然不是。如果真这样做，那才是缘木求鱼，“殆有甚焉！”不仅搞乱了文明社会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而且也压抑了各行各业专家的所长，浪费了人才。就个人来说，也浪费了自己。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教授下“跳蚤市场”，教授卖馄饨来看，且不说有辱斯文的问题，就从挣钱的角度来看，废己所长，行己所短，不是“缘木求鱼”又是什么呢？

所以，缘木求鱼的道理没有什么深奥，大家都一说就懂，甚至不言而喻。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些修养不低的人，稍微不注意就爬上树去了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当人家问他干什么时，他还会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让我们捉鱼去！

捉鱼固然是不错，但你怎么爬上树去了呢？树上有鱼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童话世界里，二是沧海桑田变化，在树上留下了鱼的化石。不然的话，你去捉什么呢？

小勇与大勇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文王事昆夷(2)；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勾践事吴(4)。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5)。’”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6)：‘王赫斯(7)怒，爰(8)整其旅，以遏徂莒(9)，以笃周祜(10)，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11)：‘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12)志？’一人衡行(13)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注释】

(1)汤事葛：汤，商汤，商朝的创建人。葛，葛伯，葛国的国君。葛国是商紧邻的小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北十五里处。(2)文王事昆夷：文王，周文王。昆夷，也写作“混夷”，周朝初年的西戎国名。(3)太王事獯鬻(xun)鬻(yu)：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父。獯鬻又称豷豷，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4)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在位）。吴：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夫差。(5)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自《诗经·周颂·我将》。(6)《诗》云：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夫差。

以下诗句引自《诗经·大雅·皇矣》。(7)赫斯：发怒的样子。(8)爰：语首助词，无义。(9)遏：止；徂(cu)：往，到。莒：古国名，在今山东莒县，公元前431年被楚国消灭。(10)笃：厚；祐：福。(11)《书》曰：书，《尚书》，以下引文见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12)厥：用法同“其”。(13)衡行：即“横行”。

【译文】

齐宣王问道：“和邻国交往有什么讲究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分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大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以小国的身分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以大国身分侍奉小国的，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身分侍奉大国的，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灵，因此才能够安定。’”

宣王说：“先生的话可真高深呀！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逞强好勇。”

孟子说：“那就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其实只是匹夫之勇，只能与个把人较量。大王请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

“《诗经》说：‘文王义愤激昂，发令调兵遣将，把侵略莒国的敌军阻挡，增添了周国的吉祥，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

“《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们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师表，这些君王和师表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耻。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读解】

本章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策略；二是匹夫之勇与大勇的问题。

此前我们看到孟子的谈论，主要是内政问题，而这一次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直端端地把问题引向了外交。孟子于是作出了他的外交策略阐述。归结起来，就是大国要仁，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而要和邻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小国要智，不要搞闭关锁国，不要夜郎自大，而要和邻国搞好外交关系。做到了这两方面，那么，就会出现大国安定天下，小国安定国家的世界和平格局。而做到这两方面的心理基础，便是大国以天命为乐，顺应“天地生万物”的好生之德，不欺负弱小，替天行道；小国敬畏天命，服从天命，不与大国为敌，以维护自己的生存。这里的天命不一定作神秘化的理解，而就是历史、地理条件和时代形成的国际大趋势。

孟子在这里所阐述的外交策略并不深奥，其中大国、小国的做法，在后世乃至今天也仍然是有参考意义的。

不过，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这一套却感到有点不得要领。因为，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国君，齐宣王所眼见的和亲历的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多半都是靠战争来解决的，那可真有点“强权就是真理”的味道。而现在照孟老夫子的一套说来，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似乎都不应该打仗，不该进行军事力量的较量了。根据以前和孟子的多次谈话，他已经领教过了，知道孟子说话总是会有一连串的道理，所以也不好说孟子说得不对。于是，他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高明的以退为进的办法，一方面赞扬孟子的话高深，有道理；另一方面却自我批评说自己有毛病，恐怕难以接受孟子的高论。

孟子岂会不知道齐宣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只需要把话锋轻轻一转，一下子就抓住了齐宣王，继续展开宏论。

齐宣王说自己的好勇，孟子便说好勇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好小勇就行了。于是便连带进行了关于大勇与小勇问题的阐述。

小勇就是我们常说的匹夫之勇。这种匹夫之勇是一种血气之怒，动辄以性命相拼，而是以理义相斗。

从效果来说，小勇敌一人，大勇安天下。

从实例来说，莽张飞、黑李逵是小勇，刘皇叔、宋公明是大勇。在一定意义上，楚霸王也是小勇，而汉高祖却是大勇。对我们来说，孟子关于小勇和大勇的论述的确是可以使我们耳目一新并有所启迪的。比如说我们见到那些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动辄提劲逞勇的人，包括那些车匪路霸，一副亡命徒的样子，其实不过是“小勇”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以社会公理为武器，大家挺身而出，往往也就可以战胜那些人的“匹夫之勇”，保护我们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说到底，真正的勇不是斗力而是斗智，不是斗血气而是斗理义。当然，在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牺牲，如果大家都怕牺牲，当然也就胜负难卜，甚至有让“小勇”逞强得势的时候了。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①。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②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③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④问于晏子^⑤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⑥，遵海而南，放于琅邪^⑦。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⑧，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睚眦胥谗^⑨，民乃作慝^⑩。方命^⑪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⑫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⑬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⑭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⑮？’畜君者，好君也。”

【注释】

①雪宫：齐宣王的离宫（古代帝王在正宫以外临时居住的宫室，相当于当今的别墅之类）。
②非：动词，认为……非，即非难，埋怨。 ③非：不对，错误。 ④齐景公：春秋时代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 ⑤晏子：春秋时齐国贤相，名婴，《晏子春秋》一书记载了他的事迹和学说。 ⑥转附、朝舞：均为山名 ⑦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东南。
⑧豫：义同“游”。 ⑨睚眦：因愤恨侧目而视的样子； ⑩胥：皆，都；谗：毁谤，说坏话。 慝：恶。 ⑪方命：违反命令。方，反，违反。 ⑫大戒：充分的准备。 ⑬大师：读为“太师”，古代的乐官。 ⑭《徵招》、《角招》：与角是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两个，招同“韶”，乐曲名。 ⑮蓄(xu)：爱好，喜爱。尤：错误，过失。

【译文】

齐宣王在别墅雪宫里接见孟子。宣王说：“贤人也有在这样的别墅里居住游玩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有。人们要是得不到这种快乐，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是不对的；可是作为老百姓的领导人而不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国君以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老百姓也会以国君的有愁为忧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

忧愁，这样还不能这样还不够使天下归服，是没有过的。

“从前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到转附、朝舞两座山去观光游览，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行，一直到琅邪。我该怎样做才能够和古代圣贤君王的巡游相比呢？’

“晏子回答说：‘问得好呀！天子到诸侯国家去叫做巡狩。巡狩就是巡视各诸侯所守疆土的意思。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报告在他职责内的工作的意思。没有不和工作有关系的。春天里巡视耕种情况，对粮食不够吃的给予补助；秋天里巡视收获情况，对歉收的给予补助。夏朝的谚语说：‘我王不出来游历，我怎么能得到休息？我王不出来巡视，我怎么能得到赏赐？一游历一巡视，足以作为诸侯的法度。’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国君一出游就兴师动众，索取粮食。饥饿的人得不到粮食补助，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大家侧目而视，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就做出来了。这种出游违背天意，虐待百姓，大吃大喝如同流水一样浪费。真是流连荒亡，连诸侯们都为此而忧虑。什么叫流连荒亡呢？从上游向下流的游玩乐而忘返叫做流；从下游向上游的游玩乐而忘返叫做连；打猎不知厌倦叫做荒；嗜酒不加节制叫做亡。古代圣贤君王既无流连的享乐，也无荒亡的行为。至于大王您的行为，只有您自己选择了。’

“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非常高兴，先在都城内作了充分的准备，然后驻扎在郊外，打开仓库赈济贫困的人。又召集乐官说：‘给我创作一些君臣同乐的乐曲！’这就是《徵招》、《角招》。其中的歌词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就是热爱国君的意思。”

【读解】

这一章的核心还是“与民同乐”的问题，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梁惠王上》篇里孟子见梁惠王于沼上时已经谈到过“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的问题。在本篇中，孟子也曾与齐宣王两次讨论过“与民同乐”的问题。一次是在谈到欣赏音乐时，孟子告诉齐宣王，只要能够做到与民同乐，无论是喜爱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2.1）另一次是在谈到皇家园林的大小时，孟子告诉齐宣王，如果与民同乐，向老百姓开放，皇家园林再大（如周文王的方圆七十里），老百姓也不会嫌它大。如果不与民同乐，不准老百姓进入，皇家园林再小（如齐宣王的方圆四十里），老百姓也会嫌它大。（2.2）所以，本章其实是孟子第三次与齐宣王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了。

这一次讨论的特点是不仅说到乐，而且还从乐说到忧，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更为完整地显示了孟子政治学说中的民本主义思想。

这也使我们想到，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传诵千古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从孟子这里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而生发出来的吗？

不过，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民同乐同忧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确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也更具有有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所以，它能更为激动人心地为人们所传诵。

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到什么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牺牲时，还会想到这两句名言。

追根溯原，其实还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影响着我们的认识，激动着我们的感情。而这一点，又不能不回到作为孟子“仁政”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与民同乐”思想上来。

贪财好色怎么办？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①。毁诸？已乎②？”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③也，耕者九一④，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⑤，泽梁⑥无禁，

罪人不孥⑦。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⑧。’”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⑨好货；《诗》云⑩：‘乃积乃仓，乃裹糗粮⑪，于橐于囊⑫。思戢用光⑬。弓矢斯张，干戈戚扬⑭，爰方启行⑮。’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⑯妃。《诗》云⑰：‘古公亶父⑱，来朝走马，率西水浒⑲，至于岐下。爰及姜女⑳，聿来胥宇㉑。’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㉒。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注释】

(1)明堂：为天子接见诸侯而设的建筑。这里是指泰山明堂，是周天子东巡时设，至汉代还有遗址。(2)已：止，不。(3)岐：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一带。(4)耨者九一：指井田制。把耕地划成井字形，每井九百亩，周围八家各一百亩，属私田，中间一百亩属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收入归公家，所以叫九一税制。(5)关：道路上的关卡，近于现代“海关”的概念。市：集市。讥：稽查。征：征税。(6)泽梁：在流水中拦鱼的设备。(7)孥(nu)：本指妻子儿女，这里用作动词，不孥即指不牵连妻子儿女。(8)哿(ge)矣富人，哀此茕(qiong)独：引自《诗经·小雅·正月》。哿，可以。茕：孤单。(9)公刘：人名，后稷的后代，周朝的创业始祖。(10)《诗》云：引自《诗经·大雅·公刘》。(11)糗(hou)粮：干粮。(12)橐(tuo)囊：都是盛物的东西，囊大囊小。(13)戢：语气词，无义。戢：同“辑”，和睦。用：因而。光：发扬光大。(14)干戈戚扬：四种兵器。(15)爰方启行：爰，于是；方，开始；启行：出发。(16)厥：代词，他的，那个。(17)《诗》云：引自《诗经·大雅·绵》。(18)古公亶父：即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19)率：循者。浒：水边。(20)爰：语首词，无义。姜女：太王的妃子。也称太姜。(21)聿：语首词，无义。胥：动词，省视，视察。宇：屋宇。(22)怨女：未出嫁的老处女。旷夫：未娶妻的单身汉。古代女子居内，男子居外，所以以内外代指。

【译文】

齐宣王问道：“别人都建议我拆毁明堂，究竟是拆毁好呢？还是不拆毁好呢？”

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请不要拆毁它吧。”宣王说：“可以把王政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于做官的人是给予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到湖泊捕鱼都不禁止；对罪犯的处罚不牵连妻子儿女。失去妻子的老年人叫做嫠夫；失去丈夫的老年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叫做独老；失去父亲的儿童叫做孤儿。这四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到他们。《诗经》说：‘有钱人是可以过得去了，可怜那些无依无靠的孤人吧。’

宣王说：“说得好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认为说得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宣王说：“我有个毛病，我喜爱钱财。”

孟子说：“从前公刘也喜爱钱财。《诗经》说：‘收割粮食装满仓，备好充足的干粮，装进小袋和大囊。紧密团结争荣光，张弓带箭齐武装。盾戈斧钐拿手上，开始动身向前方。’因此留在家里的人有谷，行军的人有干粮，这才能够率领军队前进。大王如果喜爱钱财，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钱财，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宣王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喜爱女色。”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太王也喜爱女色，非常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周太王古公亶

父，一大早驱驰快马。沿着西边的河岸，一直走到岐山下。带着妻子姜氏女，勘察地址建新居。’那时，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也没有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大王如果喜爱女色，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女色，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王政也就是前面给梁惠王说的王道，王政就是王道之政，用仁德来统一天下的政治，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另一个术语——仁政。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言必称文、武、周公的。所以，他在这里向齐宣王介绍王道政治时也是以文王治理岐山的政策为依据的。这里的话虽不长，但包含的内容却是很广，牵涉到农业税收、官吏制度、商业政策、渔业开放、刑法制度等等，尤其是最后还重点说到了社会福利的问题。

按照孟子的思想，制国平天下的人不可不重视社会福利事业。敬老院、孤儿院等应大大加强，养老保险、人身保险等等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是不是还应该开设婚姻介绍所，甚至是老年婚姻介绍所，这就不是孟老夫子所能想象的了。

当孟子描绘出周文王的仁政图景时，齐宣王不由的脱口而出，赞扬孟子所说的是“善哉言乎！”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孟子自以为抓住了时机问齐宣王为什么不向周文王学习，施行仁政时，齐宣王竟然又一次找出遁词来，从上一次孟子劝他采取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时的“寡人好勇”上升到说“寡人好货”，乃至“寡人好色”来了。大有自甘堕落，自认是孔子的学生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味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贪财好色！”我就是这么不成器，你难道还要我实行你那高深廉洁的王道或仁政吗？殊不知孟子就是孟子，莫说你贪财好色，你就是说你“好杀”，是杀人狂，他也会告诉你，喜欢杀人杀人不要紧，只要你杀的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周武王不就逼杀了殷纣王吗？所以，针对齐宣王说自己“好货”、“好色”的问题，孟子又展开了谈天说地口，同样找出了史证，说周朝的始祖公就“好货”，而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就“好色”。当然，最关键的两句话依然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一言以蔽之，还是“与民同乐”的思想，或者准确一点说，是“与民同欲”。看来，在孟子的心目中，只要你这做国君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干什么都是不会错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儒家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亚圣”孟子是奉行中庸之道，而不会如此走极端的。他之所以退让，如此纵容齐宣王，任齐宣王说什么他都顺水推舟，打蛇随棍上，其实是采用的欲擒故纵手法，使齐宣王没有退路，难以遁出王道政治的“彀中”。其用心良苦，实在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细心体会。而不要捡了半句就开跑，以“亚圣”孟子曾经说过贪财好色没有关系为依据，使自己成为惟利是图的贪财小人和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

王顾左右而言他

【原文】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①，则②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③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注释】

①比(bì)：及，至，等到。反：同“返”。②则：这里的用法是表示事情的结果。③士师：司法官。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出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却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一边去了。

【读解】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小品。尤其是最后“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句，真是生动传神，成为了大家常用的名言。

孟子采用的是层层推进的论证法，从生活中的事情入手，推论到中层干部的行为，再推论到高级领导人的身上。逼齐宣王毫无退路尴尬不已，也就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份了。

孟子本身倒不一定非要出齐宣王的洋相，不过是因为他老东推西挡，东扯葫芦西扯瓜，不肯表态实施仁政，所以激他一激，逼他一逼，迫使他思考如何抓纲治国，作出选择罢了。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也常常有被上司或下属问得一时之间不知怎样回答的情况，遇到这种时候，你虽然不是“王”，但是，“顾左右而言他”还是可以用来应一应急的罢。不过，反过来的情况是，对待你的上司，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可一定得当心，不要把他逼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程度。不然的话，他那时尴尬是尴尬，可下来以后就有你够受的了。孟子不是最终没有在齐宣王那里呆下去吗？之所以如此，很难说没有这些使宣王尴尬的因素在内。

所以，孟子的言谈和论辩术固然厉害，但我们如果要学习使用，也有一个运用的对象和场合问题需要注意。

听听国人怎么说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①者，非谓有乔木②之谓也，有世臣之③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④，今日不知其亡⑤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注释】

①故国：指历史悠久的国家。②乔木：高大的树木。③世臣：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④进：进用。⑤亡：去位，去职。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我们平时所说历史悠久的国家，并不是指那个国家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有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可大王您现在却没有亲信的大臣了，过去所任用的一些人，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齐宣王说：“我应该怎样去识别那些真正缺乏才能的人而不用他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选择贤才，在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会把原本地位低的提拔到地位高的人之上，把原本关系疏远的提拔到关系亲近的人之上，这能够不谨慎吗？因此，左右亲信

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是真正的贤才，再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某人不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考查他，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某人该杀，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该杀，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然后去考查他，发现他真该杀，再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人杀的他。这样做，才可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谈论的人才选拔观一方面来自他的先辈孔子，另一方面又加进了自己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

在《论语·子路》篇里，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仍然说：“还难说。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又概括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在这里对齐宣王的论述几乎就是孔子思想的翻版而加以扩展。只不过，孔子是就一般人品或人才的识鉴发表看法，而孟子则是具体到为国家选拔人才，提拔干部的问题，所以又揉进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要求国君听听国人的意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见。

从理论上说，孟子的论述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要听听“国人”的意见，而由“人大”任命政府各级干部正是选拔任用人才听“国人”意见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坚持的干部考查制度也就是听取群众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当然，从实践的操作来看，我们也不能对孟子的论述作拘泥刻板的理解。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大可能就某一个人的情况而听到“国人皆曰”，全国人民都谈论他。除非他是围棋国手、体育世界冠军、顶尖级的电影明星或歌星一流的人物。而这一类人物多半又不一定适合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

所以，“国人皆曰”也是相对的。我们应该把握的精神实质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过如此罢了。

民悦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

【原文】

齐人伐燕^①，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②，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③。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④。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⑤。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⑥，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⑦而已矣。”

【注释】

①齐人伐燕：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五年），燕王哙将燕国让给他的相国子之，国人不服气，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进攻子之，子之反攻，杀死了市被和太子平，国内一片混乱。齐宣王趁机进攻燕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②五旬而举之：据《战国策·燕策》记载，当齐国的军队攻打燕国时，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因此齐国军队五十天就攻进了燕国的首都，杀死了燕王哙和子之。③不取，必有天殃：因齐宣王认为他攻打燕国太顺利，“人力不至于此”，是天意。所以，如果不占领它就是违背天意，必有灾殃。它是当时人流行的观念。④武王是业：指武王灭纣。⑤文王是也：指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仍然服事殷商而没有造反。⑥箪：盛饭的竹筐。食：饭。浆：米酒。⑦运：转。

【译文】

齐国人攻打燕国，大获全胜。齐宣王问道：“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有人又劝我占领它。我觉得，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了五十天就打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呀。如果我们不占领它，一定会遭到天灾吧。占领它，怎么样？”

孟子回答说：“占领它而使燕国的老百姓高兴，那就占领它。古人有这样做的，周武王便是。占领它而使燕国的老百姓不高兴，那就不要占领它。古人有这样做的，周文王便是。以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燕国这样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老百姓却用饭筐装着饭，用酒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大王您的军队，难道有别的什么原因吗？不过是想摆脱他们那水深火热的日子罢了。如果您让他们的水更深，火更热，那他们也会转而去求其他的出路了。”

【读解】

孟子在这里的表态非常谨慎，两种选择都摆给齐宣王了，任你自己去选择。用我们今天的看法，有点摸棱两可。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还是可以发现，孟子其实是支持齐宣王去占领燕国的。因为他已经说过，如果占领燕国而使燕国老百姓高兴，那就占领它。而他又明明知道，当齐国的军队进入燕国时，燕国的老百姓“簞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不高兴呢？所以，他的倾向性意见还是有的，只不过说得很谨慎罢了。毕竟，这是牵涉到战争的大事啊，而儒者在通常情况下是反对战争的。

不过，我们看《战国策·燕策》的记载，孟子可就说得是不是这样含糊糊了，而是直截了当地对齐宣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这也可以证明孟子是主张齐宣王占领燕国的。大概史书所记没有忌讳，而作为经书的《孟子》所记为圣者讳，作了润饰，因而显得含糊而谨慎，这也是可能的罢。

问题并不在于怎么记，倒是在于，一贯反对“霸道”，反对战争的孟子，怎么会去支持齐宣王进占燕国呢？要知道，这不仅有侵略之嫌，而且还是趁火打劫啊！

原来，作为亚圣人，孟子与圣人孔子一样，并不是死搬教条，抱缺守残的书呆子，而是具有非常灵活的通权达变思想。因为他认为当时燕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不反对齐宣王的占领军去进驻。只要燕国的老百姓真的欢迎齐国军队去，那这支军队去进驻。只要燕国的老百姓真的欢迎齐国军队去，那这支军队去解放他们，就是仁意之师。何况，他也说得很清楚，如果齐国的军队进驻以后反倒使燕国百姓的“水益深，火益热”，那也是不行的（这在下面一章得到了证实）！

所以，孟子也并不是一味反对战争，只要是正义的，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战争，他也是支持的。这种权变的思想，正如前几章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贪财、好色等等毛病，他都说没有关系一样，是以“民本”为原则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进也民心，退也民心

【原文】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这？”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书》曰：‘汤一征，自葛始①。’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②也。归市者③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④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⑤，后来其苏⑥！’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⑦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⑧，如之何其可也。王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⑨，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注释】

①汤一征，自葛始：《尚书》逸文。②云霓：霓，虹霓。虹霓在清晨 出现于西方是下雨的征兆。③归市者：指做生意的人。④吊：这里 是安抚、慰问的意思。⑤溪：等待。后：王，君主。⑥后来其苏：君 王来了就会有起色。苏：恢复，苏醒，复活。(7)系累：束缚，捆绑。(8)重器：指贵重的祭器。(9)旄（mao）倪：旄，通“耄”，八十、九十 岁的人叫做耄，这里通指老年人。倪，指小孩子。

【译文】

齐国人攻打燕国，占领了它。一些诸侯国在谋划着要用救助燕 国。齐宣王说：“不少诸侯在谋划着要来攻打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凭借着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就统一 天下的，商汤就是。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土而害怕别 国的。《尚书》说：‘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相信了。 所以，当他向东方进军时，西边国家的老百姓便抱怨；当他向南 方进军时，北边国家的老百姓便抱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 后面呢？’老百姓盼望他，就像久旱盼乌云和虹霓一样。这是因为 汤的征伐一点也不惊扰百姓。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种地的照常 种地。只是诛杀那些暴虐的国君一来抚慰那些受害的老百姓。就像 天上下了及时雨一样，老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 的王，他来了，我们也就复活了！’如今，燕国的国君虐待老百姓， 大王您的军队去征伐他，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您是要把他们从水深 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饭筐装着饭，用酒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 的军队。可您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抓走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 宗庙，抢走他们宝器，这怎么能够使它们容忍呢？天下各国本来 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不施行 仁政，这就必然会激起天下各国兴兵。大王您赶快发出命令，放 回燕国老老小小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的各界 人士商议，为他们选立一位国君，然后从燕国撤回齐国的军队。这 样做，还可以来得及制止各国兴兵。”

【读解】

齐宣王听了孟子关于燕国百姓是否高兴的谈论后作出选择， 命令齐国的军队作为占领军占领了燕国。结果激起了各国的愤怒， 纷纷谋划要讨伐齐国这个侵略者，一场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爆发。齐 宣王于是又来问计于孟子。

孟子先是故作镇静，稳住齐宣王的情绪。然后由商汤的征伐 说起，又回到他那个以不变应万变，或者说万变不离其宗的话题 ——民心向背。他告诉齐宣王说，商汤王的讨伐军随便到哪里都 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甚至他们不去哪里，哪里的人群 众 还会抱怨。这是因为商汤王的军队只杀暴虐的君主，而根本不惊 扰百姓，所以老百姓盼他们就像盼及时雨一样。可现在倒好，本 来燕国老百姓以为齐国的军队是来解放他们的，所以箪食壶浆 夹 道欢迎。殊不知却是引狼入室，齐国的军队无恶不作，不幸被孟 子言中，成了使燕国人民“水益深，火益热”的侵略者、强盗。这 怎么可能使燕国人民容忍，又怎么可能使其他各国的诸侯服气呢？ 作出分析以后，孟子又直陈意见，要齐宣王悬崖勒马，赶快撤军， 避免一场世界大战战火的燃烧。

进也孟子，遇也孟子。

不过，不能怪孟子反复无常，而是因为——

进也民心，退也民心。

民心向背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国内问题如此，国际事务 也如此。

话说回来，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又不应当如此呢？

出尔反尔

【原文】

邹与鲁拱^①。穆公^②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④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⑤，壮者散而之对方者，几^⑥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⑦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⑧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注释】

①邹与鲁拱：邹国与鲁国交战。昭，争吵，冲突，交战。②穆公：即邹穆公。孟子是邹国人，所以穆公问他。③莫之死：即“莫死”的倒装，“之”指“有司”。意思是“没有人为他们而死。”④疾：憎恨。⑤转：弃尸的意思。⑥几：接近，差不多。⑦曾子：即孔子的学生曾参。⑧尤：动词，责备、归罪。

【译文】

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对孟子说：“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而牺牲的。杀他们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他们吧，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您的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差不多有上千人吧；而您的粮仓里堆满粮食，货库里装满财宝，官吏们却从来不向您报告老百姓的情况，这是他们不关心老百姓并且还残害老百姓的表现。曾子说：‘小心啊，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老百姓报复他们的时候了。您不要归罪于老百姓吧！只要您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就会亲近他们的领导人，肯为他们的长官而牺牲了。”

【读解】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就是“一报还一报”，近于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的意思。但后世演变为成语“出尔反尔”，则成了言行前后矛盾，此一时，彼一时，反复无常的意思了。

在孟子这里，实际上还是说的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孟子的意思很简单，普通老百姓看到当官的战死而见死不救固然是不对，但当老百姓灾荒年岁饿死或逃荒时，你当官的见死不救就对吗？当官不为民作主，又要你这当官的来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我们常说的“你不仁，我不义”，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话说回来，只要你当官的施行仁政，关心加民众的疾苦，那么，自然就会出现“你仁我义”的情况，那还是叫做一报还一报，“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所以，“出尔反尔”的思想其实与《易经》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相通的。善恶都是报应。当然，这里的报应不是佛教神秘意义上的来世因果报应，而是现世现报，不是天报神报，而是人报。但其因果关系却是存在无疑的。

引申开来，当然不只是君与民、官与民之间才有这种关系，就是我们平常的人际交往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关系。我们周围的多人，不就是因为没有善处这种关系而弄得来“你不仁，我不义”，今天你打我一个小报告，明天我戳你一下脊梁骨，关键时间让你丢人现眼，下不了台。就这样愈演愈烈，最后酿成公冲突，甚至大打出手，闹出事端来的也不鲜见。遇到这种事情，最后解决的时候追根溯源，多半会发现正是“出尔反尔”所致。甚至我们偶尔看新闻报道某个杀人案件，其事端也正是起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后果如此严重，难怪得曾子在说这句话时一再提醒我们：“戒之戒之！”难道我们不当“戒之”吗？

两大之间难为小

【原文】

滕文公①问曰：“滕，小国也，间②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③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④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注释】

① 滕文公：滕国国君。滕国，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414年被越国灭，不久复国，又被宋国消灭。

②间：处。③池：城池，也就是护城河。④效：献，致。

【译文】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一个小国，处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是归服齐国好呢，还是归服楚国好呢？”

孟子回答说：“到底归服哪个国家好我也说不清。如果您一定要我谈谈看法，那倒是只有另一个办法：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筑坚固，与老百姓一起坚守它，宁可献出生命，老百姓也不退去。做到了这样，那就可以有所作为了。”

【读解】

两大之间难为小。服从这个，那个会来找你的麻烦；服从那个，这个又会来跟你过不去。

所以滕文公感到为难。

孟子的意见很明确，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活法：为什么一定要服从于哪一个呢？我就是我，哪个也不服从，哪个也不得罪。小固然是小，但也要小得有志气。说穿了，就是要自强自立，不要做大国的附庸国，而要争取独立自主，保持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凭空口说白话，而是要靠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深沟高垒，加强国防建设。一旦有侵略者来犯，就与国家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所以，自强自立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根本出路。国家如此，我们每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有如此的情况，同样需要以自强自主的精神来加以解决。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上 本篇前两章记载孟子与学生公孙丑的对话，其余均系孟子个人言论的记录。总起来说，仍以政治学说，尤其是“仁政”理论为主。即便是说到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往往落脚于“仕政”之上。全篇原文共9章，本书选8章。其中第2章因原文较长，本书仅节选一部分。

乘势待时，事半功倍

【原文】

公孙丑①问曰：“夫子当路②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③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4)曰：‘吾子⑤与于路孰贤？’曾西蹙然(6)然曰：‘吾先子(7)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赧然(8)不悦，曰：‘尔何曾(9)比予其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单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10)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11)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12)，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13)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14)，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

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15)辅相(16)之，故 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虽有鎡基，不如待时(17)’。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 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也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 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 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这憔悴于虐政，未有 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于置邮(18)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 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注释】

①公孙丑：孟子的学生，齐国人。②当路：当权，当政。③许： 兴盛、复兴。(4)曾西：名曾申，字子西，鲁国人，孔子学生曾参的儿子。(5)吾子：对友人的花色品种称，相当于“吾兄”、“老兄”之类。(6)蹙 然：不安的样子。(7)先子：指已逝世的长辈。这里指曾西的父亲曾 参。(8)蹙然：恼怒的样子。(9)曾：副词，竟然、居然。(10)为：同“谓”，认为。(11)由：同“犹”，好像。(12)百年而后崩：相 传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百年是泛指寿命很长。(13)周公：名姬旦，周文 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辅助武王伐纣，统一天下，又辅助成王定乱，安定 天下成为鲁国的始祖。(14 作：在这里为量词，相当于现代口语“起”。(15)相与：双音副词，“共同”的意思。(16)辅相：双音动词，辅助。(17)鎡基：农具，相当于今天的锄头之类。(18)置邮：置和邮都是名词，相当于后代的驿站。

【译文】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 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说：“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 人问曾西：‘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有才能？’曾西不安他说：‘子 路可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有才能呢？’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你怎么竟拿管仲来和我相比呢？管仲受到齐桓公那样信任不疑， 行使国家政权那样长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少，你怎么竟拿他来和 我相比呢？’”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 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名扬诸侯。 难道管仲、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

孟子说：“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您这样一说，弟子我就更力口疑惑不解了。以周文 王那样的仁德，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还没有能够统一天下。直 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统一天下。现在您说用王 道统一天下易如反掌，那么，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

孟子说：“我们怎么可以比得上周文王呢？由商汤到武丁，贤 明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久就难以变动， 武丁使诸侯们来朝，统治天下就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 易。纣王离武丁并不久远，武丁的勋臣世家、良好习俗、传统风 尚、慈善政治都还有遗存，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 鬲等一批贤臣共同辅佐，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当时 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在 那种情况下，文王还只能从方圆百里的小地方兴起，所以是非常 困难的。齐国人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 头，不如等农时。’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夏、商、 周三代兴盛的时候，没有哪一国的国土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现 在的齐国却超过了；鸡鸣狗叫的声音处处都听得见，一直到四方 边境，这说明齐国人口众多。国土不需要新开辟，老百姓不需要 新团聚，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何况，统 一天下的贤君没有出现，从来没有隔过这么久的；老百姓受暴政 的压榨，

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的。饥饿的人不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择饮料。孔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所以，做古人一半的事，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只有这个时候才做得到吧。”

【读解】

作为儒家“王道”政治的推行者，孟子不屑于与“霸道”政治寡管仲、晏婴相比，这正如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他不给予回答一样。

他所热衷的，是在齐国推行“王道”政治，靠实施“仁政”来统一天下。而且，他认为无论从土地、人口，还是从时机来看，目前都是实施王道的最好时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姑且撇开孟子关于王道的种种论述不谈，只看他关于乘势待时，事半功倍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得到较为深刻的启示。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算得精不如运气好。”这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不外乎是强调抓住时机，捕捉机遇的重要性罢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智慧的确不如时势造英雄，工具优良也的确不如时机重要。所以，很多人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抓住时机。居里夫人曾经说过：“弱者坐待良机，强者制造时机。”就是强调主动出击，抓住时机。

当然，这里所说的“乘势待时”，主要是说要分析情况，抓准时机，而不是说在政治上赶形势，窥风向，搞投机。这里的区别，可以以田径赛中的起跑为例。如果你错过了起跑的口令，老是慢半拍才回过神来，这是没有抓住时机，自然会影响你的成绩，被别人甩在后面。但是，如果你投机取巧，抢在口令发出之前起跑，那你就不仅没有抓住时机，反而还犯了规，有被逐出赛场的危险了。

所以，反过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要乘势待进，其实也离不开智慧。有智慧才能正确分析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作出决断，抓准时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让时机从自己的身旁悄悄溜走而不自知。就像有人所说：“许多人对于时机就如小孩子们在岸边所做的一样，他们的小手盛满砂粒，又让那些砂粒漏下去，一粒粒地，以至于尽。”

身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无论是做生意，炒股票，还是选择自己的职业，机遇的问题都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如何乘势待时，抓住机遇，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孟子关于“王道”、“霸道”的论述也许不会引起你的多大兴趣，但他关于“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看法，关于如何做到“事半功倍”的讨论，也许就不会不引起你的一些思考了罢。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①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②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③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④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⑤，心勿忘，勿助长也。元若宋人然：宋人有闵⑥其苗之不长而揠⑦之者，芒芒然⑧归，谓其人⑨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注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⑪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诋辞(12)知其所蔽，淫辞(13)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14)知其所穷。——一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注释】

①这一段系节选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问这句话的是公孙丑。②浩然：盛大而流动的样子。③慊：快，痛快。(4)告于：名不详，可能曾受教于墨子。⑤正：止。“而勿正”即“而勿止”。(6)闵：担心，忧愁。(7)揠：拨。(8)芒芒然，疲倦的样子。(9)其人，指他家里的人，(10)病，疲倦，劳累，(11)耘，除草。(12)诋(b i)辞：偏颇的言辞。(13)淫辞：夸张、过分的言辞。(14)遁辞：躲闪的言辞。

【译文】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于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公孙丑问：“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呢？”

孟子回答说：“偏颇的言语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知道它过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语知道它离奇在哪里；躲闪的言语知道它理穷在哪里。——从心里产生，必然会对政治造成危害，用于政治，必然会对国家大事造成危害。如果圣人再世，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活。”

【读解】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不是一般所谓“精气”、“血气”，而是充满正义，充满仁义道德的正气、骨气。不是属于医学的生理的范畴，而是属于人文的精神范畴。

这种气，阳刚而气壮山河，气贯长虹，气冲霄汉。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靠的是这种气。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依然是靠的这种气。

甚至如文天祥所写千古名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歌》）

也仍然是源于这种气。

然而，这种气可养而不可得。“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就是养也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而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

不过，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古往今来，合天之下，能不急功近

利，拔苗助长的又有几许呢？“记得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讲这样的道理给我们听：地里庄稼，即使你站在它的面前随时观察，眼睛紧盯住它不放过，也绝对不能亲眼看到它生长；但是久而久之，隔一段时间去看它，却可以发现它已经长高了。人的身体长高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时，老师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勉励我们要勤奋学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要心急图快，囫圇吞枣。现在想来，当然也包含着老师不拨苗助长的一份苦心在内。可我们当时哪能体会出这些呢？

其实，不仅知识积累如此，技艺学习如此，我们进德修业，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关键在于营养的吸取，年力的增强。万事总有规律，不是你一厢情愿就可以如愿以偿的。

放眼观世，红尘滚滚。再看看你的周围，那些追名逐利，急急如律令的人们，一个个不都是那“芒芒然归”的宋人吗？

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①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②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③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④：‘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⑤，此之谓也。’

【注释】

①假：借，凭借。②待：等待，引申为依靠。③赡：充足。④《诗》云：引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⑤思：助词，无义。

【译文】

孟子说：“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所以称霸必须是 大国。用道德而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使天下归服的不一定是大国——商汤王只有方圆七十里，周文王只有方圆一百里，用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用道德使人归服的，是心悦诚服，就像七十个弟子归服孔子那样。《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读解】

与孔子在《论语·子路》和《论语·季氏》中的有关论述一样，都是讲的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孔孟一脉相承，采用的，是攻心为上，以柔克刚的政治方针、

后世诸葛亮七擒孟获，可以说正是活学活用孔孟思想的典型。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肖，从古知兵非好战”其实也正是表达的这种思想。

值得提出来略加讨论的是：以德服人到底还要不要力？

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情况来看，似乎还是离不开力。就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情况为例，当诸葛亮第一次放走孟获后，众将都感到不理解，一起来问诸葛亮。诸葛亮笑了笑说：“我要捉他，就像在口袋中取东西一样容易，但只有使他口服心服，南方才会真正平定。”可见，诸葛亮之所以敢于七擒七纵，还有赖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如囊中取物”般容易。不然是开不得玩笑的，那就很可能成为放龙归海，放虎归山，有自食其果的危害了。

由此看来，以德服人还得与以力服人结合起来。只不过以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打，是为了谈。”只有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才能长治久安。

恶湿居下，自作自受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①，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②：‘迨^③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④，绸繆牖户^⑤。今此下民^⑥，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⑦，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⑧：‘永言配命，民自求多福。’《太甲》^⑩曰：“天作孽，犹可违^⑪；自作孽，不可活^⑫。”此之谓也。”

【注释】

①闲暇：指国家安定无内忧外患。②《诗》云：引自《诗经·邶风·鸛鸣》。③迨(dai)：趁着。④彻：剥取。桑土(d u)：桑树根；土同“杜”，东齐方言说“根”为“杜”。⑤绸繆(mou)：缠结。牖(you)：窗子；户：门。⑥下民：民义同“人”。这里的诗句是以鸛鸣（一种形似黄雀而身体较小的鸟）的口吻，其巢在上，所以称人为“下民”。⑦般(pan)：乐。怠：怠情。敖：同“邀”，指出游。⑧《诗》云：引自《涛经·大雅·文王》。⑨永：长久；言：语助同，大义。配：合。命：天命。⑩《太甲》《尚书》中的一篇。⑪违：避。⑫活：“遁”(huan)的借字，“逃”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仁就光荣，不仁就耻辱；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却又居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假如真的厌恶耻辱，那最好是以仁德为贵，尊敬读书人，使有贤德的人处于一定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治法律制度。这样做了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诗经》说：‘趁着天晴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补好窗子和门户。现在你们下面人，有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道理呀！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却趁着这个时候享乐腐化，这是自己寻求祸害。祸害和幸福都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尚书·大甲》说：‘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读解】

孟子的本意是规劝当政者施行仁政，可他指出的“恶湿居下”现象却是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抽烟是损寿的，酗酒是要误大事的，睡懒觉也是不利于健康的。至于赌博可能倾家荡产，嫖妓可能患“爱得死”（即通译“爱滋”，但“爱得死”却译得更为深刻而大家都知道）。

厌恶损寿，厌恶误事，厌恶不健康，更厌恶倾家荡产、“爱得死”……

可就是要抽烟，喝酒，睡懒觉……

谁还会想起“未雨绸缪”或“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格言警句呢？

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有这样的现象，国家行政上的大事也完全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孟子苦心提醒大家，既然厌恶潮湿，就不要自居于低洼的地方；既然厌恶耻辱，就不要自居于不仁的境地。说到底，还是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这才是孟子政治学说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政策开放，国家兴旺

【原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①，法而不廛②，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③，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④，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⑤无夫里之布⑥，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⑦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日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⑧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廛（Chan）：市中储藏或堆积货物的货栈。征：征税。②法而不廛：指官方依据法规收购长期积压于货栈的货物，以保证商人的利益。③讥而不征：只稽查不征税。讥，查问。④助而不税：指“耕者九一”的井田制只帮助种公田而不再收税。⑤廛：这里指民居，与“廛而不征”的“廛”所指不同。⑥夫里之布：古代的一种税收名称，即“夫布”、“里布”，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土地税、劳役税。⑦氓：指从别处移居来的移民。⑧天吏：顺从上天旨意的执政者。这里的“吏”不是指小官

【译文】

孟子说：“尊重贤才，使用能人，杰出的人物都有职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乐于在这样的朝廷担任一官半职了；在市场上提供储货的地方却不征税，把滞销的货物依法收购不使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乐于在这样的市场做生意了；海关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乐于在这样的路上旅行了；种庄稼只按井田制助耕公田而不再征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乐于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了；居民区没有额外的土地税和劳役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乐于成为这里的居民了。真正能够做到这五点，就连邻国的百姓都会把他当父母一样仰慕。如果有谁想率领这些百姓来攻打他，就好比率领儿人去攻打父母，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使这样，他就今天下大改了。天下无敌的可叫做‘天吏’。做到了这个程度还不能够应天下归服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读解】

这一章实际上是孟子与齐宣王对话中关于“发政施仁”（《梁惠上》1.7）内容的进一步展开。

我们从他展开的描述中，看到的是一幅开放的治国蓝图：从干部政策到商业、农业、城市居民、海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无不以开放的态度来处理。

开放则得民心，得民心则国家兴旺发达。

古代已是如此，当今更是必然的趋势。

当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关于用人，关于税收（商业税、关税、农业税、城市人口占地占用税等等），恐怕都还有很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是非常之多的，需要专题研究。其中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一方面，理论毕竟含有很多理想的成分；另一方面，治理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绝非纸上谈兵那样容易，其中千头万绪的矛盾，千丝万缕的纠葛，非个中人绝难有所体会。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认为孟子在这里所描绘的开放蓝图是诱人的。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战火纷飞、兵祸不断的时代，如果有哪一个君王真能够做到实践他的这一系列规划，那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是不是真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行之有效，甚至达到“无敌于天下”的理想程度，那又另当别论了。

当今之世，改革开放，孟子的这一幅理想蓝图倒正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①。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②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④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⑤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6）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刚端于我（7）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人之始然（8），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9）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注释】

①不忍人之心：怜悯心，同情心。②乍：突然、忽然。③怵惕：惊惧。惻隐：哀痛，同情。④内交，内交即结交，内同“纳”。⑤要（yao）誉：博取名誉。要同“邀”，求。（6）端：开端，起源。源头。（7）我：同“己”。（8）然，同“燃”。（9）保：定，安定。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 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读解】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

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选择职业，不可不慎

【原文】

孟子曰：“矢人①岂不仁于函人②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③。故术④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⑤，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⑥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注释】

①矢人：造箭的人。②函人，造销甲的人。③巫：巫医，鹅生。匠：匠人，这里特指做棺材的木匠。④术：这里指选择谋生之术，也就是选择职业。⑤御：阻挡。⑥由：同“犹”，好像。

【译文】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不如造销甲的人仁慈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能够伤害人，造销甲的人却唯恐箭伤害了人。医生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而不迷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间最安逸的住宅。没有人阻挡却不选择仁，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配被别人驱使。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就像做了造弓的人却又以造弓为耻，做了造箭的人却又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真正引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行仁。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读解】

孟子的本意还是为“仁”而鼓与呼。但在我们读来，他所提出的“术不可不慎”的问题却更为有意思。

造箭的人生怕自己所造的箭不能够伤害人，而造销甲的人却生怕自己所造的销甲保护不了人。医生生怕自己的医术不高明救不了人，而棺材店的老板却生怕没有人死，棺材卖不出去。这并不是因为造箭的人和棺材店的老板就一定没有造销甲的人和医生仁慈，而是职业使他们各自产生出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职业心理。

所以，孟子得出结论说：“术不可不慎。”选择职业一定要谨慎。

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把孟子的话听进去了，谁还愿意去做那造军火的人，去开那棺材店或殡仪馆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既有社会分工，就有职业选择。

虽然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有“干一行，爱一行，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的教育和宣传。但是，有教育和宣传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确实有差异存在，说无高低贵贱之分，正说明有高低贵贱，只不过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个人有不同衡量标准罢了。

比如说，孟子所提出来的造弓箭的人和卖棺材的人的问题，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造弓箭的人是为了让你拿去射杀如桀纣那样的不仁之人，卖棺材的人是为了让你死后尸首有安放之处，不也就都“仁”了吗？所以，造军火或开棺材店和殡仪馆不都是可以选择的职业了吗？

那么，有没有的确不可以选择的职业呢？

当然也是有的，比如说走私贩毒，卖淫开妓院，行窃聚赌，杀人越货，那可真是“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妹妹”的啊！

归根到底，还是有必要记住孟老夫子的那句话：“故术不可不慎也。”

从闻过则喜到与人为善

【原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①大焉，善与人同②，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③者也 故君子于莫大乎与人为善。”

【注释】

①有：同“又”。②善与人同：与人共同做善事。③与人为善：与：偕同。

【译文】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话，就给人家敬礼。伟大的舜帝又更为了不得：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从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读解】

今天我们说，与人为善，是指善意帮助别人。这与孟子所说的意思既密切相关又略有有所不同了。

孟子的意思很简单，与人为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而这种与别人一起行善的基础是吸取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是从子路说起。因为子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自己指出过错就高兴。除了子路而外，夏禹也是这方面的模范，他只要一听到别人对他说有教益的话，不仅高兴，而且还 要就地下拜，行上一个大礼。当然，比起子路和夏禹来，大舜的“与人为善”就更高一筹了，不仅高兴，不仅下拜，而且还要切实吸取并付诸行动，这就等于和别人一起行善了。

从闻过则善闻善言则拜，到与人为善，虽然有程度的不同，但其性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而改正自己的缺点。

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曾经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把别人能够给自己指出过错看作一大幸事。

可见，孔、孟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要真正按孔、孟的要求做是非常难的。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有没有宽广的胸襟和肚量的问题。没有宽广的胸襟和肚量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说与人为善，就是闻过则喜也是绝对做不到的。做得到的，只有闻过则想，文过饰非而已。

公孙丑下

公孙丑下 本篇除第一章单纯介绍孟子言论外，其余各章兼记孟子的事迹、行为和言论，以立身处世的态度为主，其中有不少名言。全篇原文共 14 章，本书选 7 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③非不深也，兵革④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⑤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⑥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⑦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⑧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⑨不战，战必胜矣。”

【注释】

①天时、地利、人和：《荀子·王霸篇》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所指的“天时”指农时，“地利”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而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天时”则指尖兵作战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是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人和”则指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等。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内外城比例一般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③池：即护城河。④兵：武器，指戈矛弓箭等攻击性武器。革：皮革，指甲冑。古代甲冑确是皮革做的，也有用铜铁做的。⑤委：弃。⑥域民：限制人民。域，界限。⑦畔：同“叛”。⑧有：或，要么。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一个三里面城墙、七里外城墙的小城，四面围攻都不能够攻破。既然四面围攻，总有遇到好时机或好天气的时候，但还是攻不破，这说明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另一种情况是，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和甲冑不是极利和坚固，粮草也不是不充足，但还是弃城而逃了，这就说明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所以说：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山川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扬威天下也不是靠锐利的兵器就可以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会叛离；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读解】

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三者到底谁最重要也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如我们在注释中所引，荀子曾经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论述过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区分谁重要谁不重要，而是三者并重，缺一不可。

孟子在这里则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而且是观点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这是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他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这就把问题从军事引向了政治，实际上又回到了他那“老生常谈”的“仁政”话题。

按照孟子的看法，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也不是靠山川就可以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所以，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要改革，要开放，要提高自己的国力，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得道者多助”，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会顺从归服。那就必然会出现孔子所说的那种情况——“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

而至矣。”（《论语·子路》）各国人士都来申请留学，申请经商，甚至携带妻子儿女前来申请移民定居，哪里还用得着“封疆之界”呢？只怕是赶也赶不走啊。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这样成了名言，以至于我们为现在还常常用它来评价国际关系，谴责霸权主义者。当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同样是名言，而且，还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商业竞争、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狂热之中。这充分说明它所蕴含的哲理是丰富、深刻而具广阔的延展性的。

所谓“人心齐，泰山移。”谁说“人和”不是最重要的财呢？

贤才可拜不可召

【原文】

孟子将朝王①，王使人来曰：“寡人如②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③，不识④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⑤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6）。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可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8），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9）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10）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11）；君命召不俟驾（12）。’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13）与夫礼若不相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14）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15）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注释】

①王：指齐王。②如：宜，当，应当。③朝，将视朝：第一个“朝”读zhao，即“清晨”的意思；第二个“朝”读Chao，意即“朝廷”，视朝即在朝廷处理政务。④不识：不知。⑤造：到，上。（6）东郭氏：齐国的大夫。（7）孟仲子：孟了的堂兄弟，跟随孟子学习。（8）采薪之忧：本意是说有病不能去打柴，引申为自称生病的代词。薪，柴草。（9）要（yao）：拦截。（10）景丑氏：齐国的大夫。（11）父召无诺《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唯”和“诺”都是表示应答，急时用“唯”，缓时用“诺”。父召无诺的意思是说，听到父亲叫，不等说“诺”就要起身。（12）不俟驾：不等车马备好就起身。（13）宜：义同“殆”，大概，恐怕。（14）慊（qian）：憾，少。（15）醜（Chou）：类似，

相近，同。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上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或许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命令来时，他正生着病，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而赶快上朝廷去！”

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的家里去住宿。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出问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经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罢。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读解】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丑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己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 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阳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

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难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当受则受，当辞则辞

【原文】

陈臻①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②一百③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④，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5）；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6）。无处而馈之，是货之（7）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8）

【注释】

（1）陈臻：孟子的学生。（2）兼金：好金。因其价格双倍于普通金，所以称为“兼金”。（3）一百：即一百镒（yì）。镒为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4）薛：春秋时有薛国，但在孟子的时代已被齐国所灭，所以，这里的薛是指齐国靖郭君田婴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5）赆（jìn）：给远行的人送路费或礼物。（6）戒心：戒备意外发生。根据赵岐的注释，当时有恶人要害孟子，所以孟子有所戒备。（7）未有处：没有出处，引申为没有理由。（8）货：动词，收买，贿赂。

【译文】

陈臻问道：“以前在齐国的时候，齐王送给您好金一百镒，您不接受；到宋国的时候，家王送给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地，薛君送给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

不接受是正确的，那后来的接受便是错误的；如果后来的接受是正确的，那以前的不接受便是错误的。老师您总有一次做错了把。”

孟子说：“都是正确的。当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行，对远行的人理应送些盘缠。所以宋王说：‘送上一些盘缠。’我怎么不接受呢？当在薛地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戒备。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所以送上一点买兵器的钱。’我怎么能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则没有任何理由。没有理由却要送给我一些钱，这等于是用钱来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读解】

陈臻的推论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二者必居其一，但实际上却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缺乏辩证逻辑的灵活性，不能解决特殊性的问题。

孟子的回答则是跳出了“两难推论”的藩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辩证解决。用孔子、孟子等人的话说，这就叫通权达变。

在《论语·雍也》篇里，我们已经看到，当公西华被孔子派去出使齐国时，冉有替公西华多要一些安家口粮，孔子认为，公西华做大使“乘肥马，衣轻裘”，有的是钱财口粮，所以并没有多给他安家口粮。（6·4）可是，当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而自己觉得俸禄太高时，孔子却劝他不要推辞。（6·5）这与孟子在齐国推辞而在宋国和薛地却接受一样，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总起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权达变。不仅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就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如此。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的“圣之时者”。（《万章下》）也就是突出他通权达变而识时务的一面。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等，也无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面临市场经济的时代，金钱的受与不受，辞与不辞问题也时常摆在人们的面前。孟子的基本作则是“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不拿不明不白的钱。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当受则受，当辞则辞。这种处理态度，恐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罢。

当然，关键是在对那“当”的理解上。理解错误，或者是故意理解错误，把不当接受的作为了当接受的统统接受了下来，那就要出问题，要被人“货取”了。所以，君子不可不当心啊！

无官无责，进退有余

【原文】

孟子谓蚺蛙（1）曰：“子之辞灵丘（2）而请士师（3），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蚺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蚺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④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注释】

①蚺（zhì）蛙：齐国大夫。②灵丘：齐国边境邑名。③士师：官名，管禁令，狱讼，刑罚等，是法官的通称。④公都子：孟子的学生。

【译文】

孟子对蚺蛙说：“您辞去灵丘县长而请求做法官，这似乎有道理，因为可以向齐王进言。可是现在你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法官了，还不能向齐王进言吗？”

蚺蛙向齐王进谏，齐王不听。蚺蛙因此辞职而去。齐国人说：“孟子为蚺蛙的考虑倒是有道理，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我们就知道了。”

公都子把齐国人的议论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位的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言不听，计不从，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

【读解】

有官有职就有责。

不能尽职，不能尽责，当什么官呢？难免失落，难免苦闷与烦恼。

可是，要尽职，要尽责又免不了争斗，免不了权术，依然是苦闷与烦恼。

进退维谷。所谓“落入教中”，身不由己啊！如果再加上官场黑暗腐败，尔虞我诈，你死我活，那就更是痛苦不堪，人性扭曲了。

只有无官一身轻，进退都有余地。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轻”是“人生不能承受之轻”，真正“轻”下来了反而过得沉重。这就叫“红尘滚滚过，几人能参破？”所以还是要去汲汲于功名，拼命挤进“教中”。

倒是孟子看得很清楚：

“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与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对于要想潇洒走一回，轻轻松松过一生的人来说，还是听听孟老夫子的话有好处。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原文】

孟子自齐葬于鲁①，反于齐，止于赢②。

充虞③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④。严⑤，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⑥美然。”

曰：“古者棺槨无度⑦，中古⑧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⑨，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⑩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⑪化者⑫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慼⑬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 赔。”

【注释】

①自齐葬于鲁：孟子在齐国时，随行的母亲去世，孟子从齐国把母亲遗体施购国安葬。

②赢：地名，故城在今山东莱芜西北。③充虞：孟子的学生。④敦：治，管。匠事：木匠制作棺材的事。⑤严：急，忙。⑥以：太。⑦棺槨（guo）无度：古代棺材分内外两层，内层叫棺，外层的套棺叫槨。棺槨无度是说棺与槨都没有尺寸规定。⑧中古：指周公治礼以后的时代。⑨不得：指礼制规定所不允许。⑩为：这里是“与”的意思。⑪比：为了。⑫化者：死者。⑬慼（xiao）：快，快慰，满足。

【译文】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后返回齐国，住在赢县。

学生充虞请教说：“前些日子承蒙老师您不嫌弃我，让我管理做棺槨的事。当时大家都很忙，我不敢来请教。现在我想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请教老师：棺木似乎太好了一点吧！”

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律用木的尺寸没有规定；中古时规定棺木厚七寸，槨木以与棺木的厚度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木的质量并非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因为要这样才能尽到孝心。为礼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做棺槨，不能够称心；没有钱不能用上等木料做棺槨，也不能够称心。既为礼制所允许，又有财力，古人都会这么做，我又怎么不可以呢？况且，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不让泥土沾上死者的尸体，难道孝子之心就不可以有这样一点满足吗？我听说过：君子不因为天下大事而俭省应该用在父母身上的钱财。”

【读解】

从流传下来很少的记载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孟子的母是一位慈母，在孟子的教育上很花了些心血。所以，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孟子的孝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把棺槨做得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孟子》一书之所以把这一章记载在这里，绝不仅是为了给孟子为母亲做上等棺槨作解释。而是为了表达孟子的思想：在安葬父母的问题上，只要是礼制和财力两方面许可，就要尽力做得好一些。尤其是本章最后的一句话——“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更是格言似的表达了孟子关于“孝”的看法。

我们已经知道，《论语》里有不少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孝”，关于“丧”的问题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而又与本章所论问题关系密切的如孔子在《八佾》篇里的说法：“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说，丧礼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悲哀可度。所以，孔子其实更重视的是内在情感方面，而要求在物质方面节俭办事，反对丧事过分大办，铺张浪费。这一点，在孟子这里显然已发生了变化。时代不同，个人所处地位不同，财力状况不同都导致了这种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强调丧事是“孝心”的重要体现，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不过，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越铺张越好。就是为母亲做上等棺槨的孟子，不也仍然坚持了礼制与财力许可这两条基本原则吗？

所以，超出我们的“礼制”（文件）规范（比如说动用几十辆豪华公车）和财力大办丧事也罢，修豪华祖坟也罢，都不一定能够在孔、孟这里得到支持。倒是真正诚心诚意地尽自己的财力，在礼俗许可的范围内办好丧事，更重要的是在内。真正表达对失去亲人的悲戚和悼念，才是先贤圣哲们所赞许的行为。

官场与商场中的垄断现象

【原文】

孟子致为臣而归^①。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②曰：“我欲中国^③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⑤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⑦曰：‘异哉子叔疑^⑧！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⑨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告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注释】

①致为臣而归：指孟子辞去齐宣王的客卿而归故乡。致，在古代有“致仕”、“致禄”、

“致政”等多种说法，其中的“致”都是“归还”的意思。②时子：齐王的巨子。③中国：在国都中，指临淄城。“中”在这里是介词，“国”即国都。④万钟：钟，古代量器。齐国量器有豆、区、釜、钟四种。每豆四升，每区四斗，每釜四区，每钟十釜。万钟为六万四千石。⑤矜式：敬重，效法。(6)陈子：即孟子的学生陈臻。(7)季孙：赵歧注为孟子的弟子，朱熹则认为“不知何时人”。(8)子叔疑：人名，与季孙一样不可考。(9)龙断：即“垄断”。原意是名词，指高而不相连属的土墩子，后逐渐引申为把持、独占。(10)丈夫：对成年男子的通称。

【译文】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准备回乡。齐王专门去看孟子，说：‘从前希望见到您而不可能；后来终于得以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很高兴；现在您又将抛弃我而归去了，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够相见？’

孟子回答说：“我不敢请求罢了，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

过了几天，齐王对臣下时子说：‘我想在都城中拨一所房子给孟子，再用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学生，使我们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效法。您何不替我向孟子谈谈呢？’

时子便托陈子把这话转告给孟子。陈子也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嗯，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事做不得呢？如果我是贪图财富的人，辞去十万钟俸禄的官不做却去接受一万钟的赏赐，这的是想更富吗？季孙曾经说过：‘子叔疑真奇怪！自己要做官，别人不重用，也就算了嘛，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去做卿大夫。谁不想做官发财呢？可他却想在这做官发财中搞垄断。’这正如古代的市场交易，本来不过是以有换无，有关的部门进行管理。但却有那么一个卑鄙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捞去。别人都觉得这人卑鄙，因此向他征税。征收商业税也就从这个卑鄙的汉子开始了。”

【读解】

孟子在齐宣王那里虽然受到比较好的接待，甚至做了客卿，在不少问题上（例如是否攻打燕园，是否占领燕园等）齐宣王也征求他的意见。但齐宣王却始终不愿意实施孟子所提出的“仁政”方案，所以，孟子还是只有“致为臣而归”，辞职归家了。

当齐宣王通过臣下来转达留住孟子的愿望时，孟子以“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作为回答，表明了自己做官绝对不是为个人发财致富，而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济世救民。接着，孟子便说了一段寓言式的话，指出了官场和商场都有人想进行垄断的现象。

之所以说孟子的这段话像寓言，是因为它的含义极其深刻而具有哲理。

官场的垄断现象不用多说大家也很清楚，自古便有裙带关系，就像孟子这里所指出的子叔疑，自己做官不算，还要让自己的子弟都去做官。话说回来，世袭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制度。即便不是世袭的科举制度，其垄断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一部《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种种丑恶，其实也并没有跳出孟子的时代多远。所以，孟子所指出的官场垄断是深刻而意义深远的。

尤其具有超前意义的是，孟子在指出官场垄断现象的同时，还指出了市场垄断现象的起源。其“贱丈夫”的说法固然具有浓厚的寓言色彩，商业税的征收也绝不会真正起源于这个“贱丈夫”。但是，“贱丈夫”不过是“罔市利”的市场垄断行为的化身罢了，所以，说征收商业税起源于这种市场垄断行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为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垄断资本主义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垄断的怪物——“贱丈夫”。虽然性质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其超前意义，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就我们今天而言，市场经济的竞争已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卷入全民的注意力。“赚进每一分可能赚到的钱”，已成为很多经商者的心愿。但是，如果只图自己赚钱而“罔市利”，不顾别人利益，则很可能成为孟子笔下的“贱丈夫”，成为大家群起而攻之的对象。结果

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不仅不能“罔市利”，反而还会做“市利”所罔，落入教中，走投无路。所以，还是不要做“贱丈夫”而做“大丈夫”罢。

就孟子的本意而言，“贱丈夫”的寓言是为了配合说明官场与商场一样存在着垄断，干扰着他说服齐王实施仁政。而这，正是他不愿意享受十万钟的俸禄而辞职还乡的根本原因。一心想称霸于列强的齐宣王又哪能体会到这些呢？就算体会到，又会不会真正采纳孟子的建议，实施以道德来统一天下的“仁政”呢？这些都是孟子所不抱希望的了，所以他只能以近乎寓言的方式来表这，让他的学生把它转达回齐王那里，任他去深思罢了。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上 本篇前面三章记录孟子与滕文公之间的谈话和事迹，后两章分别记录孟子对农家和墨家两个学派的观点。其中对农家的观点论述社会分工问题，且有农家的资料价值，较为重要。全篇原文一共只有5篇，本书选3篇。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原文】

滕文公为世子^①，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规^②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③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④，厥疾不瘳^⑤。’”

【注释】

①世子：即太子。“世”和“太”古音相同，古书常通用。②成规：齐国的勇士。③公明仪：人名，复姓公明，名仪，鲁国贤人，曾子学生。④瞑眩：眼睛昏花看不清楚。⑤瘳（Chou）：病愈。

【译文】

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要到楚国去，经过宋国时拜访了孟子。孟子给他讲善良是人的本性的道理，话题不离尧舜。太子从楚国回来，又来拜访孟子。孟子说：“太子不相信我的话吗？道理都是一致的啊。成规对齐景公说：‘他是一个男子汉，我也是一个男子汉，我为什么怕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会像他那样。’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现在的滕国，假如把疆土截长补短也有将近方圆五十里吧。还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头昏眼花，那病是不会痊愈的。’”

【读解】

“道性善”和“称尧舜”是孟子思想中的两条纲，而这两方面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道性善”就是宣扬“性善论”。“性善”的正式说法，最早见于这里。所以，本章还有重要的思想史资料价值。当然，从“性善”的内容来看，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的论述中就已经展开了。

“称尧舜”就是宣扬唐尧虞舜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孟子口口声声所说的“仁政”。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的基础，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孟子“道性善”要“言必称尧舜”，这是非常清楚的了。

至于滕文公再次拜访时孟子所引述的那些话，不外乎鼓励他要有实施仁政的勇气罢了。因为，古往今来，不论是圣贤还是普通人，本性都是善良的，圣贤能做到的，普通人经过努力也能做得到。何况，滕国虽然小，但折算起来也有方圆五十里国土嘛，只要是实施仁

政，照样可以治理成一个好的国家。

这就是孟子的苦心，无论大国小国，只要是有机会就抓住不放，抓住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案。

上行下效的实例

【原文】

滕定公^①薨^②，世子谓然友^③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④，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⑤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⑥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⑦。’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⑧，齐疏之服^⑨，飡粥之食^⑩，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⑪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⑫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⑬，歠^⑭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⑮。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⑯，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注释】

①滕定公：滕文公的父亲。②薨：死。古代称侯王死叫“薨”，唐代以后用于指二品以上官员死。③然友：人名，太子的老师。④大故：重大的事故，指大丧、凶灾之类。⑤之：至，到。邹与滕相距只有四十余里，所以可以问后行事。⑥自尽：尽自己最大的心力。⑦曾子曰：这几句话在《论语·为政》中是孔子对樊迟说的。⑧三年之丧：指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孝三年。⑨齐（zì）疏之服：用粗布做的缝边的丧服。齐，指衣服缝边。古代丧服叫做衰（cuī），不缝衣边的叫“斩衰”，缝衣边的叫“齐衰”。⑩飡（zhān）：稠粥。粥：稀粥。这里是偏义复词，指稀粥。⑪宗国：鲁、滕诸国的始封祖都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周公封鲁，于行辈较长，所以其余姬姓诸国都以鲁为宗国。⑫《志》：记国家世系等的一种书。⑬冢宰：官名。在君王居丧期间代理朝政。⑭歠（chuò）：饮。⑮偃：倒下。⑯五月居庐：居住在丧庐中五个月。

【译文】

滕定公死了，太子对老师然友说：“上次在宋国的时候孟子和 我谈了许多，我记在心里久久不忘。今天不幸父亲去世，我想请您先去请教孟子，然后才办丧事。”

然友便到邹国去向孟子请教。

孟子说：“好得很啊！父母的丧事本来就应该尽心竭力。曾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依照礼节安葬他们，依照礼节祭把他们，就可以叫做孝了。’诸侯的礼节，我不曾专门学过，但却也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着粗布做的孝服，喝稀粥。”

从天子一直到老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的。”

然友回国报告了太子，太子便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滕国的父老官吏都不愿意。他们说：“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历代君主没有这样实行过，我们自己的历代祖先也没有这样实行过，到了您这一代便改变祖先的做法，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志》上说过：‘丧礼 祭祖一律依照祖先的规矩。’”还说：‘道理就在于我们有所继承。’”

太子对然友说：“我过去不曾做过什么学问，只喜欢跑马舞剑。现在父老官吏们都对我实行三年丧礼不满，恐怕我处理不好这件大事，请您再去替我问问孟子吧！”

然友再次到邹国请教孟子。孟子说：“要坚持这样做，不可以改变。孔子说过：‘君王死了，太子把一切政务都交给家事代理，自己每天喝稀粥。脸色深黑，就临孝子之位便哭泣，大小官吏没有谁敢不悲哀，这是因为太子亲自带头的缘故。’在上位的人有什么喜好，下面的人一定就会喜好得更厉害。领导人的德行是风，老百姓的德行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倒。所以，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太子。”

然友回国报告了太子。

太子说：“是啊，这件事确实取决于我。”

于是太子在丧庐中住了五个月，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和禁令。大小官吏和同族的人都很赞成，认为太子知礼。等到下葬的那一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太子面容的悲伤，哭泣的哀痛，使前来吊丧的人都非常满意。

【读解】

领导人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孟子也同样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本章里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正是孔子在《颜渊》里面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修”的翻版。

由此可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而本章正是这样一个上行下效的实例。滕国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滕文公）死了父亲，由于他上一次在宋国听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给他留下了很深刻很听得进去的印象，所以这一次遇事，他就托自己的老师去向孟子请教如何办丧事。孟子的意见回来以后，太子发出了实施三年丧礼的命令，结果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虽令不从”。太子于是又再次请老师去问计于孟子，这一次孟子讲了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的道理，希望太子亲自带头这样作。结果，丧事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很满意，“不令而行”。

从这件事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丧礼的观点，但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还是领导人以身作则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论语·颜渊》的读解中所概括，这是一种“风吹草动”的统治术。风不吹，草怎么会动起来呢？反过来说，要草动，风就得不断地吹啊！。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①者许行^②，自楚之滕，踵^③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④。”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⑤。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⑥，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饗殮(7)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9)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9)？”

曰：“然。”“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10)皆取诸其宫中(11)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12)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13)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15)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16)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17)教民稼穡，树艺(18)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内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19)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20)曰：‘劳之来之(21)，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22)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23)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24)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925)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26)之，皜皜(27)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貊(28)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29)。’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30)，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31)运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贸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

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32），或相什百，或相 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33）同贾，人岂为之哉？ 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注释】

①神农之言：神农氏的学说。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常与伏羲氏、燧 人氏一道被称为“三皇”。神农氏主要的功绩是教人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叫“神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托古圣贤之名而标榜自己的学说。“农家”就假托为“神农之言”。②许行：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平不详。③踵（zhong）：至，到。④廛：住房。氓：移民。⑤衣褐，捆屨，织 席以为食：穿粗麻衣，靠编草鞋，织草席谋生。衣（yi），动词，穿；褐（he），粗麻短衣；屨（ju），草鞋。⑥陈良：楚国的儒士。陈相、陈辛：都 是陈良的学生。⑦饔飧：饔（yong）：早餐；飧（Sun）：晚餐。⑧厉： 病。⑨釜：金属制的锅；甑：用瓦做的茶饭器；爨（cuan）：烧火做饭； 铁：指用铁做的农具。⑪舍：相当于方一言“啥”，即什么东西、一切东西 的意思。⑫宫中：家中。古代住宅无论贵贱都可以叫“宫”，秦汉以后才 专指帝王所居为宫。⑬大人：这里指有地位的人，与下文“小人”相对。⑭路：指奔波、劳累。⑮敷：遍。⑯澹济漯：澹济漯（yue）：疏导。济漯（ta）：济水和漯水。⑰后稷：相传为周的始 祖，名弃，尧帝时为农师。⑱树艺：种植。⑲契（xie）：人名，相 传是殷的祖先，姓子，尧帝时任司徒。⑳放勋：尧的称号，放是大，勋 是功劳，原本是史官的赞誉之辞，后来成为尧的称号。㉑劳之来之：劳、 来都读为去声，劝勉，慰劳。㉒皋（gao）陶（yao）：人名，相传为虞舜 时的司法官。㉓易：治。㉔倍：同“背”，背叛。㉕治任：准备 行李。治，整治；任，负担。㉖秋阳以暴：秋阳，周历七八月相当于夏 历五六月，所以这里所说的秋阳实际相当于今天的夏阳。暴，同“曝”，晒。皜皜（hao）：光明洁白的样子。㉘馱（jue）：伯劳鸟。㉙戎狄 膺，荆舒是怨：引自《诗经·鲁颂·閟宫》。膺，击退；怨，抵御；戎狄是 北方的异族；荆、舒是南方的异族。㉚市贾不貳：贾通“价”；不貳，没 有两样。㉛五尺之重：古代尺寸短，五尺约相当于现在三尺多一点。㉜倍蓰（xi）：倍，一倍；蓰，五倍。后文的什、百、千、万都是指倍数。㉝巨屨小屨：粗糙的草鞋与精致的草鞋。

【译文】

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名叫许行的人从楚国到滕国进见滕 文公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希望得到一所住 处，成为您的百姓。”

滕文公给了他住处。

许地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着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织席子 谋生。

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也 进见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人了， 我们都愿意做圣人的百姓。”

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以前所学的而改 学许行的学说。

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的确是个贤 明的君主，不过，他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治国之道。贤人治国应该 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 的仓库，存放财物的仓库，这是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怎么能够叫做贤明呢？”

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

陈相回答说：“对。”

“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

回答说：“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

“许先生戴帽子吗？”

回答说：“戴。”

孟子问：“戴什么帽子呢？”

回答说：“戴白帽子。”

孟子问：“他自己织的吗？”

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回答说：“因为怕误了农活。”

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甄子做饭，用铁器耕种吗？”

回答说：“是的。”

“他自己做的吗？”

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

孟子于是说：“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瓶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那么，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甄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

“那么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在尧那个时代，天下还未太平，洪水成灾，四处泛滥；草木无限制生长，禽兽大量繁殖，谷物没有收成，飞禽走兽危害人类，到处都是它们的踪迹。尧为此而非常担忧，选拔舜出来全面治理。舜派益掌管用火，益使用烈火焚烧山野沼泽的草木，飞禽走兽于是四散而逃。大禹疏通九条河道，治理济水、源水，引流入海；挖掘汝水、汉水，疏通淮水、泗水，引流进入长江。这样中国才可以进行农业耕种。当时，禹八年在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前都不进去，即便他想亲自种地，行吗？”

“后稷教老百姓耕种收获，栽培五谷，五谷成熟了才能够养育百姓。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又为此而担忧，派契做司徒，用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常关系和道理来教育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尧说道：‘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开导他们，纠正他们，辅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创所，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品德。’圣人为老百姓考虑得如此之难，难道还有时间来亲自耕种吗？”

“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和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那些把耕种不好田地作为自己忧虑的，是农夫。把钱财分给别人叫做惠，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叫做忠，为天下发现人才叫做仁。所以把天下让给人容易，为天下发现人才却很难。孔子说：‘尧做天子真是伟大！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他的圣德无边无际，老百姓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美他！舜也是了不得的天子！虽然有了这样广阔的天下，自己却并不占有它！’尧和舜治理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只不过用在耕田种地上罢了。

“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一切来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没有听说过用边远落后地区的一切来改变中原的。陈良本来是楚国的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由南而北来到中原学习。北方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可以称得上是豪杰之士了。你们兄弟跟随他学习几十年，他一死，你们就背叛了他！以前孔子死的时候，门徒们都为他守孝三年，三年以后，大家才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临走的时候，都去向子贡行礼告别，相对而哭，泣不成声，然

后才离开。子贡又回到孔子的墓地重新筑屋，独自守墓三年，然后才离开。后来，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有点像孔子，便想用尊敬孔子的礼来尊敬他，他们希望曾子也同意。曾子说：“不可以。就像曾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夏天的太阳下曝晒过，洁白无暇。我们的老师是没有谁还能够相比的。”如今这个怪腔怪调的南方蛮干，说话诽谤先王的圣贤之道，你们却背叛自己的老师而向他学习，这和曾子的态度恰恰相反。我只听说过从幽暗的山沟飞出来迁往高大的树木的，从没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迁往幽暗的山沟的。《鲁颂》说：“攻击北方的戎狄，惩罚南方的荆舒。”周公尚且要攻击楚国这样的南方蛮干，你们却去向他学习，这简直是越变越坏了啊。”

陈相说：“如果听从许先生的学说，市场价格就会统一，人人没有欺诈，就是打发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也不会被欺骗。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价格也就一样；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价格也就一样；五谷的多少一样，价格也就一样；鞋子的大小一样，价格也就一样。”

孟子说：“各种东西的质量和价格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甚至相差千倍万倍。您想让它们完全一样，只是搞乱天下罢了。一双粗糙的鞋子与一双精致的鞋子价格完全一样，人们难道会同意吗？听从许先生的学说，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读解】

这一章文字很长，内容却并不算太复杂。既可以把它看作是孟子对当时流行的农家学说的有力批驳，又可以把它看作是孟子对于社会分工问题的系统论述。

社会分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文明的表现。从理论上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社会分工又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原始社会中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原始社会末期，又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更进一步，随着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这种分工的出现，就必然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甚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言以蔽之，也就走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这种分工和矛盾对立的出现，从人类发展的总体上来看，是不可转移的必然趋势，但从局部的阶段性的角度来看，是充满了尖锐斗争，充满了暴力和邪恶。正是面对这种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许行的农家学说就是这些各种各样观点中的一种。他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都归咎于社会分工，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饷（音：xiang）格而治”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办法。他不仅从理论上这样认为，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率领弟子“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他的这种观点和做法怪异而新鲜，吸引了不少人，就连一向奉行儒家学说的陈相兄弟也从宋国赶来滕国，成为许行的门徒。陈相兄弟不仅背叛了师门，而且还公然去拜访孟子，宣扬自己新学到的农家学说。

孟子当然不会容忍陈相兄弟的行为，也不能不对许行的学说展开批驳。于是又使出了自己一贯擅长的推谬手法，一问一答，把许行及其门徒的做法推到了极其荒唐的程度，迫使陈相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孟子这才展开自己的正面论述。首先提出他那段著名的论断：“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然后再“言必称尧舜”，以尧舜等古代圣王的事迹来论证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最后，在驳倒了许行的观点和做法以后，孟子展开了对于陈相兄弟背叛师门，抛弃儒学的行为的鞭挞。

情况非常清楚，孟子所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论断是讲的社会分工问题。而且，《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已经说过：“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所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在孟子的时代早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他不过

是对这种现象加以概括，而在“或劳心，或劳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公式”而已。

由此，一方面确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孟子又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被批倒批臭。其实，我们在这里已经知道，孟子的原意倒不是论述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阴差阳错，这个毕生为“民”请命，呼吁当政者实施仁政的人倒成了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平心而论，关键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从局部的阶段性的角度看，许行的学说主张统治者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确也是有一定意义因而具有吸引力的。可是，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和全程来看，他的观点和做法就是非常荒唐而可笑的了，而且，越是进入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就越是近乎寓言般可笑了。我们今天有谁会想到要自己造一台电视机然后才来看，自己造一辆汽车然后才来开呢？那不被认为是疯子才怪。同理，从总体和全程的角度来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反动透顶的学说，而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现象概括。如果我们还历史背景以真实，从孟子说这话的具体情况来理解，也就是从社会分工问题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就现有文献来看。《汉书·艺文志》虽曾著录《神农》二十篇，但已经散失。所以真正要研究农家学派，《孟子》本章还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也是值得顺便一提的。

滕文公下

本篇以论立身处世的“出处”、气节等为主，很富有哲理性，当然也仍然离不开政治。全篇原文共10章，本书选8章。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原文】

陈代①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②’，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③，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⑤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⑥。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⑦使王良⑧与嬖奚⑨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⑩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⑪，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⑫，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⑬。’我不贯⑭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⑮；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被，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的学生。②枉：屈。寻：八尺为一寻。③田：打猎。④招虞人以旌：虞人，守猎场的小官。古代君王有所召唤，一定要有相应的标志，旌旗是召唤大夫的，弓是召唤士的，若是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所以这个虞人不理睬齐景公用旗旗的召唤。《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载过这一件事，孔子并对这个虞人有所称赞，所以下文孟子说到“孔子奚取焉”。⑤不忘：不忘本来是常常想到的意思，虽然常常想到自己“在沟壑”和“丧其元”的结局，但并不因此而贪生怕死。所以，这里的“不忘”也可以直接理解为“不怕”。⑥元：首，脑袋。⑦赵简子：名鞅，晋国大夫。⑧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⑨嬖奚：一个名叫奚的受宠的小臣。⑩反命：复命。反同“返”。⑪范我驰：驱马奔驰。

驱：使我的 驱驰规范。“范”在这里作动词，使……规范。(12) 诡遇：不按规范驾车。(13)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引自《诗经·小雅·车攻》。意为按规范驾车，箭放出就能射中目标。(14) 贯：同“惯”，习惯。(15) 比：合作。

【译文】

陈代说：“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 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 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 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罢。”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族旗召唤猎场的管理员，那管 理员因为他召唤的方式不对而不予理睬。齐景公想杀了他，他却 一点也不怕。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 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猎场管理员哪一点可取 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 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 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 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 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于吗？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所宠爱 的小臣名叫奚的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那奚 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 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您驾一次车。’ 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又向赵 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 ‘我让 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 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 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却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 ‘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就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 驾车，请您让我辞去这个差事。’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 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于。如果我现在却 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 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读解】

陈代为孟子所出的是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枉尺而直寻”，先 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有朝一日实现抱负，伸展开来， 就可以有八尺长了。

陈代所说的，其实正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法。先顺着 诸侯们的口味来，然后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穿了，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所以，孟子坚决不同意，而 以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

同时以齐景公时的猎场管理员和赵简子时的优秀驾驶员王良为范 例，说明了君子在立身处世上不能苟且，不能搞机会主义的道理。最后指出，机会主义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因为，“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把自己弄得弯曲起来，扭曲了人格，怎么还可能 去让别人正直呢？这就又回到他的前辈孔子的说法去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论语·子路》）自己不能够正直，怎么可能去让别人正直 呢？

内容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孟子的出发点是反对 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 但在立身处世的出处方面，却是非常认真而不可苟且的。因为，对 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而影响了他们的学说为当世所 用，使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大行其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许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使他们的学说在身后流传下 去，历千年而不衰，使他们本身也成为圣人、亚圣人。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愈益精细，职业的愈益分 化，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似乎已不那么突出了。但面临择业， 面临进退，面临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和所谓“双向选择”，是否还 是有必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出处”问题呢？

妾妇之道与大丈夫之道

【原文】

景春①曰：“公孙衍②、张仪③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④”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5）；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①景春：人名，纵横家的信徒。②公孙衍：人名，即魏国人犀首，著名的说客。③张仪：魏国人，与苏秦同为纵横家的主要代表。致力于游以路横去服从秦国，与苏秦“合纵”相对。④熄：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⑤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古代男子到二十岁叫做成年，行加冠礼，父亲开导他。（6）广居、正位、大道：朱熹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读解】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因此，不过是小人、女人，奉行的是“妾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简言之，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

可见，“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

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怎么办呢？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样做到？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

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直到今天，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似乎仍然可以听到他那金声玉振的声音。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

【原文】

彭更①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②于诸侯，不以泰（3）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章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④，以羨⑤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輿（6）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7）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輿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輿，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8），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①彭更：人名，孟子的学生。②传食：指住在诸侯的驿舍（宾馆）里接受饮食。传，驿舍，相当于今天的宾馆。③泰：同“太”，过分。（4）通功易事：交流成果，交换物资。⑤羨：余，多余。（6）梓匠轮輿：梓人、匠人批木工；轮人、輿人指制造车轮和车箱的工人。（7）待：同“持”，扶持。（8）墁（man）：本义为粉刷墙壁的工具，这里指新粉刷过的墙壁。

【译文】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得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成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功绩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说：“论动机。”

孟子说：“比如这里有一个，把屋瓦打碎，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

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功绩的了。”

【读解】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入问题，新闻媒介时有披露，其症结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问题倒是在于，谁来认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回到孟子的说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如利思义”（《论语·宪问》或“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见《公孙丑下》4·3）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就是“如其道”，“无道”就是“非其道”。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实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无论你是共。办了错事，还是做好事的“动机不纯”，都是反对的。

只不过，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①曰：“子欲子之王之^②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③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④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注释】

①戴不胜：人名，宋国大臣。②之：动词，向，往，到。③咻（xiu）：喧哗干扰。④庄岳：齐国的街里名。庄，街名；岳，里名。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希望你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白告诉你吧。比如说有一位楚国的大

夫，希望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是找齐 国的人来教他好呢？还是找楚国的人来教他好？”戴不胜说：“找 齐国人来教他好。”

孟子说：“如果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他周围 观楚国话来干扰他，即使你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国话，那也 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把他带到齐国去，住在齐国的某个街市 比方说名叫庄岳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几年，那么，即使你每天鞭 打他，要求他说楚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了。你说薛居州是个好 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 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 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 和样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宋 王怎么样呢？”

【读解】

孟子的本意还是在政治方面，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 道理说明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重要性，从而说明当政治国的国 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 以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 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 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所说“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 邻 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 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是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 有切身体会的了，所以说得非常在理而又举例生动形象。

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在他的政治的意图上，而且还在他所举 的例子。这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外语的问题了。原以为学习外语 是在“出国大串连”的时代才时髦的，却没想到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孟子就有这方面的论述了。而且，不管孟子所举的例子是真实 的还是假设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却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达官 贵人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外国语”。（我们当然知道，所谓“外 国”是指当时的概念而言，实际上是汉语的方言。）

我们这里研究而加以肯定的是他所强调的语言环境问题。诚 如孟子在本章中所论，语言口耳之学，语言环境至关重要。这是 凡有过学习外语经历的人都深有体会的。孟子的分析具体而生动， 读来很有亲切感。我们真该把他的这一段论述收入学习外语方面 的入门教材中去。

不由其道，钻穴之徒

【原文】

曰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②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 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①本段系节选孟子与魏国人周霄的对话。“曰”指“孟子曰”。②媒 妁（Shuo）：媒人，介绍婚姻的人。

【译文】

孟子说：“男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他找一个好的妻室， 女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好找一个好的婆家。父母这样的心情，人人都有。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安排，媒人的介绍，就 自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甚至翻墙过壁支私会，那就要受到父母 和社会上其他的人鄙视。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是不想做官，只 不过厌恶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与 男女之间钻洞扒缝的行为是一样的”

【读解】

孟子以男女苟合偷情为喻，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了的人，实际上还是在谴责靠游说君王起家的纵横术士们。

根据孟子的观点，想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是非常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又恶不由其道”。说穿了，还是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其基本观点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一章是相同的，就是不能靠不正当手段去争取做官，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

孟子关于男女偷情的比喻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不过，时代发到今天，恋爱婚姻一律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已被抛到了一边，少男少女们再也用不着钻洞扒缝，翻墙过壁，像张君瑞和崔莺莺那样“待月西厢下”了。那么，“钻穴隙之类”是不是也就合理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莫说是在政治上、官场上去“钻穴隙”，就是男女关系上的“不由其道而往”，也仍然会遭到“父母国人皆贱之”，总归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罢。

所以，还是光明磊落走正道，不要“钻穴隙之类”的好。

孟子的比喻始终是意味深长的。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

【原文】

公孙五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①逾垣而辟②之，泄柳闭门而不内③，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④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⑤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6）。’子路（7）：‘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注释】

①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晋国人，清高而不屑为官。魏文侯去拜访他，他却翻墙逃走不见。②辟：同“避”。③泄柳：人名，鲁穆公时人。办同“纳”。（4）阳货欲见孔子：事见《论语·阳货》（17·1）。“见”在这里作使动用法，是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的意思。⑤瞰：窥视。（6）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胁肩，耸起肩头，故作恭敬的样子。胁肩谄笑形容逢迎谄媚的丑态。畦：本指菜地间划分的行列，这里作动词用，指在菜地里劳动。

【译文】

公孙王问道：“不主动去拜见诸侯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在古代，一个人如果不是诸侯的臣属便不去拜见。段干木跳墙躲避魏文侯，泄柳闭门不接待鲁穆公，这些都做得过分了。迫不得已时，见还是应该见的。从前阳货想要孔子去拜见他，又厌恶别人说他不懂礼仪。大夫如果对士人有所赏赐，士人没有在家亲自接受的话，就得上大夫家去拜谢。于是，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给孔子送去一只蒸乳猪。孔子也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前去拜谢。当时，要是阳货真心诚意地先去看孔子，孔子难道不去拜见他吗？曾子说：‘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 的笑脸，这真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啊！’子路说：‘分明不愿意和那人谈话，却要勉强去谈，脸上还做出羞惭的样子，这种人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从这里看来，君子是怎样修养自己的，就可以知道了。”

【读解】

这里一方面是对《论语·阳货》所记“阳货欲见孔子”（17·1）一章的补充说明；另一方面又是对孔子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的进一步发挥。

所谓“胁肩谄笑”，就是“巧言令色”。包括子路所不理解的那种“未同而言，观其色

赧赧然”都是类似的行径。说穿了，就是两个字——虚伪！

说到虚伪，那可就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了。一方面，它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世上几乎找不到什么人不深恶痛绝，把它作为人类的恶行败德而加以口诛笔伐。也就是说，似乎是一个勿需讨论的问题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分明感觉到自己随时随地都生活在虚伪的包围之中，世上几乎就找不到什么没有虚伪存在的净土。所以，这似乎又是一个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二律背反使“虚伪”突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仅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且个圣贤们也困惑不已，所以有反复论述。（仅仅关于“巧言令色”的论述，在《论语》中就有三次，分别见于《学而》、《公冶长》、《阳货》三篇。）

至于孟子在这里为什么又说到这个话题，则是从“谄媚”引起的。因为学生公孙丑提到为什么不主动去拜见诸侯的问题，孟子在回答时说到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像段干木、泄柳那样，过于清高，过于孤芳自赏，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儒者凡事反对走极端，而主张中正平和、恰如其分。另一方面就说到谄媚的问题了。虽然他这里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揣测到，他所指的“胁肩谄笑”之徒，正是那些逢迎、巴结各国诸侯的纵横术士们。而这些人，因为是他反复鞭挞的对象，这里也就没有明说了。

从谄媚到虚伪，或者换句话说，谄媚本身也就是虚伪。有人说：“虚伪及欺诈产生各种罪恶。”有人说得更为干脆：“虚伪乃罪恶之源！”

问题还是在于，认识到这些以后，我们又拿什么来与之较量，怎样来清除这人类的“罪恶之源”呢？

这恐怕就不是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甚而至于“毕其功于一代”的事了吧。

偷鸡贼的逻辑

【原文】

戴盈之^①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②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③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注释】

①戴盈之：人名，宋国大夫。②兹：年。③攘：偷。

【译文】

戴盈之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市场的征税，今年内还办不到，请让我们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彻底实行，怎么样？”

孟子说：“现在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家的一只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他便说：‘请让我先减少一些，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彻底洗手不干。’——如果知道这种行为不合于道义，就应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读解】

好一条偷鸡贼的逻辑！

好一则偷鸡贼的寓言！这条偷鸡贼的逻辑就是改错分步，明明认识到不对，但就是不愿意彻底改正，而以数量减少来遮掩性质不改的问题。

这则偷鸡贼的寓言生动幽默，看似荒唐可笑，实际上是人心写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戒烟、戒赌、戒毒，还是“反腐倡廉”中披露出来的一些案子，其当事人不是多少都有一点这个偷鸡贼的心态和逻辑吗？

改恶从善，痛改前非。好一个“痛”字了得！

廉洁与酸腐

【原文】

匡章^①曰：“陈仲子^②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③，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④，匍匐往，将食之^⑤，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⑥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⑦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垆^⑧，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⑨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顙^⑩：‘恶用是轻轻^⑪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轻轻之肉也！’出而哇^⑫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及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①匡章：齐国名将，其言行见于《战国策·齐策、燕策》和《吕氏春秋·不屈、爱类》。
②陈仲子：齐国人，又称田仲、陈仲、於（Wu）陵仲子等。
③於陵：地名，在今山东长山县南，距临淄约二百里。
④螬（Cao）：即蛴螬，俗称“地蚕”、“大蚕”，是金龟子的幼虫。
⑤将：拿、取。
⑥巨擘（bo）：大拇指，引申为在某一方面杰出的人或事物。
⑦盗跖：所说是春秋时有名的大盗，柳下惠的兄弟。
⑧辟垆（lu）：绩麻练麻。绩麻为辟，练麻为垆。
⑨盖（ge）：地名，是陈戴的封邑。
⑩频顙（cu）：即颦蹙，不愉快的样子。
⑪轻轻（yi）：鹅叫声。
⑫哇：吐。

【译文】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廉洁的人吗？住在於陵这个地方，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没有了听觉，眼睛没有了视觉。井上有个李子，金龟子的幼虫已经吃掉了一大半，他爬过去，拿过来吃，吞了三口，耳朵才恢复了听觉，眼睛才恢复了视觉。”

孟子说：“在齐国人中间，我一定把仲子看成大拇指。但是，他么能叫做廉洁？要推广仲子的操守，那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能办到。蚯蚓，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面下喝泉水。可仲子所住的房屋，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建筑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建筑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种植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植的呢？这个还是不知道的。”

匡章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草鞋，他妻子绩麻练麻，用这些去交换其它生活用品。”

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宗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的俸禄便有几万石之多。可他却认为他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而不去吃，认为他哥哥的住房是不义之产而不去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这个地方。有一天他回家里去，正好看到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呢？’过了几天，他母亲把那只鹅杀了给他吃，他的哥哥恰好从外面回来，看见后便说：‘你吃的正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啊！’他连忙跑出门去，‘哇’地一声便呕吐了出来。母亲的食物不吃，却吃妻子的；哥哥的房屋不住，却住在於陵，这能够算是推广他的廉洁的操守吗？像他那样做，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够办到。”

【读解】

这一章可以当作讽刺文学来读。

陈仲子是齐国著名的“廉士”，可孟子却认为他的作为并不能算是廉洁，尤其是不能提

倡、推广他的这种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做得太过分了，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孟子尖刻地讽刺说，要做到他那样，除非把人先变成蚯蚓，只吃泥土，喝地下水，这才能够做到彻底“廉洁”。而真正要用这种“廉”的标准来衡量，就是陈仲子本人也没有能够做到。比如说，他住的房屋，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建筑起来的哩；他所吃的粮食，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种植出来的哩。何况，他离开母亲，不吃母亲的食物，但却还是要吃妻子的食物；他避开哥哥，不住哥哥的房屋，但却还是要住在陵这个地方来住房屋。这些行为，难道能够说是彻底“廉洁”吗？不是！说到头，只能算是一种沽名钓誉，一种酸腐，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假”，一种虚伪。而用朱熹引范氏的话来说，就更为严重：“仲子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孟子集注》）

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也的确有一个对廉洁的认定问题。廉洁并不是谈钱色变，拿得越少越好；也并不是生活越俭朴越好，人越清贫穷酸越好。其实，按照孔子、孟子的看法，廉洁就是“见得思义”（孔子），就是“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所谓“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廉洁做过了头，“当受不受”，比如说你该领的工资不领，该拿的奖金不拿，那就不是廉洁，而是酸腐，是“虚伪”，是沽名钓誉了。

所以，廉洁与酸腐的界限还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经济问题时常引起人们困惑的时代。

最后回到讽刺的问题上来说几句。除了以蚯蚓为喻辛辣讽刺外，孟子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臂焉。”这里的讽刺更是不露声色，一箭双雕。一方面以“巨臂”讽刺陈仲子，另一方面却由于陈仲子之所以可以称为“巨臂”，是因为“于齐国之士”，也就是说，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已经算是齐国人中最好的了，那其他的齐国人真不知有多酸腐，多糟糕呢！此外，就是开始一段匡章之口对陈仲子的描述，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而关于陈仲子吃“舐舐之肉”一事的整个描写，简直就可以直接放进《儒林外史》的篇章里面去。

离娄上

本篇开始出现短章，长篇大论减少。内容涉及政治和为人处事的各个方面，以论“仁”的为最多。全篇原文共 28 章，本书选 14 章。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原文】

孟子曰：“离娄①之明、公输子②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③之聪，不以六律④，不能正五音⑤；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⑥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⑦。’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⑧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⑨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注释】

①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②公输子：即公输班（“班”也被写成“般”、“盘”），鲁国人，所以又叫 鲁班，古代著名的巧匠。约生活于鲁定公或者哀公的时代，年岁比孔子小，比 墨子大。事迹见于（《礼记·檀弓》、《战国策》、《墨子》等书。③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古代极有名的音乐家。事迹见于《左传》、《礼记》、《国语》等。④六律：中国古代将音律分为阴吕、阳律两部分，各有六种音，六律即阳律的六音，分别是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⑤五音：中国古代音阶名称，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中的 1、2、3、5、6 这五音。⑥闻：名声。⑦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引自《诗经·大雅·假乐》。愆（qian），过失；率，遵循。⑧揆（kui）：度量。⑨天之方蹶，无然泄泄（yi）：引自《诗经·大雅·板》。蹶，动；泄泄，多言，话多。⑩非：诋毁。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 旷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 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好办法能够自己实行起来。《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山沟沼泽；如果执政不凭借前代圣王的办法，能够说是明智吗？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慈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恶行败德传播给老百姓。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人没有法规制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如此下去，国家还能生存就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这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资不富裕，这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降骚乱，不要多嘴又多言。’多嘴多言就是拖沓罗嗦。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行为进退不讲礼仪，说话便诋毁前代圣王之道，这就是拖沓罗嗦。所以说，用高标准来要求君王就叫做‘恭’，向君王出好主意而堵塞坏主意就叫做‘敬’，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贼’。”

【读解】

还是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的鼓吹与呐喊。具体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才。

“法先王”是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相反，“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来之有也。”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法先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想的继承。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依据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

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不是什么新思想，而近乎老生常谈了。倒是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

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据有人统计说，当前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法规出台。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但大家对“规矩”的重视，全民普法教育的进行，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说起来，所有这些，不都是在“以规矩”而“成方圆”吗？

仁得天下，不仁则失

【原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①；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②酒。”

【注释】

①宗庙：这里指采邑（封地），因为卿大夫先有采邑然后才有宗庙。③强：勉强。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获得天下是由于仁，失去天下是由于不仁。诸侯国家的兴衰存亡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天子不仁，不能够保有天下；诸侯不仁，不能够保住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够保住祖庙；士人和平民百姓不仁，不能够保全身家性命。现在的人既害怕死亡却又乐于做不仁义的事，这就好像既害怕醉却又偏偏要拼命喝酒一样。”

【读解】

依然是对“仁”的呼唤。

道理一说就清楚，勿需多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孟子雄辩的句式：

“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现在的人既害怕死亡却又乐于做不仁义的事，这就好像既害怕醉却又偏偏要用喝酒一样。

“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公孙丑上》3·4）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却又居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离娄上》）7·7）现在的人既想无敌于天下却又不行仁道。这就好像既热得受不了却又不愿意洗澡一样。

这一类相同的句式，指出生活中的悖逆现象，以此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往往如以掌去背，令人幡然猛醒，尤其具有启迪意义。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用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读解】

我们在《公孙丑上》里已听孟子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意思都是一样的。从个人品质说，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从治理国家政治说，是正己以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儒家政治，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当然，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的确是太少了，所以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人有恒言，天下国家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句口头语，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个人。”

【读解】

我们今天常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

似乎与孟子所说的路数恰恰相反。

关键是出发点不同。

我们今天面对利益，要求奉献，所以强调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

儒者则是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要求修身为本，所以是先己后人，推己及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

可见，路数虽反，道理却是相通：都是要求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这才是最根本的。

水清濯纓，水浊濯足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①，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②之水清兮，可以濯③我纓④；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纓，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注解】

①菑：同“灾”。②沧浪：前人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水名（汉水支流），或认为是地名（湖北均县北），或认为是指水的颜色（青苍色）。各种意思都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③濯（Zhuo）：洗。④纓：系帽子的丝带。⑤《太甲》曰：《公孙丑上》（3·4）已引过这句话，可参见。

【译文】

孟子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和他商议吗？他们对别人的危险心安理得，从别人的灾难中牟利，把导致家破国亡的事当作乐趣。不仁的人如果可以和他商议，那怎么会有国亡家破的事发生呢？从前有个小孩子唱道：‘沧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纓；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了说：‘弟子们听好了啊！水清就用来洗帽纓，水浊就用来洗双

脚，这都是因为水自己造成的。’ 所以，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一个家庭总是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一个国家总是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尚书·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读解】

水的用途有贵有贱（“濯缨”与“濯足”），是因为水有清有浊成的，人的有贵有贱，有尊有卑又何尝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呢？

不仅个人如此，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莫不如此。

人因为不自尊，他人才敢轻视；家由于不和睦，“第三者”才有插足的缝隙；国家动乱，祸起萧墙之内，敌国才趁机入侵。所有这些，都有太多的例证可以证实。我们今天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其实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应自尊，家应自睦，国应自强。祸福贵贱都由自取。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原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①。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②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③者，鹯④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亡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⑤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6）。’此之谓也。”

【注解】

①尔也：如此罢了。②圯：同“旷”，旷野。③爵：同“雀”。④鹯（zhan）：一种像鸢鹰的猛禽。⑤艾：即陈艾，常用于灸病，存放时间越久，疗效越好。（6）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引自《诗经·大雅·桑柔》。淑，善，好；载，句首语助词，无义；胥，相；及，与；溺，落水。

【译文】

孟子说：“桀和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之所以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获得天下有办法：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便可以获得天下；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有办法：获得民心，便可以获得老百姓的支持；获得民心也有办法：他们所希望的，就满足他们，他们所厌恶的，就不强加在他们身上。如此罢了。老百姓归服仁德，就像水往低处流，兽向旷野跑一样。所以，替深池把鱼赶来的是吃鱼的水獭；替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吃鸟雀的鹯；替商汤王、周武王把老百姓赶来的是残害老百姓的夏桀和殷纣王。当今之世，如果有哪位诸侯喜好仁德，那么，其他诸侯都会替他吧老百姓赶来。就是他不想统一天下，也会身不由己了。现在那些希望统一天下的人，就像害了七年的病需要用三年以上的陈艾来治疗一样，如果平常不栽培积蓄，终身都得不到。同样的道理，如果平常不立志行仁，终身都会忧患受辱，一直到陷入死亡的深渊。《诗经》说：‘那如何做得好，不过是相率落水罢了。’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读解】

一个是民心问题，一个是仁政问题。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民心问题反映的是民本主义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当然，还没有上升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的高度。

仁政得民心，不仁则失民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坏人在无意中帮助了好人，恶成

了促进历史前进的动力。这里面所蕴含的，正是善与恶的历史辩证法。

小而言之，就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商家与商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现象。比如说人才“跳槽”，往往是由于原单位的领导人失去了人才的信赖之心而发生，这等于是这个单位的领导人主动把自己的人才驱赶到另外的单位去。又比如说商家竞争，如果哪一个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品，抬高物价，服务态度又恶劣的话，等于是把顾客驱赶到别的商家去，无意之中帮了自己竞争对手的忙。这里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地做了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如此说来，倒是有必要反省反省，看看我们自己是否做了那“为渊驱鱼”的水獭或是“为丛驱雀”的鹞鹰。当然是但愿没有的好了。

自暴自弃，岂不哀哉

【原文】

孟子曰：“自暴^①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②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注解】

①暴：损害，糟蹋。②非：诋毁。

【译文】

孟子说：“自己糟蹋自己的人，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自己抛弃自己的人，和他没有什么好做的。出言使低毁礼义，叫做自己糟蹋自己。自认为不能居仁心，行正义，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把最安适的住宅空起来不去住，把最正确的大道舍弃在一边不去走，这可真是悲哀啊！”

【读解】

在孟子这里，自暴自弃指自己不愿意居仁心，行正义，而且还出言说毁礼义的行为。稍加引申，也就是自己不愿意学好人做好事而自卑自贱，自甘落后，甚至自甘堕落。这就是成语“自暴自弃”的意思，只不过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成语时，多半指那些遍受挫折后不能重新振作的人罢了。

从孟子宣传推广仁义道德的本意来看，他的这一段文字是非常优美而具有吸引力的。我们今天动辄就说寻找“精神家园”，而孟子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仁，人之安宅也。”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精神家园，你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今天动辄就劝人走光明大道，而孟子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义，人之正路也。”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你为什么还不去走呢？所以，孟子非常动感情地说：“旷安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孟子这一段劝人不要自暴自弃的文字，真应该在劳改农场、少管所、自新学校的大墙上广为书写啊！

不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原文】

孟子曰：“道在迩^①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②，而天下平。”

【注解】

①迩：近。②亲其亲，长其长：前一个“亲”和“长”作动词，后一个“亲”和“长”作名词，宾语。

【译文】

孟子说：“本来很近的路，却偏偏要跑老远去求；本来很容易的事，却偏偏要往难处去做：其实，只要人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读解】

“道在迩而求诸远”是舍近求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是舍易求难。在孟子看来，无论是舍近求远还是舍易求难都没有必要，都是糊涂。相反，只要人人都从自己身边做起，从平易事努力，比如说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也就会太平了。

孟子这几句话说得平易朴实，但其中却蕴含着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另一方面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归结起来，就是“亲亲而仁民”，再进一步说，也就是《大学》所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平天下”阶梯了。

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轻忽了孟子这几句看似简单的话。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人从自己身边做起，从平凡小事做起，也正是我们所应提倡的精神。比如说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说爱护清洁卫生，比如说为“希望工程”作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不都是都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吗？

凡事不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这起码是我们都会认同的生活哲理罢。

真诚是立身之本

【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亲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译文】

孟子说：“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侍奉父母，不能够使父母高兴，就不能够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高兴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够使父母高兴；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够使自己真诚。所以，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极端真诚而不能够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能够感动人的。”

【读解】

这一章除了最后两句外，几乎与《中庸》第二十章里面的一段文字完全相同。这说明《中庸》与“思孟学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朱熹认为，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又受教于子思，所以，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中庸》取于《孟子》，而不是相反。

与《中庸》完全相同的内容还是强调“诚”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中庸》里有若干章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而《大学》所提出的人生进修阶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级也是“诚意”的问题。由此可见，“诚”的确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以这里与《中庸》相同的文字来看，由“明善”到“诚身”；由“诚身”到“悦亲”；由“悦亲”到“信于友”；由“信于友”到“获于上”，直到“民不可得而治也”的反面，那就应该是“民可得而治矣”。实际上也就是《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序列，所以朱熹说这段文字“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孟子集注》卷七）一句话归结起来，在儒家的学说里，真诚的确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孟子最后说，“至诚而不动者，来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意思了罢。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原文】

孟子曰：“存①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②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③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④哉？”

【注释】

①存：察。②瞭：明。③眊（mao）：不明，蒙眊。④廋（sou）：藏匿。

【译文】

孟子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心中光明正大，眼睛就明亮；心中不光明正大，眼睛就昏暗不明，躲躲闪闪。所以，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睛，他的善恶真伪能往哪里隐藏呢？”

【读解】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句名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从人物画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看到，早于他一千多年，中国的孟子就已经从识人的角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

日莲宗的《妙法尼》也说过：“巨人也好，侏儒也罢，其志气乃表现在一尺的脸上；一尺脸上的志气，则尽收在一寸的眼睛中。”

所以，与其察言观色，不如观察他的眼睛。

现代美容术已经使人的眼眶、眼角、眼梢、眼皮甚至眼睫毛都成了它的试验场地，但是，仍有一点是它无能为力的，那就是眼神。

眼神是无法加以化妆或掩饰的，任你如何高明的一位超级美容大师。

观察眼神，洞若观火。

别听他说得口若悬河，天花乱坠，你要看着他的眼睛。

嫂溺，援之以手

【原文】

淳于髡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②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注释】

①淳于髡（kun）：齐国著名辩士，曾在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的朝廷做官。事迹见于《战国策·齐策》、《史记·孟荀列传》、《史记·滑稽列传》等。②权：本指秤锤，衡量轻重。引申为衡量轻重而变通处理，即变通之意。

【译文】

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的。”

淳于髡又问：“那么，假如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这是通权达变。”

淳于髡说：“现在整个天下都掉在水里了，先生不去救援，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整个天下掉在水里了，要用‘道’去救援；嫂嫂掉在水里，用手去拉就可以了——您难道要我用手去救援天下吗？”

【读解】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古代礼制中一条微妙的牵涉性心理问题的规定。由于有这一条规定，当“嫂溺”的时候是否“援之以手”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想来弗洛伊德博士不一定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恐怕也没有读到过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对话，不然的话，倒正好可以作為一份性心理分析的材料了。

我们既不是博士的学生，当然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方面分析，只好从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精采对白方面来欣赏了。孟子虽是亚圣，但这淳于髡先生也非常了得，人虽矮小，其貌不扬，但太史公在《史记》里称他“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是当时齐国准外交部长级的人物，幽默诙谐的国际名士。且看他问孟子的问题，出语不凡，神出鬼没而又直钉本质。稍有反应不过来，不弄得你尴尬无措，“顾左右而言他”才怪。

但亚圣毕竟是圣人级的高手，群才无碍。只需略施机锋转语，以“权”释“礼”，便出人意表又合于情理地回答了对手的诘难，令人不得不服。

通权达变，智者风范。

而我们在前面的若干篇章中已经知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重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通权达变精神。

毁誉不必太在意

【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①之誉，有求全之毁。”

【注释】

①虞：预料。

【译文】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誉，也有过分苛求的诋毁。”

【读解】

所以要“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菜根谭》）因为毁誉管本身就不一定客观准确，有时甚至还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何必因他人对自己赞誉或低毁而乱了自己的心性呢？

当然，说是这么说，能够完全无动于衷，超脱于毁誉之外，真正“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一般人总是听到别人的赞誉就高兴，听到别人的低毁就生气。人之常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至少不必太在意，还是我们应该抱有的态度罢。

好为人师的毛病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译文】

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读解】

一语道破古今文人通病。

问题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有什么不好呢？孔圣人不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吗？不是“诲人不倦”吗？我们今天不也大张旗鼓地欢迎大家都去充实教师队伍，欢迎大家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症结在于“好”为人师。

而到底有没有“病”却在于是否“能”为人师。

所以“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真正胸有雄兵百万的人并不急于露才扬己，倒是那些年瓶子醋自以为了不起，动辄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出言就是教训别人，一副教师爷的派头。其结果是误人子弟，令人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好为人师的人还往往自满自足，不思深造精进，结果是不但害人，也害自己。

毛病就在于“好”为人师而“不能”。所以，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为人师表者并不在此列。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区分的。不然的话，谁还敢去加入教师的队伍，去做那“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原文】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译文】

孟子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后代的罪过为最大。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就是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但实际上和禀告了一样。”

【读解】

这倒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大舜不是成了婚姻自主的先驱者了吗？

三种不孝不又到底是哪三种呢？

赵岐《孟子注》补充说：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

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

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最大的不孝了。

当今社会，独身主义流行，那“大不孝”的“无后”之人恐怕正满街走，而且走得潇洒欢实着哩。

儒家这种“无后”为“大不孝”的思想是不是太陈腐落后而应该被批倒批臭了呢？

问题倒没有这样简单。从人类绵延发展需要人口再生产的角度和“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情态来看，“无后”似乎并非没有罪过。不然的话，“断子绝孙”怎么会成为人们最刻毒的诅咒呢？

想想看，如果人人都抱独身主义，人人“无后”，用不了百年，人类何在呢？

不可想象啊！

离娄下

本篇仍然是短章居多，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教育和个人立身处世等诸多方面。全篇原文共 33 章，本书选 18 章。

小恩小惠，不知为政

【原文】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②济人于溱洧^③。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④，徒杠^⑤成；十二月，舆梁^⑥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⑦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①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宰相。②乘舆：指子产乘坐的车子。③溱（zhēn）洧（wěi）：两条河水的名称，会合于河南 密县。④十一月：周历十一月为夏历九月，下文十二月为夏历十月。⑤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小桥。⑥舆梁：能通车马的大桥。⑦辟：开辟，即开道的意思。

【译文】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时，曾经用自己乘的车去帮助人们渡过 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说：“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懂得从政。如果他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过车马的桥，老百姓就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在上位的人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就是出门 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够去帮助百姓一个一个地渡河呢？如果 执政的人要去讨得每个人的欢心，那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读解】

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三国志》）裴注引 华阳国志》说的正是孟子的意思。

子产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去帮助老百姓过河，这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属于爱人民的美德，因此传为美谈。但孟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子产，则认为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治末而没有能够治本，于事无补。与其你这样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老百姓过河，倒不如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把桥修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使他们再也没有过河的烦恼。

也就是说，政治家治国平天下，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小恩小惠去取悦于人，更不应以此来沽名钓誉。

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君臣之道，恩义为报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①，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②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注释】

①为旧君有服：指离职的臣子为原先的君主服孝。②极：穷困，这里作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其处境极端困难。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也应为过去的君主展孝。君主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为他服孝呢？”

孟子说：“臣下有劝谏，君主接受；臣下有建议，君主听从。政治上的恩惠下达到老百

姓。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打发人送他出国境，并派人先到臣下要去的地方作一番安排布置，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做了，臣下就会为他服孝。如今做臣下的，劝谏，君王不接受；建议，君王不听从。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老百姓身上。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把他捆绑起来，还想方设法使他到所去的地方穷困万分，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种情况叫做仇敌。君臣之间像仇敌一样，还有什么孝可服呢？”

【读解】

所谓投桃报李，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贤明的君主总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待臣下如手足，臣下必把君主当腹心，以死相报。比如说刘皇叔用关羽、张飞、诸葛亮，至今传为美谈。

其实，何止君王用臣下如此，现代的用人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互相尊重，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

不然的话，反目成仇，两败俱伤，也就君不君，臣不臣；领导不领导，被领导不被领导了。

那又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不会做领导人罢。

中养不中，才养不才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①，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②。”

【注释】

①中：指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代指品德好的人。养：培养、熏陶、教育。②其间不能以才：省略了“以寸量”的“量”字。

【译文】

孟子说：“品德修养好的人教育熏陶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乐于有好的父亲和兄长。如果品德修养好的人抛弃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之间的差别，也就相近得不能用寸来计量了。”

【读解】

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情。”（《三字经》）贤者为师，团结大家一道进步；能者为师，帮助大家共同提高。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有教育熏陶他人的义务。否则，所谓的“好人”又好在哪儿呢？模拟西方圣哲的话来说：“人啊，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要互爱，不要抛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不管！”

所以我们要搞“希望工程”，要搞“心连心”、“手拉手”的活动。

有所不为，而后有为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读解】

人生苦短，世事茫茫。能成大事者，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如果事无巨细，事必躬

亲，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不做，然后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正是孟子这里的意思。总起来说，儒家所说的“不为”是为了“有为”，只不过是有所选择而为，与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不是一家人。

言人不善，如后患何？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说人家的坏话，招来后患如何是？”

【读解】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的劣根性的确如此。不过，如果有人专以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为乐趣，嗜痂成癖，那么个个专用名词赏给他（她）了，叫做——长舌妇！孔子曾经说过：“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我们曾给这种道听途说者送了一个称号，叫做“小广播”。与小广播相比，长舌妇如何？小广播不一定是长舌妇，但长舌妇八九不离十是小广播一个。小广播免费直销消息，义务广告，以先听为快，以消息灵通为荣。无聊！长舌妇东家长、西家短，以窥人隐私为快，以暗箭伤人为乐。可恶！小广播愚，长舌妇恶。如果说，对小广播，我们要告之以“且住，且往！”那么，对长舌妇，就应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读解】

在《论语·子路》里，孔子与子贡讨论士的标准时已经说过：“言必信，行必果，任然小人哉！”这是从反面来否定“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孟子这里则是从正面来告诉我们“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可见，孟子的学说在很多方面都的确是孔子一脉相承的。

关于“大信”与“小信”的问题，亦即“信”的通权达变问题，我们在《论语》的有关读解中已说得很多。这里只作简单重申，即，一方面，“信”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最典型的强调就是孔子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变通。用我们所说的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难道对你的敌人也要讲“信用”吗？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通权达变。通权达变的标准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惟义所在”。这是最基本的不能放弃的东西，也是指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掌握的原则。

有了原则，当然就要好办得多了。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①之心者也。”

【注释】

①赤子：婴儿。

【译文】

孟子说：“伟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

【读解】

老玩童么？

当然不是。

伟大的人胸怀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而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

宰相肚里之所以能撑船，是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利，一孔之见，而能够保全自然无伪的本色，永远以一种童心般的新奇和纯真面对这个世界，生机蓬勃，以至于无的不知，无所不能。这里面的关键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纯真，二是大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伟大的人物与童心的相通之处。

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章）

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二章）你看那众人应对攘往，好象赶赴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去登台眺望。只有我淡泊而无动于衷，就像那不知笑的婴儿一样。

老子的本意是宣扬归朴返真，淡泊宁静。不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与孟子这里的思想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归结起来说，真正伟大的人，倒不像我们一般小鸡肚肠的人那样想得复杂，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分童心，有时候表现出来，就像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①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②。故君子往其自得之也。”

【注释】

①资：积累。②原：同“源”。

【译文】

孟子说：“君子遵循一定的方法来加深造诣，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自己有所收获，就能够掌握牢固；掌握得牢固，就能够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总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

【读解】

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

自得就是自己真正有所收获，而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简言之，自得是内功，而不是招式。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招式是做够了的，但内功却一点也没有，所以，一旦过硬检验起来，就只有溜之大吉。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现代学者莫不以南郭先生为耻，而其行为类似南郭先生的却不在少数。他们或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有尖皮厚腹中空。”或是“拉大旗作虎皮”，以“名人’装点门面。其招式花样翻新，不一而足。要害都在于不求自得而求得之于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不怕自己没有才能，与孔子所说“不惑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的精神恰恰相反。

总而言之，还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欲其自得之’就是为己，反之则是为人。孔、孟论学问之道，用心良苦。你我读书人理应深省，以免误入歧途。

博学详说，将以返约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解说，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后返 回到简约去。”

【读解】

真理原本是至简至约的，一半是因为我们理解的需要，一半 是因为所谓“饱学之士”的炫耀门楣，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越 来越深奥了。

“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我们时常可 以听到的抱怨，或者说幽默。如果这抱怨发自一位勤勉的学生之 口，那老师恐怕真要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哩。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是要恨无地洞可钻的。比方说，“人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不说人人都明白，一说人人都糊涂。 所以，博学详说不是为了炫耀渊博，故作深刻，而是为了深 入浅出，出博返约。

教学如此，演说如此，舞文弄墨也莫不如此。

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博学详说归于简约。

博学评说是手段，归于简约才是目的。

以善养人，能服天下。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单凭善就想陵人心服，是不能使人心服的；要用 善去培养教育人，才能够使天下的人心服。天下的人不心服而想 统一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读解】

关键是“养人”。

服人服心，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是不可估量的。

作为教育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于教育的作用都非常重 视而身体力行。

因为，无论你有什么好的思想，多么好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一 言以蔽之，多么“善”。不通过“养人”——培养教育，怎么能够 让人们理解而化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呢？

就是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吗？

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原文】

徐子①曰：“仲尼亟②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③，不舍昼夜，盈科④而后进，放乎四海。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⑤。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⑥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⑦过情，君子耻之。”

【注释】

①徐子：孟子的学生徐辟。②亟：屡次。③混混：通“滚滚”， 水势盛大的样子。④科：

坎。⑤是之取尔；“取是尔”的倒装句，“取这个罢了。”（6）佺（kuai）：四间大沟渠。（7）声闻：名声，名誉。

【译文】

徐子说：“孔子曾多次赞叹水，说：‘水啊！水啊！’他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孟子说：“水从源泉里滚滚涌出，日夜不停地流着，把低洼之处一一填满，然后又继续向前，一直流向大海。它是如此水不枯竭，奔流不息。孔子所取的，就是它的这种特性啊。试想，如果水没有这种永不枯竭的本源，就会像那七八月间的暴雨一样，虽然也可以一下子灌满大小沟渠，但也会一下子就于酒枯竭。所以，声望名誉超过了实际情形，君子就会感到羞耻。”

【读解】

孟子一方面祖述仲尼之意，阐发水的特性；另一方面用水比拟人的道德品质，强调务本求实，反对一个人的名誉声望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符。要求大家像水一样，有永不枯竭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断进取，自强不息。

其实，我们在《韩诗外传》里发现了孔子自己对于为什么要“亟称于水”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

问题是由子贡提出的。子贡说：“君子看见大水总是要观察，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君子是用水来比拟人的道德啊！水到处给予而无私，这不是像很有德行吗？所到之处万物生长，这不是像很有仁爱吗？流向总是循着一定的道理，这不是像很有正义吗？浅处流淌，深处莫测高深，这不是像很有智慧吗？奔赴深渊大谷而毫无疑问惧，这不是像很有勇气吗？任何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这不是像很明察吗？遇到险恶地势也不避让，这不是像很容忍大度吗？脏东西进去，干干净净出来，这不是像很善于化育吗？水面永远是平的，这不是像很公正吗？不求一概满盈，这不是像很有节度吗？无论经过多少曲折，始终向东流，这不是像意志很坚毅吗？正因为水有这些特性，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一定要观察。”

这简直就是一首水的赞美诗啊！生动而深刻。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观水去呢？

人与禽兽的差别有多大？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①，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注释】

①几希：少，一点点。

【译文】

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一般人抛弃它，君子却保存它。舜明白一般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于是从仁义之路而行，而不是为行仁义而行仁义。”

【读解】

人与动物的差别何在？

在今天，这已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了。可孟子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至于那一点儿到底在什么，他在这里没有说。不过，我们在《滕文公上》里曾听他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可见，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教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和我们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基本吻合的，即，人的动物本能方面，亦即其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其精神文化方面，亦即其

社会属性是非动物性的，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一方面。既然如此，高尚的人当然就应该发展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方面。所以，孟子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一般人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只有品质高尚的人才注意保存和发展这一点。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那就是标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自然是“近于禽兽”了。当然，孟子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饱食、暖衣、逸居”，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苦行禁欲。而是认为应该像舜帝那样，“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从一般事物的道理和人类的常情出发行仁义之道，而不是为行仁义而行仁义，不顾人之常情。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孟子的主张，应该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有教”，既不排除人之常情，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都不可废弃。这一点，当然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基本观点的。

两可之间，最是为难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拿取，也可以不拿取的，拿取了有损廉洁；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给予了有损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死了有损勇敢。”

【读解】

与著名的“鱼与熊掌”二者必居其一选择不同，孟子在这里摆给我们的，是一种两可之间的选择，而且要为难得多。比如说，杀人越货还是遵纪守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难题，可是，吃回扣还是不吃？收红包还是不收？这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相当考人的难题了。

就孟子所举的情况来看，“取伤廉”是比较好理解的，可“与伤惠”和“死伤勇”却有些令人费解。揣摩起来，所谓“与伤惠”大概就是说，在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情况下，还是不给与的好。因为，“济人须济急时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的意思。不然的话，给予了反而有滥施恩惠的嫌疑，反而于真正的恩惠有所损伤。这就是“与伤惠”。至于说“死伤勇”，则是指我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有时候活下来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战胜困难和耻辱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了死，很可能给人以轻生的感觉，当然就是于勇气有所损伤的了。这就是“死伤勇”。

有人认为，孟子之所以举出“与伤惠”和“死伤勇”，是因为战国时代豪侠风气盛行，四豪滥施恩惠，荆（轲）聂（政）刺客轻生，所以孟子针砭时弊，引以为戒。（毛奇龄《圣门释非录》引全履祥语）

如此说来，倒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了。那么，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什么呢？

恐怕就是“取伤廉”了吧！

逢蒙杀羿，羿也有过

【原文】

逢蒙①学射于羿，尽羿②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质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庚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庚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③而后反。”

【注释】

①逢（peng）蒙：羿的学生和家众，后来叛变，帮助寒浞杀了羿。②羿：又称后羿，传说是夏代有穷国的君主。③乘矢：四支箭。

【译文】

逢蒙跟羿学射箭，学得了弄的技巧后，他便想，天下只有羿的箭术比自己强了，于是便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过。”

公明仪说：“羿不该有什么罪过罢。”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呢？从前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庚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人是谁呀？’驾车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给他驾车的人说：‘庚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庚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庚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读解】

孟子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完，那意思却是非常明确的了：子濯孺子善于选择和教育学生，注重学生的人品正直，相信学生尹公之他也会像他一样选择和教育学生，所以知道庚公之斯不会杀他。可羿却不善于选择和教育学生，对于逢蒙的人品失察失教，结果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并对于自己的被害也负有一定责任。

逢蒙艺成害师，历来为人所不齿，这本已是大家的共识，孟子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共有自取其祸的责任在内。乍一听来，我们会和他的学生公明仪一样认为没有什么道理，但仔细想想，也就觉得并非没有道理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些人“引狼入室”，引小偷进家门，往往是由于房主人自己平时不谨慎，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屋，使之见财起意，产生歹心，结果发生失窃甚至谋财害命的惨案。这能说房主人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这还只包含了交往中要注意人察人的一方面，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方面的问题。如果并不只是教逢蒙箭术，而且也教他做人的道理，简言之，既传艺，也传德，那也许就不会发生已遭害的悲剧了吧。

所以，从逢蒙杀并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教训：一方面，不仅选拔干部，交往朋友需要考察、认识人，就是收学徒，招学生也同样需要慎重选择。另一方面，无论是教学徒，教学生还是培养其他什么人，都一定要从德与才两个方面着眼进行教育与培养，使之全面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做到了这两个方面，才不会酿成祸端，使自己反遭其殃，后悔莫及。当然，无论从我们今天的教育方针还是从我们的干部制度来看，都是非常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只不过，实际操作中做得如何，还有待调查研究。那就把孟子这段话，把逢蒙杀并这件事作为提请注意我们的一份材料，一个经验教训吧。

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

【原文】

孟子曰：“西子①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②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注释】

①西子：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这里以她代指美女。②恶：这里与“西子”相对，主要指丑陋。

【译文】

孟子说：“像西施那么美丽的女子，如果她沾染上污秽恶臭的东西，别人也会捂着鼻子走过去；虽然是一个面貌奇丑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同样可以祭祖上帝。”

【读解】

幸好只是不洁，问题还不很大，如果是麻疯病、“爱得死”（爱滋病）之类的，那可就惨了！岂止是掩鼻而过？多半是谈“西子”而色变了罢。

相反，面貌奇丑如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尚可以在巴黎圣母院做敲钟人。上帝当然会接受他的祭祀，并为他祝福。

所以，有美有善不足恃，贵在保持勿失；有丑有恶不足惧，贵在于自新。

这就是美丑善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自我把握尤其重要。

爱人者人恒爱之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①，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③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道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④哉？于禽兽又河难⑤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6）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注释】

①横逆：蛮横无礼。②此物：指上文所说“横逆”的态度。奚宜：怎么应当。③由：通“犹”。下文“我由未免为乡人也”中的“由”也通“犹”。④择：区别。⑤难：责难。（6）法：楷模。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内心所怀的念头不同。君子内心所怀的念头是仁，是礼。仁爱的人爱别人，礼让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尊敬他。假定这里有人，他对我蛮横无礼，那君子必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礼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我这样呢？如果反躬自问是仁的，是有礼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君子必定再次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忠吧？如果反躬自问是忠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君子就会说：‘这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这样的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而对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虑，但没有一朝一夕的祸患。比如说这样的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是天下的楷模，名声传于

后世，可我却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忧虑又怎么办呢？像舜那样做罢了。至于君子别的什么忧患就没有了。不是仁爱的事不予，不合于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朝一夕的祸患来到，君子也不会感到尤患了。”

【读解】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这是一段典型的劝人互爱互敬的文字，在论述中又强调了个人修养中的反躬自省。读起来，使人感到与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歌曲所唱的那样：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让这世界有真心的爱，让这世界充满情和爱！

道理并不深奥，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关键是要有行动的热情。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行动的热情，许多人际之间的矛盾纠葛就会没有了，许多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大大提高了。问题是，我们从幼儿园时就接受这种互爱互敬的教育，而实际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恐怕也应该接受孟子的建议，来一点反躬自省吧。

不孝有五，不顾父母

【原文】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①，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养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②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③，四不孝也；好勇斗很^④，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注释】

①四支：即四肢。②从：同“纵”。③戮：羞辱。④很：同“狠”

【译文】

孟子说：“通常认为不孝的情况有五种：四肢懒惰，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一种；酗酒聚赌，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二种；贪吝钱财，只顾老婆孩子，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三种；放纵声色享乐，使父母感到羞辱，这是第四种；逞勇好斗，连累父母，这是第五种。”

【读解】

这五种不孝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三种不孝又有所不同，加起来，不就是“不孝有八”了吗？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五种不孝的情况都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其中最为典型，最切中时弊的恐怕是第三种了：

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

新闻媒介报道也罢，漫画讽刺也罢，街谈巷议也罢，这一类事情的确是见得很多了。

养下不养上。下是“小皇帝”，上是“老长工”。

这些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啊，而“小皇帝”又会有他们自己的“小皇帝”。

自己不就成为“老长工”了吗？

如此恶性循环，岂不悲哉！

可见，提倡孝敬父母，强调赡养父母，人人有责，到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齐人有一妻一妾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①出，则必饜（2）酒肉而后反。除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展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3）间良人之所之也。”

蚤④起，施⑤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⑥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7），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展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8）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9），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10）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相泣者，几希矣！

【注释】

①良人：古代妇女对丈夫的称呼。②饜（yān）：饱。③间（Jiān）：窥视。④蚤：同“早”。⑤施（yì）：斜。这里指斜行，斜从跟随，以免被丈夫发现。（6）国中：都城中。（7）墦间：坟墓间。（8）讪：讥消、讥骂。（9）中庭：庭中。（10）施施（shì）：得意洋洋的样子。

【译文】

齐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那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吃得饱饱地，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他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些什么人，据他说来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门，总是酒醉肉饱地回来；问他和些什么人一道吃喝，据他说来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但我们却从来没见过什么有钱有势的人物到家里面来过，我打算悄悄地看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便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遍全城，没有看到一个人站下来和他丈夫说过话。最后他走到了东郊的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要些剩余的祭品吃；不够，又东张西望地到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酒醉肉饱的办法。

他的妻子回到家里，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而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然是这样的！——”二人在庭院中咒骂着，哭泣着，而丈夫还不知道，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在他的两个女人面前摆威风。

在君子看来，人们用来求取升官发财的方法，能够不使他们的妻妾引以为耻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的！

【读解】

这已经成了一则很著名的寓言故事。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读完这一段故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孟子的讽刺是辛辣而深刻的。孟子的原意是讽刺他那个时代不择手段去奔走于诸侯之门，求升官发财的人，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冠冕堂皇，自我炫耀，暗地里却行径卑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其实，在我们今天读来，也仍然可以感到生活中有这位齐国“飞人”的影子。他们当然已不可能像这位齐国“良人”那样“有一妻一妾而处室”，无“妻妾”可“骄”了。但是可以“骄”同事，“骄”朋友嘛。今天我与某书记钓鱼，明天我与某局长喝酒，后天又是某大款请我上茶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某小品讽刺的用名片打扑克，鞭挺的不就是这位齐国“良人”似的人物吗？

万章上

本篇以长文为主，内容几乎全是有关尧、舜、禹、汤、孔子 百里奚等三代贤王和春秋贤人的事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 一般读者读来较为生涩，全篇原文共 9 章，本书除 9·5 “君权谁 授”为全章外，前面 3 章均为节选。

大孝终身慕父母

【原文】

人少，则慕①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②；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③。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 于大舜见之矣。

【注释】

①慕：爱慕，依恋。②少艾：指年轻美貌的人。③热中：焦急 得心中发热。

【译文】

人在年幼的时候，爱慕父母；懂得喜欢女子的时候，就爱慕 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了妻子以后，便爱慕妻子；做了官便爱慕君 王，得不到君王的赏识便内心焦急得发热。不过，最孝顺的人却 是终身都爱慕父母。到了五十岁还爱慕父母的，我在伟大的舜身 上见到了。

【读解】

终身都爱慕父母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终身都只爱慕父母，其他如年轻漂亮的姑娘、妻子、君 王等统统不爱。

另一种是既终身爱慕你母，又不妨害爱姑娘，爱妻子，爱君 王等。若以弗洛伊德博士的观点来看，第二种是正常的情感心态，第 一种则出于“恋父”、“恋母”情结了。

孟子这段话是通过对大舜作心理分析后引出的。大舜由于没 有得到父母的喜爱，所以，即使获得了绝色美女和妻子，甚至自 己已做了君王，达到了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以后，也仍然郁郁寡欢， 思慕父母之爱。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大孝”，那就应该既“终身慕父母”， 又爱少艾和妻子，这才是健康正常的心态。

君子也难免受骗

【原文】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①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②焉；少则洋洋③焉；攸然④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 其道。

【注释】

①校人：管理池塘的小官②圉圉(yu)：疲惫的样子。③洋洋： 舒缓摇尾的样子。④攸然：迅速的样子。

【译文】

从前有人送条活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叫主管池塘的人把它 畜养在池塘里。那人却把鱼煮来吃了，回报说：“刚放进池塘里时， 它还要死不活的；一会儿便摇摆着尾巴活动起来了；突然间，一 下子就游得不知去向了。”子产说：“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它 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那人从子产那里出来后说：“谁说子产 聪明呢？我明明已经把鱼煮来吃了，可他还说‘它去了它应该去 的地方啦！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所以，君子可能被 合乎情 理的方法所欺骗，但难以被不合情理的方法所欺骗。

【读解】

骗子有术，也有限。

有术就能使人受骗，不仅使普通人受骗，就是有德有才的君子，像郑国贤宰相于产那样的聪明人，也照样受骗。只不过这有个条件，就是你得把谎话说圆，说得合乎情理，就像那个“校人”那样，把鱼开始怎么样，接着又怎么样，最后又怎么样说得非常生动细致，活灵活现，难怪得子产要上当，要相信他了。这里面还有一层微妙的原因在于，越是君子，其实越容易受骗。因为君子总是以君子之腹度人，凡事不大容易把人往坏处想，结果往往上骗子的当。倒是真正的小人，以小人之心度人，把人往坏处想，往往还不容易被欺瞒过去。所以，说君子也难免受骗，这原本不应该是什奇怪的问题。

当然，还是那句话，要让君子上当受骗，得有合乎情理的说法，否则，还是容易被识破的。这就是骗亦有限的话题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即使你是君子，是不是也应该保持戒心，多一分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呢！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原文】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①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②。”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

【注释】

①逆：揣测。②靡有：没有。不遗；二字同义，都是“余”的意思。

【译文】

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如果拘于词句，那《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留存。”相信这句话，那就会认为周朝真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读解】

孟子是在和学生咸丘蒙讨论有关大舜的事迹时顺便说到读诗的方法问题的。但他的这段话，尤其是关于“以意逆志”的命题，却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名言，直到今天，仍然受到现代文学批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所谓“诗言志”，语言只是载体、媒介。因此，读诗贵在与诗人交流思想感情。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情动而辞发”是“诗言志”；“披文以入情”是“以意逆志”。为勰发挥的，正是孟子的读诗法。

至于现代批评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强调鉴赏者的再创造，那就和孟子“以意运志”的读诗法相去较远了。

君权谁授？

【原文】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①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②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③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④，践天子位焉。而（5）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注释】

①谆谆（Zhun）：反复叮咛。②暴（pu）：显露，公开。③南河：舜避居处，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五里，河在尧都之南，故称南河。④中国：这里指帝都。⑤而：如。

【译文】

万章问：“尧拿天下授与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

万章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授与他的呢？”

孟子回答说：“天授与的。”

万章问：“天授与他时，反复叮咛告诫他吗？”

孟子说：“不，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

万章问：“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是怎样的呢？”

孟子回答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把天下授与人；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子把诸侯之位授与这人；大夫能够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强迫诸侯把大夫之位授与这人。从前，尧向天推荐了舜，天接受了；又把舜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

万章说：“请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叫他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满意，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与他，老百姓授与他，所以说，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三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你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与他的了。《太誓》说过：‘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读解】

君权谁授？

按照一般传统的理解，在禅让制的时代，这一代的君权是由上一代的天子授与的。这也就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的看法。

可孟子却作出了与传统看法不一样的回答，认为天子个人并没有权力把天下拿来授与谁，而只有上天和下民（老百姓）才有这个权力。很明显，孟子是脚踏上下两个方面，一

只脚踏在上天，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另一只脚却跨在民间，有“民约论”的味道。而他的论述，则正好是在这两方面寻求沟通的桥梁，寻找“天意”与“民意”的结合点。所谓“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核心问题，而孟子在这里的探讨，是从政治、君权的角度来进行的，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罢。

事实上，孟子在这里的分析论述，与其说强调“天”的一方面，不如说强调“民”的一方面更为贴切。就以他所分析的舜的情况来看，舜之所以最终“之中国，践天子位”，完全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所以，与其说是“天授”，不如说是“民授”。他最后所引《太誓》上的两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也一方面说明了“天人之际”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了“天意”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民意”吗？

可见，孟子的政治学说里的确怎么也抹不掉“以民为本”的思想。

君权谁授？

从根本上来回答，是民授而不是神授、天授，当然更不是哪个个人所授，即便你是伟大如尧，也没有那样大的权力。

万章下

本篇内容涉及圣人风范、古代礼制、交朋结友、立身处世和大臣的权力、职责等。全篇原文共9章，本书选5章。

圣人风范论

【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①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②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③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④于我侧，尔焉能浼^⑤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⑥宽，薄夫^⑦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⑧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⑨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⑩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⑪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菲尔力也。”

【注释】

①横：暴。②顽：贪婪。③遗佚：不被重用。④袒裼（XT）裸裎：四个字意思相近，同义复用，都是赤身露体的意思。⑤浼：污染。⑥鄙夫：心胸狭窄的人。⑦薄夫：刻薄的人。⑧接淅：淘米。⑨而：则。以下几句同。⑩金声：指钲（b6）钟发出的声音。玉振：指玉磬收束的余韵。古代奏乐，先以钲钟起音，结束以玉磬收尾。⑪由：通“犹”。

【译文】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陋的事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使唤。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施行暴政的国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居住。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就像穿戴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却坐在泥途或炭灰上一样。当殷纣王暴虐统治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待着天下太平。所以，听到过伯夷风范的人，贪得无厌的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会变得意志坚定。”

伊尹说：‘哪个君主不可以侍奉？哪个百姓不可以使唤？’所以，他是天下太平做官，天下混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的人来开导后知的人，先觉的人来开导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先知先觉的人，我要开导这些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天下的百姓中，只要有一个普通男子或普通妇女没有承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别人推进山沟之中去了一样——这就是他以挑起天下的重担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辱，也不因官小而不做。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重用不怨恨，穷困也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也照样很自在地不忍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对我又有什么污染呢？’所以，听到过柳下惠风范的人，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起来，刻薄的会变得厚道起来。”

“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路啊！’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隐居就隐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面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孔子可以称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钹钟声开始起音，以玉磬声结束收尾。钹钟声起音是为了有条有理地开始，玉磬声收尾是为了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有理地开始是智方面的事，有条有理地结束是圣方面的事。智好比是技巧，圣好比是力量。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箭能射拢靶子，是靠你的力量；射中了，却是靠技巧而不是靠力量。’

【读解】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显然，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活观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

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达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析，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这样一说，圣人也就与我们有接近的地方了，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德才兼备”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精神方面的追求总还是可以的吧。

友其德也，不可有挟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1）}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2）}，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3）}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4）}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5）}则食；虽蔬食^{（6）}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7）}见帝，帝馆甥^{（8）}于贰^{（9）}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10）}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注释】

①挟：倚仗。②孟献子：鲁国大夫仲孙蔑。③费：春秋时小国，旧地在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④亥唐：晋国人。晋平公时，朝中多贤臣，但亥唐不愿为官，隐居穷巷，平公曾对他“致礼与相见面请事”，非访敬重。⑤入云、坐云、食云：是云入、云坐、云食的倒装。云，说。⑥蔬食：粗糙的饮食。蔬同“疏”。⑦尚：同“上”。⑧甥：古时称妻子的父亲叫外舅，所以，女婿也称“甥”，舜是尧帝的女婿。⑨贰室：副官，即招待的宫邸。⑩用：以。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说：“不倚仗年龄大，不倚仗地位高，不倚仗兄弟的势力去交朋友。交朋友，交的是品德，不能够有什么倚仗。孟献子是一位拥有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乐正裘、牧仲，其余三位，我忘记了。献子与这五人交朋友，心目中并不存在自己是联的观念，这五人，如果心目中存有献子是大夫的观念，也就不与献子交朋友了。不仅具有百辆车马的大夫有这样的，就是小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把他尊为老师；我对于颜般，和他交为朋友；至于王顺和长息，不过是侍奉我的人罢了。’不仅小国的国君有这样的，就是大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叫他进去就进去，叫他坐就坐，叫他吃就吃它。即使是糙米饭小菜汤，也没有不吃饱的，因为不敢不吃饱。不过，晋平公也就是做到这一步而已。不同他一起共列官位，不同他一起治理政事，不同他一起享受俸禄，这只是一般士人尊敬贤者的态度，而不是王公贵族对贤者的态度。从前舜去拜见尧帝，尧助他的这位女婿住在副官中。他请舜吃饭，舜也请他吃饭，二人互为客人和主人。这是天子与普通百姓交朋友的范例。地位低下的人尊敬地位高贵的人，这叫尊敬贵人；地位高贵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这叫尊敬贤人。尊敬贵人和尊敬贤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读解】

爱情要纯洁，友情也要纯洁，不可以掺杂金钱、地位等利害关系的因素在内。古代人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们随手就可以写下一连串这方面的名言：

“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战国策·楚策一》）

“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史记·郑世家赞》）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友其德”，而不要友其财、色、权、利、势。

至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如莎士比亚名剧《雅典的泰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以及中国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更是生动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个道理。

问题还是在于，说得越多，文艺作品写得越多的，往往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最多的现象。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不挟”而“友其德”的，又有几人呢？

岂不闻——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增广贤文》）

所谓“钱权交易”，至今不也仍然是我们“反腐败”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吗；

位卑莫言高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1）’。孔子尝为委吏②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③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④，而道不行，耻也。”

【注释】

①抱关：守门的小卒。击柝（tuò）：打更；柝指打更用的梆子。②委吏：管仓库的小吏。③乘田：管苑囿的小吏，负责牲畜的饲养和放牧。④本朝：朝廷。

【译文】

孟子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为了孝养父母，但有时也是为了孝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便应该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做什么合适呢？比如说做守门打更一类的小吏。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只说：‘出入的帐目清楚了。’又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只说：‘牛羊都长得 很壮实。’地位低下却议论朝廷大事，这是罪过；身在朝廷做官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耻辱。”

【读解】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忧固然是忧，但如果你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评议朝纲政纪，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脑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专制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谈国事”的警告。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为贫而仕”，不是为了拿工资混饭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做了高官，“立乎人之本朝”，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然的话，“道不行”，就是耻辱。总之还是《中庸》所说“素位而行”的意思。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尽什么样的力。即便圣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帐就说管帐，放羊就说放羊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放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知人论世

【原文】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①论古之人。颂②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注释】

①尚：同“上”。②颂：同“诵”。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就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吟咏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读解】

孟子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乡里人和乡里人交朋友，国中人和国中人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为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实际上，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 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由此足以见出孟子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之一，正是由本章的文字所发生的。

劝君不听怎么办？

【原文】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间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①，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②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注释】

①贵戚之卿：指与君王同宗族的卿大夫。②正：诚。

【译文】

齐宣王问有关卿大夫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呢？”

齐宣王说：“卿大夫还有所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王一室宗族的卿大夫，有异姓的卿大夫。”

宣王说：“那我请问王室宗族的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改立君王。”

宣王突然变了脸色。

孟子说：“大王不要怪我这样说。您问我，我不敢不用老实话来回答。”

宣王脸色正常了，然后又问非王族的异姓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辞职而去。”

【读解】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君主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君主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他们既没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意思。

总起来说，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这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

告子上

本篇集中讨论人性问题，是孟子“性善论”思想较为完整的体现。连带的是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对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人性与动物性等问题也有所涉及。全篇原文共20章，本书选14章。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

【原文】

告子①曰：“性犹湍水②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③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④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⑤；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注释】

①告子：生平不详，大约做过墨子的学生，较孟子年长。②湍（tuān）水：急流的水。③信：诚，真。④就：趋向。⑤颡（sǎng）：额头。

【译文】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

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之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读解】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

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咱们格斗时说，你 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一语杀入穴道，只 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 擒。于是，我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只不过，当我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时，的 确又会发出疑问：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纯 洁得一尘不染吗？这种时候，我们即便不会成为荀子“性恶论”的 信徒，多半也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罢：“人性之无分于善不时，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告子上

本篇集中讨论人性问题，是孟子“性善论”思想较为完整的 体现。连带的是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对精神与物质、感 性与理性、人性与动物性等问题也有所涉及。全篇原文共 20 章， 本书选 14 章。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

【原文】

告子①曰：“性犹湍水②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③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 水之就（4）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 使过颡（5）；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 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注释】

①告子：生平不详，大约做过墨子的学生，较孟于年长。②湍（tuān）水：急流的水。
③信：诚，真。④就：趋向。⑤颡（sǎng）：额头。

【译文】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 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 西流一样。”

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 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 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 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 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 改变也像这样。”

【读解】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 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咱们格斗时说，你 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一语杀入穴道，只 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 擒。于是，我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只不过，当我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时，的 确又会发出疑问：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纯 洁得一尘不染吗？这种时候，我们即便不会成为荀子“性恶论”的 信徒，多半也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罢：“人性之无分于善不时，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原文】

公都子①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 善，可以为不善；是故

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②，以省瞽瞍（3）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被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④其情⑤，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③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7）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8）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9）。’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注释】

①公都子：孟子的学生。②象：舜的异母弟，品行不善。③瞽（gu）瞍（sou）：舜的父亲，品行不善。④乃若：转折连词，大致相当于“至于”等。⑤情：指天生的性情。（6）才：指天生的资质。（7）铄（shuo）：授予。（8）蓰（xi）：五倍。（9）《诗》曰：引自《诗经·大雅·蒸民》。蒸，众；则，法则；秉，执；彝，常；懿，美。

【译文】

公都子说：“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良不善良。’又有人说：‘人性可以使它善良，也可以使它不善良。所以周文王、周武王当朝，老百姓就善良；周幽王、周厉王当朝，老百姓就横暴。’也有人说：‘有的人本性善良，有的人本性不善良。所以虽然有尧这样善良的人做天子却有象这样不善良的臣民；虽然有瞽瞍这样不善良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善良的儿子；虽然有殷纣王这样不善良的侄儿，并且做了天子，却也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善良的长辈和贤臣。’如今老师说‘人性本善’，那么他们都说错了吗？”

孟子说：‘从天生的性情来说，都可以使之善良，这就是我说人性本善的意思。至于说有些人不善良，那不能归罪于天生的资质。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不过平时没有去想它因而不觉得罢了。所以说：‘探求就可以得到，放弃便会失去。’人与人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天生资质的缘故。《诗经》说：‘上天生育了人类，万事万物都有法则。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法则，就会崇高美好的品德。’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懂得道啊！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法则，所以崇尚美好的品德。’”

【读解】

学生公都子更为全面地提出了人性问题来和孟子进行讨论，除了告子的观点外，还另外举出了两种观点，且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这一次孟子没有以诘难或推谬的方式进行辩论，而是正面阐述了自己关于人性本善的看法。说是阐述，其实也是重申，因为其主要内容，即关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以及它们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公孙五上》里已经提出并阐述过了。只不过在那里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探讨“四心”与“仁政”之间的关系，具有政治心理学的色彩。而这里则是纯从人性探讨的角度出发，回答学生关于人性是否天生善良的问题。

其实，到底人性是如孟子的看法天生善良，还是如荀子的看法天生邪恶，或者如告子等人的看法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所以，孟子的看法的确也只能代表一家之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进一步提出了“求则得之，舍得失之”的问题。按照孟子的看法，不仅人性本善，人性本来有“四心”，就连仁义礼智四种品质道德，也都是

“我固有之也，只不过平时我们没有去想它因而不觉得罢了。所以，现在我们应 该做的就是要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本性之中去发现仁义礼智，“尽其才”，充分发挥自己的天生资质。这使人想到他在《公孙丑 上》里面所说的，人有仁义礼智的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仁义 礼智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就像手脚四肢已长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由于太自然，太习惯了，反倒使我们浑然不知，意识不 到了。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对我们说：‘我发现手脚就长在我们的身 上！’我们不认为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白痴才怪。可今天突然有人对 我们说：“我发现仁义礼智就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认为他是 白痴还是认为他发现了“新大陆”呢？

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多少人在寻求仁义礼智、世间公道，却 原来都是背着娃娃找娃娃。孟子向我们猛击一掌说：娃娃不就在 你的身上吗？于是我们都反省自身，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本性 中去寻求仁义礼智的善的根苗，加以培养，使之茁壮成长。

抛开抽象的哲学论争不说，孟子的“性善论”思想是不是有 它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意义呢？

操则存，舍则亡

【原文】

孟子曰：“牛山①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②也，斧斤伐之， 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③，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④之生焉， 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5）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 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 日夜之所息，平旦（6）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7） 之所为，有梏亡之矣（8）。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 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 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9）惟心之谓与？”

【注释】

①牛山：齐国首都临淄郊外的山。②郊：此处作动词用，在……郊。 大国：即大都市，指临淄。③息：生长。④萌蘖（nie）：新枝嫩芽。（5）濯濯（Zhuo）：没有草木，光秃秃的样子。（6）平旦：黎明，天刚亮 时。（7）旦昼：第一天。（8）有：同“又”。梏（gu）：拘禁，束缚。梏 亡指因受束缚而消亡。（9）乡：乡里，“居”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但是由于它在大都市 的郊外，经常遭到人们用斧子去砍伐，还有够保持茂盛吗？当然， 山上的树木日日夜夜都在生长，雨水露珠也在滋润着，并非没有 清枝嫩芽长出来，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牛羊去放牧，所以也就像这 样光秃秃的了。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便以为牛山从来也不曾有 过高大的树木，这难道是这山的本性吗？即使在一些人身上也是 如此，难道没仁义之心吗？他们的放任良。心失去，也像用斧头砍 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伐，还可以保持茂盛吗？他们日日夜夜的生 息，在天刚亮时的清明之气，这些在他心里所产生出未的好恶与 一般人相近的也有那么一点点，可到了第二天，他们的所作所为， 又把它们窒息而消亡了。反复窒息的结果，便使他们夜晚的息养 之气不足以存在了，夜晚的息养之气不足以存在，也就和禽兽差 不多了。人们见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和禽兽差不多，还以为他们 从来就没有过天生的资质。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所以，假 如得到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假如失去滋养，没有什么东 西不消亡。孔子说过：‘把握住就存在，放弃就失去；进出没有一 定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这就是指人心而言的吧？”

【读解】

还是说性本善，只不过侧重于后天的滋养保持一方面罢了。

人性虽然本来善良，但如果不加以滋养，而是放任良心失去，那就会像用斧头天天去砍伐树木一样，即便是再茂盛的森林也会被砍成光秃秃的。而一旦良心失去，心灵失去把持，还会以为原本就不存在。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心灵的故乡在哪里呢？

现代人惶惑不安，不就正在到处寻找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吗？

问圣人，圣人也只是回答“操则存，舍则亡”，至于它什么时候出入，故乡在哪里，圣人也“莫知其乡。”

实际上，按照孟子翻来覆去的阐述，精神的家园或故乡根本就无它处可寻，而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之中。

所以，关键是自己把持，自我滋养，加以发扬光大，而不要到身外去寻求。

一句话——

“还是回家种自己的园地要紧！”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如是说。

一暴十寒与专心致志

【原文】

孟子曰：“无或①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②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③之为数④，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⑤将至，思援弓缴⑥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注释】

①或：同“惑”。②暴（pu）：同“曝”，晒。③弈：围棋。（4）数：技术，技巧。⑤鸿鹄（hu）：天鹅。（6）缴（zhuo）：系在箭上的绳，代指箭。

【译文】

孟子说：“大王的不明智，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和大王相见的时候也太少了。我一离开大王，那些‘冻’他的奸邪之人就去了，他即使有一点善良之心的萌芽也被他们冻杀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只是一种小技艺；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会的。弈秋是全国闻名的下棋能手，叫弈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虽然也在听，但心里面却老是觉得有天鹅要飞来，一心想着如何张弓搭箭去射击它。这个人虽然与专心致志的那个人一起学习，却比不上那个人。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那个人吗？回答很明确：当然不是。”

【读解】

这里所说的王，赵歧注为齐王，指当时有人怪齐王不明智而孟子不曾辅佐，孟子因此而作解释。

一暴十寒，或者如俗语所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努力少，荒废多，很难奏效。因此，贵在坚持，责在有恒心。

世间万事莫不如此。即以生活小事而论，无论是练习写毛笔字，写日记还是练习晨跑，坚持冬泳，真正能够持之以恒的有多少人呢？

至于孟子所举到的围棋，在他的那个时代也许的确只是雕虫小技，但在我们今天，可

已是了不得的盛事了。所谓“旷代棋王”，所谓“棋圣”，其桂冠已大有与圣人比肩之势。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题内的话就很简单了。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这在今天，已是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古令通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不过，孟子这段话说得非常生动形象，理应入选小学语文教材。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原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①也。如使人^②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③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④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⑤尔^⑥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⑦我与？乡^⑧（6）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注释】

①辟：同“避”。②豆：古代盛羹汤的器具。③呼尔：轻蔑地呼喝。④蹴（Cu）尔：以脚践踏。⑤得：通“德”，这里指以我为德，即感激的意思。⑥乡：同“向”，向来，一向，从前。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能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正义也是我想拥有的；如果不能两样都拥有，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正义。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如果让人想拥有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只要是可以活命，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让人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但也有些人，照此做就可以拥有生命，时照此做；照此做就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却不照此做。由此可知，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原本不只是贤人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贤人能够保持它罢了。一篮子饭，一碗汤，吃了便可以活下去，不吃就要饿死。如果吆喝着给人吃，过路的人虽然饿着肚子也不会接受；如果用脚踩踏后再给人吃，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可是现在，万钟的俸禄却有人不问合乎礼义与否就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奉养以及我所认识的穷苦人感激我吗？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住宅的华丽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妻妾的奉养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我所认识的穷苦人感激我而接受了。这些不是可以停止的吗？这种做法叫做丧失了本性。”

【读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

大而言之，想名又想利；想做官的权势又想不做官的潇洒自由。

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麻将；想工作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生于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似乎已没有生与义，生命与爱情与自由的不可得兼了，这是幸事。不过，面对滚滚而来的经济洪流，义与利的二难选择却恒常悬在我们的面前了

利，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什么而取什么呢？

至于孟子所说“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则是所谓“不吃嗟来之食”的问题。这有《礼记·檀弓下》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

齐国遭到饥荒，黔敖准备了食物在路边赈济饥民。一个人饥饿不堪地走过来了，黔敖连忙左手端饭，右手端汤冲那人喊道：“嗟！来食！”那人瞪着眼睛对黔敖说：“我正因为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个样子！”尽管黔敖再三向他道歉，那人仍然坚决不吃，直到饿死。

其穷棒子精神如此！因为——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这算不算是“舍生而取义”呢？

学问之道，求其放心

【原文】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1）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注释】

①放：放任，失去。

【译文】

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大道。放弃了大道不走，失去了本心而不知道寻求，真是悲哀啊！有的人，鸡狗丢失了倒晓得去找回来，本心失去了却不晓得去寻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什么，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读解】

现代人寻找失去的灵魂。

这是二十世纪文学、艺术、哲学所津津乐道的时髦主题之一。

却原来，早在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就已呼声在前，要求我们寻找自己失去的灵魂（本心）——仁爱之心、正义之道了。时过境迁，孟子的呼唤与我们今天文学、艺术、哲学的现代追求还有没有相通之处？他的呼声还能不能响越百代，发聋振聩于当代国人呢？

忧指忘心，舍本逐末

【原文】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①，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2）也。”

【注释】

①信：同“伸”。②不知类：不知轻重，舍本逐末。

【译文】

孟子说：“现在有人，他的无名指弯曲而不能伸直，虽然并不疼痛，也不妨碍做事情，

但只要有人能使它伸直，就是到秦国、楚国去，也不会嫌远，为的是无名指不如别人。无名指不如别人，就知道厌恶；心不如别人，却不知道厌恶。这叫做不知轻重，舍本逐末。”

【读解】

儒者确是心灵美的呼唤者、卫道者。我们在孟子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着这个主题。

忧指忘心，当然是不知轻重，舍本逐末。究其原因，则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指不若人，一目了然，无所藏匿（戴手套终不是办法）；心不若人，抽象无形，可以伪装（虽然总有暴露的时候）。

第二，指不若人，标准清清楚楚，无可辩驳；心不若人，难以有所度量，甚至可以自欺欺人。

所以，指不若人，羞愧难当，莫说秦楚之路，就是飞越太平洋也在所不辞，只要能去其耻辱。心不若人，不以为耻，甚至反以为荣，又有何秦楚之路可去呢？

饮食之人，养小失大

【原文】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櫟①，养其槲棘②，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后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③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④为尺寸之肤哉？”

【注释】

①櫟：梧桐。櫟（jia）：即楸树，也是一种木质很好的树。②槲（er）酸枣。棘：荆棘。③狼疾：同“狼藉”，昏乱，糊涂。④适。通“啻”（Chi），仅仅，只。

【译文】

孟子说：“人对于身体，哪一部分都爱护。都爱护，便都保养。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爱护，便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保养。考察她护养得好不好，难道有别的方法吗？不过是他注重的是身体的哪一部分罢了。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次要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也有大的部分。不要因为小的部分而损害大的部分，不要因为次要部分而损害重要的部分。护养小的部分的是小人，护养大的部分的是大人。如果有一位园艺师，舍弃梧桐楸树，却去培养酸枣荆棘，那就是一位很糟糕的园艺师。如果有人为护养一根指头而失去整个肩背，自己还不明白，那便是个糊涂透顶的人。那种只晓得吃吃喝喝的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因为他护养了小的部分而失去了大的部分。如果说他没有失去什么的话，那么，一个人的吃喝难道就只是为了护养那一尺一寸的肌肤吗？”

【读解】

那失去了的“大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孟子在这里没有明说。不过，从他在其它地方所说的来看，我们知道，那就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滕文公上》）的“教”，也就是孔子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用心”。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饮食之人”就是“近于禽兽”的人了。

赵歧注《孟子》说：“只晓得吃喝的人之所以受到人们鄙视；是因为他保养口腹而失去道德。如果他不失道德，保养口腹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一个人吃喝不仅仅是为了长一身细皮肥肉，也是为了培养仁义道德啊！”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对于“细皮”的护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自己全心护养，而且还求助于美容师和不断“新登场”的千奇百怪的美容护肤霜。

对“细皮”的追求已如此，而肥肉却是谁也不愿意长的了。可是，既不愿意长肥肉，又舍不得口腹之乐，于是便有减肥精减肥茶减肥霜减肥操大行其道了。这才真正是“难矣哉！”

与其减肥，不如“养大”，不如有所“用心”。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原文】

公都子问曰：“钧①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②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注释】

①钧：同“均”。②我：泛指人类。

【译文】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的成为君子，有的成为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注重身体重要部分的成为君子，注重身体次要部分的成为小人。”

公都子说：“同样是人，有的人注重身体重要部分，有的人注重身体次要部分，这又是什么呢？”

孟子说：“眼睛耳朵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被外物所蒙蔽，一与外物相接触，便容易被引入迷途。心这个器官则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会有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这是上天特意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首先把心这个身体的重要部分树立起来，其它次要部分就不会被引入迷途。这样便可以成为君子了。”

【读解】

这一章正好可以作为上一章的补充。上一章是从否定的方面达到了“养小失大”的害处，这一章则从正面来说怎样树立“大”的问题。而且，所谓“大”“小”也很清楚了；“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它器官如眼睛、耳朵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所以要树立心的统帅作用，只要心的统帅作用树立起来，其它感官也就不会被外物所蒙蔽而误入歧途了。

单就本章内容来看，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对心的重视，所谓“心之官则思”成为了后世的名言，“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更是强调了思考对人的重要性。联系到本篇所记载孟子对于人与动物区别的一系列论述来看，这里所说的“此天之所与我者”实际上正是用“心之官则思”这一人类所独有的特点来划分人与动物界限，弘扬心灵的思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本章另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心与耳目等感官的关系问题。耳目等感官由于不会思考，所以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心由于会思考，所以不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当然，“思则得之”，思考了就会这样；“不思则不得”，如果你不思考，心也只是一种摆设，不起作用。）所以，只要“先立乎其大者”，把心树立起来了，“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其它次要的部分，比如耳目等感官就不会被外物所夺，所蒙蔽了。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已接触到所谓感觉与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孟子的整个学说，具有非常浓厚了心理学色彩。所以，他虽然不可能提出感觉与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些现代性的概念，但他对它们的实质有所把握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于他把“心”作为思考的器官，而没有发现“大脑”这个新大陆，则是传统性的认

识局限，不是他个人所能超载的了。事实上，作为传统性的习惯，我们今天在语言运用中也仍然把“心”作为思想器官的代名词，又何况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时代呢？

“天爵”与“人爵”

【原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①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注释】

①要(yao)：即“邀”，求取，追求。

【译文】

孟子说：“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的爵位。仁义忠信，不厌倦地乐于行善，这是天赐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授的爵位。古代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水到渠成地获得人授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其目的就在于得到人授的爵位；一旦得到人授的爵位，便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这可真是糊涂得很啊！最终连人授的爵位也必定会失去。”

【读解】

所谓“天赐”只是一种比拟性的说法，天爵实际上是精神的爵位，内在的爵位，无需谁来委任封赏，也无法世袭继承。人爵则是偏于物质的、外在的爵位，必须靠人委任或封赏或世袭。

说穿了，天爵是精神贵族，人爵是社会贵族。

时代发展到民主的今天，社会贵族（至少在名份上）已日趋消亡，而精神贵族（按照我们这里的特定含义，而不是通常的意义）却长存。

回过头来说，孔、孟又何尝不是他们时代的精神贵族呢？

“忠信仁义，乐善不倦。”

这样的精神贵族，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平民化的时代，是不是也多多益善呢？

自尊自贵，才是真贵

【原文】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①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②。’而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③人之膏粱④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⑤也。”

【注释】

①赵孟：春秋时晋国正卿赵盾，字孟。他的子孙如著名的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都因袭赵盾而称赵孟。这里以赵孟代指有权势的人物，不一定具体指哪一个。②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引自《诗经·大雅·既醉》。③愿：羡慕。④膏粱：肥肉叫膏；精细色白的小米叫粱，而不是指今日的高粱。⑤文绣：古代要有爵位的人才能穿有文绣的衣服。

【译文】

孟子说：“希望尊贵，这是人们的共同心理。不过，每个人自己其实都有可尊贵的东西，只不过平时没有去想到它罢了。别人所给与的尊贵，并不是真正的尊贵。赵孟使你尊贵，赵孟也同样可以使你下贱。《诗经》说：‘酒已经醉了，德已经饱了。’这是说仁义道德很充实，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美味佳肴了；四方传播的好名声在我身上，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绣

花衣裳了。”

【读解】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佛主慈悲，一语道破天机，开悟众生。

实际上，佛主所说，与孟子这里所说倒有了相通之处。

自尊者人尊之，自贵者人贵之。相反，自轻自贱，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者人贱之。

因此，人以自尊自责为贵，千万不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叫做“端着金饭碗讨。”

要不端着金饭碗讨口，关键是要自己知道所端的是金饭碗，认识它的价值。要自尊自贵，关键是要知道自己有值得尊贵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人人有贵于己者”。从后文来看，这种己所贵，实际上就是仁义道德、令闻广誉，与之相对的，则是膏粱文绣，也就是金钱富贵。所以，在孟子看来，世上有两种尊贵的东西，一是外在的，即膏粱文绣，这是要靠别人给与的；二是内在的，即仁义道德，这是不靠别人给与而靠自己良心发现，自己培育滋养的。前者并不是真正尊贵的东西，因为别人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你；后者才是真正尊贵的，别人不可剥夺的。正如孟子引曾子所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少）乎哉？”（《孟子·公孙丑下》）这是自尊自责的典范。说到这里，实际上又回到上一章所讨论的“天爵”与“人爵”问题上去了。

孟子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文人们所提出的保持社会良心地位，“抵抗”金钱与物欲的诱惑，是不是有积极意义呢？

杯水车薪，应怪自己

【原文】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灭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①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注释】

①与：助。

【译文】

孟子说：“仁胜过不仁，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但如今奉行仁道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灭一车柴草所燃烧的大火一样；灭不了，没说是水不能够灭火。这样的说法正好又大大助长了那些不仁之徒，结果连他们原本奉行的一点点仁道也必然会最终失去。”

【读解】

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杯水车薪，自然是无济于事。不审时度势，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努力，而是自以为火不可灭，灰心丧气，放弃斗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所以，当不能取胜的时候，应自知努力不够而加强力量，改杯水车薪为桶水车薪、池水车薪，最好是再加上水龙和其它现代加灭火器。如此一来，莫说是车薪，就是你一屋子的薪所燃烧的熊熊烈火也照灭不误。

不信，你拨 119 咨询去。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原文】

孟子曰：“到之教人射，必志于彀①，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

以规矩。”

【注释】

①志：期望。彀（gou）：拉满弓。

【译文】

孟子说：“界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

【读解】

这正是《离娄上》所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的意思。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没有规矩，教师不能教，学生无法学。

小至手工技巧，大至安邦定国，治理天下，凡事都有法则可依，有规律可循。

因此，一定要顺其规律，不可悖逆而行。如果悖逆而行，就会出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离娄上》）那样的情况，天下大乱。所以，规矩绝不是小问题。大家都应该自觉遵守，从清洁卫生、交通规则等身边事做起。

告子下

本篇包括政治、战争、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治国问题，也包括教育、历史、个人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著名的一章。全篇原文共 16 章，本书选 10 章。

怎样比较？

【原文】

任①人有问屋庐子②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3），则不得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④。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5）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6）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7）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8），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注释】

①任：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山东济宁。②屋庐子：孟子的学生。③亲迎：古代婚姻制度，新郎亲迎新娘。这里代指按礼制娶亲。④岑楼：尖顶高楼。⑤钩：衣带钩。一钩金即一衣带钩那样一点点金。⑥翅：同“啻”，只，止，但。⑦紾（zhen）：扭转。⑧处子：处女。

【译文】

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问：“娶妻和礼哪样重要？”

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如果非要按照礼节才吃，就只有饿死；不按照礼节而吃，就可以得到吃的，那还是一定要按照礼节吗？如果非要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可以娶到妻子，那还是一定要‘亲迎’吗？”

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比较基础的高低是否一致，只比较顶端，那么，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可以使它高过尖顶高楼。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答复他：‘扭折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可以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到吃的，那会去扭吗？爬过东边人家的墙壁去搂抱人家的处女，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会去搂抱吗？’”

【读解】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

任国人采取诡辩的方式，把食与色的问题推到极端的地步来和礼的细节相比较，提出哪个重要的问题，企图迫使孟子的学生屋庐子回答食、色比礼更重要。屋庐子当然不会这样回答，但由于他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而不能够跳出来，所以就只好语塞而求助于老师了。

孟子一听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辩手段，并且生动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接着从金属与羽毛的比重问题过渡到分析任国人诡辩的症结所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的方法问题。孟子的意思很明确，比较应该让比较的对象双方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基准上，而不应该把一个对象推到极端来和另一个对象的细节相比较。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错误而荒谬的了。所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给学生以诡辩对诡辩的说法，从而战胜论辩的对方。

所以，这一章内容固然也是孟子对礼的维护和捍卫，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却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的思维方式和论辩艺术。

人皆可以为尧舜

【原文】

曹交①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③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④，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①曹交：赵歧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

②一匹雏：一只小鸡。③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④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读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

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原文】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②，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③，我将见楚王说④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⑤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⑥。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⑦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e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②石丘：地名，其址不详。③构兵：交战。④说(Shui)：劝说。⑤遇：说而相合。⑥指：同“旨”，大概，大意。⑦号：提法。

【译文】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到了他。孟子问：“先生准备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越王，劝说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

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样去劝说他们呢？”

宋释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听‘利’呢？”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几乎就是他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时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是谈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看来，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不仅失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实际上隐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应该认为，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系在内，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尤其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

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原文】

白圭①曰：“吾欲二卜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②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④，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梁小梁也。”

【注释】

①白圭：名丹，曾做过魏国的宰相。筑堤治水很有名。②貉（mò）：又作“貊”，古代北方的一个小国。③饗（yong）：早餐。飧（sun）：晚餐。这里以饗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

④去人伦，无君子：去人伦指无君臣、祭祀、交际的礼节；无君子指无百官有司。

【译文】

白圭说：“我想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

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有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怎么样？”

白圭说：“不可以，因为陶器会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谷不能生长，只能长黍子；没有城墙、宫廷、祖庙和祭祖的礼节，

没有诸侯之间的往来送礼和宴饮，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便够了。如今在中原国家，取消社会伦常，不要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能够使一个国家搞好，何况没有官吏呢？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读解】

那就只能十分抽一，完全合于尧舜之道了。

白圭知道孟子主张薄赋税，所以故意来问他，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殊不知，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老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多越好，像暴虐的夏桀那样，横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原文】

白圭曰：“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泽③水——一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①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②壑（he）：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③泽（jiang）：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水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汪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泽水——泽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

【读解】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里摆展览，让上

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君子不亮，恶乎执？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注释】

①亮：同“谅”，诚信。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够有操守呢？”

【读解】

关于“信”的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说法：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与孟子本章的“亮”（谅）泛指一般的信不一样）。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

这就是孔子、孟子关于“信”的辩证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不解乃至混乱。

好善足以治天下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①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于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 皆将轻④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也也（6），予 既（5）已知之矣。’也也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 外，则谗谄面谀（8）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①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②好善：这里特指喜欢听取善言。③优于天下：优于治天下的意思。优，充足。④轻：易，容易，不以为难。⑤也也（yì）：自满的样子。（6）既：尽，都。（7）距：同“拒”。（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谄：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读解】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谄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也不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徵吗？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子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①之中，傅说②举于版筑③之间，胶鬲④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⑤，孙叔敖举于海⑥，百里奚举于市⑦。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⑧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⑨于虑，而后作；征⑩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⑪，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①畎(quan)亩：田间，田地。②傅说(yuo)：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在傅险筑墙，后被武丁发现，举用为相。③版筑：一种筑墙工作，在两块墙版中，填入泥土夯实。④胶鬲(ge)：殷纣王时人，曾以贩卖鱼、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辅佐周武王。⑤管夷吾：管仲。士：此处指狱囚管理者。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后，管仲随他一起逃到鲁国，齐桓公知道他贤能，所以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押回自己处理。鲁君于是派狱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国，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为宰相。⑥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隐居海边，被楚王发现后任为令尹（宰相）。⑦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他买回，任为宰相，所以说“举于市”。⑧曾：同“增”。⑨衡：通“横”，指横塞。⑩征：表征，表现。⑪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辅佐；拂士即辅佐的贤士。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给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读解】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其实，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姜子牙的故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

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

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对：

周文王被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而编《春秋》，屈原遭流放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而写《国语》，孙膑脚残而著《兵法》，吕不韦迁蜀地而出《吕览》，韩非子被秦国囚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发愤所作。（《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

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 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 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教亦多术

【原文】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 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 ways 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 是对他的教诲。”

【读解】

教育有多种 ways 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 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 老手。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 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 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 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 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 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 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 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 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

尽心上

本篇集中了孟子关于认识论和自身修养的论述，其中不少名 言警句，至今具有重要意义。本篇也是《孟子》全书章句最多的一篇，全篇原文共 46 章，本书选 34 章。

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原文】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孟子说：“充分运用心灵思考的人，是知道人的本性的人。知 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命。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本性，这就是 对待天命的方法。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一心一意地修身以等待天 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读解】

佛问：“你向什么处安身立命？”（《景德传灯录》）

儒答：“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孟子谈天命，谈人的本性，没有消极被动的神秘色彩，而是 充满了积极主动的个体精神。对待天命，不过是保持心灵的思考， 涵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罢了；所谓安身立命，也不过是一心一 意地进行自身修养而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加强知识 学习和思想修养，充实自己的心灵。

所以，不要做悠悠天地中的匆匆过客，东奔西走，北觅南寻， “芒鞋踏破岭头云”。其结果，往往是占有外物越多，内心越空虚， 最终成为一个徒具外形，为外物所役的臭皮囊。

相反，“归来闲对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只要你保持心 灵的思考，涵养本性，顺受天命，身体自然就会有着落，精神自 然就会有寄托，生命之春就会永远在你的把持之中。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莫非命也，顺受真正

【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译文】

孟子说：“一切都是命运，顺应它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所以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非正常的命运。”

【读解】

一切都是命运。

用我们今天通行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但实际上，孟子的立足点是在“顺受其正”上，顺理而行，顺应命运，也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了。怎样顺应呢？比方说，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这不难做到吧？为什么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因为你明知道它有倒塌的危险。同样的道理，明知道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走私贩毒，贪污受贿是铤而走险的，你是不是还要往上靠呢？不往上靠是知道命运的人，是“顺受其正”的人。往上靠则是不知道命运，不“顺受其正”的人。所以，其结果，“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征格而死者，非正命也。”一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走正道；行正义，也就是正常的命运；相反，如上所说，犯罪而死，则死于非命，不是正常的命运了。

由此可见，在孟子这里，命运的确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顺其自然，顺其正理罢了。

就一般情形而论，说到命运，二十岁以前的青少年不会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多半对命运不屑一顾或者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青春焕发，生命力蓬勃向上，对自己，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每天清晨的太阳都有所不同，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奋发向上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四十岁以上可就不同了，所谓人到中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惑”与“知天命”似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不惑”，也就“知天命”了；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知天命”了，才谈得上“不惑”。其实，孔子自己也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见，四十、五十的确是个划分不清的年龄段。或许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知天命要早一些，对有些人来说，则要晚一些，而这又决定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与境遇。总起来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命运的影子也就不知不觉地爬上心头，不由得你不信。这时，回顾自己半生之所为，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梦幻，青年时代的奋斗与血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悔恨遗憾也是徒劳的，明智之举，还是接受孟子的说法：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样，或许多少会有所慰藉，有所解脱而脚踏实地，问心无愧，清洒自如地走完人生的下半截路程吧。

“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

【原文】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译文】

孟子说：“求索就能得到，放弃便会失去，这种求索有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就在

我自身。求索有一定的方法，能否得到 却决定于天命，这种求索无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是身外之 物。”

【读解】

在我自身的，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修养，人生境界的追求， 一句话，是精神的自我完善。身外之物则是金钱富贵，名誉地位。

前者全在于自我，只要坚持追求，便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后者则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并不是你一厢情愿地追求就 可以得到的。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更不 要抓苟且，失去自我。

当然，不强求并不是完全拒斥，而是要 顺其自然。就像孔子 对待金钱富贵的态度：“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如果求不到，那还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说来也是，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 那么要紧呢？

万物皆备于我矣

【原文】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 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读解】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 主义哲学观。这里面的 是与非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我们关心的 是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 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 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 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 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 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 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要“强 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实行仁道。所谓恕道，我们在 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它的积极方便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起来说，是 一种将心比己，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 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 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 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 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 题”政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 气和信心。

随波逐流，平庸之人

【原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众也。”

【译文】

孟子说：“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习惯了不想想为什么 习惯，一辈子随波逐流不

知去向何方，这样的人是平庸的人。”

【读解】

在黑格尔哲学中，这样的人是处于“自在”状态的人，尚没有达到“自为”的程度。所谓“自在”状态，就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不能自己认识自己。所谓“咱为”，就是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做一件事，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在生活中不断反省，认识自己。如此一对照，孟子所说的“众也”当然也就是“自在”状态的人了。当然，这个“自在”的概念，不是我们平常所说“自由自在”的意思。

在们今天的生活中，这种人被视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随波逐流混日子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子惯成自然”，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真能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呢，？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智者的确这样提醒过我们。

可当你每天蹬着自行车在上班的人流中“随波逐流，时，你 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无耻之耻，无耻矣

【原文】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①耻，无耻矣。”

【注释】

①之：至。

【译文】

孟子说：“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

【读解】

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电灯泡儿有玻璃。”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只有无耻之尤的卑鄙之徒才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法句经》说：“那些不以该耻者为耻，而抱持邪恶之念的人，将会下地狱。”

他们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但，丁《神曲》中那些下地狱的人，当然，或许还有西门庆、潘金莲

然而，一旦他们知道羞耻，也就可以升迁炼狱，“浪子回头金不换”，说不定还有一二上天堂的机会哩！

无耻至耻，免于羞耻。

耻之于人大矣

【原文】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①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注释】

①机变：奸诈。

【译文】

孟子说：“羞耻之心对于人至关重要！搞阴谋诡计的人是不知羞耻的。不以自己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赶得上别人呢？”

【读解】

“我

一念之差

出卖了无辜的人
我有大罪呀!”

犹太羞愧难当，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在一棵大树下吊死了。（《马太福音》）

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了善恶果，羞耻之心便油然而生。人类虽然因此而犯下原罪，被逐出伊甸园，但却获得了在现实土地上生存的权利。

“知耻近乎勇。”（《中庸》）

纵使罪孽深重如犹太，羞愧而死，灵魂尚能获得拯救。

如果及早知耻，以羞耻为动力，化羞耻为力量，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否则，一次无耻，次次无耻，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嗜痴成癖，那就万劫不复，无可救药了。

古之贤士，乐道忘势

【原文】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则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①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注释】

①亟（qí）：多次。

【译文】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喜欢听取善言，不把自己的权势放在心上。古代的贤能之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乐于自己的学说，不把他人的权势放在心上。所以，即使是王公贵人，如果不对他恭敬地尽到礼数，也不能够多次和他相见。相见的次数尚且不能够多，何况要他做臣下呢？”

【读解】

乐道忘势，是弘扬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还是曾子所说的那个道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五下》）他有他的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有什么输于他的呢？这样一想，也就不把他的权势放在心上了。所以，真正的贤士能够笑傲王侯，我行我素。

当然，如里王侯本身也能够好善而忘势，对贤能之士礼数有加，当成真正的朋友而平等对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总之，领导人好善忘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乐道忘势，不逢迎拍马，屈从权贵。这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正如朱熹《孟子集注》所说：“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原文】

孟子谓宋勾践①曰：“子好游②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③；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④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注释】

①宋勾践：人名，姓宋，名勾践，生平不详。②游：指游说。嚣嚣：安详自得的样子。④得己：即自得。

【译文】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

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

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读解】

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

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

当你飞黄腾达有时机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

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原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译文】

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奋发的，是平庸的人，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自己也能奋发有为。”

【读解】

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影响下，在领袖人物的率领下，的确可以涌现出一大批奋发有为的人物来。不过，按照孟子的观点，要等到一定的时势，一定的领袖人物出现后才奋发的，还算不上是豪杰之士。真正的豪杰之士，是可以造时势的人，是没有领袖人物出现，自己也知道奋发有为的人。

当然，孟子所谓“兴”，不一定非指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也不一定要求个个都去做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奋发有为，乐观向上。说到底，就是要求大家自强不息，不要以“不能”为借口，这也不为，那也不为。

只要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都是“文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圣人出现才来拯救我们呢？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有所者作属权版，作制情倾湖西饮龙由书本

123456789101112memgzi-118.htm

[上一页](#)

[回目录](#)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原文】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译文】

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读解】

法家重政令法治，儒家重教育德治。

政令法治治人，教育德治治心。

治人人畏，治心心服。

以儒者的眼光来看，心服才是真服。因此，法治是不得已而为之，德治才是根本所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是德治。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这是法治。

德治法治双管齐下，天下才能大治。

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是不是有点亦儒亦法的味道了呢？

良能良知，通行天下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①。孩提之童②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注释】

①良：指本能的，天然的。良能、良知已作为专门的哲学术语，以不译为妥。②孩提之童：指两三岁之间的小孩子。

【译文】

孟子说：“人不用学习就能的，是良能；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是良知。两岁的小孩子没有不知道亲爱他父母的，等到他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他兄长的。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没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是通行天下的。”

【读解】

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正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一样。比如说，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长是人的良能良知，不用教导，不用学习就知道的。进一步推导，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所以，仁义也是属于人的良能良知范围。这就又回到“仁义礼智，非由外好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上面去了。由此可见，孟子为了推行仁义礼智这些儒者所崇尚的道德，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绕过去，绕过来，从方方面面来论证，最后都落脚到仁义礼智这些天经地义的道德上面来。由此要求人们行仁义，国君行仁政，天下成为仁爱礼让的大同世界。

应该说，儒者的理想是非常不错的，其主张人性向善，主张仁爱礼让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至于孟子所说的良能良知是否存在，那就只有各人们心自问，体察自身，从而作出各

自的回答了。但 起码的一条，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似乎还是通行天下的伦理 道德。当然，并不排除有所谓件送不孝，大逆不道的特例，而且， 越到现代，这种特例似乎越多起来了。

操心虚患，多能通达

【原文】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①。独孤臣 孽子②，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注释】

①疾（chen）疾：灾患。②孽子：古代常一夫多妻，非嫡妻所生之 子叫庶子，也叫孽子，一般地位卑贱。

【译文】

孟子说：“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产生于灾患之 中。那些受疏远的大臣和贱妾所生的儿子，经常操心着危难之事，深深忧虑着祸患降临，所以能通达事理。”

【读解】

最粗壮的树，并不是生长在丛林中，而是生长在空旷的地方。 最成功的人，并不是生长在顺境中，而是生长在逆境里。

清代人石成金《传家宝》说：

“世路风霜，吾人炼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

弗兰西斯·培根说：

“顺臣境最易见败行，逆境最可见美德。”

说到底，都是“生于忧患”。所以不要悲叹出身贫寒低微，不 要抱怨遭人排挤。要感谢命运，感谢困难，甚至，感谢你的敌人。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原文】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译文】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专以讨得君主的欢心为喜悦；有 安定国家的臣，以安定国家为喜悦；有顺应天理的人，当他的主 张能行于天下时，他才去实行；有伟大的人，端正自己，天下万 物便随之端正。”

【读解】

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

不仅人各不同，人品各异，就是从政的品格也有高低不同。孟 子这里所列举的，就是几种不同的从政品格。

“君人者”专以阿谈逢迎为务，尽妾妇以道，是宦官宠臣之 列。

“安社稷者”是忠臣，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忠也往往有愚 在其中。

“天民者”替天行道，不限于一国一君，如伊尹、姜太公之类。

“大人者”有圣德感化万物，领袖群伦，正己而天下平，是尧 舜禹汤文武等人中龙凤，百年难遇一二。

孟子显然是赞赏“天民”，尤其是“大人”这样的圣贤级人物 的。但不知他会把孔子和

他自己放在哪一个等次上？事关圣人，他既没有说，我们也不好主观臆断，妄加揣测了罢。

君子有三乐

【原文】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①，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②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注释】

①故：事故，指灾患病丧。②忤（ZUo）：惭愧。

【译文】

孟子说：“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父母健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大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大快乐。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

【读解】

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

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话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

也就是说，一乐取决于天意，三乐取决于他人，只有第二种快乐才完全取决于自身。因此，我们努力争取的也在这第二种快乐，因为它是属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的范围，而不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的东西。（见本篇 13·3）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

俯仰无愧，君子本色。

君子之乐，莫过于此。

当然，作为教书先生，孟子还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如果我们不是教书先生，那除了一乐家庭平安，二乐俯仰无愧之外，还该三乐什么呢？或者，时代进化了，还有没有四乐、五乐呢？

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原文】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①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②，见于面，盎^③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注释】

①大行：指理想、抱负行于天下。②晬（sUi）然：颜色润泽。③盎（ang）：显露。

【译文】

孟子说：“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这是君子所想要的，但却不是他的快乐所在；立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这是君子的快乐，但却不是他的本性所在。君子的本性，纵使他的抱负实现也不会增加，纵使他的穷困也不会减少，因为他的本分已经固定。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于内心，外表神色清和润泽，呈现于脸面，流溢于肩背，充实于四肢，四肢的动作，不用言语，别人也能理解。”

【读解】

治国平天下是人间的赏心乐事，也是儒学外治（与内修相应）的最高境界。但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仁义礼智根于心，清和润泽显于外才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个胸怀高远，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与内在灵魂统一，表里如一，通体流溢着生命的光辉。

想来，即便在儒教中，这也不过是一个理想人物罢了！

因为他已超越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着人类。

但他不是超人，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没有上过查拉图斯特拉那座山。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原文】

孟子曰：“易其田畴^①，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或礼，财不咈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大，无弗与者，至足矣^②。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注释】

①易其田畴：易，治，耕种；田畴，田地。②矣：这里的用法同“也”

【译文】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税收，可以使老百姓富足。饮食有一定时候，费用有一定节制，财物使用之不尽。老百姓离开了水与火就不能够生活，可是，当有人黄昏夜晚敲别人的门求水与火时，没有不给与的。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都很充足。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的粮食像水与火一样充足。粮食像水与火一样充足了，老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读解】

这一段与孔子“先富后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里论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大学》所论“德本财末”，孔子所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以及孟子自己所论“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梁惠王上》）的观点则有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和这里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现了儒学抓经济基础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观点则表现了儒学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儒家先贤们的确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侧重和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后教”为代表性说法的两种思想看作是儒学在治国问题上的一对矛盾对立范畴。至于这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是否得到过“统一”的解决，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先贤们似乎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而我们的感觉，他们总的倾向上还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的。从实践上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时期内，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政治与经济作为对立统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极，对它们的不同侧重似乎贯穿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不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吗？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又要“谈政治”，使我们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的一对矛盾对立而又应该得到统一的施。至于怎样来使它们得到统一，则是一个非常复杂、因而不是我们这里可以置一辞的问题了。

当然，从这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孟至少不是空谈“礼义兴邦”的迂夫子罢，虽然后世不知出了多少迂腐的儒生！

观于海者难为水

【原文】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①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②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③不达。”

【注释】

①东山：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②容光：指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③成章：《说文》解释：“乐竟为一章。”由此引申，指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有一定规模。

【译文】

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整个天下都变小了。所以，观看过大海的人，便难以被其它水所吸引；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便难以被其它言论所吸引。观看水有一定的方法，一定要观看它壮阔的波澜。太阳月亮有光辉，不放过每条小缝隙；流水有规律，不把坑坑洼洼填满不向前流；君子立志于道，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能通达。”

【读解】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另一方面，基础要扎实，要循序渐进，逐步通达。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胸襟的拓展，境界的升华。

登山如此，观水也如此。所以有“观于海者难为水”一说。既然大海都看过了，其它小河小沟的水还有什么看头呢？

徐霞客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境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提高的。

由此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小看了“游山玩水”的积极意义哩。关键是看你怎么“游”，怎么“玩”。如果像报载某旅游局长所说：“现在旅游，不过是把麻将桌换个地方。”游山玩水都是打麻将，那当然是极端腐败，极端没意思的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登山”则“小鲁”，“小天下”；“观海”则“难为水”，思想境界真正得到提高，得到升华，那也就“不虚此行”，即便是“公费”也总算有一定收获了罢。这是擦边的话了。回到本题，既然“在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既然“观于海者难为水”，那么，“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登山就要登泰山，观水就要观海水，做学问就要做于圣人之门。这就拓展胸襟，升华境界的道理。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

另一方面，“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为，光有本，水有源。太阳和月亮的光辉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流水不放过任何一个坑坑洼洼。那么，我们做学问，立志于道呢？也 同样应该不马虎，不敷衍，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因为，与“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同样的道理，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不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向前呢？

总起来说，这是一段激励人立志向学和提高思想境界的绝妙好文，深富哲理，值得我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读。

为谁辛苦为谁忙？

【原文】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②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③间也。”

【注释】

①孳孳（zī）：同“孜孜”，勤勉不懈。②蹠（zhì）：通常作“跖”，相传为柳下惠的弟

弟，春秋时的大盗，所以又称“盗跖”。③间(jiān)：区别，差异。

【译文】

孟子说：“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物；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物。要想知道舜和路有什么区别，没有别的，利和善的不同罢了。”

【读解】

鸡鸣而起，为谁辛苦为谁忙？

“好忙啊！好累啊！好辛苦啊！”

这些都是现代人常常听到，而自己也常常发出的感叹，几近于口头禅了。

同样的，我们也爱问同事和朋友：“这几天忙什么？”

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时时处处似乎都在疲于奔命之中。虽然“鸡鸣而起”往往已被“睡眠”取而代之，但“三更不寐”不也同样是“孳孳”而为之的吗？

还是那句话：“忙什么？为什么？”

处于连“君子也要言利”的时代，我们十有八九不会同意孟老夫子关于“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岂不成了“盗蹠”满街走了吗？“君子”不也都成了强盗了吗？

但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倒的确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一番的。虽然我们不同意“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但如果太看重利，在利害关系中不能自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又是不是有些迷失本性了呢？更何况，如果一味逐利，不择一切手段，不惜铤而走险，那倒很可能真正成为“蹠之徒”也未可知呢？

所以，不要只顾匆匆忙忙，不要只抱怨太累太辛苦，而要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右铭来读。

举一废百，贼道也

【原文】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②，摩顶放踵③利天下，为之。子莫④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注释】

①杨子：战国初期哲学家，名朱，魏国人。他的学说与墨子的学说在战国时代都很流行。他重视个人利益，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但也反对侵夺别人。他没有留下著作，事迹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列子》里有《杨朱篇》，但不一定可靠。

②墨子兼爱：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兼爱”是他的基本思想之一。

③摩顶放(fāng)踵：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形容不畏劳苦，不畏劳苦，不顾价格体伤。放，到，到。④子莫：战国时鲁国人，其事迹已不可考。

【译文】

孟子说：“杨朱主张为自己，即使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干。墨子主张兼爱，即便是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只要是对天下有利，他都肯干。子莫则主张中道。主张中道本来是不错的，但如果只知中道而不知道权变，那也就和执着一点一样了。为什么厌恶执着一点呢？因为它会损害真正的道，只是坚持一点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

【读解】

这是孟子对杨朱和墨翟学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评论，至今仍然是对杨墨的权威性论断。

我们这里不是搞学术研究，所以对他关于杨墨的评论不予深说，而是侧重于他对子莫的看法。

子莫执中。

照理说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应该受到大加赞扬。事实上，孟子也的确说了“执中为近之”，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执中无权，独执一也。”这就出了问题。这里的“权”是指“权变”，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坚持“执中”，没有变通，那就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而我们知道，中庸之道本来是“执两用中”（《中庸》）的，既然只是“执一”，当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并不符合儒学的主张。

为什么“执一”就有问题呢？因为它“举一而废百”，坚持一点反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具有片面性，其结果是“贼道”。“贼”在这里作动词，指对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损害。

回过头来说到杨子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在孟子看来，都是“执一”之道，因此，“为其贼道也”，是孟子所反对的。

可见，这一章从对杨、墨的评论出发，表达了孟子主张“执中”而变通的思想主张。对我们来说，既有学术史的价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启示。

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

【原文】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译文】

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是美味的，干渴的人觉得任何饮料都是可口的。他们不能够吃喝出饮料和食物的正常滋味，是由于饥饿和干渴的妨害。难道只有嘴巴和肚子有饥饿和干渴的妨害吗？心灵也同样有妨害。一个人能够不让饥饿和干渴那样的妨害去妨害心灵，那就不会以自己不及别人为忧虑了。”

【读解】

饥渴对嘴巴和肚子的妨害使人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类似这样的妨害如果对心灵发生，就会使一个人对精神的需求，对思想、学术和主张也出现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现象，失去辨别力。统便会管它什么主义，管他什么意识形态都一古脑儿接受下来，缺乏消化能力，最终误入歧途。

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使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那样的妨害，就不会失去选择力和辨别力，对于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就会有所认识，有所鉴别，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部分加以吸收，消化，使之成为充实自己的精神营养。能够做到这样，即使发现自己有不及他人的地方，那也是很容易迎头赶上的，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要使自己的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那样的妨害，别无良方，只要使心灵经常吸收养份，就像我们平时不感到口渴也喝茶滋润，不测饥饿也按时吃饭补充养份一样。这样，就不会导致心灵空虚，以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甚至囫圇吞枣，消化不良。

回想前些年文化开禁，读书人如饥似渴，而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学生们不辨古今，不管倾向而一古脑儿吞食下去，今天是尼采、叔本华，明天是弗洛伊德，后天又是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是很有点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味道吗？

所以，心灵的修养也和身体的营养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使之饥饿干渴而缺乏养份。只有这样，才能使之良性发育，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身心都健康的人。

掘井九仞不及泉，犹为弃井

【原文】

孟子曰：“有为者辟^①若掘井，掘井九动^②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注释】

①辟：同“譬”。②九仞：仞，同“用”，古代量词，一用六尺或八尺，九仞则相当于六七丈。

【译文】

孟子说：“做事好比掘井一样，掘到六七丈深还没有见水，仍然只是一口废井。”

【读解】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旅獒》）

为井九仞，同样也可能功亏于最后一仞。而一旦功亏，不管是一仞还是半仞，都是半途而废，留下的，是废井一口。

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进退成败都在自己。孔子最赞赏的，则是弟子颜渊的精神：“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同上）见其进而未见其止，当然也就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会因为“掘井九何而不及泉”便停止了。

所以，孔子也罢，孟子也罢，都是反对半途而废，激赏积极进取精神。这也算是儒家先贤所着力推崇的一种风范吧，时至今日，也仍然对我们有激励价值。

君子不素餐

【原文】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①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注释】

①不素餐兮：引自《诗经·魏风·伐檀》。素餐，白吃饭。

【译文】

公孙丑说：“《诗经》说：‘不白吃饭啊！’可君子不种庄稼也吃饭，为什么呢？”孟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国君用他，就会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学生们跟随他，就会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忠诚而守信用。‘不白吃饭啊！’还有谁比他的贡献更大呢？”

【读解】

还是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自己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论于人”（《滕文公上》）的意思。强调社会分工，强调脑力劳动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对我们今天来说，公孙丑所提的这类问题是不会有多少人提了。但倒回去二十年，我们还时常可以听到送公粮进城的公社社员骂街的声音：“俺农民伯伯不种出来，你们城里人吃狗屎！”理直气壮，字正腔圆。倒回去二十年如此，倒回去二千年呢？想一想吧，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孔子、孟子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了罢。

士尚志

【原文】

王子垫①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注释】

①王子垫：齐王的儿子，名垫。

【译文】

王子垫问道：“士做什么事？”

孟子说：“使志行高尚。”

王子垫问：“使志行高尚指的是什么？”

孟子说：“仁和义罢了。杀死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占有，是不义。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仁便是；道路在哪里？义便是。居于仁而行于义，大人的事便齐备了。”

【读解】

所谓大人的事齐备了实际上是指大人的修养就够了。这里的“大人”指一般意义上的君子，也就是士人。

“士尚志”，士人的修养就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而高尚的标准就是“居仁由义”。这一段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还是孔、孟所一贯呼吁的“仁义”二字，还是强调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修身精神。

不过，“士尚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对士人的要求，给人的感觉，好像士人的“专业”就是“尚志”而施行仁义，失去了这一点，士人也就不成其为士人了一样。由此影响到后世的读书人一直把“尚志”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而“尚志”一词，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词语，甚至为很多人的名字所采用。。

道德两难怎么办？

【原文】

桃应①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②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沂然③，乐而忘天下。”

【注释】

①桃应：孟子的学生。②敝屣（XT）：破鞋子。（3）沂（xin）：同“欣”。

【译文】

桃应问道：“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那怎么办？”

孟子说：“把他逮起来就是了。”

桃应问：“难道舜不阻止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皋陶是按所受职责办事。”

桃应问：“那么，舜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像抛弃破鞋子一样。他偷偷地背负父亲逃走，沿着海滨住下来，终身逍遥，快乐得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

忘掉。”

【读解】

这是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人问：“母亲和妻子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哪一个？”或者问：“妻子难产，母亲和孩子只能保住一个，你保哪一个？”

一方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父犯法也应与庶民同罪。所以孟子回答说：“执之而已矣。”

但另一方面。眼看父亲出事而坐视不救，又不符合孝道。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道德难题叫做“忠孝不能两全”，对舜来说，这个道德难题叫做“公（或法）孝不能两全”。怎么办呢？

孟子的解决动作可就大了，“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连天子之位都不要做了，弃官救父，隐居海滨。这不就为了父亲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了吗？

但在孟子看来，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到公孝两全：一方面，作为天子，在天子之位上，只能发令让司法官去逮捕作为罪犯的瞽瞍；另一方面，抛弃天子之位，便作为儿子，铤而走险，冒死救出父亲，隐居海滨，奉养父亲，不以失去天子之位而遗憾。

这个两难问题，在我们今天来回答可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把个体行为的“孝”归结为私人问题了（虽然在总体上说“孝”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公孝不能两全”就成了“公私不能两全”，既然如此，那也就不难解决了。虽然在情感上仍然难，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不难的了。

何况，我们今天的人，有几个会为了父亲而“弃天下”呢？莫说“弃天下”，就是弃一局处长官的官位也会舍不得的啊，多半只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弃父亲的。更何况，即便不为前程，仅为父亲低微，父亲穷酸而弃之的，也有人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什么“两难”了罢。

回到孟子的原文，应该一提的是，所谓“瞽瞍杀人”云云，当然只是一种假设，就像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竞赛假设一些案例一样，并非在舜做天子的时候他父亲真的杀了人，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偷偷背负父亲而逃，像一个被通缉的犯人一样隐居海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我们倒应该特别欣赏舜的气度了，什么气度？进为天子，退为逃犯，隐居海滨而“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种能进能退，“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的气度，尤其是，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的乐观通达，真是非等闲之辈所能的特殊禀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舜作为圣贤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当然，孟子“言必称尧舜”，而孟子所称的尧舜难免没有理想化的色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地位对人的重要影响

【原文】

孟子自范①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赔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②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③。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注释】

①范：地名，故城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是魏国与齐国之间的要道。②广居：孟子的“广居”指仁。如《滕文公下》所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③垤（dié）泽之门：宋国城门。

【译文】

孟子从范邑到齐都，远远地望见了齐王的儿子，非常感叹地说：“地位改变气度，奉养改变体质，地位是多么重要啊！他不也是人的儿子吗？”

孟子说：“王子的住多、车马、衣服多半与他人相同，而王子像那个样子，是他的地位使他那样的。何况那处在天下最广大地位上的人呢？鲁国的国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城门下呼喊。守门的人说：‘这人不是我们的国君，他的声音怎么这样像我们的国君呢？’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的地位相似罢了。”

【读解】

存在决定意识，地位影响气度。

不仅气度，就是一般气质、思想观念等，也都深受地位的影响。

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莫说本来是王子的人气度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原本为平民老百姓，甚至出身苦寒低贱如替人看牛放羊的朱元璋，一旦地位改变，做了天子，那气度与精神风貌也会变若天上地下，这就叫做“居移气”。

当然，有所影响，有所改变并不意味着主体自身完全不起作用，像“环境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人完全是周围环境的奴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后来做了皇帝，贵为天子的人，怎么也改不了早年做平民，做农民时的习性和脾气，甚至一些特殊的喜好，这就是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在起作用。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一方面，环境地位对人的气质、气度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以孟子在这里的意图来说，他之所以喟然而叹“大哉居乎！”强调“其居使之然也”，其实是为了推出“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一句话来，要求大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滕文公下）处在“仁”的地位上。而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选择“仁”的地位，离开主体自身的作用能行吗？这正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一方面，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但另一方面，“择不处仁，焉得知？”还是离不开主体的选择作用。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孟子的确是“祖述仲尼之意”，本意与孔子“里仁为美”一章的表达方式虽然完全不同，但其思想却是一脉相承而贯通的。“孔家店”的大小老板前后相隔百年，其配合却是非常默契，后世之所以用“孔孟之道”合称二人学说，正是体现了这种相互合拍。当然，所谓配合默契，所谓相互合拍，其主动的方面都只可能是生于其后的孟子了。在孔子自己，可不知道在他的身后还会有这样一个深得他的意旨甚至超过颜回的“私淑弟子”，而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圣灵”可知，那还不知道有多么欣慰哩，起码是可以抵消他奔走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劳顿和遗憾了吧。

回到正题上来，无论是孟子本章，还是孔子“里仁为美”的一章，都既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历史人物研究的参考，又可以作为教育学研究的资料，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养而不爱如养猪

【原文】

孟子曰：“食^①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②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注释】

①食：动词，使之食，引申为奉养。②币：指礼物。将：送。

【译文】

孟子说：“只是养活而不爱，那就如养猪一样；只是爱而不恭敬，那就如养鸟儿养爱犬等畜生一样。恭敬之心是在送出礼物之前有了的。徒具形式的恭敬，君子不可虚留。”

【读解】

“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

这两句话对于我们在奉养老人时具有特别的警醒作用。

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媒介报道各种各样的对老人大不敬行为，不仅是不敬，甚至连赡养的应尽职责都不愿意尽到。而在孟子看来，不仅应该赡养，而且应该满怀爱心，恭敬有礼地赡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赡养老父老母也就和养猪养狗差不多了。你的老父老母如猪狗，你自己不也是猪狗一样没有人性的了吗？何况，如此下去，你自己也恐怕有被下一代当猪狗养的一天哩。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现在饲养宠物成风，一条爱犬动辄上万元人民币，甚至有再翻上十倍、几十倍的，所以，养狗成风，“炒狗”成“疯”。个别人，把狗当作心肝宝贝一般，不仅“养而有爱”，而且还恭敬有加，同桌吃“饭”，同床睡觉；甚至，吃得比狗主人自己好，睡的地方也比狗主人自己睡的地方还要舒服。可见，这已超出了孟子的想象范围，不是“爱而不敬，兽畜之也”，而是“兽畜之也，爱而有敬”了。养狗尚且“爱而有敬”，何况奉养自己的父母呢？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罢。遗憾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奉养父母“爱而不敬”的人还的确不少，对这些人来说，已不是“爱而不敬，兽畜之也”，而是“爱而不敬，不如兽畜”了。也就是说，他们待自己的父母连狗都不如。还是用我们前面的推论来说，那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也看得连狗都不如的了，或者，干脆说，他们的作为本来就是连狗都不如的！

说到这里，必须郑重声明，我们在这里只是因为联系到孟子所说“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的意思而加以理解发挥，绝不是专门把矛头对准饲养宠物和“炒狗”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引起误会。

总起来说，这一章对我们的重要启示还是一个对父母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孝”的问题。在一般认为“孝道”已日渐式微的今天，这个问题当然已没有孟子的时代那样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对老人的奉养已日益暴露出问题，而且，在世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日益关注的时候，孟子的论述不是对我们很有警醒作用吗？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①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②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注释】

①财：通“材”。②淑：通“叔”，拾取。艾(yì)：同“刈”，取。也就是说，淑、艾同义，“私淑艾”也就是“私淑”，意为私下拾取，指不是直接作为学生，而是自己仰慕而私下自学的。这也就是所谓“私淑弟子”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读解】

我们在前面已经听孟子说过：“教亦多术矣。”(《告子下》)但他在那时并没有说“多术”

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只是重点说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不屑之教”。现在，他又列出了五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朱熹曾经逐一列举了孔子、孟子用这五种方式在不同学生身上的运用，比如说孔子对颜渊、曾子就是“如时雨化之者”；对冉伯牛、闵子骞就是“成德者”；对子路、子贡就是“达财者”；而孔子、孟子分别对樊迟、万章就是“答问者”。至于“私淑艾者”，朱熹举的是孔子、孟子分别对陈亢、夷之。其实，孟子自己认为，他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在《离娄下》里，他曾经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其实就是对“私淑艾者”的最好解释。

虽然孟子在这里所列的五种教育方式已包括了德育、智育等各方面，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教学体系，各种方式之间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只是一种列举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教育方式，是根据学生们本身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不是从理论方面作系统的要求，而是从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把它们引入教学实践，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有推广与应用价值的。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原文】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①。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注释】

①彀率：拉开弓的标准。

【译文】

公孙丑说：“道倒是很高很好的，但就像登天一样，似乎高不可攀。为什么不使它成为可以攀及的因而叫人每天都去勤勉努力呢？”

孟子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的工人而改变或者废弃规矩，绝不因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张满了弓而不发箭，只做出要射的样子。他恰到好处地做出样子，有能力学习的人便跟着他做。”

【读解】

这里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为追求真理的困难或目标高远而降低目标或标准。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高明的老师不能因为懒惰愚笨的学生而改变或放弃准则。这就是“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第二层，“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善于引导的老师总是给学生留有消化理解的余地，重在传授方法，以身作则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就是“引而不发，跃如也。”把弓拉满，但却并不把箭放出去，而只是做出要放的样子，启发学生理解，激发他们跃跃欲试的愿望。所以，孟子又把这种做法归结到“中道而立”的落脚点上。所谓“中道”，也就是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如此一来，孟子便很巧妙地把教育与学习的问题与儒学所标榜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联系在一起了。

做到了这一步，则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愉快。

问题倒是在于，这样的启发式教育，要求老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必须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不仅仅是眼高手低的裁判员。

中道而立，谈何容易？
但总归是努力的方向罢。

以道殉身与以身殉道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 以道殉乎人者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份，用道义随身行事；天下政治 黑暗的时候，用生命捍卫道义。没有听说过牺牲道义而屈从于他 人的。”

【读解】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就是“天下有道则见”（《论语·泰 伯》），就是“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达则兼 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但“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却似乎比“无道则隐”，“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来得要壮烈一些，而大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的意思了。

杀身成仁便是以身殉道。

只有叛徒才以道殉人。

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意思来理解，“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 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得上是“以身殉道”的 表现，因为这样做是为了“道”而舍弃了自身的所谓“前程”，只 不过没有舍弃生命罢了。

只要不屈志变节，也就不是以道殉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这虽然也没有“杀身”，而只是“独善其身”，但却是不愿以 道殉人的典型。

虽无壮烈，却也大义凛然。

求教必须虚心

【原文】

公都子曰：“滕更①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②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功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注释】

①滕更：滕国国君的弟弟，曾向孟子求学。②挟（Xie）：倚仗。

【译文】

公都子说：“滕更在您门下学习，似乎应该在以礼相待之列，可是您却不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呢？”

孟子说：“倚仗着自己的权势来发问，倚仗着自己贤能来发问，倚仗着自己年长来发问，倚仗着自己有功劳来发问，倚仗着自己 是老交情来发问，都是我所不回答的。滕更有这五种中的两种。”

【读解】

至于滕更到底是倚仗的哪两种，孟子点到为止，并没有明说。朱熹《集注》引赵氏说：“二，谓挟贵，挟贤也。”那也就是说，他 倚仗自己是国君弟弟的地位权势，倚仗自己很能干，很了不起。

其实，滕更到底倚仗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孟子为什么对这些有所倚仗的人不予回答。

这一点，孟子在论交朋友的原则时已经说过：“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因此要“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交朋友是“友其德也”，所心，不能够掺杂长、贵、兄弟权势等外在的因素，掺杂了这些因素，所谓的友谊也就不纯了。同样的道理，求教于老师门下，目的是为了学习知识，切磋学问，教学相长，因此，也不能掺杂贵、贤、长、功劳、故旧等外在的因素，一旦掺杂了这些因素，就会如朱熹《集注》引尹氏所说：“有所挟，则受道之心不专，所以不答也。”所谓不专，也就是指心不诚，求学心不诚，怎么能有所收获呢？所以孟子不予回答。而这种不予回答，又是不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呢？（《告子下》）

说起来，孟子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要求我们虚心求教，而不要自以为是。在老师的门下固然应该如此，向其他人请教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说到底，还是孔子所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精神。既然“不耻下问”，当然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倚仗存于心中了。

真进锐者，其退速

【原文】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译文】

孟子说：“对于不应该停止的却停止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停止。对于应该厚待的却薄待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薄待。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

【读解】

这里一共说了三种情况，不过，前两种情况性质是一样的，用孔子的术语来说，都是“不及”的问题，做得不够，因为不该停止的却停止了，不该薄待的却薄待了。没有前进，没有厚待，都是做得不够，所以是“不及”。后一种则是说的“太过”的问题，前进太猛，做得过了头，其结果是退起来也会快得很，结果还是达不到目的。这就应了孔子的话：“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或者叫做——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可见，孟子在这里依然是师承孔子的意思，分别说到“不及”与“过”的弊病。

在我们一般的眼光看来，“不及”是消极，“过”是积极。消极的弊病不言而喻，可积极的弊病在哪里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进锐者，用心太过，其气易衰，故退速。”朱熹《孟子集注》）好比马拉松长跑，你一开始就以百米赛的速度冲刺，其结果必然是很快败下阵来。

从客观方面来说，例证也有不少。《后汉书·李固传》说：“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大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阎氏受皇帝宠爱，升官太快，成了“火箭式”的干部，因此遭人嫉恨，迅速遭祸。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官场险恶，尤其如此。

所以，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说，都是“其进锐者，其退速”。或者，还是用孔子的经典性表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

只有中庸之道，做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才是正确的，才能够从容不迫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译文】

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但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但谈不上亲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

【读解】

我们今天也说：“让世界充满爱。”不过，充满什么样的爱？我们没有具体分析，也没有说。

孟子这里作出了分析，说出了爱的层次差等。

对于物（朱熹注释说，指禽兽草木），主要是爱惜。爱惜的具体表现，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种思想，倒是有我们今天环境保护，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了。

对于民，也就是老百姓，需要仁爱。仁爱的具体表现，按照朱熹引程颐的看法，也就是孟子在《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对禽兽草木等“物”是谈不上的。

对于亲，也就是自己的亲人，则不是爱情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爱，是爱之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一个层次了。

但是，只有当你能够亲爱亲人时，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爱百姓；只有当你能够仁爱百姓时，才有可能爱惜万物。不然的话，就会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所以，爱虽然有亲疏，有差等，但这些亲疏差等之间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爱之所以有亲疏，有差等，不是我们主观方面随意决定的，而是因为客观方面，这些对象本身有所差别，用朱熹引杨氏的话来说，叫做“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总起来说，有差等又有联系，“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首序。”（程颐）

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儒学的“爱的系列”，而我们发现，这个系列又正好是和《大学》所开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阶梯相统一的。由此可见，圣贤所论，无不用心深刻。既然如此，读者也只有用心体会，才能得其真髓。

回到开始时的话题，“让世界充满爱。”是不是应该充满各种各样的爱呢？

智仁难遍，当务之急

【原文】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①小功②之察③；放饭流歠④，而问无齿决⑤，是之谓不知务。”

【注释】

①缌（xī）：细麻布，这里代指服丧三个月的孝服，穿这种孝服只服丧三个月，是五种孝服中最轻的一种，如女婿为岳父母服孝就用这种。②小功：服丧五个月的孝服，是五种孝服中次轻的一种，如外孙为外祖父母服孝就用这种。③察：指仔细讲求。④放饭流歠（chuò）：大吃猛喝。放饭，大吃大嚼的意思；放，副词；饭，动词。流歠，猛喝的意思；流，长，副词；歠，饮，动词。《礼记·曲礼》说：“毋放饭，毋流歠。”在尊长者面前大吃猛喝是非常失礼的大不敬行为。⑤问无齿决：问，讲求；齿决，用牙齿啃，这里指用牙齿啃于肉。《礼记·曲礼》说：“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在尊长者面前啃干肉也是不礼貌的。

行为，但只是小不敬。

【译文】

孟子说：“智者没有什么事物不该知道，但是急于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仁者没有什么人不该爱，但是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以尧舜的智慧尚且不能够知道一切事物，因为他们急于知道对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以尧舜的仁德尚且不能够爱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如果不能实行该行三年的丧办礼，却对三个月、五个月的丧礼仔细讲求；在尊长者面前大吃猛嚼却讲求不要用牙齿啃于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物。”

【读解】

俗话说：“丢了西瓜拣芝麻。”抓住了小的却失去了大的，抓住了次要的却失去了主要的，因小失大，舍本逐末，这就叫做“不知务”。

凡事总有轻重缓急，因此，要抓住当前急切应办的事先做。

郑玄《诗谱序》说得好：“举一纲而万目张。”善于化古人之意而用之的毛泽东于是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其实这也正是他老人家“矛盾论”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当然，如果忽视了矛盾发展的一面，在原本的主要矛盾已退居为次要矛盾，新的主要矛盾已经形成的时候，比如说阶级斗争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经济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仍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那当然“万目”都不张了。相反，如果适时地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矛盾的发展转化而进行调整，在经济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了“当务之急”的时候，及时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万目”也都自然会张开了。

国家的情况是这样，个人的生活、工作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要同时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全面开花是不可能的。所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每一个时期有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取得成效。

总而言之，“当务”的把握是最最重要的。还是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话来说，当我们朋友、同事、同学互相见面时总爱问：“最近忙什么？”但愿你所忙的，正是“当务之急”，是“西瓜”而不是“芝麻”，当然，更不要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堂”的事情。

尽心下

本篇是《孟子》全书的最后一篇，内容仍然很丰富，其中有一些著名的章节和名言警句。全篇原文共 38 章，本书选 15 章。

春秋无义战

【原文】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①不相征也。”

【注释】

①敌国：指地位相等的国家。“敌”在这里不是“敌对”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读解】

“春秋无义战”，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义的战争。

其实，孟子的思想依然是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战争的确是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的确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但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衡量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主要是看发动战争的人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什么人来发动战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观点与孟子这里所论是不同的了。

所以，“春秋无义战”虽然已成为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但我们却有必要弄清楚孟子所谓“无义”的内涵。弄清楚内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还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概认为“春秋无义战”，而要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了。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原文】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②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③也？”

【注释】

①《武成》：《尚书》的篇名。现存《武成》篇是伪古文。②策：竹简。古代用竹简书写，一策相当于我们今天说一页。③杵（Chu）：舂米或捶衣的木棒。

【译文】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书，就只相信其中的二三页罢了。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鲜血流得可以漂起木棒呢？”

【读解】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的确，书是我们人类拥有专利的恩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信书，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唯书”的作风，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今天，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也已经是浅显而容易明白的道理了。可是在孟子的时代，这恐怕还是空谷足音吧。其实还用不着推得那么远，只需要想想那些“唯书”、“唯上”的时代，孟子这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引用的。

终于有人说了：“不唯书，不唯上。”

于是我们也都可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时，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而我们知道，《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更何况，我们今天出版业大大发展。日出一书的出版社已不在少数，书籍汗牛充栋，其负面效应是“无错不成书”，这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呼吁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精神就显得尤其必要。不然的话，可是要出大问题的了。

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原文】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译文】

孟子说：“能工巧匠能够教会别人规矩法则，但不能够教会别人巧。”

【读解】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段对于诗歌艺术的分析正好可以借来发挥孟子的这一思想。

康德说：“尽管对于诗艺有许多详尽的诗法著作和优秀的本典范，但人不能学会巧妙地做好诗。”以大诗人荷马为例，他可以教给人以作诗的方法、韵律等，但绝不可能教会第二个人也写出他的那些伟大诗篇。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他的那些想象丰富而思致深刻的意象是怎样涌上他的心头而集合在一起的。”（参见《判断力批判》）第47节）

简单说，诗艺也罢，能工巧匠的手工艺技巧也罢，都只能教会人规矩法则而不能教会人如何去“巧”。而规矩法则仅仅是及格线，要想真正“巧”起来，关键还在于自己勤勉努力地去摸索，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熟能生巧”，都离不开各人的体悟。这也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的意思罢。

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只有看自己的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原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②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③既成，粢盛既洁④，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

①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或诸侯建国时，都要立坛祭祀“社”、“稷”，所以，“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②丘：众。③牺牲：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④粢（zi）：稷，粟米。粢盛既洁的意思是说，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

【译文】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读解】

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

《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改用现代的口号，那就是——

人民万岁！

这一段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为典型，最为明确的体现，“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们所引用。有必要提出的是，“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民”作为一个集合的整体是贵的，重于国君的，但“民”当中的每一个个体，普普通通的一介小民又怎么样呢？孟子这里没有说，也就很难说了。不过，就我们的了解来看，个体的小民是不可

能与国君的重要性相抗衡的，不仅不能抗衡，而且还不知道要轻了多少倍哩。

或许，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所局限。其实，又何止是孟子有所局限，就是进化到两千多年后的民主时代，我们也不仍然在花大力气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和桎梏吗？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原文】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文】

孟子说：“贤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

【读解】

我们今天说：“教育者先受教育。”或者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都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意思。

相反，身歪却要求影子正，源浊却要求流水清，自己都没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而且，孟子说得好：“缘木求鱼虽然得不到鱼，但却没有什么后患。以你的所作所为追求你想得到的，越是努力，越是后患无穷。”（《梁惠王上》）这段批评梁惠王的话，移在这里来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真是准确极了。

是啊，如果是一位教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如果是一位官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诬枉不正，贻害他人。

介然用之，茅塞顿开

【原文】

孟子谓高子①曰：“山径之蹊②间，介然③用之而成路；为间④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注释】

①高子：齐国人，孟子的学生。②径：山路。蹊：人行处。山径之蹊泛指很窄的山间小路。③介然：本指意志专一而不旁骛，这里是经常不断的意思。④为间：即“有间”，短时，为时不久。

【译文】

孟子对高子说：“山坡间的小径，经常有人行走便踏成了一条路；过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走它，又会被茅草堵塞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读解】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话说天下大势，规划三国鼎立蓝图。刘备听完以后，离开坐位向诸葛亮拱手谢道：“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这“顿开茅塞”作为一个成语，其语源正出于孟子这里，没有“茅塞”，谈何“顿开”呢？诸葛亮开刘备之茅塞，孟子开高子之茅塞，假如你我的心被茅草塞住，又请谁来“顿开”呢？

恐怕只有靠自己了罢。

好在，“这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

心路也是一样。多走走，介然用之，“茅塞”虽然不一定会“顿开”，但总会有开启的时候吧。何况，“介然用之而成路”，不被“茅塞”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

“学而时习之”是不是心路的“介然用之”呢？

如果是，那孔圣人是不是能够使你的“茅塞”顿开了呢？

再作冯妇

【原文】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②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③，莫之敢撓④。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注释】

①复为发棠：重新劝齐王打开棠地的粮仓赈济灾民。发，汗。棠，地名，在今山东即墨南。过去齐国灾荒时，孟子曾劝过齐王开棠地粮仓赈济灾民，所以有此说。②冯妇：人名，姓冯，名妇。③嵎（yu）：山势弯曲险阻处。④撓（ying）：迫近。

【译文】

齐国遭饥荒，陈臻对孟子说：“国内的人们都以为老师会再次劝齐王打开棠地的粮仓来赈济灾民，大概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吧。”

孟子说：“再这样做就成了冯妇了。晋国有个人叫冯妇的，善于打虎，后来成了善士，不再打虎了。有次他到野外去，看到有很多人正在追逐一只老虎。那老虎背靠着山势险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迫近它。大家远远望见冯妇来了，连忙跑过去迎接他。冯妇挽袖伸臂地走下车来，众人都很高兴，可士人们却讥笑他。”

【读解】

士人们讥笑他什么？

讥笑他重操旧业，又于起了打虎的勾当，而把自己做善士的追求放弃了。所以，“再作冯妇”作为一个成语，是指人应该明己见机守义，不应因环境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与原则。简言之，就是不应“再作冯妇”。

但从孟子这段话的语气里又感到他并不是完全否定冯妇的作为，因为“再作冯妇”实际上得到众人的拥护，而只是士人们在讥笑他。难道孟子竟会因为怕士人讥笑而不再去劝齐王开仓救民吗？

关于这个问题，朱熹有个解释，他认为主要因为孟子说这话的时候，是齐王已不愿意用他，不愿意听他的话了，而孟子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已准备离开齐国了，所以才有这种说法。

可见，孟子说这段话时是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正如冯妇再次打虎，“再作冯妇”一样，不再次去打虎吧，众人正有危难需要自己。再次去打虎吧，又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与主张，且为士人所讥笑。孟子也是一样，不去再劝齐王吧，灾民的确需要救济。再次去劝齐王吧，明知他不会听，而自己正准备离开齐国，再去劝他，不是又放弃了自己离开齐国的打算了吗？何况，如果自己现在还要去劝齐王，必然受到齐王身边一批被重用的人的讥笑。权衡的结果，还是准备去“再作冯妇”。其实，学生陈臻是了解老师的处境和心情的。所以在向老师提出大家的愿望后马上又说“殆不可复。”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孟子之所以说出再作冯妇的典故，是表明了他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把握，一种审时度势。这正如赵岐注《孟子》说：“可为则从，不可则凶。言善见用，得其时也非时逆指，犹若冯妇。暴虎无已，必有害也。”这可以说是对孟子心

态的深刻揭示。

那么，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应该认为，是不是“再作冯妇”并不绝对，关键是要审时度势，把握自己。如果“可为”，如果“见用”而“得其时”，再做一次冯妇也未尝不可。如果“不可”，如果“非时逆指”，则不可“再作冯妇”，以免“暴虎无己，必有害也”，而且还会受到有识之士的耻笑。

珠玉者，殃必及身

【原文】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

孟子说：“诸侯有三样宝：土地、人民和政事。如果错以珍珠美玉为宝，灾祸必定落到他身上。”

【读解】

一般人玩物丧志，当政者玩物丧政，诸侯玩物丧国，天子玩物便丧失天下了。

历史依据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是“假途伐虢”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想吞并南边的虢国，但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虞国，所以，一直未能得手。

晋献公当政的时候，大夫荀息向他献计，请求用晋国最好的马和宝玉送给虞国的国君，以便向他借路去讨伐沈国。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向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放在他那里就像放在我们国外的库房里一样？今后还不是大王您的。”

献公同意了。于是，荀息便带了宝物到虞国去借路。

贪图宝物的虞公一见荀息送去的东西，满心欢喜，接了贵重礼物，爱不释手，不仅一口答应了荀息的要求，而且还主动提出自己先起兵作为先锋讨伐虢国。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苦苦劝谏，虞公唯晋国的宝马和美玉是图，根本听不进去。

结果，晋国灭了虢，军队在返回的路上又顺道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虞国，活捉了虞公回国。原来送给虞公的宝马和美玉，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晋国。

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的活生生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然不仅仅是诸侯国君值得注意，就是一般的当政为官者，贪财宝好女色也是大忌，弄不好就要惹出祸患来。我们今天倡廉政，反腐败，看那反腐败的成果展览，腐败者不都是因为“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弄得个身败名裂，遗恨终身吗？

所以，还是清廉一点好啊！

小才招祸，从政危险

【原文】

盆成括①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注释】

①盆成括：姓盆成，名括。

【译文】

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离死不远了！”

盆成括果然被杀，学生问孟子说：“老师怎么知道盆成括将被杀呢？”

孟子回答说：“盆成括是个小聪明，但不懂得君子应该知道的 大道理，这是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

【读解】

小聪明小有才气，机智敏感过人，但未能通过大的方面的道理。

因为小聪明，细微之处看得清楚，算得精细，往往察人之隐，超人之先。

因为未能通过大的方面的道理，眼界不宽，心胸狭窄，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心中容不下一点不平，往往在小事上放不开，丢不下。

所以，锋芒毕露，难得糊涂，常常招人嫉恨，惹火烧身而自己还不知道。

这种人不从政已是不大容易处理好人际关系，一旦从政，官场水深莫测，自然倍加危险。所以，孟子能够预先知道盆成括有杀身之祸，而不幸真的被言中。

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君子之大道”呢？

焦循《孟子正义》说：“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义行之，智足以面事而谦顺处之，是为大道也。”

“明足以察奸”和“智足以成事”都是必要的，小聪明做得到，大聪明的“君子”也应该要做得好，简言之，聪明和敏感都是不错的，关键在于处理的方式大有讲究。所谓“仁义行之”，“谦顺处之”，就是要有所涵养，有所藏敛，小事上容得下，放得开，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必一个钉子一个眼，有时候甚至要睁只眼闭只眼，“糊涂”一点才好。

君子应力戒小聪明而修炼大家风度，大雅风度，宰相肚里能撑船。也就是行“君子之大道。”

从政者尤其需要如此。

言语之盗，君子警惕

【原文】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饴①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饴之也。是皆穿富之类也。

【注释】

①饴（tian）：探取，获取。

【译文】

士人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是用言语来套取人；该成话的时候不说话，是用沉默来套取人。都是钻洞爬墙的小偷行为。

【读解】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同样是该不该说话的问题，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失”，属于智与不智的范畴。可是，到了孟子这里就成了“话”，属于仁与不仁的范畴了。

这是有时代发展因素在内的。

孟子时代，游说风起。“展开谈天说地，来诱拿云捉雾人”摇唇鼓舌之士，心术隐伏，欺世盗名，无异于窃人财物。孟子因此而深恶痛绝，斥之为钻洞爬墙的贼，与孔子所谴责的色厉内荏者一样了。（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说与不说，颇费斟酌，弄不好，进退不是人。所以，还是东方朔那“非有先生”的四个字深中肯綮，道出了千古尴尬——

“谈何容易”。

这是从“说”的一方面来看。而我们既然知道当不当说有这些讲究，知道有这种通过语言和沉默来套取人的“穿窬之类”存在，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种“穿窬之类”的言语之盗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活动着，一有机会，就干那钻洞爬墙的勾当，钻你语言的洞，爬你思想的墙。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这种专门以语言和沉默为手段来套取，诱惑你的贼。比如说，当有人居心叵测地来和你套近乎，冠冕堂皇地来找你“谈话”时，你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那“穿窬之类”皮笑肉不笑地向你走过来了呢？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原文】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①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注释】

①带：束腰的带子。朱熹注：“古人视不下于带，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不下带指平常浅近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的，是善言；操守简约而施与广博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然是平常的事情，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才使天下太平。人们的毛病往往在于放弃自己的田地不耕种，却跑到别人的田里去除草——要求别人很多很严格，要求自己却很少很轻松。”

【读解】

“向外觅菩提，总是痴顽汉。”

我们可千万不要把那种放弃自己因地不耕种，却去别人田里除草的人当作了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人啊！

耕云先生的禅学讲话说：“自己从来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不知道自己挑多重的担子，乃至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话，都不是自己所体验的，也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却去要求别人。”（《安祥集》）

所以，那种“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的人其实是没有注意看看自己田里有没有草，而把眼睛盯在了别人的田地里。看到别人的田地里尽是草，而自己的田地里全是大豆高粱。所以才出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的情况。

实际上，是“瞞心昧己”的人，也就是孟老夫子所诊断出的病人。

没有病的人则是先种自己的田，求实务本，然后才推己及人，正己而后正人，“修其身而天下平”。

回到儒学的基本内容上，还是《大学》的进修阶梯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

说大人，则藐之

【原文】

孟子曰：说^①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②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注释】

①说（Shui）：向……进言。②榱（CUI）：也叫“出檐”，指屋檐的前端。

【译文】

孟子说：“向位高显贵的人说话，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哪怕他殿堂高三丈，屋檐好几尺宽，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佳肴满桌，侍奉的姬妾好几百，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饮酒作乐，驰驱打猎，随从车辆成百上千，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他所拥有的，都是我不屑于有的；我所希望的，是古代的礼乐制度。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读解】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这种气势，并非壮空胆，提虚劲。其思想武器就在于“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哪怕你金玉满堂，哪怕你姬妾成群，哪怕你随从如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其实，这也就是曾子所说的：“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有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能“说大人，则藐之”了。

更何况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浩然之气哩！

孟子论说气势磅礴，气象恢宏，与孔子迂徐舒缓，从容不迫有所不同，本章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养心莫善于寡欲

【原文】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译文】

孟子说：“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便本性有所失去，那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便本性还有所保留，那也是很少的了。”

【读解】

那失去或保留的本性是什么？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外物改变人的本性，感官之欲减损人的善心。所以，欲望太多的人，往往利令智昏，做了欲望的奴隶，其结果是“欲望号街车”不知驶向哪里，失去控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欲望，寡欲清心。

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

孟子当然不是老子的学生，在“寡欲”的问题上也绝不会走得像老子那样远，不会到“禁欲”的程度。但在“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见解上有相通之处，这的确是事实。毕竟，儒道两家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罢。

狂者、狷者与好好先生

【原文】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①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②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③、曾皙、牧皮④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⑥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⑦乎！乡原，德之贼也⑧。’”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⑨？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⑩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⑪，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⑫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注释】

①孔子在陈曰：见《论语·公冶长》，原文为：“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与万章所引略有不同。②孔子……：见《论语·子路》。原文和孟子这里所引一样。③琴张：人名，不详。④牧皮：人名，不详。⑤嘒嘒(Xiao)：赵岐注：“志大言大者也。”⑥夷：平。或认为作语助词，无义。⑦乡原(yuan)；也作“乡愿”。愿，谨慎。乡原指外貌忠诚谨慎，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人，也就是现代所谓“老好人”、“好好先生”。⑧孔子曰：这段话在《论语·阳货》中只有“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⑨踽踽(ju)：独行不进的样子。凉凉：淡薄，冷漠。⑩阉：指阉人，即宦官。阉然指像宦官那样巴结逢迎的样子。⑪四美：有害农作物的杂草。⑫反：同“返”、经：正常之道。⑬慝(te)：奸邪。

【译文】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何不归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忘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说：“孔子‘得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进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和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吗？不能够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罢了。”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些人，就是孔子称为狂放的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孟子说：“他们志向很远大，言语很夸张，嘴巴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合。这种狂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洁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这些洁身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那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指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

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偷道德的贼，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可指责。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孔子说：‘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杂草，怕的是它搞乱禾苗；厌恶花言巧语，怕的是它搞乱正义；厌恶夸夸其谈，怕的是它搞乱信实；厌恶郑国的乐曲，怕的是它搞乱雅乐；厌恶紫色，怕的是它搞乱正宗的红色；厌恶好好先生，怕的是他搞乱道德。’君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老百姓振作起来，也就没有邪恶了。”

【读解】

狂者、狷者毛病都很突出，让人一眼可以看出，没有迷惑性，何况，他们也各有可取的一面。好好先生却正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深恶痛绝。

最近报载提出反对“好人主义”，实际上正是呼吁大家来捉“好好先生”这偷道德的贼。

可见，好好先生不仅古代有，现在也同样有。而且，既然已经到了呼吁的程度，说明现在较古代更为严重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好好先生，都不是孟子提出来的，而是孔子分别在《论语》的《公冶长》、《子路》、《阳货》等篇提出来的。不过，通过本章内容，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孟子师生是如何“祖述仲尼之音”而加以上发挥的。所以，本章不仅具有内容方面把狂者、狷者和好好先生这几种人集中在一起加以比较，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儒家学说史的重要资料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狂者、狷者与好好先生

【原文】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①，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②，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③！”

【注释】

①莱朱：汤的贤臣。②散宜生：文王贤臣。③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解释认为：前半句“然而无有乎尔”指没有“见而知之”者；后半句“则亦无有乎尔”指五百余岁之后更不会有人“闻而知之”者了。因此，是孟子对没有人继承孔子圣人学说的忧虑。

【译文】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经历了五百多年，像禹、皋陶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尧舜之道而继承的；像汤，则是听说尧舜之道而继承的人。从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商汤之道而继承的；像文王，则是听说商汤之道而继承的。从周文王到孔子，又是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那样的人，是亲眼看见文王之道而继承的；像孔子，则是听说文王之道而继承的。从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离开圣人在世的

年代这样的不远，距离圣人的家乡这样的近，但是却没有亲眼看见 圣人之道而继承的人了，以后恐怕也没有听说圣人之道而继承的 人了吧！”

【读解】

这是《孟子》全书收尾的一章，编《孟子》的人把这一章编 在这里，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本章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五下》）的观点出发，历述过去时代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圣贤，形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道统”。

另一方面，孟子感叹孔子以来没有众望所归的继承者，对圣 人的事业、圣贤的道统将会中断流露了深深的忧虑。但是，不知孟子有没有预见到，正是他自己，身后有一天会 被人们推为圣人事业的继承者，“道统”的捍卫者。并被戴上“亚 圣”的桂冠。

谁来继承圣人的事业？

不就是孟子自己吗？

孟子以后呢？

03 《论语》

论语

目录

《论语》简介

学而第一

学而第一，儒雅的君子风

孝弟是实行仁道的根本

花言巧语的人没有仁德度

一日数次的反省

功夫做人第一，学问第二

衡量学习与否的标准

人不庄重就没有威严

孝道可使民风淳朴

温良恭俭让的风范

继承父亲的遗志

和与礼的辩证法

怎样才算是好学？

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

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

道德与政治

为政第二

诗与政治

德治与法治

人生的历程和滋味

养生送死，孝不违礼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孝心是孝道的根本
态度不是小问题
大智若愚的颜回
观察人的方法
温故而知新做一个通才
不要吹牛皮
要团结不要分裂
书呆子与空想家
异端的问题
不要不懂装懂
做官的学问
提拔正直的干部
执政者要以身作则
不做官也可以参与政治
人不能不讲信用
看过去知未来
见义勇为是胆小鬼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仁德是礼乐的前提
八佾第三
不要铺张浪费
温文尔雅的君子之争
文献的重要性
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问者不相亏
凡事不必苛求
理解的困难
以心换心的领导艺术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既往不咎的宽恕精神
尽善尽美的追求
领导者要有宽容的肚量
里仁第四
选一个好的小区居住
仁心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有仁德才能够正确对待他人
追求仁德，摒弃邪恶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人的过错中识别人
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
读书人不以吃穿为追求
天下事无可无不可
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心怀

唯利是图必然招来怨恨
关键在于练好内功
一以贯之的恕忠之道
义与利的选择
用坏人做你的镜子
怎样对待父母的过错
父母在世，不要远游
记住父母的年纪
为言过其行而感到羞耻
严于律己总不会错
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
保持一定的距离
公冶长第五
孔子怎样选女婿？
处世的艺术
不要耍嘴皮子
人贵有自知之明
闻一知十的过人才智
朽木不可雕也
无欲则刚
“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政治家的君子之道
久而敬之的交友艺术
正确对待上台与下台
三思而行想得太多了
愚不可及的大智慧
不念旧恶少怨恨
伪君子的丑恶嘴脸
豪侠、仁者与圣人之志
自我批评的难得
圣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雍也第六
不迁怒，不贰过
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该得的不要推辞
不要搞“血统论”
贵在坚持
安贫乐道的典范
切勿画地为牢，裹足不前
不开后门，不拉关系
不自夸，不居功
口才可以免祸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正直是立身之本
知之、好之与乐之
因材施教，不要对牛谈琴
有耕耘才有收获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君子可折不可陷，可欺不可罔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圣与仁的不同境界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圣人的忧虑
旷达的个人生活
举一反三的教学法
不要在丧事中大吃大喝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富可求吗？
孔子是不是“发烧友”？
富贵如浮云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不是天才，敏以求之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要冒充内行
闻过则喜
节俭总比奢侈好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泰伯第八
弃天下如敝屣
一切以礼为标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锋芒毕露就是祸
任重道远，死而后已
是不是愚民政策？
德行更比才能重
读书不为稻粱谋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人才难得，也不在多
子罕第九
君子不言利
博与专的问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
循循善诱的艺术

待贾而沽，不藏于椟
逝者如斯夫！
女色的魅力有多大？
进退成败都在自己
自强不息的楷模
半途而废大有人在
后生可畏
正确听取他人言语
匹夫不可夺志
岁寒才知松柏后凋
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
乡党第十
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圣人未能免俗
公务活动与私交有别
圣人穿不穿时装？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吃饭睡觉不说话
先进第十一
修身宜早不宜迟
人各有所长
鬼神生死之间
饶饶者易缺
不言则已，言必有中
谁能升堂入室？
过犹不及
文人心态的不平
对症下药
不要盲从上级
儒者的“清明上河图”
颜渊第十二
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仁的外用
说话谨慎就是仁？
君子不忧不惧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什么叫“明”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文与质的辩论
税收问题
爱恨生死的糊涂帐
君臣父子，各就各位
片言折狱的是与非
政府公务员守则

君子成人之美
上梁不正下梁歪
贪欲起盗心
风吹草动的统治术
闻人与达人
先事后得及其它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交朋友不要自取其辱
君子以文会友
子路第十三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名正言顺
谁来种田地？
学以致用
表率的作用
知足常乐
实行富民政策
一言兴邦，一方丧邦
近者悦，远者来
欲速则不达
“直”也有讲究
士的标准
狂者与狷者
恒心的重要性
“和”与“同”的根本区别
好恶不等于是非君子
易事而难说
泰而不骄
刚毅木讷，近于仁德
宪问第十四
读书人不要怀恋温柔之情
治世和乱世的言行
有言者不必有德
不要溺爱，不要愚忠
贫富都作等闲
看什么是完人？
恰到好处
看人看大节
用人之妙
大言不惭，为之也难
为谁而学？
思不出其位
胸襟宽广而明察
人才的品质更重要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不怨天，不尤人
历史车轮不可阻
挡知其不可而为之
儒学的进修纲要
卫灵公第十五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无为而治
忠信笃敬走遍天下
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言与不言的利和弊
杀身以成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
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不要卖弄小聪明
“名”的情结
君子求自己，小人求别人
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小不忍则乱大谋
众恶必察，众好必察
有错不改，错上加错
与其空想，不如学习
君子谋道不谋食
得之容易守成难
小知与大受
民之于仁，甚于水火
当仁不让
贞而不谅
工作在前，享受在后
有教无类
道不同不相为谋
辞达而已
季氏第十六
且看侵略者的逻辑
礼乐征伐自谁出？
朋友是有益不是有害？
快乐有益不是有害？
把握好说话的时机
人生三戒
该不该有所谓？

天才、勤奋者与懒汉
君子的九种思虑
独善其身与用行舍藏
富贵如浮云，美名传千世
诗礼传家
阳货第十七
圣人的虚与委蛇
人性的问题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割鸡可不可以用牛刀？
仁的五条行为准则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六言六蔽
诗的伟大作用
不学诗如面壁面立
礼乐到底是什么？
色厉内荏，穿窬之盗
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道听途说，德之弃也
患得患失，无所不至
古今人物毛病谈
天何言哉？
不屑之教
丧期要不要改革？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君子尚义不尚勇
君子憎恶什么？
女人是不是难处难缠？
人过四十万事休？
微子第十八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
时代的病态
孔子为什么要出国？
追谁来指点迷津？
到底该不该做官？ 穷达行藏各有志
周公用人的经验？
子张第十九
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
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君子不屑于雕虫小技能
日日月月有进步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百工居肆，君子求学
小人文过饰非

君子有三变
信任是前提
大德不逾，小节不拘
读书与做官的问题
法外有情
墙倒众人推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圣人无常师
浅者见浅，深者见深
圣人不可毁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尧曰第二十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尊五美，屏四恶
立身处世的三个支点
微子第十八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时代的病态
孔子为什么要出国？
谁来指点迷津？
到底该不该做官？
穷达行藏各有志
周公用人的经验谈？
子张第十九
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
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君子不屑于雕虫小技能
日日月月有进步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百工居肆，君子求学
小人文过饰非
君子有三变
信任是前提
大德不逾，小节不拘
读书与做官的问题
法外有情
墙倒众人推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圣人无常师
浅者见浅，深者见深
圣人不可毁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尧曰第二十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尊五美，屏四恶 立身处世的三个支点

《论语》简介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而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是一名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他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 498 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史记·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一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曾整理删定《诗经》、《尚书》等，并根据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讲学，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 篇）、《齐论语》（22 篇）、《古文论语》（21 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学 而 第 一

本篇以论学为主，特别强调读书与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学以致用。全篇原文共 16 章，本书选 14 章。

儒雅的君子风度

【原文】

子曰(1)：“学而时习之(2)，不亦说乎(3)？有朋自远方来(4)，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5)，不亦君子乎？”

【注释】

(1)子：古人对男子的尊称。《论语》中“子曰”的“子”都是对孔子的称呼，义同“先生”。(2)时习：按时温习。(3)说(yue)：同“悦”。(4)朋：古时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同门就是同一师门，也就是同学的意思。(5)愠(yun)：怒。

【译文】

孔子说：“学习知识并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吗？有同学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吗？不被别人了解而不抱怨，不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吗？”

【读解】

求知自得其乐，交友衷心喜悦，怀才不遇也不怨天尤人。好一个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

儒雅君子！

现代人行色匆匆，疲于奔命。知识爆炸，读书囫囵吞枣犹恐不及；人情淡薄，交朋结友工于算计；追名逐利，怀才不遇怨天尤人。

古典风范荡然无存，现代焦虑油然而生。

你我扪心自问：还有儒雅的君子风度吗？还有几多衷心的喜悦几多无猜的欢乐呢？

孝弟是实行仁道的根本

【原文】

有子曰（1）：“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2）；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

【注释】

（1）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2）鲜（xian）：少。（3）与：同“欤”，语气词。

【译文】

有子说：“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造反的人，更是从来没有过。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德原则就会形成。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实行仁道的根本吧！”

【读解】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实行仁道的根本。这实际上就是《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了。”（《孟子·梁惠王上》）。

简言之，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爱别人。相反，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敬爱的人，是不能敬爱别人的。

所以，在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

当然，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纽带的作用日益减弱，孝弟与否的问题似乎也逐渐从社会退入家庭，从“法”的领域退入“道德”的领域。尤其是，随着“独生子女”制度的实行，很多家庭已无所谓兄弟姊妹，也就无所谓“弟”（尊敬兄长）的问题和观念了。

这又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呢？

花言巧语的人没有仁德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1），鲜矣仁。”

【注释】

（1）令色：令，好、善；色，脸色。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读解】

巧言令色。

这是一幅伪君子的画像。

如果再加上孟子借用曾子的两笔，那可真称得上是绝妙了。

曾子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这真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啊！（《孟子·滕文公下》）

儒者对伪君子的鄙弃之情溢于言表。仅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在《论语》中就记有三次（其它两次见于《阳货》、《公冶长》）。

然而，在历史上，在现实中，这种巧言令色，胁肩谄笑的人却并不因为圣人的鄙弃而减少。他们虽无仁德，难成正果，但却有的是用武之地，能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危天下乱。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牢记圣人提醒我们的话，时时警惕那些花言巧语，一脸笑得稀烂的伪君子。

一日数次的反省功夫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注释】

曾子：孔子的学生，名参，字子舆。三省：多次自我反省。“三”表示多次，不是实指三次。 传：指老师传授的学业。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

【读解】

《法句经》说：“人若知爱，则应慎护自己。有心者应于三时之一，严以自我反省。”

儒者的自我反省当然到不了佛教忏悔或基督教日课的程度，也没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它既不是为死后进天堂，也不是为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反省，而是为现世的自我完善而进行人格解剖，因此，是一种现实的自我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

做人第一，学问第二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注释】

弟子：指学生或年纪幼小的人。 入则孝，出则弟：“入”指“入父宫”，即到父母的房间里去；“出”指“出己宫”，即走出自己的房间与兄弟相处。 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译文】

孔子说：“同学们在父母面前要孝顺父母，与兄弟相处要尊敬兄长；说话要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而特别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之后，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

【读解】

首先是做人的品德修养，其次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德育第一，智育第二，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学习文化知识，精通学问之道，也只有从做人的体会、人生的经验入手，才能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而不会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这也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第四回）的道理所在。 可见，不论是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教育方针，还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德育”公共课，设专职“德育教授”，都是持之有故，继承着儒教传统的。

衡量学习与否的标准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释】

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易色：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尊重贤人来代替（易）爱好美色，也就是新生贤人超过爱美丽的女人。 致：献。

【译文】

子夏说："尊重贤能的人超过爱美丽的女人；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侍奉君王能鞠躬尽瘁；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用。这倦的人，虽然说没有学习过什么，我也一定要说他是学习过的了。"

【读解】

衡量学习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学历，不是看文凭，而是看你的行为，看你的言谈举止。

作为孔子的高足之一，子夏可以说是深得了老师的真传。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都是教人求实务本，学以致用；先做人，后做学问。

这也使人想到毛泽东的教导："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说来也是，一个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如果行为方式、言谈举止乖戾愚笨，不能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又有什么用呢？相反，一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凭，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但他言谈举止得体，行为方式正确，能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难道你能够说他没有学习过什么吗？

这就是求实务本，学以致用的道理。

人不庄重就没有威严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注释】

无：不要。 惮：怕。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能巩固。要坚持忠诚和信用，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要不怕改正。"

【读解】

关于威严的问题，孔子曾经和学生子张谈起过。孔子说："君子衣帽整齐，目不邪视，庄重严肃使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尧曰》）说起来，也就是要求人们穿着合度，举止得体。反之，则如俗语所说："歪戴帽子斜穿衣，一定不是好东西。"衣冠不整，言行轻薄，给人随随便便的感觉，则很难有威严。人既陷于轻薄草率，玩世不恭，不能谨言慎行，学习自然也就很难有所成就，不能巩固了。

当然，穿着合度，举止得体并不是非得要西装革履，一本正经。这方面走过了头，也很容易成为迂腐的假道学先生。

关于不要和不如稳步发展的人交朋友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说，如果人人都只和比自己好的人交朋友，那就谁也没有朋友可交了，由此而认为圣人所说有操作上的

困难。另一种理解则认为"无友不如己者"不可作拘泥的理解。圣人所说，决不是教人先计量彼此的高下优劣再定交朋友的条件，如果这样，不是成为交情当中的势利眼了吗？圣人所说，不外乎是要求我们在交朋结友中着眼于人家比自己好的方面，而不要着眼于人家不如自己的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友中看到自己的差距，从而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从这倦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就能明白这一句与下一句"过则铁惮改"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至于认为是空谷来风，毫不相干的了。

孝道可使民风淳朴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注释】

终：老死，指父母去世。 远：祖先。

【译文】

曾子说："谨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追念祭祀祖先，这样做就可以使老百姓的道德风俗归于淳朴厚道了。"

【读解】

慎终追远是孝道的体现，按照孔子另一位高足有子的说法，也就是衽仁道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过去给皇帝的奏议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一类的话。普通人家的祖宗牌位上面也总是有"慎终追远"这四个字，表示这是一个讲孝道的家庭。直到今天，一般中国家庭也没有废弃"慎终追远"。虽然祖宗牌位已没有了，但父母去世的丧事还是要慎重地办一办的，清明时节，很多家庭也还是没有忘了上一上祖坟，烧几炷高香。当然，那种借父母去世而大办丧事，大肆张扬以捞取钱财的做法，已经违背了"慎终"的精神，不仅不能使民风归于淳朴厚道，反而使人虚假意，陷于商业化的人情算计之中去了。

温良恭俭让的风范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注释】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 子贡：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夫子：古代对人的敬称。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所以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后来也因此而沿袭称老师为夫子。其诸：表示推测的语气，相当于"大概"、"或者"之类的意思。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都必定得知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而获得的。夫子这种获得的方法，大概和别人获得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吧？"

【读解】

温、良、恭、俭、让，表现在外是一个人做人的态度，行为的风范；植根于内则是人格的修养，文化的积淀。

孔子因为有这样的修养和风范，所以别人会主动部政于他，请求他的指点。

当然，真要参与政事，治理国家，改造世界，仅有这种温、良、恭、俭让的风范是不够的。所以革命家毛泽东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洋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

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说到底，温、良、恭、俭、让是夫子的风范，儒者的本色。所以，即便是孔子本人，虽然别人都愿意问政于他，但他最终还是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好回国做一个教书先生了此一生。

继承父亲的遗志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释】

其：他的，这里指儿子，不是指父亲。 没：死去，与“在”相对。 三年：泛指多年

【译文】

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当他父亲死去以后，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长期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说是做到孝了。”

【读解】

《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也就是说，所谓孝，就是要继承先人的遗志，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这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意思是一脉相承的。

就现代社会而言，即便父在，父子之间已多半是“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哪里保得住“无改于父之道”呢？更不要说父没以后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了。

不仅现代社会如此，就是在封建宗法制的时代，尽管父亲的绝对的权威，也仍然有“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红楼梦·好了歌解》）的现象发生。

所以，对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不可以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洞洞”式的刻板理解，否则，盗贼的儿子不也就只有以做盗贼来尽孝道了吗？

一言以蔽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外乎是在一般意义上要求我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父辈的未竟事业罢了。

和与礼的辩证法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注释】

斯：此，这。节：节制，约束。

【译文】

有子说：“礼的施行，以和谐为贵。以前圣王的治理之道，好就好的在这里，不管小事大事都遵循这一原则。但有行不通的地方，只知一味地为求和谐而求和谐，不用礼仪来加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读解】

礼本来指的是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礼节仪式。但礼的根本目的又在于起中和作用，也是要达和谐的境界。这样就造成了礼与和之间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按照儒家的礼治观点，就是要人们在遵守礼法的前提下和睦相处。所以一方面是“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目的；另一方面，一味地为和而和，不以礼来进行约束，不讲原则，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和与礼的辩证法。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既要团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又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庸俗的一团和气，吹吹拍拍。说到底，还是毛泽东给我们开

列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下一篇：怎样才算是好学？

怎样才算是好学？

【原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注释】

就有道：接近德才兼备的人。 正：改正，修正。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贪求饱足，居住不贪求舒适，做事勤敏而说话谨慎，接近德才兼备的人而改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读解】

安贫乐道，不重视物质生活享受却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多做少说；以他人为镜来改正、修养自己。做到了这三个方面，就可以说得上是好学的人了。在这三个方面之中，最难做到的是第一个方面——安贫乐道。尤其是物欲横流，金钱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的时代，一个大学生的每月费用少说也是几百元，孔子所描绘的好学的典型，不过是一个寒酸而跟不上时代潮流的穷书生罢了。当然，在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时代，这种"穷书生"的形象未尝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所谓"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说法，不是离我们今天不远吗？

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知来者。"

【注释】

谄(chǎn)：巴结，奉承。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诗经·卫风·淇奥》。这两句诗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切、磋、琢、磨分别指加工兽骨、象牙、玉、石头为器物的工艺，引申意义则指学者做学问和修养自己离开了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器。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切、磋是指加工牙骨的工艺，切开了还得磋(锉平)；琢、磨是指加工玉石的工艺，琢(雕刻)了还得磨(磨光滑)。引申意义则指学者做学问和修养自己要精益求精。从本节上下文的意义来看，宜作精益求精的理解。其：大概，想必，表示推测的语气。赐：子贡的名。诸：之。

【译文】

子贡说："贫穷而不去巴结人，富有而不骄傲奢侈，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好礼的人。"子贡说："《诗经》上所说的切磋琢磨，精益求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因为告诉你一件事，你已经可以领会未告诉你的事，举一反三了。"

【读解】

子贡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告诸往而知来"，能够举一反三地领会教师的意思。所以孔子认为可以和他讨论《诗经》这样较为深奥的学问了。撇开孔子对子贡的赞扬不谈，我们来看看子贡所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孔子所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区别。其实，无论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是"贫而乐，富而好礼"，都做了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但二者又有层次和境界上的差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说一个人虽然穷困，虽然倒霉了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去巴结讨好；虽然

富有，虽然发财了但还是不以财傲人，不得意忘形，不骄奢淫逸。能做到这一步当然是很不错的了，但严格说来，做到这一步还只是限于对贫富本身的计较，进而上升到对礼乐之道的追求了。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像《吕氏春秋》上所说的那样：“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都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当然，对于“奔小康”的当今国人来说，更有现实意义的似乎是“富而无骄”，“富而好礼”的问题了。“富而无骄”，不处处摆出一副“大款”的派头固然是不错，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富而好礼”，追求精神方面的涵养，追求学问，讲究做人的道理，尊重别人，处处以仁爱之心待人，那岂不是达到更加高尚的境界了吗？

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注释】

患：忧虑，怨恨。 不己知：“不知己”的倒装。

【译文】

孔子说：“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

【读解】

别人不了解我，我还是我，于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人不知而不愠”，值不得忧虑，更没有怨天尤人。

相反。“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了解别人，则不知道别人的是非邪正，不能亲近好人，远离坏人，这倒是值得忧虑的。

当然，说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却是不容易。所以圣人不仅在《学而》打头的一章里告诉我们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且又在这末尾的一章里再次语重心长地说：“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全篇恰好首尾照应。

道德与政治

【原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释】

北辰：北极星 共：同“拱”，环抱，环绕。

【译文】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执政者便会像北极星一样，居于一定的位置，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读解】

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政治是德政，与此相反是暴政，比如说，文武之治是德政，桀纣之治是暴政。翻开二十五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德政与暴政的历史，德政流芳千古，暴政遗臭万年，这已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

可讨论的是德治与法治的问题。

诚如圣人所说，德治是执政者像北极星一样居于中心的地位，而其他所有的人都环绕着他，或者说，像众星拱月一样。这样一来，执政者本身就有了主宰的地位，一朝天子一朝臣，

遇到贤明仁君，人民算是运气好，天下大治；可一旦运气不佳，遇到昏乱暴君，人民也就只有遭殃了。说到底，德治从本质上说来蕴含这极大的人治的成分，而与民主政治的法治精神有所龃龉。

而德治正是儒家政治的特色，更进一步说，也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

诗与政治

【原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注释】

《诗》三百：《诗》指《诗经》，《诗经》共有诗305篇。这里说“三百”是举其整数。
蔽：概括。思无邪：原本是《诗经 鲁颂 同》中的一句；孔子借来评论整部《诗经》。“思”在《同》篇里本是无义的语首词，但孔子却引用它当“思想”解。

【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读解】

孔子此语一出，给诗与政治，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政治订下了千年不解之缘。“文以载道”，“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不容辩驳的信条，由此而主宰着中国诗与文学的命运，形成了中国诗与文学的总体特色——具有极强的政治倾向性。从实际情况来看，《诗经》305篇，哪能篇篇都“思无邪”，完全符合孔圣人或儒教的要求呢？仅仅看它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只不过孔圣人把它作了服务于政治，“可施于仪礼”。

人生的历程和滋味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注释】

有：同“又”，古人在和整数和小一位的数字之间习惯用“有”字，而不用“又”字。“十有五”即“十五”，古人十五岁为入学的年龄。“立”：自立 “不惑”：不迷惑 “天命”：上天的意志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学成自立，但很多事情是到四十岁才明白。五十岁时，我知道万事都有天命，六十岁时，什么话都能够听进去，到了七十岁，就是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法度和规矩了。”

【读解】

与其说“人到七十古来稀”，不如说“人到七十万事休”。表面上看，圣人似乎说人到七十已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但实际上，这种“自由”，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以欲望的消退为代价而换来的。也就是说，人到了七十岁，还有什么呢？即使随心所欲，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要说有什么超越法度和越轨的行动了

德治与法治

【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注释】

道：通“导”，训导、引导、领导的意思。齐：整治 免：避免 格：至，来，引申为归服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读解】

这里的对话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德主张比较行的通一些。

养生送死，孝不违礼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释】

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下文的孟孙也指他。”樊迟：“孔子的学生，姓樊，名须，字子迟”御：“驾车”。

【译文】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他说‘不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依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要依照礼节祭祀他们。”

【读解】

“无违”也就是不违背礼节。这种不违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虔诚恭敬尽到礼数，不能敷衍塞责；二是要按照既定的礼教，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差等，不得越。以孟懿子为例，他是鲁国最有势力的三家大夫之一，但有时候不仅用鲁公（诸侯）的礼仪，甚至还有用天子礼仪的时候，这就叫越。孔子因为对他不满，又不好直说得罪他。所以当他来问孝时就只是含糊糊地用“无违”这两个字来打发他。这也见出圣人微言大义的说话艺术。如果同今天的话来说，孔子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既要恭敬虔诚，又不铺张浪费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原文】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注释】

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的”、“他们的”。这里到底是代指父母还是儿女，历来有不同的理解。

【译文】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做父母的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

【读解】

乍一看来，孔子的回答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味道。人家问什么是孝。他却回答说父母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但我们稍加体会，就会发现圣人真是和平常人不一般，他的回答实际上非常深刻而精妙，依然是微言大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问什么是孝吗，想一想你生病时父母为你担忧的那种心情吧！这样你就会知道怎样尽孝道了。”说穿了，所谓孝不外乎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生病时父母是如何的焦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待父母，这就是孝。这种心情，这种幼时躺在病床上望着爸爸妈妈满怀爱怜地为自己喂汤喂药的温馨体验，不是时常在我们的脑际萦回，在文学家的笔端流淌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孝心是孝道的根本

【原文】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注释】

子游：孔子的学主，姓言名偃，字子游。至于：就连，就是，表示提到另一件事。

【译文】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所说的孝，往往是指能够赡养父母。其实就连狗马之类都能够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恭敬之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有什么区别呢。”

【读解】

与回答孟懿子和孟武伯父子不同，孔子对学生的问题不再是含含糊糊地说隐语，而是循循善诱地加以引导了。孝道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而在于要有孝心。没有孝心，仅仅是无可奈何地尽责任，那所谓的赡养就与饲养家禽牲畜没有什么区别了。当今社会，经济发达，吃穿方面的赡养问题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住，老父老母所期望于子女的，更是心到而已。另一方面，宠猫宠狗之风盛行，视猫儿狗儿重于先人老子的也大有人在。如此看来，圣人之论还正有现实意义哩。

态度不是小问题

【原文】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之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注释】

色难：态度好很难。色，容色态度；难，困难。弟子：与下文“先生”相对，弟子指晚辈，先生指长辈。馔：吃喝。曾：副词，竟；难道。

【译文】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最难能可贵，有事情晚辈出力，有酒菜长辈吃喝，这难道就是孝了吗？”

【读解】

孝心和态度其实是一个问题的里外两面。《礼记·祭义篇》说：“孝乎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回答子游和子夏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无论你是否为老人做事，也无论你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吃，只要你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注意。

大智若愚的颜回

【原文】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注释】

回：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发：发挥

【译文】

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论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就像一个愚笨的人。可是，我注意观察他课后的情况、却发现他 很能发挥我所讲的内容，颜回并不愚笨啊。”

【读解】

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 愚笨，其实却很聪明。有句俚语说得生动：“面带猪相，心头撩亮，’ 可惜颜回没有照片留下，我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小儿语》告诉我们：“洪钟无声，满瓶不响。”俗话说“满 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如果你留意观察生活中这种现象真 是不少。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课堂上发言最踊跃的不一定是成 绩最好的。而往往是所请的“小聪明”。

《老子》有句名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苏东 坡补充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颜回不正是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生动形象吗？

观察人的方法

【原文】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注释】

视其所以：看他的所作所为。以，为。历，由，经历。②察其所安：观察他的兴趣。观其所由：考查他的经历，由，经历。

【译文】

孔子说：“看他的所做所为，考查他的经历，观察他的兴趣。这个人还能够隐瞒什么呢？这个人还能够隐瞒什么呢？”

【读解】

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不患人 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所以，圣人有一套了解别人的方法，这 就是他观察人的三个要点：既要的现实表现，也要查一查履历档案， 即便不用查三代，那起码也要看一看他本人是否有“前科”啊！同 时，还要观察观察他的兴趣爱好所在，是安于平淡还是热中于追 名逐利呢？”如此等等。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考查，谁还能隐瞒什 么呢？ 说起来，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工干部不也还是在从这些方面 来考查“人民的勤务员”，从而决定一个人的升迁沉浮吗。

温故而知新

【原文】

子曰：“温故①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注释】

①温故：温习旧知识，也就是“学而时习之”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能够获得新知识，就可以做别人的老 师了。”

【读解】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悦在哪里？就在“温故而知新”。学习最重要的是获取心得，逐步达到无师自通的程度。换句话说，无师自通，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所以，高明的老师总是致力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做一个通才

【原文】

孔子曰：“君子不器。”

【注释】

器：器皿。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要像器皿一样。”

【读解】

器皿各有所用，打酱油的不能买醋。装酒的不能装油。而君子进德修正，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政，都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发展，做一个多面手，做一个开拓型的人才。

不要吹牛皮

【原文】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行动在先，说话在后。”

【读解】

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凡事先做起来，然后再说，把实际的行动放在言论的前面，而不要光吹牛不做，夸夸其谈。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是圣人不能容忍的。

要团结不要分裂

【原文】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注释】

周：普遍 比：偏私

【译文】

孔子说：“君子普遍团结人而不只是和少数几个人亲近，小人只和少数几个人亲近而不普遍团结人”。

【读解】

说起来，也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拉帮结派。

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胸襟宽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不要心胸狭窄，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二是要以道义为重，做人主忠信，办事讲原则，而不要唯私利是图，相互勾结利用，背信弃义，以原则做交易。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君子与小人的界线。

书呆子与空想家

【原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注释】

罔：通“惘”，迷惘，无知的样子。 殆：危险。

【译文】

孔子说：“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惘，只空想不读书那就危险了”。

【读解】

只读书不思考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只空想不读书是陷入玄虚的空想家。书呆子迂腐而无所作为，空想家浮躁不安而胡作非为，甚至有精神分裂的危险。所以，儒者主张既要读书又要思考。明代人陈銮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学是入书，思是出书。出入有道。学业可成。”

异端的问题

【原文】

子曰：“攻乎异端②，斯害也已！”

【注释】

攻：治，钻研。异端：指怪异的杂学邪说。也已：语气词连用，表示肯定。

【译文】

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那是很有害的啊！”

【读解】

对于异端邪说的看法，历来有保守和激进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保守者往往以正统自居，把凡是不合自己见解，好走极端，走偏锋的观点都视为邪端邪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历史上的哥白尼、布鲁诺等都是这种观点的牺牲者。激进者往往以标新立异为时尚，喜欢以偏激、个性来走特殊的路子，钻牛角尖，他们很多时候都走入了凡胡同，自生自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的科研成果、艺术杰作都是这种标新立异的产物。所以有人专门著书《异端的权力》，为异端邪说当辩护人。当然，对于儒者来说，对于以中庸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孔圣人来说，好走偏锋的异端邪说是不能被接受的。

不要不懂装懂

【原文】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释】

由：即仲由，孔子的学生，字子路 诲女：诲，教诲，教导。女，同“汝”，你。

【译文】

孔子说：“仲由！我教你的东西你都懂得了吗？懂得了就是懂得了，没有懂就是没有懂，这才是真懂。”

【读解】

求知最忌自欺欺人，不懂装懂。

人们时常讽刺那种只会说“Y e s !”的“假洋鬼子”，这是不懂装懂的典型形象。而实

际上，生活中这样的“假洋鬼子”到处都是，充斥于各行各业。

如果只是读书求知，这种“假洋鬼子”还不过是害己而已，没有什么大碍。但如果让这种人从政治国，那可就不是害己的问题了，小则害己害人，大则亡党亡国。

所以，我们绝不要低估了不懂装懂的危害。因为它完全可能由一种个人品质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贻患无穷。

做官的学问

【原文】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注释】

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颡孙，名师，字子张。干禄：干，求。禄，官吏的俸给。干禄也就是求做官。阙疑：阙，同“缺”，保留的意思。阙疑即对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尤：错误。阙殆：殆与疑是近义词，阙疑和阙殆意思一样，是“互文”见义的写作手法。

【译文】

子张向孔子请教求做官的方法。孔子回答说：“多听，对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对没有疑问的，自己说话时也要谨慎，这样就可以少过错；多看，对不理解地方持保留态度，对理解的，自己做时也要谨慎，这样就可以少后悔。说话少过错，做事少后悔，当官吃俸禄也就水到渠成了。”

【读解】

一般人率性而为问题不大，要想当官则必须谨言慎行，约束自己。

常言道，说话多得罪人，做事多错误多。所以，会当官的人多半练就了一套谨言慎行的本事：但听人说了大半天，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嗯嗯啊啊，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却道天凉好个秋！”少表态，少做事，一张报纸一杯茶，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就不对了。

无怪乎有人说，做官是一门学问，里面大有讲究。

圣人可真是无所不教啊！

提拔正直的干部

【原文】

哀公①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②，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注释】

①哀公：鲁国的国君，姓姬名蒋，鲁定公的儿子，在位27年（公元前494—466）。②举直错诸枉：举，提拔。直，正直，这里指正直的人。错，同“措”，放置。诸，“之于”的合音。枉，与“直”相对，不正直，这里指不正直的人。

【译文】

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会服从；把不正直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读解】

孔子曾经对学生樊迟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够使不正直的人也正直起来。”樊迟不理解老师的话，就去请教成绩优异的同学子

夏，子夏说，“这是含义非常深刻的话呀！比如 说，舜帝有天下，在众人之中提拔了皋陶，那些不正直的人就 靠边站了；商汤王有天下，在众人之中提拔了伊尹，那些不正 直的人也就靠边站了。” 从政治国离不了选拔任用干部，干部选得好，老百姓就拥护； 选得不好，老百姓就反对。好与不好，标准是正直与否。 问题是，考查的难点也正是在正直与否啊！

执政者要以身作则

【原文】

季康子①问：“使民敬、忠以②劝③，如之何？”子曰：“临①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注释】

①季康子：鲁国大夫，鲁哀公时的正卿，鲁国当时最有政治势力的人。②以：这里作连词用，同“和”。③劝：勤勉。④临：莅临。

【译文】

季康子问道：“要使老百姓恭敬、忠诚和勤勉，应该怎样做呢？”孔子说：“执政者在老百姓面前庄重，老百姓就会恭敬；执政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执政者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会勤勉。”

【读解】

一言以蔽之，执政者以身作则，老百姓才会按执政者的意思办事。

所以，古往今来的执政者总是很注意树立自身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人，一个慈祥而孝敬父母的人，一个勤政而廉洁的人。

说起来，作为一个公众形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圣人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只有这样的形象，才能使老百姓恭敬、忠诚而勤勉。

不做官也可以参与政治

【原文】

或①谓孔子曰：“子奚②不为政？”子曰：“《书》③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④于有政⑤。’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注释】

①或：有人。②奚：何，为什么。③《书》：指《尚书》，以下几句 是古《尚书》佚文，今文《尚书》无此几句。④施：延及。⑤有政：即政 治，“有”字无意义，为名词词头。

【译文】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 书》说：‘孝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 去。’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呀，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 呢？”

【读解】

那就做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吧！

或者像孔子、孟子那样，不做官，却奔走于各国之间，去做 那些做官的人的座上客，以其满腹经纶，高谈阔论地去参与政治。

当然，这些都不是圣人的意思。

圣人的意思说的是齐家治国的道理：只要你做到了孝弟，而 且把这孝弟的精神普及运用到政治上去，这就回到有子所说“其 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 有也”（《学而》）的话题上去了。即使你没有当官，也为治理国 家作出了贡献，

这下就是参与了政治吗？

所以，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一定要故了，只要你在家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有助于社会安定，民风淳厚，你也就参与政治了。

这样一说，谁还能超脱于政治之外呢？

人不能不讲信用

【原文】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輓，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

【注释】

①大车无輓（n i），小车无軹（y b e）：古代用牛拉的车叫大车，用马拉的车叫小车。大车、小车都是把牲口套在车辕上，车辕前面有一道横木用于驾牲口，这道横木两头都有关键（活销），輓就是大车横木的关键，軹就是小车横木的关键，车子没有这个关键，无法套住牲口，当然就不能行走了。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好比大车没有套横木的輓，小车没有套横木的軹，那怎么可以行走呢？”

【读解】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那个什么什么马难追。”

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古往今来关于讲信用的精言妙语的生动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对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这种对“信”的强调，使人想到文天祥的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信用高于生命。

不过，说得最多的，强调得最重的，往往也是问题最大的。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是一时孪生兄弟，他们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过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或者更准确他说，越到商品经济时代的今天，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而前者还大有占上风的势头哩。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呼吁呢？——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看过去知未来

【原文】

子张问：“十世①可知也②？”子曰：“殷因③于夏礼，所损益④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释】

①世：这里指代。②也：同“耶”，疑问语气词。③因：因袭沿袭。④损益：减少与增加。

【译文】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增添的和废弃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增添的和废弃的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代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啊。”

【读解】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

放眼过去，展望未来。孔圣人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未来学家，他给我们指出了看过去知未来的方法。

历史在渐变中发展，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但无论怎么变，怎么增添和废弃，又总是会有所继承，这就是传统。

从夏朝到殷朝再到周朝，循历史的轨迹可以知道过去，那么，运用同一法则，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这就是鉴往而知来。

所以，一般人要读一点历史；从政治国的领导干部更应该多读一点历史。

见义勇为是胆小鬼

【原文】

子曰：“非其鬼①而祭之，谄②也；见义勇为，元勇也。”

【注释】

①鬼：这里指死去的祖先。 ②谄：谄媚。

【译文】

孔子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这是谄媚；遇见正义的事却不挺身而出，这是怯懦。”

【读解】

应该见义勇为的事你不去做，不应该祭祀的你却去祭祀，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你是“当不做，豆腐放醋。”用四川的方言来说，你是个“二百五”。

在古人看来，不应该祭祀的却去祭祀叫做“淫祀”。淫祀的目的是媚神求福，拍人家祖宗的马屁，所以圣人不齿，君子不为。

相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到车匪路霸应挺身而出；见到女青年落水应义无反顾，不待脱衣就跳下水去，救命要紧。否则，你就是胆小鬼一个。

是可忍，孰不可忍？

【原文】

孔子谓季氏①，“八佾②舞于庭，是可忍③也，孰不可忍也？”

【注释】

①季氏：指当时鲁国三大权门之一的季孙氏，②八佾，古代乐舞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按照周代礼制的规定，天子举行乐舞用八行人，叫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只能用四佾。季氏为大夫，却用了八佾，这是对天子之礼的越。③忍：忍心，指季氏。另一种理解为“容忍”，指孔子。

【译文】

孔子谈到季氏时说：“他用天子规格的八列歌舞队在庭院里举行舞会，这种事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忍心做得出来

【读解】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句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得最多的含血喷天的“造反派”语言却原来出自于温良恭俭让的孔圣人之口，只不过是作的另一种通俗理解罢了，即“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样的事不能容忍呢？”那就非要血战到底不可了罢！

回到圣人的话上来，不管对“忍”字作那种理解，他对季氏的深恶痛绝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季氏真是不像话，居然在家庭舞会上玩起了天子的排场，那他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得出来呢？换句话说，季氏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造反夺权，取代国君的地位了。

孔子一生为维护周朝礼制而努力，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怎不令他痛心疾首，发出沉重的感叹呢？

仁德是礼乐的前提

【原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

【注释】

①如礼何：拿礼怎么办，意即礼对他已没有什么意思了。下文“如乐何”义同。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没有仁德，那礼还对他有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人却没有仁德，那乐还对他有什么意思呢？”

【读解】

仁德是礼乐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德，像季氏那样，僭越天子之礼，滥用天子之乐，那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穿了，文化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为道德传播，更进一步说，都是为政治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所以，一定要服从于道德和政治的前提。

不要铺张浪费

【原文】

林放①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②也，宁戚③。”

【注释】

①林放：鲁国人。②易：弛，铺张。③戚：哀伤。孔子本来是主张“哀而不伤”，感情不过分的，但与其铺张浪费，就宁肯悲哀过度了。

【译文】

林放问礼的本质。孔子说：“你的问题意义重大啊！就一般礼仪而言，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就丧礼而言，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悲哀过度。”

【读解】

孔子又说：“奢侈显得骄傲，节俭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述而》）

可见，孔子虽然十分重视礼仪，但却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而强调内心和感情上的符合礼仪要求。

以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对照圣人的要求，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礼仪不从简而尚奢，越奢侈越有排场就越体面越风光。丧礼更是铺张而无真正的悲哀。所谓“红白喜事”，那“白喜事”本是 为避讳而言，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倒成了名实相符的喜事了。比如说 家里老人寿终正寝，一喜少了一个负担，一个拖累；二喜可以收礼 钱，借此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三喜有遗产；四喜可以借机聚赌，麻将 直打到丧事办完。这样的丧礼，有几个人心里是真正的悲哀呢？

假若圣人活到今天，眼见我们今天的排场，真不知道要感慨到什么 程度哩。

温文尔雅的君子之争

【原文】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①乎！揖让而升^②，下而饮^③。其争也君子。”

【注释】

①射：射箭。这里指射箭比赛，是古代的一种礼仪。②揖（yī）让而升：揖，拱手作揖，古代的一种礼节。揖让而升是说在登堂比赛前先相互作揖表示谦让，然后才登堂比赛。③下而饮：比赛完后下堂饮酒互相祝贺。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斗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就像射箭比赛一样吧！登堂比赛前先互相作揖谦让，赛完后又下堂饮酒祝贺。这样的竞争，可以说是君子之争。”

【读解】

温文而雅，颇有绅士风度的君子之争。

赛前揖让，赛后喝一杯。

多么令人神往！

这算不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这又是不是有点奥林匹克的精神呢？

其实，又何止体育竞赛，举凡政治角逐、商业竞争、技术开发、文艺比赛，人生舞台上的方方面面，何处不应该提倡一点君子之争的风度呢？

文献的重要性

【原文】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①不足征^②也；殷礼，吾能言之，宋^③不足征也。文献^④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注释】

①杞：杞国，夏禹后代的封国，故城在今河南杞县。②征：证明。③宋：宋国，商汤后代的封国，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④文献：与今天的“文献”一词只指历史事件有所不同。“文”相当于今天“文献”的概念，“献”即“贤”，指通晓历史的贤才。

【译文】

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讲得出，但是杞国不足以为证；殷代的礼我能讲得出，但是宋国不足以为证。这是因为杞、宋两国文献不足的原因，如果文献足，我就能引以为证了。”

【读解】

文化与历史的承传不可割断。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则无异于自毁自灭，使后人无法考证。

圣人在这以杞、宋两国为例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常常以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而自豪，这里面是不是有儒学先贤的一份提倡之功呢？

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原文】

祭^①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②祭，如不祭。”

【注释】

①祭：这一个“祭”指祭鬼（死去的祖先），与下句 祭神对举。 ②与：参与，参加。

【译文】

祭祀祖先就好像祖先在跟前一样，祭祀神就好像神在 跟前一样。孔子说：“我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不曾 祭祀一样。”

【读解】

祭祀贵在虔诚，心诚则灵。

祭祀祖先要像在祖先面前一样恭敬，求神要像在神面前 一样虔诚，这就是所谓“如在”的心。

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请他人代劳。所以孔子说，如果 自己不亲自参加，那就等于没有参加。别人替自己烧香 求福是没有用的。

祭祀如此，做人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人立身处世，成家立业，都应该有这种“如在” 的心，做到表里如一。否则，表面一套，内心一套，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鬼鬼祟祟，躲躲闪闪，活在世上 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者不相亏

【原文】

子入太庙①，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②知礼乎？入太庙，每事 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注释】

①太庙：太祖（开国之君）的庙。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所以， 鲁国的太庙就是周公的庙。 ②鄹(zou)人之子：指孔子，鄹又作陬，地名， 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的“陬”，是孔子 的出生地。鄹人则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做过鄹大夫，所以称为鄹人。

【译文】

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都要问一问。有人便说：“谁说叔梁纥的 儿子懂得礼呢？到了周公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说后说道：“这 正是礼啊。”

【读解】

俗话说，问者不相亏。

谦虚好学，不耻下问，这既是礼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学问。

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这样做，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出表率， 这大概也是圣人风范的体现吧。

凡事不必苛求

【原文】

子曰：“射不主皮①，为②力不同科③，古之道也。”

【注释】

①射不主皮：射，射箭，这里指比赛的射箭，而不是指战场上的射箭；皮，箭靶子。射不主皮指射箭不一定要射穿箭靶子，只要射中就行了。 ②为：因为。 ③同科：同等。

【译文】

孔子说：“比赛射箭不一定要射穿箭靶子，因为个人的力气大小不一样，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读解】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单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更何况，衡量箭术的主要标准本来就在于能否射中靶心，是十环还是九环，何必要去苛求他能否射中靶心呢？

射箭如此，为人处事也是如此。有的人对别人太过苛求，别人也反过来苛求于他，结果等于他自己作茧自缚，活得非常拘谨非常累。

所以，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多一份理解，少几分苛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宽松，人际关系不那么紧张，大家心情愉快，过得轻松自在。

理解的困难

【原文】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服事君主，完全尽到做臣子的礼节，别人却以为是在谄媚哩！”

【读解】

虽然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不被人理解毕竟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就连圣人也不由得发生了感慨。

尤其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家都不按礼节办事了，而你却口口声声呼礼节，时时处处尽到礼数，不被别人以为是谄媚讨好才怪。

不用说得那么极端，就是在一个单位上，一家公司里，如果你处处对领导人尽礼，时时按领导人的意图办事，也难免会被旁边的人认为是拍马屁。而在你看来，这本来是作为下级对上级所应该作到的呀！

这就是理解的困难。

话说回来，既然圣人都有不被人理解的苦衷，你我凡夫俗子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总之是立身处世的艰难罢了。

古往今来都是同样的道理。

以心换心的领导艺术

【原文】

定公①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注释】

①定公：鲁国国君，名宋，鲁昭公的弟弟，继昭公即位，在位 15 年（公元前 509-495）。

【译文】

鲁定公问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用忠心来服事君主。”

【读解】

上有礼，下有忠，这是一种以心换心，投桃报李的领导艺术。

相反，在上者如果对部下无礼，呼来唤去，部下也就很难对他的上级尽忠了。

礼与忠，慈与孝，这些都是儒家政治中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相反，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局面了。

在礼与忠这一队范畴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礼的一方面，也就是领导者的一方面。所以，做领导的人一定要礼待下级，以此来激发下级的忠心，使之不仅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领导。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原文】

子曰：“《关雎》①，乐而不淫②，哀而不伤。”

【注释】

①《关雎》：《诗经》的第一篇，写男主人公追求心上人的忧思，并想象 追求到以后的快乐。 ②淫：不局限于现代仅指性行为的狭义，而取广义的解释，即过度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感。”

【读解】

孔子对《关雎》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想法，也就是 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旧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吧。

既往不咎的宽恕精神

【原文】

哀公问社①于宰我②。宰我对曰：“夏后氏③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④。”

【注释】

①社：土神。这里指得是社主，即土神的牌位，用木头制成。哀公问用什么 做社主好。 ②宰我：孔子的学生，名予，字子我。 ③夏后氏：夏代。 ④咎：追究。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用什么木头做土神的牌位好。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做，周代用栗木做，用栗木做的意思是使老百姓望而生畏，战战兢兢。”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必再说它了，已经做了的事就不必再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

【读解】

孔子不满意宰我关于“使民战栗”的解释，因为它不符合德政爱民的思想。但周代又确实用栗木做的土神牌位，所以孔子也不好正面批评宰我，而只是从 思想方法上来说，既然已经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不管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孔子这里所表现的，到的确是一种既往不咎的 宽恕精神。

所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生米既已煮成了熟饭，说也无益，劝阻徒劳， 追究也于事无补，不如不说的好。

人们常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或者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既往不咎，立功

受奖。”

是不是都是这种宽恕精神呢？

尽善尽美的追求

【原文】

子谓《韶》①：“尽美矣，又尽善②也。”谓《武》③：“尽美矣，谓尽善也。”

【注释】

①《韶》：舜时的乐曲名。②美、善：美指声音，即艺术形式方面；善指思想内容方面。

③《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译文】

孔子评论《韶》乐说：“声音美极了，内容也好极了。”评论《武》乐说：“声音美极了，内容却不够好。”

【读解】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味”（《迷而》）如此沉醉，当然会认为它尽善尽美了。

但他为什么会认为《武》乐内容不够好呢？这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禅让而得，所以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乐曲“尽美”又“尽善”，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得来的，尽管是正义的，但却“未尽善”。

可见，孔子评论文艺作品是以政治标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撇开对艺术的评论而运用于生活于事业中，尽善尽美的标准是对于完美的追求，表现出严肃认真而执着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说起来，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在今天行色匆匆的现代人身上似乎不多见了。

领导者要有宽容的肚量

【原文】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①，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注释】

①敬：严肃认真，如“敬业”，指对工作严肃认真。

【译文】

孔子说：“作领导不宽容，行礼仪不严肃认真，遭遇丧事的时候不悲哀我用什麼来观察这种人呢？”

【读解】

没有什麼值得观察的，当然也就是被否定的对象了。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居上不宽”的问题。在另外的地方，孔子曾反复从正面说：“宽则得众。”（《阳货》、《尧曰》）宽容就能得到群众拥护。并把“宽”作为“仁”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

华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宽容》，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那麼，对于居于上位的领导人来说，就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那时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刻到

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一样，那是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其实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缺点但确有才干的人，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宋太宗宽容酒醉的功臣孔守正和王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说“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这是所有领导者或想做领导者的人必须牢牢记在心上的信条。

选一个好的小区居住

【原文】

子曰：“里①仁为美。择不处②仁，焉得知③？”

【注释】

①里：这里作动词用，指居住。②处：动词，与上文“里”同义。③知：同“智”，（《论语》的“智”都写作“知”。

【译文】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而不选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读解】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

“孟母三迁”的故事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了。其实，它正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孔子“里仁为美”的思想。

荀子说：“品质高尚的人居住一定要选择地方，交游一定要选择朋友，这是为了远离歪风邪气而接近仁义道德。”（《劝学》）

讲的依然是“里仁为美”的意思。

用现代教育学的观点来看，“里仁为美”就是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其道理已不需要多说了。

问题倒是在于，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居住条件又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呢？

人满为患，生存空间紧张，能有一个栖身之所（人均四平方米）就不错了，有两室一厅已是谢天谢地，管它是在地下“红灯区”附近还是在什么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严重污染之处，哪里还谈得上选什么好的小区呢？即便万幸遇到有所选择，那也是首选水、电、气三通，哪里还敢奢望选什么有仁厚风气的地方居住呢！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里仁为美”不过是一种向往罢了。

仁心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原文】

子曰：“里①仁为美。择不处②仁，焉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①”，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②仁。”得知③？”

【注释】

①约：贫困。②利：顺从。

【译文】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处在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够 长久地处在安乐的境地。有仁德的人安于仁，有智慧的人顺从仁。”

【读解】

仁者安于仁和智者顺从仁是由于他们气质不同，如孔子在另 外的地方所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 也》）水性动，动者顺势，所以须从仁；山性静，静者安定，所以 安于仁。但无论是安于仁还是顺从仁，对仁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不一致的是不仁者，亦即没有仁德仁心的人。由于没有仁德 仁心，所以缺乏主心骨，缺乏稳定的人格，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 不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如果是处在贫困之中，不能够做到 安贫乐道，做到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如果是处在安乐之中， 也不能够做到久享安乐，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一言归 总，这种人因为缺乏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必然是反复无常的小 人。而仁者和智者因为有智慧，有涵养，修养达到了仁的境界，所 以无论处于贫富之间还是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 素。

这就是有没有仁心之间的区别。所以，仁心是安身立命的基 础。

有仁德才能够正确对待他人

【原文】

子曰：“唯仁者能好①人，能恶②人。”

【注释】

①好（hào）：喜爱。②恶（wù）：厌恶。

【译文】

孔子说：“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去喜爱人，才能够正 确地去厌恶人。”

【读解】

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样？”

孔子回答说：“难说。”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又 怎么样呢？”孔子还是回答说：“也难说。只有当乡人中的好人喜 欢他，乡人中的坏人厌恶他时，我才能肯定他是好人。”（《子 路》）

又有一次，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对他加以考察； 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要对他加以考察。”（《卫灵公》）

可见，对一个人的好坏一定要有是非标准，既不能只凭个人 的私心得失之见，也不能被舆论所左右，人云亦云。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孔子提出了“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正 确地去喜爱人，才能够正 确地去厌恶人”的看法。实际上是要求 我们修养以“仁”为核心的内在品格，克服偏私之 见，正确对待 他人。

追求仁德，摒弃邪恶

【原文】

子曰：“苟①志于仁矣，无恶②也。”

【注释】

①苟：如果。②恶（è）：邪恶，与上一章“厌恶（wù）”用法不一样。

【译文】

孔子说：“如果立志修养仁德，就不会有邪恶了。”

【读解】

前一章对人，这一章对己，都是强调修养仁德的重要意义。

当然不会是说只要一立志修养仁德就没有邪恶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这种“立竿见影”式的效果事实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圣人之言，不外乎是强调罢了，不可作胶柱鼓瑟的理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原文】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①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②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③必于是，颠沛④必于是。”

【注释】

①这句的“得”字应是“去”字之误，②恶（Wu）乎：哪里，怎么。③造次：匆忙，仓促。④颠沛：穷困，受挫折。

【译文】

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想望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不摆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任何时候——哪怕是 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读解】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

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

仁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用孟子的话来说，还是那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生活的原则。对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过把瘾就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了。面对激烈的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还有什么仁道的原则可遵循呢？如果说有，那也是“盗亦有道”的原则——目的就是一切。

这已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选择问题了。

从人的过错中识别人

【原文】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①。观过，斯知仁矣。”

【注释】

①党：类别，类型。

【译文】

孔子说：“人的过错各有不同的类型。观察一个人的过错也可以知道这人有没有仁心。”

【读解】

观过知仁，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人所犯的过错中识别人。这是很有意思的考察人的方法。

据《后汉书·吴祐传》记载，有一个叫孙性的人私自搜刮老百姓的钱买来衣服孝敬父

亲，父亲知道后大怒，孙性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便拿着衣服去向吴拓自首。吴拓问明缘由后说：“因为孝敬父亲而承受了污秽的名声，这就是‘观过，斯知仁矣！’不仅没有处罚孙性，反而将衣服送给了他，让他去孝敬父亲。”

这就是“观过知仁”方法的实际运用，这种方法蕴含着从反面看问题的辩证思想，说它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也无不可。因为，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过错，但过错的性质有所不同。有的过错是“十恶不赦”的，有的过错却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比如说动机不错，但结果造成错误。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作细致的观察、分析，找出他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从他的过错中进一步认识他的品质，发现他的优点和长处，从而加以合理的利用。

这种“观过知仁”的方法，是不是应该编入“人才学”或“思想政治工作学”的教材中去呢？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原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译文】

孔子说：“早上悟得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读解】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一种探索真理，献身真理的态度和精神。

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真理比生命更重要，自然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绝对的理想主义者是能够做到死而无憾的。

读书人不以吃穿为追求

【原文】

子曰：“士^①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注释】

①士：“士”在古代有多种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阶层，总起来说，是指有知识，有修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论语》中的“士”则多指读书人，即知识分子。

【译文】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于追求真理，却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那就值不得和他谈论什么了。”

【读解】

按照孔子的观点，一个人既已主志献身于精神方面的事业，就不应以吃穿等物质方面的生活为追求，因为他的思想不能被物质方面的欲望所分占。

这种观点在过去的时代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但自从进入商品经济的时代，物质文明的诱惑日益渗透精神的领域后，这种观点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一代的读书人已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分开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追求的界线。进高档酒谈，穿名牌服装已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享受的问题，而转化为一种精神方面的标记和象征。所以，范文澜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好，陈景润式的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也好，似乎都已被所谓“雅皮士”的追求所取代了。

所谓“雅皮士”的追求，正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既要立志于精神方面的追

求，又要高档次的物质生活享受。
这当然是孔圣人所不能同意的。

天下事无可无不可

【原文】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①也，无莫②也，义之与比③。”

【注释】

①适：可。②莫：不可。③比：紧靠，为邻。

【译文】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

【读解】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原则就行。

这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子罕》），通权达变的思想。正如孟子对他的赞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只有“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孔子又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圣人。

是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取一种灵活洒脱的态度，只要是不违背大原则，过去一点过来一点，先一点后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无关宏旨，不伤大雅，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这一点，似乎更符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

不过还是需要提醒一句：前提是“义之与比”——正义的原则可是万万丢不得的。

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心怀

【原文】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①，小人怀惠。”

【注释】

①刑：法度。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怀道德，小人却一心想着自己的田土；君子心怀法度，小人却一心贪图实惠。”

【读解】

君子想的是道德法律，小人却一心想看“三亩地，二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其实，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原本也不错，关键是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要因为田土，因为贪图实惠而忘了道德和法度，做出有伤道德原则，触犯刑律的事情来。

第二，不要因为贪恋田土，贪恋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放弃了对仁道，对精神文明方面的追求。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得好，也就对了。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只一心想着自己的田土，一心贪图实惠，唯利是图，那就见出君

唯利是图必然招来怨恨

【原文】

子曰：“放①于利而行，多怨。”

【注释】

①放（fang）：依据，根据。

【译文】

孔子说：“只根据自己的利益做事。必然招来很多的怨恨。”

【读解】

一个人算得太精，凡事都以自己能否获得利益为依据来进行处理，唯利是图，最后必然是以招来怨恨而告终。

因为，你算人家，人家也算你，大家都以能否获利为依据，而一事情、一桩生意的利总是有限的。馍馍只有那么大，你吃多了，人家必然就吃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人家吃多了，给你留下的也必然就少了。所以，一件事、一桩生意下来，总是有人怨恨，不是你怨恨人家，就是人家怨恨你，结果总是以不愉快告终。

这就是“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的道理；也就是“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原因所在

关键在于练好内功

【原文】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①；不患莫己知②，求为可如③也。”

【注释】

①所以立：“立”和“位”通用，“所以立”即“所以位”，也就是担任职位的才能。②莫己知：“己知”即“知己”，因前面有否定词“莫”而倒装。③为可知：被别人知道的依据。

【译文】

孔子说：“不怕没有官位，怕的是没有担任官位的才能；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足以让人知道的本事”

【读解】

孔子说：“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怕的是自己没有才能。”（《宪问》）

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话又倒过来重复了一遍：

“君子怕的是自己没有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卫灵公》）

加上《学而》篇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惧，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惹不知人也。”孔子真可以说是翻来覆去地说到这个话题了。虽说《论语》是学生笔记，可能有重复之处，但既然已经过编辑整理，依然有这多次出现，那就只有一种理解，就是孔老夫子的确反复多次强调过这个话题，给学生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重复出现也不嫌累赘，而予以保留。

问题在于，孔子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说这个话题呢？这大概与他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周游列国而“累累如丧家之狗”，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分不开。可以说，不被人知道，不被人了解，这是他终身未能解开的一个“情结”。不然的话，为什么一向微言大义的圣人在这个问题上竟如此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听来总让人感到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我解嘲呢？

不过，话虽如此说，但圣人自我安慰或自我解嘲所开的药方对于那些怀才不遇者，怨天尤人者倒的确能起到强心镇静的作用哩。

更何况，无论别人知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苦练内功，增强才干总是不错的罢。

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原文】

子曰：“参①乎！吾道一以贯②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注释】

①参；曾参。②贯；贯穿，贯通。

【译文】

孔子说：“参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以后，学生们问曾子说：“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忠恕两个字罢了。”

【读解】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

曾子没有说，但孔子自己在别的地方有过解说。

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

忠是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

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总起来说，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己，推己及人。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样。我们今天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心中有他人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推行的忠恕之道。推而广之，所谓“让世界充满爱”，又何尝不是忠恕之道的体现呢？

义与利的选择

【原文】

子曰：“君子喻①于义，小人喻于利。”

【注释】

①喻：明白，懂得。

【译文】

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读解】

这正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样，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并列起来，让你作二者不可得兼的选择。

你选择“义”还是“利”呢？

其实，你已没有选择，因为你只能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直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人们才发现，君子也要“不羞于言利”，该做的贡献要做，该拿的钱也照样要拿。也就是既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于是便有了“义”与“利”之间的若干纠葛，若干不清，若干的尴尬人做出若干的尴尬事。比如说“义演”还是“利演”的问题，劳动所得还是贪污受贿的问题，如此等等，

举不胜举。

问题是不是出在“利”这头猛兽一旦被释放出来，“义”就不大招架得住呢？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一旦放出了魔鬼，人间就不得安宁。

所以，圣人要把“义”与“利”分别开来，并用君子和小人加以严格的界限。其用心良苦，不外乎是要求我们重“义”而轻“利”罢了。

用坏人做你的镜子

【原文】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文】

孔子说：“见到贤人就想一想如何与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一下有没有与他相同的毛病。”

【读解】

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老子》第27章）与孔子这里的意思正好相同。好人固然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学习的榜样，坏人也可以成为我们对照自己的镜子，我们的借鉴。

在歌德那本著名的《浮士德》里，恶魔靡非斯特非勒斯就成了浮士德博士追求真善美的引路人。他的助恶，他的阻碍向上，都成了浮士德不断追求、自强不息的刺激。善与恶，美与丑，积极与消极就是这样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

所以，宗教的精神总是要求我们既爱自己的老师，也爱自己的敌人。而不仅仅是恨他，厌恶他。这里面的深刻含义，除了要爱他因而拯救他之外，也有以他做你的镜子，借以自我反省的意思在内。

怎样对待父母的过错？

【原文】

子曰：“事父母几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②，劳③而不怨。”

【注释】

①几(jī)：轻微，婉转。②违：冒犯。③劳：忧愁。

【译文】

孔子说：“侍奉父母，对他们的过错应委婉地劝阻。如果见他们不愿意听从，仍然应该恭敬地侍奉他们，不得冒犯。虽然心里忧愁，但也不能怨恨。”

【读解】

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加以劝阻，是陷父母于不义之中，自己也是不义。劝阻而不恭敬委婉，是不孝。劝阻不听而大吼大叫冒犯父母，甚至心生怨恨，那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因此，要情理兼顾，做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

当然，恰好是这一点最为困难，尤其是对我们今天号称“小皇帝”的独生子女来说，要做到就更是难乎其难了。

是不是要求过分了呢？

反过来想一想吧，当你年幼无知的时候，当你启蒙成长而错误不断的时候，父母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对待你的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又有什么过分和委屈呢？

父母在世，不要远游

【原文】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译文】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离家远行。如果非远行不可，也要有一定的方向。”

【读解】

在当今天涯若比邻，以旅游业可富国兴邦的世界大串连时代，“父母在，不远游”似乎已成了荒唐可笑的言论。

然而，古人交通不便，音讯难通，不像今天从南疆到北国飞机可当天打来回，“大哥大”手机游漫全国，随时可以打一通回家。那时远游在外，少说也是一年半载，万一父母急病或紧迫有事，难以召回，往往误了大事，甚至有错过了给父母送终的遗憾。所以，“父母在，不远游”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要求做子女的时时不忘孝敬父母的义务，在安排自己的活动时要想一想二老在家的实际情况，加以合理的调整。

何况，即使在当今时代，离家远游的人不也音讯常通，几天一封信，一日一通电话吗？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为了使家里人释念放心而已。可见，人之常情，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至少“游必有方”在今天还是适宜的罢。

记住父母的年纪

【原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译文】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不记挂在心头。一方面为他们添寿而欢喜，一方面为他们年高而担心。”

【读解】

喜则点歌祝寿做生日，惧则汤药侍候问寒暖。

孝子之心就这样体现。

尤其是在当今经济日渐发达的时代，父母多半已不需要子女赡养。不少家庭父母和子女还是各立门户分开生活，平时尽孝的地方较古人已少了许多，老父老母所期望的，不外乎是

做子女的 心到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做子女的还有什么理由连父母的年纪都不放在心上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难逃“不孝之子”的罪名了。

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这样的“不孝之子”呢？如果是，那就 赶快去记住你父母的年纪吧。

为言过其行而感到羞耻

【原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①躬②之不逮③也。”

【注释】

①耻：意动用法，以……为耻。②躬：自身。这里指自身的实际行动。③逮：及，赶上。

【译文】

孔子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跟不上为耻辱。”

【读解】

就像“人不知而不愠”一类的话题一样，关于言与行的关系问题，孔子也作了三番五次的强调。

在《学而》篇里，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在《为政》篇里又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本篇里，除了这里的说法外，孔子还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在《宪问》篇里，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言行一致，多做少说。或者如俗语所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据《三国志·马良传》载，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没有听刘备的话，在街亭之战中重用了马谡，结果马谡兵失街亭。诸葛亮在用人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只好挥泪斩马谡，自己追悔莫及。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为好。

严于律己总不会错

【原文】

子曰：“以约①失之者鲜矣。”

【注释】

①约：约束，指严于律己。

【译文】

孔子说：“因为严于律己而犯错误的是很少的。”

【读解】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是儒学倡导的重要品质之一。

严于律己就是要常常约束自己，谨言慎行，不放纵，不浮泛，甚至于像曾子所做到的那样：一日三省，进行自我检查。这样做 的结果，当然是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了。

只不过，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修练方式似乎 是太认真，太沉重因而也太累了。所以，真正能做到严于律己 的人在今天已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追求轻松，追求潇洒。

如果圣人有知，又说些什么好呢？

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

【原文】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一定会有同志和朋友。”

【读解】

一方面，有道德的人自己有修养和风范，自然会影响周围的人，吸引周围的人成为同志和朋友。

另一方面，有道德的人既已献身于道德学问，就会耐得住孤单和寂寞，即便暂时没有得到周围的人理解，也会在道德学问中，在先贤的思想和人格中找到神交的同志和朋友，这

样，他也不会孤立。

说到底，因为道德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绵延发展的，所以，有道德的人也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会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保持一定的距离

【原文】

子游曰：“事君数①，斯②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注释】

①数（ShuO）：频繁琐碎。②斯：则，就。

【译文】

子游说：“服事君主太频繁琐碎，反而会招来羞辱；与朋友相交太频繁琐碎，反而会遭到疏远。”

【读解】

有人向孔子问做大臣的事，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于贡向孔子问交朋友的事，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两方面合在一起，正是子游在这里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说起来也是，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君臣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是全交之道。所谓“远香近臭”；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其实都有这种意思在内。

比如说，作为下级，作为朋友，你当然有义务劝谏你的上级，你的友人，但如果他们不听，不采纳你的意见，那也就算了。你的话送到了，义尽到了嘛，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硬要一厢情愿地强迫他们接受你的意见，非要显示自己的忠心，显示自己的友情不可，每次见了面就说，呼呼叨叨，情急辞切，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其结果是上级讨厌你，朋友疏远你，效果适得其反，弄得不好，真会自取其辱。

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多得很，就是魏徵那样杰出的大臣，又遇到唐太宗那样宽宏大量的皇帝，不也好几次因为功谏唐太宗而差点丢掉性命吗？遇到那些平庸的皇帝，即便你忠臣拼死一谏，也不外乎是白丢性命一条罢了，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能行则行，不行则止，不要自取其辱。

公冶长第五

本篇通过对各种人物的评论表达了孔子关于为人、修养、处世、从政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全篇原文共 28 章，本书选 19 章。

孔子怎样选女婿？

【原文】

子谓公冶长①，“可妻②也。虽在縲绁③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④妻之。

【注释】

①公冶长：孔子的学生，复姓公冶，名长。②妻：作动词用，读 qī，指把女子嫁给某人。③縲绁（leixie）：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代指监狱。④子：古时儿女都称子，这里指女儿。

【译文】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监狱之中，但那不是他的罪过。”于是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读解】

孔子怎样选女婿？

一不选钱财，二不选地位，三不选门当户对，而是注重被选者的人品本身——虽然在坐牢也没关系，因为那是由于冤假错案而坐牢，不是他的罪过。

由此看来，嫁给摘帽右派分子也好，嫁给由于其他原因遭迫害受打击的人也好，都是符合圣人的标准的。至于门不当户不对，不是大款，不是高干子弟等等，都更不是所应计较的问题了。

圣人行事，平常之情。你我凡夫俗子不是更应有这一份素心吗？

处世的艺术

【原文】

子谓南容①，“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②妻之。

【注释】

①南容：孔子的学生，姓南宫，名适，字子容。②兄之子：孔子的哥哥叫孟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先于孔子去世，所以孔子替他女儿主婚。

【译文】

孔子谈到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有官做，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也不致被刑罚。”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

【读解】

在太平之世施展抱负，在黑暗之世保全自己。

由此可知，圣人并不主张我们去做一个黑暗时代的牺牲品，而是要求我们讲究一点处世的艺术。

南容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以保证侄女儿在乱世来到时不会守寡。

公冶长人品好，南容人品也好。有意思的是，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坐牢的公冶长，而把侄女儿嫁给处世很有一套，不会有坐牢之苦的南容。这种做法很有分寸，既对得起死去的兄长，又不会受到世人的指责。说起来，也是一种处事的艺术。

不要耍嘴皮子

【原文】

或曰：“雍①也仁而不佞②。”子曰：“焉用佞？御③人以口给④，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注释】

①雍：孔子的学生，姓冉，名雍，字仲弓。②佞（ning）：能说会道，有口才。③御：防御，对付。④口给（ji）：给，足。口给指嘴巴很管用，说话伶牙俐齿，也就是“佞”的意思。

【译文】

有人说：“冉雍这人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有口才呢？靠口才对付人，常常惹人讨厌。没有仁德，光有口才有什么用呢？”

【读解】

孔子早就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又一再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因此，是绝对不喜欢耍嘴皮子，靠伶牙俐齿讨生活的人的。

乡下人说：“你一辈子不讲话，没有人把你当猪卖掉。”
又有人说：“你一辈子不讲话，阎王对你也没办法。”
这些说法也许有些绝对，但却符合圣人不喜欢“佞”的精神

人贵有自知之明

【原文】

子使漆雕开^①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②。”子说。

【注释】

①漆雕开：孔子的学生，姓漆雕，名开，字子开。②吾斯之未能信：是“吾未能信斯”的倒装，“之”是用来倒装的同。信，信心。斯，代词，指孔子让他出仕这件事。

【译文】

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读解】

孔子高兴什么？

不是高兴漆雕开对做官还没有信心这事本身，而是高兴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漆雕开能够自我认识，认为自己对于做官还不太有把握，于是便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而不是一听老师说让自己去做官，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答应下来，走马上任去混它一混了事。这一方面说明他很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做官这事已有所认识，不然他怎么会认为自己离胜任还有所差距呢？除了这两方面之外，还可以看出他并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急功近利，汲汲于功名富贵。由于有这些方面的原因，所以孔子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而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闻一知十的过人才智

【原文】

子谓子贡曰：“女^①与回也孰愈^②？”对曰：“赐也何敢望^③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注释】

①女：即“汝”，你。②愈：更，胜过。③望：比

【译文】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哪一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说一件事就可以类推出十件事，我听说一件事不过类推出两件事罢了。”孔子说：“是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啊！”

【读解】

子贡和颜回都是孔子的高材生，所以孔子在子贡面前说话比较随便，让他自己比较一下与颜回哪个更聪明。子贡自认不如颜回，并用“闻一知十”和“闻一知二”作了生动的对比。孔子同意子贡的看法，并且谦虚地说：“不仅是你不如他，就是我也和你一样不如他啊！”满怀对颜回的爱意和赞扬。

孔子对颜回的赞扬还有许多，比如说他大智若愚（《为政》）、安贫乐道（《雍也》）等等，这里则主要是说他的聪明。

子贡一半因为要和颜回作对比，一半因为在老师面前谦虚，所以说自己只能闻一知二。按照孔子对一般学生的要求，应该是举一反三，即他所说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也。”(《述而》)告诉你一只角，你不能由此类推出另外相同的三只角，那就 不再给你讲了。而颜回却能闻一知十，那可就好比举一反三厉害多 了。如果我们以下棋来作不尽恰当的比拟，闻一知二不过是业余 水平罢了，举一反三可进入专业的初段，而闻一知十是不是可以 达到 “棋圣”的境界了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无论是闻一知二、举一反三还是闻一知十， 这里面的数字都只是些约数，并非真是可以量化的智商指标。之 所以进行比拟，不过是为了突出颜回闻一知十的过人才智罢了。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子贡的老师，孔子能在学生 面前公开承认连自己也不如颜回，这也可以见出圣人谦逊和坦然 的风范。

朽木不可雕也

【原文】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①也！于 予与②何诛③？”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 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注释】

①朽(Wu)：指泥工抹墙的工具，也作动词用，指把墙面抹平。② 与：语气词，同“欤”，下文“于予与改是”中的“与”同义。③诛：责 备。

【译文】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堪雕刻。粪土的墙 面不堪涂抹！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又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 听了他说的话却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这是由于宰予的事而改变

【读解】

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除了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粪 土之墙不可朽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读遍 《论语》，这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孔圣人最动肝火的一次震怒了？那 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 说也罢！”

推想起来，宰予这块“朽木”恐怕不光是大白天睡觉比如说 睡个午觉的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打瞌睡（梦见周 公？）哩。不然的话，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来看，睡个午觉算什 么罪过呢？犯得着孔老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吗？

问题在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我们 的话来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孔 老先生是万万不会苟同我们关于午睡的观点的。

如此说来，他的震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说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倒正如儒学大师朱熹在《论语 集注》卷三里引胡氏的话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圣人怎么会现在才 知道听其言而观其行呢？也不是真因为宰予就对所有人都抱不信 任态度了。不过是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教育大家，要求我们多做少 说，言行一致罢了。”而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些人说 起比唱起还好听。

所以，我们不仅要听他怎样说，而且还要擦亮眼睛观察他怎 样做啊！

无欲则刚

【原文】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枵①。”子曰：“枵也欲②， 焉得刚？”

【注释】

①申枵(cheng)：孔子的学生。②欲：贪欲。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毅的人。”有人说：“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贪欲，怎么可能刚毅呢？”

【读解】

有贪欲就不可能刚毅，所以，成语说——无欲则刚。

这有点像另一种说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要是不彻底呢？那就有所畏惧了。

欲与刚的关系也是这样。

无欲则刚。无欲不是指一点欲望没有，像个木头人或非出家不可，而是说没有过分的欲望——贪欲。没有贪欲，就可以做到“软硬不吃”，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至大至刚。

而一旦有了贪欲，不是“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软”，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哪里还有什么刚毅的男子汉呢？

在“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样一个时代，贪污腐败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其根源和背景固然是相当复杂，但从贪污腐败者个体的情况来看，则无一不是因为欲壑难填而造成的。这正如孔圣人所说的那样：“申枨贪欲，怎么可能刚毅呢？”无论你职位再高，资历再老，一旦陷入贪得无厌的欲望之中，就会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声败名裂，还有什么刚毅可言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腐倡廉就是节制贪欲。

当然也不是禁欲主义，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原文】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译文】

子贡说：“我不愿别人强加给我的事，我也不愿强加给别人。”孔子说：“赐呀，这不是你做到了的。”

【读解】

自己不愿意别人强加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实际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我们已经知道，子贡是孔子的高材生。作为这样一个高材生，又抓住了老师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谈体会，按理说该得到赞许，却不料被老师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来，说：“赐呀，这不是你做到了的。”

连子贡都没能做到，又有谁做到了呢？恐怕就只有颜回了吧。可惜我们在《论语》中还没有看到孔子对颜回这方面的评价。

倒是在《卫灵公》里，当子贡问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时，孔子回答道：“那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来，就是在孔子自己的心目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要作终身的努力。

既然如此，不仅子贡没能做到这一点不足为怪，就是我们大不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只能说，“恕”道（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原文】

子贡问曰：“孔文子①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②而好学，不耻下问③，是以谓之‘文’也。”

【注释】

①孔文子：卫国大夫，姓孔，名圉，谥号“文”。②敏：勤勉。③下问：向下请教。

【译文】

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什么被谥为‘文’呢？”孔子回答说：“他勤奋好学，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所以被谥为‘文’。”

【读解】

古代君主、大臣、贵族死后都要依据他生平事迹给一个称号，这就叫“谥”，所给称号也就叫谥号。关于“文”的说号，《逸周书·谥法解》列了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等等多种品德，也就是说，凡是有这些品德之一的都可以谥为“文”。那么，孔文子到底是因为哪一方面的品德而被谥为“文”的呢？子贡由此而发出了疑问，孔子于是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其实也就是说法所说的“学勤好问”。

可见，孔子的回答是有所根据的，不是想当然的发挥。

回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八个字上来看，对一般人来说，敏而好学似乎还比较容易做到一些，而不耻下问就非常之难了。因为，敏而好学不外乎是聪明而勤奋罢了，这方面的典型，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甚至“头悬梁，锥刺股”等等。而不耻下问则是要向不如我们自己的人请教，这不仅仅是个好不好学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自尊心、虚荣心的问题在内。

人们的天性往往就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果自己位卑，自己能力弱，自己孤陋寡闻，求教于位尊者、能力强、见多识广者，那似乎没有什么，不以为耻。一旦反过来，以位尊求教于位卑，以能力强求教于能力弱，以博求教于寡，便立即感到脸上不光彩，耻于开口了。如果你是教师，如果你是在上为官者，试试看：向你的学生讨教，向你的属下村教，不要碍口饰羞，不要哼哼哈哈——把请教的话题用查问的口气来说。

那才叫难。

所以，尽管“不耻下问”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要真正实行起来，还真有一点考人呢。

政治家的君子之道

【原文】

子谓子产①，“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②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注释】

①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宰相，著名政治家。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执政22年，使郑国能够在晋国和楚国两大强国之间得到尊敬和安全。②行己：自我修养。

【译文】

孔子谈论子产说：“他具备君子之道的地方有四个方面：自我修养严肃认真；服事君王恭敬谨慎；教养人民多用恩惠；役使百姓合乎道义。”

【读解】

子产是著名的政治家，郑国的贤宰相。

孔子通过对子产的评价提出了作为政治家应该做到的四个方面内容：严于律己；忠于君上；以恩惠教养人民；以道义役使百姓。这四个方面既包含了对人对己，又包含了对上对下，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和要求。

正因为子产能够做到这几方面，才能够使郑国在当时自立于强国之间而兴盛起来；也正因为子产能够做到这几方面，才能够使他自己保持相位22年而得到人民拥护，同僚支持，国君信任。

所以，孔子在这里特别加以赞扬，实际上所表达的，是圣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风范。

久而敬之的交友艺术

【原文】

子曰：“晏平仲①善与人交，久而敬之②。”

【注释】

①晏平仲；即晏婴，春秋时齐国著名贤大夫，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时执政。事迹见于《晏子春秋》和《史记·管晏列传》。②之：指晏婴。

【译文】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和别人交朋友，交往越久，别人越尊敬他。”

【读解】

关于交友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我们常常感叹：“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这就是说，能够善始善终，始终保持友谊的朋友是很少的。

可晏子这人却很有点了不起，他不仅能和朋友善始善终，保持友谊，而且还能让朋友越久越尊敬他。

晏子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圣人并没有说。也就是说，孔子在这里所赞美晏子的，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和过程。圣人微言大义，我们也不好妄力加猜度。只好把“久而敬之”作为一种理想的交友境界而提出来共勉。至于怎样达到这个境界，那就只好根据各自的交友经验和感受去细心揣摩和领悟了。

但愿我们都不要像酒肉朋友一样，三杯酒下肚，你好我好一切都好，一旦遇到利害关系或有风吹草动，便成为冤家死对头。只要大家竭诚相待，推己及人，“久而敬之”也就不会是什么难以达到的境界。

关键是不是在一个“诚”字呢？

正确对待上台与下台

【原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①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注释】

①令尹子文：令尹，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宰相。子文，姓斗，名穀于菀(gou wu tu)，字子文。根据《左传》记载，子文于鲁庄公三十年开始做令尹，到僖公二十三年让位给子玉，其中相距28年，在这28年中几次被罢免又被任命。

【译文】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上台就任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三次被罢免，没有怨愤的脸色。交接工作时，总是把自己任令尹的政事一一告知新任令尹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忠臣啊！”

【读解】

三次上台又三次下台，这就是所谓的宦海沉浮了罢？

可贵的是，三次上台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所以没有沾沾自喜。更可贵的是，三次下台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委屈，没有靠边站的失落感，所以没有怨气冲天，一脸晦气。

这种进退自如，就是《菜根谭》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风度。

那可真是等闲之辈所能具有的风度啊！

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以后，上台与下台的问题冷峻地摆在每个官员的面前。上台时不沾沾自喜还比较容易做到，下台时无动于衷可就难了啊！唐人写诗说得好：“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虽然大家都知道“上台终有下台时”的道理，但正如爬山一样，的确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台容易下台难啊！更不用说在下台时还把工作中的一切都甘心情愿、满腔热忱地交待给继任了，除非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所以，令尹子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官员，能够正确对待上台与下台，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而圣人仅以“忠”字相许，是不是评价低了一点呢？

三思而行想得太多了

【原文】

季文子①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②，斯可矣。”

【注释】

①季文子：鲁国大夫季孙行父，素以谨慎多虑著称。②再：两次。

【译文】

季文子遇事总要考虑三次以上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

【读解】

凡事不想一想就行动叫做莽撞，往往会导致后患。但想得太多，瞻前顾后，翻来覆去，则容易陷入犹豫不决的狐疑之中，导致优柔寡断。忧郁的丹麦王子为报叔父的亲父娶母之忧而思虑再三，左右为难，因此而错过了下手的大好机会，结果与敌人同归于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哈姆雷特式的犹豫”。当断不断，反被其乱。所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朱熹）既要想清楚，有所思考而后行动，又不要优柔寡断。有人往往把“三思而行”作为孔子的教导，实在是张冠李戴，歪曲了圣人的意思。记住：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啊，不要想得太多！

愚不可及的大智慧

【原文】

子曰：“宁武子①，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释】

①宁武子：卫国大夫，姓宁，名俞，“武”是谥号。

【译文】

孔子说：“宁武子这人，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便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便做出一副愚笨的样子。他的那种聪明是人们可以赶得上的，他的那种愚笨却是没有人能够赶得上的。”

【读解】

政治清明时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作贡献，政治黑暗时便压抑自己以求洁身自好，以免同流合污，以免遭忌妒遭迫害。

这就是大智若愚，这就叫难得糊涂。

清代名士郑板桥说得好：“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所以圣人说宁武子的聪明是人们可以赶得上的，而他的那种“愚笨”却是没有人能够赶得上的。

说穿了，发挥才智易，压抑自己难。

好一个宁武子，愚不可及，实在是非寻常人可及啊！

不念旧恶少怨恨

【原文】

子曰：“伯夷、叔齐①不念旧恶②，怨是用③希④。”

【注释】

①伯夷、叔齐：商代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死后因互相推让王位而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时，他们俩拦住车马劝阻。周朝统一天下后，他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饿死于首阳山。孔子称他们二人为“古之贤人”（《述而》）。②旧恶：宿怨，旧仇。③是用：是以，因此。④希④：通“稀”，少。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旧仇，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因此很少。”

【读解】

俗话说：“退后一步天地宽。”

过去有人对不起自己，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潇洒一点，不怀恨别人，和别人之间的仇怨也就因此而没有了。就算对方是坏人，也终有被感化的一天。

不然的话，怨怨相报何时了？大家都处处设防，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就连圣人不也认为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是一种美德吗？

所以，对人宽容一点吧，不要老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伪君子的丑恶嘴脸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①，左丘明②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注释】

①足恭：十足的恭敬。②左丘明：相传即《左传》的作者，但无确证。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十分谦卑恭敬的样子，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底藏着对某人的怨恨，表面却要去和那人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读解】

在《学而》篇里，孔子已经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在这里，又加上了“足恭”一笔，进一步描画了那种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并且还举出了具体的例证，那就是“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心

里恨死了你，表面上还和你友好得很，“哥俩儿好啊，三桃园啊……”像这样的人，是典型的伪君子，“嘴巴说得蜜蜜甜，心里藏把锯锯镰”，其用心奸险，真比那些明火执仗的抢匪不知要歹毒多少倍！难怪得圣人要一再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了，只要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谁又不会对这种伪君子“耻之”呢？

豪侠、仁者与圣人之志

【原文】

颜渊、季路侍①。子曰：“盍②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③裘与朋友共，敝④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⑤，无施劳⑥。”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注释】

①侍：指立传。若坐侍，则称侍坐。②盍：“何不”的合音字。③衣：此字是唐以后加上去的，应去掉。④敝：坏。⑤伐善：夸耀自己的好处。伐，自夸。⑥施劳：把劳苦的事施加给别人。

【译文】

颜渊、子路侍立于孔子身旁。孔子说：“何不各自谈谈你们的志向呢？”子路说：“我愿把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出来和朋友们共享，就是用坏了也毫不遗憾。”颜渊说：“我愿不自夸好处，不把劳苦的事施加给别人。”子路又说：“希望听一听老师您的志向。”孔子说：“安抚老年人，信任朋友，关怀年轻人。”

【读解】

子路是豪侠之志，讲义气，够哥们。从大处说，则犹如诗圣杜甫所吟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颜渊是仁者之志，道德修养非常高。一方面非常谦逊，不愿意表白自己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实行孔子所一再倡导，并认为要终生奉行的恕道，不把劳苦的事施加给别人。

一武一文的志向，一个豪爽，一个隐忍。而圣人自己的志向呢？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老者安之”，就是要让老年人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安顿，无论是采取退休制度还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朋友信之”，就是要让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再没有欺诈，没有仇怨。“少者怀之”，就是要关心下一代的成长，永远爱护下一代，让世界充满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是要让圣人出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他恐怕也是会当仁不让的罢。

老中青三代都有了着落，社会安定而美好。圣人之志，岂不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吗？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才明了，圣人之志就是与众不同啊！

自我批评的难得

【原文】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①者也。”

【注释】

①讼：责，责备。

【译文】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到过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作自我批评的人。”

【读解】

不知孔子怎样看待他的优等学生之一曾子，因为我们已经听曾子说过他每天多次自我反省的话（《学而》）。

或许说是说，做是做，在孔子的眼里，就连曾子也还是做的不够好也未可知。

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话说回来，自我批评本来也就是不容易做到，就像魏文帝曹丕在他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里所说的那样，人往往“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只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语言生动形象地描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还只是第一个层次上的问题。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不愿意正视，不愿意作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不愿意“自讼”——自我诉讼，自己审判自己，这实际上牵涉到感情与理智的问题。就理智的冷静分析和批判而言，人往往也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认为应该自我批评并加以改正才好。但就感情的倾向而言，人总是习惯于自己原谅自己，自己为自己找出一些辩护词，最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作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抽烟、酗酒、睡懒觉、打麻将，所有这些不良嗜好之所以得以普及，都是人们对自己作出“无罪释放”判决的结果。至于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更加抽象，是非界线更加不清的问题，那就更是容易自我安慰，自我谅解，因而也就不可能“自讼”的了。

由此看来，圣人说他没有见到过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作自我批评的人，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夸大之辞。

因为，自我批评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啊！

圣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原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译文】

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他们不像我这样好学罢了。”

【读解】

圣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忠诚信实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有两个字：好学。

夫子自道，给人以亚历山大论天才的感觉。亚历山大说：“人们常把我的成功归功于我的天才，其实我的天才只不过是刻苦而已。”

好一个“好学”，好一个“刻苦”，说起来平平常常，做起来却见分晓。所谓“看似容易却艰辛”，一个人没有真切深刻的感受，是说不出这一番话来的。

回到夫子自道的“好学”二字加以体会，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圣人强调“好学”，在于勉励我们不要太看重先天的资质，而要重视后天的学养，勤奋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人。

雍也 第六

本篇前半多评论人物，与《公冶长》相同，后半多泛论人生。其中有一些著名的论述，如“文质彬彬”、“敬鬼神而远之”、“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等等。全篇原文共30章，本书

选 19 章。

不迁怒，不贰过

【原文】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译文】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迁怒于人，不两次犯同样的错误。可惜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过好学的人了。”

【读解】

我们曾经听过夫子自道，说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好学。（《公冶长》）现在又听他赞扬颜回好学，而且，只有颜回好学。这一方面说明在圣人看来，只有颜回才是真正得了他的真传，继承了他的衣钵，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好学”的品质不是随便什么等闲之辈都可以有的，从而使我们再也不敢自诩为“好学”的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说到颜回好学时，并没有说他文学如何了得，历史如何如何了得，语言如何了得，而是说他“不迁怒，不贰过”，既不迁怒于人，又不两次犯同样的错误。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品德问题，而不是什么好不好学的问题。这又一次说明，在圣人门下，学习决不仅仅是指书本知识、文化知识，而是包括“德育”的内容在内的，所谓“进德修业”，在儒学里，都是属于“学”的范畴。

说到“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可真是我们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修养。所谓不迁怒，就是自己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什么烦恼和愤怒不发泄到别人身上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拿别人做自己的出气筒。比如说，自己在外边受了气，不拿太太做出气筒；受了太太的气不拿孩子做出气筒。或者，受了上司的气，不拿下级做出气筒。如此等等，那可真是难以修成的涵养。至于说不贰过，就是知错而改，不两次犯同样的错误，这更是难上加难的修养。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说是非圣人不可，起码也是像颜回那样的贤人了。

如果说“好学”的标志就是这些，我们谁还敢自认为是“好学”的人呢？

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原文】

子华①使于齐，冉子②为其母请粟③。子曰：“与之釜④”请益。曰：“与之庾⑤”。”冉子与之粟五秉⑥。子曰：“赤之适⑦齐也，乘肥马⑧，衣⑨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⑩急不继富。”

【注释】

①子华：孔子的学生，姓公西，名赤，字子华。②冉子：即孔子的学生冉有。《论语》中称孔子的学生为“子”的只有曾参、有若、闵子骞、冉有四人。③粟：小米。④釜：古代量名，相当于当时的六斗四升，约合今量一斗二升八合。⑤庾(yu)：古代量名，相当于当时的二斗四升，约合今量四升八合。⑥秉：古代量名，相当于当时的一百六十斗，即十六石，五秉则是八十石，约合今量十六石。⑦适：到。⑧乘肥马：不是指骑肥马，而是指乘坐肥马拉的车。⑨衣(yi)：作动词用，当“穿”字讲。⑩四周：救济。

【译文】

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替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小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结果冉有竟给了他八十石。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坐的是肥马驾的车辆，穿的是又轻又暖的皮袍。我听说过：君子周济急需而不给富人添富。”

【读解】

这一段的背景，大概是孔子当政为官的时候，所以才有学生 公西赤到齐国去做大使，才有孔子拨给他安家口粮的问题。而学 生冉有大概是在做总管一类的角色，居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顾老师的意见，一下子给了亲密的同学公西赤远远超过 老师规定指标的安家口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并没有为此 而大发雷霆，也没有撤职查办冉有，而只是语重心长地说：“公西 赤到齐国去会过得很好，完全有能力负担他母亲的生活，因此，我 们没有必要为他锦上添花了，而要去周济周济那些穷困的人，为 他们雪中送炭。”

这就是所谓“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圣人的心里是非常有数的。我们在日常 生活当中，遇事又何尝不应作如此处理呢？

与其替人锦上添花，不如为人雪中送炭。

该得的不要推辞

【原文】

原思①为之宰②，与之粟九百③，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 乡党④乎！”

【注释】

①原思：孔子的学生，姓原，名宪，字子思。②宰：指大夫的家宰， 出当于回家。这时孔子大概是在做司寇，所以可以有家宰。③九百：这里量词省略了，到底是斗还是斛，已不可考。④邻里乡党：古代地方居 民单位名称，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译文】

原思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九百作俸禄，原思觉得 太多，推辞不受。孔子说：“不要推辞！把多余的送给你的邻里乡 亲吧！”

【读解】

前面冉有替公西赤多要一点安家口粮，孔子不给；现在原思 不要那么多，孔子却劝他收下。这是不是前后矛盾的行为呢？

是矛盾，但却有辩证的思想在内：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公西赤做大使“乘肥马，衣轻裘”，有的是钱财口粮，所以孔 子不愿给他锦上添花。原思做总管别无外快，所以孔子要把该给 他的一份给够，实行按劳取酬。至于原思自己觉得太多，消费不 了，那就把多的部分拿去送人吧，送给乡里的穷人，也就算是 “用急”了——雪中送炭。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圣人的处事，既讲原则而又区 别对待，既做官又是温厚长者。同时，在生活事例中随时教育学 生，体现出为人师表的本色。

平凡之中见精神，正是在这些生活小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圣 人不平凡的风范。

不要搞“血统论”

【原文】

子谓仲弓①，曰：“犁牛②之子骀且角③，虽欲勿用④，山川其 舍诸⑤？”

【注释】

①仲弓：即冉雍，字仲弓。②犁牛：耕牛。③骀且角：骀 ，赤色，周朝以赤色为贵。角，指角长得很周正、④勿用：指不用 来作祭扫用的牺牛。古代祭扫不用耕牛，因此，耕牛不如牺牛贵重。⑤ 其舍诸：其，同“岂”；诸，“之乎”二字的合音字。

【译文】

孔子谈到冉雍时说：“耕牛生的小牛长着赤色的毛和周正的角，虽然不想用它来作祭祖，山川之神难道肯舍弃它吗？”

【读解】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冉雍的父亲地位低贱，而冉雍本人却是被孔子视为“可使南面”（《雍也》），即具有帝王之相，宜于做官的人。所以，孔子在这里以耕牛所产的小牛作比拟，意思是说，虽然是够不上做牺牲的牛所产的小牛，只要长了一身漂亮而高贵的红毛，一对周正的角，那还不是可以做牺牲。同样的道理，冉雍虽然出身低贱，但只要他有做官的才能，为什么不 可以做官呢？

推而广之，出生不由己，关键重在自身的才能和表现。所以，不能“唯成分论”，按家庭出身选拔人材；不能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言以蔽之，不能搞“血统论”那一套。

圣人反“血统论”，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发现。

另一方面，天生我材必有用，像“犁牛之子”那样，虽然你不愿意用它来祭祀，山川之神也不会同意的。那不就弄得来人神共怒了吗？同样的道理，像冉雍那样“可使南面”的人材，你不用行吗？那也是不行的。是真金子就会发光，是真英雄就总会有用武之地，你要想埋没也是埋没不了的啊！

所以，不要自卑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要担心世无伯乐，只要你有真学问，真本事，真才能，就总有大展宏图的一天，谁想压制你，埋没你，就连天地鬼神都不会答应的。

你相信这一点吗？

贵在坚持

【原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 ①不违仁。其余则四月至焉而已矣。”

【注释】

①三月：与下文的“四月至焉”相对，“三月”指长期，不一定实指三个月，“日月至焉”指短时间，偶尔。

【译文】

孔子说：“颜回嘛，他的心长期不违背仁道。其余的学生就只有在这段时间里做到了。”

【读解】

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

难就难在这“恒心”二字。换句话说，叫做“贵在坚持”。

举凡做事、学艺、锻炼身体，世上事几乎无不适应这一规律。而圣人所说，更是进德修业的大问题——仁心的修养。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不难的是“日月至焉”，难的是“三月不违仁”。

就像用柴草点火一样，只要有火，柴草就容易被点燃。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只要有“仁”的引导，就容易被感动。所谓“良心发现”，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也总有仁慈的一瞬间，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要保持柴火不断地燃烧下去，那就得不断添加柴草。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么缺柴草，要么懒得添加，所以很少有能使火焰长久不熄的。只有像颜回那样的人，才能够做到一直不断地添草加柴，使火焰熊熊燃烧。

这就是“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的区别。“三月不违”是仁者本色，“日月至焉”是良心发现。仁者本色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良心发现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要修炼成仁者本色，就得不断添草加柴，贵在坚持，恒心永在。

安贫乐道的典范

【原文】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①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注释】

①簞（dan）：古人盛饭的圆形竹器，类似筐。

【译文】

孔子说：“多么有贤德啊，颜回！一竹篮饭，一瓜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困的忧愁，颜回却依然自得其乐。多么有贤德啊，颜回！”

【读解】

颜回乐什么？

当然不应该是乐竹篮子装饭，瓜瓢喝水，也不应该是乐那贫民窟里面的小巷子，而是另有所乐。至于到底乐什么，孔子在这里没有说。

不过，我们可以从夫子自道的一段话里找出答案。在《述而》篇里，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过手臂当枕头，也自有快乐在其中。不仁义的富有和尊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边飘浮的云一样。”

这一段夫子自道实际上与他对颜回的描述极其相近，只不过明确地点出了主题，这就是“义”。如果不“义”，就是再富贵也没有意思，相反，只要心中有“义”，就是吃粗茶淡饭，睡觉连枕头都没有，那也是快乐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作为孔子的第一高徒，颜回和老师一样，都是以“义”为乐。这个“义”，也就是仁义、道义。所以，孔子也好，颜回也好，都是因为心中有了仁义，有了道义，才能够安于贫困。说到底，也就是安贫乐道，为了精神的追求而不在意物质生活的窘迫。

当然，孔子、颜回都是圣贤级的人物，风情高达，所以能做到安贫乐道，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要修养到那个境界可真是很难得，也就只好“不堪其忧”了罢。

切勿画地为牢，裹足不前

【原文】

冉求①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②”

【注释】

①冉求：孔子的学生，字子有。②画：画界为限，引申为止。

【译文】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学说，是因为能力不够。”孔子说：“能力不够，会在中途走不动了的时候停止，可你现在却是画地为牢，根本就没有出发。”

【读解】

走不走得到是能力问题，走不走却是态度问题。

画地为牢，裹足不前，这是知难而退，自甘堕落。所以孔子深恶痛绝，当面驳斥冉求的说法。

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那，只要肯立志，坚决地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换句话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实

上就总会有 所收获。相反，凡事太功利主义，还没有开步就问终点何在，利益何在，期望值太高，大迫切，往往会产生畏难情绪，结果便很 容易画地为牢，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甚至裹足不前，打 退堂鼓了事。

冉求正是想打退堂鼓，所以圣人予以激励，要求他开步向前走，哪怕“中道而废”，也比停步不前好。

不开后门，不拉关系

【原文】

子游为武城宰 ①。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② 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③之室也。”

【注释】

①武城宰：武城的地方官，相当于武城县的县长。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 南。②澹（tan）台灭明：姓澹台，名灭明，字千羽，武城人。③偃： 子游性言，名偃，字子游。

【译文】

子游做了武城县的县长。孔子问他：“你在武城发现人才了 吗？”子游回答说：“有个叫偃台灭明的人，走路不抄小道，不是 公事，从不到我住的地方来。”

【读解】

走路不抄小道就是不走捷径，引申出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 今天所说的不走后门。

因为不走后门，所以也用不着拉关系，用不看到长官的家里 去搞“勾兑”，联络感情。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行为端正，廉洁奉公的人才，而不是我们今天很走红的 “公关”人才，也不是在官场中兜得很转的那些特殊人才。

这种人才在政治清明，风气很正的时代是可以一展宏图、飞 黄腾达的。但在政治不怎么清明，风气不正的年代里就有一点不合时宜了，很难把官做得大，做得长久。

子游欣赏这种人才，说明子游为政比较清明，子游的县衙门 里风气也是比较正的。

不开后门，不拉关系。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吗？

所以，偃台天明的确还是一个人才。

不自夸，不居功

【原文】

子曰：“孟之反①不伐②。奔而殿③，将入门，策其马，曰：非 敢后也，马不进也。”

【注释】

①孟之反：鲁国大夫，又称孟之侧。②伐：自夸。③殿：殿后， 走在部队最后面。

【译文】

孔子说：“孟之反不自夸。兵败逃跑时他殿后，快入城门时， 故意鞭打着他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我的马跑不快呀！’”

【读解】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军大败，作 为统帅之一的孟之反留在后面掩护大军撤退。当大家都安全撤回 而迎接他最后到达时，他却故意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 而是我的马跑不快呀！”

孔子因而赞扬他不自夸的谦逊精神。

其实，孟之反不自夸，谦逊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还在于 他不愿居功，以免引起其

他将领和同僚的妒忌。

谦逊也好，不居功以免妒忌也好，都是立身处世的艺术。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下，不锋芒毕露，不居功自傲的确是 非常高深的修养。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做到不争功就不错了，哪 里还能把自己本来就有的功劳推到一边去呢？

正因为孟之反将军有这样高深的修养，所以就连圣人也对他 大加赞赏。

口才可以免祸

【原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 ①而有宋朝②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 矣！”

【注释】

①祝鮀（tuó）；卫国大夫，字子鱼。据《左传》记载，他很有口才。 ②佞：口才。③宋朝：指宋国的公子朝，以美貌著称。《左传》昭公二 十年和定公十四年都有他因美貌而惹祸的记载。

【译文】

孔子说：“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却有宋国公子朝那样的美貌， 是很难免祸于当今社会的啊！”

【读解】

反过来说，如果既有宋国公子朝那样的美貌，又有祝鮀那样 的口才，是不是就可以免祸于当时的社会了呢？

也许是吧。

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当谋士陈轸与张仪同在秦惠王 手下任职时，张仪向秦王中伤陈轸，说陈轸向楚国提供国家机密， 并准备投降叛国到楚国去。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清楚没事，说不清楚则把脑袋留下。陈轸 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楚王会用我吗？” 接下来，陈轸向秦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另 一个男人去勾引他的妻子。当这人去勾引年龄稍大的妻子时，遭 到了痛骂，当这人去勾引年轻一点的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不 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当有人问那个男人要娶哪个女人做 妻子时，那个男人却说娶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因为他认为 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才可靠，而那个年轻一点的，既然可 以背叛她原来的丈夫，不也同样可以背叛新的丈夫吗？讲完这个 故事后，陈轸对秦王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不就像那个 年轻一点的妻子吗？楚王怎么会信任我呢？”秦王觉得陈轸的说法 很有道理，便更加信任陈轸，而不理会张仪的中伤了。

这就是口才免祸的实例。而这一类的例子，在历史记载中可 以说是太多了。所以，口才的确可以免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孔子来说，虽然也知道口才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但他实际上并不太赞赏口 才好的人。这不仅从他多次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谴责“巧言 令色，鲜矣仁” 看出来，而且，当有人说冉雍有仁德没有口 才时，孔子态度很明确地说：“何必要有口才呢？靠口才对付人， 常常惹人讨厌。”（《公冶长》）

可见孔子感叹没有口才难以免祸实际上是一种不满之情，是 针对不良社会现象而发出的牢骚，只不过是“怨而不怒”罢了。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原文】

子曰：“质①胜文②则野，文胜质则史③。文质彬彬④，然后君子。”

【注释】

①质：质朴。②文：文饰。③史：虚浮不实。④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读解】

这段话可以从各种层次上来理解和发挥。

大而言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 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人 没有文化，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落后。“文胜质则史”就是指 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显得虚浮而没有根基，所以要“文质彬彬”，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相 协调。

小而言之，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一个人没 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 会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得节而不切实际。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忘了做人的根本。 所以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只有 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广而言之，“文质彬彬”还可以从写作、艺术、审美的内容和 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等各个方面来力。以理解和发 挥，从而使“文”与“质”成为一对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的范畴 得到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 的。

正直是立身之本

【原文】

子曰：“人之生也①直，罔②之生也幸③而免。”

【注释】

①也：语气词。②罔：诬罔的人，不正直的人。③幸：侥幸。

【译文】

孔子说：“人的生存靠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不过 是侥幸免于祸害罢了 。”

【读解】

正直是立身处世之本。

不正直的人虽然也可以欺世盗名，侥幸生存，甚至可能福禄 双至。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而已。

拿精忠报国的岳飞与奸臣秦桧来说，虽然岳飞被“莫须有”的 罪名陷害而屈死风波亭，秦桧却飞黄腾达享着高官厚禄但最终 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少名桧，我 到坟前愧姓秦。”当你到西子湖畔的岳王坟前去看到这地对联队 又有何感想呢，正直的人流芳千古，不 正直的人遗臭万年， 这就是直与罔的最终结局罢。

知之、好之、与乐之

【原文】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

孔子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喜好它的人不如以它 为乐的人。”

【读解】

无论是学习还是进德修业等等，这都是三种不同的境界：知——好——乐在其中。

“知道”偏重于理性，对象外在于己，你是你，我是我，往往失之交臂，不能把握自如。所以，当需要我们身体力行进行实践的时住，往往难以做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很有好处，很有必要，但要天天早上起来坚持锻炼身体，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喜好”触及情感，发生兴趣。就像一位熟识的友人，又如他乡遇故知，油然而生亲切之感，但依然是外在于我，相交虽融融，物我两相知。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喜好”看书，这是确实的，但“各好”的程度有所不同，大多数人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本浏览浏览，那本翻阅翻阅，觉得有些累了，扔在一边，明天再读。这就是“好之者”，甚于“知之者”，但还没有进入“乐之者”的境界。

“乐在其中”才是“乐之者”的境界。这种境界有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词语来形容，这就是“陶醉”。陶醉于其中，以它为赏心乐事，就像亲密爱人一样，达到物我两忘，合二而一的境界。比如颜回，住在贫民窟里，用竹篮子打饭，用瓜瓢舀水喝，人们都忍受不了那种贫困，而颜回自己却乐在其中。（《雍也》）又比如孔子，发愤起来就忘记了吃饭，高兴起来就忘掉了忧愁，甚至连自己快要老了也不知道。（《述而》）用当今时髦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太投入了！”

很可惜，现在“投入”学习，“投入”修养自己的人也太少了，而多半“太投入了”的，是在麻将桌上，坐在那里居心叵测得很，那可真是达到了“乐之者”的境界啊！

乐之者，不亦乐乎？

因材施教，不要对牛谈琴

【原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译文】

孔子说：“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

【读解】

在圣人看来，人的智力是分为上、中、下三等。

如果你是教师，就应该据此分析学生的不同资质，采取不同的难易深浅，以免对牛谈琴，使对方不知所云。

如果你是公关小姐或公关先生，就应该据此向你的公关对象挑开适当的话题。

总而言之，“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关键是要有共同的语言。

有耕耘才有收获

【原文】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①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注释】

①民：通“人”。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明智。孔子说：“致力于人世间该做的事情，对鬼神报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就可以说是明智的了。”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有仁德的人总是先付出艰苦的努

力然后才有所收获。这就可以说是仁了。”

【读解】

在“智”的问题上，典妙地表现了圣人现实而理性的精神。一方面是“务民（人）之义”，着眼于人间事；另一方面是“敬鬼神而远之”，对于我们搞不太清楚的事情，既不轻易相信，也不盲目否定，姑且把它放在一边存而不论、前一方面是现实的精神，后一方面是理性的精神。为什么要这样呢？在《先进》篇里，当子路问怎样侍奉鬼神时，孔子作了明确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连近在眼前的人都没能侍奉好，谈什么侍奉远在天边的鬼神呢？凡事从眼前做起，从身边做起，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异想天开。

“智”的问题上是这样，“仁”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所以，当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圣人作出了“先难而后获”的回答。而且，不仅这次这样回答。另有一次，樊迟跟随孔子到舞雩台下去游览，当他问孔子怎样才能提高道德修养时，孔子照样回答说：“问得好！先事后得，非崇德与？”（《颜渊》意思是说，先做事后收获，这不是提高了道德修养了吗？

先难后获，先事后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耕耘，哪来的收获？或者从正面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者再说行优美一点，那就是--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
要想收获先种田，
要想登山先探路，
要想致富得开财源。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原文】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智者好动，仁者好静；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读解】

以山水形容仁者智者，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这正如朱熹在《论语集注》里面的讨论：没有对仁和智级其深刻的体悟，绝对不能作出这样的形容。圣人智仁双全，所以，作此形容的专利权非他莫属。

智者也就是聪明人。聪明人通过事理，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不停地流一样，所以用水来进行比拟。

仁者也就是仁厚的人。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不迁，所以用山来进行比拟。

不过，你女。果问一般人乐水还是乐山，所得的回答多半是山水都乐。因为——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王观）

山水各有千秋，仁智都是我们的追求，即使力不能及，也要心向往之。

当然，就实际情况来看，每个人性情有所不同，的确还是有山水差异的。也就是说，有人乐水，有人乐山。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崔颢）

你乐水还是乐山呢？

君子可折不可陷，可欺不可罔

【原文】

宰我问曰：“仁者，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乎？”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①也，不可陷也；可欺②也，不可罔也。”

【注释】

①逝：通“折”，摧折。②欺、罔：《孟子一万章上》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所以，“欺”是指用合乎情理的话欺骗人；“罔”则是指用不合情理的话去愚弄人。

【译文】

宰我问道：“追求仁德的人，假如有人告诉他说：‘仁德在井里面。’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那怎么会呢？君子可以被摧折，但不可以被陷害；可以被欺骗，但不可以被愚弄。”

【读解】

“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不仅爱打瞌睡，而且还爱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看来真是孔门的一个调皮学生，难怪得老师要对他发脾气了。

他这一次的问题也够刁钻的了，意思是说：“老师，你整天唠唠叨叨地要我们追求仁德，而社会现实之中哪有什么仁德呢？难道那仁德在井眼里面，你也要我们跟着跳下去吗？”

这一次老师没有发脾气，也没有理会他刁钻，他的钻牛角尖，而是反话正听，并从正面回答了他的问题：“那怎么会呢？作为一个君子，他又不是傻瓜蛋，他可以被摧折，可以杀身成仁，为真理而牺牲，但绝不会被陷害，不会被你这样荒唐的说法而引诱去跳井。另一方面，你可以欺骗他，但你必须有合乎情理的说法，而不可能用你这种不合情理的荒唐话去愚弄他。”

如此说来，要欺骗一个君子，你一定得准备一套合乎情理的说法。

反过来说，既然你已经知道要欺骗一个君子就一定会有一套合乎情理的说法，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君子，你不也就会对那些看起来合乎情理的说法多一个心眼的了吗？

但愿你在圣人这里学到的不是骗术，而是防骗术！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原文】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①矣夫？”

【注释】

①畔：同“叛”，指离经叛道。

【译文】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啊！”

【读解】

颜渊也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说明孔子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这样实施于教育之中。

既要学习文化知识，又要提高思想修养。德育、智育一起上，这不是“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吗？

真能做外‘又红又专’，品学兼优，自然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圣与仁的不同境界

【原文】

子贡曰：“如果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①！夫②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注释】

①病诸：病，不足。诸，“之乎”的合音。②夫：发语词，在句首起提挈作用。

【译文】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广施恩惠给老百姓，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怎么样？可以说是做到仁了吗？”孔子说：“岂止做到了仁，那简直就是圣了！就是尧舜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做到呢！至于说仁，那不过是自己想有所作为，也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让别人飞黄腾达。能够将心比己，推己及人，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读解】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际上就是“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必也圣乎！”的境界。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不仅一般人做不到，在孔子看来，就连尧舜那样的圣人也没有完全做到。

仁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仁的境界，只要你努力就能达到，因为那不过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罢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做什么。将心比己，推己及人。说到底，也就是曾子所概括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面“忠”的一方面，加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一方面，就完整地构成了孔子所谓“一以贯之”的“道”。这个“道”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仁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的境界是天才和英雄的境界。所谓时势造英雄，天才和英雄的业绩实际上不是单凭个人努力就能创造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说，圣的境界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境界。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仁的境界则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境界，是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的境界。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努力实行仁道，使人人都有着一颗仁爱的心而已。

述而第七

本篇主要记述孔子本人的思想、志趣与行为，其中有不少名言警句，如“述而不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用人则行，舍之则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全篇原文共38章，本书选17章。

述尔不作，信而好古

【原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①。”

【注释】

①我老彭：“我”在此处表示亲切。老彭，商朝的贤大夫。

【译文】

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私下里与老彭相比。”

【读解】

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形象。

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所以就述而不作了。

从孔子的实际文化活动来看，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确

都是编辑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并没有哪一项是他自己的创作。

可是，他的“述”却是非常不简单，用朱熹的话来说，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论语 集注》）

当然，绝对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论你编辑也好，整理也好，总得反映出编辑整理者的眼光和取舍旨趣，更不用说还有“删”、“定”、“赞”、“修”的工作在内了。所以，所谓“述而不作”，多半是“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语）实际上是有所“作”。

相反，倒是我们今天不少“作而不述”，专门“创作”的人，不是空谷来风，令人不知所云，就是“千古文章一大抄”，东拼西凑，而以天才的作家自居，“著作等身”，欺世盗名。

这种人，听听圣人自谦“过而不作”，不知私下里到底有何感想？是不是以为自己远在圣人之上呢？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原文】

子曰：“默而识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②于我哉？”

【注释】

①识（Zhì）：记。②何有：有什么，意思是没有什么了。

【译文】

孔子说：“默默地牢记知识，勤奋学习不厌烦，教诲别人不厌倦。对我来说，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读解】

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一个勤勤恳恳的教育者。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不过，真正能做到的，就没有多少人了。

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子贡曾经问孔子说：“老师您称得上是圣人了吗？”孔子回答说：“圣人可称不上。我不过是学不厌而教不倦罢了。”子贡说：“学不厌是智，教不倦是仁。智仁兼备，老师您的确是圣人了啊！”

可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确不是我们一般人容易做到的、智仁兼备的圣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千百年难遇一个的啊！

圣人的忧虑

【原文】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①，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注释】

①徙（xǐ）：迁移。这里指向“义”靠拢，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

【译文】

孔子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探讨，听到正义不追随，缺点错误不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

【读解】

圣人的忧虑当然都是他处的时代的反映和社会现实的照，不然的话，他忧虑什么呢？更进一步说，圣人所忧虑的四种现象实际上又不只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才有，而是每一个

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出现的过病。

不讲品德修养，不讲学问，不讲正义的原则，不改正缺点错误，只讲金钱，只讲赚钱之术，唯利是图，有钱就是大哥。这些现象，难道我们还见得少了吗？“读书热”在哪里？“学问热”在哪里？“雷锋精神”又在哪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更不用提了！

所以，圣人真是“一肩挑尽古今愁”，连他的忧虑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的救世主义的精神，至今不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吗？

旷达的个人生活

【原文】

子之燕居①，申申如也②，夭夭如也③。

【注释】

①燕居：闲居，古代士大夫退朝而居叫燕居。②申申如也：仪态舒展的样子。如，形容词尾，义同“然”。③夭夭如也：和乐喜悦的样子。

【译文】

孔子在家闲居的时候，仪态舒展自如，神色和乐喜悦。

【读解】

一肩挑尽古今愁，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孔子在家闲居时却仪态舒展自如，神色和乐会悦，过着无忧无虑的个人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副愁眉苦脸，严肃庄重的样子。这是因为他虽然忧中忧民忧天下，但却不忧个人生活，在个人生活上抱着以平淡为乐的旷达态度，所以始终保持爽朗的胸襟，舒展自如的心情。说到底，就是他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精神。而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急急如律令。东奔西窜，疲于奔命。电话有了要传呼，传呼有了要手机，生怕失去了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却又逢人便感叹：“唉，活得真累！”难道这累不是你自找的吗？更何况你累什么呢？不外乎是累财累名累地位，累一己之得失、个人的利益，其结果是连“燕居”的时间都没有了，更不用说什么“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与其如此，倒不如向圣人学习，甩开个人名利之累，退而闲居，保持舒展和乐的心态，平平淡淡，轻轻松松过一生。

举一反三的教学法

【原文】

子曰：“不愤①不启，不悱②不发，举一隅③不以三隅反④，则不复⑤也。”

【注释】

①愤：指想弄懂而还没有弄懂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充满求知欲时的精神饱满如晶状态、
②悱：指想用语言表达什么意思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词的状态。③隅：方。④反：反过来证明，也就是类推的意思。⑤复：重复，反复

【译文】

孔子说：“不到他想弄懂而弄不懂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说什么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引导他；告诉他一方，他不能类推其余的三方，也就不再重复告诉他了。”

【读解】

这是典型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激励，诱导，启发。

关键在于把握住火候，刺激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我们读《论语》，观察孔子教学的实例：学生各述其志，畅所欲言，甚至提出刁钻古怪的问

题；老师循循善诱，举一反三，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兴味盎然，的确是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

遗憾的是，后世儒生尊孔读经，居然没有学到圣人的教学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填鸭式的硬填，流风所及，培养出了不少“陈最良”式的酸腐秀才。

现代教学。方法推陈出新，电脑开始进入教室，与孔子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和精神却并没有因此而过时，依然值得我们为人师表的人谨记并运用于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去。

不要在丧事中大吃大喝

【原文】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在家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

【读解】

从来没有吃饱过，不是人家不让他吃饱，也不是论不统计不饱，而是他自己不愿意吃饱，不愿意在人家的丧事中大吃大喝。

这是不是太迂腐了呢？

不是。这是圣人性情纯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人家在丧事的哀痛中，你在这里大吃大喝，像话吗？另一方面，也是圣人尊崇礼节规范的表现：遇到人家的丧事，自己要表示哀悼。真心哀悼，难道还能大吃大喝吗？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必要真像圣人那样，去参加人家的丧礼 连饭都不吃饱，甚至，与死了亲属的人在一起吃饭也不敢吃他 中是，我们又是不是该在人家的丧事中去大吃大喝，猜拳行令喝 乸日，麻将打到通天亮呢？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原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

【读解】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就是成语所说的“用行舍藏”或“用舍行藏”，它最为精炼地表达了儒者对于出仕与退隐，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政治选择与人生态度。

这里面所蕴含的，一方面是进退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儒学通权达变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度。

孔子另外还多次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邦有道则任，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所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

问题在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懂得用行舍藏的道理，但真正面对现实，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用舍不由你，新是行藏也往往是你无可奈何的呀！

富可求吗？

【原文】

子曰：“富而①可求也，虽执鞭之士②，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注释】

①而：如，如果。②执鞭之士：古代手拿皮鞭为达官贵人开道或为市场守门的人，代指做下贱差事的人。

【译文】

孔子说：“富裕如果真是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如果求不到，那还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吧。”

【读解】

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真有什么行当（比如说炒股票，炒房地产，炒猫儿狗儿等）可以弄“发”的话，就是让我弃文经商下“跳蚤市场”去，我也愿意干。问题是哪能有这档子好事呢？须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啊！所以，还是让我干自己的老本行，做一个文人，研究我的诗、书、礼、乐吧。

这里的关键在于，“富而可求”只是一种虚拟，孔子压根儿就没有拿它当真。之所以这样说，正是为了强调富绝不可求得到。但是，假如我们执意要问：富的确可求，下“跳蚤市场”或别的什么“海”就是可以捞上一把，甚而至于成为大款，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孔子又会不会改变回答呢？对于我们今天面临“下海”困惑的读书人来说，选择的艰难恰好是在这里啊！

孔子是不是“发烧友”？

【原文】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于是感叹说：“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读解】

哪种程度？如痴士如醉，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

这种程度够得上是我们今天“发烧友”的程度了吗？

我们应该是顶尖级的“发烧友”了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让孔子“发烧”的，既不是器材（那时连立体声也没有，更不用说进口高级音箱了），也不是流行音乐（那时的流行音乐是郑国（今河南一带）的音乐，孔子认为“郑声淫”），而是被他认为“尽美尽善”（《八佾》）的《韶》乐。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音乐，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之类。

如此看来，圣人不仅是“发烧友”，而且还是高品味的“发烧友”哩。以他“发烧”的程度和品味来衡量，就是选他做“烧协”主席也不为过罢。

富贵如浮云

【原文】

子曰：“饭疏食①，饮水②，曲肱③而枕④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注释】

①饭疏食：饭，这里作动词用，指吃饭。疏食，粗粮。②水：古代以“汤”和“水”

对举。“汤”指热水，“水”就是冷水。③肱（gōng）：上臂，这用泛指胳膊。④枕：用作动词。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过手臂当枕头，也自有快乐在其中。不仁义的富有和尊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边飘浮的云一样。”

【读解】

这一段夫子自道，我们在《雍也》篇里孔子赞美颜回时已经说到过。无论孔子还是颜回，都是安贫乐道的典范，这一段文字与《雍也》里孔子赞美颜回的那一段文字一样，也都成了安贫乐道精神的著名表述。

钱财如粪土，富贵如浮云。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才能够做到吃粗茶淡饭而乐在其中，闲居而“申中如也，天天如也。”具有旷达乐现的个人生活情怀。

当然，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认识已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冲击。虽然人们也常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多少都有一些勉强的成分在内，甚至有“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时代氛围如此，不是个人所能抗衡的。所以，与其说“钱财如粪土，富贵如浮云”，不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得真实自然，来得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圣人思想的意思，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承认时代的不同和个体的差异而已。因为，孔子毕竟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物，而圣人毕竟是圣人啊！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原文】

叶公①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②。”

【注释】

①叶（shè）公：楚国大夫沈诸梁，字子高，为叶县县长，称叶公。②云尔：如此而已。

【译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怎么不回答说：他这个人啊，发愤起来就忘了吃饭，高兴起来就忘了忧愁，连自己快要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已。”

【读解】

夫子的自我鉴定。

发愤忘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寝忘食精神，但夫子的废寝忘食不是打麻将，不是看足球，而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追求学问，学而不厌。

乐以忘忧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或者如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雍也》）所以，是安贫乐道，而不是“打起麻将来就忘了做学问”或“唱起卡拉OK来就忘了工作”的那种“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心理年龄健康年轻，竞技状态良好，是自强不息，而不是老顽童、老天真。

学而不厌，安贫乐道，自强不息。这是一个充满生气与活力的形象，一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形象，一个圣人的形象。

不是天才，敏以求之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爱古代文化，通过勤奋学习求得知识的人。”

【读解】

孔子按智力和知识的不同把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李氏》）生而知之者是智力最上等的人，具有非凡的天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人物。孔子不以天才人物自居，而认为自己是属于“学而知之”的中等之材，所以要“敏以求之”，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来求得知识。至于学习的专业方向，则是“好古”，以古代文化为主要的学习内容，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历史系学生，没有什么外国文学课程可学。

孔子在这里的自述，一方面固然有谦虚的成分在内，另一方面也是勉励学生，告诉大家说，自己的一切见识都是勤奋学习的结果。既然圣人都是如此，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就更是只有努力学习的份了吗？谁还敢自诩为“生而知之”的天才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

【原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

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做我老师的。选择他们的优点加以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自己就可以改正。”

【读解】

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天涯何处无老师？真正好学的人是不拘于专门固定的老师的，随处都可以不耻下问。

从另一方面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里仁》篇里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老师的优点固然值得我们学习，老师的缺点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关键是要不要盲目崇拜。

当然，说是这么说。事实上，老师在我们的眼中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色彩，有的还环绕着神圣的光晕，使我们恰恰难以分辨哪是他们的优点，哪是他们的缺点。

所以也就只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罢

不要冒充内行

【原文】

子曰：“盖①有不知而作②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③之，知之次也。”

【注释】

①盖：大概。②作：创作。③识（zhì）：记。

【译文】

孔子说：“大概有自己不懂却能凭空创作的人吧，我没有这样的才能。我总是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用心记下来。我是属于次一等的智力。”

【读解】

所谓次一等的智力就是“学而知之者，次也”，相对于“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

的天才而言。

正因为是次一等的智力，不是天才，所以要多闻多见，也就是“敏而好学”。也正因为是次一等的智力，需要“敏而好学”，所以不能“不知而作”，而是“述而不作”。

可见，这一段实际上是孔子对自己学风和做学问态度的概括性自我介绍，包括了在其他地方谈到的“述而不作”、“敏而好学”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好几方面的内容。

同时，孔子之所以这样自我介绍，也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不知而作”现象有感而发的。孔子的意思是说：那些自己不懂却能够凭空创作的人大概是天才吧，我可没有这样的天赋才能，我的一切都是靠学习而得来的，所以，我的写作也好，我的教书也好，都是言之有据的，不敢乱来。

“不知而作”的人却恰恰相反：自己不懂而又“硬撑”，处处冒充内行。这种人做事，小则贻笑大方，大则害己害人，甚至祸刚大民。孔子正是看到了这种“不知而作”风气的严重危害，才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反对“不知而作”的行为。所以，我们也绝不可以小看了它的危害性。

闻过则喜

【原文】

陈司败①问：“昭公②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③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④，君子亦党乎？君取⑤于吴，为同姓⑥，谓之吴孟子⑦。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注释】

①陈司败：陈，陈国；司败，即司寇，官名，主管司法。②昭公：即。鲁昭公，鲁国的国君。③司马期：孔子的学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④党：这里是包庇，偏袒的意思。⑤取：同“娶”。⑥为同姓：鲁为周公之后，吴为太伯之后，都姓姬。⑦又吴孟子：当时国君大人的称号一般是由她生长那个国家的国名加她的本性，如鲁娶于吴，这位夫人就应叫吴姬，这样叫就明显地暴露出鲁昭公违反了“同姓不好”的礼法，所以改称为“吴孟子”，回避了姓姬的问题。“孟子”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字。

【译文】

陈国的司寇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孔子走了以后，陈国的司寇向巫马期作一作揖，请他走到自己的面前来，然后说道：“我听说君子不偏袒人，难道君子也偏袒人吗？鲁君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因为是同姓，所以讳称她为吴孟子。鲁君这样做如果都算是懂得礼的话，还有谁不懂得礼呢？”巫马期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算是有幸，一旦有了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读解】

鲁昭公违背了同姓不通婚的规矩，所以被陈国的司寇认为不懂礼。

看来，古人还懂得同姓不通婚的优生学哩。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优生学的问题，而是讨论孔子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就高兴的问题。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跳起八丈高，横眉毛竖眼睛就不错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有幸”的感觉呢？

不过，仔细想想孔子所说的话，想想他为什么会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错便感到“有幸”，的确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自己有了错误别人能指出来，总比自己有了错误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指

出来好啊。尤其是做领导的，做师尊的 如果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指出缺点错误，那你多半都已成了孤家寡人了罢。须知，“孤家寡人”是皇帝的自称，高高在上 脱离群众，在这个早已废除了帝制的民主时代，你能够生得下去吗？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当听到别人指出你的什么过错时，一定不要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而要学习学习圣人的涵养，闻过则喜，把它当作一件“幸事”接受下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怕的人，一个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提意见的人。

节俭总比奢侈好

【原文】

子曰：“奢则不孙①，俭则固②。与其不孙也，宁固。”

【注释】

①孙：同“逊”。②固：固陋，寒伧。

【译文】

孔子说：“奢侈显得骄傲，节俭显得穿沲。与其骄傲，宁可寒伧。”

【读解】

当鲁中人林放问孔子关于礼仪的问题时，孔子也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这里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奢与俭的问题，就通常意义的理解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物质享受的问题。这个问题大而言之受时代风气影响，比如说，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都是提倡勤俭节约，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80年代、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奢侈排场之风也就滋长起来，以致到了令老一辈人咋舌的程度。小而言之，这个问题则受个体生活原则和世界观的来制约，一般说来，比较传统、保守的人崇尚节俭，比较新潮、激进的人追求奢侈。当然，这是从主观方面说，从客观方面说，则还要受到经济能力的严格制约，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叫化子来说，“奢侈”一词本身就太过奢侈了，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也就只好“节俭”了罢。

回到孔子本身的态度来看，他所代表的，显然是传统的节俭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已不合于今天的时代氛围，因而不被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的一辈所接受。不过，有两句老话倒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就是——“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抱定俭的态度，偶尔奢一奢也无不可；而一旦形成了奢的习惯，要俭下来可就难上加难啊。

从这个意义来说，那还真是节俭总比奢侈好哩。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原文】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胸宽广坦荡，小人经常心绪不宁。”

【读解】

君子光明磊落，不忧不惧，所以心胸宽广坦荡；小人患得患失，忙于算计，又每每庸人自扰，疑心他人算计自己，所以经常陷于忧惧之中，心绪不宁。

据说当年林彪很是欣赏孔子这两句名言，但他自己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一个“长戚戚”的形象，还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就我们今天来说，物质文明越发达，心理医生行业越兴盛，所谓现代病、世纪病，是否正是圣人所指出的“小人”病呢？

“算来算去算自己，
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
唱得好啊！

泰伯第八

本篇论古圣贤和记载曾子言行的内容较多，涉及到政治、德行、学问等各方面的问題。全篇原文共 21 章，本书选 12 章。

弃天下如敝屣

【原文】

子曰：“泰伯①，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②，民无得③而称焉。”

【注释】

①泰伯：也写作“太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周太王）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依次为仲雍和季历，季历的儿子为姬昌。传说周太王预见到姬昌有圣德，就想打破长子继承王位的惯例，把君位通过季历传给姬昌。泰伯为实现父亲的意愿，他与仲雍一起出走到荆蛮之地（今江苏一带），自号为勾吴，立为吴泰伯，成为后来吴国的始祖。周太王死后，季历继承王位，后来传给姬昌，便是周文王。②三以天下让：指泰伯出走一间天下；太王死后不回来奔丧，以便让季历继承王位二间天下；季历死后也不回来，以便让姬昌继承王位三让天下。③无得：同“无能”无法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泰伯，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了。三次让出天下，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

【读解】

“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历史上并没有几个。相反，比比皆是的是争权夺位，为天下大权而杀人放火，争城掠地，勾心斗角，骨肉相残。直到现代社会，莫说让出整个天下，就是让出一个单位的领导权来，也会要了很多人的老命，宁死也不情愿的。

有什么办法呢？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权力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很多人眼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权就没有了一切。所以有“权、权、权，命相连”的说法。

这些看法，这些说法，大概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不新鲜了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把三让天下作为至高无上的品德歌颂呢？

一切以礼为标准

【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蒞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②”。

【注释】

①蒞（xi）：畏缩。②绞：尖刻伤人

【译文】

孔子说：“恭敬而不符合礼就会劳倦，谨慎而不符合礼就会畏缩，勇敢而不符合礼就会作乱，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刻伤人。”

【读解】

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就一般意义说来都是属于好的品格，但如果不用礼来进行规范，那也都会出问题。这里的礼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貌，而是指礼法，即礼的法度。实际上，也就是指无论做什么都要合度的问题。比如说，对人恭敬当然是好，但如果一味恭敬，恭敬得过了头，就会显得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用孔子的话来说，就会“劳倦”，怎么劳倦？翻译成我们今天常挖苦这类人的话，就是“你活得累不累啊！”因为他逢人便打拱作揖，恭敬有加，而不是按照礼法。该恭敬时恭敬，该不卑不亢时不卑不亢。谨慎也是这样。谨慎好不好？谨言慎行，很好！但如果一味谨慎，则成了谨小慎微，走路怕踩死了蚂蚁，树叶掉下来怕打破了头，畏畏缩缩，窝囊无能，结果是一事无成。“勇而无礼，则乱”。这话很好理解，只有勇敢，不讲礼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是要出大乱子的了。我们今天已无皇帝可拉。但一味地勇，像个莽张飞或黑李逵，那也会出乱子闯大祸的、“直而无礼则绞。”直率是个性坦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下对就不对，说话不转弯抹角，直来直去。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人们还常常很喜欢这种人，但如果一个人太直戆了，直得来一点也不知回避，那往往说出话来弄得人下不了台。尤其是做领导的或做长辈的，遇到这种人那可就有你够受的了。

所以、无论是什么品格，一定要用礼来加以节制，加以中和，这样才大言行合度，符合社会规范。

正因为礼有如此重要，所以孔子才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礼是学的关正核心内容所在，是一切个人修养的落脚点。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原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①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注释】

①孟敬子：鲁国大夫仲孙捷。

【译文】

曾子卧床不起，孟敬子去探问他。曾子说道：“鸟快要死的时候，鸣叫的声音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良的。”

【读解】

朱熹解释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论语集注》）也就是说，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生命的本质，所以说出善良的话来。

人到生命的尽头，一切的争斗，一切的算计，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耻辱都已成为过去，现世渐渐退隐而恍若彼岸，与自己渺然无缘。一种痛惜，一种对于生命的亲切留恋油然而生，这是否是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呢？如果是，那可真是发现得太晚了一点啊！

基督教不嫌晚，而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良心发现”的一瞬，于是有临终忏悔的仪式。这种仪式，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科技文明昌盛的今天，其基点是否正是建主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认识上呢？

锋芒毕露就是祸

【原文】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①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注释】

①校（jiao）计较，较量。

【译文】

曾子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心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有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

【读解】

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大智若愚”的颜回。

古语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一个人即使并不自满，而只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也都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受到损伤。因为你的流光溢彩使周围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你越能干，事情做得越完美，就越得罪人。也许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百思不得其解。可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想：“都是爹妈生的，你凭什么？！”

所以，凡事当留有余地，不那么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使人感到需要你却不受到你的威慑。

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装“傻”了。这就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明知故问，给别人一个表现的机会；明明知道他不如自己，也去向他请教；明明自己懂得很多，但把它埋藏在心底，表面上做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有了这些，再加上人家冒犯了自己也不针锋相对地去计较，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不会对他人构成威慑了，反过来，自己也可以减少一些他人的攻击和中伤了。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你也会失去很多，至少是谨小慎微，活得不那么潇洒自如了罢。更何况，对很多人来说，天性注定如此。所谓“才华横溢”，才华多了它就是要“溢”出来；所谓“锋芒毕露”，既有锋芒，它就是要“露”，要“脱颖而出”。

这样看来，“傻”也不是人人可以装得出的，要装“傻”，也的确要掌握装“傻”的艺术才行啊！

任重道远，死而后已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①，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注释】

①弘毅：弘，大；毅，坚毅、弘毅指志向远大，意志坚毅。

【译文】

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毅，因为他任务艰巨而路途遥远。以实行仁德为己任，不是很艰巨吗？直到死才罢休，不是很遥远吗？”

【读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曾子所要求于读书人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沉毅持重的生命意识，壮怀激烈的悲剧心态，将历史扛在自己肩头的英雄形象。

这一切，似乎都只有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的教科书中去寻找了。

他们是屈原、荆柯、楚霸王、岳飞、陆游、文天祥，或者是哈姆雷特、浮士德，而绝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下的尤索林、“等待戈多”的流浪汉，更不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

王朔笔下“过把瘾就死”的人。

说到底，这便是所谓“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的分野。

今天，当我们在呼唤崇高，呼唤英雄，呼唤悲剧意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回到儒学中去，回到曾子所呼唤的精神中去，做一个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读书人呢？

是不是愚民政策？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让他们跟从，不可以让他们知道是为 什么。”

【读解】

这就像军队下命令一样，目标何方，距离若干，限什么时候 到达。或者是，冲锋号一响便冲锋起来，撤退令一到便撤退下去 作为兵士，只需要照命令行事就得了，容不得你问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不是愚民政策呢？

孔子曾经说过：“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雍 也》） 孟子也说：“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养成了习惯不知道 为什么养成，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这样的人就是普通 老百姓。”（《孟子·尽心上》）

可见，在孔子、孟子的心目中，人的确有智力的根本不同，有 的人就是只能够听命于人，按领导人的指挥办事，而不能够和他 说得清楚是为什么。换句话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事事是为什么，只需要让他们按规定办事就行 了。不然的话，惹得大家东想西想，不能安心做事，产生出社会 不安定因素。

这就是孔孟的认识——不是要愚民，而是因为民本身的素质 如此，所以要针对其特征来进行统治。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愚民政策也未尝不可吧，而没有必要 想尽办法去为“孔孟之道”翻案，说这两句话应该断句为：“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德行更比才能重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文】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 傲吝啬，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

【读解】

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 备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鱼，孟子舍鱼而取熊掌， 圣人合才而取德。

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似乎 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当然，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

至于周公本人，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这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赘言的了。”

读书不为稻粱谋

【原文】

子曰：“三年学，不至①于谷②，不易得也。”

【注释】

①至：这里指意念所至。②谷：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类似今天的工资），所以“谷”就是指“禄”。

【译文】

孔子说：“读书三年而不想望当官吃俸禄，这是难能可贵的。”

【读解】

所谓“学而优则仕”，（《子张》）一般读书人想望当官吃俸禄是无可非议的。就是孔子的学生，也有“子张学干禄”，专门来向孔子学习当官吃俸禄的技巧。不过，在孔子看来，学习目的还是纯洁一点好，“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为学问而学问，在求学中得到乐趣，胜过把读书当作敲门砖，胜过读书为了找职业，为了升官发财的观点。

但事实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为读书而读书的人。过去的时代读书是为了金榜题名，“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今天废除了科举制度，读书不一定可以做官了，但小学读了读中学，中学读了读大学，不外乎是为了找一个好的职业。如果找不到，就大学读了再读研究生，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业。一旦找到了，绝没有人再对什么博士、博士后的，那多苦寒！另一种极端是，既然读书也不外乎是为了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职业，为了挣钱发财，那只要能挣钱，能发财，又何必读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所以，不少家长让孩子中学毕业（甚至不用毕业）就跟老子一起做生意、赚大钱，于是又生出“读书无用”的观点。其实，无论是“读书做官（发财）论”还是“读书无用论”、对于读书的目的认识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至于谷”，读书都为稻粱谋。

或许正是因为早在孔子的时代大家读书就已经是为了“至于谷”，所以孔子才感叹说“不至于谷”是难能可贵的罢。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原文】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②，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注释】

①善道：正确的学说，引申为真理。②见：同“现”。

【译文】

孔子说：“坚定信念，勤奋学习，坚持真理至死不渝。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动乱的国家。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实现抱负，天下政治黑暗就隐退。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却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却富贵，也是耻辱。”

【读解】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实际上还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只不过联系到学与守，贫贱与富贵作

了更深入的阐发，使之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境界罢了。

说来也是，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人人奔小康，求大同，你怎么会贫且贱呢？敢情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罢了。

相反，政治黑暗，世道昏乱，打砸抢抄抓害得人人自危，个个不安。你却大富大贵，不是一个吃黑钱、发横财的暴发户才怪。

在正人君子看来，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耻辱。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读解】

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隔行如隔山，谈论起来于事无补，反而添乱，还是素其位而行，安分守己为好。做冬瓜就考虑冬瓜外的问题，做西瓜就考虑西瓜的问题。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原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文】

孔子说：“学习起来就像老赶不上一样，还生怕把学到的东西又丢掉了。”

【读解】

孔子的自白给我们以“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感觉。

而庄子却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很危险的。知道了这一点而仍然要去追求知识，那就更危险了啊！”（《养生主》）这样说来，孔子岂不是危险又危险了吗？但他却做了圣人。

同样感到生命有限，学海无涯，儒者和道家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让我们看到在知识问题上儒道两家的明显分野。

人才难得，也不在多

【原文】

舜有臣五人^①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②。”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③”，于斯^④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⑤，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注释】

①五人：指禹、稷、契、皋陶、伯益。②乱臣十人：乱，即治。乱臣即治国之臣。十人指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太公姜尚等，其中包括武王的妻子邑姜，其他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所以下文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③唐虞之际：指唐尧、虞舜之后。之际，之后。传说尧在位的时代叫唐，舜在位的时代叫虞。④斯：这，指周武王的时代。⑤三分天下有其二：据说当时天下分为九州，归周的已有荆、梁、雍、豫、徐、扬六州，只剩下青、

兗、冀三州属殷纣王了。

【译文】

舜有五位贤臣便使天下大治。周武王说：“我有十位治理天下的贤臣。”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以后，武王时人才最为兴盛，但十位人才中还有一位妇女，男人不过九人罢了。周朝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向殷朝称臣。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读解】

人才难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就以历史传说中最好的虞舜时代来说，才得五个贤臣，周武王时也才十个，其中还有一位贤内助，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臣”。

另一方面，人才也不在多。不仅虞舜、武王时代只有五个十个，就是后世的汉高祖，不也就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吗？而且，“艄公多了打翻船”，能干人太多聚在一起，反而会出问题。所以水镜先生对刘备说：“卧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想不到刘备竟一下得了两个，结果反倒难安天下了。这是《三国演义》中的公案，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正是人才是否越多越好的问题。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一个单位，一家公司，人们往往以“人才济济”来形容它的实力雄厚，兴旺发达。其实，这里的“人才”大有讲究。什么“人才”？领导是领导的人才，秘书是秘书的人才，公关是公关的人才，打字员是打字员的人才，甚至，看大门是看大门的人才。这里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到底领导人多还是领导人少更好的问题。事关体制，我们谨记圣人的教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不便深说了。

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多而在能；一方面，精兵能将难得；另一方面，也不能多得啊！

子罕第九

本篇重点谈论个人的修养、人生的进退，其中论气节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等走众口传诵的名言。挖全篇原文共 31 章，本书选 15 章。

君子不言利

【原文】

子罕①言利与命与仁。

【注释】

①罕：副词，少。

【译文】

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与仁。

【读解】

孔子是不是很少谈论这几种话题？

我们看《论语》一书中，讲利的只有六次，讲命的大致八到九次，应该说是谈得很少的了。但讲仁的地方，在《论语》中却比比皆是，为什么还说他很少谈论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家们有种种说法，但不少都过于牵强，过于拘泥。其实，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这里说他很少谈论仁，主要是说他很少从正面给仁下定义，解释到底什么是仁。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后来的儒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仁的概念，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孔子之所以很少从正面来解释仁是什么，是因为仁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谈论得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到生命、人生，但绝不轻易谈论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类话题一样。其实，孔子罕言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不轻易谈论。

至于说到孔子罕言利，原因倒不是因为说不说得清楚的问题了。而是因为他把“利”与“义”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来加以对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重义而轻利，所以很少去谈论它。正是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形成了后世儒者的传统。所谓“君子不言利”，是不是就从孔子的“罕言利”开始呢？

当然，时代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子不言利”也变成了“君子不羞于言利”，甚或更加不碍口作羞地宣称：“君子也要言利。”

但不知“罕言利”的圣人面对今天这种情形会有什么感想？是否会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呢？

博与专的问题

【原文】

达巷党①“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②’”。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注释】

①达巷党；名叫达的晨巷。巷党为一个词，即里巷。②无所成名：直译为“没有成名的东西”，也就是不好说在何方有特别著称的专长。

【译文】

达巷的一个人说：“博大啊，孔子！学问广博而无法称他为哪一方面的专家。”孔子听到后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专门做什么好呢？专门赶马车好呢？还是专门射箭好？我赶马车好了。”

【读解】

在《为政》篇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的话，要求君子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某一方面的用场，而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能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在这里，借达巷人的口，使我们知道，孔子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这里牵涉到博与专的问题。这个问题仔细考究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博与专不是可以如此清楚地割裂开而让人选择的。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因而越需要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越来越需要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够“专”得起来。所以，一方面的确如孔子所说：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一种用场，装酱油就装酱油，装醋就装醋。如孔子在这里听到达巷人的话后风趣而幽默地所说的那样，驾车就驾车，射箭就射箭。而是除了驾车，去一所驾校学两个月拿一个驾驶执照外，还要去学电脑，学英语，如此等等，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或者说没有一技之长，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寸步难行的啊，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所挖苦的“样样懂，门门瘟”，恐怕连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还找不到呢，那就只有失业了罢。

所以，更为理想的追求实际上不是“博学而无所成名”，而是要既博学又要有所成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又博又专，“样样懂，门门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圣人其犹难诸？”恐怕连圣人也难以做到吧？更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宝剑锋从磨砺出

【原文】

大宰①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②之将圣，又多

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③。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注释】

①大(tai)宰：即太宰，官名，辅佐君主治理国家。这里的太宰是指吴国的或宋国的，已不能确认、②纵：伯，让。③鄙事：鄙贱之事，指各种技艺。

【译文】

太宰向子贡问：“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既然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当然也就会让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的时候贫穷，所以学会了不少技艺。一般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艺吗？那是不会的。”

【读解】

不仅太宰不了解，就是子贡也没有能够了解啊。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人小的时候艰难困苦，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自己努力，所以不仅多才多艺，生活能力强，而且懂得人情世故，长大后多能有所作为。相反，一个人从小养尊处优，生活一帆风顺，从小学直到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毕业，出来后工作能力不一定就会有强。尤其是出来做社会、文化、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不懂人情世故，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成为典型的高学位低能力者。再加上生活、工作一遇挫折，心理承受力差，灰心丧气甚至自寻短见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过。

所以，让孩子从小学会吃苦，学会战胜各种困难，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掌握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所谓的“小皇帝”，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缺乏吃苦耐劳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家长们有意识地“创造”一些这样的环境，使孩子们得到锻炼。”

宝剑峰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就连圣人，不也是从磨砺而出的吗？

循循善诱的艺术

【原文】

颜渊喟然①叹曰：“仰夫子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②。虽欲从之，未由③也已。”

【注释】

①喟然：叹气的样子。②卓尔：挺立的样子。③未由：不知从什么地方。

【译文】

颜渊感叹说：“越仰望着越觉得高，越钻研越觉得深；眼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去了。老师就是这样善于有步骤地诱导人，用广博的文化知识充实我，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使我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我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似乎看到老师的学说就立在我的面前，但要想追随它前进，却又不知道从什么而去了。”

【读解】

这是孔门第一高足的学习体会。对老师的学说崇敬而神往，对老师“循循然善诱人”的教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老师的学问。

这里的“循循然善诱人”就是我们今天说“循循善诱”这一成语的来历。

就通常的意义来说，循循善诱就是指有步骤、有次序地诱导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和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思考问题，使学生能够有层次、有条理地掌握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地提高知识水平。这是一种教学的艺术。

推而广之，循循善诱也可用于行政方面，使之成为一种领导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循循善诱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相反的一种方式。这不是命令的方式，禁止的方式，而是引导的方式，疏导的方式，或者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

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和风细雨，容易深入人心，从而收到较为长久的效果。所以，无论你做老师还是做领导人，乃至做家长，都应该掌握循循善诱的艺术。

待贾而沽，不藏于椟

【原文】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①而藏诸？求善贾②而沽③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注释】

①韞(yun)椟(du):藏在匣子里、韞，藏；椟，匣子。②贾(gu):商人。③沽：卖。

【译文】

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珍藏在匣中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好呢？”孔子说：“卖出去吧！卖出去吧！我正等待着识货的商人哩。”

【读解】

儒者常常以水和玉比德，所以，当子贡一说到有美玉在这里时，孔子便知道他是以玉设比，于是作出了“我正等待着识货的商人哩”的回答。

子贡所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读书人出不出去做官的政治态度问题。

子贡给出的是两个选择要么“韞椟而藏”，珍藏在匣中；要么“求善贾而沽”。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这两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的“行藏”问题。孔子在这里的回答是倾向于“行”的方面，即“沽之哉！沽之哉！”卖出去吧，卖出去吧！这反映出孔子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一方面。但下面的回答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孔子说的是“我待贾者也”而子贡问话中说的是“求善贾而沽诸？”

——“求”——“待”，态度大有不同。

这里面的微妙区别，正如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范氏的看法：

读书人不是不想做官，只不过厌恶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官位罢了。读书人等待被任用，就像美玉等待识货的商人来买一样。以伊尹、伯夷、姜太公等人为例，如果没有成汤文王的任用，就是终身默默无闻也没有关系，绝不会主动去炫耀自己以求做官。

简而言之，读书人可以做官，但却不可以求做官，不可以“跑官”——像后世有些人那样，一到“换届”的时候，东奔西跑，利用一切关系和纽带，削尖脑袋往上钻，千方百计向上爬。即便不能往上爬，起码也要保住现有官位不变。

以“毛遂自荐”的观点来看，“待贾而沽”而不“求善贾而沽”，是不是有些迂腐了呢？何况，如果人人都待贾而沽，那我们今天那些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不就都白打了吗？

逝者如斯夫！

【原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①如斯②夫！不舍昼夜。”

【注释】

①逝者：指流逝的时光。②斯：这里指“川”，即河水。

【译文】

孔子在河边感叹道：“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啊！日夜不停。”

【读解】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惜。

孔子一方面感叹时光易逝，往事难再，另一方面以水为喻，勉励我们进德修业，都应该像那永不止息的河水一样，孜孜不已，不舍昼夜。

无独有偶的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感叹道：

“人的脚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他的体会与孔子是相通的。

他们所发出的感叹，在历史的甬道中回响，至今仍不绝于耳。而这种感叹所包含的意义，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延伸，引发我们思考宇宙的奥秘，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如此等等。那可真是亘贯古今的一大感叹啊！

女色的魅力有多大？

【原文】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

【读解】

与孟子辩论的告子有一句名言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

《礼记·礼运篇》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承认饮食男女之事是人的强烈欲望所在。

而孔子则是从现实的角度，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发出叹息说：“我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

也就是说，人都是喜爱女色甚于喜爱道德的了。

难怪得“英雄难过美人关”，往往用十万大军办不到的事，满朝文武官员无可奈何的事，只需要用一个绝色佳人就办到了。

难怪得“不爱江山爱美人”，皇帝老馆宁可不做，或做得来“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

女色的魅力如此之大，怎不令孔圣人发出由衷的感叹呢？

这个问题，恐怕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学没有能够解决的，就是到了我们今天，也仍然是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啊！

进退成败都在自己

【原文】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①，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注释】

①簣（kui）：盛土的筐子。

【译文】

孔子说：“好比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堆成了，如果停下来，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好比用土平地、即使才倒下一筐，如果要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读解】

《尚书·旅獒》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簣。”只差一筐土而没有成功，前功尽弃。这是谁造成的？孔子回答说：是自己。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填平一块土地，虽然现在才倒一筐土下去，但如果我们锲而不舍

地坚持下去，最终大功告成，这是谁造成的？孔子回答：还是自己。

所以，进退成败都在自己，而不是像俚语说韩信的那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以韩信的事例来看，成，萧何只有举荐之功；败，萧何只有谋划之力，而无论举荐还是谋划都只是外在的因素，真正内在的决定因素还在于韩信自己。因此，严格说来，不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而是“成也韩信，败也韩信”。推而广之，则是成也 自己，败也 自己。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把进退成败的原因推之于外在的因素。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着力于把握自己，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外部条件和环境，不讲机遇，而是说，一切外部条件、环境和机遇也都是靠自己去创造、形成和抓住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本身而起作用。

还是《国际歌》那几句唱得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对个人来说，也依然是如此：进退成败都在自己。

自强不息的楷模

【原文】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

孔子谈到颜渊，说：“可惜啊！我只看见他进取，从来没有见他停止过。”

【读解】

可惜什么？可惜颜渊早死，只活了 32 岁。而不是可惜他只关进取，不知停止。

这一段是颜渊死后孔子的感叹，着力赞扬他自强不息，死而后已的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是处于永远的运行之中，一分一秒也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我们效法宇宙的规律而把握自己的生命，不断前进，不断更新。也就是《大学》引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见新。”或者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说法，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或“生命不止，冲锋不止。”所有这些，都是自强不息的意思。

生命历程如此，一切的进德修业，功课学问都莫不如此。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 停留在原地，其实也是退步，没有中间环节可停留。颜渊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只知进取不知停留，成为自强不息的楷模。孔子也正是深知这一点，所以对颜渊大加赞赏，感叹不已。

半途而废者大有人在

【原文】

子曰：苗而不秀^①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注释】

①秀：庄稼吐穗扬花。

【译文】

孔子说：“庄稼出苗而不吐穗开花是有的吧！吐穗开花而不结 果实也是有的吧！”

【读解】

苗而不秀、秀而不实都是半途而废。

拿人生来相比，小时了了，资质很好却没有学成，连个大学都没考上，是苗而不秀，根苗虽好却没能开花。大学考上了，毕业了，工作一无成就，“混日子罢”，是秀而不实，虽然也曾经开过花，可昙花一现，转眼即成过眼云烟，昨日荣耀。

这样一说，我们大半的人不都成了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了吗？

事实上，拿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人生也就是这样，半途而废者大有人在。

当然，如果降格以求，也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发表几篇文章就是学者，拼凑两本书就是作家，“千古文章一大抄”，专家教授满天飞。那也就人人都苗而又秀、秀而又实了罢。

不管标准一不一样，回到孔子的原话上来，他的意思不外乎是勉励我们向颜渊学习，自强不息，死而后已，而不要半途而废，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这倒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后生可畏

【原文】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可怕，怎么知道他们的将来不如我们这些人呢？但是，如果四五十岁了还默默无闻，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读解】

一方面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另一方面是“人到中年万事休”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鼓励年轻人珍惜青春的宝贵时光，茁壮成长，掌握足以让老一辈感到可畏的本事。鞭策年轻人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不要虚度了青春年华，到中年时仍默默无闻，一无所成。

说到底，还是下面这一段著名的话概括得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是“后生可畏”的生动形象写照。一日之计在于晨，抓住了晨光，后面的事情就大有时间可做了啊！

正确听取他人言语

【原文】

子曰：“法语①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②之言，能无说③乎？绎①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①法语：法，严正；语（yu），作动词用，告诉。法语之言指严肃正告的话。②巽（Xun）与：巽，通“逊”，谦恭；与，称许。巽与之言指恭维的话、③说：同“悦”，下同。①绎：分析。

【译文】

孔子说：“严正的告诫，能不听从吗？但要以确实改正为可贵。恭维的话，听了能够不

高兴吗？但要以冷静分析为可贵。盲目高兴不加分析，表面听从实际不改，我不知道该拿这种人怎么办了。”

【读解】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法语之言也就是忠言，严肃庄重的告诫，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但却有利于行动。所以，听忠言的关键是牢记在心坎里，落实在行动上。不然的话，很可能因为它听起来不那么入耳，因此就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当作耳边风过去了，起不到作用。

至于巽与之言，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正因为良药苦口，所以，现代药业把很多苦品良药都裹上了糖衣来迁就我们，使我们不觉得苦。语言方面也一样，正因为忠言逆耳，所以巽与之言就大行其道。这种其与之言裹上“糖衣”来迁就我们的耳朵，让人听起来非常入耳，心里非常愉快。有什么办法呢？人心就是如此，听恭维话总比听骂你的话来得舒服。所以连圣人也说“恭维的话，听了能够不高兴吗？”不过，圣人后面还有一句话：“但要以冷静分析为可贵。”只要冷静分析，听听恭维、奉承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盲目高兴而不加分析，那就会被摔昏了头，不知天高地厚，忘乎所以了。

归结起来，还是要求我们重行动，务实际，诚意正心，正确听取他人言语。

匹夫不可夺志

【原文】

子曰：三军①可夺帅也，匹夫②不可夺志也”

【注释】

①三军：军队的通称。②匹夫：夫妇相匹配，分开说则叫匹夫匹妇，所以匹夫指男子汉。

【译文】

孔子说：“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读解】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于万马军中夺敌帅首级如探囊取物。

这是“三军可夺帅也。”

严颜宁死不屈，面不改色，“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

这是“匹夫不可夺志也”。

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将可杀而不可辱。这是因为，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如果人心不齐，其主帅仍可能被人抓去，而主帅一旦被人抓去，整个军队失去了领导人，也就会全面崩溃了。匹夫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只要他真有气节，志向坚定，那就任谁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了。这种宁死不屈的烈士事迹，可歌可泣，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气节，志向不坚定，则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受不住诱惑或经不住高压而屈膝变节，成为人们所鄙视的叛徒。

所以，志向的确立和坚守是非常重要的，是儒家修身的基本内容之一。

岁寒才知松柏后彫

【原文】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①也。”

【注释】

①彫：同“凋”，凋落。

【译文】

孔子说：“天严寒以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

【读解】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古往今来，松柏的气节操守不知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其影响至今，妇孺皆知。

所谓“疾风知劲草，国乱识忠臣”，也就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的意思。通俗地说，是指一个人要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才看得到他的品质，而平常不一定看得出来。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平时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却表现出令人崇敬的浩然正气，不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而且还以身殉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例证，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献身。当要去收集他平时闪光的思想和行为时，说不定就令人失望。这就是岁寒才知松柏之后彫的道理。当然，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凡是英雄志士平时都是吊儿郎当的，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

【原文】

子曰：“可与共学，不可与适①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②”；可与立，未可与权③”

【注释】

①适：至，往。②立：“三十而立”的“立”的意思，包含立身处世、创业成道等多方面的内容。③权：本指秤锤，种磁能够权衡物的轻重，所以引申为权衡轻重，通权达变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未必可以志同道合；可以志同道合，未必可以一起立业；可以一起立业，未必可以一起通权达变。”

【读解】

再说得白一点：

可以是同学，未必可以是朋友；可以是朋友，未必可以是同事；可以是同事，未必可以一起权衡轻重利弊，通权达变，配合默契。

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人际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而具有不同的层次：同学、同事、朋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们往往不能认识得很清楚，处理起来一厢情愿，甚至自作多情。不能做朋友的强扭做朋友，不能共事的拉在一起共事，结果多半是自寻烦恼，徒生忧愁。所谓捆绑不成夫妻，弄清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分别对待，这既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艺术，也是处理公共关系所必需。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有能在同学、朋友、同事且配合默契四个层次上都达到同一的关系，那可真是人生得一二足矣！

又何乐而不为呢？

乡党第十

这一篇在《论语》中非常特殊，不是记录语言，而是记录孔子的日常生活情况，是一篇孔子的生活素描。全篇原文没有分章，后世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理解分为若干节。本书根据刘宝楠《论语正义》25节的划分选出6节，以见孔子生活情况之一斑，同时有助于读

者从做人的角度来了解孔子，加深印象，从而更加深入而立体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和精神。

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原文】

孔子于乡党①，恂恂②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③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④言，侃侃如⑤也；与上大夫言，誾誾⑥如也。君在，蹯蹯⑦如也，与与⑧如也。

【注释】

①乡党即邻里乡党，古代地方居民单位名称，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这里的乡党相当于今天说家乡。②恂恂(xun)：恭顺的样子。③便便：明辩。④下大夫：大夫是诸侯下面的一个等级，又分下大夫和上大夫。⑤侃侃：和乐的样子。⑥誾誾(yin)：和颜悦色而正直的样子。⑦蹯蹯(cu)：恭敬的样子。⑧与与：郑重而自然的样子。

【译文】

孔子在父老乡亲面前非常恭敬，极像不能讲话的样子。

他在宗庙和朝廷之上，讲话明辩但也很谨慎。

上朝的时候，与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而正直。在君主面的恭恭敬敬，但威仪郑重而自然。

【读解】

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应该用适合那个场合、那种人的不同语言方式和仪态。这不是庸俗，而是诗人处世恰如其分的问题。

孔子在父老乡亲面前恭敬而近乎羞涩，很少说话，而在庙堂和朝廷上却明辩且侃侃而谈，显出雄辩的样子。与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的上大夫说话，与作为一般干部的下大夫说话，以及与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说话，都有不同的语言方式和仪态。

其实，不仅孔子如此，我们今天的每个人也都应该是如此。否则，在儿女们面前说话像跟你的上司说话一样；或者反过来，当你向上司汇报工作时，用教训你的儿女一样的口气和态度，那会有什么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了。

所以，到哪个坡唱哪个歌，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这本是人之常情，只不过要把它与那种专门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张三面前一套，李四面前一套的两面派行为区别开来罢了。

圣人未能免俗

【原文】

入公门①，鞠躬②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③，行不履阈④”。过位⑤，色勃⑥如也，足躩⑦如也，其有似不足者。摄齐⑧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⑨，逞⑩颜色，恰恰如也。没⑪阶，趋进，翼如⑫也。复其位，蹯蹯如也。

【注释】

①公门：君门，即朝廷的门。②鞠躬：谨慎恭敬的样子。③立不中门：不正当门中间而立。因为门中间是尊贵的人才能立的。④履阈(yu)：阈，门坎。履阈即踩门坎。⑤过位：指君位。⑥色勃：脸色庄重。色，脸色；勃，矜持庄重的样子。⑦躩(jue)：盘旋、逡巡的样子。⑧摄齐：摄，提起；齐(zi)，缝了边的衣服下摆。摄齐是为了避免让脚踩着而失态。⑨等：阶梯的一级。⑩逞：放松。⑪没：尽，完。⑫翼如：鸟展翅的样子。

【译文】

孔子进入朝廷的门，恭恭敬敬，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

站立时，不正当门的中间；行走时，不踩门坎。

经过君位时，脸色庄重严肃，举步小心翼翼，说话就像气不足的样子。

提着衣襟走上堂去，恭恭敬敬，屏住气好像不敢呼吸一样。

出来时下了一级堂阶，脸色才放松起来，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

下完堂阶快步前行，动作像鸟儿展翅一样轻快。

再次经过君位时，照样又恭恭敬敬。

【读解】

如果你把圣人想象得很神圣高大，像个英雄人物似的，那就一定会失望了。

读罢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的圣人是个小心翼翼，在宫廷之中不敢昂首挺胸，在君王面前大气不敢出的普通人形象，普通得近乎畏缩。只有当出了宫廷，下得台阶以后，脸色才放松，动作也才轻快起来。而一旦再次经过君位，马上又会拘谨恭敬，大气不敢出。

圣人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孔子之所以成为人们崇敬的圣人，并不是因为他的举止行为有什么特行独立、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学说闪耀着智慧和仁爱的光芒。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完全可能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当他走到菜市场上去买东西时，你不可能凭外表和姿态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圣人，而很可能把他看作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儿，或许把他看成是一个退休的教书先生罢。因此，当他进入那禁卫森严的宫廷时感到不自然，感到紧张，甚至感到有几分战战兢兢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不信，你进去试试看！

这就叫圣人也未能免俗罢。

公务活动与私交有别

【原文】

执圭①，鞠躬如也，如不胜②。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③，足宿宿④如有循。享礼⑤，有容色。私觐⑥，愉愉如也。

【注释】

①执圭：圭，一种玉器，上面圆形或剑头形，下面方形。国君派使臣访问外国，执国君之圭为信物，所以，执圭代指出使外国。②不胜（怕回购）：不能胜任其重。这里指执轻若重，表示敬慎。③战色：战战兢兢的面色。④宿宿：脚步很小的样子。⑤享礼：献礼。⑥私觐：以私礼相见，也就是以个人身分相交往。

【译文】

孔子捧着国君的圭出使外国非常恭敬，就像手上的圭重得来捧不起一样。上捧时到作揖的位置，下执时到以手授物的位置。脸色在重而战战兢兢，脚步很小好像始终沿着什么在走一样。

献礼的时候满脸盛情。

私下以个人身分交往，则是非常轻松愉快。

【读解】

孔子做外交官时与在本国进入宫廷时差不多，都是一副恭敬而庄重的样子。面部表情，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合于礼节，使人感到无可挑剔。这是一个人在公务活动中应有的形象，就像我们今天的外交官一定要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一样。

但他在完成公务活动后进行私交时就完全不一样了，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再也不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

这就叫公私有别，公务活动和私下交往不一样，因为公务活动代表的是你的元首，你的国家的形象，而私下交往则只代表你自己。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吗？

圣人穿不穿时装？

【原文】

君子①不以绀揄饰②，红紫不以为裘服③。

当暑，衿絺綌④，必表⑤而出之。

缁衣⑥羔裘⑦，素衣麕裘⑧，黄衣狐裘。

裘裘长，短右袂⑨。

必有寝衣⑩，长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⑪。去丧，无所不佩。

非帷裳⑫，必杀之⑬。

杰裘玄冠不以吊。

吉月⑭，必朝服而朝。

齐⑮，必有明衣⑯，布⑰。

【注释】

①君子：指孔子。②绀(gan)揄(zhou)饰：用绀色和揄色镶边。绀，稍微带红的黑色，即天青、红青。揄，近似于绀色，颜色更暗。因为绀色近于做礼服用的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以褻渎）。③裘服：平常家居的衣服，与朝服相对。因为红紫色都是贵重的正服之色，所以不用来做家居的休闲服。④衿(zhen)絺(chi)綌(xi)：衿，单衣；絺，细葛布；綌，粗葛布。⑤表：外加一件上衣。⑥缁衣：黑色衣服。这里指罩在翻毛裘衣外的上衣，下面素（白）衣、黄衣同。⑦羔裘：古代羔裘一律指黑羊羔皮裘。⑧麕(ni)裘：小鹿子皮裘，毛为白色。⑨袂(me)：袖子。短右袂是为了便于做事。⑩寝衣：睡衣。⑪居：坐。⑫帷裳：上朝、家祀用的礼服，用正幅布做，不剪裁，多余的布打成褶子。⑬杀(Shai)之：对正幅布进行剪裁缝制，使它有一定的样式。⑭吉月：每月初一。⑮齐：同“斋”，斋戒。⑯明衣：浴衣。⑰布：指麻布、葛布，不是棉布。

【译文】

君子不用绀色和揄色做衣服的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做休闲服。

夏天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但出门时一定要加上一件外套。

黑色外衣套黑色羊皮衣；白色外衣套白色鹿皮衣；黄色外衣套黄色狐皮衣。

休闲的皮衣比较长，但把右边的衣袖做得短一截。

睡觉一定要有睡衣，睡衣有一个半人那么长。

狐貉皮毛厚，用来做坐垫。

服丧期满以后，什么饰物都可以佩带。

不是上朝和祭扫用的礼服，就一定要剪裁成一定的样式。

不穿黑色的羊皮衣，不戴黑色的礼帽去吊丧。

每月初一都一定要穿着上朝的衣服去上朝。斋戒一定有浴衣，用布做的。

【读解】

圣人穿不穿时装？

圣人不仅穿时装，而且还很有讲究。

什么颜色做什么衣服，什么颜色不能做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套什么颜色的衣服（比如说黑套黑，白套白，黄套黄，讲究的是和谐配色而不是反差配色），那可真是一套一套的，

从理论到实践，毫不含糊，正经八百就是一个时装专家了。

休闲服和睡衣要做得宽松长大，长大得来有点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尤其是睡衣，一个半人长，分明就是一床被子了（我们今天的被子也没一个半人长吧），还叫什么睡衣呢？更加别出心裁的是休闲服的设计，右边的袖子短上一截以便于做事，真是想得出来啊！让我们今天的时装模特儿穿来表演一番，那才别有风味哩。

礼服就不用说了，就像我们今天的西装一样，样式变化不大，不能随便剪裁，但其它衣服就一定要剪裁出一番样式来。什么样式呢？怎么时髦怎么剪裁。为了方便，不是连衣袖都可以一长一短吗？这种奇装异服难道还不时髦吗？

可见，不但要讲究颜色的选择和搭配，还要追求样式的新颖别致和穿着的方便实用：休闲服是休闲服，礼服是礼服，工作服是工作服，丧服是丧服，浴衣是浴衣，睡衣是睡衣，单衣是单衣，外套是外套，皮大衣是皮大衣，还要佩带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圣人那可真是讲究得很啊！

我们今天的俊男靓女、操哥操妹们能够追风攀比而上吗？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原文】

齐必变食①，居必迁坐②。

食不厌精，脍③不厌细。

食噎而啐④，鱼馁而肉败⑤，不食。色恶，不食。臭⑥恶，不食。失饪⑦，不食。不时⑧，不食。割不正⑨，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⑩。

唯酒无量，不及乱⑪。

沽酒市脯⑫，不食。

不撤⑬姜食，不多食。

【注释】

①变食：指斋戒时改变日常的饮食，不饮酒，不吃荤（指有浓厚气味的蔬菜，如蒜、韭、葱等，不指鱼肉等腥膻食物，与我们今天“荤”的概念不一样）。②迁坐：指斋戒时改变平常的住处，不与妻妾住在一起，而迁到“外寝”（或叫“正寝”）独住。③脍（kuai）：切得很细的鱼和肉。④噎而啐：噎与啐同义，都指食物腐败变味，褐的程度更重。⑤馁(nei)、败：鱼腐烂叫馁，肉腐烂叫败。⑥臭：气味。⑦失饪：饪指生熟的火候，失饪即指火候不当。⑧不时：不是该吃的时候。⑨割不正：指切割不得法。刀法不好。⑩食气：气同“飢”，食气指食料，主食。⑪乱：指神志昏乱，即酒醉。⑫市脯：买来的肉干。⑬撤：去。

【译文】

斋戒时一定要改变平常的饮食，住处也要变动，不要和妻妾住在一起。

食物不嫌做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

食物变质馊臭，鱼肉腐烂，不吃。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火候不当，不吃。不是时候，不吃。切得不合刀法，不吃。没有合适的调味酱，不吃。

肉虽然吃得多，但不超过主食。

酒不限量，但不要喝醉。

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

可以吃姜，但也不宜多吃。

【读解】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好一个美食家的追求！

食物变质馊臭，鱼肉腐烂，不吃。这不奇怪，与我们今天的习惯一样，讲究卫生，减少疾病。

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没有合适的调味酱，不吃。色、香、味都有讲究，这已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要求，进入美食家的行列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起码在没有合适调味酱时还是要凑合凑合吃下去的，不会有那么大的讲究。

火候不当，不吃；不是时候，不吃；切得不合刀法，不吃；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这简直有些过分了，分明是一个超级美食家，起码也超过了陆文夫笔下那位吃头汤阳春面的美食家了罢。

我们不知道圣人是否吃过集体食堂，想来是没有，不然非饿肚子不可啊！

吃饭睡觉不说话

【原文】

食不语，寝不言。

【译文】

吃饭不交谈，睡觉不说话。

【读解】

吃饭不交谈符合卫生习惯，这是没有说的。可是吃国宴呢？如果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埋头苦干——吃！那像什么话呢？起码，祝酒辞还是要的吧。莫说国宴，就是你一家子在一起吃饭，不说话试试看，不被误认为在赌气才怪哩。更何况，有人曾幽上一默说：“现在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市场经济时代，谈生意，做买卖，签合同，搞交易，大都是在饭局中“搞定”，所谓“边吃边谈”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让大家吃饭时不说话，怎么“勾兑”？怎么“搞定”？那林立的饭店酒楼岂不也要统统倒闭，关门了事？

这就是卫生要求与人文习俗的矛盾，正如明知抽烟有损健康但大家仍要照抽不误一样。事实上，人不可能完全在科学的规范下生活，只有机器人才能做到。当然，我们并不敢亵渎圣人是机器人，只不过圣人既不用去跟人“搞定”什么，又不用去“勾兑”，当然还是符合卫生习惯，吃饭不说话的好，至少是少说为妙，以免鱼刺卡住喉咙。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理解的是睡觉不说话。

谁睡觉说话来着了除非是说梦话！那么，圣人睡觉不说梦话。这还用得着说吗？难道其他人都要说梦话？岂不成了笑话！

唯一合理的理解是，睡觉不说话不是指睡着了不说话，而是指睡觉前不说话。就像两个朋友出差，对床夜语，结果是一宿未合眼，第二天精神很不好。这是圣人反对的。又比如夫妻睡觉前枕边耳语，说些亲热话或吹些枕头风什么的。这也是圣人反对的吗？那可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了，因为据说枕前悄悄话是有利于夫妻感情和谐，婚姻生活美满的。但枕头风却是廉洁政治的大敌，所谓“枕头胜过枪头”，很多关节都是靠枕头风一吹而打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圣人反对睡觉前说话不是很有点道理吗？

所以，坐下来就吃饭，上床去就睡觉，这是圣人的习惯，是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所致呢？

先进第十一

本篇评论孔子的学生较多，尤其是对颜渊和子路。最后一章是《论语》中独特而重要

的一个长篇，除思想内容外，还很抓 学价值。全篇原文共 26 章，本书选 11 章。

修身宜早不宜迟

【原文】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①也；后进于礼乐，君子②也。如用 之，则吾从先进。”

【注释】

①野人：在野的人，指没有贵族身分的一般士人。先修礼乐后做官，所 以说“先进”。

②君子：指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可以先世袭做官后修养礼 乐，所以说“后进”。

【译文】

孔子说：“先修养好礼乐后做官的，是一般的士人；先有了官位后修养礼乐的，是贵族士大夫的子弟。如果选用人才，那我主张选用先修养好礼乐的人。

”

【读解】

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这实际上 就是“先进”与“后进”的区别。

孔子的主张是“学而优则仕”，先学习，提高修养然后再去做官。而不太赞成“仕而优则学”，先得了官位然后再去进修学习。

以我们今天的情形作不尽恰当的比拟，孔子的主张是先读书， 从小学、中学、大学直做到研究生，拿了文凭后才参加工作，才分配到政府中去做公务员，然后慢慢升迁而坐上官位，担任领导 人，而不太赞成先工作，提拔成干部然后才去夜大或干部培训班 造修学习拿大专文凭。

当地。这里的比拟的确是不尽恰当外，因为孔子注重的是修养乐的实际内容，要求修身宜早不宜迟，倒不是文凭的问题。只 不过，文凭是你拥有修身经历的证明，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实际 也是有所挂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干部制度把文凭作为提升的 一道硬杠子，是不是也与圣人的思想有一点渊源关系呢？

人各有所长

【原文】

德行：颜渊，闵子骞①，冉伯牛②，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③：子游，子夏。

【注释】

①闵子骞：孔子的学生，姓闵，名损，字子骞。②冉伯牛：孔子的 学生，姓冉，名耕，字伯牛。③文学：这甲的“文学”泛指古代文献。

【译文】

道德修养好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会说话的：宰 我，子贡。宜于从政的：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子游，子 夏。

【读解】

这十个人即孔门弟子中著名的“四科十哲”，是《论语》中经 常见到的人物。

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也是一样，总是各有所长。就像制我们 今天的同班同学，各有特点，各有爱好，毕业后有的从政，有的 经商，有的搞科研，有的做文人，进入社会这个茫茫人海后，“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无论做教师的也好，做领导人的也好，都要善于发现 每个学生、每个属下的特点和所长，加以培养和任用，扬长避短， 知人善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和积极 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或许孔子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才培养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罢。

鬼神生死之间

【原文】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①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注释】

①敢：谦词，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

【译文】

子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人都还难于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呢？”子路又问：“能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吗？”孔子回答说：“生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搞得清死呢？”

【读解】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子路所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问题。

在《雍也》篇里，当孔子回答樊迟关于什么是明智的问题时，已主动以鬼神的问题为例说：“致力于人世间该做的事情，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就可以说是明智的了。”

现在，子路还来不明智地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孔子反问他说：“人都还难于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呢？”

问题是，子路就是这样一个不“明智”的人，一问不成，又生一问：“能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还是一个“鬼”问题，所以孔子又一个反问把他推开：“生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搞得清死呢？”

那可真是问得蹊跷，答得巧妙。

其实，孔子也不完全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把子路的问题推开在一边。在孔子看来，鬼神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都是探索宇宙奥秘、生命本质的大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搞得清楚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对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既不要盲从迷信，也不要简单否定，最好是报一种“问疑”的态度，敬而远之。这种态度实际上是现实而理性的态度，也是最明智、最科学的态度。

饶饶者易缺

【原文】

闵子侍侧，圉圉如也；子路，行行①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②。”

【注释】

行（hang）行：刚强的样子。②不得其死然：不得其死指不能尽享天年，死于非命。然，语气词，相当于“焉”。

【译文】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和颜悦色而正直的样子；子路很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孔子非常高兴。但又说：“像仲由那样，恐怕难享天年吧。”

【读解】

古语说：“峣峣者易缺。”太洁白了容易受到玷污，太高峻了容易缺损，太刚强了，则容易夭折。孔子知人论事，具有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证明，子路的确不幸被孔子所言中，

死于卫国内乱之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伋的家臣，卫国发生内乱，子路本在城外，但他抱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念，身入危城，与暴徒血战而死。据说孔子听到卫国内乱，曾伤心地说：“子路要丧命了！”不久，果然传来了子路壮烈牺牲的消息。

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决定行动，刚强者往往不会委曲求全，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孔子深知子路的性格刚强易折，所以对他发生了叹惋。

孔子对他的学生真是了如指掌啊！

不言则已，言必有中

【原文】

鲁人为长府①。闵子骞曰：“仍旧贯②，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③人不言，言必有中④。”

【注释】

①为长府：改建长府。长府，鲁国藏财货的地方。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鲁昭公曾经在长府抵抗季氏的进攻。②仍旧贯：依照原来的样子。仍，因，依照；贯，事。③夫(fu)：发语词，无义。④中(Zhong)：准。

【译文】

鲁国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照老样子，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改建呢？”孔子说：“这人不说话则已，一说就切中了要害。”

【读解】

据说因为公元前517年鲁昭公曾经以长府为防御抵抗过季氏，所以当季氏把鲁昭公赶走，便要改建长府，以消除其防御作用。闵子骞认为，关键不在于长府有无防御作用，而在于人是否正义有道，是否得民心。孔子很欣赏他的见识，所以称赞他“不言则已，言必有中”。

不说就不说，一说就切中要害。这是非常厉害的说话艺术。闵子骞平时是“讷讷如也”，老老实实的，不多言多语，可这次却一说就打中了要点，就像射箭一样，一箭就射中了靶心，真不简单。

这种人，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有点像日本电影明星高仓健塑造的那些形象，那可比那种唠唠叨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人厉害多了。所谓言多必失，话说多了威信也就降低了，说上十句抵不上人家一句，让人不得要领。

其实，不言则已，言必有中也正是孔子一向倡导的“谨言”精神。敏于事而慎于言，少说几句，增加每一句的分量。

谁能升堂入室？

【原文】

子曰：“由之瑟①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以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注释】

①瑟(Se)：古代弦乐器，类似琴。这里是指子路弹瑟的技巧。

【译文】

孔子说：“仲由弹瑟怎么配在我的门下呢？”孔子的学生们因此瞧不起子路。孔子于是说：“仲由嘛也可以说是升堂了，只是尚未入室罢了。”

【读解】

人情看冷暖，世态趋炎凉。

同学们听老师贬了子路一句，一下子便看不起他了。老师只好再来一个说法。

撇开这一点不论，我们来看老师给子路的说法：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堂是正厅。室是内室。过去的四合院房屋建筑，中间是天井。进屋首先得入门，入门后登（升）入厅堂，然后才能进入内室。

但这些在这里都是比喻的说法。入门，升堂，入室，表示的是学习的几个阶段。入门指刚刚学会，倒通不通；升堂指已经有所掌握，有所成就；入室则已经“到家”了，已得其奥妙。

所以，子路实际上已到中等水平，如果按十级考核，起码也该是五级了吧。就从严要求而言，孔子认为他还不配在自己的门下弹瑟，但也不至于差到让大家都看不起的程度，于是予以正名给他评了个等级。

就我们来说，当然不能满足于子路的水平，升堂了事，而应该进一步做到入室。不论学什么，都成为真正到家的行家里手。

升堂入室，才是追求。

过犹不及

【原文】

子贡问：“师①与商②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注释】

①师：颛孙师，即子张。②商：子商，即子夏。

【译文】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说：“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

【读解】

人们往往会像子贡一样，觉得做过头总比没做到要好一些，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误区。有时候，过头了比没有够逐糟糕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别的不说吧，就说说最简单的饮食问题：一顿饭吃少了一点，或者说根本就没吃饭、那不过是饿得快一点而已。可是，如果是吃多了，就不那么简单了吧，轻则吃酵母片、多酶片，重则拉肚子，进医院。这是大家都有的生活体验。更不用说政治上的“左左派”给我们带来的大灾难了！

当然，是好是做得恰到好处，不“左倾”也不右翼，不过分也无不及，还是像我们已经举到过的大美人“东家之子”那样，再高一公分就太高了，再矮一公分又太矮了；脸上擦白粉就太白了，搽胭脂又太红了。是一个标准的无需美容化妆的“亚洲小界”。“世界小姐。”这可能吗？能做到吗？

太难了！不然的话，孔子怎么会发出如此沉重的感叹呢？——“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见《雍也》，另见《中庸》第3章）

中庸之道，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凡事尽力做得合适一点而已。

文人心态的不平

【原文】

子曰：“回也其庶①乎，屡空②。赐③不受命，而货殖④焉，亿⑤则屡中。”

【注释】

①庶：庶几，差不多。一般用在称赞的场合。②空：贫穷。③ 赐：端木赐，即子贡。
④货殖：做买卖以增殖货财。(5)亿：同“臆”，揣度，猜测。

【译文】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都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贫穷得没有办法。子贡不安本分去经商，却发了大财，猜测行情每每猜中。”

【读解】

这可是当令读书人心态最为不平的一个话题了。

品学兼优的颜回饿肚子，住贫民窟，穷得来响叮当。而不安本分的子贡却经商致富，成了款爷，手拿大哥大，信息灵通，股市行情如在掌中，一句话：发了！

看来，文人清贫淡泊，工资待遇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要说心态不平，圣人的心态就已经不平了，更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是知识贬值还是社会分配不公？

可能都有一点。不过回过头来找一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也有清高而不屑于“下海”的问题存在呢？

时下听得一种说法：一等智力做生意，二等智力搞政治，三等智力做学问。这种说法当然有偏颇欠妥的地方，但或许子贡的智力就是高于颜回也未可知啊！

这岂不使品学兼优而又循规蹈矩的颜回们太没面子了吗？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面子上。不信，我们让颜回去“下海”经商一番，能不能像子贡那样“亿则屡中”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呢。

所以，读书人要么去经商，不经商就要认命，安于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俯仰自如，乐在其中。

当然，太穷也总是不好，提高工资待遇也是应该的。要不然就写稿子赚一点稿费来作补充，虽不能“货殖”，却也聊胜于无嘛。

这倒不一定是孔圣人和他那颜大弟子所能同意的了。

话说回来，颜回不同意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可孔圣人虽说也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但又怎么维持得了他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生活呢？更不用说还要穿这样那样的时装了！

对症下药

【原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所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①，故退之。”

【注释】

①兼人：好勇过人。

【译文】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读解】

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这既是因材施教，也是对症下药。

在《雍也》篇里，孔子曾经批评冉求画地为牢，裹足不前，对于道德学问抱退缩的态度，所以在这里继续鼓励他前进。

《公冶长》篇曾经记载说，子路听到什么还未能行动起来，就唯恐听到什么。《颜渊》篇说子路没有什么拖延未兑现的诺言。这些都反映出子路急躁冒进的性格，所以孔子要在这里压压他。告诉他说，你的父亲和兄长都还在世，听到什么应该先问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才行动，而不要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

可见，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不同的话并不都是两面派的行为。这正如一个做领导人的，在勤奋敬业的员工面前劝他注意休息，在偷奸耍滑的员工面前要求他勤奋工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归结起来，这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手段，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对症下药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各行各业都有应用的价值。

不要盲从上级

【原文】

季子然^①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问^②，曾^③由与求之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注释】

①季子然：鲁国权贵季氏一族的人。②异问：即问异，问别的什么。“之”起把宾语“异”提前的作用。③曾：乃，竟。④具臣：有才见（才干）的巨，但算不上大臣。

【译文】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得上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您问什么呢，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用道义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不干。现在的仲由和冉求，只可以称得上是有才干的巨。”

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会一切顺从上级吗？”孔子说：“杀父杀君的事情，那也是不会顺从的。”

【读解】

子路和冉求做了季氏的家臣，对于季氏越礼犯上的行为，他们没有能够劝阻住，也没有辞职不干。所以，孔子说他们只能称得上是有才干的巨，称不上是“以道义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不干”的大臣。当然，孔子也深知自己的学生，所以说：“杀父杀君的事情，那也是不会顺从的。”

撇开孔子对子路、冉求的评论来看，“以道事君，不行则止”也罢，“杀父与君，亦不从也”也罢，都是说的如何对待领导人，对待上级的问题。领导人不道德不仁义，即便地位高如国君，那也不能愚忠，不能盲从，而要辞职不干，“不可则止”。领导人杀父杀君，大逆不道，那更是不可顺从，不可助纣为虐的。一句话，不可盲从上级，盲从领导人，而要以道义为原则，为标准。

当然，不要盲从并不是不从，该听从的还是要听从，这是勿需赘言的了。

儒者的“清明上河图”

【原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①。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②。居则曰③：‘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④，可使有勇，且知方也⑤。”夫子晒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6)，如五六十(7)，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8)，愿为小相焉(9)。”

“点！尔何如？”

鼓瑟希(10)铿尔(11)，舍瑟而作(12)，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13)。”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14)，春风既成，冠者五六人(15)，童子六七人，浴乎沂(17)，风乎舞雩(18)，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9)！”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有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晒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

“唯(20)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注释】

①曾皙：名点，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②毋吾以也：毋，不要。这句话是说，不要因为我年长而不敢发言。③居：平④比及：等到。⑤方：方向。知方，明白道理、礼义。(6)方六七十：每边长六七十里。的地方。(7)如：或者。(8)端章甫：端，古代礼服的名称；章甫，古代礼帽的名称。这里均用为动词。(9)相：赞礼人。即祭祀、会盟时当司仪的人。小相，这里是自谦的意思。(10)鼓瑟希：鼓，弹。希，同“稀”，指弹瑟的节奏逐渐稀疏。(11)铿尔：象声词，指弹瑟结束的最后的聲音。(12)舍瑟而作：舍，放下。作，站起来。(13)撰：述。(14)莫：同“暮”。(15)春服既成：春天的服装穿上。(16)冠者：成年人。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17)沂：水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南。此水有温泉流入，所以暮春即可沐浴。(18)舞雩：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南，原是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那里有祭坛和树木，凉快宜人。(19)与：赞许，同意。(20)唯：语首词没有意义。

【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坐在孔子身旁。

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些，不要因此而拘束。你们平常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将怎样做呢？”

子路不假思索地答道：“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面受到军事威胁，里面发生灾害饥荒。让我来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老百姓勇敢而懂得礼义。”孔子微微一笑。

“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我来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则有待君子来推行了。”

“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做什么，愿意学习罢了。宗庙祭祀的事，或者外交会见的

事，我愿意穿戴好礼服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

“曾点，你怎么样？”

弹瑟的声音渐渐稀落，铿的一声，曾皙放下瑟站起来回答道：“我的想法不同于他们三位讲的。”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志向罢了。”

曾皙于是说：“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服装，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沂水里洗洗温泉，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

孔子感叹说：“我赞成曾点的想法啊！”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出去了，曾皙留在后面。

曾皙问：“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志向罢了。”

曾皙说：“那老师为什么要笑仲由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靠的是礼让，可是他却出言不逊，所以笑他。”

曾皙说：“难道冉求就不是讲的治理国家吗？”

孔子说：“谁说方圆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

曾皙说：“难道公西赤就不是讲的治理国家吗？”

孔子说：“宗庙祭祀和外交会见，不是国家的事又是什么呢？公西赤做一个国家的小司仪，谁还能做一个国家的大司仪呢？”

【读解】

这是一段很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一幕生动的话剧。

剧中人物个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子路的“率尔”，轻率急躁，冉求的谦虚，公西华的委婉曲致，尤其是曾点的高雅宁静，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于孔子，既像是老师，又像是导演。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更是体现得出神入化，异常生动。

从他们发言的内容来看，也是各有特色，很好地体现了人物性格。子路开口就是治理“千乘之国”，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在当时算是大型的诸侯国了。而且，这个国家，照子路的设想，当时正在危难之中。所以，他是希望受命于危难之际，通过自己三年的努力而达到大治。一副力挽狂澜的架势，不仅有他一贯豪侠的英雄气概，而且还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冉有则是一个谦谦君子，自认只能治理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小国家，而且还只能三年达到使老百姓物质生活小康，至于礼乐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自己则无能为力。如果说冉有是谦谦君子，那公西华就更是委婉曲致很可以了，他压根儿就不提治理国家的事，甚至说自己根本就不能做什么事业，而只是可以学习学习，添入宗庙或外交场合做一个小小的司仪罢了。其实，这个司仪并不小，是相当于今天秘书长或总务官之类的角色。所以孔子最后说“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认为他实际上还是在说治理国家。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子路的豪侠气魄也罢，冉有的谦逊也罢，公西华的委婉也罢，都是说的治理国家的志向，只有曾皙来了一通完全不同的说法，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国家大事，而只是描绘了一派优哉游哉的春游境界，一幅老少同乐的“清明上河图”。

妙就妙在孔子的态度，他不仅没有赞许豪气干云的子路，反而会心地笑了他一笑，略带带有讥讽的味道。对谦逊的冉求和委婉的公西华也不置可否，却偏偏对那个不说国家大事而说春游的曾皙由衷赞叹，脱口而出：“吾与点也！”

为什么会这样呢？孔子难道真是这样贪玩好耍吗？那怎么还会成为圣人？

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在《公冶长》篇里已见到过子路、颜渊和孔子一起谈论志向。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安抚老年人，信任朋友，关怀年轻人，让老有所乐，中有所为，幼有所养，老中青三代都有着落，社会安定，天下大平，人人过着美好的生活。一

言以蔽之，也就是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境界。而曾 皙所描绘的那一幅优哉游哉、老少同乐的“清明上河图”，不正是 这样一种境界的生动形象写照吗？

所以，表面上看来，曾皙并没有谈论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只是谈谈风月，说说游玩。但实际上，他所描绘的，是远较子 落等人的志向高远的境界。如果说，于路等人的胸怀至多还在小 康国家，那么，曾皙所瞻望的，则已经是大同的世界了。这就叫 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

难怪得孔子要脱口而出，由衷地发出赞叹来了。

颜渊第十二

本篇内容较为丰富，尤其是论仁、论政的内容较为集中。其上“克己复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者，政也”、“仁者，爱人”等都是名句。全篇原文共 24 章，本书选 22 章。

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①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口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注释】

①一日：一旦。

【译文】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 这就是仁。一旦约束自己而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天下也就归依 于仁了。修养仁德全靠自己，难道会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细节。”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 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

颜渊说：“我虽然迟钝，请让我实行您的话吧。”

【读解】

“克己复礼”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批孔”运动中曾被用来做 为孔子“拉历史倒车”的罪证，并由此而称孔圣人为“复辟狂”。这是历史的旧话，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笑话，暂且按下提。

要提的是，克己复礼也罢，为仁由己也罢，都是儒学修身 基本要求。也就是颜渊说孔子对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 罕》）的“约我以礼”方面。一句话，是对我们进德修业的德育要 求。

这种要求是从思想认识方面来的，或者说是较为抽象而形而 上的，而下面颜回“请问其目”所得到的回答，则是偏于实践方 面的，或者说是较为具体而形而下的，这就是视、听、言、动，均 须合礼。

那岂不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约束得死死的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关键是看你对“礼”作何理解。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非夺之情， 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篇》）

可见，“礼”本身是情理兼顾的，只不过要求用理性调节情感 欲望，使其不像脱缰野马一样失去约束罢了。

英国人波林布勒克说得好：“欲望与感情是人性的发条，理性 是统驭、调节它们的制动

机。”

调节的目的就是“安其情”，使情感欲望得到安适。

可惜后世儒生多半没有能够正确理解“礼”的“安其情”作用，而一味“夺之情”，结果成为《牡丹亭》中那言必称“子曰”的陈最良（陈腐最良？）式的人物——冬烘先生一个！这当然不是圣人的初衷了！

仁的外用

【原文】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要像接待贵宾一样，役使老百姓要像承担大家典礼一样。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在国家做官没有怨恨，在家族做事也没有怨恨。” 仲弓说：“我虽然迟钝，请让我实行您的话吧。”

【读解】

接待贵宾要恭敬，承担大祭典礼要慎重。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是“恕”道。（见《卫灵公》）在国家做官没有 怨恨，在家族做事也没有怨恨是不怨天尤人。

归结起来，一是敬慎，二是恕道，三是无怨。这三条都是“仁”的外用，仁道的实践，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前面 颜渊问仁孔子主要回答“克己复礼”，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颜面渊是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楷模，而仲弓（即冉 雍）则是孔子认为有帝王之相，“可使南面”（《雍也》）的人，所以对颜渊强调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一面，而对仲弓强调做政治 领导人的一面。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再次见出孔子因材施教 的一贯作风。

说话谨慎就是仁？

【原文】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②。”

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 切乎？”

【注释】

司马牛：孔子的学生，姓司马，名耕，字子牛。②切（ren）：难 不流畅，引申为谨慎。

【译文】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

司马牛说：“说话谨慎，这就可以做仁了吗？”孔子说：“凡 事做起来困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读解】

当颜渊、仲弓问什么是仁时，孔子作了正面回答，尽管是一 内修一外用有所不同，可是当司马牛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有些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仁者说话谨慎。”

这一微妙的区别，司马牛自己不会感觉不到，所以他又问（实际上有点软中带刺）：“怎么，这就可以说是仁了吗？”言下之 意是说：老师，您也把它说得太容易了吧，您整日价给我们唠唠 叨叨的“仁”难道就这么简单吗？想不到孔子依然一本正经地告 诉他：“凡事

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慎慎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司马牛“多言而躁”，夸夸其谈。难怪得孔子要对症下药，借他问仁的机会对他进行教育了。

其实，不仅司马牛要疑惑而有些不服气，就是我们也是会有同样的疑惑的。虽然孔子曾一再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求多做少说，但那作为儒学核心内容的“仁”，毕竟不会是把嘴一闭就可以实现这样简单罢。

因此，也许的确可以说：“仁者说话谨慎。”但却不能倒过来说：“说话设谨慎是仁。”

君子不忧不惧

【原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出何惧？”

【译文】

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

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内心反省不感到愧疚，那又忧愁什么恐惧什么呢？”

【读解】

根据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思想，人生都是在忧愁和烦恼中度过 的，所谓“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怎能没有忧愁， 没有恐惧呢？

大概孔子也是深有体会罢，所以他才提出“君子不忧不惧”的 说法。能修材怀忧不惧的程度，那就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了。而 不到君子程度的人都是有忧有惧，在烦恼与恐惧中度过一生的。

可司马牛一听，感觉却和我们不太一样，他觉得仅仅是不忧 愁不恐惧，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你看那饭店酒馆里猜拳行令，吃 五喝六的人，不都是不忧愁不恐惧吗？难道他们都是君子吗？ 孔子知道司马牛没有弄清楚，所以进一步告诉他说：“不忧愁 不恐惧是指自己问心无愧，心地光明安详，这可是大不容易做到 的啊！”

原来如此。

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君子的不忧不惧是 因为内心光明磊落，而不是单纯地忧柴米油盐，怕抢匪上门。这也 就是孔子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 吧！

仁者勇者风范，当然是君子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原文】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①。”子夏回：“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②，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注释】

①亡：无②敬而无失：在《公冶长》一篇里，孔子曾经赞扬晏子 “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里的敬而无失就是久而敬之的意思。

【译文】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生死有命运主宰，富贵全在于天意。君子敬慎而没有 过失，待人谦恭有礼，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

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读解】

现在的独生子女们倒是都可以听听子夏的这一番话了。因为很可能他们当中有人会产生这种“司马牛之忧”。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句话一下子就使人想到水浒梁山泊，想到三桃园，令人顿生家侠之气

这种兄弟不是血缘纽带，而是义结关系。不是“相煎何太急的曹丕曹植，而是“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刘关张。

据《说苑一杂言》记载，孔子也曾说过，行为合于仁义礼节，千里之外都是兄弟，否则，就是两对门坐也不相往来。

曾子说，君子立志行仁，先做后说，千里之外都是兄弟，否则，此是你的亲兄弟也不亲啊！（《大戴礼记·曾子制言》）

列宁说，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远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但只要凭着《国际歌》——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兄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你又何愁没有兄弟呢？

什么叫“明”

【原文】

子张问明①。子曰：“浸润之谮②，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无已矣。”

【注释】

①明：指明察，看得明白，下文的“远”指看得远，亦即远见卓识。②谮（zen）：诬陷，谰言。

【译文】

子张问什么叫看得明白。孔子说：“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谰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明白了。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谰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很远了。”

【读解】

“明”在汉语里是应用非常广泛而频繁的一个词，有聪明、明智、明白、明察、洞明等多重近义的意思。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所包含的内容。

孔子回答子张关于“明”的问题，是从怎样识别对待谰言和诬告这一角度说的。

古往今来，谰言和诬告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人们的灵魂，它既是人人厌恶的最丑恶卑鄙的行为，却又是人人都摆脱不了，甚至是与每个人的一生相始终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之所以有如此绵延的生命力，只因为它有独特非凡的害人功效，不仅远远胜过世界上最为厉害的杀手，而且可以胜过全副武装的百万大军。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前者如莎士比亚笔下战无不胜的奥赛罗因听信依阿古的谰言而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苔丝狄娜，结果又因痛心悔恨而自杀。后者如燕惠王因听信谰言而罢了率领大军连夺齐国七十余城的乐毅的官，结果被齐国的田单大败，七十余城全部被收复。

正因为谰言和诬告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所以人们一方谴责它是罪恶之中最可恨者，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着它。正如俗谚所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有的人运用它还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就是达到了炉火 纯青、出神入化程度的谰言和诬告。“浸润之谮”不是一时一地对 你所说的谰言，而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像雨水浸润万物那样，一点一滴，不动声色，不露痕 迹。这次给你说某人的一句话，下次给你再说一句，有时甚至是 说一甸听来毫不相干的话，这样逐渐浸润，潜移默化地使你对某 人产生某种印象。那被攻击中伤的人，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如果说“浸润之谮”是“慢工出细活”，那么，“肤受之愬”则是“快刀斩乱麻”，一举奏效，使你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错误行动，结 果铸成大错，悔之晚矣。为什么“肤受之愬”会有这么急切灵验 的效果呢？因为它所诬告的内容，都是与你亲身相关，使你会 有真切感受，甚至有切肤之病的事情，所以，往往会使你确信不疑， 贴而起，作出了借误的决定还自以为是当机立断，很有魄力哩。

既然“浸润之谮”和“肤受之愬”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迷惑性 而在这里都行不通，那你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人——看得明白看得远，具有明察秋毫、远见卓识本事的人了。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问题还不很大，因为 我们毕竟没有什么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对于一个领导人，尤其是 高级领导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那问题可就大得很了，因为 生杀予夺权力在手，弄不好就会贻害无穷啊！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原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矣。”子贡曰：“必 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 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注释】

①兵：在《论语》、《孟子》和“五经”中，“兵”多指兵器，只有极少数 时候是“兵士”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兵”指军备。

【译文】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老百 姓对政府就信任了。”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 三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 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 回答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 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

【读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就 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古到今，粮食、国防、信义都 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问题。

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进入小康社会。军 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使社会稳定，人民安 居乐业。取信于民就可以唤起人民大干快上的精神，为两个文明 建设贡献力量，使社会进步而繁荣。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割裂的。一方面， 如孔子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也如孔子所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没有 “足食，足兵”，也就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一味高喊 “穷棒子精神”，要求人民“勒紧肚子闹革命”，的确是不能取信于 民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说到底，还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问题。

儒学的观点是两个 方面都不忽视而更倾向于精神文明方面，所谓“重义而轻利”。所以，当子贡提出二者必居其一的两难选择时，孔子作出了“去食”的选择。这正如后来孟子那个著名的选择一样：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孔子并非不重视“足食，足兵”。正如孟子并非不喜欢吃鱼不想活命一样，都是“不得已而去”。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文与质的辩论

【原文】

棘子成^①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②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③”。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④。”

【注释】

① 棘子成：卫国大夫。②夫子：这里指棘子成。古代大夫可以被尊称为“夫子”，所以子贡这样称呼他。③驷不及舌：驷，四匹马。古代用四匹马驾一辆车，所以，驷不及舌的意思是说：舌头动作很快，一旦说话出口，即便是四匹马拉的车也追赶不上。这就是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语源。④鞞(kuo)：去掉毛的皮，即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去掉毛色花纹，那虎豹的皮与大羊的皮不就是一样的了吗？言下之意是强调毛色花纹（文）也具有重要性。

【译文】

棘子成说：“君子质朴就可以了，何必要什么文饰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您竟这样来解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饰与质朴的本质一样重要，质朴的本质与文饰一样重要。如果去掉毛色花纹，虎豹的革和犬羊的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读解】

是否正因为“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乃至猪、牛之鞞甚至合成之革，才有假冒伪劣皮衣使消费者真假难辨呢？仅从这一生 活事例来看，毛色花纹（文）也的确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这是闲话。

回到正题上来，这里关于文与质的辩论，实际上是针对《雍也》篇里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论述而来的。棘子成针对孔子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君子只要“质”，就可以了，何必要什么“文”呢。子贡捍卫老师的观点，于是与棘子成展开了辩论，强调，“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实际意思依然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不过进一步举例作了发挥而已。

这一段辩论虽然很短，却可以见出子贡雄辩的口才：先声夺人，首先以不容辩驳的感叹口吻指出对方已经大错特错。尤其是中间插入“驷不及舌”一语，意思是说，你不仅说错了话，而且错得来追悔莫及，就是想收回去都不可能了！在把对方压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驳之力后，才正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举例加以论证，有理有据，毋庸置疑。子贡为捍卫老师的观点而如此雄辩，也不枉自老师把他列为“言语”方面的高材生（《先进》）了罢。

税收问题

【原文】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①？”曰：“二^②，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注释】

①盍彻乎：盍，何不。彻：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 盍彻乎：盍，何不。彻：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 二：指十分抽 二的田税。二：指十分抽 二的田税。

【译文】

哀公向有若问道：“年成不好，国家财政开支不够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制怎么样？”哀公说：“十分抽 二，我还感到不够，怎么能够减到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如果老百姓开支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老百姓开支不够，您 又怎么会够呢？”

【读解】

这里涉及到税收政策问题。

鲁国年成不好，财政开支不足，鲁哀公本想提高税收来增加 财政收入，向有若征求意见。想不到有若不仅不赞成他提高税收， 反而建议他减少税收。这真使鲁哀公感到不可思议。

不仅鲁哀公感到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乍一想来也觉得难以理 解：是啊，本来就不够用了，再一减少，岂不就更不够用了吗？

可是，有若讲的是大道理，思考得更为深远。按照他的意思， 因家采用减税的政策，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激发了老百姓的生 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必然会使生产水平提高。老百姓的生 产水平提高了，生活富足了，国家税收虽然只是十分抽一，也会 相应水涨船高地富足起来。这就是“富民兴国”或“民富国富”的 思路。相反，加重税收，会使老百姓雪上加霜，负担越来越重，越 来越穷，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伤和挫折，社会经济也只有越 来越萧条，人民离心离德，莫说你十分抽二，就是抽得再多一些， 也照样会入不敷出。一言以蔽之，要想“民穷国富”是不可能的。 这样看来，有若还很有一点辩证的思想，他关于税收问题的 思考是不无道理的，对我们恐怕也有所启发。

爱恨生死的糊涂帐

【原文】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①，崇德也。爱之 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 亦抵以异。’②”

【注释】

①徙义：徙，迁移。徙义即向义迁移，意即按义去做。②诚不以富， 亦（ZhT）以异：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的最末两句。这首诗是写 一个远嫁而被遗弃的女子对她丈夫喜新厌旧行为的谴责，最后这两句的意思 是说：“并非她家比我富，是你异心相辜负。”历来的学者都认为这两句诗引 在这里不可理解，甚至认为是《论语》的编辑者放错了地方。其实，这首 诗所写的正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状况，那弃妇的丈夫不是爱她欲其 生，恶她欲其死吗？

【译文】

子张问怎样才能提高品德，辨别迷惑。孔子说：“坚持忠诚和 信用，唯义是从，这就可以提高品德。爱上一个人便想要他活得 很好，一旦厌恶起来便又想要他马上死去。既想要他活得很好，又 想要他马上死去，这就是迷惑。正如《诗经》所说：‘并非她家比 我富，是你异心相辜负。’”

【读解】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不仅是惑，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是人性中爱恨生死的一笔糊 涂帐。

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爱上一个人，连他 （她）的打他（她）的骂

都成了“亲”成了“爱”了，感到非常舒服，缺了还不行。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连他（她）的缺点都要爱，这样的爱才完整才投入。”更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说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爱上一个人，连他房顶上停着的乌鸦也要一并爱。所有这些，都是“爱之欲其生”，难道不正是啊“糊涂的爱”吗？反过来，同样是那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爱，无论是喜新厌旧也罢，互不理解也罢，所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其厌恶的程度，恨不得他（她）明天就死掉才好。更有甚者，你不死，我让你死！于是就演成了许多谋害亲夫亲妇的人间悲剧。那武大郎不就这样被潘金莲害死的吗？在旁观者看来，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而陷身于其中的人却就是这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

这不是一笔爱恨生死的糊涂帐又是什么呢？谁又能够算得清楚？

不仅男女之爱恨是这样，就是领导人对属下也容易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言听计从，使他步步高升，恩宠有加。一旦有一天厌恶了他（她），往日的优点似乎都成了缺点，恨不得立刻叫他（她）滚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人性中不可思议的心理矛盾在作怪。谁能够克服这种心理矛盾，谁就是能够辨别迷惑，算清爱恨生死新旧帐目的大智慧者。

可真正能够算清的人又有几个呢？

君臣父子，各就各位

【原文】

齐景公①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②，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注释】

①齐景公：名杵臼，继齐庄公后继位，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在位。②君君：前一个“君”字为名词，后一个“君”字为动词，以下“臣臣，父父，子子”用法相同。了地方。其实，这首诗所写的正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状况，那弃妇的丈夫不是爱她欲其生，恶她欲其死吗？

【译文】

齐景公向孔子问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齐景公说：“说得好啊！如果君王不像个君王，臣下不像个臣下，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虽然有粮食，我吃得到吗？”

【读解】

一句话概括，就是君臣父子，各就各位。也就是《大学》里面所说的“知其所止”，《中庸》里面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这段话其实还是借用蔡志忠先生的那几句话来翻译最为生动而传神：

“自己是什么就做什么；是西瓜就做西瓜，是冬瓜就做冬瓜，是苹果就做苹果；冬瓜不必羡慕西瓜，西瓜也不必嫉妒苹果。”（《禅学季刊》）第七期）

蔡先生是漫画家，所以说得幽默。其实，这段话不过就是说，只要人人安分守己，本色当行，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义务，社会也就相安无事，正常发展了。

不然的话，上司不像个上司，下级不像个下级，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教师去卖布，文盲来教书，屠夫来治病，医生去杀猪；或者，“党政工青妇，一起来出书”，工农商学兵，都去做生意。那岂不会乱套了吗？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非常陈腐，尤其是在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简直觉得是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理论，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看来其实不然，它里面所包含的社会学、政治学内容实

在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所谓“甘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不也就是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精神吗？

片言折狱的是与非

【原文】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①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②

【注释】

①片言折狱：片言，片面之辞，也叫“单辞”，即打官司时原告与被告两方面中的一面之辞。折狱，断案，片言折狱即只凭一面之辞断案。②宿诺，名远未实现的诺言。

【译文】

孔子说：“凭一面之辞就可以断案的人，大概就只有仲由吧？”子路没有拖延未实现的诺言。

【读解】

今天的法官要是有人片言折狱，那不被人们打出法庭才怪，最起码也要被“人大”免职罢官了。

那么，孔子对子路的片言折狱到底是赞赏还是批评呢？

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是以性情急躁和轻率著称的。所以，孔子在这里说子路凭一面之辞断案，实际上是批评子路，同样，孔子对“片言折狱”本身更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以，我们切不可认为子路真有什么超过后世包青天的断案本领，只凭一面之辞就可以准确而公平地断案。真是有哪位具有特异功能的法官能这样，那律师们不都要失业了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片言折狱的是与非是很明显的。

至于说到“子路无宿诺”的问题，一方面是对子路侠义精神的赞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子路的急性特征。

正是在“急性”这一点上，《论语》的编辑者才把“片言折狱”与“子路无宿诺”两段放在一起，以突出子路的性格特征，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像子路这样“无宿诺”的人真是太少了，而说话不算数的人却是太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是真该多提倡一点“急性”的子路精神：重然诺，守信用。

政府公务员守则

【原文】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译文】

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在位尽职不要倦怠，执行政令忠心耿耿。”

【读解】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这八个字正好可以写进政府公务员守则。

居之无倦，首先就得有敬业精神，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进去，不偷懒，不要滑，兢兢业业地工作，尽职尽责。

行之以忠，就是要忠诚老实地履行公务，不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好处，

收受贿赂。在执行政令上，忠心耿耿，不打折扣，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所以，这八个字表面看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对于一般政府公务员来说，政事无它，恪尽职守而已。因此，做到了这八个字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公务员了。当然，如果是仅高级领导人，那情况又有所不同，因而要求也有所不同了。

君子成人之美

【原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文】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

【读解】

成人之美的确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它需要有宽广的心胸，助人为乐的精神。对于患得患失，一切都要算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成人之美的。

这里还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自己好也成全别人好，自己富也成全别人富，自己能做什么也成全别人能做什么，有钱大家赚，有快乐大家分享。这种成人之美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一般人要做到虽然也不容易，但还不算太难。只要心胸宽广一点的人就能做到。

另一种情况是，自己活得并不好，自己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还能够成全别人好，成全别人发财，就像有一首歌儿所唱的那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就太不容易了，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场犹如没有硝烟的战场，竞销激烈。成人之美就更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了。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成人之恶，设下陷阱让人往里跳就很不错了，哪里还敢苛求什么成人之二美的高尚风格呢？

君子成人之美

【原文】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读解】

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曾三番五次地论说：

“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下面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从。”（《子路》）

“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子路》）

孟子也说：

“自己不正直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孟子·滕文公下》）

一句话归总，就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

儒学的政治学强调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这与我们今天所推行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一致的。

贪欲起盗心

【原文】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译文】

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询问对策。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图财物，即使奖励他们盗窃，他们也不会干。”

【读解】

孔子的意思还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因为，在孔子看来，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清廉而不贪图财物，老百姓也就能效法。不贪图财物，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盗贼了。相反，如果作为国家领导人都贪图财物，那下面的各级官吏乃至普通老百姓就都会贪图财物，这样一来，当然会盗贼蜂起了。

这就是贪欲起盗心的道理。

所以，领导人一定要勤政廉洁。

孔子不是福尔摩斯，不是包文正公，甚至也不是那“片言可以折狱”的子路，没有能够为季康子贡献出什么抓盗贼破案子的好办法，但却提出了釜底抽薪、根治盗贼的一劳永逸之法，这就是思想方法。

当然，作为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季康子是否听得入耳，是否能够采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风吹草动的统治术

【原文】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①，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②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③，必偃④。”

【注释】

①无道：无德的坏人。下文“有道”与此相应，指有德的好人。②君子：这里的“君子”指在上位者，下文的“小人”与此相对，指老百姓。③上：加。④偃：倒伏。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德的坏人，从而亲近有德的好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国政，怎么用杀戮呢？只要您一心向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向善。领导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倒。”

【读解】

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百姓不怕死，你用死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在这一点上，孔子和老子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对季康子说，不要用杀戮来进行统治，而要用德行来引导、感化。因为领导者的德行好比是风，普通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倒。

孔子的这种理论，我们姑且把它称作“风吹草动”的统治术。它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德治，在全国上下形成一种道德风尚，移风易俗，改造思想，而不是靠刑罚手段来强制实施统治。正是在这一点上，见出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根本区别。当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单用刑罚还是仅凭道德风尚都不能治理好一个社会，而是要德法并用，法治建设与道德文明建设共举。或许，这也可以叫做一手软，一手硬，或者说“软硬兼施”吧。“软”的是道德之风吹拂；“硬”的是法治手段打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闻人与达人

【原文】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①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②，在家③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④。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注释】

①达：通达，指见识高超，不同流俗。②闻：指有名声。③家：旧注指卿大夫的封地。“在家”指在卿大夫家做官，与“在邦”（在诸侯的国家做官）相对。其实，也不必作此拘泥的理解，可以泛指家居或在家族中。④下人：甘居人下，指对人谦虚，“下”作动词用。

【译文】

子张问：“读书人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通达呢？”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指什么呢？”子张回答说：“就是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居家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那是名声，不是通达。通达是指品质正直而见义勇为，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和观察别人的脸色，时常想到对人谦让。这样的人在朝廷做官一定通达，居家也一定通达。至于那种只有名声的人，表面上做出爱好仁德的样子，实际行为却违背仁德，还自以为是地以仁德的人自居。这就是你所说的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居家也一定有名声。”

【读解】

从闻与达说到闻人与达人。

我们今天也偶尔听人说谁是什么什么领域的闻人，这里的闻人是指有名气的人，也就是名人。可是，在孔子与子张的对话里所说的闻人，却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那种徒有虚名，沽名钓誉，甚至不惜“色取仁而行违”，欺世盗名的名人。这一点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我们也建议现在爱这一点语言的时髦，有时复一点古的人有要滥用“闻人”这个词语，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名人，还是说“名人”的好，不要说成了“闻人”。不然的话，万一有谁用圣人关于“闻人”的论述一套，岂不把那千人崇拜万人捧的名人说成伪君子一样的欺世盗名之徒了吗？

至于说到达人，则是通情达理，通权达变，通泰练达的人。具体说，达人有三个条件：第一，品质正直而见义勇为；这是慷慨好义。第二，察言而观色；这是通情达理。第三，虑以下人；这是谦虚待人。凡是达到这三个条件的，就是达人。

达人当然也可能出名，成为名人，但却是名实相符的名人，与名不符实的闻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我们要做名实相符的名人，而不要做“色取仁而行违”，欺世盗名，名不符实的闻人。或者，根本就不要做什么闻人名人，而只要做一个能达的人。当然，因为通达而不经意地出了名，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只有顺其自然了罢？

先事后得及其它

【原文】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①，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②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注释】

①修慝（tè）：修，整治而加以消除。慝，邪恶，错误。②其：这里代指自己。

【译文】

樊迟陪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说：“请问怎样才能提高品德，消除错误，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收获，这不是提高品德了吗？多检查自己的过错，少怪罪别人，不就能够消除错误了吗？由于一时的愤怒而忘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连累到父母，这不是迷惑吗？”

【读解】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子张也曾经向孔子请教过“崇德，辨惑”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可这里樊迟问同样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却是另外一番话了。这又一次使我们看到，孔子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因材施教，针对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教育的。

在《雍也》篇里，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已经回答过：“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这里樊迟问怎样提高品德时，孔子又回答：“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事后得也就是先难后获，都是有耕耘才会有收获的意思。看起来，樊迟多少有一点坐享其成的懒汉思想罢，所以孔子在他提出的两个问题上回答同一个意思，一再叮咛告诫。

关于樊迟提出的另外两个问题，孔子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是改正缺点错误的问题。孔子开的是老处方，也就是开展自我批评，要求“过则勿惮改”。（《学而》）或者如《卫灵公》篇所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总之是多检查自己，少怪罪别人。如我们头语所说：“会怪的怪自己，不会怪的怪别人。”

还有一个是辨别迷惑、糊涂的问题。当子张提出同一问题时，孔子举出的是一本爱恨生死的糊涂帐。这一次回答樊迟，孔子举出的却是亡命徒的问题。为了一点小事，一时愤怒到极点，完全不考虑后果，动辄拼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结果不仅使自己性命难保，还连累到父母、妻子和儿女。这样的人不是最迷惑、最糊涂的吗？

遗憾的是，这种最迷惑、最糊涂的人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还不少。他们不仅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且还有火药枪甚至最新式、最先进的手枪在握，动辄弄出人命来，危害社会治安。文明进化到今天，而迷惑、糊涂者依然如故，这怎不令人遗憾呢？

其实，不仅是这一个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问题，先事后得的问题，也都是我们一般人很不容易处理得好的。所以，孔子对樊迟说的几点道理，也很值得我们深思而记取。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①。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②，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于夏曰：“乡③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④，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⑤，不仁者远矣。”

【注释】

①知：同“智”，读去声。后面“知人”的“知”读阴平，“知道”的意愿。②错：同“措”，放置。③乡（xiang）：同“向”，刚才。④皋陶（yao）：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舜时做掌管刑法的官，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未继位。⑤伊尹：曾助汤灭夏建立商朝。皋陶、伊尹均被儒家视为贤臣。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孔子解释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够使不正直的人也正直起来。”樊迟从老师那里出来以后，又去见子夏说“刚才我去请教老师什么叫智，老师说：

‘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够使不正直的人也正直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是含义非常深刻的话呀！比如说，舜帝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提拔了皋陶，那些不正直的人就靠边站了；商汤王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提拔了伊尹，那些不正直的人也就靠边站了。”

【读解】

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智者是知人善任，尤其善于识别人的人。

由于樊迟对智者识别人的道理不太理解，又引发了孔子关于选拔人才的一番论述。其实，在《为政》篇里，当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服从时，孔子已经回答这类似的话：“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所以，如何选拔人才，一直是孔子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向当政者所提供的活国方略之一。

只不过在本篇里，孔子原本不是说的从政治国问题，而是一般性地向樊迟解释什么叫智。在孔子看来，能够知人，识别人就是“智”的体现，能够知人识别人的人当然也就是智者了。

那么，孔子关于智者的要求是高还是低呢？表面看来是低，实际上却是非常之高。俗话说得好：“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知人的面，要求很低：要知人的心，要求就非常之高了。

尤其是在所谓“现代”社会，人人行色匆匆，个个疲于奔命，相互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致不断有人高呼“理解万岁”，结果还是难于被人理解。在这种情形下真正能够做到“知人”的又有多少呢？

可见，智者原来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交朋友不要自取其辱

【原文】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①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注释】

①道同”导”，开导、劝。

【译文】

子贡问怎样交朋友。孔子说：“忠言相告，好话对导，他不听就算了，不要自找羞辱。”

【读解】

这一段话的意思其实在《里仁》篇里已由子游说过了。

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焉；朋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服事君主太殷勤繁琐，反而会招来羞辱；与朋友相交过从太密，反而会有一天疏远。一句话：无论是对待领导还是朋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孔子在《公治长》里赞扬晏子“善于人交，久而敬之。”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在内。至于在《先进》篇里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那意思就更明显了，都是说：对待领导也罢，对待朋友也罢，都不要“剃头担子一头热”，太过于自作多情，结果是一厢情愿，反而使人厌烦，招来羞辱。

这里面的道理，我们在《里仁》篇里已经说得很细。总之是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就会朋友成冤家，那又何必呢？这不是在人际关系上要滑头，也不是对朋友不忠，而是交友的艺术，圣人的经验之谈。

君子以文会友

【原文】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文】

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修养仁德。”

【读解】

以文会友，而不是以酒会友。

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吧。

《庄子·山木》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这交甘若醴。君子淡亲，小人甘以绝。“醴”就是酒，而“文”自然是如水一样清淡的了。

“文”虽然是如水一样清淡，但以文章学问相会，以志同道合相连，“淡中知其味、常里识英奇”，反而能够“淡以亲”。所谓“人亲喝口水也甜”，友情春常在。

“醴”虽然醇浓香美，但以酒肉相聚，以利相交，以利为条件，不过是酒肉朋友而已。“浓肥辛甘非真味”，结果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饰以乞丐皆谤”，不仅“甘以绝”，而且反目成仇人，无友谊可言。

所以，正人君子交朋友要以志同道合为基础，而不要维系酒肉关系之上。

这就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意思，也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的原因所在。不过，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我们今天水与酒的界限也在模糊起来，酒水酒水：酒有女士香槟，清洗得很；水有各式饮料，浓香甜美。水不清淡。酒不醇浓。“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淡，舔一舔、感情薄，慢慢磨。”管它是酒是水，只管喝！喂它个一佛出世，二佛开天。“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一切都好说！”

哪里还有什么“以文会友”？哪里还在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

假若曾子转世、庄子再生、是不是也要修改一下他们的说法

子路第十三

本篇以论政的内容居多。包括为政先正己，富民兴教，近悦远来等政道思想。同时也有关于“士”的论述。全篇原文共 30 章，本书选 20 章。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

【原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①劳之。”请益②。曰：“无倦。”

【注释】

①先之：先，率先。先之即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意思。②益：增加。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子路请求再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倦怠。”

【读解】

这是勤政爱民的思想。

“先之”是爱民。如范仲淹的名句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凡事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做到不令而行。使自己成为老百姓的表率。

“劳之”是勤政。兢兢业业，吃苦耐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都是“劳之”的形象。

治理国家大事是这样，做一个单位乃至一个部门的领导也是这样。做到了“先之劳之”，也就是一个好领导、好干部了。

可子路却还觉得这两点不够，还想听老师再多教他一点。所以孔子又说：“无倦。”不

要倦怠。也就是《颜渊》篇里子张问政时孔子所回答的“居之无倦”。做什么职务就要安安心心，兢兢业业地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废。这一点，对豪侠而轻率的子路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当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又何尝没有针对性呢？这山望到那山高，见异思迁，动辄就想“跳槽”，结果在哪个单位都干不长，干不好。对于这种人，是不是也用得着孔子送给子路的这两个字来劝勉呢？——“无倦！”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①，问政。子曰：“先有司^②，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注释】

①宰：总管。②有司：各部门。

【译文】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派定各部门的负责人，赦免部下的小过失，提拔德才兼备的人。”仲弓问：“怎知道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从而把他提拔起来呢？”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读解】

“先有司”使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赦小过”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举贤才”则是“先有司”所必需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孔子教仲弓的这“三把火”一烧，管理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具体说，“先有司”就是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而不必领导人必躬亲。一般人往往认为当领导的事必躬亲是美德，其实不然。对于做人来说，事必躬亲也许是个优点，但对于做官来说，事必躬亲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费力不讨好，而且危害无穷。《吕氏春秋·审分览》曾经生动地举例说，人与马一起走，人不如马快，可是，人坐在马车上驾马，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能任用部下，事必躬亲，就好比舍弃车驾而与马同行，不仅不如马快，而且还会压抑、挫伤“马”的积极性，使其失去作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各级职责混淆，领导不力，一片混乱。“此亡国之风也！”正因为事必躬亲有如此大的危害，所以才有“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等著名的执政典故。也正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孔子才非常重视“先有司”的作用，把它作为首要的一条教给仲弓。

如果说，“先有”在于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那么，“赦小过”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犯有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你事事苛察，求全责备，就像眼睛里容不下一粒砂子一样抓住别人的缺点错误不放，谁还愿意跟从你，为你卖力气呢？所以，做领导的一定要原谅属下的小过失。这就是孔子教仲弓“赦小过”的道理。

至于“举贤才”，道理就更加简单，这是孔子在许多地方多次论述的问题，只不过对仲弓加以强调罢了。

总起来说，孔子倡导的是民主、开放的用人之道。其中“先有司”的思想尤其深刻，值得做领导的人士深思。

名正言顺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①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②，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注释】

①奚：何，疑问词。②中（zhong）：得当。

【译文】

子路说：“如果卫君等待老师您会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吧！”子路说“老师的迂腐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那名分有什么可正的？”孔子说“好粗野啊！子由！君子对于他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应该发表意见。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够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够兴起，刑罚就不能够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无所适从。所以，君子有一个名分就一定要说出和它相应的话来。说出话来就一定要实行。君子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一点也不马虎的！”

【读解】

名与实的问题是一个深奥的逻辑问题，或者说是语言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加以讨论。

我们仅从实用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名分与实际内容的相互关系。其实，这也是孔子原本的意思。

这里牵涉到的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概念：一、名分；二、在这个名分下所说的话；三、在这个名分下所做的事。按照孔子的观点，如果你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人听；既然说出来的话没有人听，事情当然也就办不成了。至于下面继续推论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实际上都是“事不成”的范畴。相反，如果你名分正，说出来的话就会有人听了；既然说出来的话有人听，事情也就可以办成，礼乐、刑罚等等一系列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所以，名分不仅仅是一个“名”的问题，而是有实在的内容。名不正所导致的，往往是实不正。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名分更是举足轻重：官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而是实权。不信、让你去领导一个单位而不给作任何职务，你试试看！让你去率领一支军队而不给作任何官衔，你试试看！看你说话有没有人听、看你事情办不办得成。

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

奔走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不被任用的孔子对此由衷感叹，而粗心鲁莽的子路哪里能够理解呢？所以，当听说孔子一旦做官首先就要正名分时，子路竟然认为老师是太过迂腐了。

其实，老师才是深知个中味。

名正言顺，事情才办得成。

如果你要从政做官、可千万不要忘了圣人的经验之谈。

谁来种田地？

【原文】

樊迟请学稼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②。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③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注释】

①稼：种五谷叫稼。②圃：种蔬菜的园地。为圃就是种菜。③襁（qiang）：背小孩的

宽带子。

【译文】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出去以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啊！统治者喜好礼，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恭敬；统治者喜好义，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统治者喜好信，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真诚效力。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四方的老百姓都会背负着儿女前来投奔，哪里还用得着你自己亲自种庄稼呢？”

【读解】

樊迟在圣人门下来学种庄稼，种蔬菜真可以说是找错了庙门，烧错了香，被孔子骂了个狗血淋头。

“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的“小人”其实只是相对于“上”，即在上位的统治者而言，是指他不堪造就，不求上进，倒不是说他品德上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些家长写自己的子女：“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恨铁不成钢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

孔子这一骂不打紧，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批判他时，就把这一条作了他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的铁证。缺席审判，把他打下了十八层地狱。

其实，孔子的思想原本倒没有那么反动得透顶。不外乎表达出如下两层意思罢了：

第一是社会分工的观念。

除了在这里所说的道理外，在《卫灵公》篇里，孔子还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意思是说，作为君子，比如说读书人，你亲自去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习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说，每个人要发挥自己的所长，既然做了读书人，就应该一心向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不该提出去学什么种田种地的事。

第二是重脑力劳动而轻体力劳动。

这是当时社会状况与孔子本身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存在决定意识，孔子本来就是脑力劳动者的一员，或者说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说出站在脑力劳动者或统治者立场上的话来，没有丝毫可怪的地方。相反，真要让他说出劳动人民的话来，那才是非常可怪的哩。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儒者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走读书做官的道路的确也是很有影响的，要说有什么罪过也的确有那么一点。不过话说回来，脑力劳动贬值，出现人们所说的“体脑倒挂”现象，就一定很对，很先进吗？恐怕也不见得罢。

学以致用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①，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②；虽多，亦奚以为？”

【注释】

①授之以政：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所以与政事有关。②专对：独立应对。春秋时代的外交谈判多背诵诗篇来代替语言，所以《诗经》也是外交人才的必读书。

【译文】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处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读解】

春秋时代诗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是处理政事还是在外交活动中，往往都会引证“诗曰”，随口吟出，而能够切合适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风气，有点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随口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它并不是要求政治家都成为诗人，更不是要求诗人来做政治家，而是因为诗里面包含了丰富的知识，且有表达情感，打动人。和审美、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确实可以在政治、外交等场合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尤其是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三百篇，更是如孔子所说：“可以激发感情，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阳货》）所以，孔子号召“小子何莫夫学《诗》？”（同上）要求学生都要学习《诗经》。

不过，孔子从来是要求学习为应用而反对读死书的。正如他在《学而》篇里强调的那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行”。如果不能“行”，你书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相反，只要你能够言谈举止得体，行为方式得当，那就如他的学生子夏所说：“虽回来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说到底，还是求实务本，学以致用。

表率的作用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下面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从。”

【读解】

在《颜渊》篇里，孔子曾经回答过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本篇的另一个地方，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说：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所有这些与这里的论述表达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强调政治领导人的表率作用。

今天我们抓廉政建设，要求领导干部遵守勤政廉洁的五条标准，说起来，与孔子所反复强调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正人先正己，表率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知足常乐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①，“善居室②。始有，曰：‘苟合③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注释】

①卫公子荆：卫国的公子，字南楚，是卫献公的儿子。吴国的公子季札曾把他列为卫国的君子之一。②居室：有多种解释，以“居家过日子”较为妥当。③苟合：苟，差不多。合，足。

【译文】

孔子评论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刚有一点财产，便说：‘差不多够了。’稍稍增加一点，便说：‘差不多完备了。’富有以后，便说：‘差不多美满了。’”

【读解】

这显然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用我们今天一般的看法，会认为他很平庸，没有什么高标准的追求。岂不闻：“万元户，贫困户，十万元户才起步，一百万元不算富。”而公子荆刚有一点财产，充其量算个“万元户”吧，就在那里说什么“差不多够了。”稍稍增加一点，肯定是不到“十万元”嘛，就声称“差不多完备了。”这不是很没追求吗？

其实，话倒不能这么说。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足，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足常乐。一个人知道满足，心里面就时常是快乐的，达观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相反，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就会时时感到焦虑不安。用叔本华的观点来说，就会使人生在欲望与失望之间痛苦不堪。面对现实，我们看到不少铤而走险而落得声败名裂的人正是因为欲壑难填，贪得无厌而走上犯罪道路的。看到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很多人都会由衷感叹说：“要是他早一点收手，大概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罢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感叹所流露的，正是“知足”的思想啊！问题是，一旦受贪欲支配，又哪里会知足，哪里会收得住手呢？

所以，“知足”不是没有追求；“知足常乐”更不是平庸的表现。相反，倒是很难得修炼成的德性，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物欲诱惑滚滚而来，挡也挡不住的时代。

实行富民政策

【原文】

子适①卫，冉有仆②。

子曰：“庶③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释】

①适：到，往。②仆：驾车。③庶：众多，这里指人口多。

【译文】

孔子到卫国，冉有给他驾车。

孔子说：“好多的人啊！”冉有问：“人多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读解】

《管子·治国》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所以比较好治理。民贫则危乡轻家，犯上作乱，所以难于治理。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首先想方设法地让人民富裕起来。

这就是富民政策。

《管子》表达的思想正是孔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

其实，奔小康也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好，也都是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并不是不要精神文明建设，不讲政治，而是首先抓经济基础建设，在此基础上“教之”，建设精神文明的大厦。所以，这又叫做“先富后教”。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这样截然分明的先后顺序，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句话，就是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罢了。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②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注释】

①几：期，期望。②几：近。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话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

【读解】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乍一听很有些危言耸听，哪有这样厉害的一句话呢？

仔细想一想，尤其是联系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发展来进行思考，“一方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其实也并非危言耸听，反倒还很有些深刻性在其中哩。

以孔子在这里举出的两句话来看，“为君难，为臣不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领导人难，做中层干部也不易。没有一定的行政工作经验，是难以体会得到这句话的深度和分量的。相反，一旦能深刻体会到“为君难”，也就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尽心于国事，做到了这一点，国家也就会兴旺起来。总而言之，这句话类似于唐太宗时的名言：“创业难，守成也不易。”很有些沉重而深刻的分量。

另一句话是说到权力的绝对性问题。如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只是想到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以此为乐，以权力为享受。就像安徒生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所讽刺的皇帝那样，放个屁都是香的，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可见，虽然语言不是原子弹，不可能一下子炸毁一个国家；反过来也一样，没有哪一句话可以像“芝麻开门”那样神奇，一下子就兴旺一个国家。但是，语言支配思想，思想决定大政方针和政策，所以，有时候，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可以起到兴国亡国的作用。以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来看，“抓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国家呢？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每一句话是不是都起到了兴邦的重大作用呢？

回过头来看，一方兴邦，一方丧邦，的确还是危言耸听啊！

近者悦，远者来

【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让国内的喜悦，让国外的人来投奔。”

【读解】

近者悦，远者来。

内政外交，一语囊括。

近者悦是因为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远者来是因为声名远扬，外交辉煌。

朱熹说得好：“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远者来也。”（《论语集注》卷七）

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不 然的话，“远者来”是要来，但不是来投奔，而是如“八国联军”一般来侵略了。

国耻未忘。

能不使“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吗？

欲速则不达

【原文】

子夏为莒父①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 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注释】

①莒父：鲁国邑名。《山东通志》认为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 【阳文】 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 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 事。”

【译文】

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 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读解】

孔子反对急功近利。

公元前 658 年，晋国人以宝马美玉献给虞公，要求借道讨伐 虢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借道要 求，但虞公贪图宝马美玉而不听劝谏。结果，晋国人灭虢国后在 返回的途中又顺手灭了虞国。这是贪小便宜而坏大事的典型。

公元 1958 年，中国人以火箭般的“大跃进”速度赶超英美， 结果是经济大倒退。这是“欲速则不达”的典型。

国家大事如此，个人事务也是一样。所谓“风物长宜放眼 量”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但面对现实，谁又没有“近视”而急功 近利的时候呢？既然如此，就请把圣人的话铭诸座右，时常提醒 自己吧。

“直”也有讲究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①，其父攘羊②，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①直躬者：直率坦白的人。②攘羊：攘，偷。③证之：告发他。 证，告发。

【译文】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 羊，他便告发父亲。” 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

一直率坦白就在 这里面了。”

【读解】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不能一味地直率坦白。换句话说，直率坦白也有一定的讲究。比如说在父子关系上，有一个孝与慈的问题。所以，父亲有什么问题，从孝的角度出发，做儿子的就应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告发他。反过来也是一样，儿子犯下了什么过错，从慈的角度出发，做父亲的也应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告发他。

这样说来，也就不应当大义灭亲了。甚至，在法律面前，父子之间也就可以作伪证而相互包庇了。圣人的思想显然不合于法治的精神，而是从伦理道德的礼法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也就是他在《泰伯》篇里所说的“直而无礼则绞”。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刻伤人。所以，一切都要以礼作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儿子告发父亲虽然直率坦白，但因为不符合孝的礼制，因此仍然是错误的。反过来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虽然都不直率坦白，但却符合慈与孝的礼制。

士的标准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①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硜硜（keng）：浅薄固执的样子。②斗筭（shao）之人：指器量狭小的人。斗，古代量名；筭，竹筐，容量不大；斗、筭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相近。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

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然小人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则来进行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

狂者与狷者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①而与②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注释】

①中行：依中庸而行的人。②与：交往。

【译文】

孔子说：“得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进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为。”

【读解】

狂者、狷者是相对于“中行”的人而言的。“中行”的人是合于中庸之道的人，是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也是很难遇见的人，所以圣人很难得到这样的人相交。于是便退而求其次，与狂者和狷者相交。狂者是进取的人，狷者是有所不为的人。孟子对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狂者和狷者都曾作过解释，在孟子看来，狂者是志向远大，言语夸张而不切实际的人；狷者是洁身自好的人。（《孟子·尽心下》）这两种人都有各自的缺点和毛病，但我们常常所遇见的，或者说见得最多的，却又正是这两种人。所以，也就只有和他们相交了。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两种人各自的缺点和毛病，从而用“中行”的标准来加以调节，使之不走极端而接近“中行”。说到底，还是一个“过与不及”的问题，狂者太过，狷者不及。

你周围的人是狂者多还是狷者多呢？或者，你本人是狂者还是狷者呢？无论是你还是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应该用“中行”的标准来加以调节呢？

恒心的重要性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①。’善夫！”

“不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注释】

①巫医：古代用禳祷之术替人治病的人。不像后来分为卜筮的巫和治病 的医。②“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见《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或，常； 承，受。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 医。’这话太好啦！”

《周易·恒卦》说：“没有恒心坚持德行，就会受到羞辱。”孔子说：“这是告诉不守德行的人连卜也不必占了而已。”

【读解】

在《雍也》篇里，孔子说：“颜回嘛，他的心长期不违背仁道。 其余的学生就只有在短时间里做到了。”这是赞扬颜回有恒心坚持 德行，而这种能够坚持德行的人又太少了一点。所以，孔子在这 里继续强调恒心的重要性。

人没有恒心，连做个巫医都不行，那还能做什么呢？又如 《易经》所说，没有恒心坚守德行，就一定要有羞辱降临。所以， 没有恒心的人连占卜都难以进行。一方归结起来，没有恒心将一 事无成。相反，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 道理。联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谁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可 以验证。因此，认识是不会难的，难还是难在行动上的实践。所 谓“贵在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无一还是强调恒心的重要性。古往今来，道理都是一样的。

“和”与“同”的根本区别

【原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译文】

孔子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 相处。”

【读解】

和是互相补充配合但不失去自我；同是完全一样没有自我。用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和是矛盾的统 一，同是绝对的同 一。

好比五味调和，油盐酱醋等互相补充搭配但不失去自我才能 调出有盐有味的食物，否则就是一味的酸，一味的咸，令人不能 下咽。

好比八音和谐，高低长短徐疾强弱互相补充配合但不失去自 我才能奏出悦耳动听的音乐，否则就是一高到底，一低到底，令 人神经衰弱，心脏病发。

好比夫妻和美，卿卿我我，你依我依但依然是“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否则就是大男子主义或全频道肥耳朵气（妻）管炎（严），无爱情和美可言。

齐景公问晏子：“梁丘据这个人与我算得上是和吗？晏子回答 说：“只能算是同，算不上和。为什么呢？君说可以的事情，如果 其中有不可以的地方，臣就应该提出不可以的意见加以完善；君 说不可以的事情，如果有可以的理由，臣就应该提出可以的意见 加以修正。梁丘据则还是可以的。君说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君 说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就好像水与水做成的汤，有什么味 道呢？又好像五音只有一种，有什么听头呢？”（《左传一昭公 二 十年》）

梁丘据阿谀附和，盲目苟同，唯齐景公之意见是从，因此只能算是“小人同而不和”，而不能算是“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小人，和同区别。？

好恶不等于是非

【原文】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 严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恶之。”

【译文】

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难说。”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难说。不 如一乡的人中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

【读解】

一乡的人都喜欢他，他可能是一个好好先生，用孔子、孟子 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乡原先生，因此，不一定是好人。 一乡的人都厌恶他，他可能是一个特行独立，鹤立鸡群的人， 因此，不一定是坏人。

只有当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时，我们才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好恶不等于是非，群众意见也不是绝对正确。正因为 如此，孔子才在另一个地方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 焉。”（《卫灵公》）要求对舆论必须分析考察，坚持是非标准，而 不可简单盲目地从众。

我们今天考察干部，任用人才，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呢？

君子易事而难悦

【原文】

子曰：“君子易事①而难说②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③。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 人也，求备④焉。”

【注释】

①事：侍奉。②说：同“悦”。③器之：量才而用。④求备： 求全责备。

【译文】

孔子说：“在君子手下做事很容易，但却难以讨他欢喜：不用 正当的方式去讨他欢喜，他是不会欢喜的；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 却总是量才而用。在小人手下做事很难，但却容易讨他欢喜：用 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喜，他也会欢喜；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 却总是求全责备。”

【读解】

君子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所以比较容易相处，共事也比较融洽。但如果您一心要想取悦于他，那就难了；尤其是想通过不 正当的手段去取悦于他，那就更难了。不过，虽然你不能取悦于他，但他用人时还是会量才录用，不会给你小鞋穿的。

小人心胸狭窄，为人忌刻，难以伺候，所以不易共事。但如 果您一心要想取悦于他，那也很容易，给他一点好处，甚至只需 要顺着他来，稍稍迎合他一下，都会使他高兴。不过，高兴归高 兴，轮到他使用人的时候，照样会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做这样的 人的手下，那可就惨了。

孔子分析人情世故，入木三分，非常深刻。我们今天衡量领导，选择做事的公司或单位，不也应该注意你的上司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吗？

泰而不骄

【原文】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文】

孔子说：“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泰然自若。”

【读解】

在《颜渊》篇里，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 不惧。”不忧不惧就能做到泰然自若，心平气和。相反，心胸狭窄， 矜己傲物，装模做样，色厉内荏，貌似骄傲内心却比惧交加，患 得患失，永远不得安详宁静。

平生未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凡事保持泰然处之的心境是最重要的。

刚毅木讷，近于仁德

【原文】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译文】

孔子说：“刚强、果敢、质朴、沉默寡言，这几种品质近于仁 德。”

【读解】

这实际上是一个男子汉的形象，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日本影 星高仓健所塑造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这些现代的硬汉，少男少女们心中的偶像，居 然也是圣人在两千年前就赞扬的形象。

这是不是古今一理，圣人与平常人平常心相通的一个例证呢？

宪问第十四

本篇内容较多，也较杂，包括道德、政治、学问等各个方面。还有不少对人物的评论，通过对人物的评论表现出孔子的政治、伦 理观点。全篇原文共 44 章，本书选 19 章。

读书人不要怀恋温柔之乡

【原文】

子曰：“士而怀居①，不足以为士矣。”

【注释】

①怀居：怀，怀恩，留恋；居，家居，安居。

【译文】

孔子说：“做了读书人却怀恋家居，那就不配做读书人了。”

【读解】

在《学而》篇里，孔子已经说过：“君子食无求他，居无求安。”在《里仁》篇里又说过：“士忠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 也。”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孟子说得更为严重：“上天要把重大使命放在某人身上，必定 先使他的意志受到折磨，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 挨饿，使他备受劳困之苦……”（《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学虽不是苦行禁欲主义，但却主张艰苦奋斗。所谓 “头悬梁，锥刺股”，正是这样的典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的时候，住进了好房子，又有大小老婆陪侍左右，于是便不想再走了。他 老婆姜氏骂他说：“行也！怀与安，实败名。”这其实也正是孔子 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是读书人，就不要去贪恋家居的温柔之乡。

治世和乱世的言行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①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②。”

【注释】

①危：正。②孙：同“逊”。

【译文】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正直地说话，正直地做事；国家政治黑暗，正直地做事，说话却要谨慎。”

【读解】

政治清明说话办事都无所顾忌，可以畅所欲言，放心做事。

政治黑暗则需要有所顾忌，尤其是说话，往往祸从口出，招致危害。

这是孔子教我们处世的艺术。不是滑头，而是生活的经验，保全自己的基本原则。

有言者不必有德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译文】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仁猛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读解】

这几句话说来都很好理解。一个人有德行，有修养，就一定会有好的言论、好的著作传世，可是反过来，一个有好的言论、好的著作传世的人却不一定就很有道德、修养。勇和仁的关系也一样。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气，这种勇气是指大智大勇，而不是打架斗狠的匹夫之勇。反过来说，一个有勇气的人却不一定有仁德。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一句。它成了后世说“文人无行”的理论依据。一个文人，一个著名作家，他当然是非常“有言”的了，有的甚至是“著作等身”，但却并不一定有好的道德修养。这就是所谓“文人无行”的现象。

当然，说“文人无行”并不是说所有的文人都有德行。这正如说“有言者不必有德”的“不必”是不一定一样。不一定有德，也就不一定没有德，所以，也有“有言者”又有德的情况。

勇与仁的关系也是这样，“勇者不必有仁”，也不排除勇者也有仁的情况存在。

从愿望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有言者又有德，有勇者又有仁的了。

不要溺爱，不要愚忠

【原文】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文】

孔子说：“爱他，能不使他知艰难困苦吗？忠于他，能够不教诲他吗？”

【读解】

爱他也罢，忠于他也罢，都要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为他好。所以，爱他，但不能溺

爱；忠于他，但不能愚忠。

尤其是我们今天教养独生子女，太宠爱孩子反而是害了孩子。比如说什么都不让他（她）做，结果是使他（她）毫无生活能力，长大一事无成。当然，“劳之”并不仅仅局限于使他（她）劳动，而是要让他（她）认识、体会生活中艰难困苦的一面，增强对生活的理解和应变能力。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

对孩子是这样，对朋友也是这样。“忠之，能无诲乎？”既然是真正的“忠”，那就要做分友，看见他不对或有不妥当的言行时，就应当劝勉他、教诲他，使他改正，做一个更完美的人。这才是真正忠于朋友，爱护朋友的做法。

贫富都作等闲看

【原文】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译文】

孔子说：“贫穷却没有怨言，很难；富贵却不骄傲，这倒比较容易。”

【读解】

在《学而》篇里，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所以，孔子在这里依然说：“富而无骄，易。”富有了，成了“大款”却不趾高气扬，骄傲自满，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以做到的是“贫而无怨。”贫穷却没有怨言，心平气和，也就近乎“贫而乐”，亦即安贫乐道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雍也》）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一点呢？

“当然，凡事先易后难。对于正在奔小康的当今国人来说，能够做到“富而无骄”，那也就很不错的了。

说到底，钱财只是身外事，贫富都作等闲看，那也就可以超脱一些了罢。

什么是完人？

【原文】

子路问成人①。子曰：“若臧武仲②之知，公绰③之不欲，卞庄子④之勇，冉求之艺，文⑤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⑥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注释】

①成人：等于说完人，完善的人。②臧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纥，著名的聪明人。③公绰：鲁国大夫孟公绰，孔子认为他清心寡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是孔子所尊敬的人。④卞庄子：鲁国卞邑大夫，以勇敢著称。⑤文：文饰，修饰。⑥要：同“约”，穷困，困顿。

【译文】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不贪心，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又说：“现今的所谓完人又哪里一定能如此呢？看见利益能想到是否合乎义，见到危难敢于献身，久处困顿之中能够不忘记平时的诺言，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

【读解】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圣人所论的完人也 有相对性。

照通常的抽象的标准而言，完人是智、仁、勇、才艺兼备而 又具有礼乐修养的人。但面对现实，这样完美的人又哪里能够找 得到呢？所以，孔子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现实中所谓完人的标 准。这个标准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具体而易于实践。直到今天，也 加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见利思义的问题，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成了最尖锐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还是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成了检验一个 人的试金石。又比如说见危授命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 各种各样政策放宽的探索中，难免会遇到挫折，遇到阻碍，有时 地会触及到个人利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在危难的时候，我们 是挺身而出，见危授命还是东推西卸，不承担子，不负责任，这 些都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至于说在困顿中不忘平时的诺言，坚 劳节操，坚持探索与追求，就更是我们在人生的程途上必不可免 的了。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生就一帆风顺，不遇到困顿与挫折呢？关 键是要有一颗不畏困顿，不怕挫折，勇于追求的心。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要你全部做到，成为一个完人，而是说 我们可以用圣人关于完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人生的程途上尽 力做得好一点，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恰到好处

【原文】

子问公叔文子①于公明贾②曰：“信乎？夫子③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明贾对曰：“以④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 岂其然乎？”

【注释】

①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孙拔，卫献公的孙子，谥贞惠文子。②公 明贾：卫国人，姓公明，名贾。③夫子：先生，这里指公叔子。④以：此。

【译文】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当真吗？他老先生不讲话， 不笑，不获取吗？”公明贾说：“这是传话人说过了头。他老先生 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讲话，因此别人不厌烦他所讲的话；高兴了出 后才笑，因此别人不讨厌他笑；该获取的才获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获取。”孔子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读解】

圣人虽然对公叔文子是否真是这样做还有所怀疑，但对这样 做的正确性却是没有怀疑的了。

公叔文子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恰到好处。该说话的时候就 说话，快乐的时候就笑，该获取的时候就获取。反过来说，不该 说的时候就不说，比如说，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下，你说什么呢？ 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下，你写什么呢？不该笑的时候就不笑，比 如说，在人家被车撞了的时候，在人家不小心摔了一跤的时候，你 笑什么呢？在光着屁股却自认为穿着美丽的新衣的皇帝面前，你 笑什么呢？尤其是，不该获取的时候就不要获取。“手莫伸， 伸手 必被捉。”（陈毅）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些都是获取不得的，所 以不要获取。

归结起来就是，凡事都有原则，言笑都有分寸，而其调节的 杠杆便是恰到好处。

当然，最大的难度也正是在这“恰到好处”四个字上。不然 的话，圣人怎么会对公叔文子是否做到了还心存怀疑呢？

看人看大节

【原文】

子贡曰：“管仲①非仁者与？桓公②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③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④管仲，吾其被⑤发左衽⑥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⑦也，自经⑧于沟渎⑨而莫之知也？”

【注释】

，①管仲：齐桓公的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原本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被杀后，他归服了桓公，辅佐桓公成就了霸业。②桓公：即齐桓公，齐国的国君。他与公子纠是兄弟，因为争夺君位而杀死了公子纠。③匡：正。④微：假若没有的意思，用于和既成事实相反的假设句之首。⑤被：同“披”。⑥左衽：衣襟向左边开。披散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是当时落后部族的打扮。⑦谅：信，这里指小节方面的诚信。⑧自经：自缢。⑨沟渎：小沟渠。

【译文】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主子而死，反而做了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宰相，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也都像落后民族那样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吧。难道真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没有人知道才好吗？”

【读解】

关于这个问题，子路也提出来过。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与管仲一起做公子纠家臣的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死。这是不是不仁呢？”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不动用兵车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啊！”（《宪问》）

孔子回答子贡与子路显然都是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从大处着眼评价人。

管仲虽然没有为公子纠尽忠，以身相殉，但他辅佐齐桓公立了大功，名流青史，也就不能用对一般普通人的小节小信来要求他了。说到底还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都求全责备，而应该看他的主流，看他的大节。事实上，齐桓公也正是因为不究细节，不计私仇，原谅了差点要了他的命的管仲而加以重用，才取得了“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

所以，齐桓公的认识也是合于圣人的思想的。我们今天正当用人之际，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看大节、看主流的思想来衡量人才呢？

用人之妙

【原文】

子言卫灵公①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③不丧？”孔子曰：“仲叔圉④治宾客，祝鮀⑤治宗庙，王孙贾⑥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注释】

①卫灵公：卫国国君，卫献公的孙子，名元，在位42年。②康子：即季康子，鲁国的权势人物。③奚而：为何，为什么。④仲叔圉（yu）：即孔文子，卫国大夫，名圉。⑤祝鮀（tuo）：卫国大夫，字子鱼。祝本为宗庙官名，他是以官名为姓氏。⑥王孙贾：也是卫灵公的大臣。

【译文】

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昏乱无道。季康子说：“既然如此，怎么没有败亡呢？”孔子说：“他用仲叔圉主管外交，祝鮀主管祭龙王孙贾主管军队。既然如此，怎么会败亡呢？”

【读解】

卫灵公虽然昏乱无道，不是个好国君，但他的干部选拔得很好，用了一批得力的大臣，

内政、外交、军事都有人抓起来，所以不仅没有败亡，反而当了 42 年的国君，比许多勤政廉洁的国君都当得长。

这就是用人的艺术了。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据说当韩信很得意地去问汉高祖能的少兵时，汉高祖回答说：“我不会带兵，但我善于带将。”汉高祖的回答是非常深刻的。事实上，会当领导的人只需要抓住几个得力的助手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做国君如此，做一个单位的领导，一家公司的老板也都是如此。范围有所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

这也是与事必躬亲相对的领导艺术。

正因为勿需事必躬亲，所以灵公才能昏乱而不亡国。这就是用人之妙的功效啊！

大言不惭，为之也难

【原文】

子曰：“其言之不怍①，则为之也难。”

【注释】

①怍(zuo)：惭愧。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大言不惭，那他实践起来一定很困难。”

【读解】

说者容易做者难。

所以，一个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大言不惭，夸夸其谈，把牛皮吹出去了却收不到口口，不能兑现，往往被人看白了。孔子关于言与行关系的论述在《论语》中收得很多，其基本思想还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为谁而学？

【原文】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译文】

孔子说：“古代的学者学习为了充实自己，今天的学者学习为了沽名钓誉。”

【读解】

古今学者，学风有别。为人为己，一字之差，泾渭分明：为己者，但求自我充实，尽得风流，“人不知而不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为人者，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故作深刻博学，巧言令色以悦人。圣人概括古今学风，是就一般情形而论。事实上，古代树林尽是为己，现代学者也不全是为人。无论哪个时代，总是为人为己的学者都有，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更应该注意的是你自己，学习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己呢？用我们做学生时的通俗的问法：到底是我学还是要我学呢？我要学是为己，要我学是为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学习目的、学习态度的问题。

思不出其位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曾子说：“君子考虑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读解】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在《泰伯》篇里孔子已经说过。之所以在这里重复出现，是因为它与“君子思不出其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了。

不过，谋其政也应“思不出其位”，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范围考虑问题。

说穿了，还是做冬瓜就考虑冬瓜的问题，做西瓜就考虑西瓜的问题。

或者如鲁迅先生的冷嘲热讽：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且介亭杂文·隔膜》）

若要找这样“糊涂”的人，那可真是比比皆是，很多人为此丢官葬送前程自己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哩。

胸襟宽广而明察

【原文】

子曰：“不逆①诈，不亿②不信，抑③亦先觉者，是贤乎！”

【注释】

①逆：预先揣度。②亿：同“臆”，猜测。③抑：可是。

【译文】

孔子说：“不预先揣度别人的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的不诚实，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这样的人是贤者了吧！”

【读解】

不轻易去猜测揣度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是胸襟宽广的表现；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是明察秋毫的睿智。

能够做到这两方面，当然是贤者了，而且是大大的贤者哩。

从实际情况来看，太明察的人往往疑心重多忌刻，凡事都对人防一手，容易把人想象得很坏，所以显得心胸不够宽广。而一般心胸宽广的人又往往把人想象得太好，对人缺乏心计和防范，所以不够明察。

这两方面的矛盾在圣人的论述中被统一起来了，这当然是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一般人是望尘莫及，难以做得到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只有努力提高修养，争取做得好一点罢了。

尤其是做领导人的，更应该朝这方面的修养而多下功夫。

人才的品质更重要

【原文】

子曰：“骥①不称其力，称其德②也。”

【注释】

①骥：古代良马的称呼，即千里马。②德：指马训练有素，驾驭时能顺人意。

【译文】

孔子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读解】

尚德不尚为，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用算了，危害还不会好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至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品质很好，能力虽然差一点，但他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也会逐渐有所进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质更比能力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因为我们的话题本来就是在千里马的问题上展开的。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原文】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译文】

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又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

【读解】

《老子》第六十三章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报怨以德就是以德报怨，周恩来回报怨恨。最典型最极端的说法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记耳光。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就是唾面自干。《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去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可娄师德却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是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样的修养功夫就是以德报怨，一般人真是很难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圣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有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却很艺术地说，以德报怨，那又用什么去报德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去回报别人的恩德。所谓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那就并不排除对那些恶意怨恨的反击，善恶是非还是应当恩怨分明。总而言之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而不是一味地送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

当然，圣人也并不主张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休无止地斗下去，那也就没有意思了。

不怨天，不尤人

【原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①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注释】

①尤：怨恨，责怪。

【译文】

孔子说：“没有人知道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呢？”孔子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知道我的，大概就只有天吧！”

【读解】

所谓“天才知道！”圣人的感慨是很沉重的。

我们在《里仁》篇里已经说过，不被人知道，不被人了解，这是圣人终身未能解开的一个“情结”。虽然他曾多次说过“人不知而不愠”（《学而》）之类的话，反复中说不被人知道没有什么关系，在这里又再次明确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只管“下学而上达”，但他毕竟还是在感叹“没有人知道我啊！”所以，说圣人完全不在乎有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确是不合于实际的。

事实上，古往今来，哪个读书人又完全摆脱得了“名”的羁绊呢？

君子不言利，两袖清风，一生廉洁的读书人倒是见得不少，可完全不在乎名，不计较别人是否知道、了解自己的读书人却是难以见到。

追本溯源，就是圣人也未能心如止水，全然超脱啊！

历史车轮不可阻挡

【原文】

公伯寮①愬②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③以告，曰：“夫子④固有惑志⑤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⑥。”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注释】

①公伯寮（伯。）：姓公伯，名寮，孔子的学生。愬（su）：同“诉”，毁谤。③子服景伯：姓子服，名何，字伯，谥景，鲁国大夫。④夫子：这里指季孙。⑤惑志：疑惑之心。⑥肆诸市朝：肆，陈列死尸，诸，“之于”的合音；市朝，街市与朝廷，这里指街市。

【译文】

公伯寮在季孙面前毁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季孙虽然已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我的力量还可以把公伯寮杀了陈尸街头示众。”孔子说：“大道如果将会实行，这是天命；大道如果将被废止，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读解】

公伯寮背叛老师，毁谤同学，子服景伯打抱不平，要帮助老师除掉这个害群之马。可孔子却不同意。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奉行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能不能行得通，自有天命主宰。这里的天命实际上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车轮，至于公伯寮个人的捣乱，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所谓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螳臂挡车，谈何容易。所以，孔子并不同意对公伯寮采取过激的行动。

反对暗杀，反对暴力，坚信道义的力量，坚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既反映出圣人思想、意志的坚定，又体现出他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见识，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知其不可而为之

【原文】

子路宿于石门①。晨门②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注释】

石门：鲁国都城的外门。②晨门：早晨看守城门的人。

【译文】

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做的人吗？”

【读解】

“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对孔子的概括真是入木三分，深刻得很。显然，这个守城门的人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是一个修养很高却隐身于市朝的大隐士。

回到“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而一个人明智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不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圣人何尝不知道“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儒学的进修纲要

【原文】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①。”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注释】

①敬：严肃谨慎。

【译文】

子路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而形成严肃谨慎的品质。”子路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使家人安乐。”子路又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乐。不过，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乐，就连尧舜都还感到力不从心哩！”

【读解】

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说：“修己就是修身，安人就是齐家，安百姓就是治国平天下。安人安百姓都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

这么说来，《大学》所列的修、齐、治、平进修阶梯，实际上已由孔子在这里亲口说出来了。

那一段是不是儒学进修的纲领性文字呢？这当然也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不过，从我做起，首先解放自己，然后是家人，然后是全社会的人，这倒正是儒学的进修历程。

一言以蔽之，由内而外，由己及人，修身正己而天下平。

卫灵公第十五

本篇以论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内容为主，其中专论君子的就达10章。所以本篇中名言名句非常之多。全篇原文42章，本书选30章。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原文】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①。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②穷，小人穷斯滥矣^③。”

【注释】

①兴：起。②固：固守，安宁。③穷斯滥矣：斯，就。滥，泛 滥，指胡作非为。

【译文】

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起身。子路愤 愤不平地见孔子说：“难道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便会胡作非为。”

【读解】

君子安贫乐道，达观知命，如孟子所说，虽然“无恒产”，但“有恒心”，所以能够安守穷困，“贫贱不能移”。小人既“无恒产”，又“无恒心”，所以，一旦穷困，就会“被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穷斯滥矣！

本章文字很有文学色彩。

“莫能兴”三字，摹写孔子一行困厄，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情形，非常生动。“子路愠见”，一个“愠”字，突现子路性格，使我们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君子亦有穷乎？”的“亦”（也），道出千般委屈，而孔子答“君子固穷”的“固”，与“亦”相对，不愧长者风范。《史记·孔子世家》在“子路愠见”之前还有“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的记载，刻画出圣人高逸的风情，使我们目睹“君子固穷”的风度，更是印象深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说孔子“在陈绝粮”，固然指的是经济穷困，但我们理解这段文字却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穷困方面，举凡人生挫折，事业坎坷，人到了穷途末路，都可以理解为“穷”的范围。而凡是到了这些关头，君子都应该具有“固穷”的胸襟和气度，既来之，则安之，走出困境。而不应该“穷斯滥矣”，胡作非为，铤而走险或投机取巧，甚至屈态变节，苟且偷生。

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应当如何战胜逆境，走出困境的问题。自古雄才多磨难，圣人尚有断粮饿饭的时候，我们受一点穷困又算得了什么呢？

无为而治

【原文】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①正南面^②而已矣。”

【注释】

①恭己：使自己庄严端正。②正南面：坐北向南临朝。

【译文】

孔子说：“自己不做什么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就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北向南临朝罢了。”

【读解】

一般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思想，可在这里孔子也提出了无为而治的问题。

实际上，孔子与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虽然字面相同，而实质却不同。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以虚无，清静为基础，既反对道德修养，又反对举贤使能。一而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却并不是说领导者真正什么事都不做，完全不管，一放任自流。而是包含了如下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强调领导者“为政以德”。从修养自身入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如《吕氏春秋·先己篇》所说：“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或者如《中庸》一里面所说：“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笃恭”也就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作为领导者，切忌事必躬亲，而应该举贤授能，群臣分职，也就是《子路》篇所说的“先有司，举贤才”。《大戴礼记·主言》曾说：“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杂事三》也说：“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儒家所说的无为而治实质上是一个领导艺术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积极有为的态度，与道家主张虚无清静，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换句话说，儒家的无为而治是个领导战术问题，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个社会战略问题。

忠信笃敬走遍天下

【原文】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②之邦，行矣。官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③，行乎哉？立则见其参④于前也，在实则见其倚于衡⑤也，夫然后行。”子张书于绅⑥。

【注释】

①行：这里是“行得通”、“通达”的意思。②蛮貊(mò)：蛮，古称南蛮；貊，古称北狄。蛮貊都是古代对边远地区民族的称呼。③州里：与蛮貊相对，指本乡本土。④参：相参，显现。⑤衡：车辕前用于套牛马的横木。⑥绅：束在腰间并能垂下的大带。

【译文】

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通达。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严谨，即使到了边远的部族国家，也能够通达。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严谨，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立时仿佛看见‘忠信笃实’这几个字显现在前面，坐在车中仿佛看见这几个字在车前横木上，能够做到这样，便能够处处通达了。”子张便把孔子的话记在束腰的大带上。

【读解】

孔子的意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子张把“忠信笃敬”作为座右铭‘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做不到这一点，则“无理寸步难行。”

在一般情形下，或者说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孔子的话当然是不错的，一个人没有忠信笃敬的品质，就会像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或所谓“嬉皮士”一样，缺乏专注、进取的精神，很可能一事无成，自然也就无所谓通达了。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处于尔虞我诈的现实之中，一味地忠信笃敬，不多一个心眼，做到知己知彼，那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落入他人所设置的圈套之中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像子张一样记住圣人的教导，把“忠信笃敬”这几个字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但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在忠信笃敬的基础上来一点通权达变，不要愚忠，不要小信，以免成为“言必信，行必果”的“硁硁然小人哉！”（《子路》）

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反映在“忠信笃敬”上的辩证法。

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原文】

子曰：“直哉史鱼①则！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②！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③。”

【注释】

①史鱼：卫国大夫史鳅（q i u），字子鱼。②蘧（qu）伯玉：卫国大夫，名瑗。③卷而怀之：卷，收；怀，藏。卷而怀之即收藏避祸，亦即“舍之则藏”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好一个刚直的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时他还是像箭一样直。好一个君子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他便隐退藏身了。”

【读解】

史鱼和蘧伯玉都是卫国的大夫。

史鱼以耿直敢言、公正无私著称。据《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鱼曾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贤良的蘧伯玉，并多次建议卫灵公罢免奸臣弥子瑕，但没有被卫灵公采纳。史鱼临死时叫儿子不要在正堂为自己办丧事，以此来劝谏卫灵公重用蘧伯玉，罢免弥子瑕。所以，史鱼又有“生以身谏，死以尸谏”之称，是刚直不阿的典型。

蘧伯玉也以正直著称，但他的性格与做法都与史鱼不一样。用《韩诗外传》的说法，他是“直己而“不直人”，内直而外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能屈能伸，通权达变。

在孔子看来，两人都是贤臣，但蘧伯玉更合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君子之道，所以感叹为“君子哉蘧伯玉！”

由此可见儒学主张通权达变的一面，并不完全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言与不言的利和弊

【原文】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译文】

孔子说：“可以和他谈却不和他谈，就会失去有用的人；不可以和他谈却和他谈，就会说不该说的话。聪明人既不失去有用的人，也不说不该说的话。”

【读解】

“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唐太宗语）

是啊，谈何容易。

说话是一门艺术，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搞懂。

一方面，“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三寸不烂之舌，敌过百万之师。因此，可以发挥语言作用的时候不去发挥，是失去机会，失去人。

另一方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说苑》）因此，要看人说话，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则“言必看中”（《先进》），说到点子上。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有道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

不是知音莫与谈。

杀身以成仁

【原文】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译文】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道的，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就仁道的。”

【读解】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志士仁人杀身以成仁，在历史上铸就了一座又一座永恒的纪念碑。然而，有谁能考证出奠基于其间的儒教精神及其潜移默化 的道德影响呢？

这应该是一个思想史的课题。

当然，杀身以成仁的“杀”，可以像谭嗣同一样壮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可以如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应作拘泥的理解。

至于说“成仁”不一定非要“杀身”，“杀身”也未必尽是“成的道德影响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原文】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译文】

子贡问怎样修养仁德。孔子说：“工匠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快工具。住在一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中的贤人，与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

【读解】

工匠做工与思想品德修养从表面上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实质上却有相通的道理。

《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的注解：“工以利器为用，人以贤友为助。”

常言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工匠在做工前打磨好工具，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品德修养也是一样。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交往，与他们做朋友，受他们的影响熏陶，潜移默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品德修养就会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其实，这也正是《颜渊》篇里曾子说君子“以友辅仁”的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说，便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选择交往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原文】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

【读解】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在中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妇孺皆知，其道理似乎已不言而喻。

但是，你不难发现，并非人人都能把这个道理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

比如说，银行劝大家储蓄说：“钱莫尽花啊，细水长流，储蓄起来既生利息又应急，好得很哩！”可A先生B女士却回答：“好什么啊，今朝有钱今朝花，超前消费还更时髦，只有傻瓜才存钱贬值让你们去发大财哩！”

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多半也会遇到同样的回答。

不过，这里似乎也有一条代沟。一般说来，上了年岁的人容易成为银行或保险公司的俘虏，而年轻新潮的一代大都是A先生B女士的同志。

其实，A先生B女士们也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只不过是所谓“潇洒走一回”或“车到山前自有路”的人生态度占了上风罢了。

那是不是人越上了年纪越能够接受儒学的思想呢？

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

【原文】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译文】

孔子说：“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这样就不会招人怨恨了。”

【读解】

这实际直就是我们常说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精神。

凡事多作自我批评，这既是儒者的反躬自省功夫，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倡导的思想修养。

当然，要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这正如孔子在《公冶长》篇里所感叹的那样：“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能够“躬自厚”的人是很少的，往往倒是“厚”责于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这样一来，怨恨也就随之而起了。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才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要我们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这样来减少怨恨，造成一个宽松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说到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主观方面来说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修养，从客观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原文】

子曰：“不曰‘如之何①，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①如之何：怎么办。连言“如之何”，是反复考虑怎么办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拿他怎么办了啊！”

【读解】

凡事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遇事多想一想该怎么办才好，而不应该稀里糊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科学家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问题都提不出来，解决什么呢？

所以孔子感叹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真不知拿他怎么办了啊！”这就是要求我们主动提出问题，动脑筋想办法。用他在《为政》篇里的说法，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这样，科研这样，我们平时处理日常事务也是这样。

总之，凡事不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人，就连圣人也拿他没救，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要卖弄小聪明

【原文】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译文】

孔子说：“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谈话丝毫不涉及道义，却喜欢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是难办啊！”

【读解】

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消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海湾战争、中东问题，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还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这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这些小聪明方面，这些人真正是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所以，我们切不可轻视了这种小聪明的危害。

“名”的情结

【原文】

子曰：“君子疾①没世②而名不称焉。”

【注释】

①疾：恨。②没(mò)世：死亡。

【译文】

孔子说：“君子的遗恨是到死而名声不被人称颂。”

【读解】

那岂不是说人不出名，终生遗憾了吗？

所谓人生在世，名利二字。

一个“名”字，白了多少少年头，流了多少英雄泪！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这是三闾大夫屈原的恐慌。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和精神慰安。

“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

这已把对“名”的追求推向了极端。

至于“功成名就”、“扬名显亲”等，更是铸造着中国读书人的人格心理。就是孔子自己，如我们在前面已多次谈到的那样，虽然反复申说“人不知而不愠”之类的话，但也感叹“没有人知道我啊！”（《宪问》）不被人知道，不被人了解，也仍然是孔子作《春秋》也是为了“自见于后世”。（《孔子世家》）说穿了，正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此，儒学并非不重名，并非不喜欢“令广誉施于身”（孟子语），而只是反对声闻过情，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罢了。

有道是，追名逐利。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如此说来，追名倒也并不是坏事。至少可以使我们不生活在一条人人争权夺利的单行道上吧！

君子求自己，小人求别人

【原文】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译文】

孔子说：“君子求自己，小人求别人。”

【读解】

这里的“求”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积极追求的角度说，是指凡事都靠自己的意思，那也就是《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者如孔子在《子罕》篇里所说：“譬如为山，一簣一篲，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进，这成败都靠自己。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在《国际歌》里面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另一方面，这里的“求”也包括对自己失败原因的探求。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术不行。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不怪靶子不正也罢，不怪比自己射手导好的人也罢，总之都是要求从自身找原因。俗话说得好：“会怪的怪自己，不会怪的怪别人。”四川方言对那种不会怪自己而只会怪别人的行为更有生动的讽刺，叫做：“人穷怪屋基，屎不出怪茅厕（si）。”话虽然过于俚俗，但却合于圣人的雅意，那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原文】

子曰：“君子矜①而不争，群而不党②。”

【注释】

①矜：庄重自尊。②党：这里指结党营私，搞宗派。

【译文】

孔子说：“君子庄重自尊而不与人争强斗胜，团结群众而不结党营私。”

【读解】

矜而不争是庄重自尊，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但却并不骄傲自满，所以也就不会去和他人争强斗胜。

群而不党也就是孔子在《为政》篇里所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意思。周而不比就是群而不党，普遍团结人而不搞宗派，不拉小团体，不结党营私。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

君子出于公心，小人囿于私利。

出于公心所以能胸怀宽广，纳百川而归于海，搞五湖四海而不搞拉帮结派。

出于私利所以就心胸狭窄，结党营私而排除异己，搞宗派主义而不讲道义原则。

君子小人，周比群党不同。

说起来的的确如阴阳清楚，昼夜分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雾晨黄昏，阴晴不定，难以识别得清楚。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经验，细心观察，提高识别能力，以免上当受骗。

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原文】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某人的话说得好就推举他，也不因为某人不好就否定他的一切言论。”

【读解】

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话说得好的人不一定品德高尚，所以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够只听他说得好便以为一切都好，轻易地去推举他。

另一方面，一个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甚至简直就是个魔鬼撒旦，但只要他说的话有道理，就应当采纳接受，而不应该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断然否定。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说得好：“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一我们就照你的办。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原来荣耀显赫，如日中天，“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说出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句句是真理。后来星移斗转，风流云散，甚至身败名裂，原来所说的一切似乎也都成了反动言论，成了粪土，批倒批臭，任何人不得再说。阴差阳错，倒是免费给了那人以专利权。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因人废言。在圣人看来，不是君子风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文】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译文】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恕道’吧！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读解】

在《里仁》篇里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时，曾子曾概括“夫子这道，忠恕而已矣。”把“恕道”作为“夫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颜渊》篇里，当仲弓向孔子问什么是仁时，孔子也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仲弓推荐。在本章中，圣人又再次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作为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推荐给他的高材生子贡。

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己。”又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实际上正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问题在于，世道人心，每每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人恰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想让别人去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巴不得卖给别人。相反，自己想做的事，自己钟爱的东西，就不那么愿意与别人分享了。所以，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所以会如此，其基本原因凡在于凡事都很少为他人着想，而是为自己着想。说到底不是一个私字在作怪。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公冶长》篇里，子贡自己曾经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加诸人。”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当即孔子就说：“子贡啊，这不是你做到了的。”可这里又要子贡终身这样做。这一方面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重要，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确很难做到，就是连孔门的高足之一子贡也如此。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孔门儒学中的顶上功夫之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公冶长》）所说过的：“‘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青天虽不能上，但心向往之，努力追求不是可以的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原文】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惑乱道德。小事情上不能忍耐，就会打乱大的计谋。”

【读解】

巧言乱德也就是《学而》篇里所说的“巧言乱色，鲜矣仁。”

小不忍则乱大谋却很有些阴谋哲学的味道，其核心就是一个“忍”字。

所谓“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所谓“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

忍什么？

“忍小忿而就大谋。”（苏轼《留侯论》）

这是忍匹夫之勇，以免莽撞闯祸而败坏大事。

忍小利而图大业。

这是“毋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忍辱负重。

勾践忍不得会稽之耻，怎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受不得胯下之辱，哪能做得了淮阴侯？甚至也包括忍“妇人之仁。”

“蝮蛇一螫手，壮士即解腕。

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陆龟蒙《别离》）

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没有螫手断腕的勇气，儿女情长，成不了大事业。

好一个忍字功夫了得！

可惜一般人多停留在“忍小忿”的初级层次上，未能深入理解“忍”字的多层次内涵。

不过，就连楚霸王项羽尚且过不了“妇人之仁”一关。又有几人能真正参透呢？

众恶必察，众好必察

【原文】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译文】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究竟是因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究竟是因为什么。”

【读解】

怕的是这人特行独立，高风亮节而遭人毁谤，如那些“有争议的干部”。所以应当考察他的工作实绩，而不应仅仅以“众恶之”为依据。

又怕的是那人党同阿比，虽得众人称赞但实际上并无德行，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原先生，所以也应仔细考察。在《子路》篇里，子贡曾问孔子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难说。”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仍然说：“还难说。不如一乡人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

这实际上也是“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意思。《管子·明法解》说：“昏乱的君王不考察臣下的实际功劳，众人说谁好就赏谁；也不审查臣下的罪过，众人说谁坏就处罚谁。这样的结坚果，往往使奸臣没有功劳却得赏，忠臣没有罪过却受罚。所以

明说法：当官的失去统治，是因为他凭人们的毛病和毁谤来进行赏罚。”

领导者用人，不可不引以为鉴。

有错不改，错上加错

【原文】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译文】

孔子说：“犯了错误而不改正，这就是错上加错了。”

【读解】

《韩诗外传》卷三还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凑在一起刚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谈同一个问题——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而改之，是不过也。说来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在于，有了过错怎么办？正确的态度当然应该像孔子在《学而》篇和《子罕》篇里反复说过的：“过则勿惮改。”不要怕改正错误。但一般人恰恰就是不勇于承认错误，也不勇于改正错误。究其心理，一方面是难过面子关，由于不好意思而文过饰非。另一方面是心存侥幸，以为人家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结果是欲盖弥彰，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就像那些不能自拔的赌徒或贪污分子一样。

都是糊涂，或者说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与其空想，不如学习

【原文】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译文】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思考，结果没有什么收获，还不如学习。”

【读解】

孔子已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要求学与思并重。这里怎么又说思不如学呢？”想来，凡事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圣人也不例外。学与思兼顾当然最好，退而求其次，则与其冥思空想，不如读书学习。

《荀子·劝学》的名言：“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正是孔子语录的转述。

贾谊《新书·修政语》说：学如太阳，思如火。思而不学，好比放弃太阳的光辉而升火照明，可以小见，不可以大知。

聪明人怎么会放弃太阳的光辉呢？

君子谋道不谋食

【原文】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①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注释】

①馁（nei）：饿。

【译文】

孔子说：“君子用心求道而不费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亲自去 耕田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道，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忧学不到道，不担忧贫穷。”

【读解】

不谋衣食并不是真的不要衣食，而是通过谋道而水到渠成地 获得衣食。

在《子路》篇里，我们已看到学生樊迟去向孔子学耕田种地 而被孔子骂了个狗血淋头。这里又从正面来阐述了“君子谋道不 找食”的道理。

其实，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孔子的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 的。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很多读书人，包括大学教授和搞文 化工作的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不如一个拉人力车的或种蔬 菜的菜农收入高，更不用说和做生意的个体户相比了。但我们的 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是不是要为了“谋食”而放弃教学和科研去 拉人力车，去种蔬菜，或去做生意呢？这时，我们就用得着“君 子谋进不谋食”这句话了。毕竟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有所从事的 职业的性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还包含着 一种敬业精神在内。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待遇还存在着一些不合 理的现象，但我们毕竟是君子，所从事的，毕竟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高尚事业啊。不合理现象需要得到解决，得到改变，但“君子 忧道不忧贫”，自己的追求还是不能放弃。

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 贫”的一种理解呢？

得之容易守成难

【原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 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译文】

孔子说：“靠智慧得到了它，不能靠仁德保持它，虽然得到了， 也一定会失去。靠智慧得到了它，靠仁德保持了它，不能用庄刀 的态度去治理，那老百姓也不会服从。靠智慧得到了它，靠仁 德保持了它，又能用庄严的态度去治理，但不能用礼法去约束、指 挥百姓，那还是没有达到尽善的地步。”

【读解】

得到的是什么？保持的又是什么？从后文看，应该是指政权。

所谓“创业易，守成难。”靠智慧而取得是容易的，但要保持 就很难了。一般性地保持也还可以做到，要进一步用庄严的态度 去治理，用礼法去约束、指挥，那就更难了。因为这已不是消极 被动地守成，而是积极主动地建树，是以攻为守了。

智、仁、庄、礼，是四个层次的修养和要求，四个层次做 一到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而一般人是很难都做到的。其实，不只是从政如此，诸如我们一般性地做事业，做 生意， 有这个道理。比如说在我们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不少 人抓住了时机，又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优势，一“下海”就 适逢其会，春风得意地“发了一发”，赚了一把。但由于不能“仁 以守之”，贪心不足，该煞车的时候不知道煞车，结果一夜之间又 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如此等等，其实都有一个“得”与“守”的关系在内。

从这些角度来理解，孔子的话就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的范围，而 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事业密切相关了，所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

小知与大受

【原文】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从小处得到赏识，但却可以成大器；小人不能成大器，但却可以从小处得到赏识。”

【读解】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子张》）

所有这些论述，都与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关。都是谈的人的器识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提醒我们看人从大处着眼，而不要拘泥于细微末节。因为真正的君子，一个能成大器的人，他在细节上不一定有什么很突出的表现，不一定为人所知，而一个不能成大器的小人，则很可能在细节上显露出来，为人所赏识。所以，如果以小节看人，很可能一个真正大智慧的君子还不如一个小聪明的人，那就的你看走眼了。

所谓“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说到底，还是一个大智慧与小聪明的问题。知人论世，尤其是领导者知人善任，选拔人才，不可不注意这方面的大问题。

民之于仁，甚于水火

【原文】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与火的需要。水与火，我还看见因跳进去而死了的，却从没有看见过因实践仁德而死了的。”

【读解】

水与火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仁却满足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换句话说，水与火满足的是人的动物本能或人的自然属性，而仁却满足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超出动物本能的的部分，亦即其社会属性。当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二者也不可作完全割裂的划分，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强调人的精神需求，人的社会属性方面而言，的确可以说老百姓对仁的需求超过了对水与火的需求。何况，水与火虽然是人类的基本生活离不开的东西，但火还时常对人类造成危害，不那么友好，甚至当你不小心落入水里或火之中时，还会要了你的命。而仁却绝不会危害人类，不会要谁的命。至于说到“杀身成仁”，那也不是“仁”本身杀人，而为了“仁”而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不能归罪于仁本身。

所以，仁是人类真正的朋友，也是老百姓的精神支柱。

当仁不让

【原文】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译文】

孔子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是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

【读解】

通权达变的学说。

在《里仁》篇里，孔子曾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所以，孔子的学生说他是“毋必，毋固。”（《子罕》）不死板，不固执。

孟子更是赞美说：“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做官就做官，该辞职就辞职，这就是孔子啊。”“孔子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上》）

识时务者为俊杰。

回到“当仁，不让于师”来看。凡事让于师是遵从师道尊严，当然不错。但是，只要是行仁义的事，也就不能拘泥了。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是说，当自己的意见和老师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老师错了，自己是对的，这时就不必谦让，而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这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不让于师”的另一个方面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要自靠奋勇，积极主动上前，而不要谦让于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选举你当人民代表、职工大会代表什么的，为大家服务，为民众疾呼，有什么可谦让的呢？

既然连老师都可以不必谦让，其他自然都不在话下。所以我们今天大都说“当仁不让”而省去“于师”两个字。那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合于仁义，那就什么人都不必让了。

贞而不谅

【原文】

子曰：“君子贞①而不谅②。”

【注释】

①贞：信。贾谊《新书·道术》解释说：“言行抱一谓之贞。”②谅：信。这里指小信。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守信，但不拘于小信。”

【读解】

换句话说，君子守大信，不守小信。

“贞”就是大信，“谅”就是小信。

或者用孔子在《子路》篇里的说法：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就是小信，就是“谅”。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唯义所在就是大信，就是“贞”。

总之，还是那个意思，我们既要守信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则来进行变通，做一个通权达变的。

工作在前，享受在后

【原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译文】

孔子说：“侍奉君王，认真工作而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读解】

事君如此，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也应该如此。总之是先认真工作，然后再说工资和享受待遇的问题。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叫做“工作在前，享受在后。”

这简直就有一点雷锋精神了吧。可惜我们今天大都已不是这样的了，没有这样高的风格。我们今天大都是先谈工作条件和待遇，工资多少，待遇怎么样，年终有多少奖金，如

此等等。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也都是说的这些内容。要是有哪家公司打出“工作在前，享受在后”或“敬其事而后食”的招聘广告，能招聘到人才怪，谨防公司的老板还会被人们认为神经有毛病哩。

难道真是人心不古了吗？

有教无类

【原文】

子曰：“有教无类。”

【译文】

孔子说：“人人我都教育，一视同仁没有区别。”

【读解】

一视同仁没有区别是指教育对象，而不是指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有所区别的。

在《述而》篇里，孔子曾经说：“自行未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是来拜我为师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他的。

从孔子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富有如冉有、子贡，贫穷如颜渊，贵族子弟如孟懿子，卑贱出身如仲弓，勤奋刻苦的如颜渊，懒惰贪睡如宰予，都成了孔门的弟子，并无贵贱亲疏的区别。

孔子不愧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道不同不相为谋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译文】

孔子说：“志向不同，不在一起谋划共事。”

【读解】

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又所谓“鹤鹄安知鸿鹄之志！”其实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当然，“道”在这里的外延较广，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史记·伯夷长齐列传》）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司马迁又说：“世上学老子的人不屑于儒学，学儒学的人也不屑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说的这种情况呢？”（《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这是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贾谊的《鹏鸟赋》写得好：

“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兮，众庶凭生。”

孔子自己也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从吾所好”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卡尔·马克思引用过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不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

辞达而已

【原文】

子曰：“辞达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言辞不过达意罢了。”

【读解】

就一般情况说，“辞达而已矣”是针对“巧言令色，鲜矣仁”而言的。强调言辞以达意思为目的，反对雕琢浮夸的花言巧语，反对开口就是一大篇的夸夸其谈。

就写文章而言，“辞达而已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的好文章其实就是“辞达而已矣”，而不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这方面的问题，在写作学上研究得很多，而其基本精神，还是来源于孔子这句精辟的名言。

“辞达而已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饶舌了。

季氏第十六

本篇多章都不称“子曰”而称“孔子曰”，所以一般认为不是孔子弟子所记，但本篇内容仍涉及孔子的政治、教育、道德思想等。全篇原文共14章，本书选12章。

且看侵略者的逻辑

【原文】

季氏将伐颛臾①。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③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④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⑤有言曰：‘陈力就列⑥，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⑦矣？且尔言过矣，虎兕⑧出于柙⑨，龟玉毁于椟⑩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⑪。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⑫。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⑬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⑭之内也。”

【注释】

①颛(zhuān)臾：鲁国的附属国，在今山东费县西北。②有事：《左传·成公十二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这里的有事即指用兵（戎）。③尔是过：“过尔”的倒装，“是”字在这里起倒装的作。 “过尔”即责备你（你们）。“过”在这里作动词用。④东蒙：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接费县界。⑤周任：古代的一个史官，有良史之称。⑥陈力就列：陈力，贡献力量；就列，就任职务。⑦相：辅佐。⑧兕(sì)：一种类似野牛的独角怪兽。⑨柙(xiá)：关野兽的笼子。⑩椟(du)：匣子。⑪费：季氏的领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南，⑫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原文作“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一般根据下文“均无贫”、“和无寡”认为原文有错，所以改正。⑬文德：礼乐仁义的政治教化，⑭萧墙，国君用的屏风。臣下见国君，一到屏风前就会肃然起敬，所以叫做“萧墙”（“萧”字从“肃”得声）。萧墙之内本指国君，这里用来代指朝政。

【译文】

季氏将去攻打颛臾。冉有、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就要对颛臾用兵了。”

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那颛臾是前代君王封在东蒙山主持祭祀的，并且在鲁国的疆界之中，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说：“季氏要这么做，我和子路都不想这么做。”

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够贡献力量，这才任官就职，如果不能，就辞职不干。’主于遇到危险却不扶持，将要摔倒了却不搀扶，那要你们这些辅佐的人干什么呢，何况你的话也是站不住脚的。老虎咒牛从笼子里跑了出来，龟甲美玉在匣子中毁坏了，到底该怪谁呢？”

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国力强大又离费地很近，今天不把它攻取，今后一定会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

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不直说想要做什么却一定要找些借口来掩饰的人。我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还是有家的大夫，不怕贫穷，就怕财富不平均；不怕人少，就怕动乱不安。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团结和睦就不怕人少，安定就不会倾覆。正因为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养礼义仁德来招引他们。一旦他来了，就要好好安顿。现在你们二人辅佐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招引，国家分崩离析却不能守护，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我恐怕季氏的忧患不颛臾，却在朝政之中哩。”

【读解】

过一段文字较长，有好几个要，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做臣下的职责问题。

冉求和子路一起在季氏那里做家臣。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季氏是鲁国的豪门贵族，势力甚至超过了国君。现在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又想去攻打紧邻自己领地的颛臾。这当然是不正义的战争所以孔子一听说这事就谴责冉求和子路没有尽到责任。冉求推卸责任说：“那都是长官的意思，我和子路都是不同意的，可有什么办法呢？孔子于是针锋相对地批评说：“任一份职就要尽一份力，辅佐别人就要尽心竭力。见到主人有危险而不知尽忠，眼睁睁地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往山崖下掉却袖手旁观，这难道是正确的态度？何况，老虎咒牛出了笼子，龟甲美玉毁在了匣中，这难道正是管理者的责任吗？”

其实，不只是做臣下辅佐君王大夫如此，就是我们今天从事各种职业也同样是如此。在《宪问》篇里，孔子曾经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现在他说的意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了。即使使用我们今天并不那么先进的话说，起码也是，‘拿一份钱。做一份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钟也得撞响才是啊！

由于孔子的批评抓住了要害，使冉求、子路难辞咎，所以，冉求只好实话实说了。他说：“不是我们存心要消灭那颛臾，而是因为它日渐强大，又直接对季氏的领地构成威胁，现在不消灭它，今后就会成为季氏的大患啊！”可见冉求实际上已是参与了季氏的军事谋划的，却不料他这一说，又正好暴露出自己的一个大问题。孔子一针见血，马上批评他说：“君子最痛恨那种不直说想要做什么却一定要找此借口来掩饰的人。”因为在孔子看来，冉求的说法纯粹是侵略者的强盗逻辑。明明是自己要去侵略、消灭人家，却找借口说是因为人家对自己构成威胁。这正如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却说成是要搞“大东亚共荣圈”一样。总之是心里明明想的是一样，口里却装模作样地说成是另一样。把本意埋藏起来，却另编一套理由作为掩饰。这种人，用我们今天流行的成都方言就叫做“假打”，或者说是伪君子。

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文字中应该注意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是孔子接下去所做的下面阐述，实际上是说的均贫富，讲稳定，求发展的治国方略，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他的贫富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当然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具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因为他“不患贫”而共产主义却是“患贫”——消灭贫穷的主义。当然，历史地看，孔子的均贫富思想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它成为后世不少农民起义的口号和目标。

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后，孔子又针对冉求和子路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最后指出季氏的真忧患恐怕不在颛臾等什么外在力量上，而是在自己的内部朝政方面——“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就是名言“祸起萧墙”的来源。

通览整段文字，我们不得发出感慨：圣人的思想可真是博大精深啊！就“季氏将伐颛臾”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见他思想的光辉，小至说话做事，大至治国平天下，都使我们不无都益，深受高层启发。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圣人就是圣人罢！

礼乐征伐自谁出？

【原文】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①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②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③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④不议。”

【注释】

(1)礼乐征伐：指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②希：同，‘稀，很少。③陪臣：大夫的家臣。④庶人：老百姓。

【译文】

孔子说：“世道清明，那么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出自天子。世道混乱，那么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出自诸侯。出自诸侯，大约传至十代很少有不失去的；出自大夫，传至五代很少有不失去的；大夫的家臣操纵了国家的政令，传至三代很少有’不失去的。世道清明，那么政令就不会出自大夫。世道清明，那么老百姓就不会议论政治。”

【读解】

这一段既可当历史读，又可当历史哲学读，反映了孔子对于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总结和看法。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中央发号施令，各地执行，是一种正常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也是社会稳定的象征之一。所以孔子把它，作为世道清明的体现。在孔子的眼中，西周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中央失去了集权，已不能够发号施令，或者说发号施令已不起作用。倒是各诸侯国，也就是各地方势力占了上风，自行其是，既制作礼乐又发令征伐，把中央甩在一边形同虚设。东周时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说自大夫出，甚至自大夫的家臣出，那更是变乱的时代、变乱的国家了。孔子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春秋末期）、这样一个国家（鲁国仲孙、叔孙、季孙三大夫操纵国政，甚至连季氏的家臣阳虎都操纵了鲁国的国政）。一方面，政权从天子下移到诸侯，乃至大夫、大夫的家臣，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越演变节奏越快，斗争越尖锐激烈，所以，诸侯还可以传十代，大夫就只能传五代，到大夫的家臣，就更是只能传三代甚至更短了。这也是一个规律。

孔子既看到了这种变化，也承认这种变化的客观性，但就主观思想和主张来说，他当然是反对这种变化的，所以他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大夫当政，这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更进一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老百姓谈论国政不是好事情，也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大家如果生活得很自在，是绝不会去议论朝纲，指点江山的。而一旦到了大家议论纷纷时，即便你到处都贴了“莫谈国事”的通告，也同样是止不住的。止不

住就会出问题，民怨鼎沸，政权易位，天下大乱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朋友有益还是有害？

【原文】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①，友多闻，益矣；友便辟②，友善柔③，友便佞④，损矣。”

【注释】

(1)谅：信。“谅”有时特指小信，如《卫灵公》篇说：“君子贞而不谅。”“谅”与“贞”相对，指小信。但这里却泛指守信，无大信、小信的区别。(2)便(pian)辟：谄媚逢迎，主要指举止行为方面。(3)善柔：假装和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4)便佞：花言巧语，主要指言谈方面。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守信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读解】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朋友的人吧？就连那飘流在孤岛上的鲁滨逊，不也有一个土人“星期五”作朋友吗？但是，朋友有好有坏，有真正知心，遇事愿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也有虚情假意，遇事在你背后插刀子的朋友。

那么，到底哪些朋友好，哪些朋友坏呢？这是我们大家都时常感到困惑，时常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

那就仔细琢磨琢磨圣人的话吧，再回过头看看你身旁--

到底哪些是益友？哪些是损友？

“损友敬而远，益友亲而近。”

不用多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了罢。

快乐有益还是有害？

【原文】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①礼乐，乐道②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③游，乐宴乐，损矣。”

【注释】

①节：节制，制约，调节，②道：说。③佚：同“逸”，过分。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讲别人的好话为快乐，以交了不少有益的好朋友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纵作乐为快乐，以游荡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是有害的。”

【读解】

概括起来说，精神的心灵的快乐是有益的，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是有害的。

圣人禁欲吗？

不禁。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证。（《乡党》）

只不过，第一，不能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不能过分，第二，二者不能得兼时，以心灵

的精神外快乐为追求，而舍弃物质的感官 的享乐。所以才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的情况。

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谁能够听巴赫、贝多芬的古典音乐 而三个月不知回锅肉是什么味道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不少人正是以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纵 情于声色为快乐的啊。圣人说这些都是有害的，又有多少人听得 进去呢？

把握好说话的时机

【原文】

孔子曰：“待于君子有三愆①：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②。”

【注释】

①愆（qian）：过失，②瞽（gu）：瞎子。

【译文】

孔子说：“陪君子说话容易有三种失误：还没轮到自己说话却 抢先说了，这叫急躁；轮到自己说了却不说，这叫阴隐；不察颜 观色而说话，这叫瞎子。”

【读解】

这里的君子指长官、前辈等，用朱熹的解释，指“有德位之 通称。”其实，就是一般朋友。同学、同事之间说话，这里的几点 也都是适用的。

孔子所指出的三个毛病，的确也是我们一般人容易犯的，第 一个毛病是急躁而爱出风头，没有耐心听人说话的涵养，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致命，第二个毛病是阴隐，该说话的时候不说，给人以城府很深，人很阴的感觉，尤其容易失去朋友。第三个毛病是不长眼睛，说话不看人家的反应，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这是炮筒子一类的人，尤其不能做 与人交往、接待、洽谈等方面的工作。

好言一句三冬暖，话不投机六月寒。

如何把握好说话的时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周游列国，劝说君王，所以对如何与达官贵人们说话很 有心德，很有体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的一段话正好是他的 经验之谈。对我们来说，当然不仅仅是对付达官贵人的问题，诸 如商务谈判、公关工作、一般社交，都需要掌握谈话的艺术。孔子 的经验之谈不是正好提供给我们借鉴吗？

人生三戒

【原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中得。”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禁忌：年少的时候，血气尚未稳定，要 戒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旺盛刚烈，要戒争斗；到了老年，血气 已经衰弱，要戒贪得无厌。”

【读解】

人生三戒。

少年时戒的是性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戒黄色读物和影视对 青少年的影响一样，主要是希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减少青少年 犯罪，增进社会稳定。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不 为中、老年时代留下身体方面的祸根。不少人中、老年时代时的疾病 都是青少年时代纵欲过度而埋下的病根。

壮年时戒的是斗的问题。这里的斗不是指打架斗殴，而是指 精神方面的争强斗胜。时时处处都打跨人家，而让自己出人头 地，高人一等。这是典型的中年人的毛病，多半也会种下冠心病 之类的病根。

老年人戒的是得的问题。这里的得是指贪得无厌，许多人 有一种看法，就是人越老越吝啬，越老越贪婪。不知这是不是一 种偏颇的看法，但这方面的故事也的确有很多就是了。好在圣人一共也只提出了人生三戒（而不像猪悟能那样“ 八 戒”），而且三戒还处于人生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对每个人来 说，随时需要做到的实际上也就只有一戒罢了。

问题在于，怎么戒？

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的话说：“少未定，壮而刚，老而衰 的是血气；戒于色，戒于斗，戒于得的是志气。君子养其志气，故 不为血气所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用志气去控制血气。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用理性的缰绳去约束那情感和 欲望的野马，达到中和调适。

别乱跑啊，你那奔突的马！

该不该有所畏？

【原文】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①，畏圣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2）大人，侮圣人之言。”

【注释】

①大人：指地位高的人或德行高的人，这里两方面的意思都有。（2） 狎（xia）：态度不庄重的亲昵。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德行高 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而下敬畏，轻佻地对待地 位高、德行高的人，轻侮圣人的。”

【读解】

一个人该不该有所畏？

有一句话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作 狭义的理解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作广义的理解，像有些人所认为 的那样，指一个人应该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可畏惧的，那 就不一定妥当了。试想，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岂不是连走私贩毒，杀人越货，铤 而走险都不怕了吗？

那我们拿这个人可真是难办了！

所以，一个人总不是要有所畏才好。

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这是孔子所要求我们 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天命关于信仰，大人关 于社会规范，圣人之言关于思想权威。一个人有了这些敬畏、信 仰就会有所皈依，生活就会有所规范，思想就会有一个中心。在 此基础上活着，生活才会觉得有目的，人生才会感到有意义，一 切的事业感、成就感，才会油然而生。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这 些敬畏，这些信仰、规范和中心，那就会恣意妄行，无视社会思 想和行为规范，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因而是非常危险的。

这大概就是有所畏的哲学，有所畏的辩证法吧。

天才、勤奋者与懒汉

【原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译文】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学习的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仍然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了。”

【读解】

这是根据天赋和学习态度来划分的四个等级。生而知之者是智力最上等的人，具有非凡的天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才人物。困而知之者是一般勤奋好学的人，天赋虽然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但通过刻苦学习仍然可以读大学，做研究生等成为有用的人才。这是第二等级的人。困而知之者是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才知道努力学习的人，“书到用时方恨少。”这种人，作个不恰当的比拟，有点像我们今天读电大，成人自修大学或职工夜大一类学校的人。按照孔子的看法，属于第三等级的人。最后还有一种困而不学的人。明明已经在生活与工作中感到非常困难了，却仍然不愿意花，久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而是以滥为滥，打牌喝酒“混”日子。这种人，按照孔子的看法，是属于最下等的不可救药的人。既然有这样四个等级的划分，那么，孔子自己属于哪个等级的人呢？以我们的看法，他当然应该属于天才的级别，是生而知之的了。可他自己却并不这样认为，在《述而》篇里，他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他自己排队是在第二个等级里，也就是学而知之的人。圣人如此，我们自己对号入座，又该属于哪一等呢？

君子的九种思虑

【原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1），见得思义。”

【注释】

（1）难：指患难，引申为后果、后患。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虑：看的时候要想看清楚没有；听的时候要想听明白了没有；侍人的脸色要想是否温和；对人的态度要想是否恭敬；说话要想是否忠诚；做事要想是否认真；有了疑问要想怎样向人请教；遇事发怒时要想后果；有利可得时要想是否正当。”

【读解】

这九种思虑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一样，都是规范一个人言行的顶上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儒教的清规戒律。“

试想，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一视一听都要自我省察一番，想想对不对，那不是活得太累了吗？

因此，从理论上说，这九种思虑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很必要的，但当你真正面对现实，尤其是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代生活时，就会感到要真正履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实行起来很困难就完全否定它们或者置诸脑后不予理睬，九种不能实行，就是实行其中一二种也是有好处的啊。比如说“忿思难”，当你发怒时想想后果；

又比如说“见得思义”，当你有得可得时想想是不是不义之财。起码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非常适用的告诫吧。君不见，街头巷尾，打架斗殴而酿成严重后果，往往不就是起因于一件非常小的事端吗？结果就造成孔子在《颜渊》篇里指出的那种情况：“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不仅害了自己，而且也连累到家人。这岂不是很糊涂吗？再说“见得思义”的问题。那众多断送前程或晚节不保的贪污受贿者，不就正因为在有利可得时没有想一想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不应该得，不应该拿吗？当然，也许想过，也许当时就知道是不义之财，不应该得而仍然得了，那就是蓄意犯罪，早已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总而言之，凡事还是多想一想，思虑思虑为好。

独善其身与用行舍藏

【原文】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①，见不善如探汤②；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注释】

①如不及：好象赶不上似的，形容急切追求。②探汤：探，用手试；汤，滚烫的热水。

【译文】

孔子说：“见到善就如同赶不上似的急切追求，见到不善就如同用手试开水一样急忙避开；我见到过这样的人，也听到过这样的话。隐居以保持自己的志向，行仁义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但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读解】

这里展示的是两种人生态度，两种处世哲学：前一种是独善其身的人；后一种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或者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

发 两种人都不错。但孔子认为前一种还比较容易做到，所以说他不仅听到过这种说法，也确实见到过这种人。后一种则不容易做到，所以说他只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却没有真的见到过这种人。其实，孔子也不是完全没有见到过这种人。在《公治长》篇里，他曾评论南容时：“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把自己的侄女儿嫁给了他。在《卫灵公》篇里，他又评论卫国大夫蘧伯玉，说他“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些人都是他见过的。甚至在与颜渊谈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态度时，他还说“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认为只有他和得意弟子颜渊能做到这样。当然，所有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和颜渊，都有做的程度不同，尤其是，往往是有这种处世态度，但不一定真正实现了，特别是关于“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行义以达其道”的方面，无论是颜渊还是他自己都没能够做到，南容和蘧伯玉也成就不大，所以，朱嘉认为只有伊尹、姜大公一流的人才真正做到了“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伊尹、姜大公都只是孔子听到过而没有见到过的人。

为什么独善其身还比较容易做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就非常难做到呢？这是因为，独善其身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不外呼是自己管住自己罢了。而“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其道”，尤其是“行义以达其道”，不只是靠主观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还必须有客观的条件，也就是时势和机遇才行。

所以，没有时势和机遇，你也就不必苦苦追求，“行义以达其道”了，能够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也就算不错了罢。

富贵如浮云，美名传千世

【原文】

齐景公有马千驷^①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②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③？

【注释】

①千驷：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叫驷，千驷就是四千匹马，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或者把“有马千驷”理解为“千乘之国”，指齐景公拥有一个大国，自然然是很有财富的了。②首阳：山名，即传说中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具体地点现已难以确证。③其斯之谓与：这句话前面没有承受语，一般认为掉了文字。宋儒认为就是《颜渊》篇的“诚不以富，亦祇以异”两句，但也没有确证。

【译文】

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但他死的时候，老百姓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称赞。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老百姓却直到现在还对他们称赞不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读解】

什么意思？

即使这里掉了文字，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意思，那就是：富贵如浮云，美名传千世。

官贵如齐景公，拥有四千匹好马”（还不说其它了），该是够富的了吧？贵为大国领袖，该是够贵的了吧？可是当他死了以后，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钱财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或者还是如那《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所唱，“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有什么意思呢？

相反，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可以说是穷到极点了，但老百姓却到现在还称赞他们，传扬他们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气节感人，精神动人。

所以说富贵如浮云，美名传千世。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又急急如律令似的汲汲于富贵干什么呢？

诗礼传家

【原文】

陈亢^①问于伯鱼^②曰：“子亦有异闻^③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④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⑤其子也。”

【注释】

①陈亢：字子禽，他一向对孔子心存怀疑。②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的字。③异闻：特别的听闻。陈亢怀疑孔子对自己的儿子有不同于其他学生的特别的教育。(4)趋：快走。按照礼的规定，臣经过君的面前，儿子经过父亲的面前，都应快走以示尊敬，⑤远其子：与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以免偏私、溺爱。

【译文】

陈亢问孔鲤说：“您从老师那里受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育吧？”孔鲤回答：“没有。他曾经

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便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我退下后便学起《诗》来。又有一天，他还是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又叫住我问：‘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便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我退下后便学起礼来。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教育，就这样两次罢。”

陈亢下来后很高兴他说：“我问一件事得知了三件：得知《诗》，得知礼，还得知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读解】

过去很多文化人家的厅堂里都挂着“诗礼传家”的匾额，这来源大概也就起于孔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了吧。

而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儿子学《诗》学礼的要求，的确也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教育。在《泰伯》篇中，孔子就曾经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阳货》篇中，孔子又要求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要求学《诗》也好，学礼也好，都是对学生们的普遍教育，而不是什么家传秘诀。这一点也再次证明了圣人“有教无类”（《卫灵公》）的教育方针。回到《诗》和礼本身的重要意义上来看，《诗》就是《诗经》，由孔子删削编定，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不仅，“思无邪”而且“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无论是外交谈判还是社交场合，引《诗》蔚为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至于说礼的重要性，那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古代的礼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一个不学礼，不懂礼的人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呢？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的道理所在。

阳货第十七

本篇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政治、礼乐、诗教、道德、人性等各个方面，还有几章涉及到当时“家臣执国政”和叛乱的情况，具有史料价值。全篇原文共26章，本书选23章。

圣人的虚与委蛇

【原文】

“阳货欲见孔子①，孔子不见，归孔子豚②。孔子时其亡③也，而往拜之。遇诸涂④。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⑤：‘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⑥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注释】

①阳货欲见孔子：阳货又叫阳虎，季氏的家臣，这时已把持季氏的大权，成为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季氏》）“见”，在这里为使动用法，是阳货想去拜见孔子去拜见他的意思。②归孔子豚：归同“”，赠送；豚：乳猪。③时其亡：等到阳货不在家。时：伺；其，代指阳货；亡，无，不在。④涂：同“途”。⑤曰：以下几个“曰”字后面的话均为阳货自问自答。（6）亟（qí）：屡次。

【译文】

阳货想让孔子去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他，于是他便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孔子等他不在家的时候前往拜谢，不巧在路上遇见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跟你讲话。”于是说：

“怀藏本 却任 凭自己的国家混乱，这可以叫做仁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说：“不可以。想为国家做一点事却屡次失去时机，这可以叫做智吗？”接下去又说：“不可以。日月流逝，年岁不等人啊。”孔子于是说：“好吧，我要做官了。”

【读解】

虚与委蛇是一种表面顺随，实际上敷衍应付的态度。对于有些人胡搅蛮缠，我们既跟他讲不清道理，也犯不著与他针锋相对，于是便采取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所以，虚与委蛇实际上也是一种知人处事的技巧。

我们看到，圣人有时也是要用这些技巧的，这里就是一个例证。

阳货可以说是鲁国的一个坏人，但他却得了势，气焰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不过，他对孔子还比较尊敬，也很看得起孔子，一再希望拉孔子出来为他做事。而在孔子看来，他是连季氏都不知的，“陪臣执国命”的野心家，根本不可能替他效力。所以，当他想让孔子拜见他时，孔子不去拜见他。阳货不愧是一个政客，他有他的办法，这就是趁孔子不在家时送了一只乳猪到孔子家里去。因为根据当时的礼节，大夫送东西给士，如果士没有亲自在家受，就得回拜还礼。殊不知孔子也自有高明之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去拜谢。不过，人算总归不如天算，他们二人竟在路上碰上了。这下阳货可高兴了。抓住孔子的自问自答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阳货说话还是很有一套的，抓住了孔子经常谈论的仁和智两个话题，句句都打在点子上，使你不得不承认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孔子等他说完后便答道：“好吧 我要做官了。”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孔子并没有做阳货的官。所以，孔子的答辞不过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他罢了。因为不愿意在大街上受他胡搅蛮缠，又不愿意直接得罪他，甩开他就走。

那么，孔子是不是老于世故、圆滑取巧呢？

应该说不是，而只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待人处世技巧，就像他在“直”和“信”这两个问题上的通权达变态度一样。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如果一味地刚直，一味地守信，一味地嫉恶如仇，不仅对待不好人，处不好事，自己也将受到伤害。说起来还是“缴 缴者易污，皎皎者易缺”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来一点虚与委蛇，应付应付也不是什么老于世故，圆滑取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你 对什么人，处什么事。如果毫无原则地一律虚与委蛇，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人性的问题

【原文】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文】

孔子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读解】

《三字经》一打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里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孔子的语录了。

《莱根谭》说：“人人有个大慈悲，维摩、屠刽无二心也。只是欲情封，当面错过，便咫尺千里矣。”这虽然是用禅宗的语气在说话，但其表达的意思却仍然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其实，真正关于人性的话题，孔子谈得并不多，要到孟子的时代才有深入的性善性恶探讨，并由此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仁者，作为教育家，孔子更看重的是后天教养的一面，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叮咛我们“学而时习之”，并现身说法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就是这里说“性相近，习相远”，也仍然是强调后天教养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原文】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文】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

【读解】

一方面，“性相近，习相远。”

另一方面，“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两句话是密切相关的。“性相近，习相远”是对我们一般人，或者借用孔子在《雍也》篇里的词语，叫做“中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而言的。所有的中人天赋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后天的放养习染不同而相差很远了。但“上知”与“下愚”的人却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上知”就是“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类的人，是天才，生来就有某种天赋才能，而不是靠后天教养才取得的。而“下愚”则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人。即便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困难了都还不愿意学习，这样的“下愚”，你有什么办法去改变他呢？

所以，中人是性相近，习相远。而唯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可改变的。

割鸡可不可以用牛刀？

【原文】

子之①武城②，闻弦歌之声③。夫子莞尔④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⑤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注释】

①之：到。②武城：鲁国的小县城，《雍也》篇曾说子游到武城去做县官。③弦歌之声：弦，指琴瑟；弦歌之声是象征用礼乐治理百姓。④莞尔：微笑的样子。⑤：子游姓言，名但，字子游。

【译文】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琴瑟歌唱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怎么用得著宰牛刀呢？”子游回答说：“过去我听都是您说过：‘在上位的人学了礼乐之道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了礼乐之道就容易使唤。’”孔子说：“同学们！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不过是跟他的开玩笑罢了。”

【读解】

“割鸡焉用牛刀？”

孔子的本能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小小县城，怎么用得著礼乐之道这种治国的方略呢？”

我们现在已不能确知孔子到底是在给子游开玩笑还是一时失言，但子游“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和孔子师生之间畅所欲言的风貌却是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子游的答辩词来看，有时候，杀鸡用一用牛刀也未尝不可，虽然是治理一个小县城，也应该与治理一个国家同步，性质是一样的，总之是在上位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懂得爱人，

在下位的人学了礼乐就容易听使唤。只要目的能达到，用鸡刀用牛刀有什么关系呢？

圣人完全同意子游的看法，所以立即表态修正，向学生们宣布自己的错误。的确，圣人也是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没有什么可怪。

尊敬的倒是子游，“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这样的县官，是武城县百姓的福气。

仁的五条行为准则

【原文】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译文】

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可以说是仁了。”子张说：“请问是哪五种品德呢？”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能得到群众，诚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取得工作成效，慈惠就能够使唤别人。’”

【读解】

仁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据有人统计，“仁”仅在《论语》中就出现了109次，可见其重要地位。

由于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所以，不同的学生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又增加了“仁”的复义性。现在，当子张问他什么是仁时，他作了一个较为具体的五方面回答，这当然还是仁德的修养和运用问题，而不是仁的本质问题。

具体到这五个方面的回答来看，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的地方倒是实行起来，一是非常困难，二是非常有用，不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用于各界都有益的。尤其是做政治导人的，做到了这几条，起码得人心是没有问题。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原文】

佛肸^①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卖^②劣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③畔民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④；不曰白乎，涅^⑤而不缁^⑥。吾岂匏瓜^⑦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注释】

①佛肸：晋国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中牟县的县官，当赵简子攻打范中行，围攻中牟县时，佛肸背叛了范中行，同时坚守中牟抵抗赵简子。②中牟：晋国的县城，在今河北省邢台和邯郸之间，不是河南的中牟。③：同“叛”。④磷：薄。⑤涅：染黑。⑥缁：黑色。⑦匏瓜：这里指不能食用的苦葫芦。

【译文】

佛肸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您说：‘亲身为非作歹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据中牟而叛乱，您却要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是啊，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不是有坚硬的东西吗，磨也磨不薄；不是有洁白的东西吗，也染不黑。我难道是个苦葫芦吗？怎么能够只挂在那里而不能让人食用呢？”

【读解】

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还是孔子通权达变的思想。按理说，莫说子路，就是我们一般人对孔子要去应一

个叛乱家臣的招聘也是不理解的。因为 孔子不仅对家臣执国政，就是对大夫执国政也是反对的，怎么还会去为一个叛乱的家臣效力呢？但以孔子回答子路的话，我们可以揣摸出，他之所以想应佛胖之召，是想借家臣（佛胖）的叛乱 而反对大夫专权，恢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而至于达达“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目的，并不是想和叛乱者同流合污。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有点“曲线救国”的味道了呢？

这段话中的第二个要点是孔子会不会和叛乱者同流合污的问题，子路最不能理解的也是这一点。老师您不是自己说过不能到 为非作歹的人那里去吗，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要到佛伴这个叛 乱者那里去了呢？孔子于是以“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道理加以回答，就像我们说“出污泥而不染”一样。真正的君子，是在 任何环境中都能坚守自己的节操的。

最后，孔子还说：我难道是个苦葫芦吗？只能挂在那里不能供人食用！这又一次表达了孔子积极入世，希望能够“行义以 达其道”的思想。

六言六蔽

【原文】

子曰：“由也！女^①闻六言六蔽^②矣乎？”对曰：“未也。”“居^③！ 吾语女。好仁不好学^④，其蔽也愚；好直不好学，其蔽也荡^⑤；好 信不好学，其蔽也贼^⑥；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⑦；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注释】

①女：同“汝”，你。②六言六蔽：六言指下文说的仁、智、信、直、 勇，刚六种品德，六蔽指与言想对的愚、荡、贼、，绞、乱、狂。蔽同 “弊”。③居：坐。④不好学：指不学就不能明理，不能把握好“六 言”的分寸，所以会出现“六蔽”。⑤荡：指无所适从。⑥贼：害。⑦绞：尖刻刺人。

【译文】

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 答：“没有。”孔子说：“来坐下！我告诉你。喜好仁德却不喜好学 习，弊病是容易被别人愚弄；喜好聪明却不喜好学习，弊病是容易 放荡不羁；喜好信实却不喜好学习，弊病是拘于小信而贼害自己； 喜好直率却不喜好学习，弊病是说话尖刻刺人；喜好勇敢而不喜 好学习，弊病是捣乱闯祸；喜好刚强而不喜好学习，弊病是狂妄 自大。”

【读解】

这里所谈的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古成语称为“六言六蔽”。

仁、智、信、直、勇、刚都是好品德，都是我们应该喜好好而 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这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从而由“六言”（六种 美好的品德）变成“六蔽”。这种事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 中都是很多的。就以春秋时期为例，宋国和楚国在泓这个地方开 战，楚军正在渡河时，宋军中有将 建议冲锋过去消灭楚军。可 宋襄公为了表示“仁”，说是“不鼓不成列”，要等楚军完全渡过 河列好阵以后才开战。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因伤腿而送 了命。这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典型。此外如著名的 “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故事，实上也是说的“好仁不好学，其 蔽也愚；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的道理。东郭先生对狼讲仁慈， 讲信用，结果拚命害了自己。这些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

推而广之，“六言六蔽”实上就是反对教课文，反对本本 主义，反对理论脱离实。而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通权达变，掌握精髓和实质。这是 要我们特别加以 注意的。

诗的伟大作用

【原文】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①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注释】

①迩（ěr）：近。

【译文】

孔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读解】

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正如我们在《季氏》篇里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所以，圣人不仅以诗礼传家，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且在这里又一次号召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地去学诗。

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并亲自删削编定，《诗三百》才名正顺地成为了《诗经》，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更为热情洋溢的颂词：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如果有谁还不理解《诗经》凭什么成为“经”，读了孔子的这段论述和《毛诗序》的赞颂，那就应该理解了罢。

不学诗如面壁而立

【原文】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①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注释】

①《周南》、《召南》：《诗经一国风》中的两部分。《周南》是用周代乐调写的诗歌，《召南》是岐山之南召地的乐调歌谣。儒家旧说认为《周南》、《召甫》的25篇诗歌反映了文王、周公工业风化的精神，是《国风》中最为纯正的部分。

【译文】

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大概就像面对著墙壁站在那里吧？”

【读解】

面壁而立，不仅视线被挡住，使眼睛看不见东西，而且寸步难行。

这就是你不学诗，尤其是不学精华诗的害处。

本章内容实际上与《季氏》中“诗才附家”一章和本篇上一章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只不过说得更为具体，更为生动形象罢了。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学诗呢？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已不生活在诗的时代，而是散文的时代（借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说法）。在散文的时代里，“诗是什么？”既已发生了问题，诗人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有

人说做书生意姜了)。我们又上哪凡去学诗呢？那也就只好学散文了吧

礼乐到底是什么？

【原文】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译文】

孔子说：“总是说礼呀礼呀，难道仅仅指玉帛之类的礼物吗？总是说乐呀乐呀，难道仅仅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读解】

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

礼并不只是指送送玉帛，送送乳猪之类，而是指它蕴含着的文化精神、道德精神。同样，乐也并不只是指弹弹琴瑟，敲敲钟鼓，唱唱卡拉OK之类，而是指这些活动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修养的升华。

说穿了，圣人所重视的是礼乐的实质内容，反对的是徒具形式的外表门面。所以，孔子曾经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当林放问礼的本质时，孔子又说：“大哉问，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就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而强调内心和情感上的符合礼的要求。

色厉内荏，穿窬之盗

【原文】

子曰：“色厉而内荏①，譬诸小人，其犹穿窬②之盗也与？”

【注释】

①荏：软弱。②窬（yú）：同“逾”，越过。

【译文】

孔子说：“外表严厉内心虚弱，若用小人来作比喻，大概就像个钻洞爬墙的小偷吧？”

【读解】

这是非常绝妙的一个比喻。

“做贼心虚，色厉内荏的人也心虚，所以非常贴切而又生动。与那些乡原先生，巧言令色、胁肩谄笑之徒外柔内险，笑里藏刀不同，色厉内荏的人是外强中干，表面上峨冠博带，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很有威严，但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吓人，内心空虚得很。这种人精神极度紧张，多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或神经衰弱症。

与那些乡原先生，巧言令色、胁肩谄笑之徒一样，色厉内荏者的致命伤也仍然是那一个字——假！都是偷道德的贼，钻洞爬墙，欺世盗名。

钻人心的洞，爬名利的墙。我们能不打假，能不抓贼吗？

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原文】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注释】

①乡原（yuán）：原同“愿”，所以“乡原”也写作“乡愿”。“愿”在这里的意思是谨慎，乡愿，指外表忠诚谨慎，获得一乡的人的好感，而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人，相当于我们

今天所说的“好好先生”。

【译文】

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读解】

圣人微言大义，一言以蔽之。倒是孟子对“乡原”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在《孟子·尽心下》里，孟子引述了孔子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乡原，德之贼也。”学生万章便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乡原呢？”孟子回答：“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换句话说，乡原就是那种一味讨好别人的人。万章并没有很理解，于是又问：“一乡的人都称他为老好人，他自己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为什么还要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呢？”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也例子来，你要指责他似乎又无可指责。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世俗，看起来还很忠信廉洁，很得大家的喜欢。但实际上，他的作为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

说到底，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四处讨好，作面玲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得罪人，结果使道德原则得不到伸张。又由于他是以老好人出现，不像那些公开的坏人，所以，败坏了道德大家还不觉得，因此像偷道德的贼一样。

要说这种贼，在我们身边可多的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工作当儿戏，圆滑世故，处处吃香。结果是升官发财，样样有望。你说他是贼，但他偷的是道德而不是现金，公安不能管，法庭不能上，又有谁能来捉他，谁能来审判他呢？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原文】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译文】

孔子说：“路上听来便在路上传播，这是有道德的人应该抛弃的作风。”

【读解】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谗言三至，慈母不亲。

据说孔子的学生曾参住在郑国的时候，一个与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去告诉他母亲说：“可不得了啦，曾参杀人了！”曾母不信，只管织布。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告诉曾母：“曾参杀人了！”曾母还是不信。可是，等到第三个人来说同样的话时，她便立即起身而逃了。

大诗人李白为此写诗说：“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大家熟悉的三人成虎的典故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之所以谗言三及，之所以三人成虎，都是道听途说的人造成的。我们今天给祥和道听途说的人送了一个很生动形象的名字——小广播。

“你听说了吗？……”

这是小广播们最常用的开场白。

“且住，且住！我早已听说了。”

大丈夫们最好如此回答，使他（她）的广播没有听众。

患得患失，无所不至

【原文】

子曰：“夫①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②；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注释】

① 夫：品质低下的人，相当于说“小人”。②：患不得之：通行本作“患得之”据《荀子·子道篇》和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等增加一“不”字，以通文理。

【译文】

孔子说：“可以跟品质低下的人一起侍奉君主吗？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患患不能得到；当他得到以后，又患患失去。如果患患失去，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读解】

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

可以是名利，也可以是地位。总之是他想得到又生怕失去的东西罢了。

患得患失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得到自己的一己利益，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打击同事，排挤异己，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患得患失的人自己也很痛苦，很无聊，活得并不自在，并不轻松。那可真是“熙熙攘攘为名利，时时刻刻忙算计”，结果还多半会“算来算去算自己”。对这种人来说，人生就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指出，是在痛苦与无聊，欲望与失望之间摇晃的钟摆，永远没有真正满足，真正幸福的一天。

麻烦的是，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以后，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患得患失的人们越来越多，而从容不迫，悠哉悠哉，保持平静心态的却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又怎么能够使我们自己不落入彀中，少一分患患，多一分悠闲呢？

古今人物毛病谈

【原文】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1)，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2)，今之矜也忿戾(3)；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注释】

(1)疾：毛病。(2)廉：棱角，这里形容人的行为方正有威严。(3)忿戾：忿怒乖戾。

【译文】

孔子说：“古时候的人们有三种毛病，现在的人恐怕连这样的毛病都没有了。古人狂妄还不过是放肆一点而已，现在的人狂妄便放荡不羁了；古人矜持还能方正威严，现在的人矜持便忿怒乖戾了；古人愚笨还表现出直率，现在的人愚笨却也知道欺诈，如此罢了。”

【读解】

现在的人连这样的毛病都没有了，不是真的没有了毛病，而是说没有了这样隐含着一定优点的毛病，而彻头彻尾是毛病了，是变本加厉而不可救药的毛病。

试看，古代的人狂是狂，但还狂得有一定限度，不过是说话做事放肆一点罢了，而现代的狂人却狂得来放荡不羁。比如敢把公款拿来豪赌挥霍，光大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完全是一种精神病态了。古代的人矜持还有一点矜持的原则，知道自己把握住自己，而现代的人矜持却忿怒乖戾，含血喷天，行为乖张，自视高得来“舍我其谁”，达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了。古代的人愚笨就一定直率，不知含蓄委婉，现代的人就连最愚笨的也知道弄虚作假，必存奸诈。不信，你就是到市场上去买一点最廉价的东西，比如说食盐，不也有工业盐在等着你，欺诈你吗？

孔子的观点是今不如古，就连同样是缺点，是毛病，也是今人更比古人坏。我们倒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把他所比较的古今人物毛病加以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反

过来修养自身，减少缺点。

天何言哉？

【原文】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文】

孔子说：“我想不讲话了。”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讲话，那么弟子们又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讲了什么呢？春夏秋冬照样运行，天下百物照样生长，天讲了什么呢？”

【读解】

圣人有时候还真会开玩笑。教书先生突发奇想，居然说自己不想讲话了。不想讲话怎么教书呢？子贡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来回答，那就只好改开聋哑学校了吧。

可圣人却不这样回答。

圣人话锋一转，抬头望天。请问，天讲了什么呢？不是照样运行四季，化育万物吗？

原来，圣人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真的不想讲话，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引入正题，实行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啊。说到不言，倒是圣人的老生常谈了，还是“敏于事慎于言”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篇章已谈得很多，其例证可说是不胜枚举，只不过还没有哪一处像这里这样推到极端罢了。

至于说到“天何言哉？”，倒不只是孔子一人的看法。《诗经·大雅·文王》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记·哀公问》说：“无为而物成，天之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都是说的同样的意思。甚至包话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大音希声”之类的话，也都与“天何言哉？”有相通的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又说这么多干什么呢？

天何言哉？圣人何言哉？

不屑之教

【原文】

孺悲①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②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间之。

【注释】

①孺悲：鲁国人。②将命者：传命的人。

【译文】

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加以推辞。传命的人冈灿房门，孔子便取下瑟来一边弹一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

【读解】

据《札记，杂记》记载，鲁哀公曾经派孺悲去孔子那儿学关子士的丧礼。这里的一段大概是孺悲初次去拜见孔子时的情景吧。

孔子为什么不愿意见孺悲呢？既然不愿意见又为什么要让他听到自己弹瑟唱歌，使他知道自己不是生病而是故意不愿意见他呢？这些似乎都是一个谜，使人难以理解。

朱嘉认为，总是孺悲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孔子，所以孔子才装病不愿意见他，同时又故意让他知道自己不是生病，而是不愿意见他。

这样的看法，不是把圣人的心胸看得太狭窄了吗？

倒是程颐的看法比较独到，认为孔子的做法正是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见朱嘉《论语集注》卷九）

原来，在《孟子·告子下》里，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意思是说：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那么，孔子之所以不见孺悲而又故意让他知道自己不愿意见他，是不是正好采用的这种“不屑之教”呢？

“不屑之教”也是不言之教。看来，圣人真要不讲话，也不必改开什么聋哑学校了罢。

丧期要不要改革？

【原文】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①，钻燧改火②，期③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④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①升：登，登场。②钻燧改火：古代钻木取火或敲燧石取火。改火只与钻木有关，燧系连带提到。钻木改火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秋取柞橐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论语集解》引马融注）③期：一年。④予：宰予，即宰我。

【译文】

“宰我问道：‘为父母守丧三年，为期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一定会被败坏；三年不奏乐，乐一定会被毁掉。陈谷子吃完了，新谷子不登场，钻火改木周而复始，一年也就可以了 吧？’孔子说：‘守丧不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花缎衣，对于你来说能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那你就那样 做吧！对于君子来说，有丧在身，吃美味不觉得味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闲居也不觉得安适，因此不像你说的那样做。现在你既然觉得心安，那你就那样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真不仁啊！子女生下来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的守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我难道就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怀抱的爱抚吗？’”

【读解】

宰我就是那个大白天睡觉的“朽木”，被孔子骂了个够。可偏偏这块“朽木”就是“不可雕”，挨了臭骂仍然是冥顽不化，这一次又提出了大逆不道的问题，居然想把天下人通行的三年丧期改为一年。

说起来，宰我的改革思路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守丧三年在我们看来也的确是太久了一点。但按照孔子的解释，守丧三年不过是对父母怀抱自己三年的回报罢了，没有什么苛刻的地方。何况，守丧不到三年，自己也于心不安。前一方面 是理，后一方面 是情。论情论理，守丧三年都不为过。而宰我于理不回报三年，子情能够心安，所以孔子斥责他是一个不仁的人，就像自己没有承受过父母之爱一样。

宰我既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行也”，又是一个不仁的人，真该被一脚踢出孔门！

可是，礼仪风俗，与世推移，到我们今天来看，不合时宜的 反倒是圣人孔子而不是朽木宰我。守丧不仅不是三年，而且也不是宰我提出的一年，而仅仅是三天了。人死如灯灭，

三天以后，早已是灰飞烟灭，形迹全无了。还守什么丧，戴什么孝，禁什么歌舞礼乐呢？不在三天内猜拳行令，麻将不休就算谢天谢地了。

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还是用孔子的那句话来衡量：“这样做，你觉得心安吗？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吧！”

只不过，你不是君子，而是像宰我那样不仁的“朽木”和“粪土之墙”罢了！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原文】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①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①博弈：博，即六博，古代的一种棋局游戏，近似后代的双陆，弈，即围棋。

【译文】

孔子说：“整天吃得饱饱的，一点也不肯动脑筋，这样的人可真是无聊啊！不是有下棋之类的游戏吗？玩玩这些，也比一点不动脑筋好啊。”

【读解】

孟子说得更为尖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虽然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是仁者叮咛，一个是智者雄辩，但两人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学，有所思，有所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好吃懒做，消极无聊地打发日子。而庄子却借广成子的口说：不看不听，清静无为，不劳动身体，不费心思，就可以长生不老。多用心智，乃是祸害的根源。（《庄子·在宥》）

由此可见儒道精神大异其趣。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能够真正做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说不定这本身还是一种难能的修养，一般人就是想修还修不成的坐定功夫呢？倒是在经济发达，生活超过了温饱线以后，一些人无所事事，闲得无聊，似乎采纳了圣人的建议，没日没夜地打起麻将来了。圣人若是知道了这情况，会不会感到哭笑不得呢？

君子尚义不尚勇

【原文】

子路曰：“君子尚勇^①率？”子曰：“君子义以为上⁽²⁾。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注释】

①尚勇：尚同“上”，以勇敢为上，也就是崇尚勇敢。(2)义以为上：崇尚义。

【译文】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崇尚义。君子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惹乱子，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读解】

孔子尚德尚义而不尚勇，主张用礼义来规约约束勇敢。当然，这并不是说勇敢这种品质不好，而是说如果不加以规范约和勇敢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问题。这就是他在“六言六蔽”里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以及在《泰伯》篇里所说的“勇而无礼则乱。”

尤其是对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来说，无勇倒还没有什么，一旦有勇，那便真会成为害群之马；肆无忌惮，无恶不作，闹得社会不得安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用道德规范或者说礼义来约束自己，特别是在那些容易引起“一时之忿”的场合下，多想想后果，以义为上，以免闯下祸乱，给他人和自己都带来危害。

君子憎恶什么？

【原文】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①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②而讪③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④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⑤以为知者，恶不孙⑥以为勇者，恶讦⑦以为直者。”

【注释】

①恶：厌恶，憎恶。②居下流：指处于低下的地位，晚唐以前的《论语》没有“居下流”中的“流”字，所以一般认为是衍文。③讪：毁谤。④窒：阻塞不通，这里指顽固不化，固执到底。⑤徼（jiao）：抄袭。⑥孙：同“逊”。⑦讦（jie）：揭发检举别人的隐私或过错。

【译文】

子贡问：“君子也有憎恶吗？”孔子说：“有憎恶。憎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憎恶身居下位却毁谤上司的人，憎恶勇敢却没有礼义的人，憎恶果敢却刚愎自用的人。”

孔子问：“赐啊，你也有憎恶吗？”子贡回答：“恶把抄袭当作有学问的人，憎恶把傲慢当作勇敢的人，憎恶把揭发别人隐私当作直率的人。”

【读解】

老师和学生的憎恶加起来，一共是七种。这七种憎恶在一般意义上说都不难理解，但也有几种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一是憎恶宣扬别人坏处的问题，在《颜渊》篇里，孔子已经说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在《季氏》篇里，孔子又强调过”乐道人之乐善”。其实，这些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隐恶而扬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正如我们在《中庸》的讲解里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才能修炼得成。对于一般人来说，容易犯的，恰恰是称人之恶的毛病。

二是憎恶把抄袭当作有学问的问题。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剪刀加浆糊”居然也可以使人“著作等身”。稿酬、学位、职称，专家、学者珠头衔都可从中诞生，欺世盗名，那可真是“盗亦有道”啊！

三是憎恶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作直率的问题。在《子路》篇里，我们已经读到过叶公与孔子关于“直”的问题的讨论。叶公认为，那种过父亲犯了过错儿子都要起来揭发的行为就是直率坦白，孔子却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率坦白也就在其中了。所以，孔子并不认为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是直率，而是主张隐恶扬善，说人家的好而不说人家的坏。

至于说到毁谤上司，勇而无礼，刚愎自用等等，其弊病不言而喻，也就勿需我们多嘴饶舌了罢。

女人是不是难处难缠？

【原文】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译文】

孔子说：“只有女人和小人是不好和他们相处的，亲近了就会 放肆无礼，疏远了就会产生怨气。”

【读解】

孔子如果只说小人而不说女人，恐怕这段话就不会在后世一再受到攻击了。

其实，实事求是他说，孔子这段话对一般女子某些特征的概括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那些在恋爱中的女子，恐怕就是有些 难缠，有些拿她不好办不好伺候吧？你对她太好了，大宠爱了，她 往往会恃宠而骄，动辄赌气不理你（近之则不孙），弄得你啼笑皆非，不知要怎样去讨得她的欢心。反之，你只要稍稍对她有些疏远，要么两天没有电话，要么自己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更不敢说还约了其他人了），那她就会怨气冲天，恨死你，非得要你给 好说上几箩筐的好话，认罪悔改，永不再犯才行。

所以，如果单单是说这些，孔子的话并没有错。麻烦的是他 把女子与小人并列，这就得罪了，起码被认为有轻视妇女的倾向。这样一来，在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尤其是在所谓“女权主义”兴起的时候，孔老先生这段话要被狠狠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孔子是不是蓄意要轻视妇女，所以把她们与“小人”并列而论呢？话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时代背景来看问题。孔子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以男权为中心，女性的确大都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信息相对闭塞，思想相对落后，心胸相对狭窄，这些都是事实。而孔子自然是站在男性中心的角度说话，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能认为圣人对女子们特别有偏见，而是 有社会和时代的种种复杂因素。

“女人是不是难处难缠？”

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那你就赶快否认罢。

人过四十万事休

【原文】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文】

孔子说：“四十岁了还被人厌恶，那他这一生也就算完了！”

【读解】

一方面，“四十而不惑。”（《为政》）一个人的发展到了四十岁就基本上定型了，能辨疑解惑，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了。

另一方面，“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但如果是被人厌恶，具有坏名声，那问题可就麻烦了，所以圣人感叹说：“其终也已！”那他一生也就算完了！

俗话说，人过中年万事休。准确他说，这中年的标志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人过四十万事休。

当然，另一种看法是。“四十而不惑”，四十岁左右正是干事业，出成果的大好时候，怎么能够说是万事休呢？

微子第十八

本篇主要介绍孔子立身处世的态度，而且大多是通过与隐士的思想比较来表现的。具

有一定故事性是本篇在《论语》中的突出特点。全篇原文共 11 章，本书选 7 章。

时代的病态

【原文】

柳下惠^①为士师^②，三黜^③。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注释】

①柳下惠：鲁国的贤人，本名展获，字禽，又称展季。柳下可能是他的住地，用作号。据《列女传》记，“惠”是他的妻子倡议而给的私谥。②士师：典狱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官，③黜：罢免。

【译文】

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若用正直的态度进行工作，在哪个地方又能够不被多次罢免？若用不正直的态度进行工作，又有什么必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呢？”

【读解】

引申一下柳下惠的话，那意思是说，只要你坚持原则，认真正直地工作，那随时都可能丢官，起码也要停职检查好几次罢。我们鲁国如此，到其它国家去还不是一样，这是时代的病态，不是我们一两个人能把它治疗得好的。相反，只要你不那么认真正直，不那么坚持原则，而是拿原则当儿戏，以权力做交易，多做人情，多拉关系，圆滑老练，把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勾兑”得好好的，那你根本就不会丢官，连停职检查都落不到你的头上来，又有什么必要出走到国外去发展呢？

那么，柳下惠作哪种选择呢？是坚守正直的态度宁可丢官，还是为了保住官位而委曲求全呢？

我们知道他是坚持走正路而绝不走歪路的，所以，他成了鲁国著名的贤人，孟子称他为“圣之和者也”，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等相提并论为圣人之列。（《孟子·万章下》

所谓丢官事小，失节事大。

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国家，个人立身处世都可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人们常说：“事情做得越多越容易犯错误，越认真坚持原则越得罪人。”大致都是这些意思。

关键是要选取一种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

孔子为什么要出国？

【原文】

齐人归女乐^①，季桓子^②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注释】

①归女乐：归，同“馈”，馈赠。女乐，歌妓舞女。②季桓子：季孙斯，鲁国自定公五年至哀公三年时的执政上卿。

【译文】

齐国送给鲁国一批歌妓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治理政事。孔子便离开鲁国出走了。

【读解】

齐国送给鲁国歌妓舞女的事情，《史记一孔子世家》和《韩非子一内储说下》都有记载，可见实有其事。

不过，是不是实有其事也并不是很重要，历代几乎都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手佚话流传，至今已没有什么鲜艳。新鲜的倒是我们见到孔子对这种事情的态度：道不同，不相

为谋。于是，孔子便一气离开鲁国而进行世界大串连去了。

一个人立身处世，当环境已不容许自己栖身，不容许自己发挥才智时，便毅然决定地抽身而去，以免苟且媚俗，同流合污。

说到底，这是一个知道分子，一个读书人的进退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字上记载起来可以很简单，仅仅是“孔子行”三个字。但落实到生活现实之中，具体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它是一个人人生之中的大问题，抉择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读书时，一定不要随随便便把“孔子行”这一类看似平易的记载忽略过去了，而应该多注意体察它所蕴含着的超过字面的深刻涵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原文】

楚狂接舆^①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③。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④之，不得与之言。

【注释】

①楚狂接舆：楚国的狂人接舆，实际上是假装疯狂的隐士。“接舆”的称呼既不是姓名也不是字，而是以事命名，《论语》中的隐士多是这样，如看门的称“晨门”，执杖的称“丈人”，所以，接孔子车（舆）的就称“接舆”。②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古人认为，天下有道时凤凰才出现，天下无道时就隐去。接舆以凤凰喻孔子，讽刺他在天下无道时却不隐去，是一种德行衰败的表现。③犹可追：还来得及的意思。④辟：同。“避”。

【译文】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经过，他唱道：“凤呀！凤呀！为什么你的德行竟如此衰败？已往的事情不可挽回，未来的却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从政人物太危险了！”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使孔子没有能够和他谈。

【读解】

楚狂接舆的形象真有点给人以嬉皮士味道，一路唱着一路跑。至于是不是“裸奔”，那可就不知道了。

但他所唱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两句，成为了后世的名言。那意思其实也正合于孔子在《八佾》篇里所说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精神。“往者不可谏”就是“遂事不谏”。用我们的今天的话来说，就叫，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关键是要抓住未来。“来者犹可追”就是抓住未来。不过，抓住未来干什么？这依然是一个问题，在接舆看来，如果你要抓住未来去从政，那还是不可取的，还是糊涂。因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就是现在从政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了，你又还“累累如丧家之犬”一样地汲汲于奔走各国干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接舆的观点与子路宿于石门时那个“晨门”的说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所以要加以讽刺劝喻。

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至于孔子是否听他们的劝喻，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脱离开具体的所指，我们今天来理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那还是很有启发的。不说历史，不说社会这样大的话题，就是我们处理个人生活中的事情，总结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成败得失等等，也都是很有意义的借鉴。

谁来指点迷津？

【原文】

长沮、桀溺①耦而耕②。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③焉。长沮曰：“夫执舆④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⑤者，天下皆是也，而⑥谁以⑦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⑧也，岂若从辟世之士⑨哉？耨⑩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⑪曰：“鸟兽不可与同群⑫，吾非斯人之徒⑬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①长沮、桀溺：两个隐者，与“接舆”一样以事命名，因在水边耕作，所以称“沮”，称“溺”。②耦而耕：古代的一种耕田方法，两人并排用耜（类似铲子）翻土。③津：渡口。④执舆：拉着马的缰绳驾车。指孔子当时正代子路拉着马的缰绳。⑤滔滔：本指周流的样子，这里形容动乱。⑥而：同“尔”，你，你们。⑦以：与。“谁以”即“谁与”，与谁的意思。⑧辟人之士：辟同“避”，避人之士指避开无道的人以求天下大治的人，这里实际指孔子。⑨辟世之士：不仅仅是避开无道的人，而是避开整个乱世，那也就是隐士了，这里实际上是桀溺指自己和长沮等人。⑩耨：用土覆盖播下的种子，并把土耙平。⑪恍然：怅惘失意的样子。⑫“鸟兽”句：与鸟兽同群暗指隐居山林。⑬斯人之徒：斯，这，这些。人之徒即指世上的人，人群。

【译文】

长沮、桀溺两入并排耕地。孔子经过他们那里，派子路去向他们打听渡口在哪里。

长沮问道：“那个手拉疆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回答：“正是。”长沮便说：“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里。”

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回答：“是。”桀溺便说：“就像滔滔的洪水一样，天下到处都是动荡不安，你和谁在一起来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那避开坏人的人，何不跟着彻底避开乱世的人呢？”说完便继续埋头耕作而不理子路了。

子路回到孔子身边，把他们二人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怅惘地感叹说：“既然不可以和飞禽走兽同群，我不和世上的人相处又和谁相处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也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改变它了。”

【读解】

孔子派子路去问过河的渡口，子路得到的却是人生渡口的指点，所谓“指点迷津”。至于过河的渡口在哪里，长沮、桀溺根本就没有说，反倒是长沮讽刺说，既然是鲁国的孔丘，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啊！

这段记载读起来很有点寓言的味道。

到底是谁来指点谁的迷津？

按照桀溺的看法，天下大乱，整个世界都像滔滔洪水泛滥一样，谁能挡得住呢？谁又能治理好这种泛滥，像传说之中的大禹王一样，使天下重归太平呢？没有！所以，孔子和子路等人的奔走救世是徒劳无益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既然不能救世，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么就随波逐流，大家一起混日子，得过且过。这是长沮、桀溺们反对的，其实也是孔子们反对的。要么就避开那些坏人而寻求治理天下、拯救世道的好人。这是孔子的观点，所以他带领学生离开鲁国而奔走天下，即便是“累累职丧家之犬”，也绝不后悔，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这也是长沮、桀溺们所反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举世皆浊，你在那里去寻找净土呢？世人皆醉，你在那里去寻求清醒的人呢？所以，与其避人，不如避世，连整个浊世都避开了，隐居于山林之中去与鸟兽同群，管它世道变成什

么样子，这就是长沮、桀溺们的观点，说到底是隐士的哲学。

从理论上说，长沮、梁溺们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说他们在指眯孔子、子路的迷津也无不可。就连孔子听了他们话后，不也怅惘不已而有所感慨吗？

但从实践上说，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孔子的话也有道理了。事实上，避开整个世道而与鸟兽同群办得到吗？人毕竟不可以都去做“狼人”啊！正如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徒与而谁与？”作为一个人，不和人打交道而完全隐居是不可能的。就是长沮、桀溺，不也并没有在山林之中去与飞禽走兽同群，而还在耕田种地，食人间烟火吗？何况，他们不仅耕田种地，而且还“耦而耕”，二人并肩操作，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这是主观愿望和客观实践的矛盾。从另一方面说，孔子也说得非常真实：“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也就不和你们一起出来奔走，进行改变世界的努力了。反过来说，正因为天下不太平，我们才于心不忍，汲汲于救世之道。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作驱动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其实，孔子选取的，是比长沮、桀溺们更艰难困苦，更具有悲剧色彩的道路，而长沮、桀溺们所选取的，是不愿意为社会负责任的撒手不管的路。概而言之，正是积极入世与消极避世，拯救与逍遥两种人生态度的根本区别。而正是这两种人生态度铸造着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其影响逾千年而不衰，经常摆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人生转折点上，供我们选择和决断。

所以，我们绝不要轻忽了这段看似寻常，不过是问问路的文字。这可不是一条寻常的路啊，回到我们话题的开始，所谓“指点迷津”，到底谁知道渡口在哪里呢？

是长沮、桀溺还是圣人孔子？

不同的你、我、他应该有不同回答罢！

到底该不该做官？

【原文】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①，以杖荷蓑②。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③，孰为夫子？”植④其杖而芸⑤。子路拱而立。止⑥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⑦之，见⑧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⑨见之。至，则用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①丈人：老人，与长沮、桀溺等一样为隐士。②以杖荷蓑：杖，拐杖；蓑，锄草的农具。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四体，即手脚四肢；四肢不劳动，五谷也不能分辨。这是老人责备孔子的话。④植：插立。⑤芸：同“耘”，除草。⑥止：留。⑦食（sì）：给人吃。⑧见（xiàn）：使见。这句说老人让他的两个儿子拜见子路。⑨反：同“返”。

【译文】

子路跟随孔子周游，有一天掉在了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扛着除草的农具。子路问道：“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老师？”说完便把拐杖插在。地上锄起草来。子路恭敬地拱手站在一边。于是老人便留下子路住宿，杀鸡做饭款待他食用，还介绍自己的两个儿子见了子路。

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一行，并把自己昨天的经历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再拜见他。子路返回去时，老人却已离家出走。子路只好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不做官是不合乎道义的。长幼之间的关系都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大义又怎么

可以废弃呢？一个人想洁身自好却搞乱了最重要的伦常关系，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道义。至于理想的主张难以实行，那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

【读解】

子路去向老人打听自己老师的行踪，老人的回答竟像是打隐语，既不说看见了，也不说没有看见，而是反问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老师？”

那么，老人到底看见了孔子没有呢？不仅看见了，而且还很了解，不然怎么会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加以概括呢？何况，子路并没有说出自己老师的名字，他也连问都没问一下怎么就知道子路要找的是谁呢？

因为樊迟请求学种庄稼，遭到过孔子的严厉批评（《子路》），又因为孔子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之类的话，所以老人谴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是为“小人哉，樊须也！”出了一口气。这是题外的话，题内的话则是那老人的确很了解孔子，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是一个不寻常的隐士，也正因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隐士，知道孔子还会让子路再返回来和自己谈话，所以才提前离家出走，让子路扑了一个空，就像那接舆不愿意孔子和他谈论一样。

但子路毕竟是子路，就算是你走了，该说的话他还是要说，不是时你的儿子说也罢，还是对躲在屋后偷听的你说也罢。子路所说的话当然是孔子的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一、官还是应该做的。二、不能因为自己要洁身自好便破坏君臣之间的伦常关系。三、君子做官不外乎是“行义以达其道”，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罢了。四、至于政治理想很难实现，这是我们早就知道了的，也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这些思想都是孔子在其它地方反复多次表达过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子路在这里转述，是针对那隐居老人的思想而言，劝他不要隐居，而应该出来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为拯救这个变乱的世道而作一份贡献。当然，有一点是必须要特别搞清楚的。子路劝人做官，绝不是劝人去出风头，争权夺利，捞个人的好处，而是“行其义也”。为社会大众谋利益作出自我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也就是以民的公务员。

这种官，子路认为应该做，孔子也认为应该做，我们又何尝不认为应该做呢？不仅现在没有做官的人应该做，现在已经做官的人，不是更应该朝这方面做吗？

穷达行藏各有志

【原文】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②。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③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逸民：遗落于世而无官位的贤人。②虞仲、夷逸、朱张、少连这四个人的身世言行已不可确考。③中：合乎。

【译文】

古今被遗落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分，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分；但他们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他们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我则跟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读解】

一般说来，逸民隐士是指那些志向高洁，确立了一个信念就抱定不放，不肯和现实妥

协的人。

比如说伯夷、叔齐，由于不满于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 法，“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所以，孔子 说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

但也有次一等的情况，比如说柳下惠和少连。少连的情况今 天已不可考证，但柳下惠的情况却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 三次被罢免。当有人劝他离开鲁国时，他却不以为然，还是要坚 持下去。在孔子看来，他和少连已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而是“降志辱身”了，不过，他们的言语合乎 法度，行为合乎思虑，具有中正的精神。虽然忍辱负重，但其内 心志节还是没有改变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像虞仲、夷逸那样，完全避世隐居，放言高 论孔子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做到了清高，舍弃做官也符合通权达 变的思想。

至于孔子自己，则是与上面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张以积 极用世为前提的灵活态度，“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 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当然并不是不讲原则，在 《里仁》篇里他已说过一次：“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之与比。”“无适也，无莫也”就是“无可无不可”，衡量标准只 有一个，那就是“义之与比”，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说得具体 一点，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者用孟子的话来说，“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罢官就罢官，应该做得久就久做，应该马 上走就马上走。”（《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 时”，圣人中的识时务者。

总起来说，逸民隐士也罢，圣人也罢，虽然他们穷达行藏各 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和志向，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原则和志向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这是在上面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

周公用人的经验谈

【原文】

周公①谓鲁公②曰：“君子不施③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④故 旧⑤无大敌，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注释】

①周公：即周公旦，孔子心目中的传人。②鲁公：周公的儿子伯禽， 封于鲁，所以称鲁公。③施：通“弛” ④以：用。⑤故旧：指 老臣旧属，义近于“元老”。

【译文】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不使大臣抱怨自己得 不到重用；老臣旧属没有重大过错就不要遗弃；对一个人不要求 全责备。”

【读解】

这段话大约是伯禽前往鲁国就职时周公对他的训诫。据《史 记一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初年，周公被封于鲁地，由于他要 留在朝廷辅佐周王，不能亲自到封地去治理，所以命令儿子伯禽 代替他去鲁地就封任职。

周公的话为什么又收录在《论语》中呢？朱熹的《论语集 注》引胡氏的说法，认为孔子爱用这段话来教导学生，所以被收入 《论语》。从我们读《论语》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周公这段话 的主要内容是在孔子及其学生的谈论中出现过的。比如说“君子 不施其亲”的问题，《学而》篇载有子的话说：“因不失其亲，亦 可宗也。”《泰伯》篇载孔子的话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都是要求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又比如说“故旧无大故，则不 弃也。”《泰伯》篇里孔子也说：“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最后说 到“无求备于一人”的问题，孔子也曾在《子路》篇中批评那种 “及其使人也，求备焉”的小人作风。

可见，周公的经验之谈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孔门师生的脑子里，并加以应用发挥。说到底，还是一个用人的问题，尤其是高级领导人的用人问题。当然，对于我们一般人或基层干部来说，也仍然有借鉴参考的价值。

子张第十九

本篇全部是孔子学生言论的记录，主要有子张、子夏、子贡等。所论内容包括学习、道德、人物评论等，最具特色的是子贡寸孔子的凡段评论，维护圣人的形象和孔门的威望。全篇原文25章，本书选18章。

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原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译文】

子张说：“读书人见到危难肯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一想是否该得，祭祀的时候严肃恭敬，遇到丧事发自内心地悲哀，那也就可以了。”

【读解】

在《宪问》篇里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完美的人时，孔子除了谈到其他条件外，也说过“见得思义，见危授命”的话。在《季氏》篇里说到“君子有九思”时，其中一思便是“见得思义”。至于“祭思敬，丧思哀”之类的话，孔子的论述也有不少。所以，子张不过是转述圣人的话而加以发挥罢了。

问题当然不在于是孔子的原话还是子张的转述，而在于我们领会了多少，做到了多少。尤其是其中“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两条，对于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来说，真不知是否有人能够做到？

见危致命是献身精神，见得思义是廉洁风范。说起来，两条都是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过去大家常说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但具体落实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呢，比如说，当我们在长途公共汽车上遭遇车匪路霸时，你是挺身而出进行斗争还是乖乖地摸出自己的钱包递上去呢？又比如说，当你有一定权力在手时，人家给你贿赂而让你开开方便之门，这时你是脸不红心不跳地领而受之还是要想一想这东西你是否接受得呢？如此等等，都是考验你是否具有“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精神的时候，你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纯正的读书人，也在这些时候见出本色来。

有了这些标准，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周围，这样的读书人又有多少呢？

想来你是不难作出回答的罢。

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原文】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①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注释】

①矜：同情，怜惜。”

【译文】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怎样与人交朋友。子张问：“子夏是怎样说的？”回答说：“子

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加以拒绝。”子张说：“那不同于我所听到的：君子尊重贤人，也容纳普通的人；嘉奖好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如果我自己很好，什么人不能容纳呢？如果我自己不好，别人将拒绝和我交也 我又怎么谈得上去拒绝别人呢？”

【读解】

子夏的回答有些像说绕口令，又有些像说禅语。“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加以拒绝。”等于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不交往。”乍一听来，的确是说了等于没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让我们来揣测琢磨，他的说法大概有孔子“无友不如己者”（《学而》、《子罕》）的意思。也就是说，比我好的我就交往，不如我的我就不交往。听来很有些实用主义交际学的味道。不过，正如我们在《学而》篇的读解里已经说过的那样，对“无友不如己者”也不可以作过分拘泥狭隘的理解，而是要求我们在交朋结友中着眼于人家比自己好的方面，不要着眼于人家不如自己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友中看到自己的差距，从而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比较而言，子张的回答就比子夏明确多了，其交友的原则也显得更加主动。如果说子夏的交友原则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性格显得狷介的话，那么，子张的交友原则则是“公关”型的，性格也显得开放。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各方面的朋友都要交往，“三教九流，无所不为。”或者像孟尝君那样，连鸡鸣狗盗之徒也在交往之列，因为子张想得很洒脱：如果我自己是个大大的好人，那么什么人不能容纳呢？如果我自己不怎么样，那别人自然会拒绝跟我交往，我又何必费心思去想什么人该交往什么人该不该交往呢？

子张的交友原则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越是进入现代，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日益频繁的信息时代，他的话似乎就越有道理，越值得我们的公关小姐、公关先生们吸取。不过，他们的老师孔子也的确说过“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和“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季氏》之类的话，要求交往朋友要有所选择，所以，子张的话虽然有道理，但在择友这一点上却似乎没有子夏的话合于师道。

所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友有所选择还是应该的。或者，综合子夏、子张的看法，在与人交往上分出不同的层次，做到既广泛结交，又有和知心朋友，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呢？

君子不屑于雕虫小技

【原文】

子夏曰：“虽小道①，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②，是以君子不为也。”

【注释】

①小道：指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相当于后世说“雕虫小技”的意思。②泥：滞陷不通，引申为妨害。

【译文】

子夏说：“即便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也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恐怕热衷于它们而妨害远大的目标，所以君子不屑于这些玩艺儿。”

【读解】

儒者把人生比作行路，要求有远大的目标。

“光阴似箭我好像跟不上啊，

岁月不饶人令我心慌。乘上千里马快快奔驰吧，

来呀，我在前面引路开道！”（屈原《离骚》）

路边的野花闲草虽然美呀，但是不要采，不要妨害我奔向远方的目标。

路边的村店野肆虽然好呀，但是不要停，不要妨害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路边的玩艺儿虽然多呀，但是不要玩，玩物丧志，雕虫小技君子不为。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不知儒者活得累不累？

日日月月有进步

【原文】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注释】

①亡：无。

【译文】

子夏说：“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读解】

“日知其所亡”是知新；“月无忘其所能”是温故。两方面结合起来，正好是孔子“温故而知新”（《为政》）的意思。

从心理状态上来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又是孔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的写照。

子夏手中所捧的，原本是圣人的“衣钵”，儒学可真是劝学之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方法还是心态上来说，我们今天所宣传而要求于学生们的，也还是与儒学的精神相通的吧！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原文】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译文】

子夏说：“博学而志向坚定，好问而多想当前的事情，仁德也。就在其中了。”

【读解】

既要广博地学习，又要有一个追求的中心，这就叫“博学而笃志”。

既要多问问题，又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空想，而要多想当前的事情，与自己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的事情，这就叫“切问而近思。”

学习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一定要从自切身处去问，接近处去思。

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只不过说法有所不同罢了。

百工居肆，君子求学

【原文】

子夏曰：“百工居肆^①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注释】

①肆：店铺、作坊。

【译文】

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

【读解】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出状元也罢，非状元也罢，总有他从事这种行业的手段和工作方法。所以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你要做一个工匠，总得进入一个店铺或作坊，在那里锻炼你的手艺，做成你的产品。同样的道理，你要做一个君子，要实现你的理想，达到你心目中的“道”，那也得有一定的修炼手段和方式，这就是学习。所以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不学则一事无成。

说到底，还是劝大家学习。

我们补充一句，就叫做：

“学习，学习，再学习。”

小人文过饰非

【原文】

子夏日：“小人之过也必文①。”

【注释】

①文：文饰，掩盖。

【译文】

子夏说：“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加以掩饰。”

【读解】

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就是圣贤也仍然要犯错误。关键是看你对待犯错误的态度，就从这态度上又可以看出你的品德修养。孔子已经反复说过：“过则勿惮改。”（《学而》）、《子罕》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都是要求我们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这里子夏又从反面告诉我们：“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误是一定会文过饰非，不愿意承认的。这种不愿意承认的心理，我们在《卫灵公》篇的读解里已经分析过，一方面是面子问题，由于不好意思而加以掩饰，另一方面是心存侥幸，以为人家发现不了而加以掩饰。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以至达到不能自拔的程度。

所以，当你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犯了什么错误时，一定要想想自己是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如果不做小人，那就不要文过饰非，而要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

君子有三变

【原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①，即②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注释】

①俨然：庄重。②即：接近。

【译文】

子夏说：“君子给人的印象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非常庄重，接近后却感到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又觉得很严厉。”

【读解】

这是说到一个人的形象问题，尤其是做领导人的形象。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往往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谓“第一印象”更是异常重要。根据子夏的看法，君子的“第一印象”最好给人以庄重的感觉。不过，“第一印象”后，当

他与你深入接触时，“第二印象”应该是和蔼可亲，而不是老板着面孔的。至于“第三印象”，即谈起话来，语言应该是严厉而有威信，这样才能使人畏服。

就我们的理解来看，子夏的确是在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到一个新单位去工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倒没有必要如此处心积虑地去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吸取、就是一个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变化，不要时时处处都给人一个老面孔，尤其是板着脸的老面孔，让人一看到你就想起阴天，沉闷压抑，连笑都笑不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的群众关系，你的人际交往就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也只是“望之俨然”，真正与他接触，也应该是“即之也温”吗？

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整天嘻嘻哈哈，处处吊儿郎当，从来没有一个“俨然”的时候，那也是很成问题的了。

归结起来说，形象要有所变化，精神也要有所调节。这倒恰好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的教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难道不是这样的道理吗？

信任是前提

【原文】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译文】

子夏说：“君子受到信任后才去使唤百姓，没有受到信任就去使唤，百姓就会认为是虐待他们。君子受到信任后才去劝谏君主，没有受到信任就去劝谏，君主就会认为是毁谤他。”

【读解】

对于很多事情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前提。不仅当高级领导人，上对君王下对百姓如此，就是做一个单位的干部，一家公司的老板，也同样是如此。当你的部下对你缺乏信任时，你随便分配他干什么，他都有可能认为你對他，心存偏见，有意整他。相兄只要他信任你，认为你對他好，则你随便分配他做什么，他都不知心存芥蒂，而会主动积极地去完成它。你对上级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交浅不言深”，如果上司不信任你，你最好还是少提意见少提建议，不然的话，你的一片好心很可能被当作了驴肝肺，忠言也会被认为是反对他，毁谤他。当然，如果上司信任你，对你言听计从，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总而言之，信任的确是前提。一个人对上对下都能取得信任，那他多半会比较顺当，相反，则可能做得很累很苦，仕途也长不

是不是正因为不少人都搞懂了这一点，才学会了上下。“勾兑”，八面玲珑，做得滴溜溜转而一帆风顺呢？

大德不逾，小节不拘

【原文】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注释】

大德：德行中的大节。小德即小节。闲：限，引申为法度。

【译文】

子夏说：“大节方面不出问题，小节上有所出入是可以的。”

【读解】

在《宪问》篇里，子贡问孔子说：“管仲是不是仁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为主

子死，反而做了桓公的宰相

。”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宰相，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也都像落后民族那样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吧。难道真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没有人知道都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明“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应当观大节，看主流，而不应斤斤计较于细微末节，更不能抓住一点不放，以小节之过否定大节，把人一棍子打死，把事情全盘否定。

当然，这样说并没有鼓励你在小节上蓄意越轨犯规的意思，而只是说对人不必求全责备而已。这是需要特别加以指出而不容许钻空子的。

读书与做官的问题

【原文】

子夏曰：“仕而优 ①则学，学而优则仕。”

【注释】

①优：饶，余。

【译文】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

【读解】

子夏当然不会想到，他的“学而优则仕”在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会成为“孔家店”的弥天大罪之一。批判者脱离时代背景并撇开“仕而优则学”不论，当然是一种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做法。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给儒家“平反”而否认子夏所论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密切关系。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读书人学有所成，考取功名，通过做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这的确是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功的人生道路的写照，也是儒家提倡的人生之路，它所体现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罪大恶极”的地方。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如果说它有什么问题，那也是社会和时代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子夏这样说了就有了问题。

至于“仕而优则学”，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做官的人在做官有余力时就去学习，就像我们今天的干部到党校去轮训或到干部专修班再去拿一个文凭一样，提高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增长增长理论修养，这有什么不好呢？总比做官之余就去“腐败”，仕而优则“牌”，仕而优则“舞”要好得多吧？所以，“仕而优则学”不仅没有问题，恐怕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的风气哩。

归结起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贯串着“学以致用”、“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也仍然值得我们吸取，而不应该去“批倒批臭”。

法外有情

【原文】

孟氏①使阳肤②为士师③，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④，则哀矜而勿喜。”

【注释】

①孟氏：即孟孙氏，鲁国专权的大夫之一。②阳肤：据说是曾子的学生。③士师：法官。④情：指犯罪的真情。

【译文】

孟氏任命阳肤做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道义，民心涣散已经很久了。如果审案时发现犯罪的真情。应该哀怜同情而不要居功自喜。”

【读解】

法内无情，法外有情。

当一个法官，按法办理案子，自然不应徇情。但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形，了解犯罪人的行为动机和导致他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也是完全应该的。何况，在公正审案，公正量刑的同时，对罪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犯罪抱以哀怜同情也是人之常情。谁说法官就非得是铁石心肠的人呢？

曾子的看法是，一方面要对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原因造成犯罪的人抱以哀怜同情；另一方面不要因为自己审出一个案子而居功骄傲，沾沾自喜，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喜的。作为法官，可喜的应该是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做，没有什么案子可审。正如孔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让人们没有官司可打，自然也就无案可审了。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当法官的也应有这种心理状态才是。或者可以拟为——

但愿世间无官司，何愁法庭铺灰尘。

墙倒众人推

【原文】

子贡曰：“纣①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②。天下之恶皆归焉。”

【注释】

①纯即殷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中国历史上暴君的典型。②下流：下游，地形低下众水流灌的地方。

【译文】

子贡说：“殷纣王的坏，并不像传说的那么严重。因此君子厌恶身居低下的处境，怕的是天下的坏处都归到自己的身上。”

【读解】

墙倒众人推，恶往一处归。

所谓“人情看冷暖，世态趋炎凉。”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原来荣耀显赫，如日中天，“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一旦星移斗转，风流云散，甚至身败名裂，那就会墙倒众人推，被说得一钱不值，甚至连原先的赫赫功绩也往往会被染上一层阴谋的色彩。倒是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坏名声都被做成大帽子一古脑儿地戴到了那人头上。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子贡不愧为孔门高足，居然敢说出殷纣王并不那么坏的话来，虽然并没有为纣王平反的意思，但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更不容易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趋向，指出君子可千万不能不慎重，一定不要犯下大的错误，不要让自己处于低下恶劣的被攻击的处境。否则，墙倒众人推，恶往一处归，那任你是谁也是受不了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无论你是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只要是在人群之中生活，就要谨慎从事，避免居于“下流”的处境，以免被众人推倒的墙压得喘不过气来。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原文】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译文】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

【读解】

在“晋灵公不君”的故事中，士会劝晋灵公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所谓瑕不掩瑜。日食月食，太阳月亮暂时好像被黑影遮住了，但最终却掩不了太阳月亮的光辉。君子有过错也是同样的道理。有过错时，就像日食月食，暂时有污点，有阴影；一旦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君子原本的人格光辉又焕发了出来，仍然不失为君子的风度。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有地位的君子，也就是领导人来说，就像太阳、月亮一样，居于高处，并且大家都看惯了他光辉的形象，不像一般人，亮不亮没关系，反正也没人注意。居于高位的领导人一旦犯错误，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稍有黑一点，就被人们觉察到了，所以尤其需要谨慎，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当然，你一旦改正错误，那也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因为大家都仰望着你嘛。

以上两方面就是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的意思。不过，孟子认为，古代君子的过错的确如子贡所说，像日食月食一样，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所谓“君子”，却是将错就错，文过饰非，已完全没有“日食月食”的风度了。（《孟子·公孙五下》）

孟子距子贡的时代并不很遥远，而我们今天距孟子的时代却是远之又远。“君子”之过，是如日月之食让人仰望，还是将错就错，文过饰非呢？

圣人无常师

【原文】

卫公孙朝①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②，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注释】

①卫公孙朝：卫国大夫公孙朝。②文武之道：周文王、周武王之述。孔子自认为是文武之道的继承者。

【译文】

卫国大夫公孙朝向子贡问道：“仲尼的学问是跟谁学的呢？”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圣人之道并没有坠落在地上，而在人们的掌握之中。贤能的人掌握了它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掌握了它小的方面，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文武之道。我的老师什么地方不可以学习呢？他又何必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老师呢？”

【读解】

孔子自己说过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所以，他的确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也没有跟什么名教授做过学问，而实实在在是一个“天涯何处无老师”的人。

所以，当公孙朝向子贡提出问题，要查询圣人的师门时，遭到了子贡雄辩而有力的反诘。按照子贡的说法，圣人无处不可以学习，无人不可以学习，只要是合于文武之道的就行。这种看法在唐代韩愈那篇著名的《师说》里得到了发挥。韩愈说：“生乎是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就是子贡在这里描述孔子学习的状况。

圣人无常师。我们这些平庸之人还有什么不可以随处拜人为师呢？由此想到，那些到处炫耀师门，炫耀是某某名牌大学名牌系科毕业的人，说来真是浅薄。圣人没有师门，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不也照样成了圣人吗？考证历史，许多真正为人类、为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还真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真的像圣人一样“无常师”呢！

浅者见浅，深者见深

【原文】

叔孙武叔①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②，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③，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④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注释】

①叔孙武叔：鲁国大夫，名州仇。②宫墙：围墙。③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为一仞。④百官：朝廷办事的房舍。“官”字的本义是房舍，后来才引申为官职的意思。这里用的是本义。⑤夫子：这里指叔孙武叔，与前一个“夫子”指孔子不一样。

【译文】

叔孙武叔在朝廷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他老师仲尼更贤。”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好比围墙，我的墙只有肩头一样高，谁都可以看到房子里面的情况。我的老师的墙却有数仞之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根本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华美，房舍的多种多样。而能够找到他的门的人是很少的。叔孙武叔这样说，不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吗？”

【读解】

人们常用是否“入门”来形容学习的深浅程度。未入门的人是“门外汉”，根本还是外行，因为他并不知道门内是些什么，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另一种说法是，没入门时，在外面看一座房子常简单，一眼观尽。但当你入得门去时，才会发现里面非常复杂，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东西房屋，南北厅堂。所以，越入门越觉得深，越入门越觉得自己原先的了解太浅薄。这是一般人的经验。

子贡在这里也正是用这种一般人的经验来说明问题的。当他听到别人赞美他比老师孔子更贤时，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辩驳。用他的比喻来说，自己好比是一堵齐肩高的围墙，人们要认识自己很简单，门都不需要进，只需在外面把头一伸，内部的一切都在眼中了，包括“室家”（夫妻住的寝室）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遗漏。而老师孔子就不同了，如果还是用围墙来作比喻，他那围墙就非常之高，假使你找不到门进到里面去，里面的一切，包括宗庙的华美，房屋的多种多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正因为你连门都找不到，入不了门，不知道里面的深浅，所以你才会认为没有什么。

子贡的意思很清楚：叔孙武叔之所以说我比老师还贤，是因为他只能见到我这个矮围墙里面的东西，而老师的围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由于他连门都没有入，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这就叫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我固然很浅，那只能见浅的人本身不也很浅吗？所以，他说出孔子不如我的话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这就是子贡，雄辩而明事理，不自我标榜而是维护老师的声誉。不过，给我们的最大启发，还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的道理。所以，当你尚未进入某一个门时，切勿乱发滥言，妄加评议，以免贻笑大方，暴露出自身的浅薄来。

圣人不可毁

【原文】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①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②见其不知量③也！”

【注释】

①以：此。②多；副词，只。③不知量：不知高低、深浅、轻重。

【译文】

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可毁谤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山丘，还可以越过去。仲尼呢，好比太阳和月亮，不可能越过去。人纵使想自绝于太阳和月亮，那对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显得他自不量力罢了。”

【读解】

所谓“圣人日月心”。

真正的圣人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普照天下，不受人间的影响。你赞美它也好，你毁谤它也好，它还是照样没有偏私地照临你。即使你躲进房子里不要它的照临，那也对它毫无损伤，它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交替照临人间。

这就是太阳、月亮的品质，圣人的情怀。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没有这么高的品质，没有这么宽广仁厚的情怀。我们就算好一点的人，出类拔萃，也最多像座山丘，总有被人超越的时候。

不过，山丘也罢，日月也罢，有一点是可以让我们受到启发的。一个人，行得端，坐得正，走自己的路，倒不必去管人家是否赞美你、毁谤你。他自绝于你，对你也同样没有什么损伤，虽然你没有山丘那么高，也没有太阳、月亮那么光辉，那么不可及，但这一点道理却是相通的。

圣人不可毁，普通人也不见得就一定可毁。对于那些自不量力的人，我们又何必去放在心上呢？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原文】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①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②之斯行，绥③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释】

①恭：指子贡对孔子恭敬谦让。道：通“导”。③绥：安抚。

【译文】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是在恭敬谦让吧，仲尼难道真的比您贤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智慧，也可以一句话表现出他的愚蠢，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啊！我老师的不可以赶得上，就好像天不可以凭台阶登上去一样。我老师如果得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的政事，就能做到有所树立就能立得住，有所引导就能使人民跟着走，有所安抚就能使远方的人来归服，有所动员就能得到响应。他生时荣耀天下，死时万民哀恸，怎么能够有人赶得上呢？”

【读解】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这就是圣人吗？

子贡为捍卫老师的尊严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对于树立孔门的威望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的高足颜回、子贡，真正有出息，不枉费老师一番心血 的还是子贡。

这一段对孔子的赞颂，从人格力量的崇高伟大到治理天下和 国家的经天纬地之才，最后落实到对他一生的评价。盖棺论定，一 个圣人的形象由此而塑造在我们的面前。

圣人固然伟大而不可磨灭，子贡对陈子禽所说的话也值得我 们回味。“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一 个人言谈的确很重要，有的人一句话就可以显露出聪明睿智，有 的人却一开口就错，显得愚不可及。所以我们在没有弄清楚一件 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冒冒失失地乱发议论。还是那句话：你不说话，人家不会以为你是傻瓜。 “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子贡所说的，还是圣人孔子 的精神。

所谓“沉默是金”。不能做到沉默，也要少说为佳。

尧曰第二十

本篇在《论语》中有特殊地位。第一章与《论语》全书的风 格都不一样，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而是夏、商、周三代圣贤 的语录和历史资料。第三章所记与以前孔子的言论有所重复，带 有总结的意味。全篇原文 3 章，本书选 3 章。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原文】

尧曰：“咨①！尔舜！天之历数②在尔躬，允执其中③。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④，敢用玄牡⑤，敢昭告于皇皇后帝⑥：有罪不 敢赦。帝臣⑦不蔽，简⑧在帝心。朕⑨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⑩，善人是富。“虽有周亲⑪，不如仁人。百姓有过， 在予一人。”

谨权量⑫，审法度⑬，修废官⑭，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 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

【注释】

①咨：感叹词。②历数：列次。这里指帝王相继的次第。之所以说 “无之历数”，是说这种帝王传承的次第是由上天决定的。③允执其中：允，信，忠实；执，执守，坚持；中，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即中庸。④予小子履：履，商汤的名字。予小子是商汤的自称之词。⑤玄牡：黑 色的公牛。殷朝尚白色，这里商汤说自己用黑色公牛，是还未改变夏朝的礼 仪。⑥皇皇后帝：皇皇，光明而伟大；后帝，即上天。⑦帝臣：天 帝之臣，商汤自称。⑧简：阅，这里是明白的意思。⑨朕(zhen)： 我。古人自称之词，自秦始皇以后才专用力皇帝自称。⑩赉(lai)：赏赐。 这里指封赏诸侯。⑪周亲：至亲。⑫权量：权，秤，重量 量具。量， 容量量具，如斗、斛等。⑬法度：长度。⑭废官：废缺的职官。

【译文】

尧帝让位给舜帝时说：“哦！舜呀！依次登位的天命已经降临 在你身上了，你要忠实地坚持中庸。如果搞得天下穷困，你这天 赐的禄位也就永远没有了。”舜帝也用这番话告诫大禹登位。

商汤说：“我这个后辈小子履，谨用黑色的公牛来祭祀，谨明 告光明而伟大的天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我自己的罪过 也不敢掩盖，因为您的心里早已是明明白白的。如果我自身有罪， 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有罪，罪过都归在我一人身上。”

周朝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起来。周武王说：“虽然有至亲， 不如如有仁人。百姓有什么过错，责任都在我一人。” 谨慎地审定度量衡，恢复废缺的官职，政令便四方通行。复 兴

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老百姓便真心实意归服了。

应该重视的是：人民，粮食，丧事，祭祀。

宽厚就会得到大众拥护，诚信就会得到百姓信任，勤敏就会取得功绩，公平就会使人高兴。

【读解】

这是整部《论语》中最独特的一章，不是记录孔子及其弟的言行，而是尧帝禅让帝位时告诫舜帝的话，商汤王讨伐夏桀时向上天祷告的话，周武王胜利后分封诸侯的话，等等。而且前后文字不相连贯，一般认为有所脱落。编《论语》的人把这一章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认为带有全书总结的性质，主要说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的意思，说明孔子的思想都是才良源于尧舜文武这些古圣贤的。

尽管如此，这一章仍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东西。

在尧帝告诫舜帝的话中，有“允执其中”的话。所谓允执其中，也就是忠实地坚持中庸之道。《尚书·大禹谟》有著名的几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就 是允执其中。这几句话说明了为什么要允执其中的道理：因为“人心惟危”，人的思想、欲望是非常危险的，而调整人的思想，中和人的欲望的“道心”又是非常微妙的。所以，要用“道心”去调节“人心”，就得“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精心一意地，忠实地坚持中庸，坚守公平，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心不作乱，天下享太平。否则，就会出现尧帝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下一片混乱。民不聊生，即便是天赐的禄位也是保不住的。正是从古圣贤的这种思想出发，孔子才一再强调“中庸其至矣乎！”把中庸之道作为儒学的最高道德加以提倡。

当商汤王向上天祷告时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都 是一样：如果物犯了什么错误，那责任在我，与部下或天下的百姓无关；如果部下或天下的百姓犯了错误，那责任都全在于我，怪我领导得不好，所以，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这可真是高风亮节的政治领导人品德，与后世那些“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的政治野心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莫说做高级的政治领导人，就是做一个单位的领导、一个部门的主管，也应该有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尤其是在改革探索的时代，犯错误是难免的。领导承担责任，不过是“乌纱帽”不保而已，把错误的责任归咎于中层干部甚至普通群众，那就不仅难保不失官位，而且还肯定会失去人心。其实，丢官事小，失节事大。当领导人的，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拿出古代先贤的勇气来，树立起值得群众尊重、信赖的风范。这样的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你丢掉了官位却会得到更多更珍贵的东西哩。

本章后面三段文字都是说的周代政治，这些做法和思想，在《论语》的前十九篇其实都已有所体现。所以，实际上也是孔子的思想、儒家政治的思想。其中说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也被列为孔子作为“复辟狂”的一条罪证，当然是属于牵强附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了。这也是有必要在今天力。以澄清的问题罢。

尊五美，屏四恶

【原文】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①，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②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③之吝谓之有司④。”①屏：屏除，除去。②慢令致期：慢令，命令松懈；致期，限期紧迫。③出纳：出和纳（入）本是两个意义相反的同，这里偏指出，而没有入的意思。④有司：古代管事者的称呼，职务卑微，自当拘谨，这里用来代指小气。

【注释】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①，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②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③之吝谓之有司④。”①屏：屏除，除去。②慢令致期：慢令，命令松懈；致期，限期紧迫。③出纳：出和纳（入）本是两个意义相反的同，这里偏指出，而没有入的意思。④有司：古代管事者的称呼，职务卑微，自当拘谨，这里用来代指小气。

【译文】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做就可以从政了呢？”孔子说：“尊崇五美，屏除四恶，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役使老百姓，老百姓却没有怨恨；有欲望却不贪心；泰然自若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子张又问：“什么叫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孔子说：“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他们得利，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老百姓的时候去役使，谁会怨恨呢？想得仁便得到了仁，又有什么贪心呢？君子无论人多 人少，事大事小，从不敢怠慢，这不就是泰然自若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日不邪视，庄重地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又问：“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加以教育而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申诫而督查成绩叫做暴；政令松懈而限期紧迫叫做贼；用给人东西作比，出手吝啬叫做小气。”

【读解】

尊五美，除四恶。

不仅对于从政，就是对于平常做人也是有好处的。

所谓“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其实就蕴含了“惠而不费”的意思在内。政府的一项好政策出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需要耗费政府的财力和物力，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有的。比如说“为市民办实事”的问题，很多实事，其实就在于当政者想不想得到，而不在于需要什么耗费的问题。这种“惠而不费”，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有的，所谓“助人为乐”，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助人为乐就是一个“惠而不费”的问题。帮帮朋友的忙，替人带带东西，捎捎信，或者替外地人指指路等等，都是于人有利而于己无损的事情，不是“惠而不费”又是什么呢？真要惠而“有”费，把自己的工资送人家，别人还不见得会接受呢。所以，应该大力提倡的不是“惠而不费”的风尚。无论不在“公门”，这种风尚都是可以身体力行的。

“劳而不怨”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难，这是大家都有的经验。所以，做一个领导人能让人任劳任怨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做一个基层领导，能使手下人都高高兴兴地工作，任劳任怨，那可真得要有两下子。当然，做高级领导人而能够让全国人民都任劳任怨，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都还侧重于领导水平的方面，那么，“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却涉及到领导者个人修养和素质了。“欲而不贪”是说要有欲望

但不要贪婪。以我们这个时代而论，“君于爱财，取之有道。”该拿的钱还是要拿的，但不能贪污受贿，利用职权谋私利。“泰而不骄”是说既要保持不忧不惧的心态，心平气和，遇事泰然自若，又不要矜己傲物，装模做样，色厉内荏，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觉。至于“威而不猛”，则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威严，要让人畏服，但又不能给人以凶猛可怕的印象。有了这种印象，人家一看见你就躲得远远的，你还怎么去领导他呢？

五美有了，领导者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相应地，还要去掉一些坏毛病，这就是“四恶”的问题了。

一恶“不教而杀”。所谓“杀”，照我们的理解，倒不一定真要动刀子，判死刑，而是说处罚惩戒。对于部下也好，对于民众也好，不加以教育引导而只知一味惩处，那这领导是绝对做不长的了。莫说做领导，就是做家长，“不教而杀”，或者说不教而惩罚，那也是要父子反目成为仇人的。所以，这是一个领导者应绝对屏除的毛病。

二恶“不戒视成”。事先不告诫，不指导而只管要部下做出成绩来给你看，这是一个粗暴的领导者形象。人家不给你完成成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三恶“慢令致期”。领导者自己要求不严格，却又要求人家如期完成任务，这是贼害人家，不是一个好干部应有的作风。

四恶“出纳之吝”。做领导人一定要大人有大量，有魄力，如断，切忌像个小管家小管帐一样，小气吝啬，成不了大事。

五美有了，四恶除了，从政做官也就游刃有余，进退自如了。

儒学的政治学的确是实用的政治学，仅从本章，我们也可见一斑了。

立身处世的三个支点

【原文】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知道命运，就不能够做君子；不懂得礼，就不能够立身；不识别言语，就不能够识别人。”

【读解】

这一章是《论语》全篇的总结。孔门的学说最后落脚到命、礼、言三个支点上，说到底，还是立身处世的学说。关于“命”的问题，在《为政》篇里，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在《季氏》篇里，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畏便是“畏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子所说的命，按照我们的理解，既指宇宙的自然规律，也指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规律，最后，还包括个人由于所处环境和时代趋势而造成的命运、归宿。所以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没有自知之明，你怎么可以把握住自己呢？话说回来，孔子自己不也是“五十而知天命”，到了半百之年，人生都走过了大半历程才知道自己的归宿的吗？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关于“礼”的问题，在《泰伯》篇里孔子已强调过“立于礼”。在《季氏》篇里教儿子孔鲤时又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其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认为个人立身处世离不开礼。这里的礼，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不是指什么具体的礼仪、礼节，甚至也不仅仅是指礼制，而是包括所有这几方面在内的传统礼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传统文化”的概念。既然如此，一个人不懂得礼，怎么可能在这世界上立身呢？更不用说做一番事业和成就来了。

最后说到“言”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在《论语》里更是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公冶长》篇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些都是说的一个人的言语和实际品德的关系问题。所谓“万丈深潭终有底，只有人心不可测。”所以，语言与内在品德，语言与实际行动的问题一直苦恼着孔子及其弟子。好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识别一个人的言语，多少还是可以识别一个人的。正如孟子继承孔子“知言”的学说而力。以研究所说：“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过分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层在哪里。”（《孟子·公孙丑上》）这就算知道一个人的言语了。反过来，“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如果你不能识别一个人的言语，那么，你就很可能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人，而很可能被他所蛊惑，所蒙骗。这就是孔子再次强调“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的道理所在。

总而言之，命、礼、言三知为《论语》画上了句号，但却并没有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实践中画上句号。知命、知礼、知言，我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读完，莫说治天下，就是治我们自身，又有多少体悟多少长进呢？这些都是留待读者来回答的问题了。

04 《中庸》

中庸

目录

中庸简介

中和是天下的根本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最高的道德标准

谁能食而知其味

隐恶扬善，执两用中

聪明反被聪明误

牢牢抓住不要放弃

白刃可蹈，中庸难得

什么是真正的强？

正道直行，默默无闻也不后

君子之道费而隐悔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素位而行，安分守己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无所不在的道

天生我材必有用

治国平天下的法则

诚则明，明则诚

至诚可参天地

从一个方面下功夫

国家兴亡，必有征兆
不能只做到自我完善
真诚是没有止息的
明哲保身，进退自如
不要自以为是，独断专行
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
圣人的伟大之处
弘扬德行的最高境界

简介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伯鱼的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从师承关系来看，子思学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下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绝。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的《中庸章句》，他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使它成为“四书”之一，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朱熹认为《中庸》“忧深言切，虑远说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中庸章句·序》）并且在《中庸章句》的开头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都是实用的学问。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玩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程颐的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中庸》的确是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中和是天下的根本

【原文】

天命之谓性（1），性之谓道（2），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3）。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4）；发而皆中节（5），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6）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1章）

【注释】

（1）天命：天赋。朱熹解释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中庸章句》）所以，这里的天命（天赋）实际上就是指的人的自然禀赋，并无神秘色彩。（2）率性：遵循本性，率，遵循，按照，（3）莫：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更……”的意思。见（xian）：显现，明显。乎：于，在这里有比较的意味。（4）中（zhong）：符合。

(5) 节：节度法度。(6) 致，达到。

【译文】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人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

【读解】

这是《中庸》的第一章，从道不可片刻离开引入话题，强调在《大学》里面也阐述过的“慎其独”问题，要求人们加强自觉性，真心诚意地顺着天赋的本性行事，按道的原则修养自身。

解决了上述思想问题后，本章才正面提出“中和”（即中庸）这一范畴，进入全篇的主题。

作为儒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对“中庸”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本章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对“中”、“和”作正面的基本的解释。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是平静淡然的，所以叫做“中”，但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而不可避免的，它们必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而符合常理，有节度，这就叫做“和”。二者协调和谐，这便是“中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气和，社会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本章具有全篇总纲的性质，以下十章（2—11）都围绕本章内容而展开。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伯鱼的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从师承关系来看，子思学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下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绝。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的《中庸章句》，他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使它成为“四书”之一，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朱熹认为《中庸》“忧深言切，虑远说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中庸章句·序》）并且在《中庸章句》的开头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都是实用的学问。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玩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程颐的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中庸》的确是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原文】

仲尼曰（1）：“君子中庸（2），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3），小人而无忌惮（4）也。…（第2章）

【注释】

（1）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2）中庸：即中和。庸，“常”的意思。（3）小人之中庸也：应为“小人之反中庸也”。（4）忌惮：顾忌和畏惧。

【译文】

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读解】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这一段话是对“君子而时中”的生动说明。也就是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都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如宋玉笔下的大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

所以，中庸就是恰到好处

最高的道德标准

【原文】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1）！”（第3章）

【注释】

①鲜：少，不多。

【译文】

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

【读解】

正因为它是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行它。这正如我们要求“大公无私”，很少有人能做到，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就比较容易做到了。要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难以做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小康”，这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这样说来，中庸之道是不是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而加以提倡呢？

谁能食而知其味？

【原文】

子曰：“道（1）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2）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3）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4章）

【注释】

（1）道：即中庸之道。（2）知者：即智者，与愚者相对，指智慧超群的人。知，同“智”，（3）不肖者：与贤者相对，指不贤的人。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读解】

还是过与不及的问题。正因为要么太过，要么不及，所以，总是不能做得恰到好处。而无论是过还是不及，无论是智还是愚，或者说，无论是贤还是不肖，都是因为缺乏对“道”的自觉性，正如人们每天都在吃吃喝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品味一样，人们虽然也在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事，但由于自觉性不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做得过了头就是做得不够，难以达到“中和”的恰到好处。所以，提高自觉性是推行中庸之道至关重要的一环。

隐恶扬善，执两用中

【原文】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1），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2）！”（第6章）

【注释】

（1）迩言，浅近的话。迩，近。（2）其斯以为舜乎，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其，语气词，表示推测。斯，这。“舜”字的本义是仁义盛明，所以孔子有此感叹。

【译文】

孔子说：“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读解】

隐恶扬善，执两用中。

既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又是杰出的领导艺术。

要真正做到，当然得有非同一般的大智慧。

困难之一在于，要做到执两用中，不仅要有对于中庸之道的自觉意识，而且得有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识见。

困难之二在于，要做到隐恶扬善，更得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对于一般人来说，不隐你的善扬你的恶就算是谢天谢地了，岂敢奢望他隐你的恶而扬你的善！

如此看来，仅有大智慧都还不一定做得到隐恶扬善，还得有大仁义才行啊。

大智大仁的舜帝毕竟只有一个，不然的话，孔圣人又怎么会感叹又感叹呢？

聪明反被聪明误

【原文】

子曰：“人皆曰：‘予（1）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2），而莫之知辟也（3）。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4）守也。”（第7章）

【注释】

（1）予：我。（2）罟（gu）：捕兽的网。获（huo）：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3）辟（bi）：同“避”。（4）期月：一整月。

【译文】

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读解】

聪明反被聪明误。

自以为聪明失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

另一方面，虽然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但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就像孔子所惋惜的那样，连一个月都不能坚持住。

赌博也好，炒股票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这类现象不都是常见的吗？

牢牢抓住不要放弃

【原文】

子曰：“回（1）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2）而弗失之矣。”（第8章）

【注释】

（1）回：指孔子的学生颜回。（2）拳拳服膺：牢牢地放在心上。拳拳，牢握但不舍的样子，引申为恳切。服，著，放置。膺，胸口。

【译文】

孔子说：“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了它的好处，就牢牢地把它放在心上，再也不让它失去。”

【读解】

这是针对前一章所说的那些不能坚持中庸之道的人而言的。

作为孔门的高足，颜回经常被老师推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庸之道方面也不例外。

一旦认定，就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这是颜回的作为，也是孔圣人“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风范。

白刃可蹈，中庸难得

【原文】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1），爵禄可辞也（2），白刃可蹈（3）也，中庸不可能也。”（第9章）

【注释】

（1）均：即平，指治理。（2）爵，爵值，禄：官吏的薪俸。辞：放弃。（3）蹈：踏。

【译文】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 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读解】

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事实上，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容易。孔子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所以把它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什么是真正的强？

【原文】

子路问强(1)。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2)宽柔以教，不报无道(3)，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4)。衽金革(5)，死而不厌(6)，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7)，强哉矫(8)！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9)，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第 10 章）

【注释】

（1）子路：名仲由，孔子的学生。（2）抑：选择性连词，意为“还是”。而：代词，你。与：疑问语气词。（3）报：报复。（4）居：处。（5）衽：卧席，此处用为动词。金：指铁制的兵器。革：指皮革制成的甲盾。（6）死而不厌：死而后已的意思。（7）和而不流：性情平和又不随波逐流。（8）矫：坚强的样子。（9）不变塞：不改变志向。

【译文】

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读解】

子路性情鲁莽，勇武好斗，所以孔子教导他：有体力的强，有精神力量的强，但真正的强不是体力的强，而是精神力量的强。精神力量的强体现为和而不流，柔中有刚；体现为中庸之道；体现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宁死不改变志向和操守。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强。

说起来，还是崇高的英雄主义，献身的理想主义。

不过，回到《中庸》本章来，孔子在这里所强调的，还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儒学中最为高深的道行。

正道直行，默默无闻也不后悔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1），后世有述焉（2），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3）。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4），唯圣者能之。”（第 11 章）

【注释】

（1）素：据《汉书》，应为“索”。隐：隐僻。怪：怪异。（2）述：记述。（3）已：止，停止。（4）见知：被知。见，被。

【译文】

孔子说：“寻找隐僻的歪歪道理，做些怪诞的事情来欺世盗名，后世也许会有人来记述他，为他立传，但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持下去，而我是绝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读解】

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是圣人所不齿的。

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一半又停止了下來，这也是圣人所不欣赏的。

唯有正道直行，一条大路走到底，这才是圣人所赞赏并身体力行的。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是圣人所赞赏的精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这也是圣人所赞赏的精神。

以上几章从各个方面引述孔子的言论反复申说第一章所提出的“中和”（中庸）这一概念，弘扬中庸之道，是全篇的第一大部分。

君子之道费而隐

【原文】

君子之道费而隐（1）。夫妇（2）之愚，可以与知焉（3），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4）。《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5）。”言其上下察也（6）。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7），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12章）

【注释】

（1）费：广大。隐：精微。（2）夫妇：匹夫匹妇，指普通男女。（3）与：动词，参与。（4）破：分开。（5）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引自《诗经·大雅·旱麓》。鸢，老鹰。戾，到达。（6）察：昭著，明显。（7）造端：开始。

【译文】

君子的道广大而又精微。普通男女虽然愚昧，也可以知道君子的道；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即便是圣人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普通男女虽然不贤明，也可以实行君子的道，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即便是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大地如此之大，但人们仍有不满足的地方。所以，君子说到“大”，就大得连整个天下都载不下；君子说到“小”，就小得连一点儿也分不开。《诗经》说：“鸢鸟飞向天空，鱼儿跳跃深水。”这是说上下分明。君子的道，开始于普通男女，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却昭著于整个天地。

【读解】

这一章另起炉灶，回到第一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进行阐发，以下八章（13—20）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

正因为道不可须臾离开，所以，道就应该有普遍的可适应性，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连匹夫匹妇，普通男女都可以知道，可以学习，也可以实践。

不过，知道是一回事，一般性地实践是一回事，要进入其高深境界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道又必须有精微奥妙的一方面，供德行高，修养深的学者进行深造，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如此两方面的性质结合起来，使道既广大又精微，既有普及性又有提高性，既下里巴人又阳春白雪，说到底，是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可发展的体系。

道是如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都是如此。说到唱歌，卡拉OK谁都可以来上几句，但要唱出歌星级水平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说用电脑打字，坐下来一两个小时，一个完全的外行也可以打出一串字来，可要成为电脑专家就是另一回事了。说到下棋，知道下棋规则，棋瘾大得不可思议的人满街都是，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棋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凡事都有一知半解与精通的区别，匹夫匹妇与“圣人”的分别也就在这里。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1）’执柯以伐柯，睨（2）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违道不远（3），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4）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5）？”（第13章）

【注释】

（1）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引自《诗经·豳风·伐柯》。伐柯，砍削斧柄。柯，斧柄。则，法则，这里指斧柄的式样。（2）睨：斜视。（3）违道：离道。违，离。（4）庸：平常。（5）胡：何、怎么。慥慥（zao），忠厚诚实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道并不排斥人。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排斥他人，那就不可以实行道了。”

“《诗经》说：‘砍削斧柄，砍削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眼前。’握着斧柄砍削斧柄，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你斜眼一看，还是会发现差异很大。所以，君子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治理，只要他能改正错误实行道就行。”

“一个人做到忠恕，离道也就差不远了。什么叫忠恕呢？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

“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连其中的一项也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臣民应该对君王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弟弟应该对哥哥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朋友应该先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平常的德行努力实践，平常的言谈尽量谨慎。德行的实践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勉励自己努力；言谈却不敢放肆而无所顾忌。说话符合自己的行为，行为符合自己说过的话，这样的君子怎么会不忠厚诚实呢？…”

【读解】

道不可须臾离的基本条件是道不远人。换言之，一条大道，欢迎所有的人行走，就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欢迎所有的人学习、实践，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欢迎所有的人走一样。相反，如果只允许自己走，而把别人推得离道远远的，就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革命”而不准别人（阿Q）“革命”，那自己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推行道的另一条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不同人不同的具体情况出发，使道既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能够适应不同个体的特殊性。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既然如此，就不要对人求全责备，而应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他人。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要说人家，就是自己，不也还有很多应该做到的而没有能够做到吗？所以，要开展批评，也要开展自我批评。圣贤如孔子，不就从四大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吗？那就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哪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呢？说不定还深沉得很呢。

不过也不要紧，只要你做到忠恕，也就离道不远了。说到底，还是要“言顾行，行顾言”，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

素位而行，安分守己

【原文】

君子素其位（1）而行，不愿乎其外。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2），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3）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4）下；在下位，不援（5）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6）人。

故君子居易（7）以俟命（8），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9）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10），反求诸其身。”（第14章）

【注释】

（1）素其位：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素，平素。现在的意思，这里作动词用。（2）夷：指东方的部族；狄：指西方的部族。泛指当时的少数民族。（3）无入：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入，处于。（4）陵：欺侮。（5）援：攀援，本指抓着东西往上爬，引申为投靠有势力的人往上爬。（6）尤：抱怨。（7）居易：居于平安的地位，也就是安居现状的意思。易，平安。（8）俟（si）命：等待天命。（9）射：指射箭。（10）正（zheng）鹄（gu）：正、鹄：均指箭靶子；画在布上的叫正，画在皮上的叫鹄。

【译文】

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

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做贫贱人应做的事；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

处于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于下位，不攀援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苟求别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

所以，君子安居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术不行。”

【读解】

素位而行近于《大学》里面所说的“知其所止”，换句话说，叫做安守本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安分守己。

这种安分守己是对现状的积极适应、处置，是什么角色，就做好什么事，如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所说：“自己是什么就做什么；是西瓜就做西瓜，是冬瓜就做冬瓜，是苹果就做苹果；冬瓜不必羡慕西瓜，西瓜也不必嫉妒苹果……”然后才能游刃有余，进一步积累、创造自己的价值，取得水到渠成的成功。

事实上，任何成功的追求、进取都是在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后取得的。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回到我们在《大学》读解里面举过的例子，一位教授，因偶尔发现卖大饼的人很赚钱，一个月一两千，比自己给大学生上课还赚得多了许多，于是便放下课不上而去卖大饼。

这样做值得吗？不值得，这就叫做不守本分，不“知其所止”，这个例子也许举得有点极端，但它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是否“下海”问题时的一个真实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实质上是没有认识清楚自己，迷失了方向。

与“这山望到那山高”密切相关的另一种迷失是不满足自己的职位，总是奢望向上爬，奢望高升，总是怨天尤人，而不像圣人所说的那样“反求诸其身”。用耕云先生在其禅学讲话中的说法：这种人没有认识到“一部机器，大的轮轴固然重要，但如果少了一个小螺丝钉，就会出故障，就会由松散而解体。所以每个部门，每个环节，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也唯有人人都能构成需要，才能形成整体的健全。”其实，耕云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道理，也正是毛泽东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的情神。只可惜很多人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精神的深刻内涵，不能“素其位而行”，安分守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居易以俟命”，而是心存妄想，只知道羡慕，甚至嫉妒别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向上爬，“行险以侥幸”，结果是深深地陷入无休无止的勾心斗角和无尽的烦恼之中，迷失了本性。

凡有奢望，必生烦恼。

所以，不要去妄想什么，只问自己该做什么吧——这就是素位而行，安分守己。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原文】

君子之道，辟（1）如行远，必自迩（2）；辟如登高，必自卑（3）。《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4）。”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第15章）

【注释】

（1）辟：同“譬”。（2）迩：近。（3）卑：低处。（4）“妻子好合……”：引自《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妻与子。好合，和睦。鼓，弹奏。翕（xi），和顺，融洽。耽，《诗经》原作“湛”，安乐。帑（nu），通“孥”，子孙。

【译文】

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山一样，必定要从低处起步。《诗经》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兄弟关系融洽，和顺又快。使你的家庭美满，使你的妻儿幸福。”孔子赞叹说：“这样，父母也就称心如意了啊！”

【读解】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都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意思。

万事总宜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效果适得其反。

一切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边切近的地方做起。要在天下实行中庸之道，首先得和顺自己的家庭。说到底，还是《大学》修、齐、治、平循序渐进的道理。

无所不在的道

【原文】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1），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2）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3）如此夫！”（第16章）

【注释】

（1）齐（zhai）：通“斋”，斋戒。明，洁净。盛服：即盛装。（2）“神之格思……”：引

自《诗经：大雅。抑》。格，来临。思，语气词。度，揣度。矧（Shen），况且。射（yi），厌，指厌怠不敬。（3）掩：掩盖。

【译文】

孔子说：“鬼神的德行可真是大得很啊！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使人无法离开它。天下的人都斋戒净心，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去祭祀它，无所不在啊！好像就在你的头上，好像就在你左右。《诗经》说：‘神的降临，不可揣测，怎么能够怠慢不敬呢？’从隐微到显著，真实的东西就是这样不可掩盖！”

【读解】

这一章借孔子对鬼神的论述说明道无所不在，道“不可须臾离。”

另一方面，也是照应第12章说明“君子之道费而隐”，广大而又精微。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是“隐”，是精微；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使人无法离开它，是“费”，是广大。

作一个形象的比喻，道也好，鬼神也好，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人也离不开它。

既然如此，当然应该是人人皈依，就像对鬼神一样的虔诚礼拜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1），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2）而笃（3）焉。故栽者培之（4），倾者覆之（5）。《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6）故大德者必受命。”（第17章）

【注释】

（1）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先王的地方。飨（xiang）：一种祭祀形式，祭先王。之，代词，指舜。（2）材，资质，本性。（3）笃：厚，这里指厚待。（4）培：培育。（5）覆：倾覆，摧毁。（6）“嘉乐君子……”：引自《诗经·大雅·假乐》。嘉乐，即《诗经》之“假乐”，“假”通“嘉”，意为美善。宪宪，《诗经》作“显显”，显明兴盛的样子。令，美好。申，重申。

【译文】

孔子说：“舜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吧？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上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拥有整个天下，宗庙里祭祀他，子子孙孙都保持他的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所以，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成材的得到培育，不能成材的就遭到淘汰。《诗经》说：‘高尚优雅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命。”

【读解】

天生我材必有用。

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居易以俟命”，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的都会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那种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

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治国平天下的法则

【原文】

哀公（1）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2）。其人存（3），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4）。人道敏（5）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6）。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7），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8），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9）。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10）群臣也，子庶民也（11），来百工也（12），柔远人也（13），怀诸侯也（14）。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15）；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16）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18），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19），既稟称事（20），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21）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22），举废国（23），治乱持（24）危，朝聘（25）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26）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27）；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28）。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29）；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第20章）

【注释】

（1）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姓姬，名蒋，“哀”是谥号（2）布：陈列。方：书写用的木板。策，书写用的竹简。（3）其人：指文王、武王。（4）息：灭，消失。（5）敏：勉力，用力，致力。（6）蒲卢：即芦苇。芦苇性柔而具有可塑性。（7）杀（shai）：减少，降等。（8）昆弟：兄和弟，也包括堂兄堂弟。（9）九经：九条准则。经，准则。（10）体：体察，体恤。（11）子庶民：以庶民为子。子，动词。庶民，平民。（12）来：招来。百工：各种工匠。（13）柔远人：安抚边远地方来的人。（14）怀，安抚。（15）劝：勉力，努力。（16）谗：说别人的坏话，这里指说坏话的人。（17）盛，多。任使：足够使用。（18）时使：指使用百

姓劳役有一定时间，不误农时。薄敛：赋税轻。(19)省：视票。试，考核。(20)既(xi)：即“饩”，指赠送别人粮食或饲料。稟：给予粮食。称：符合。(21)矜：怜悯，同情。(22)继绝世：延续已经中断的家庭世系。(23)举废国：复兴已经没落的邦国。(24)持：扶持。(25)朝聘：诸侯定期朝见天子。每年一见叫小聘，三年一见叫大聘，五年一见叫朝聘。(26)豫：同“预”。(27)跲(jia)：说话不通畅。(28)这一段与《孟子·离娄上》中一段基本相同。到底是《中庸》引《孟子》还是《孟子》引《中庸》，不好断定。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科学》认为是《孟子》引《中庸》。(29)弗措：不罢休。弗，不。措，停止，罢休。

【译文】

鲁哀公询问政事。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径是多种树木。说起来，政事就像芦苇一样，完全取决于用什么人。要得到适用的人在于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都是礼的要求。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项是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智、仁、勇，这三种是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至于这三种德行的实施，道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它们，有的人通过学习才知道它们，有的人要遇到困难后才知道它们，但只要他们最终都知道了，也就是一样的了。又比如说，有的人自觉自愿地去实行它们，有的人为了某种好处才去实行它们，有的人勉强强地去实行，但只要他们最终都实行起来了，也就是一样的了。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原则。那就是：修养自身，尊崇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确立正道；尊崇贤人就不会思想困惑；亲爱亲族就不会惹得叔伯兄弟怨恨；敬重大臣就不会遇事无措；体恤群臣，士人们就会竭力报效；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会忠心耿耿；招纳工匠，财物就会充足；优待远客，四方百姓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的人都会敬畏了。像斋戒那样净心虔诚，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不符合礼仪的事坚决不做，这是为了修养自身；驱除小人，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德行，这是为了尊崇贤人；提高亲族的地位，给他们以丰厚的俸禄，与他们爱憎相一致，这是为了亲爱亲族；让众多的官员供他们使用，这是为了敬重大臣；真心诚意地任用他们，并给他们以较多的俸禄，这是为了体恤群臣；使用民役不误农时，少收赋税，这是为了爱民如子；经常视察考核，按劳付酬，这是为了招纳工匠；来时欢迎，去时欢送，嘉奖有才能的人，救济有困难的人，这是为了优待远客；延续绝后的家族，复兴灭亡的国家，治理祸乱，扶持危难，按时接受朝见，赠送丰厚，纳贡菲薄，这是为了安抚诸侯。总而言之，治理天下和国家有九条原则，但实行这些原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任何事情，事先有预备就会成功，没有预备就会失败。说话先有预备，就不会中断；做事先有预备，就不会受挫；行为先有预备，就不会后悔；道路预先选定，就不会走投无路。

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不孝顺父母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孝顺父母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孝顺父母；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够使自己真诚。

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天生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做到，不用

思考就能拥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这样的人是圣人。努力做到真诚，就要选择美好的目标执著追求：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周密思考，明确辨别，切实实行。要么不学，学了没有学会绝不罢休；要么不问，问了没有懂得绝不罢休；要么不想，想了没有想通绝不罢休；要么不分辨，分辨了没有明确绝不罢休；要么不实行，实行了没有成效绝不罢休。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我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做到的，我用一千分的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这样，虽然愚笨也一定可以聪明起来，虽然柔弱也一定可以刚强起来。

诚则明，明则诚

【原文】

自诚明（1），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2）明矣，明则诚矣。

【注释】

（1）自：从，由。明：明白。（2）则：即，就。

【译文】

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真诚，这叫做人为的教育。真诚也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 也就会做到真诚。

【读解】

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人为的教育，只要做到了真诚，二者也 就合一了。

革命不分先后，明道向善不问先天后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里也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至诚可参天地

【原文】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1）；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 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2）；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

【注释】

（1）尽其性：充分发挥本性。（2）赞：赞助。化育：化生和养育。（3）参天地：与天地并列力三。参，并列。

【译文】

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大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读解】

真诚者只有首先对自己真诚，然后才能对全人类真诚。真诚可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它的功用居然有如此之大，那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从一个方面下功夫

【原文】

其次致曲（1），曲能有诚。诚则形（2），形则著（3），著则明（4），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5）。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注释】

（1）其次：次一等的人，即次于“自诚明”的圣人的人，也就是贤人。致曲：致力于某一方面。曲，偏。（2）形：显露，表现。（3）著：显著。（4）明：光明。（5）化：即化育。

【译文】

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致力于某一方面，致力于某一方面也能做到真诚。做到了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化育万物。

【读解】

这一章相对于上一章而言。上一章说的是天生至诚的圣人，这一章说的是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换句话说，圣人是“自诚明”，天生就真诚的人，贤人则是“自明诚”，通过后天教育明白道理后才真诚的人。贤人虽然致力于某一方面，但通过教育和修养，通过：“形、著、明、动、变、化”的阶段，同样可以一步一步地达到圣人的境界：化育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

说到底，只要你努力奋斗，曲径通幽，条条道路通罗马，最终都可以大功告成，修成正果。

在劝人真诚的问题上，《中庸》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不遗余力的了。

国家兴亡，必有征兆

【原文】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1）。国家将兴，必有祲祥（2）；国家将亡，必有妖孽（3）。见乎蓍龟（4），动乎四体（5）。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6）。

【注释】

（1）前知：预知未来。（2）祲祥：吉祥的预兆。（3）妖孽：物类反常的现象。草木之类称妖，虫豸之类称孽。（4）见（xiàn）：呈现。蓍（shì）龟：蓍草和龟甲，用来占卜。（5）四体，手足，指动作仪态。（6）如神：如神一样微妙，不可言说。

【译文】

极端真诚可以预知未来的事。国家将要兴旺，必然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衰亡，必然有不祥的反常现象。呈现在蓍草龟甲上，表现在手脚动作上。祸福将要来临时，是福可以预先知道，是祸也可以预先知道。所以极端真诚就像神灵一样微妙。

【读解】

心诚则灵。

灵到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程度，可就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了。

至于“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现象，历代的正史野史记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你说它是迷信也罢，说它是无稽之谈也罢，反正不仅一般人津津乐道，就是正统儒学的经典，不也同样认为这种现象“几乎蓍龟，动乎四体”吗？

其实，撩开神秘的迷雾，这里的意思不外乎是说，由于心灵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不被私心杂念所述惑，就能洞悉世间万物的根本规律，因此而能够预知未来的吉凶祸福、兴亡盛衰。

一言归总，还是说到真诚的出神入化功用。

不能只做到自我完善

【原文】

诚者，自成也（1）；而道，自道也（2）。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于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3），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4）之宜也。

【注释】

（1）自成：自我成全，也就是自我完善的意思。（2）自道（dao）：自我。

【译文】

真诚是自我的完善，道是自我的引导。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没有真诚就没有了事物。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不过，真诚并不是自我完善就够了，而是还要完善事物。自我完善是仁，完善事物是智。仁和智是出于本性的德行，是融合自身与外物的准则，所以任何时候施行都是适宜的。

【读解】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这里把智、仁与真诚的修养结合起来了。因为，真诚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真诚从细的方面来说，是自我的内心完善。所以，要修养真诚就必须做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靠学习来理解，又要靠实践来实现。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真诚的外化问题，也就是说，真诚不仅仅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是一种主观内在的品质，自我的道德完善，而是还要外化到他人和一切事物当中去。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倒正好用得上我们以前常爱引用的那句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自己解放了，全人类都解放了，世界也就大同了。自己真诚了，他人真诚了，真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世界也就美好无欺了。

说到底，还是真诚的奇妙神功。

真诚是没有止息的

【原文】

故至诚无息（1），不息则久，久则征（2），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3）。如此者，不见而章（4） 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5）：其为物不贰（6），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7），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8）而不重，振（9）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今夫山，一卷石（10）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鼃、鼃、蛟、龙、鱼、鳖生焉（11），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12）！”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注释】

（1）息：止息，休止。（2）征：征验，显露于外。（3）无疆：无穷无尽。（4）见（xian）：显现。章：即彰，彰明。（5）一言：即一字，指“诚”字。（6）不贰：诚是忠诚如一，所以

不贰。(7) 斯：此。昭昭：光明。(8) 华岳：即华山。(9) 振：通“整”，整治，引申为约束。(10) 一卷(quan)石：一拳头大的石头。卷：通“拳”。(11) 不测：不可测度，指浩瀚无涯。(12) 《诗》云：以下两句诗均引自《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语气词。放(wu)语气词。穆，深远。不已，无穷。不显，”不”通“丕”，即大；显，即明显。

【译文】

所以，极端真诚是没有止息的。没有止息就会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会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就会悠远，悠远就会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会高大光明。广博深厚的作用是承载万物；高大光明的作用是覆盖万物；悠远长久的作用是生成万物。广博深厚可以与地相比，高大光明可以与天相比，悠远长久则是永无止境。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显示也会明显，不活动也会改变，无所作为也会有所成就。

天地的法则，简直可以用一个“诚”字来囊括：诚本身专一不二，所以生育万物多得不可估量。大地的法则，就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远、长久。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原本不过是由一点一点的光明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无边无际时，日月星辰都靠它维系，世界万物都靠它覆盖。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土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漏，世间万物都由它承载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山，原本不过是由拳头大的石块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高大无比时，草木在上面生长，禽兽在上面居住，宝藏在上面储藏。今天我们所说的水，原本不过是一勺一勺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浩瀚无涯时，蛟龙鱼鳖等都在里面生长，珍珠珊瑚等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繁殖。

《诗经》说，“天命多么深远啊，永远无穷无尽！”这大概就是说的天之所以为天的原因吧。“多么显赫光明啊，文王的品德纯真无二！”这大概就是说的文王之所以被称为“文”王的原因吧。纯真也是没有止息的。

【读解】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是军人的风范。

生命不息，真诚不已。这是儒学修身的要求。不仅不已，而且还要显露发扬出来，达到悠远长久、广博深厚、高大光明，从而承载万物，覆盖万物，生成万物。而这正是天地的法则，说穿了，还是由真诚的追求而达到与天地并列为三的终极目的。这使人想到诗人屈原在《桔颂》里的咏叹：“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实质上是一种巨人哲学，一种英雄主义追求。

这种哲学，这种追求在过去的时代里一直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止统。直到现代主义兴起，市场经济发达，一种“非英雄化”、“非英雄主义”的思潮出现，这种哲学，这种追求才受到挑战。

“参天地”的巨人是做不了了，不朽的英雄也难当了，但是否真诚的追求也不要了呢？这倒是摆在我们这个过渡的时代的一个严峻问题了。

有人说：“无奸不商。”这当然是与“诚”相悖逆的选择。

而你又作何回答，作何选择呢？

明哲保身，进退自如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1)！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2)大哉！礼仪(3)三百，威仪(4)三千。待其人(5)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6)，至道不凝焉(7)。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8)，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9)。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10)。《诗》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11)其此之谓与？

【注释】

(1) 洋洋：盛大，浩瀚无边。(2) 优优：充足有余。(3) 礼仪：古代礼节的主要规则，又称经礼。(4) 威仪：古代典礼中的动作规范及待人接物的礼节，又称曲礼。(5) 其人：指圣人。(6) 苟不至德：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苟，如果。(7) 凝聚，引申为成功。(8) 问学：询问，学习。(9) 倍：通“背”，背弃，背叛。(10) 容：容身，指保全自己。(11)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引自《诗经·人雅·烝民》，哲，智慧，指通达事理。

【译文】

伟大啊，圣人的道！浩瀚无边，生养万物，与天一样崇高；充足有余，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些都有待于圣人来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因此，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所以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读解】

这一章在继续盛赞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修养德行以适应圣人之道的问题。因为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所以君子应该“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朱熹认为，这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要求学者尽心尽意研习。其实，五句所论不外乎尊崇道德修养和追求知识学问这两个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又红又专”的问题。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也不外乎是在这两方面之外加上“体育”一项。其性质内涵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其入手的途径却是相通的。

有了德、智两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居上下骄，为下不倍”，身居高位不骄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至于“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则是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当然，说者容易做者难，看似平淡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要协“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当然与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表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切莫把它混为一谈。

不要自以为是，独断专行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1），贱而好自专（2），生乎今之世反（3）古之道。如此者，灾及

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4），不考文（5）。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6）。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7），杞不足征也（8）吾学殷礼（9），有宋存焉（10）；吾学周礼（11），今用之，吾从周（12）。”

【注释】

（1）自用：凭自己主观意图行事，自以为是，不听别人意见，即刚愎自用的意思。（2）自专：独断专行。（3）反：通“返”，回复的意思。（4）制度：在这里作动词用，指制订法度。（5）考文，考订文字规范。（6）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指车子的轮距一致；书同文指字体统一；行同指伦理道德相同。这种情况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出现的，据此知道《中庸》有些章节的确是秦代儒者所增加的。（7）夏礼，夏朝的礼制。夏朝，约公元前2205年——前1776年，传说是禹建立的，（8）杞：国名，传说是周武王封夏禹的后代于此，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征，验证，（9）殷礼：殷朝的礼制。商朝从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到纣亡国，一般称为殷代，整个商朝也称商殷或殷商。（10）宋：国名，商汤的后代居此，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11）周礼：周朝的礼制。（12）以上这段孔子的话也散见于《论语·八佾》、《论语·为政》。

【译文】

孔子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于现在的时代却一心想回复到古时去。这样做，灾祸一定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不是天子就不要议订礼仪，不要制订法度，不要考订文字规范。现在天下车子的轮距一致，文字的字体统一，伦理道德相同。虽有相应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虽然有相应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

孔子说：“我谈论夏朝的礼制，夏的后裔杞国已不足以验证它；我学习殷朝的礼制，殷的后裔宋国还残存着它；我学习周朝的礼制，现在还实行着它，所以我遵从周礼。”

【读解】

本章承接上一章发挥“为下不倍（背）”的意思。反对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也有“不在其位，下谋其政”（《论语·泰伯》）的意思。归根结底，其实还是素位而行，安分守己的问题。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引孔子的话否定了那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这与一般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具有复古主义倾向的看法似乎有些冲突。其实，孔子所要复的礼，恰好是那种“今用之”的“周礼”，而不是“古之道”的“夏礼”和“殷礼”。因为夏礼已不可考，而殷礼虽然还在它的后裔宋国那里残存着，但毕竟也已是过去的了。所以，从本章所引孔子的两段话来看，的确不能随随便便地给他扣上“拉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者帽子。

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

【原文】

天下有三重焉（1）其寡过矣乎！上焉者（2），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3），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4），建诸天地而不悖（5），质诸鬼神而无疑（6），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7）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8），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

望（9），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10）。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11）有誉于天下者也。

【注释】

（1）王天下有三重焉：王（Wang），作动词用，王天下即在天下做王的意思，也就是统治天下。三重，指上一章所说的三件重要的事：仪礼、制度、考文。（2）上焉者：指在上位的人，即君王。（3）下焉者：指在下位的人，即臣下。（4）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君王。（5）建，立。（6）质：质询，询问。（7）俟：待。（8）道：通“导”，先导。（9）望：威望。（10）“《诗》曰”句：引自《诗经·周颂·振鹭》。射（yì），《诗经》本作“斲”，厌弃的意思。庶几（jǐ），几乎。夙（sù）夜：早晚，夙，早。（11）蚤：即“早”。

【译文】

治理天下能够做好议订礼仪，制订法度，考订文字规范这三件重要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了吧！在上位的人，虽然行为很好，但如果没有验证的活，就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听从。在下位的人，虽然行为很好，但由于没有尊贵的地位，也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听从。

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没有背谬，立于天地之间而没有悖乱，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以后侍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这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后侍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这是知道人意。所以君子的举止能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代代成为天下准则。在远处有威望，在近处也不使人厌恶。

《诗经》说，“在那里没有人憎恶，在这里没有人厌烦，日日夜夜操劳啊，为了保持美好的名望。”君子没有不这样做而能够早早在天下获得名望的。

【读解】

这一章承接“居上下骄”的意思而发挥。要求当政者身体力行，不仅要有好的德行修养，而且要有行为实践的验证，才能取信于民，使人听从，这就好比我们今天要求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一样。不管你把自己的德行吹上天，也不管你的规划有多宏伟，做一两件实事，拿一点政绩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修的路在哪里？你建的房在哪里？你办的学校在哪里？市场是否繁荣？物价是否上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成为老百姓的公仆。

提高到理论上来说，这一章所强调的，依然是重实践的观点。“本诸身，征诸庶民”，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这是主客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客观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观意图、见解、理论是否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与愿望。从而使自己的举止能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准则。

这里当然还是蕴含着儒者对伟大与崇高的向往和对不朽的渴望，也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追求。

圣人的伟大之处

【原文】

仲尼祖述（1）尧舜，宪章（2）文武，上律天时，下袭（3）水土。辟如大地之无不持

载，无不覆帔（4），辟如四时之错行（5），如日月之代明（6）”。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7）。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注释】

（1）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2）宪章：遵从，效法。（3）袭：与上文的“律”近义，都是符合的意思。（4）覆帔（dao）：覆盖。（5）错行：交错运行，流动不息。（6）代明：交替光明，循环变化。（7）敦化：使万物敦厚纯朴。

【译文】

孔子继承尧舜，以文王、武王为典范，上遵循天时，下符合地理。就像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又好像四季的交错运行，日用的交替光明。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妨害，道路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啊！

【读解】

天地的伟大之处，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因为孔子与天地比肩，与日月同辉。

这一章以孔子为典范，盛赞他的德行，为学者塑造了一个伟大、崇高而不朽的形象，使他流芳百世而成为后代人永远学习与敬仰的楷模。

这就是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圣人。

从《中庸》本身的结构来看，这也是从理论到实际了，从中庸之道方方面面的阐述落实到一个具体的榜样上来。

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弘扬德行的最高境界

【原文】

《诗》曰，“衣锦尚絅（1）。”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2）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3）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人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4）！”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5）。”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6）。”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钁（7）。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8）。”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9）”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德輶如毛（10）。”毛犹有（11），“上天之载，无声无臭（12）。”至矣！

【注释】

（1）衣锦尚絅：引自《诗经·卫风，硕人》。衣（yi），此处作动词用，指穿衣。锦，指色彩鲜艳的衣服。尚，加。絅（jiong），同“袷”，用麻布制的罩衣。（2）暗然：隐藏不露。

（3）的（di）然，鲜明，显著。（4）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引自《诗经·小雅·正月》。孔，很。昭，《诗经》原作“沼”·昭、摛同，意为明显。（5）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引自《诗经·大雅·抑》。相，注视。屋漏，指古代室内西北角设小帐的地方。相传是神明所在，所以这里是以屋漏代指神明。不愧屋漏喻指心地光明，不在暗中做坏事，起坏念头。（6）奏假无言，时靡有争：引自《诗经·商颂·烈祖》。奏，进奉，假（ge），通“格”，即感通，指诚心能与鬼神或外物互相感应。靡（mi），没有，（7）鈇（fu）钁（yue）：古代执行军法时用的斧子。（8）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引自《诗经·周颂，烈文》。不显，“不”通“丕”，不显即大显。辟（bi），诸侯。刑，通“型”，示范，效法。（9）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引

自《诗经·大雅·皇矣》。声，号令。色，容貌。以，与。(10)德輶如毛：引自《诗经·大雅·杰民》。輶(you)，古代一种轻便车，引申为轻，(11)伦：比。(12)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引自《诗经·大雅·文王》。臭(Xiou)，气味。

【译文】

《诗经》说：“身穿锦绣衣服，外面罩件套衫。”这是为了避免锦衣花纹大显露，所以，君子的道深藏不露而日益彰明；个人的道显露无遗而日益消亡。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知远，由风知源，由微知显，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

《诗经》说：“潜藏虽然很深，但也会很明显的。”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愧疚，没有恶念头存于心志之中。君子的德行之所以高于一般人，大概就是在这些不被人看见的地方吧？

《诗经》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不是能无愧于神明。”所以，君子就是在没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是恭敬的，就是在没有对人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信实的。

《诗经》说：“进奉诚心，感通神灵。肃穆无言，没有争执。”所以，君子不用赏赐，老百姓也会互相对勉；不用发怒，老百姓也会很畏惧。

《诗经》说，“弘扬那德行啊，诸侯们都来效法。”所以，君子笃实恭敬就能使天下太平。

《诗经》说：“我怀有光明的品德，不用厉声厉色。”孔子说：“用厉声厉色去教育老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

《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轻如毫毛还是有物可比拟。“上天所承载的，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读解】

这种最高的境界就是空气的境界。

空气无声无色无味，谁也看不见听不到嗅不出，可是谁也离它不开。德行能到这种境界，当然是种仙至人了。可谁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就是孔圣人也未必就能达到吧。

所以还有次一等的境界，这就是“轻如毫毛”的境界。借用诗圣杜甫的诗，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的境界。这种境界，和风细雨，沁人心脾而入人肺腑，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这大概就是圣人的境界吧。

至于那种声色俱厉的疾风暴雨式的做法，那种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的方法，正如孔子所说：“末也！”已谈不上什么境界，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罢了。

本章是《中庸》全篇的结尾，重在强调德行的实施。从天理到人道，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从“君子笃恭”到“天下平”，既回到与《大学》相呼应的人生进修阶梯之上，又撮取《中庸》全篇的宗旨而加以概括。各段文字，既有诗为证又引申发挥。难怪得朱熹要在《中庸章句》的末尾大发感叹：“这样反复叮咛以教人的用意是多么深切啊，后世学者难道可以不用心去钻研体会吗？”

的确也是如此啊！

05 《左传》

春秋左传

目录

郑伯克段于鄢 ——多行不义必自毙
石蜡大义灭亲 ——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曹刿论战 ——两军交战智者胜
桓公伐楚 ——智慧是弱者的盾牌
宫之奇谏假道 ——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
晋国骊姬之乱 ——最能适应者为强者
晋公子重耳之亡 ——磨难是一笔财富
展喜犒齐师 ——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晋楚城濮之战 ——仗越打越精
烛之武退秦师 ——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
蹇叔哭师 ——利令智昏必遭惩罚
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 ——光明与黑暗的抗争
宋及楚平 ——尔虞我诈不会绝迹
晋鞏之战（成公二年） ——勇斗须在关键时
楚归晋知罃（成公三年） ——国家利益重于个人恩怨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有关说客的是与非
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 ——对外扩张治不了政治病
祁奚举贤（襄公三年） ——不偏不党的滋味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襄公十四年） ——百姓也可以为国君上课
伯州犁问囚（襄公二十六年） ——一上下其手最可恨
蔡声子论晋用楚材（襄公二十六年） ——人才在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 ——听乐观舞论德政
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 ——对傲慢无礼还以颜色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民心可疏导不可左右
子产论为政宽猛 ——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少
晏婴叔向论楚晋季世 ——末世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伍员奔吴 ——奸佞小人如耗子屎
晏婴论和与同 ——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鱄设诸刺吴王僚 ——刺客的赌博游戏
申包胥如秦乞师 ——为臣以尽忠为天职
齐鲁夹谷之会 ——圣人知礼而有勇
伍员谏许越平 ——穷寇不可不猛追
楚国白公之乱 ——宫廷之争难说清

《春秋左传》简介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事，实际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经过孔子编辑、修订。它的记事年代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旧闻。后来，儒家学者把《春秋》尊为“经”，列入“五经”当中，称为《春秋经》。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

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 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和《谷 规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 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 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 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 手法，尤其是写战争和外交辞令，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 散文著作。

有关《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 人们大多相信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是这一说法存在很多矛盾，唐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学家，也有人认为作者不止一人。不过，大多数人 认为，《左传》的编定成书是在战国初年。

西晋的杜预将本来分开的《春秋》和《左传》编在一起，加 上前人的注释，称为《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孔颖达为杜预注 作厂疏并附上陆德明的《左传音义》，称为《春秋左传正义》。今 大我们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左传》在唐代被‘官方列入‘十二经’，在宋代列入“十三经”，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这里选录的《左传》原文依据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注 释和译文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左传》原本只有纪 年，没有篇目，选录的篇目是后加的。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 多行不义必自毙

【原文】

初①，郑武公娶于申②，曰武姜③。生庄公及共叔段④。庄公寤生⑤，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⑥。爱共叔段，欲立之，亟 请于武公⑦，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⑧。公曰：“制，岩邑 也⑨， 虢叔死焉⑩， 伦邑唯命⑪。”请京⑫，使居之，谓之“京城大 叔”。

祭仲曰⑬：“都，城过百雉⑭，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过参国之一⑮；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 将不堪⑯。”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⑰？”对曰：“姜氏何厌之有⑱？ 不如早为之所⑲，无使滋蔓。蔓，难图也⑳。”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㉑，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㉒。公于吕曰㉓：“国不堪贰，君 将若之何㉔）。？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㉕），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㉖）。子 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㉗），厚将崩。”

大叔完聚㉘），缮甲兵，具卒乘㉙），将袭郑。夫人将启之㉚）。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㉛）。京叛大叔段。段 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㉜），大叔出奔共。

遂置姜氏于城颍㉝），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㉞）。”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㉟），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㊱）。

(经)

【注释】

(1) 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2) 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3) 亲民：根据后面的“传”文，“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4) 知止：知道目标所在。(5) 得：收获。(6) 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和和美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7) 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8) 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9) 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10) 庶人：指平民百姓。(11) 壹是：都是。本：根本。(12) 末：相对于本而言，指枝末、枝节。(13) 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却加以重视。(14) 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法等)。

石碣大义灭亲(隐公三年、四年)

——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原文】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②，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③。又娶于陈④，曰厉妫⑤。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于州吁，嬖人之子也⑥，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碣谏曰⑦：“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⑩，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⑪。”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⑫，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⑭，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⑮。君人者⑯，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即”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⑰。(以上隐公三年)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⑱。”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⑲，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蜡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⑳，老夫耄矣㉑，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浼于卫㉒。九月，卫人使右宰丑浼杀州吁于濮、石蜡使其宰孺羊肩浼杀石厚于陈㉓。

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㉔。‘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卫：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齐：诸侯国名，姜姓，在今山东临淄一带。东宫：指太子。得臣：齐庄公的太子。②庄姜：卫庄公的妻子、庄是丈夫谥号，姜是娘家的姓。③《硕人》：《诗·卫风》中赞美庄姜的诗。④陈：诸侯国名，妫姓，在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县以北。⑤厉妫(gui):卫庄公夫人。⑥娣：妹妹。戴妫：随厉妫出嫁的妹妹。⑦嬖(bi)人：低贱而受宠的人。这里指宠妾。⑧石碣(que):卫国大夫。⑨纳：人。

邪：邪道。(10)佚(yì)：放纵。(11)阶：阶梯。这里的意思是引诱。(12)降：指地位下降。(13)憾：恨。(14)眡(zhèn)：克制。(15)速祸：使灾祸很快到来。(16)君人者：为 人之君者。(17)无乃：恐怕，大概。(18)老：告老退休。(19)和其民：使其民众安定和睦。(20)定君：安定君位。石子：指石碣。(21)觐：诸侯朝见天子。(22)朝陈：朝见陈桓公。使请：求陈镇公向周王请求。(23)如：往，去到。(24)褊(biān)小：狭小。(25)耄(mào)：年老。八、九十岁叫耄。(26)蒞(lì)：前来。(27)右宰：官名。丑：人名。濮：陈国地名。(28)宰：家臣。孺(niú)羊肩：人名。(29)与：参与，一起。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为妻，名叫庄姜。庄姜长得很美，但没有生孩子，卫国人给她作了一首诗叫《硕人》。后来卫 庄公又娶了一个陈国女子，名叫厉妫。厉妫生下孝伯，孝伯早死。厉仍随嫁的妹妹戴妫生了卫桓公。庄姜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受到庄公宠爱，喜好武事，庄 公子加禁止。庄姜则讨厌州吁。大夫石碣劝庄公说：“我听说疼爱 孩子应当用正道去教导他，不能使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淫 乱、放纵是导致邪恶的原因。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给他的宠爱 和俸禄过了头。如果想立州吁为太子，就确定下来；如果定不下 来，就会酿成祸乱。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下位，地位在 下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况且低贱妨害高贵， 年轻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压迫强大，淫 乱破坏道义，这是六件背离道理的事。国君仁义，臣下恭行，为 父慈爱，为子孝顺，为兄爱护，为弟恭敬，这是六件顺理的事。背 离顺理的事而效法违理的事，这就是很快会招致祸害的原因。作 为统治民众的君主，应当尽力除掉祸害，而现在却加速祸害的到 来，这大概是不行的吧？”卫庄公不听劝告。石碣的儿子石厚与州 吁交往，石碣禁止，但禁止不住。到卫桓公当国君时，石碣就告 老退休了。

鲁隐公四年的春天，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

州吁无法安定卫国的民心，于是石厚便向石碣请教安定君位 的方法。石碣说“能朝见周天子，君位就能安定了。”石厚问：“怎么才能朝见周天子呢？”石能答道“陈桓公现在正受周天子宠 信，陈国和卫国的关系又和睦，如果去朝见陈桓公，求他向周天 子请命，就一定能办到。”石厚跟随州吁去到陈国。石碣派人告诉 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老迈，没有什么作为了。来的那 两个人正是杀害我们国君的凶手，敢请趁机设法处置他们。”陈国 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住，并到卫国请人来处置。这年九月，卫国派 遣右宰丑前去，在濮地杀了州吁。石碣又派自己的家臣孺羊肩前 去，在陈国杀了石厚。

君子说：“石碣真是一位纯粹正直的巨子。他痛恨州吁，把石厚也一起杀了。‘大义灭亲’，大概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吧！”

【读解】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意思是说，猛虎性情虽然凶 残，但依然要恪守亲情的界限；凶残是对外。而对自己的亲生骨 肉，却以慈爱之心相待，绝不可能将其化为腹中餐。爱 老虎这样做，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对人而言，人 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 亲情，是自然的法则。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如 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 之列；如果说人性是永恒的话，这种亲情也是永恒的，否则，便 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 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 则。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 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必须作出选择。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自觉性；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这样，像石碏那样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

不过，能够大义灭亲是一回事，固然可敬，而对那个“义”还得讲究。就是说，“义”所代表的东西，要值得人们为之付出灭亲的代价。在古时，臣弑君、子杀父、妻害夫，都是大逆不道的“大不义”。国君是上天之子，体现了上天和神明的意志，是小民百姓最初的父母，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冒犯甚至杀害呢？这罪过比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大，真称得上是“弥天大罪”。在这种情况下的灭亲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之举，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我们总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两军交战智者胜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①。公将战②，曹刿请见③。其乡人曰④：“肉食者谋之⑤，又何间焉⑥？”刿曰：“肉食者鄙③，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③，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⑤，必以信⑪。”对曰：“小信未孚⑫，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⑭。”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⑮，战于长勺⑯。公将鼓之⑰，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⑱。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⑲，登轼而望之⑳，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㉑，再而衰㉒，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㉓，故逐之。”

【注释】

①我：指鲁国。作者站在鲁国立场记事，所以书中“我”即指鲁国。②公：指鲁庄公。③曹刿(guì)：鲁国大夫。④乡：春秋时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⑤肉食者：指做大官的人。当时大夫以上的官每天可以吃肉。⑥间(jiān)：参与。⑦鄙：鄙陋，指见识短浅。⑧专：专有，独占。⑨牺牲：祭礼时用的牲畜，如牛、羊、猪。⑩加：夸大。⑪信：真实，诚实。⑫孚：信任。⑬狱：诉讼案件。⑭情：情理。⑮乘：乘战车。⑯长勺：鲁国地名。⑰鼓：击鼓进军。⑱败绩：大败。⑲辙：车轮经过留下的印迹。⑳轼：车前供乘者扶手的横木。㉑作气：鼓足勇气。㉒再：第二次。㉓靡：倒下。

【译文】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将要出兵应战，曹刿请求见庄公。他的乡里人说：“做大官的人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做大官的人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他入朝拜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您凭借什么去同齐国作战？”庄公答道：“衣食一类用来安身的物品，我

不敢独自享用，必定要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没有遍及每个民众，他们不会跟从您去作战的。”庄公说：“祭花用的牲畜、宝玉和丝绸，我不敢夸大，一定要忠实诚信。”曹刿答道：“这种小信不足以使鬼神信任，鬼神是不会赐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官司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要处理得合乎情理。”曹刿说：“这是尽心尽力为民办事的表现，可以凭这个同齐国打仗。打仗的时候，请让我跟您一同去。”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同齐军交战。庄公正想击鼓进兵，曹刿说：“不行。”齐军已经击了三通鼓。曹刿说：“出兵了。”齐军被打得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他下了车，察看齐军车轮的印迹，然后登上车，扶着车轼瞭望齐军，说：“可以追击了。”于是开始追击齐军。

鲁军打了胜仗之后，庄公问曹刿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打仗凭的全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鼓足了勇气，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就衰退了，第三次击鼓时勇气便耗尽了。敌方的勇气耗尽时，我们的勇气正旺盛，所以会取胜。大国用兵作战难以预测，我担心他们设兵埋伏。后来，我看出他们的车轮印很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才去追击他们。

【读解】

可以把曹刿称为优秀的军事家。他所以取胜的原因，不是靠猛打猛冲，而是靠了谋略、智慧，这一点尤其让人称道。

战争当中，一个优秀的谋略家，抵得上成千上万的将士。他虽然没有将士的勇猛，没有将士的膂力，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却能凭借智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取大。

智慧如同水，水是无形的，看似柔弱，但是它在无形、柔弱。③之中积聚了看不见的力量，遇到险阻可以绕道而行，聚积起来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汇成冲决一切障碍的潮流。难怪孔子要说：“智者乐水”。它们在外表和特征上十分相似：以无形克服有形，以流转变回避强敌，以柔弱战胜阳刚。

中国传统中对水的偏爱，铸成了传统智慧在阴、阳的抗衡中注重以柔克刚的阴性特征。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传统的智者，谋略家，甚至可能连操刀舞剑的力量都没有，却能运筹帷幄，在几十万大军的交锋之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指点沙场，调兵遣将。可以说，一场战争中的灵魂，正是那些文弱雅致的谋略家，是他们彼此间智慧的较量，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传统的军事谋略家不是凭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验来指挥作战，而是靠读书识理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看上去他们似乎因为没有亲身打过仗而缺乏实战经验，然而他们从读书识理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足以使他们从力量对比、人心向背、心理状态、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天、地、人方面的因素，来把握、预测、决定整个战争的进程。这一点在崇尚实战经验的西方军事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自然的。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都在证明着，成功的战例是文人们智慧的杰作。他们精心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戏，然后让担当剧中角色的将士去演出。

齐桓公伐楚（僖公四年）

——智慧是弱者的盾牌

【原文】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1），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2）：“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3），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4）。不虞君之涉吾地也（5），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6）：‘五侯九伯（7），女实征之（8），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9）：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无隶。尔贡 包茅不入（11），王祭不共（12），无以缩酒（13），寡人是征（14）；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5）。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陃（16）。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17）。师退，次于召陵（18）。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19）。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20），辱收寡君（21），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22），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23），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24），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25）。

【注释】

（1）诸侯之师：指参与侵蔡的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国的军队。蔡：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河南上蔡、新蔡一带。（2）楚子：指楚成王。（3）北海、南海：泛指北方、南方边远的地方，不实指大海。（4）唯是：因此。风：公畜和母畜在发情期相互追逐引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相距遥远，虽有引诱，也互不相干。（5）不虞：不料，没有想到。涉：淌水而过，这里的意思是进入，委婉地指入侵。（6）召（shao）康公：召公奭（shi），周成王时的太保，“康”是谥号。先君：已故的君主，大公：太公，指姜尚，他是齐国的开国君主。（7）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诸侯。九伯：九州的长官。五侯九伯泛指各国诸侯。（8）实征之：可以征伐他们。（9）履：践踏。这里指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10）海：指渤海和黄海。河：黄河。穆陵：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北的穆陵山。大隶：地名，在今河北隆卢。（11）贡：贡物。包：裹束。茅：菁茅。入：进贡。（12）共：同“供”，供给。（13）缩酒：渗滤酒渣。（14）寡人：古代君主自称是征：征取这种贡物。（15）昭王：周成王的孙子周昭王。问：责问。（16）次：军队临时驻扎。陃（xing）：楚国地名。（17）屈完：楚国大夫。如：到，去。师：军队。（18）召（shao）陵：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偃城东。（19）不谷：不善，诸侯自己的谦称。（20）惠：恩惠，这里作表示敬意的词。徼（jiao）：求。敝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21）辱：屈辱，这里作表示敬意的词。（22）众：指诸侯的军队，（23）绥：安抚。（24）方城：指楚国北境的大别山、桐柏山一带山。（25）盟：订立盟约。

【译文】

鲁僖公四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蔡国溃败，接着又去攻打楚国。

楚成王派使节到齐军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因此牛马发情相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大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特来征收贡物；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楚国使臣回答说：“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于是齐军继续前进，临时驻扎在陃。

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中去交涉，齐军后撤，临时驻扎在召陵。

齐桓公让诸侯国的军队摆开阵势，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观看军容。齐桓公说：“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你们也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承蒙您惠临敝国并为我们的国家求福，忍辱接纳我们国君，这正是我们国君的心愿。”齐桓公说：“我率领这些诸侯军队作战，谁能够抵挡他们？我让这些军队攻打城池，什么样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如果您用仁德来安抚诸侯，哪个敢不顺服？如果您用武力的话，那么楚国就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

您的兵马虽然众多，恐怕也没有用处！”

后来，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

【读解】

据说，“春秋无义战”。这意思是说，春秋是一个诸侯（军阀？）混战的年代，大家都是为实际的利益（攻城掠地、抢夺财富之类）而打仗，大国凭借实力抢夺、吞并小国，弱肉强食，没有谁是为了真理、正义而战。

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夸张，但齐桓公伐楚，似乎证明了战争的不合道义。齐桓公寻找的借口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脚的，无法掩盖住恃强凌弱的本来面目，继而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典型事例足以让人相信那时大多数战争的非正义性质，相信强者为王的竞争逻辑。

不过，这场战争之所以载入史册，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是谁是谁非、谁代表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无法无天”、凭强力攫取利益的时代之中，弱者如何凭借智慧保护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称臣的精神。

内在的智慧，通过巧妙的外交辞令表达出来，不费一兵一卒，以智慧的力量使敌手心理上先行崩溃，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撇开利益之争一类背景，单是那些外交辞令本身，也足以让人赞赏和惊叹不已：一来一往，针锋相对，表面显得谦恭、温和、礼让，言辞又让人听起来不刺耳，而内在的凛然正气，却透过温和的表面使放手胆战心惊。

可以说，咱们的祖先在这方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曾在世界上无人可比拟的智谋，使他们在战争艺术和战争谋略方面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至今仍让我们向往不已。

智谋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种手段和技巧，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和各种场合。弱者可以凭借它来保护自己，强者可以凭借它来巧取豪夺，阴谋家也可以凭借它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把智谋用于各种目的和场合的实例，从宫廷政变，到坑蒙拐骗，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应有尽有。

由此让我们想到，咱们国人热心并擅长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争斗。我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过多地用在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之上，而不是用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更多的人造福之上。这是否同我们的谋略自古以来就特别发达有关系呢？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二年、五年）

——唇亡齿寒的历史教训

【原文】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1）。公曰（2）：“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3）。”对曰：“宫之奇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不为道（4），入自颠衿（5），伐溟三门（6）。冀之既病（7），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8），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9）”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10），灭下阳（11）。（以上僖公二年）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12）。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13），寇不可玩（14）。一之谓甚（15）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16），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17），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19），是以不嗣（20）。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21）；为文王卿士（22），勋在王室，藏于盟府（23），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幅乎？亲以宠幅，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鬯（24），神必据我（25）。”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26）：‘皇天无亲（27），惟德是辅（28）。’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29）。’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30）。’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冯依（31），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32），神其吐之乎（33）？”弗从，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34），曰：“虞不腊矣（35）。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36）。 ”

冬，十二月丙子朔（37）。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38）。师还，馆于虞（39），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膳秦穆姬（40），而修虞祀（41），且归其职贡于王（42）。

【注释】

（1）晋：诸侯国名，姬姓，在今山西西南部。荀息：晋国大夫。屈：晋回 邑名。乘：这里指良马。垂棘：地名，出产美玉。虞：诸侯国名，姬姓，在今山西平陆东北。虢（guo）：诸侯国名，姬姓，在今山西平陆南。假道：借路。（2）公：指晋献公。（3）宫之奇：虞国的贤臣。存：在。（4）冀：诸侯国名，在今山西河津东北。不道：无道。（5）颠衿（ling）：地名，在今山西平陆北。（6）溟（ming）：虞国邑名，在今山西平陆东北。三门：三面城门。（7）病：受损。（8）保：同“堡”，意思是修筑堡垒。逆旅：客舍。（9）请罪：问罪。（10）里克：晋国大夫。（11）下阳：虢国邑名，在今山西平陆南。（12）表：屏障。（13）启：启发。这里的意思是助长。（14）玩：轻视。（15）甚：过分。（16）辅：面颊。车：牙床骨。（17）宗：指祖先。（18）大伯：周太王的长子。虞仲：周太王的次子。昭：宗庙里左边的位次。（19）从：依从。（20）嗣：继承。（21）穆：宗庙里右边的位次。（22）卿士：执掌国政的大臣。（23）盟府：主管盟书的官府。（24）享祀：指祭祀。丰：丰盛。繁：同“洁”。（25）据：依附，这里指保佑。（26）《周书》：已经失传。（27）皇天：上天。无亲：不分亲疏。（28）辅：辅佐。（29）黍稷：泛指五谷。馨：香。明德：光明德行。（30）繁（yin）：是。（31）冯：同“凭”，依附。（32）荐：献。（33）吐：意思是不享用祭品。（34）以：率领。（35）腊：年终的大祭，即腊祭。（36）更：再。举：举兵。（37）朔：每月初一。（38）虢公丑：虢国国君，名丑。（39）馆：住宿。（40）膳（yin）：陪嫁的人或物。秦穆姬：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的夫人。（41）修虞祀：不废弃虞国的祭祀。（42）职贡：赋税和劳役。

【译文】

晋国大夫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出产的美玉去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晋献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宝物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向虞国借到路，这些东西就像放在国外库房里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虞国。”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不能够坚决进谏。况且他从小同虞君一起长大，虞君阻他亲近。即使他进谏，虞君也不会听从”于是，晋献公派荀息去虞国借路，说：“冀国无道，从颠衿入侵，攻打虞国溟邑的三面城门。冀国已经被削弱，这也是为了君王的缘故。现在虢国无道，在客舍里修筑堡垒，以侵袭敝国的南部边邑。我们敢请贵国借路，以便向虢国问罪。”虞公同意了，并且请求让自己先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虞君不听，于是起兵伐虢。这年夏天，晋国大夫里克、荀息领兵会同虞军攻打虢国，灭掉了下阳。

.....

“晋献公再次向虞周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虞国必定会跟着被灭掉。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对外敌不可忽视。借路给晋国一次就算是过分了。怎么可能有第二次？俗话说，‘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这话说得正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是我们的同宗，怎么会谋害我们？”宫之奇回答说：“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从父命，因此没有继承周朝的王位。虢仲和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当过文王的执政大臣，对周王室立下过功勋，记载他们功绩的盟书在盟府里保存着，晋国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还能有什么爱惜？再说晋国爱虞国，这种爱比桓叔和庄伯的后人对晋国更亲近吗？桓叔和庄伯的后人有什么罪过，而晋献公把他们都杀掉了，不就是因为感到他们是一种威胁吗？至亲的人因为恃宠

而威胁到献公，而且还要把他们杀 掉，何况一个国家对他的威胁呢？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洁净， 神明一定会保祐我。”宫之奇说：“我听说过，鬼神不随便亲近哪 个人，只保佑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说：‘上天对人不分亲 疏，只帮助有德行的人。’还说：‘五谷祭品不算芳香，只有美德 会芳香四溢。’《周书》上又说：‘人们的祭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 有美德的人的祭品神才会享用。’照《周书》这么说，君主没有德 行，民众就不会和睦，神明也不会享用他的祭品。神明所依凭的， 在于人的德行。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用他的美德向神明进献祭 品，难道神明会不享用吗？”虞公没有听从宫之奇的劝告，答应了 晋国使者借路的要求。宫之奇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并说：“虞国不能举行年终的腊祭了。这一次虞国就灭亡了，晋国用不着 再发兵了。”

.....

冬季的十二月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到京师。晋军返回途中在虞国驻扎，趁机袭击了虞国，把它灭掉了。晋军抓 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把他们作为晋献公女儿秦穆姬的陪嫁，但 没有废除虞国的祭祀，并把虞国的贡物归于周王室。

【读解】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 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 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 国逐个吞食。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 都没有损失。

但是，攻城掠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 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 and 道 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 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 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 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 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 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 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 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 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 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 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 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 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 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 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 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 的确算是病人膏盲，不可救药了。

晋国骊姬之乱（僖公四、五，六年）

——最能适应者为强者

【原文】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1)，卜之(2)，不吉；筮之(3)，吉。公 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4)，不如从长。且其繇曰(5)：“专 之渝(6)，攘公之瑜(7)。一薰一莸(8)，十年尚

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9)。姬谓太子曰(10)：“君梦齐姜(11)，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12)，归胙于公(13)。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14)。公祭之地，地坟(15)；与犬，犬毙；与小臣(16)，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17)。”太子奔新城(18)。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太子：“子辞(19)，君必辩焉(20)。”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21)，人准纳我(22)？”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23)。

姬遂潜二公子于曰(24)：“皆知之。”重耳奔蒲(25)，夷吾奔屈(26)。

(以上僖公四年)

初，晋侯使士为二公子筑蒲与屈(27)，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为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28)，忧必仇焉(29)。无戎而城，仇必保焉(30)。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31)，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32)。”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33)，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34)，一国三公，吾谁适从(35)？”

及难(36)，公使寺人披伐蒲(37)。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38)。”乃徇曰(39)：“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40)，遂出奔翟(41)。

(以上僖公五年)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42)。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卻芮曰(43)：“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44)。梁近秦而幸焉(45)。”乃之梁。

(以上僖公六年)

【注释】

①骊姬：晋献公的宠妃。②卜：用龟甲占卜。③筮：用蓍草占卜。④短：指不灵验。长：指灵验。(5)繇(zhou)：记录占卜结果的兆辞。(6)专之：指专宠骊姬。渝：变。(7)攘：夺去。羴(yu)：公羊。这里暗指太子申生。(8)薰：香草。莠(you)：臭草。(9)中大夫：晋国官名，指里克。成谋：定好计，有预谋。(10)太子：太子，指申生。(11)齐姜：申生的亡母。(12)曲沃：晋国的旧都，在山西闻喜县东。(13)胙(zuo)：祭祀时用的酒肉。(14)毒：投毒，放毒药。(15)祭之地：用酒祭地。坟：土堆。(16)小臣：在宫中服役的小官。(17)贼：谋害。(18)新城：指曲沃。(19)辞：申辩，辩解。(20)辩：辩白，追究是非。(21)被：蒙受，带着。此名：指杀父的罪名。(22)人谁：谁人。纳：收容。(23)缢：吊死。(24)潜(zen)：诬陷，中伤。二公子：指重耳和夷吾。(25)重耳：晋献公的次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文公。蒲：重耳的采邑，在今山西隰县西北。(26)夷吾：晋献公之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惠公。屈：夷吾的采邑，在今山西吉县。(27)士为：晋国大夫。(28)戚：忧，愁，悲伤。(29)仇：怨。(30)仇：仇敌。保：守。(31)守官：在任的官员。废命：不接受君命。(32)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板”。怀德：心存德行，不忘修德。宗子：周姓子弟。(33)寻师：用兵。(34)狐裘：大夫的服饰，龙茸(meng rong)：蓬松杂乱的样子。(35)适：跟从。(36)及难：等到灾祸发生。(37)寺人：阉人。披：人名。(38)校：违抗。(39)徇：通告，布告。(40)祛(qu)：袖口。(41)翟：同“狄”，古时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42)贾华：晋国大夫。(43)卻芮(xi rui)：晋国大夫。(44)之：去，往。梁：诸侯国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县南。(45)秦：诸侯国名，嬴姓，在今陕西凤翔县。幸：宠信。

【译文】

当初，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便用龟甲来占卜，结果不言利；然后用蓍草占卜，结果吉利。晋献公说：“照占筮的结果办。”卜人说：“占筮不灵验，龟卜很灵，不如照灵验的办。再说卜筮的兆辞说：‘专宠过分会生变乱，会夺去您的所爱。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

过了十年还会有臭味。’一定不能这么做。”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把骊姬立为夫人。骊姬生了奚齐，她随嫁的妹妹生了卓子。

到了快要立奚齐为太子时，骊姬早已和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国君梦见了你母亲齐姜，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她。”太子到了曲沃去祭祀，把祭祀的酒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在外打猎，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晋献公打猎回来，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药献给献公。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狗被毒死；给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是太子想谋害您。”太子逃到了新城，晋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要申辩。国君一定会辩明是非。”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了骊姬，会睡不安，吃不饱。我一申辩，骊姬必定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乐。”那人说：“您想出走吗？”太子说：“君土还没有明察骊姬的罪过，我带着杀父的罪名出走，谁会接纳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尽。

骊姬接着又诬陷重耳和夷吾两个公子说：“他们都知道申生的阴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

当初，晋献公派大夫士芬为重耳和夷吾修筑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墙里放进了柴草。夷吾把这件事告诉了献公。晋献公反人责备了士芬。士芬叩头回答说：“臣下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定变为仇怨。没有战事而筑城，仇敌必定来占领。既然仇敌会来占领，又何必那么谨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这是不敬，加固仇敌的城池，这是不忠。失去了恭敬和忠诚，拿什么来事奉国君呢？《诗》说：‘心怀德行就是安宁，同宗子弟就是坚城。’国君如果能修德行并巩固宗子的地位，有什么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后就要用兵，哪里用得着那么谨慎？”士芬退下来后作了首诗说：“狐皮袍于毛蓬松，一个国家有三公，我该跟从哪一个？”

到灾祸发生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他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国。

.....

鲁僖公六年的春天，晋献公派贾华去攻打屈城。夷吾坚守不住，与屈人订立盟约后出走。夷吾准备逃往狄国，卻芮说：“你在重耳之后逃到狄国去，这证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国，而且得到秦国的信任。”于是夷吾去了梁国。

【读解】

太子申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骊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他所信奉的观念的牺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却为父亲的“幸福”而不愿揭露；出逃本可以成为一条出路，却以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多半只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义的氛围中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应当忠孝的对象。站在他们的立场之上，绝对不可能想到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剩下的就只有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

这样的行为虽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应当过时；危难时刻想着他人，甘愿为他人作出牺牲。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付出的牺牲，应当是有价值的，像申生为之牺牲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他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完全可以既避过陷害，使搞阴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又以此来表明对父王的忠诚。

申生的悲剧使我们再次领悟到，心地过分善良纯洁，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之中，往往会成为邪恶的祭品。恶的力量无害，这尚可以理解；而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恶在向我

们进攻时，是不应当向它让步和妥协的。有时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大胆地反抗恶，有时候则可以凭智慧设法躲开恶，申生的两个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两人比申生聪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没有过错，就完全没有必要代人受过，没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没有必要自动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违抗，逃跑总是可以的。再说，他们俩固执己见，也未执迷不悟，听从了别人善意的劝告，在灾祸临头时注意保护自己。

公子重耳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机应变，不固守陈腐之见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想到一条最实际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

为理想、真理、道义献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赞颂。在没有理想、真理、道义可以献身之时，保存自己，认清身处的环境，从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在人们为了现实利益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的春秋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在混乱纷争之中如何保护自己，是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霸王”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正是认清了时势，并能积极主动地适应时势，从而成为强者。

强者不仅仅是善于适应环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时也善于竞争，善于把握进取和退守的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法则，不仅在春秋诸霸的纷争中得到了证明，恐怕也应当说是由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了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中的人都是如此。

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年）

——磨难是一笔财富

【原文】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1）。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2），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3），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4）。

狄人伐唐咎如（5），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于取季隗，生伯俦、叔刘（6）以叔隗妻赵衰（7），生盾。将适齐（8），渭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9）。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10）。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11），乞食于野人（12），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13）。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14），以告姜氏（15）。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16）。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17），曹共公闻其骀胁（18），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19）僖负羁之妻曰（20）：“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于盍蚤自贰焉（21）”乃馈盘飧，置壁焉（22）。公子受飧反壁。

及宋（23），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24）：“臣闻大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25），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26），而天不靖晋国（27），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28），而从之，三也。晋、郑同齐（29），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子飧之（30），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

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31），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32），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33）。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34），右属藁鞬（35），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36）。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37），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38），其将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39），怀嬴与焉（40）。奉匭沃盥（41），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42）。

他日，公享之（43），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44），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45）。赵衰曰：“重耳拜赐！”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注释】

（1）及于难：遇到危难。（2）保：依仗，依靠。（3）校（jiao）：同“较”，较量。（4）狐偃：重耳的舅父，又称子犯，舅犯。赵衰：晋国大夫，字子余，重耳的主要谋士。颠颉：晋国大夫。魏武子：魏绌（chou），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名胥臣，晋国大夫。（5）唐咎（qianggao）如：部族名，狄族的别种，隗姓。（6）俦：读chou。（7）妻：嫁给。（8）适：去，往。（9）就木：进棺材。（10）处狄：住在狄国。（11）五鹿：卫国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12）野人，指农夫。（13）乘：古时用四匹马驾一乘车，二十乘即八十匹马。（14）蚕妾：养蚕的女奴。（15）姜氏：重耳在齐国娶的妻子。齐是姜姓国，所以称姜氏。（16）遣：送。（17）曹：诸侯国名，姬姓，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18）骈（pian）：并排。胁：胸部的两侧。（19）薄：逼近。（20）僖负羁：曹国大夫。（21）蚤：同“早”。贰：不一致。（22）盘飧（sun）：一盘饭。置壁焉：将宝玉藏在饭中。（23）宋：诸侯国名，子姓，在今河南商丘。（24）叔詹：郑国大夫。（25）姬出：姬姓父母所生，因重耳父母都姓姬。（26）离：同“罹”（li），遭受。（27）靖：安定。（28）三士：指狐偃、赵衰、贾佗。（29）齐（chai）：类，等。（30）楚子：指楚成王，飧（xiang）：设酒宴款待。（31）波及：流散到。（32）治兵：演练军队。（33）辟：同“避”。舍：古时行军走三十里就休息，所以一舍为三十里。（34）弭：弓梢。（35）属（zhu）：佩带。藁：箭袋。鞬：（jian）：弓套。（36）子玉：楚国令尹。（37）晋侯：指晋惠公夷吾。（38）后衰：衰落得最迟。（39）秦伯：指秦穆公。纳女五人：送给重耳五个女子为姬妾。（40）怀嬴：秦穆公的女儿。（41）奉：同“捧”。匭（yi）：洗手注水的用具。沃：淋水。盥，洗手。（42）降服：解去衣冠。（43）享：用酒食宴请。（44）文：言辞的文彩，指擅长辞令。（45）《河水》：诗名，已失传，《六月》：《诗·小雅》中的一篇。

【译文】

晋国的公子重耳遭受危难的时候，晋国军队到蒲城去讨伐他。蒲城人打算抵抗，重耳不同意，说：“我依靠君父的命令享有养生的俸禄，得到所属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拥护就同君父较量起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走吧！”于是重耳逃到了狄国。同他一块儿出逃的人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和司空季子。

狄国人攻打一个叫唐咎如的部落，俘获了君长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把她们送给了公子重耳。重耳娶了季隗，生下伯俦和叔刘。他把叔隗给了赵衰做妻子，生下赵盾。重耳想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我不回来，你再改嫁。”季隗回答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改嫁，就该进棺材了。还是让我等您吧。”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才离开。

重耳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依礼待他。重耳走到五鹿，向乡下人讨饭吃，乡下人给了他一块泥土。重耳大怒，想用鞭子抽他。狐偃说：“这是上天的恩赐。重耳叩头表示感谢，

把泥块接过来 放到了车上。

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给他娶了个妻子，还给了他八十匹马。重耳对这种生活很满足，但随行的人认为不应这样呆下去，想去别的地方，便在桑树下商量这件事。有个养蚕的女奴正在桑树上，回去把听到的话报告了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把女奴杀了，对重耳说：“你有远行四方的打算吧，偷听到这件事的人，我已经把她杀了。”重耳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你走吧，怀恋妻子和安于现状，会毁坏你的功名。”重耳不肯走。姜氏与狐偃商量，用酒把重耳灌醉，然后把他送出了齐国，重耳酒醒之后，拿起戈就去追击狐偃。

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长得连在一起，想看看他的裸体。重耳洗澡时，曹共公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人员，都定以担当治国的大任。如果让他们辅佐公子，公子一定能回到晋国当国君。回到晋国当国君后，一定能在诸侯中称霸。在诸侯中称霸而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恐怕就是头一个。你为什么还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对他与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负羁就给重耳送去了一盘饭，在饭中藏了一块宝玉。重耳接受了饭食，将宝玉退还了。

到了宋国，宋襄公送给了重耳二十辆马车。

到了郑国，郑文公也不依礼接待重耳。大夫叔詹劝郑文公说：“臣下听说上天所赞助的人，其他人是赶不上的。晋国公子有三件不同寻常的事，或许上天要立他为国君，您还是依礼款待他吧！同姓的男女结婚，按说子孙后代不能昌盛。晋公子重耳的父母都姓姬，他一直活到今天，这是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遭到流亡在国外的灾难，上天却不许晋国安定下来，大概是要为他开出一条路吧，这是第二件不同寻常的事。有三位才智过人的贤士跟随他，这是第三件不同寻常的事。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晋国子弟路过郑国，本来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晋公子是上天所赞助的人呢？”郑文公没有听从叔詹的劝告。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款待重耳，并问道：“如果公子返回晋国，拿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美女。宝玉和丝绸您都有了；鸟羽、兽毛、象牙和皮革，都是贵国的特产。那些流散到晋国的，都是您剩下的。我拿什么来报答您呢？”楚成王说：“尽管如此，总得拿什么来报答我吧？”重耳回答说：“如果托您的福，我能返回晋国，一旦晋国和楚国交战，双方军队在中原碰上了，我就让晋军退避九十里地。如果得不到您退兵的命令，我就只好左手拿着马鞭和弓梢，右边挂着箭袋和弓套奉陪您较量一番。”楚国大夫子玉请求成王杀掉公子重耳。楚成王说：“晋公子志向远大而生活俭朴，言辞文雅而合乎礼仪。他的随从态度恭敬而待人宽厚，忠诚而尽力。现在晋惠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外的人都憎恨他。我听说姓姬的一族中，唐叔的一支是衰落得最迟的，恐怕要靠晋公子来振兴吧？上天要让他兴盛，谁又能废除他呢？违背天意，必定会遭大祸。”于是楚成王就派人把重耳送去了秦国。

秦穆公把五个女子送给重耳作姬妾，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也在其中，有一次，怀嬴捧着盛水的器具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便挥手让怀嬴走开。怀嬴生气地说：“秦国和晋国是同等的，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公子重耳害怕了，脱去衣服把自己关起来表示谢罪。

又有一天，秦穆公宴请重耳。狐偃说：“我比不上赵衰那样擅长辞令，让赵衰陪你去吧。”在宴会上，公子重耳作了一首《河水》诗，秦穆公作了《六月》这首诗。赵衰说：“重耳拜谢君王恩赐！”公子重耳走下台阶，拜谢，叩头。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表示不敢接受叩谢的大礼。赵衰说：“君王提出要重耳担当辅佐周天子使命，重耳怎么敢不拜谢？”

【读解】

先贤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历经磨难，才具有担当大任的资历。重耳的经历证明这一说法是有充分的生活根据的。

重耳由一个贪图享乐、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哥儿，到后来成为春秋时代显赫一时的霸主，几乎可以说全凭了他在国外流亡19年的经历中所遭受的磨难。当初大祸临头时的出逃，

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流亡中的屈辱、困苦、安乐的体验，使他明白了身在宫廷、耽于逸乐所不可能明白的人生真谛，在身、心两方面受到陶冶和磨炼。

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开头和结果，从外出逃亡的灾祸，到成为霸王的荣耀显赫，让人感叹的是命运的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似乎在证明着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对立两端戏剧性的变化，给人的命运无常的幻觉，以及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感慨。

然而，我们却忽视了过程这个巨大的环节。过程是漫长的，实实在在的，局外人可以从旁说大话，评头品足，而过程之中的冷暖甘苦，酸甜苦辣，欢乐忧伤，寂寞彷徨，唯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唯有当事人才有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体验。旁观者可以理解，却没有体验，而理解和体验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桩事情。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等量齐观。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生活本身是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重要的是过程本身，人生的意义也在过程之中，而结果则是次要的。变化是绝对的，稳定则是相对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东西，浩瀚天空之中没有不落的太阳。

坎坷、折磨、挫折、不幸、苦难、痛苦、孤独、绝望、屈辱、失败、恐惧等等，全都构成了过程的内容；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过程；没有它们，也不会有开始和结果。结果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而不是在过程之外。

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主动的选择或被动的接受，来有意识地为一某一结果而奋斗。奋斗就是过程，结果是心中的志向和目标。奋斗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而不是不知不觉的。在奋斗的过程之中经不起折磨，受不了坎坷，吃不了苦头，忍不住痛苦，耐不住寂寞，沉溺于安乐，迷恋于幻想，都不可能达到目标，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经受过磨难的人，不仅仅懂得生活的真谛以及应当珍惜什么，而且也懂得为了获取成功，应该怎么做，懂得如何地主动适应和应付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境，不使自己被情境所左右。

在这个过程中，忍耐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字眼儿。在这方面，先贤们做出过不少示范。比如孔子，他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他自己为了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不惜“克己”，力求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比如韩信，他在微贱之时，能够忍受淮阴少年的“胯下之辱”。比如公子重耳，在向农夫讨食时得到的却是土块，能够收鞭息怒，将土块当宝物收起。

真正的强者并不一定体现在表面上。真实情况往往是，外表上装模作样，恃才逞强，处处锋芒毕露，时时刻刻咄咄逼人，未必是真的强者，未必能成就大业。能忍受一时的屈辱，是气度博大、胸襟开阔的表现，这才是能成就大业必须具备的品质。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
——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原文】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师（1），使受命于展禽（2）。齐侯未入竟（3），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4），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5）”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6），野无青草（7），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8），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9），大师职之（10）。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11），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12）。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13）！’我敝邑用是

不敢保聚(14)，曰：‘岂其嗣世 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而不恐。”齐 侯乃还。

【注释】

(1) 公：指鲁僖公。展喜：鲁国大夫。(2) 受命：请教。展禽：鲁国大夫，又称柳下惠。(3) 齐侯：齐孝公，齐桓公之子。竟：同“境”。(4) 玉趾：表示礼节的套话，意思是贵足、亲劳大驾。(5) 执事：左右办事的官员，用作对方的敬称。(6) 县：同“悬”。磬：石制打击乐器。(7) 野无青草：指旱情严重。(8) 大公：太公，齐国始祖姜尚，又称姜大公。股肱(gōng)：大腿和手臂。这里的意思是辅佐。(9) 载：盟约也叫载书，简称为载。(10) 大师：太师，当为太史，主管盟誓的官。职：掌管。(11) 弥缝：填满缝隙。这里的意思是补救。(12) 昭：发扬光大。旧职：指大公的旧职。(13) 率：遵循。桓：指齐桓公。(14) 保聚：保城聚众。

【译文】

夏天，齐孝公领兵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鲁傅公派遣展喜去犒劳齐国军队，让他先向展禽请教犒赏时的辞令。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就出境去跟着齐孝公，对他说：“我国国君听说您亲劳大驾，将要屈尊光临敝国，特派臣下来犒劳您的侍从们。”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平民百姓害怕，君子大人不害怕。”齐孝公说：“百姓家中空空荡荡像挂起来的磬，田野里光秃秃地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借什么不害怕？”展喜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和齐太公辅佐周王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还赐给他们盟约，盟约上说：‘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互相残害！’这个盟约保存在盟府里，由太史掌管着。齐桓公因此集合诸侯，商讨解决他们的纠纷，弥补他们的过失，救助他们的灾难，这是为了发扬光大齐大公的旧职。等到您当上国君，诸侯们都盼望着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我们敝国因此不敢保城聚众，人们会说：‘难道他继承桓公之位才九年，就丢弃使命、放弃职责吗？他怎么对先君交待呢？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人们凭借这一点就不害怕。”于是齐孝公就领兵回国了。

【读解】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裸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

——仗越打越精

【原文】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懿次于城濮（1）。楚师背郟而舍（2），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3）：“原田每每（4），舍其旧而新是谋（5）。 ”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6），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7），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8），楚子伏己而殛其脑（9），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10），吾且柔之矣（11）！”

子玉使斗勃请战（12），曰：“请与君之士戏（13），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14）。 ”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15）：戒尔车乘（16），敬尔君事，诘朝将见（17）。 ”

晋车七百乘，鞞、勒、鞅、鞢（18）。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19），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20）。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21），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22），子上将右（23）。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24），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25），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26）。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于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27），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28），作王宫于践土（29）。

乡役之三月（30），郑伯如楚致其师（31）。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32）。晋栾枝人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33）：骕介百乘（34），徒兵千。郑伯傅王（35），用平礼也（36）。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37）。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38），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39），彤弓一，彤矢百，彤弓矢千（40），钜鬯一卣（41），虎賁三百人（42）。曰：“王谓叔父（43）：‘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44）。’ ”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45）。 ”受策以出。出入三觐（46）。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47）。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48）：“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49），俾队其师（50），无克祚国（51），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52），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53），余赐女孟诸之麋（54）。 ”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55），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 ”及连谷而死（56）。

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57）！为吕臣实为令尹（58），民奉己而已，不在民矣（59）。 ”

【注释】

（1）晋侯：指晋文公重耳。宋公：宋成公，襄公之子。国归父、崔夭：均为齐国大夫。秦小子懿（yin）：秦穆公之子。城濮：卫国地名，在今河南陈留。（2）背：背靠着。郟（xi）：城濮附近一个险要的丘陵地带。（3）诵：不配乐曲的歌曲。（4）原田：原野。每

每：青草茂盛的样子。（5）舍其旧：除掉旧草的根子。新是谋：谋新，指开辟新田耕种。（6）表：外。里：内。山：指太行山，河：黄河。（7）汉阳：汉水北面。（8）搏：徒手对打，格斗。（9）伏己：伏在晋文公身上。赍（gu）：吮吸。（10）得天：面朝天，意思是得到天助。伏其罪：面朝地像认罪。（11）柔之：软化他，意思是使他驯服。（12）斗勃：楚国大夫。（13）戏：较量。（14）得臣：子玉的字。寓目：观看。（15）大夫：指斗勃。二三子：指楚军将领子玉、子西等人。（16）戒：准备好。（17）诘朝：明天早上。（18）鞞（xiān）：马背上的皮件。勒：马胸部的皮件。鞅（yāng）：马腹的皮件。鞹（bān）：马后的皮件。（19）有莘（shēn）：古代国名，在今河南陈留县东北，虚，同“墟”，旧城废址。（20）陈、蔡：陈、蔡两国军队属于楚军右师。（21）中军：楚军分为左、中、右三军，中军是最高统帅。（22）：子西：楚国左军统帅斗宜申的字。（23）子上：楚国右军统帅斗勃的字。（24）旆（pèi）：装饰有飘带的大旗。（25）舆曳柴：战车后面拖着树枝。（26）中军公族：晋文公统率的亲兵。横：拦腰。（27）馆：驻扎，这里指住在楚国军营。谷：吃粮食，指吃楚军丢弃的军粮。（28）衡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29）践土：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30）乡（xiāng）：不久之前。役：指城濮之战。（31）致其师：将郑国军队交给楚军指挥。（32）子人九：郑国大夫，姓子人，名九。行成：休战讲和。（33）王：指周襄王。（34）驷介：四马披甲。（35）傅：主持礼节仪式。（36）用平礼：用周平王的礼节。（37）宥：同“侑”，劝酒。（38）严氏、王子虎：周王室的执政大臣。内史：掌管爵禄策命的官。策命：在竹简上写上命令。侯伯：诸侯之长。（39）大辂（lù）之服：与礼车相配套的服饰仪仗。戎辂之服：乘兵车时的服饰仪仗。（40）舂（lù）：黑色。（41）鉶鬯（jū chāng）：用黑黍米和香草酿成的香酒。卣（yǒu）：盛酒的器具。（42）虎贲（bēn）：勇士。（43）叔父：天子对同姓诸侯的称呼。这里指晋文公重耳。（44）纠：检举，逖（tì）：惩治。慝（tè）：坏人。（45）丕：大。显：明。休：美。（46）出入：来回。三觐：进见了三次。（47）元喧（xuān）：卫国大夫。奉：拥戴。叔武：卫成公的弟弟。（48）要（yào）言：约言，立下誓言。（49）殛（jī）：惩罚。（50）俾：使。队：同“坠”，灭亡。（51）克：能。祚：享有。（52）琼弁：用美玉装饰的马冠。纓：套在马脖子上的革带。（53）畀（bì）：送给。（54）孟诸：宋国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靡：同“媚”，水边草地。孟诸之靡：指宋国的土地。（55）大心：孙伯，子玉的儿子。荣黄：荣季，楚国大夫。（56）连谷：楚国地名。（57）毒：危害。莫余毒：莫毒余。（58）为吕臣：楚国大夫，在于玉之后任楚国令尹。（59）奉己：奉养自己。不在民：不为民事着想。

【译文】

夏天四月初三，晋文公、宋成公、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夭、秦国公子小子懿带领军队进驻城濮。楚军背靠着险要的名叫郟的丘陵扎营，晋文公对此很忧虑。他听到士兵们唱的歌辞说：“原野上青草多茂盛，除掉旧根播新种。”晋文公心中疑虑。狐偃说：“打吧！打了胜仗，一定会得到诸侯拥戴。如果打不胜，晋国外有黄河，内有太行，也必定不会受什么损害。”晋文公说：“楚国从前对我们的恩惠怎么办呢？”栾枝说：“汉水北面那些姬姓的诸侯国，全被楚国吞并了。想着过去的小恩小惠，会忘记这个奇耻大辱，不如同楚国打一仗。”晋文公夜里梦见同楚成王格斗，楚成王把他打倒，趴在他身上吸他的脑汁，因此有些害怕。狐偃说：“这是吉利的征兆。我们得到天助，楚王面向地伏罪，我们会使他驯服的。”

子玉派斗勃来挑战，对晋文公说：“我请求同您的士兵们较量一番，您可以扶着车前的横木观看，我子玉也要奉陪观看。”晋文公让栾枝回答说：“我们的国君领教了。楚王的恩惠我们不敢忘记，所以才退到这里，对大夫子玉我们都要退让，又怎么敢抵挡楚君呢？既然得不到贵国退兵的命令，那就劳您费心转告贵国将领：准备好你们的战车，认真对待贵君交付的任务，咱们明天早晨战场上见。”

晋军有七百辆战车，车马装备齐全。晋文公登上古莘旧城的遗址检阅了军容，说：“年

轻的和年长的都很有礼貌，我们可以用来作战了。”于是晋军砍伐当地树木，作为补充作战的器械。

四月初四，晋军在莘北摆好阵势，下军副将胥臣领兵抵挡陈、蔡两国军队。楚国主将子玉用若敖氏的六百兵卒为主力，说：“今天必定将晋国消灭了！”子西统率楚国左军，斗勃统率楚国右军。晋将胥臣用虎皮把战马蒙上，首先攻击陈、蔡联军。陈、蔡联军逃奔，楚国的右军溃败了。晋国上军主将狐毛树起两面大旗假装撤退，晋国下军主将栾枝让战车拖着树枝假装逃跑，楚军受骗追击，原轸和邲漆率领晋军中军精锐兵力向楚军拦腰冲杀。狐毛和狐偃指挥上军从两边夹击子西，楚国的左军也溃败了。结果楚军大败。子玉及早收兵不动，所以他的中军没有溃败。

晋军在楚军营地住了三天，吃缴获的军粮，到四月八日才班师回国。四月二十九日，晋军到达衡雍，在践土为周襄王造了一座行宫。

在城濮之战前的三个月，郑文公曾到楚国去把郑国军队交给楚国指挥，现在郑文公因为楚军打了败仗而感到害怕，便派子人九去向晋国求和。晋国的栾枝去郑国与郑文公议盟。五月十一日，晋文公和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盟约。五月十二日，晋文公把楚国的俘虏献给周襄王，有四马披甲的兵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替周襄王主持典礼仪式，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来接待晋文公。五月十四日，周襄王用甜酒款待晋文公，并劝晋文公进酒。周襄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用策书任命晋文公为诸侯首领，赏赐给他一辆大辂车和整套服饰仪仗，一辆大戎车和整套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并说：“周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周王的命令，安抚四方诸侯，监督惩治坏人。’”晋文公辞让了三次，才接受了王命，说：“重耳再拜叩首，接受并发扬周天子伟大、光明、美善的命令。”晋文公接受策书退出，前后三次朝见了周襄王。

卫成公听到楚军被晋军打败了，很害怕，出逃到楚国，后又逃到陈国。卫国派元咺辅佐叔武去接受晋国与诸侯的盟约。五月二十八日，王子虎和诸侯在周王的厅堂订立了盟约，并立下誓辞说：“各位诸侯都要扶助王室，不能互相残害。如果有人违背盟誓，圣明的神灵会惩罚他，使他的军队覆灭，不能再享有国家，直到他的子孙后代，不论年长年幼，都逃不脱惩罚。”君子认为这个盟约是诚信的，说晋国在这次战役中是依凭德义进行的征讨。

当初，楚国的子玉自己做了一套用美玉装饰的马冠和马鞅，还没有用上。交战之前，子玉梦见河神对自己说：“把它们送给我！我赏赐给你宋国孟诸的沼泽地。”子玉不肯送给河神。子玉的儿子大心和楚国大夫子西让荣黄去劝子玉，子玉不听。荣黄说：“人死了能对国家有利，也要去死，何况是美玉！它们不过是粪土，如果可以用来帮助军队得胜，有什么可以吝惜的？”子玉还是不听。荣黄出来告诉大心和子西说：“不是河神要让令尹打败仗，而是令尹不肯为民众尽力，实在是自找失败。”楚军战败后，楚王派人对子玉说：“如果你回楚国来，怎么对申、息两地的父老们交代呢？”子西和大心对使臣说：“子玉本来想自杀，我们两人拦住他说：‘国君还要惩罚你呢。’”子玉到了连谷就自杀了。

晋文公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他说：“今后没有人危害我了！楚国的为吕臣当令尹，只知道保全自己，不会为老百姓着想。

【读解】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代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的一场关键之战，以晋国取胜而告终，众多的诸侯国都卷入了这场两强相争。

这种乱哄哄你方斗罢我登台的局面，不禁使人想到，尽管大家都在表面上推崇周天子，实际上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打着天子的旗号，拼命扩展自己的实力，捞取自己的好处。王权早已衰败到徒有虚名，谁愿意就可以用来谋私利。因此，权威和偶像已经坍塌了。

同时，神的权威和祖先的权威也坍塌了。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之前，人们不再祭祀

神灵和祖先，所谓的“梦”，不过是一种 虚伪的附会而已，恐怕连做“梦”的人也没有把他们的“梦”当 回事，只把自己的成败得失当回事。

莫非这种状况真像古人说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一合？

合，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凝聚力，它以 强大的力量把四方八面、形形色色的人等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 绳。这种凝聚力不应当只是精神上的，还应当有实力的威慑。单 纯精神的力量——神灵，祖先，天子等等，在现实中不足以同利 益、私欲想抗衡，信念和现实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精 神力量加上制约和惩罚的措施、手段，以及实力的威慑，才可能 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心。

分，当中心的凝聚力衰退，中心之外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之 时，中心便会瓦解，或者有名无实，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诸侯 割据，军阀混战，便是中心崩溃分化的结果。

分裂时间久了，强者在不断蚕食弱者中日益强大，弱者一个 接一个被蚕食和吞并，然后再凭实力统一起来。可以设想，仅仅 凭实力建立霸权的确可以成功，事实上也有过例证，比如秦始皇， 但是这样做很难持久，很难形成真正稳固的凝聚力。

权威不可能没有，但不应当是形同虚设的。晋文公重耳，可 以称雄一时，最终未能一统天下，这本身也表明他还不具有真正 的权威。不过，他在一定范围内的成功，还是表明他不愧为一代 豪杰，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年轻时的流亡生活的磨炼，为晋文公重耳的称雄作了远铺垫。 城濮之战的获胜，与重耳严政教民，君臣上下团结一心，运用外 交手段拉拢盟国，在战场上讲究战术和谋略等做法有直接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战争到了春秋时代已经变成了一门复杂 的艺术，远古时代的打仗办法已经大大地落后了。战争的环节更 多，涉及的方面更广，对智慧的要求更高，矛盾斗争更加错综复 杂。有勇有谋已不足以取胜，还要善于搞外交，搞“统一战线”， 还要善于笼络民心，保证“后院”不会起火，还要善于把各种不 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总而言之，仗是越打越精了。

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统治者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他的要求， 几乎是对一个全才的要求：他必须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 优秀的外交家、军事家、鼓动家、谋略家，要懂得天文地理，也 要懂得处世为人，礼仪制度，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来应付各种 繁杂的事情。这种统治者离孔子所理想的统治者相去实在太远，在 这时讲“克己复礼”，是多么不合时宜！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

【原文】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1），且贰于楚也（2）。晋 军函陵（3），秦军汜南（4）。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5）：“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6），师必 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力也 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 亡，子亦有不利益焉！”许之。

夜，缒而出（7）。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其亡矣。若 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8），君知其难也；焉用 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9），行李之往 来（10），共其乏困（11），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12）。许君焦瑕（13），朝济而夕设版焉（14），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15），又欲肆其西封（16）；不阙秦，将焉取之（17）？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泊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18），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说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19）。困人之力 而敝之（20），不仁；矢其所与，不知（21）；以乱易整（22），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注释】

（1）以：因为。其：指郑国。元礼于晋：指晋文公重耳流亡经过郑国时，郑文公未以礼相待。（2）贰：两属，同时亲附对立的双方。（3）军：驻扎。函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北。（4）南：郑国的汜水南面，在今河南中牟南。（5）佚之狐：郑国大夫。（6）烛之武：郑国大夫。（7）缒（zhuì）：用绳子吊着重物。这里指把烛之武从城墙上吊下去。出：指出郑国都城。（8）鄙：边邑。这里指把远地作为边邑。（9）东道主：东方路上 的主人，因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后世用这个同作“主人”的代称。（10）行李：使者，外交官员。（11）共：同“供”，供给。乏困：指资财粮食等物品 不足。（12）尝：曾经，赐：恩惠。晋君，指晋惠公。（13）焦：晋国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瑕：晋国邑名，在今河南灵宝东。（14）济：渡河。版：筑土墙用的夹板。设版：指建筑防御工事。（15）封郑：以郑国为疆界。（16）肆：放肆。这里的意思是极力扩张。（17）焉：从哪里。（18）杞（qǐ）子、逢（péng）孙、杨孙：三人都是秦国大夫。戍：驻守。（19）微：要不是。夫人：那个人，指秦穆公。（20）困人：依靠他人。敝：伤害。（21）所与：指友好国家，盟国。知：同“智”。（22）乱：分裂。易：代替。整：团结一致。

【译文】

鲁僖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并且亲近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 驻扎在汜水南面。

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很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国 国君，敌军一定会撤回去。”郑文公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但烛之武推辞说：“我年壮的时候尚且比不上人家，现在老了，更做不了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没能及早任用您，现在国家危急才来求 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有不利的地方啊！”于是烛之武答应了。

夜里。郑国人用绳子把烛之武吊出了城。烛之武去见秦穆公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如果郑 国灭亡了能对您有利，那么冒昧地拿这件事麻烦您还值得。可是 越过一个国家而把遥远的郑国作为边邑，您一定知道这样做很困难；如果这样。哪里用得着灭亡郑国来增强邻国的实力呢？邻国 实力增强了，您的实力就减弱了。如果留下郑国作为东路上的主 人，秦国使臣来来往往，可以供给他们一些短缺的物资，对您也 没有什么害处。再说，您曾经给过晋惠公恩惠。他答应过把焦邑 和瑕邑给您，而他早上一过黄河、晚上就在那里修筑工事，这事 您是知道的。晋国何曾有过满足的时候？它已经向东把郑国当作 了边界，又打算尽力向西扩张边界；那时不损害秦国的利益，它 从哪里去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而让晋国得到好处，还望您考虑 考虑这件事情吧！”

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很高兴，就同郑国订立了盟约，并派 大夫杞子、逢孙和杨孙驻守郑国，自己领兵回国了。

晋国大夫狐偃请求进攻秦军。晋文公说：“不能这么做。如果 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靠别人的力量去损 害别人，这是不仁义；失去了同盟国，这是不明智；用分裂来代 替团结一致，这是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离开了郑 国。

【读解】

说客在春秋之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穿梭来往于各国之间，或穿针引线，搭桥过河，或挑拨离间，挖敌方墙角，或施缓兵之计，赢得喘息之机。可以说，缺少了这些用现代词语称为外 交家的角色，春秋舞台所上演的戏剧，必定没有这么惊心动魄，精 彩纷呈，波澜迭宕。有了他们，台前。台后两条战线上真是热闹 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了古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幕。

我们发现，说客或外交家除了有高超的言辞辩才，善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外，往往善于抓住利害关系这个关键，在利害关系上寻找弱点和突破口，从而大获成功。烛之武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退秦军，不费一兵一卒为郑国解了围，便是一桩典型的范例。

在一个没有权威、各自为利益纷争的时代，利益原则便是行动的最高原则，精明的说客或外交家必定深谙此道。以利益作为交往原则，关系不可能牢不可破，不可能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往往比其它手段更见效。即使在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首先是从利益原则出发的。这个原则，恐怕比仁义原则更实际，更能长久，尽管仁义原则更值得赞赏，可是这世界上有几个讲仁义的人呢？

讲利益原则，首先要以平等为基础。没有平等，也就在根本上取消了利益。利益必须通过交往实现，一个人不同他人发生联系，就无所谓利益；交往也意味着交换，付出多少，便得到多少，不付出就无所获。只想获得而不愿付出，就破坏了交换，也没有了平等，也就很难再获取利益。

交换，实质上也是让对方有利可图。烛之武去游说秦穆公，如果秦穆公觉得无利可图，会甘愿罢休吗？所谓挑拨离间，多半也要利用人们觉得有利可图的心理。离开这一点，挑拨挑间是难以成功的。搞阴谋诡计的人也常常利用这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也是说用给予好处引人上钩，然后再将其吃掉。

中国传统的谋略，可以说把利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除了上面说的之外，还有所谓借刀杀人、过河拆桥、上屋拔梯、赏一安百、欲擒故纵、美人诱惑、坐收渔利、奇货可居、害一利百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利用或发挥利益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处世为人的方方面面都与利益原则有千丝万缕的

蹇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利令智昏必遭惩罚

【原文】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1）。出绛（2），柩有声如牛（3）。卜偃使大夫拜（4），曰：“君命大事（5）将有西师过轶我（6），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7）：“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8），若潜师以来（9），国可得也（10）。”穆公访诸蹇叔（11）。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12），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13），必有悖心（14）。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15）。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16）”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17），崤有二陵焉（18）。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19）；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20）！”秦师遂东。

【注释】

（1）殡：停丧。曲沃：晋国旧都，晋国祖庙所在地，在今山西闻喜。（2）绛：晋国国都，在今山西翼城东南。（3）柩（jiu）：装有尸体的棺材。（4）卜偃：掌管晋国卜筮的官员，姓郭，名偃。（5）大事：指战争。古时战争和祭祀是大事。（6）西师：西方的军队，指秦军。过轶：越过。（7）杞子：秦国大夫。（8）掌：管理。管，钥匙。（9）潜：秘密地。（10）国：国都。（11）访：询问，征求意见。蹇叔：秦国老臣。（12）远主：指郑君。（13）勤：劳苦。所：处所。无所：一无所得。（14）悖（bei）心：违逆之心，反感。（15）孟明：秦国大夫，姓百里，名视，字孟明。秦国元老百里奚之子。西乞：秦国大夫，姓西乞，名术。白乙：秦国大夫，姓白乙，名丙。这三人都为秦国将军。（16）中（zhong）寿：满寿，年寿满了。拱：两手合抱。（17）崤（xiao）：山名，在今河南洛

宁西北。(18) 陵：大山。崤山有两陵，南陵和北陵，相距三十里，地势险要。(19) 夏后 皋：夏代君主，名皋，夏桀的祖父。后：国君。(20) 尔骨：你的尸骨，焉：在那里。

【译文】

冬天，晋文公去世了。十二月十二日，要送往曲沃停放待葬。刚走出国都绛城，棺材里发出了像牛叫的声音。卜官郭偃让大夫们向棺材下拜，并说：“国君要发布军事命令，将有西方的军队越过我们的国境，我们袭击它，一定会获得全胜。”

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如果悄悄派兵前来，就可以占领他们的国都。”秦穆公向秦国老臣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让军队辛勤劳苦地偷袭远方的国家，我从没听说有过。军队辛劳精疲力竭，远方国家的君主又有防备，这样做恐怕不行吧？军队的一举一动，郑国必定会知道。军队辛勤劳苦而一无所得，一定会产生叛逆念头。再说行军千里，有谁不知道呢？”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意见。他召见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位将领，让他们从东门外面出兵。蹇叔哭他们说：“孟明啊，我看着大军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蹇叔说：“你知道什么？你的年寿满了，等到军队回来，你坟上种的树该长到两手合抱粗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出征的队伍，他哭着送儿子说：“晋国人必定在崤山抗击我军，崤有两座山头。南面的山头是夏王皋的坟墓，北面的山头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战死在这两座山之间，我到那里收拾你的尸骨吧！”秦国军队接着向东进发了。

【读解】

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掠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

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覬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遣，遭惩罚。

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摸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

“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称为“先知”。

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

——光明与黑暗的抗争

【原文】

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③，杀之，置诸畚④，使妇人载以过朝⑤。赵盾、士季见其手⑥，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⑦，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⑧，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⑨。’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⑩？”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⑪”，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⑫。”犹不改。宣子骤谏⑬，公患之，使鉏麇贼之⑭。晨往，寝门辟矣⑮，盛服将朝⑯。尚早，坐而假寐⑰。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⑱。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⑲，伏甲⑳，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㉑，趋登㉒，曰：“臣侍君宴，过三爵㉓，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喉杀之㉔。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大，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㉕。

初，宣子田于首山㉖，舍于翳桑㉗。见灵辄饿㉘，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㉙，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㉚”，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㉛。”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㉜，置诸橐以与之㉝。既而与为公介㉞，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㉟。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㊱：“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㊲，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㊳！《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㊴。’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㊵。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㊶。惜也，越境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㊷。壬申，朝于武宫㊸。

【注释】

①晋灵公：晋国国君，名夷皋，文公之孙，襄公之子。不君：不行君道。②厚敛：加重征收赋税。雕墙：装饰墙壁。这里指修筑豪华宫室，过着奢侈的生活。③宰夫：国君的何师。胾(er)：煮，炖。熊蹯(fan)：熊掌。④畚(ben)：筐篓一类盛物的器具。⑤载：同“戴”，用头顶着。⑥赵盾：赵衰之子，晋国正卿。士季：士为之孙，晋国大夫，名会。⑦不入：不采纳，不接受。⑧三进：向前走了三次。及：到。溜：屋檐下滴水的地方。⑨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荡》。靡：没有什么。初：开端。鲜：少。克：能够。终：结束。⑩赖：依靠。⑪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杰民》。衮(gun)：天子的礼服，借指天子，这里指周宣王。阙：过失。仲山甫：周宣王的贤臣。⑫衮：指君位。⑬骤：多次。⑭鉏麇(chu ni)：晋国力士。贼：刺杀。⑮辟：开着。⑯盛服：穿戴好上朝的礼服。⑰假寐：闭目养神，打盹儿。⑱主：主人，靠山。⑲饮(yin)：给人喝。⑳伏：埋伏。甲：披甲的士兵。㉑右：车右。提弥明：晋国勇士，赵盾的车右。㉒趋登：快步上殿堂。㉓三爵：三巡。爵：古时的酒器。㉔喉(sou)：唤狗的声音。獒(ao)：猛犬。㉕死之：为之死。之：指赵盾。㉖田：打猎。首山：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东南。㉗舍，住宿。翳(yi)桑：首山附近的地名。㉘灵辄：人名，晋国人。㉙食(shi)之：给他东西吃。㉚宦(huan)：给人当奴仆。㉛遗(wei)：送给。㉜箪(dan)：盛饭的圆筐。食：饭。㉝橐(tuo)：两头有口的口袋，用时以绳扎紧。㉞与：参加，介：甲指甲士。㉟赵穿：晋国大夫，赵盾的堂兄弟。㊱大史：太史，掌纪国家大事的史官。这里指晋国史官董狐。书：写。㊲竟：同“境”。贼：弑君的人，指赵穿。㊳呜呼：感叹词，同“呜呼”，啊。㊴怀：眷恋。诒：同“贻”，留下。伊，语气词。㊵良史：好史官。书法：记事的原则。隐：隐讳，不直写。㊶恶：指弑君的恶名，㊷逆：迎，公子黑臀：即晋成公，文公之子，襄公之弟，名黑臀，㊸武宫：晋武公的宗庙，在曲沃。

【译文】

晋灵公不遵守做国君的规则，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让宫女们用头顶着经过朝廷。大臣赵盾和士季看见露出的死人手，便询问厨师被杀的原因，并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他们打算规劝晋灵公，士季说：“如果您去进谏而国君不听，那就没有人能接着进谏了。让我先去规劝，他不接受，您就接着去劝。”士季去见晋灵公时往前走了三次，到了屋檐下，晋灵公才抬头看他，并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打算改正。”士季叩头回答说：“哪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诗·大雅·荡》说：‘事情容易有好开端，但很难有个好结局。’如果这样，那么弥补过失的人就太少了。您如能始终坚持向善，那么国家就有了保障，而不止是臣子们有了依靠。《诗·大雅·烝民》又说：‘天子有了过失，只有仲山甫来弥补。’这是说周宣王能补救过失。国君能够弥补过失，君位就不会失去了。”

可是晋灵公并没有改正。赵盾又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讨厌，晋灵公便派鉏麇去刺杀赵盾。鉏麇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吨儿。鉏麇退了出来，感叹地说：“这种时候还不忘记恭敬国君，真是百姓的靠山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占了一条，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麇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秋天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于是他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出了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战死了。

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饿倒了，便去问他的病情。灵辄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他留下了一半。赵盾问为什么，灵辄说：“我给别人当奴仆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她。”赵盾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放在口袋里给他。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他在搏杀中把武器倒过来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以脱险。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走了。赵盾自己也逃亡了。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走出国境的山界，听到灵公被杀便回来了。晋国太史董狐记载道：“赵盾杀了他的国君。”他还把这个说法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赵盾说：“啊！《诗》中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

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可惜啊，如果他出了国境，就会避免弑君之名了。”

赵盾派赵穿到成周去迎接晋国公子黑臀，把他立为国君。十月初三，公子黑臀去朝拜了武公庙。

【读解】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妹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蚕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滑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褒读，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至今想起这些，依然让人不寒而栗、切齿痛恨！天子也不过是吃人饭拉人屎的家伙，说不定智商还很低，凭什么就可以骑在千万人的头顶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他们凭什么呢就能比百姓聪明能干。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什么天才的话，多半也没有那些享尽人间荣华富贵。骄横得不可一世的“天子”们的份儿。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那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谏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仰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柯刺秦临行前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宋及楚平（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一尔虞我诈不会绝迹

【原文】

楚子使申舟聘于晋(1)，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2)，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3)，曰：“郑昭、宋聋(4)，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5)。及宋，宋人止之(6)。华元曰(7)：“过我而不假道，我也(8)。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9)，屦及于室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10)。秋九月，楚子围宋。

（以上宣公十四年）

宋人使乐婴告急于晋(11)，晋侯欲救之(12)。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14)。’川泽纳污，山藪藏疾(15)，瑾瑜匿瑕(16)，国君含垢(17)，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扬如宋(18)，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19)，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

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20)，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21)。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22)！”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子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23)，又叮咛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24)。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25)，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26)，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27)！”王不能答。申叔时仆(28)，曰：“筑室，反耕者(29)，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30)，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31)，曰：‘敝邑易子而食(32)，析骸以微。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35)。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36)。”

(以上宣公十五年)

【注释】

①楚子：楚庄王。申舟：楚国大夫，名无畏，字子舟，申是他的食邑。聘：派使节访问。②公子冯(ping)：楚国公子。③孟诸：宋国沼泽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孟诸之役：指二十多年前申舟得罪宋昭公的事。恶：得罪。④昭：明事理。聋：不明事理，糊涂。⑤见：引见，这指托咐。犀：申犀，申舟的儿子。⑥止：扣留。⑦华元：宋国执政大臣。⑧我：把我们的国土当边邑。⑨投：抨，甩。袂(wei)：袖子。⑩屨(ju)：麻做的鞋。及：追上。室息：从堂到宫门的甬道。寝门：寝宫（后宫）的门。蒲胥：楚国的市名。⑪乐婴：宋国大夫。⑫晋侯：晋景公。⑬伯宗：晋国大夫。⑭高下在心：意思是遇事能屈能伸，心中有数。⑮藪(sou)：草木丛生的湖沼地带。疾：指害人的东西，毒蛇猛兽。⑯瑾瑜：美玉。匿：隐藏。瑕：玉上的斑点。⑰含垢：含耻忍辱。⑱解扬：晋国大夫。⑲悉起：全部出发。⑳楼车：设有。猱望楼的兵车。㉑致：传达。㉒即：接近。即刑：就刑，受刑。㉓寃(yun)：同“陨”，坠落。这里指废弃。㉔禄：福，福分。㉕考：完成。考死：善终。㉖去：离开。㉗弃言：背弃诺言。㉘申叔时：楚国大夫。仆：驾车。㉙反：同“返”。反耕者：叫种的人回来。㉚子反：楚不主帥公子侧。㉛病：困乏，困难。㉜易：交换。㉝：烧火做饭。㉞城下之盟：敌方兵临城下而被逼签订盟约。㉟平：讲和。㊱无：不。诈：欺诈，欺骗。虞：欺骗。

【译文】

楚庄王派申舟到 国访问，说：“不要向宋国借路。”同时，楚庄王又公子冯到晋国访问，也不让向郑国借路。申舟因为在孟诸打猎时得罪了宋国，就对楚庄王说：“郑国是明白的，宋国是糊涂的；去晋国的使者不会受害，而我却定会被杀。”楚王说：“要是杀了你，我就攻打宋国。”申舟把儿子申犀托咐给楚王后就出发了。

申舟到了宋国，宋国就把他扣留了。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向 向我们借路，这是把我们的国土当成了楚国的地边邑。把我国当成 成楚国的边邑，就是亡国。杀了楚国的使臣，楚国一定会攻打我们。攻打我们也是亡国，反正都是一样亡国。”于是便杀了申舟。楚庄王听到申舟被杀的消息，一甩袖子就站起身来往外跑，随从人员追到寝宫甬道上才让他穿上鞋子，追到寝宫门外才让他佩上剑，追到蒲胥街市才让他坐上车子。这年秋天九月，楚庄王派兵包围了宋国。

……

宋国人派乐婴去晋国告急求援，晋景公想援救宋国。伯宗说：“不行，古人说过：‘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上天正在保佑楚国，不能同它争斗。晋国虽然强盛，怎么能违背天意？俗话说：‘高下在心。’河流湖泊能容纳污秽，山林草莽隐藏着毒虫猛兽，美 隐匿著瑕疵，

国君也可以含耻忍辱，也是上天的常规。君王还是 等一等吧。”晋景公便停止了出兵。

晋国派解扬到宋国去，叫宋国不要向楚国投降，并说：“晋国 队已全部出发，快要到宋国了。”解扬路过郑国时，郑国人扣住解 扬并把他献给楚国。楚庄王用重礼收买他，让他对宋国人说相反 的话。解扬不答应。楚王再三劝诱，他才答应了。楚王让解扬登 上楼车，叫他对宋人喊话说晋国不来救宋国，解扬借机传达了晋 君要宋人坚守待援的命令。楚庄王要杀解扬，派人对他 说：“你既 然已经答应了我，却又违背诺言，是什么原因？这不是我不讲 用，而是你丢弃了它，快去接受你该受的刑罚吧！”解扬回答说：“臣 下听说过，国君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就叫义，巨子能奉行国君命令 就叫信，信承载著义而推行就叫利。谋划不丢掉利益，以此捍卫 国家，这才是百姓的主人。合乎道义不能有两种诚信，讲求诚信 不能接受两种命令。君王收买臣下，就是不懂“信无二命’的道 理。我接受君命出使，宁可去死也不能背弃使命，难道可以用财 物收买吗？我之所以答应君王，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我死了而 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的福分。我们国君有诚信的臣下，臣下又能 完成使命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庄王放了解扬，让他回国。

夏天五月，楚国军队要撤离宋国，申犀在楚庄王的马前叩头：“无畏明知会死，但不敢背弃君王的命令，现在君王您背弃了房 言。”楚王无法回答。楚臣申叔时正为楚王驾车，他说：“修建 屋，把种田的人叫回来，宋国就一定会听从君王的命令。”楚王 他的话去做了。宋人害怕起来，派华元在夜里潜入楚营，上了子 反的床，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国君派我来把宋国的困难告诉你， 说：“敝国人已经在交换孩子杀了吃，劈开尸骨烧火做饭。即使如 ，兵临城下被逼签订的盟约，就算让国家灭亡，也不能答应。如果撤离我们三十里，宋国就一切听命。”子反很害怕，就与华元 定了盟誓，并报告了楚庄王。楚军退兵三十里，宋国与楚国讲和。 华元当了人质。盟誓上说：“我不欺你，你不骗我。”

【读解】

成语中的“尔虞我诈”，大概就出自这个故事。尽管宋国和楚 国把“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写进了盟誓之中，给人的感觉却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那个乱世之中，谁不欺诈？不欺诈就难以立住脚，难以为 自己谋取利益。大国之间相互欺诈，秦国和晋国不是这样吗？大 国还欺诈小国，秦国欺诈郑国、楚国欺宋国就是例证，就连中、小 国家之间也相互欺诈。真是不欺诈就不成交，就不能攻城掠地。所 谓“春秋无义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各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总 包含著欺诈的成分。

于是，外交手段，外交辞令，结盟修好等等，便成了欺诈的 一种手段。无论说客们的言辞多么好听，都无法让人对其动机确 信不疑。在这种时候，出种耐人寻味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诚信”二字， 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是不讲诚信的。

这使我们联想到一的现实情况：当人们在高喊什 么号的时候，往往正是最缺乏那种东西的时候。春秋时代人们 大讲信义，忠诚，说明那时候最缺乏信义和忠诚。人们在极力呼 唤理想之时，表明正好缺乏理想。在召唤雷锋精神时，说明最缺 乏雷锋精神。

所以，在人们最信誓旦旦的时候，最应该提高警惕，最应该 多一个眼儿，听其言，观其行，切不可被花言巧语搞乱了阵脚、 住了心窍。 其实，骗子手们的唯一法宝，便是信誓旦旦的花言巧语。他 们可以把方的说成圆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地上的吹到天上去， 当著你的面夸奖你的缺点是优点，甚至还能指鹿为马。信不信就由你自己了。

他们的脸皮还特别厚，不怕挫折，不怕辩论。他们善于抓住 人们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虚荣心强、自我中心 0 主义、妒忌胜过 自己的人、羞怯自卑、贪图名利、懒堕怠慢、喜欢别人抬轿子戴 高帽等等弱点，大做文章。一旦得手，就翻脸不认人，或者 比谁跑得更快，也可能倒打一耙，栽赃陷害。因此，他们也特 别无耻，特别狠心，特别阴险。

阴谋家和野心家尤其擅长尔虞我诈，因为他们靠正当手段是 无法获得他们所希望获得的东西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准则是没 有准则，有奶便是娘，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可以

出卖，什么 都可以做。

善良的人们上当受骗，不能责怪骗子手们，因为没有善良的人们， 骗子手们就失去了对象，就可能失业。是善良的人们的善良的 愿望，善良的心地，自身的弱点，为骗子手们的活动、成就 。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他们彼此相互欺诈，胜负是很难说的，说 不定今天我胜了，明天他又胜了，反正不如对付善良的人们那么 轻而易举，得心应手，手到功成。

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全成了骗子手，会 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正如骗子手永远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一样，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也是不可能的。

晋鞏之战（成公二年）

一勇斗须在关键时

【原文】

楚癸酉，师陈于鞏(1)。邲夏御 侯，逢丑父为右②。晋解张御 克，郑丘缓为右(3)。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4)”。“不介马而驰之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 2 未尽^?6)，曰：“余病矣(7)！”张侯 曰：“自始合(8)，而矢贯余手及肘(9)，余折以御，左轮朱殷(10)，岂敢 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__ 识之(11)？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12)，可以集事(13)，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 执兵(14)，固即死也(15)；病未及死，吾子勉之(16)！”左并辔(17)，右援枹?鼓(18)。马逸不能止(19)，师从之， 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20)。

【注释】

①师：指 、晋两国军队。羞：同“鞍”， 国地名，在今山东济南西北。 ②邲(bing)夏： 国大夫。 侯： 顷公。逢丑父： 国大夫。右：车 右。③解张：晋国大夫，又称张侯。克：即 献子，晋国大大， 晋军主帅。郑丘缓：晋国大夫，姓郑丘，名缓。(4)姑：暂且。翦灭：消 灭。此：指晋军。朝食：吃早饭。⑤不介马：不给马披甲。驰之：驱马 追击敌人。(6)未绝鼓音：作战时，主帅亲自掌旗鼓，指挥三军，所以 克受伤后仍然击鼓不停。(7)病：负伤。(8)合：交战。(9)贯：射。 穿。肘：胳膊。(10)朱：大红色。殷：深红色。(11)识：知道。(12) 殿：镇守。(13)集事：成事。(14)擐(huan)：穿上。兵：武器。(15) 即：就。即死：就死，赴死。(16)勉：努力。(17)并：合在一起。辔 (Pei)：马组绳。(18)援：拉过来。枹) 槌)：鼓槌。(19)逸：奔跑，狂奔。(20)周：环绕华不注：山名，在今山东济南东北。

【译文】

六月十七日， 国和晋国的军队在鞏摆开了阵势。邲夏为 顷公驾车，逢丑父担任车右。晋国解张为卻克驾车，郑丘缓担任 车右。 顷公说：“我暂且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 军没 有给马披甲就驱车进击晋军。卻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子上，但 他一直没有停止击鼓，并说：“我受伤了！”解张说：“从开始交战， 我的手和胳膊就被箭射穿了，我折断了箭，继续驾车，左边的车 轮因被血染成了深红色，哪里敢说受了伤？您还是忍住吧？”郑丘 缓说：“从开始交战，只要遇到险阻，我一定要下去推车，您哪里 知道这些？可是您却受伤了！”解张说：“我们的旗帜和战鼓是军 队的耳目，军队进攻和后撤都听从旗鼓指挥。这辆战车只要一个 人镇守，就可以成功，怎么能因为负了伤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 上铠甲，拿起武器，本来就是去赴死；受伤不到死的地步，您要 奋力而为啊！”解张左手把马 绳全部握在一起，右手拿过鼓槌来 击鼓。战马狂奔不已，晋军跟著主帅的车前进， 军大败，晋军 追击 军，围著华不注山追了三圈。

【读解】

这是 一、晋鞞之战中的一个主要场面，胜负只对当事人重要，对我们则没有什么关系。晋军取胜的关键人物是郑立缓和解张，如果没有他俩，主帅卻克恐怕早就退兵了。

作为配角的郑立缓和解张并没有喧宾夺主的企图，他们与主帅同在一辆战车上，受的伤不比主帅轻，承担的担子不比主帅轻，而所想到的是作为军队主心骨的旗鼓不能没有，宁可一直战斗到死，因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自己的军队以获胜而结束了战斗。

角色的交换看上去是偶然的，但人物内心境界的对比却是鲜明的：主帅胆怯了，显示了贪生怕死；助手著急了，表现出慷慨赴死的决心。两军对垒勇者胜。谁先打退堂鼓，也就是先挂出了不过一死免战牌。既然被绑上了同一战车，最坏的结果不过一死，说不定还会“勇斗则生”。

这个事例再一次告诉我们，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见出人物的内心境界。无论一个人外表如何，身份地位如何，口头上如何说大话，毕竟这些都是外在的包装，骨子里是什么货色，要在关键时刻试一试才知道，正如是马是骡，要牵出来溜了之后才会明白一样。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古人所具有精业精神和献身精神，比我们要强的多。那时打仗大概还没有工资和奖金，没有勋章和桂冠，凭的是自觉性。他们在挺身而出的时候，显然没有想到过抚恤金、烈士称号、家属子女待遇等等，真可是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只讲奉献，只讲忠于职守。

楚归晋知 （成公三年）

——国家利益重于个人恩怨

【原文】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①，以求知 ②。于是 刳溺 五 x 矣③，故楚人许之。

王送知 ，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4)，臣不才， 不胜其任，以为俘馘⑤。执事不以 鼓(6)，使归即 7)君之惠也。 臣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10)，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11)，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 曰：“虽然，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 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12) 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13)，死且不朽。若不获命(14)，而使嗣宗 职(15)，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16)，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 竭力致死(17)，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 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注释】

①归：送还。公子谷臣：楚庄王的儿子。连尹襄老：连尹是官名，襄老 是人名。②求：索取。知 （zhī yǐng）：刳溺，在泌之战中被楚 国俘虏。③于是：在这个时候。佐中军；担任中军副帅。(4)治戎：治 兵，演习军队。这里的意思是交战。⑤馘（gù）：割下敌方战死者的左 耳（用来报功）。这里与“俘”连用，指俘虏。(6) 鼓：取血涂鼓，意思 是处死。⑦即：接受杀戮。(8)惩：戒，克制。忿：怨恨。(9)宥（yòu）：宽恕，原谅。(10)与及：参与其中，相干。(11)任：担当 (12)外臣：外邦之臣。臣子对别国君主称外臣。(13)宗：宗庙。(14)不获命：没有获得国君允许杀戮的命令。(15)宗职：祖宗世袭的职位。(16)偏师：副帅、副将所属的军队，非主力军队。(17)致死：献出生命。

【译文】

晋国人想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归还给楚国，用 来换回知 。这时 刳溺 担任晋国的中军副帅，所以楚国人答 应了。

楚共王为知 送行说：“您大概很恨我吧？”知 回答说：“两 国兴兵交战，臣下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职务，所以成了你们的俘虏。 您的左右不把我杀掉取血涂鼓，让我回晋国去接受刑罚，这 是君王的恩惠。臣下确实不中用，又敢怨恨谁呢？楚王说：“那么 感谢我吗？”知莹回答说：“两国都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希望 解除百姓的痛苦，各自抑制自己的怨忿，以求相互谅解。双方释 放囚禁的俘虏，以成全两国的友好关系。两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臣下没有参与这件事，又敢感激谁呢？”楚共王说：“您回到晋 拿什么来报答我呢，”知 回答说：“臣下承担不起被人怨恨，君 王也承担不起受人感激。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恩德，不知道要报 答什么。”楚共王说：“虽然这样，你也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知 回答说，“托君王的福，我这个被俘之臣能把这把骨头带回晋 国，就是敝国国君把我杀了，我死了也不朽。如果按照君王的好意而赦免了我，就把我交给您的外臣 飴满 飴肉 向我们国君 请求按家法在宗庙里处死我，我也死而不朽。如果得不到我们国 君杀戮我的命令，而让臣下继承祖宗的职位，依次序让我承担军 事要职，率 所属军队去治理边疆，即使遇上您的将帅也不敢违礼 回避。我将尽心竭力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会有别的想法，对 晋王尽到为臣之礼，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君王的。”楚共王说：“晋 国是不能同它相争斗的。”于是，楚王隆重地礼待知 ，并把他 放回晋国了。

【读解】

知 不愧为一代辩才，他选取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立足点：国 家利益。用国家利益作为盾牌，把楚共三层层进逼的三个问题 回答得滴水不漏，使对手再也无言以对，于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 罢手。知 的防守几乎达到了最佳境界，无懈可击。

如果完全以为知 是灵机一动，随机应变地在玩外交辞令和 技巧，并不完全对。他所打的国家利益的牌，既是一种技巧和策 略，同时也是合乎情理的真实观念。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从 前传统的价值观念已不为人们所信奉，一切注重实 利益，成了 普遍的时代潮流。大概除了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家之外，很少有人 关注现实利益之外的东西。即使祖先、神灵，在很多情况之下也 不过是个招牌，一种表面文章，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在一切实 利益之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作为一个忠臣 必须恪守的原则，也是他言行举止的归依。如果连这一点也不顾， 那么为臣的基本原则便丧失了。无论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他 们在实 中或多或少地要追问自己所作所为的目的性，追问为什 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总要有个最终的依托。价值、观念、信 仰会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个人也可以在其中作出选择。但 是，国家利益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必须关注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应当以自己的言行来维护国家利益，实 上，他 们的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也是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家利益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如果抽取了国家利益，们爱 国主义就成了空洞的、抽象的精神，实 上是不会具有吸引力和 感召力的。

国家利益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具体的。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应 当用自己的实 行动来体现，同样，平民百姓也应当自觉维护国 家利益，因为大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有关说客的是与非

【原文】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1)，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2)，申之以盟誓(3)，重之以 昏姻(4)。天祸晋国(5)，文公如 ，惠公如秦。无禄(6)，献公即世(7)。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8)。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 师(9)。亦悔于厥心(10)，用集我文公(11)。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12)，跋履山川(13)，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见而朝诸秦(14)，则亦既报旧德矣(15)。郑人怒君之疆场(16)，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17)。诸侯疾之(18)，将致命于秦(19)。文公恐惧，绥静诸侯(20)，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21)。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22)，蔑死我君，寡我襄公(25)，迭我潁地(26)，奸绝我好(27)，代我保城(26)。殄灭我费滑(27)，散离我兄弟(28)，挠乱我同盟(29)，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潁之师。犹愿放罪于穆公(30)，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31)。天诱其衷(32)，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33)，康、灵即位(34)。康公，我之自出(35)，又欲阙翦我公室(36)，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37)，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俊(38)，入我河曲(39)，伐我涑川(40)，俘我王官(41)，翦我羈马(42)，我以是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43)，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44)，我君景公引西望曰(45)：‘庶抚我乎(46)!’君亦不惠称盟(47)，利吾有狄难(48)，入我河县(49)，焚我箕、郕(50)，芟夷我农功(51)，虔刘我边垂(52)，我是以有辅氏之聚(53)。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54)：‘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55)。君又不祥(56)，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57)，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58)。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代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59)。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60)。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61)，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与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62)：‘余虽与晋出入(63)，余唯利是视(64)。’”不谷恶其无成德，则用宣之，以惩不壹(65)。”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66)。寡人帅以听命(67)，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68)，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69)，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70)。”

【注释】

①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驹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色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②毅力：合力，并力。③申：申明。(4)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⑤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6)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7)即世：去世。(8)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9)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10)厥：其，指秦穆公。(11)用：因而。集：成全。(12)躬：亲身。擐：穿上。(13)跋履：跋涉。(14)胤(yin)：后代。东方诸侯国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15)旧德：过去的恩惠。(16)怒：指侵犯。疆场：边疆。(17)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18)疾：憎恶，憎恨。(19)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20)绥静：安定，安抚。(21)大造：大功。西：指秦国。(22)不吊：不善。(23)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24)迭：同“軼”，越过，指侵犯。(25)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26)保：同“堡”，城堡。(27)殄(tian)灭：灭绝。费(bi)：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28)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29)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30)犹愿：还是希望。(31)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32)诱：开启。衷：内心。(33)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34)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35)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36)阙翦：损害，削弱。(37)蝥(mao)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子雍。(38)俊(quan)：悔改。(39)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40)涑(su)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41)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42)羈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43)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44)君：指秦桓公。(45)引：伸长。：脖子。

(46)蔗：大概，或许。抚：抚恤。(47)称盟：举行盟会。(48)狄难：指晋国同狄人打仗(49)河县：晋国临河的县邑。(50)箕：晋国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郕(gōng)：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祁县西。(51)芟(shān)：割除。夷：伤害。农功：庄稼。(52)虔刘：杀害，屠杀。边垂：边陲，边境。(53)辅氏：晋国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聚：聚众抗敌。(54)伯车：秦桓公之子。(55)寡君：指晋厉公。(56)不详：不善。(57)白狄：狄族的一支。及：与。同州：同在今雍州。(58)婚姻：指晋文公在狄娶季隗。(59)吏：指秦国传令的使臣。(60)是用：因此。(61)二三其德：三心二意，反复无常。(62)昭：明。昊：广大。秦三公：秦国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楚国成王、穆王、庄王。(63)出入：往来。(64)唯利是视：一心图利，唯利是图。(65)不壹：不专一。(66)昵就：亲近。(67)帅以听命：率领诸侯来听侯君王的命令。(68)承宁：安定。(69)不佞：不敏，不才。(70)图：考虑。利之：对秦国有利。

【译文】

夏天四月初五，晋厉公派吕相去秦国断交，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与穆公相友好，一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逃亡秦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逝，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回晋国主持祭祀。但是秦国又没有完成大的功劳，却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回国为君。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文公亲自戴盔披甲，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诸侯国，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君王的边疆，我们文公率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担心秦国受损，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不幸文公去逝，穆公不坏好意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淆地，断绝同我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以往的功劳，却又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淆地的战斗。我们是希望穆公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不同意，反而亲近楚国来算计我们。老天又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我国的图谋得逞。

穆公和襄公去逝，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先君献公的外甥，却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劫掠我们的王宫，夺走我们的羈马，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望东方的不通，正视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等到君王即位之后，我们景公伸长脖子望著西边说：‘恐怕要关照我们吧！’但君王还是不肯开恩同我国结为盟好，却乘我们遇上狄人祸乱之机，入侵我们临河的县邑，焚烧我们的冀、郕两地，抢割毁坏我们的庄稼，屠杀我们的边民，因此我们才有辅氏之战。君王也后悔两国战争蔓延，因而想向先君献公和穆公求福，派遣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们和你们相互友好，抛弃怨恨，恢复过去的友谊，以追悼从前先君的功绩。’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逝了，因此我们国君才有了令狐的盟会。君王有产生了不善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和秦国同处雍州，是君王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君王赐给我们命令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攻打狄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之好，畏惧君王的威严，接受了君王使臣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君王又对狄人表示友好，对狄人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心里却憎恨你们的做法，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同样憎恨君王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说：‘秦国背叛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要求结盟。他们向著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和楚国的三位先王宣誓说：‘我们虽然和晋国有来往，当我们只关注利益。’我讨厌他们反复无常，把这些事公开，以便惩戒那些用心不专一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感到痛心疾首，都来和我亲近。现在我率诸侯前来听命，完全

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君王肯开恩顾念诸侯们，哀怜寡人，赐我们缔结盟誓，这就是寡人的心愿，寡人将 安抚诸侯而退走，哪里敢自求祸乱呢？如果君王不施行大恩大德，寡人不才，恐怕就不能率 诸侯退走了，我谨向全部意思都向 君王德左右执行宣布了，望他们权衡怎样才对秦国有利。”

【读解】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岂止 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言辞的力量。

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春秋时代的祖先。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 姆斯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象福柯那样 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象咱们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 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 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 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 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 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 发挥到了及至，无法再淋漓尽致了。

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 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 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 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实_№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 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 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 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 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 语言的罗网。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 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 良好的教育，有厂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 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 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 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 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 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 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 演。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 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 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 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 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 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 的得失。胸有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 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 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 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_№，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 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 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 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 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 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无，他们绝对 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 是娘” 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子。其次，，他们有 大公无私的

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

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一目了然了。

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

——对外扩张治不了政治病

【原文】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1)。范文子不欲战。欲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2)；其之役，先轸不反命(3)；泌之师，I B 不复从(4)；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君子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5)，有故。秦、狄、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6)，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甲午晦(7)，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黻趋进(8)，曰：“塞井夷灶(9)，陈于军中，而疏行首(10)。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弈书曰：“楚师轻佻(11)，固磊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至曰：“楚有六间(12)，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13)！王卒以旧(14)；郑陈而不并不整；蛮军而不陈(15)；陈不违晦(16)；在陈而加嚣(17)。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18)，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19)。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待于王后(20)。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21)。”“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22)”“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23)，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土在，且厚(24)，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25)，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26)，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27)，曰：‘南国蹇(28)，射其元王(29)，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注释】

①鄢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鄢陵。②范文子：即士燮。不振旅：军旅不振，意思是战败。③先轸：箕之战中晋军主帅。不反命：不能回国复君命。(4)泌(bì)：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郑州西北。I B：即I L父，泌之战中晋军主帅。不复从：不能从原路退兵，即战败逃跑。(5)亟(qí)：多次。(6)自：如果。(7)晦：夏历每月的最后一天。(8)范黻(gai)：范文子士燮的儿子，又称范宣子。趋进：快步向前。(9)塞：填。夷：平。(10)行首：行道。疏行首：把行列间的通道疏通。(11)轻佻：即轻挑，指军心轻浮急躁。(12)间：间，缺陷。(13)二卿：指子重和子反。相恶：不和。(14)王卒以旧：楚王的亲兵都用贵族子弟。(15)蛮军：指楚国带来的南方少数民族军队。(16)违晦：避开晦日。古人认为月末那天不适宜用兵。(17)嚣：喧哗。(18)犯天忌：指晦日用兵。(19)楚子：指楚共王。巢车：一种设有瞭望楼的兵车，用以望远(20)伯州犁：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伯宗死后他逃到楚国当了太宰。(21)虔：诚。卜：占卜。(22)听誓：听主帅发布誓师令。(23)苗贲(ben)皇：楚国令尹斗椒的儿子。(24)国土：国中精选的武士。厚：指人数众多。(25)良：精兵。萃：集中。④《复》：《周易》的卦名。⑤南国：指楚国。蹇。窘迫。⑥元王：元首，指楚共王。

【译文】

夏六月，晋国军队和楚国军队在鄢陵相遇。士燮不想同楚军交战。欲至曰：“秦、晋韩原之战，惠公未能整军而归；晋、狄其之 战，主帅先轸不能回来复命；晋、楚泌之战，主帅 吕父兵败溃逃。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你也见过先君这些战事，现在我们躲避 楚军，就有增加了耻辱。士燮说：“我们先君多次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 楚都是强国，如果我们不尽力，子孙 后代就将被削弱。现在秦、狄、 三个强国已经屈服了敌人只 有一个楚国罢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国家内部和外部不存在忧患。 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就必定会有内部忧患。为什么不暂时放 过楚国，使晋国对外保持警惕呢？”

六月二十九日，月末的最后一天，楚军一大早就逼近了晋军， 并摆开了阵势。晋军军官感到了害怕。范黻快步走上前来：“ 把井填上，把灶铲平，在自己军营中摆开阵势，把队伍之间的行道疏通。 晋国和楚国都是天意所归的国家，有什么可担心的？”士燮 听了气得拿起戈赶他出去，并说：“国家的存亡，是天意决定的，小孩子 知道什么？”弈书说：“楚军轻浮急躁，我们坚守营垒等待著， 三天之后楚军一定会撤退。他们退走时我们再出击，必定会取得胜利。” 欲至说：“楚军有六个弱点，我们不要放过机会：他们的两个统帅 彼此不和；楚王的亲兵都是贵族子弟；郑国军队虽然摆出了阵势， 但是军容不整；楚军中的蛮人虽然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 布阵不避开月末这天；他们的士兵在阵中很吵闹，遇上交战会更 吵闹。个人只注意自己的退路，没有斗志，贵族子弟也并非精兵， 月末用兵又犯了天忌，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

楚共王登上了巢车‘观望晋军的动静。子重派太宰伯州犁在 楚王后面陪著。楚王问道：“晋军正驾著兵车左右奔跑，这是怎么回事？”伯州犁回答说：“是召集军官。”楚王说：“那些人都 到中军集合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开会商量。”楚王说：“搭起 帐幕了。”伯州犁说：“这是晋军虔诚地向先君卜吉凶。”楚王说：“撤去帐幕了。”伯州犁说：“快要发布命令了。”楚王说：“非常喧 闹，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准备填井平灶，摆 开阵势。”楚王说：“都登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拿著武器下 车了。”伯州犁说：“这是听取主帅发布誓师令。”楚王问道：“要 开战了吗？”伯州犁回答说：“还不知道。”楚王说：“又上了战车， 左右两边的人又都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战前向神祈祷。”伯 州犁把晋侯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楚共王。苗贲皇在晋厉公身旁，也 把楚共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晋厉公左右的将士都说：“楚 国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军，而且人数众多，不可抵挡。”苗贲皇对 晋厉公说：“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亲兵罢 了。请分出一些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再集中三军攻打楚 王的亲兵，一定能把它们打得大败。”晋厉公卜筮问吉凶，卜官说：“大吉。得的是个‘复’卦，卦辞说：‘南国窘迫，用箭射它的国王，射中他的眼睛。’国家窘迫，国君受伤，不打败仗还会有什么 呢？”晋厉公听从了卜官的话。

【读解】

这是一场晋、楚两国为争取小国附庸而进行的战争，最后以 晋军获胜结束。这场战争真正充分证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古训。彼此间的争斗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可言，无非是 为了捞取各自的好处。

使人感兴趣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对立双方在交战过程中的 表演。

士燮所说的“外宁必有内忧”，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只有靠不断 地进行对外战争，才能保证自己国内的安宁。换句话说，如果治 理不好国家内部，就靠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当国家命运的决策人当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已经到了黔驴技穷、 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样的统治者不下台，还呆在权利位置上赶什么？

认真的想，这实在是一种强盗逻辑，都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 同强国打仗、吞并弱小国家之上。或许，这种强盗逻辑在春秋时代 行得通而在现在则行不通。统治者的主要职责是使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为此可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太多了，必须要付出太多 的精力。

再说，内患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如果天下太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统治者廉洁奉公，谁会起来造反？还是《水浒传》当中那句话说得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老百姓盼望的是过和平安宁的日子，平白无故造什么反？

国家的内乱，要么是政治腐败、治理无方、统治者荒淫无道，致使民不聊生造成的，要么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对外扩张和侵略来治病，充其量是治表而无法治根，甚至更有可能加重内乱，使毛病积重难返，直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话虽然这么说，晋军毕竟会打仗，最终获得了鄢陵之战的胜利。他们所凭借的，不是正气和道义，不过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罢了。这同政治腐败、扩张野心膨胀是两回事。他们首先做到了知己知彼，摸透了楚军的六大弱点，这六个弱点中几乎每一个都是致命的。比如主帅不和，在两军对垒的残杀战斗中必然会令出两端，弄得士兵不知所措。比如贵族子弟参战，这些个公子哥儿养尊处优惯了，趾高气昂，志满意得，却吃不了苦，没有战斗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一来，对敌方的弱点了如指掌，因此胸有成竹，怎能不打胜仗？

祁奚举贤（襄公三年）

——不偏不党的滋味

【原文】

祁奚请老(1)，晋侯问嗣焉(2)。称解狐(3)——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4)。”于是羊舌职死矣(5)，晋侯曰：“孰可以代之(6)？”对曰：“赤也可(7)。”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8)，羊舌赤佐之(9)。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10)。称其仇，不为谄(11)；立其子，不为比(12)；举其偏，不为党(13)。《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14)。”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为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15)。”祁奚有焉。

【注释】

(1)祁奚：字黄羊，晋国大臣，三年前任晋国中军尉。请老：告老，请求退休。(2)晋侯：指晋悼公。嗣：指接替职位的人。(3)称：推举。解狐：晋国的大臣。(4)午：祁午，祁奚的儿子。(5)于是：在这个时候。羊舌职：晋国的大臣当时任中军佐，姓羊舌，名职。(6)孰：谁。(7)赤：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职的儿子。(8)中军尉：中军的军尉。(9)佐子：辅佐他，这里指担当中军佐。(10)于是：在这件事情上。举：推荐。善：指贤能的人。(11)谄(chan)：谄媚，讨好。(12)比：偏袒，偏爱。(13)偏：指副职，下属。党：勾结。(14)这两句话见于《尚书·洪范》。王道：理想中的政治。荡荡：平坦广大的样子。这里指公正无私。(15)这两句诗出自《诗·小雅·裳裳者华》。

【译文】

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向他询问接替他的中军尉职务的人。祁奚推举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晋悼公要立解狐为中军尉，解狐却死了。晋悼公又问他，祁奚回答说：“祁午可以任中军尉。”正在这个时候羊舌职死了，晋悼公问祁奚：“谁可以接替羊舌职的职位？”祁奚回答说：“羊舌赤可以。”于是，晋悼公让祁午做了中军尉，让羊舌赤辅佐他。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推举贤人。推荐他的仇人，而不谄媚；推立他的儿子，而不偏袒；推举他的下属，而不是勾结。《尚书·洪范》说：“没有偏袒不结党，王道政治坦荡荡。”这话大概是说的祁奚这样的人了。解狐得到举推，祁午得到职位，羊舌赤得到官职；立了一个中军尉的官，而得举、得位、得官三件好事都成全了，这正是由于他能推举贤人。恐怕只有贤人，才能推举跟自己一样的人。《诗·小雅·裳裳者华》说：“只因为他有

仁德，才能推举象他的人。” 祁奚就具有这样的美德。

【读解】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做到象 祁奚这样，不管是仇人也好，还是自己的亲属、部下也好只以德行和才能 作为推荐的标准，这样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少数，确实不多。假如世界上充满了象 祁奚这种坦坦荡荡、不偏不党的君子，世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祁奚也就失去了光彩。正因为稀少，大多数 人做不到，他才成了榜样， 才有了光彩，才让我们称赞。

从人们的愿望来说，总希望 祁奚越多越好，世界也将因此变的越来越美好。但是，希望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有时甚至还会很大。一方面我们不会因为现实不如意而放弃希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有了前人榜样，心怀希望，从而闭目不看现实。这大概是一个永 的论，难以解决。

理想与现实比较起来，要虚无飘渺的多，因为我们总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周围生活的真实模样： 人们拉帮结伙，你吹我捧，一方面胆子更大，另一方面手法更新，再加上更新的创造， 比如“炒”，比如人走茶不凉把尾巴留下。当你实实在在地面对这些东西时，能不丧气吗？。

我们总是在失望和丧气中想起一句不老不新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表面上看起来 这话充满积极乐观的气味，但是一想到玻璃缸里的 金鱼，就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襄公十四年）

——百姓也可以为国君上课

【原文】

祁师旷侍于晋侯①。晋侯曰：“卫人出其君②，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 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 神之祀③，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④，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⑤，使师保之⑥，勿 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⑦，诸侯有卿⑧，卿置侧室⑨，大夫有贰宗⑩，士有朋友⑪，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⑫，以相辅 佐也。善则赏之⑬，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⑭。自王以下 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⑮，瞽为诗⑯，工诵箴谏⑰，大夫 规诲⑱。士传言⑲，庶人谤⑳，商旅于市㉑，百工献艺㉒。故《夏 书》曰㉓：‘道人以木铎徇于路㉔，官师相规㉕，工执艺事以谏。’正 月孟春㉖，于是乎有之㉗，谏失常也㉘。大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 肆于民上㉙，以从其淫而 天地之性㉚？必不休矣。”

【注释】

①师旷：晋国乐师。晋侯：指晋悼公。②出：驱逐。③匮：缺 乏、④司牧：统治，治理。⑤贰：辅佐大臣。⑥师保：本指教 育和辅导天子的师傅，这里的意思是教导保护。⑦公：仅次于天子的经 高爵位。⑧卿：诸侯的执政人臣、⑨侧室：庶子。这里指测室之官。⑩ 大夫：比卿低一等的爵位。贰宗：官名。由大夫的宗室之弟担任。⑪士：大夫以下、庶民以上的人。朋友指志同道合的人。⑫皂、隶； 都是奴隶中的一个等级。牧：养牛人。圉：养马的人。⑬赏：赞杨。⑭革：改。⑮史：太史。为书：记录国君的言行。⑯瞽：古时用盲人作乐师。为诗：作诗讽谏⑰工：乐工。诵：唱或诵 读。箴谏：用来规劝讽谏的文辞。⑱规诲：规劝开导。⑲传言：传话。⑳谤：公开议论。㉑商旅：商人。于市：指在市场上议论。㉒百工：各种工匠，手艺人。㉓《夏书》：已失传。以下两句话见于《古文尚书·胤征》。㉔尊人：行令官，连宣令官。木铎：木舌的 铃。徇： 巡行宣令。㉕官师：官员。㉖孟春：初春。㉗有之：指有遵人 宣令。㉘失常：丢掉常规。㉙肆：放

肆，放纵(30)从：同“纵”，放纵。

【译文】

师旷岁侍在晋悼公苦怕人身边。晋悼公说：“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确实太过分了。贤明的国君要奖赏好人而惩罚，抚育百姓像抚育儿女一样；容纳他们像大地一样；民众侍奉他们的国君，热爱他像热爱父母一样，敬仰他如对待日月一样；崇敬他如对待神明一样，畏惧他如对待雷霆一样，难道能把他驱逐出去吗？国君是神明的主祭人，是民众的希望。如果使民众的生计困乏，神明失去祭祀者，老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驱逐他干什么？上天生下百姓并为他们立了国君，让国君治理他们，不让他们丧失天性。有了国君又替他设置了辅佐的人，让他们教导保护他，不让他越过法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平民、工匠、商人、奴仆、养牛人和养马人都有亲近的人，以便互相帮助。善良的就赞扬，有过错则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失就改正。从天子以下，人们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观察和补救他们行事的得失。太史记国君的言行，乐师写作讽刺的歌诗，乐工吟诵规谏的文辞，大夫规劝开导。士向大夫传话，平民公开议政，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所以《夏书》说：‘宣令官摇著木舌铃沿路宣告，官员们进行规劝，工匠呈献技艺当作劝谏。’正月初春，这时就有了宣令官沿路宣令，这是同为劝谏失去了常观。上天十分爱护百姓，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淫乱而背弃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读解】

师旷的这番议论，是针对卫国百姓驱逐了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而发的。卫国百姓驱逐卫献公，可以说是“水可以覆舟”的一个事例，如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就可以说是真正的“犯上作乱”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是乱世之中的一线光明呢？

儒家思想从来都认为国君、君子比百姓高贵，人生而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实际上为少数人在多数人头上作成威作福提共了依据。师旷所提出的“民贵君轻”，似乎把传统的观念颠倒过来了，强调以民为本。要为民众著想。

国君从来都被塑造造成教师爷的形象，仿佛他就是真理和神明的代表，化身；只有他给百姓上课的份儿，百姓则是愚不可及的一群人。卫国国君被逐。说明百姓同样可以给国君上课，教他如何行使权力。法度不应当只对百姓才有效，同样也应当对国君及其臣僚有效。只讲国君的高贵，只讲他们才有上课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划出了法度之外，让他们有超越法度的特权，这就失去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

能像师旷那样，在君权神圣、各国君主忙于扩大自己的实力的时代，敢于当著国君的面主张民贵君轻，的确属于难能可贵。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在那个时代提出民主思想，毕竟中国古代的社会、法律、政治、宗法制度，都不可能成为民主思想的土壤，而只能产生出专制。个人无法超越时代，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此，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春秋，乃至整个传统的封建社会之中，已算是达到了当时思想的顶峰。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中，敢于为民众说话，既要有思想的高度，也要有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可以想象，或许当时具有民本思想的人并不少，而能够载入史册者，并不太多。他们或者缺少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或者是缺乏发言的权力和机会，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背后，有太多被遗漏了的东西。这好比在无边的大海中打鱼，被渔网打起来的不过如同沧海一粟，更大量的就都成了漏网之鱼。

意见的权力和机会。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要进入历史，要被更多的人所听见，必须借助权力和机会。就师旷而言，身为宫廷乐师，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机会接近君王、大史及其他官僚，也就拥有了其他有类似的思想而没有权力的人所不具有的发言的机会。历史本

来就是如此。它不可能让人人都进入其中，有些人完全可能凭偶然闯了进来。

伯州犁问囚（襄公二十六年）

——一上下其手最可恨

【原文】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¹⁾，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²⁾。郑皇颡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颡，公子围与之争之⁽³⁾，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⁴⁾，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⁵⁾。”下其手⁽⁶⁾，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助遇丁丁。弱焉⁽⁷⁾。”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师以皇颡归。

【注释】

①楚子：楚康王，名昭，共王之子。雩(yu)娄：越国地名，在今河南商城东。(2)城麇(jun)：郑国地名。(3)皇颡：郑国大夫。穿封戌：人名楚国方城外的县尹、公子围：楚共王之子，康王之弟。(4)上其手：高举他的手，指向公子围。(5)贵介：贵宠，尊贵。(6)下其手：下垂他的手，指向穿封戌。(7)弱：战败。

【译文】

楚康王和秦国人侵袭吴国，到了雩娄，听说吴国有了防备就退了回去。于是又去侵袭郑国。五月，到了城麇。郑国的皇颡驻守在城麇，出城与楚军交战，吃了败仗。穿封戌俘虏了皇颡，公子围同穿封戌争夺起来，于是。请伯州犁评判是非。伯州犁说：“让我问问这个俘虏吧。”于是就叫俘虏站著。伯州犁问道：“我们争夺的，是您这位君子，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伯州犁高举著手说“这一位是王子围，是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伯州犁又下垂著手说：“这个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县官。是谁俘虏了您？”俘虏说：“我遇上王子，打败了。”穿封戌听后大怒，抽子围，没有追上。楚国军队把皇颡带了回去。

【读解】

上下其手”这个成语便出自这个故事，意思是说玩弄手法，串通作弊。

在为利益发生纷争的场合，当事人的心理、仲裁者的心理，都是十分微妙的，各人心里都在打著各自的算盘，在算计著对手。当事人发生争执不必说了，而仲裁者则是个关键因素。仲裁者是否能公正客观，是否为自己的私利打算，直接影响到纷争的结果。

仲裁者公开表明态度，站到争执的某一方，这时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争执的参与者。最叫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仲裁者表面上装出公允，显得没有参与，实际上却暗中为自己谋取好处，又不给他人留下任何作弊的把柄。想要指控他偏袒，但拿不出任何证据，他甚至还可以对你假惺惺地表示理解和同情。

要知道什么叫阴险，伯州犁的做法就是示范。这种人如同隐藏在阴暗角落的敌人，危害性比公开拿枪站出来的敌人要大得多，更让人痛恨。因此，锋芒所向，不应仅仅指向贪婪者，更应指向阴险的作弊者。

蔡声子论晋用楚材（襄公二十六年）

——人才在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原文】

初，楚伍参与蔡大师子朝友^①，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²⁾。伍举娶于王子牟^③。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④，而言复故^⑤。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

及宋向戌将平晋、楚(6)，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7)，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宋皮革(8)，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9)？”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10)。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1)。’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2)。’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13)。’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14)，恤民不倦(15)。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16)，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17)，不举则彻乐(18)，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19)，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20)，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21)。子丁之乱，析公奔晋(22)。晋人置诸戎车之殿(23)，以为谋主。绕角之役(24)，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铎声(25)，以夜军之(26)，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27)，获其君(28)，败申、息之师于桑隧(29)，获申丽而还(30)。郑于是不敢南面(31)。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32)，君与大夫不善是也(33)，雍子奔晋。晋人与之蓄(34)，以为谋主。彭城之役(35)，晋楚遇于靡角之谷(36)，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阅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37)，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38)，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39)。楚失东夷(40)，子辛死之(41)”，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42)，而雍害其事(43)，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44)，以为谋主，捍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45)。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46)，楚罢于奔命(47)，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48)，伯贲之子贲皇奔晋(49)。晋人与之苗(50)，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51)，中行、二必克二穆(52)，吾乃四萃于其王族(53)，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僭(54)，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者。椒举娶于申公子牟(55)，子牟得戾而亡(56)，君大夫谓椒举(57)：‘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58)。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反之(59)。

【注释】

①伍参：伍奢的祖父，伍子胥的曾祖父。子朝：公子朝，蔡文公的儿子，为蔡国太师。
②伍举：伍奢的父亲。声子：子朝的儿子。③王子牟：楚国公子，又称申公子牟。(4)班：铺垫。(5)复故：返回楚国的事。(6)向戌，宋国大夫，又称左师。平：讲和。(7)子木：屈建，楚国令尹。”(8)杞、梓：楚国出产的两种优质木材。(9)族姻：同族子弟和有婚姻关系的人。(10)僭(jian)：越，过分。滥：过度，无节制。(11)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瞻印》。殄瘁：艰危，困窘。(12)《夏书》已失传。这两句话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不经：不守常法的人。(13)这四句诗出自《诗·商颂·殷武》。怠：懈怠。皇：今《诗经》作“逞”，意思是闲暇，指偷闲。封：大。(14)劝：乐，喜欢。(15)恤民：忧民。(16)饫(yu)赐：饱餐之后把多余的酒菜赐给臣下。(17)不举：不举行盛宴。(18)彻：同“撤”。彻乐：撤去音乐。(19)夙兴夜寐：早起晚睡。(20)谋主：主要谋士。(21)不能：不能任用贤人。(22)子丁：楚国大臣斗克的字。析公：楚国大臣。(23)戎车：指国君的战车。殿：后。(24)绕角：蔡国地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25)铎声：相同的声音。(26)军：进攻。(27)沈：诸侯国名，在今安徽临泉县北。(28)君：指沈国国君沈子揖初。(29)桑隧：地名，在今河南确山县东。(30)申丽：楚国大夫。(31)不敢南面：不敢向南亲附楚国。(32)雍子：楚国大臣。谮：中伤，诬陷。(33)

不 善是：不喜欢这个人。(34)蓄(XU)：晋国邑名，在今河南温县附近。(35)彭城：在今江苏徐州(36)靡角之谷：宋国地名，在彭城附近。(37)陈：列阵。次：营帐。(38)归者：指应放还的老幼孤疾。逸：释放。(39)鱼石：逃到楚国的宋国大臣。(40)东夷：亲楚国的东方小国。(41)子辛：楚国令尹公于工大，被楚共王杀掉。(42)子灵：楚国宗族。夏姬：郑穆公的女儿，陈国大夫御叔的妻子。(43)雍害：阻碍，破坏。(44)邢：晋国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45)行人：外交使节。(46)巢：楚国的属国，在今安徽巢县东北。驾：楚国邑名，在今安徽无为境内。棘：楚国邑名，在今河南永城南。州来：楚国邑名，在今安徽△台。(47)罢：同“疲”。(49)若敖：指楚国令尹子文的氏族。(49)伯賁：楚国令尹斗椒的字。(50)苗：晋国邑名，在今河南济源西。(51)栾、范：指栾书、士燮统率的晋军。易行：指简易行阵，以诱惑楚军。(52)中行：指晋国上军佐。二 郎：指晋国上军统帅 琦和新军佐 至。二穆：指楚国左军统帅子重和右军 统帅子辛，两人都是楚穆王的后代。(53)四萃：从四面集中攻击。(54)夷：受伤。僭(jian)：火熄灭，这里比喻军队溃败。(55)椒举：伍举。(56)戾(li)：罪。(57)君大夫：国君和大夫。(58)叔向：晋国上大夫。比叔向：使他的爵禄可与叔向相比。(59)椒：伍举的儿子，伍奢的弟弟。逆：迎。

【译文】

当初，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相友好，伍参的儿子伍举 也与子朝的儿子声子相友善。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做妻子，王子牟 当申邑长官后获罪逃亡。楚国人说：“伍举一定护送过他。”伍 举逃亡到了郑国，打算再逃亡到晋国。声子要到晋国去，他在郑 国都城的郊外碰到了伍举，两个人把荆草铺在地上坐著一起吃东 西，谈到了伍举回楚国的事。声子说：“您走吧，我一定要让您回 楚国。”

到了宋国的向戌来调解晋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声子到晋国去 当使节，回国时到了楚国。楚国令尹子木同声子谈话，问起晋国 的事，并且还问：“晋国的大夫和楚国大夫比谁更贤明些？”声子 回答说：“晋国的卿比不上楚国，但是它的大夫却很贤明，都是做 卿的人才。正像杞木、梓木和皮革，全是从楚国去的。虽然楚国 有人才，实际上却是晋国在使用他们。”子木说：“难道晋国没有 同族和姻亲当大夫吗？”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是使用楚国的 人才的确很多。我听说过：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刑 罚不滥用。赏赐太过分，就怕赏赐到坏人头上；滥用刑罚，则怕 惩罚到了好人。如果不幸越过了限度，也宁愿赏赐过头，而不要 滥用刑罚；与其失去了好人，还不如有利于坏人。没有好人，国 家就会跟著遭殃。《诗·大雅·瞻印》中说：‘贤能的人没有了，国 家就将遭受危难。’这话说说的就是国家没有好人。所以《夏书》上 说：‘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放过犯罪的人。’这是担心失去了 好人。《诗·商颂·殷武》中说：‘不要过分不滥用，不可懈怠偷 闲懒，上天命令我下国，大力建树福和禄。’《就是商汤获得上天 赐福的原因。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喜欢赏赐而惧怕刑罚，为百姓 忧心而不知疲倦。赏赐在春天和夏天进行，刑罚在秋天和冬天进 行。因此，在将要行赏时要为它加餐，加餐后把多余的酒菜赐给奔命 臣下，从这里可以知道他喜欢赏赐。将要用刑时则要减餐，减餐 时要撤去进餐时的音乐，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惧怕用刑。早起晚睡， 早晚亲自上朝处理政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为百姓忧心。喜欢 赏赐、惧怕刑罚、为百姓分忧这三件事，是礼丁的大节。有了礼 丁就不会失败。现在楚国经常滥用刑罚，楚国大夫逃亡到四周的 国家，成了那些国家的主要谋士，危害楚国，无法挽救和医治，这 就是说楚国不能任用贤人。子丁的叛乱，使析公逃到了晋国。晋 国人把他安排在国君的战车后面，让他做主谋。绕角战役，晋国 准备逃跑，析公却说：‘楚军心里轻浮急躁，容易被动摇。如果多 处同时发出击鼓声，趁夜色发动进攻，楚军一定会逃走。’晋国人 听从了析公的话，楚军在夜里败逃了。晋国接著侵袭蔡国，偷袭 沈国，俘获了沈国国君，在桑隧击败了申、息两地的楚军，抓住了为 了楚国大夫申后回国。郑国从此不敢向南亲近楚国。楚国失去 了中原诸侯的亲附，这全是析公的主意。雍子的父亲和哥哥诬陷 雍子，国君和大夫

也不喜欢雍子，雍子就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把畜邑封给他，让他当主谋。彭城一仗，晋军和楚军在靡角之谷遭遇，晋军准备逃走，雍子却向军队发布命令说：‘把年老的和年轻的人放回去，孤儿和有病的人回去，一家有两人参战的回去一个。精选兵士，检阅兵车，喂饱战马，饱餐一顿，摆开阵势，烧掉营帐，明天决战。’晋军让该回家的人走了，放走了楚军战俘，结果楚军夜里溃败了。晋军降服了彭城，把它还给了宋国，带着俘获的鱼石回国。楚国失去了东方诸国的亲附，子辛也为此被杀，这都是雍子干出来的。子反和子灵争夺夏姬，子反破坏了子灵的婚事，子灵逃到了晋国。晋国人把邢邑封给他，让他当主谋，抵御北狄，使吴国和晋国通好，教吴国背叛楚国，教吴国人乘战车、射箭、驾车、驱车进攻，派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使者。吴国便在这时攻打巢地，夺取驾地，攻克棘地，侵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现在吴国还是楚国的祸患，这都是子灵干出来的。若敖氏叛乱，伯贾的儿子贾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把蒍地封给他，让他当主谋。鄢陵之战，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并摆出阵势，晋军打算逃走，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部队只是中军的王室亲兵。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抵抗他们，栎书、士燮两军减缩行阵以引诱楚军，I部B琦和至一定能战胜利重和子辛，我们再集中兵力从四面进攻他们的亲兵，必定会把他们打的大败。’晋国人听从了苗贲皇的话，楚军大败，楚王受伤，军队溃散，子反自杀。郑国叛离，吴国兴起，楚国失去了诸侯的亲附，这都是苗贲皇干出来的。”子木说：“这些都说对了。”声子说：“现在还有比这些更厉害的。伍举娶了申公王子牟的女儿做妻子，子牟获罪而逃亡，国君和大夫们对伍举说：‘确实是你让他走的。’伍举因为害怕逃到了郑国，他伸长脖子望著南面说：‘但愿能赦免我！’但是楚国并不考虑。现在伍举在晋国，晋国人准备封给他县邑。使他的爵禄可以和叔向相比。如果他来策划危害楚国，难道不会成为祸患吗？”子木感到害怕，对楚王说了，楚王增加了伍举的爵禄并让他回到楚国。声子让椒去迎接伍举。

【读解】

自己的人才没有为自己效劳，却被敌手利用来挖自己的墙角，危害自己，的确发人深省。这一篇专论“我材他用”的文字，显得十分独特，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索。

人才出逃的根本原因，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作为一国之君，不能正确运用赏罚手段，不讲公平的原则，自然会造成自己内部的分化。这一重大责任要由自己来承担，可以叫做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尝，怪不到别人。

当然，实₂当中也可能出现敌手寻机主动来挖人才的情形，或者用利诱的手段，或者用离间的阴谋，比如现代间谍战中常见的双重乃至多重间谍。

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可以看出人才在竞争中的重要价值和决定性作用。德国人奥本海默出逃美国，使美国人造出了原子弹，从而掌握了在二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张王牌。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和科技竞争之中，一个优秀人才往往可以使局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掌握和使用人才的一方占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因此，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得人才者，得天下。

话说回来，自己的人才在严酷无情的竞争中被敌人利用，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自己人最了解自己家的事，自己的长处、短处，自己的家底，自己的致命之处，全被了若指掌。这样，就应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古老的致胜原则。

敌手自己做不到的事，由自己人帮助他们做到了；敌人无法掌握的情况，轻而易举地被掌握了。处于这样的境地，哪有不败的道理？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己人被他人、敌手利用，不也是一种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方式吗？

不懂得珍惜人才和使用人才的统治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统治者。如果不仅不懂得珍惜和使用人才，反而设置各种障碍和网罗加害于人才，这样的统治者便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是自己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历史上的这类悲剧不少，而在实₂中人们又一再犯

这样的错误，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原因。是嫉贤妒能的心理在作祟？是惧怕能人对自己构成威胁？是看不出人的才能所在？是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是误信了奸佞小人的谗言？还是根本就不把国家、百姓的兴旺发达放在心上，只图个人的安乐淫逸？

愚蠢倒也罢了。国君愚蠢，而握有实权的臣子们不愚蠢，也可以混下去。并非愚蠢，而是误中他人圈套，还可以谅解和补救。既不愚蠢，也不是上当受骗，而是玩弄权术，专横暴虐，有意陷害，这就是违背天意的自己作孽，活该遭受厄运。

能够充分利用敌手的人才，来打击敌手的要害部位，瓦解敌手的士气和阵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可以算是天赐的福份，也是聪明智慧的表现。这当中有机遇问题，也有敌手的愚蠢、过失。残暴而白白送上门来的时候，但是，最主要的是自己行得正，走得端，具有宽阔的胸襟，高尚的情操和德行，站在道义和真理一边，人才才可能前来归附。如果与对手同样愚蠢、专横、暴虐，谁会来归附？得道多助，自身的优势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应当是人才前来归附的根本条件。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凰总把高枝占。谁都不会效命于无德无才、贪婪自私的主子。除了吸引力之外，还要懂得珍惜和使用人才。优厚的礼遇必不可少，只讲道义不讲实惠肯定也是不行的。委以重任的信任，更能使被使用者心里踏实。既然要用，就放心大胆地用；如果心存疑虑，不如不用。古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用人成功了，事情也就成功了一半。

人才难得，优秀的人才更难得。自己的人才不要轻易放走，对手送上门来的人才一定要牢牢抓住。成功的统治者总是这样做的。

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

——听乐观舞论德政

【原文】

吴公子札来聘①。……请观于周乐②。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③，曰：“美哉！始基之矣④，犹未也，然则勤而不怨矣⑤。”邶为之歌《邶》、《庸》、《卫》⑥，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⑦，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⑧，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⑨，曰：“美哉！其细已甚⑩，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豳》，曰：“美哉，泱泱乎⑪！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⑫？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⑬，曰：“美哉，荡乎⑭！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⑮？”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⑯。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⑰，曰：“美哉，风风乎⑱！大而婉，险而易行⑲；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⑳，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㉑？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㉒，谁能若是？”为之歌《陈》㉓，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㉔！”

为之歌《小雅》㉕，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㉖！”为之歌《大雅》，曰㉗：“广哉！熙熙乎㉘！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㉙；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㉚；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㉛，行而不流。五声和㉜，八风平㉝；节有度㉞，守有序㉟。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箛》、《南龠》者㊱，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㊲，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頀》者㊳，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㊴，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㊵，曰：“美哉！勤而不德㊶。非禹，其谁能修之㊷！”

见舞《醵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帙也(47)，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注释】

①吴公子札：即季札，吴王寿梦的小儿子。②周乐：周王室的音乐舞蹈。③工：乐工。
《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开头的两种。以下提到的都是国风中国歌的诗歌。④始基之：开始奠定了基础。⑤勤：劳，勤劳。怨：怨恨。(6)邶(bei)：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汤阴南。庸：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新乡市南。卫：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淇县。(7)康叔：周公的弟弟，卫国开国君主。武公：康叔的九世孙。(8)《王》：即《王风》，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乐歌。(9)郑：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新郑一带。(10)细：琐碎。这里用音乐象征政令。(11)泱泱：宏大的样子。(12)表东海：为东海诸侯国作表率。大公：太公，指周开国国君吕尚，即姜太公。(13)幽(bin)：西周初刘时的旧都，在今陕西彬县东。(14)荡：博大的样子。(15)周公之东：指周公东征。(16)夏：西周王尧一带。秦：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夏声：正声，雅声。(17)魏：诸侯国名，在今山西芮县北。(18)风风(feng)：轻飘浮动的样子。(19)险：不平，这里指乐曲的变化。(20)唐：在今山西太原。晋国开国国君叔虞初封于唐。(21)陶唐氏：指帝尧。晋国是陶唐氏旧地。(22)令德之后：美德者的后代，指陶唐氏的后代。(23)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24)郅(kuai)：在今河南郑州南，被郑国消灭。(25)讥：批评。(26)《小雅》：指《诗·小雅》中的诗歌。(27)先王：指周代文、武、成、康等王。(28)《大雅》：指《诗·大雅》中的诗歌。(29)熙熙：和美融洽的样子。(30)《颂》：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31)倨：傲慢。国隔：同“逼”，侵逼。携：游离。③荒：过度。圉处：安守。底：停顿，停滞。(35)五声：指宫、商、角、徵、羽。和：和谐。(36)八风：指金、石、丝、竹、翰、土、革、木做成的八类乐器。(37)节：节拍。度：尺度。(38)守有序：乐器演奏有一定次序。(39)《象箫(xiao)》：舞名，武舞。《南龠(yue)》：舞名，文舞。(40)《大武》：周武王的乐舞。(41)《醵》：商汤的乐舞。(42)慚德：遗憾，缺憾。(43)《大夏》：夏禹的乐舞。(44)不德：不自夸有功。(45)修：作。(46)《醵箫》：虞舜的乐舞。(47)帙(dao)：覆盖。(48)蔑：无，没有。

【译文】

吴国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和《召南》。季札说：“美好啊！教化开始奠基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辛劳而不怨恨了。”乐工为他歌唱们《邶风》、《庸风》和《卫风》。季札说：“美好啊，多深厚啊！虽然有忧思，却不至于困窘。我听说卫国的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这个样子，这大概是《卫风》吧！”乐工为他歌唱《王风》。季札说：“美好啊！有忧思却没有恐惧，这大概是周室东迁之后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郑风》。季札说：“美好啊！但它烦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忍受不了。这大概会最先亡国吧。”乐工为他歌唱《风》。季札说：“美好啊，宏大而深远，这是大国的乐歌啊！可以成为东海诸侯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的国家吧？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乐工为他歌唱《南风》。季札说：“美好啊，博大坦荡！欢乐却不放纵，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札说：“这乐歌就叫做正声。能作正声自然宏大，宏大到了极点，大概是周室故地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魏风》。季札说：“美好啊，轻飘浮动！粗扩而又婉转，变化曲折却又易于流转，加上德行的辅助，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乐工为他歌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有陶唐氏的通民在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乐工为他歌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主人，难道能够长久吗？”再歌唱《郅风》以下的乐歌，季札就不作评论了。

乐工为季札歌唱《小雅》。季札说：“美好啊！有忧思而没有二心，有怨恨而不言说，这大概是周朝德政衰微时的乐歌吧？还是有先王的遗民在啊！”乐工为他歌唱《大雅》。季

礼说：“广阔啊！乐工为他歌唱《颂》。季礼说：“好到极点了！正直而不傲慢，委曲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淫，利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损，收取而不贪求，安守而不停滞，流行而不泛滥。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有法度，乐器先后有序。这都是拥有大德大行的人共有的品格啊！”

季札看见跳《象箫》和《南龠》两种乐舞后说：“美好啊，但还有美中不足！”看到跳《大武》时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看到跳《頀》时说：“圣人如此伟大，仍然有不足之处，看来做圣人也不容易啊！”看到跳《大夏》时说：“美好啊！勤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除了夏禹外，谁还能作这样的乐舞呢！”看到跳《頀箫》时说：“德行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容纳一样！虽然有超过大德大行的，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观赏达到止境了！如果还有其它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读解】

这世上事情，真如地覆天翻，此一时，彼一时也！季礼如此严肃正经、板著面孔一律称为“美好”，的音乐、舞蹈，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不忍卒听，不忍卒观。同样，要是季札听见今日的《同桌的你》一类的流行歌曲，看见迪斯科一类的舞蹈，真不知要气死几回！

毕竟，观念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在季札的时代，虽有民间小调、自娱自乐的歌舞，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宗庙和朝廷。平民百姓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懂得音乐的耳朵”、“懂得舞蹈的眼睛”去接受、欣赏、感。受那些大乐大舞。他们是边缘上的人，永远无缘进入到、参与到达官贵人们的乐歌和乐舞之中去。也只有达官贵人君子公卿们才会像季札那样把音乐舞蹈看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才会那么一本正经、恭敬严肃地加以对待。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的心目中，音乐舞蹈是礼的一部分，是政治上的等级统治的辅助工具，作用就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政治统治，如同奴仆必须为主子效力、服务一样，因而作歌现舞、只在宗庙和朝廷这两种场所中进行。老百姓即使削尖了脑袋，也不可能进得去。

我们无法说这样对待音乐和舞蹈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时拥有话语权力的人的观念就是如此。他们这样认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一定要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含义来。比如《诗经》中的那些“国风”，不过是西周时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平民百姓在劳作之余有感而发，率兴而作，哪里想得到什么圣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类！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情，征夫怨妇抒发内心的忧伤，辛勤劳作的农民表这 对剥削者的不满和愤恨，同君子大人们心中所想的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季札的评论，以及后来儒生们的评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地附会而已。一首《关雎》，本来在这的是男欢女爱的爱情追求，却被解释为赞美“后妃之德”！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触目惊心 and 可笑的。照我们的观念，再也不可能像季札那样去理解音乐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面孔拿它们作说教的工具。政治制度的好坏，同音乐舞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有坏人，也有坏人；不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世事人情的复杂多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们更愿意相信，音乐和舞蹈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它们让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们也让人通过自娱自乐来获得精神的轻松和解脱；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天地人的思索；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阳春白雪当然使我们高雅，而我们也不拒绝下里巴人。

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

——对傲慢无礼还以颜色

【原文】

公薨之月①，子产相郑伯以如晋②，晋峰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③。士文伯让之，曰④：“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⑤，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闾閭⑥，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⑦，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⑧？寡君使甸请命⑨。”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⑩，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⑪。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⑫，亦不敢暴露⑬。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⑭，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⑮，无观台谢⑯，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⑰；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⑱，污人以时冪馆宫室⑲；诸侯宾至，甸设庭燎⑳，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㉑，隶人、牧、圉，各瞻其事㉒；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㉓，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谿患㉔；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缁之宫数里㉕，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㉖。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匆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㉗？”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㉘。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㉙，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⑳。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㉑？《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㉒。’其知之矣。”

【注释】

①公：指鲁襄公。薨（hcog）：诸侯死去叫薨。②相：辅佐。郑伯：指郑简公。③坏：拆毁。馆垣：宾馆的围墙。④士文伯：晋国大夫士匄。让：责备。⑤属：臣属，属官。在：问候。⑥闾閭（han h6ng）。指馆舍的大门。⑦完：同“院”，指墙垣。葺：用草盖墙。⑧共命：供给宾客所求。⑨请命：请问理由。⑩诛求：责求，勒索贡物。无时：没有定时。⑪会：朝会。时事：随时朝贡的事。⑫输币：送上财物。⑬暴露：露天存放。⑭荐陈：呈献并当庭陈列。⑮卑庳（bi）：低小。⑯观：门阙。台：土筑高坛。⑰公寝：国君住的宫室。⑱司空：负责建筑的官员。平易：平整。⑲圻人：泥水工匠。冪（mi）：涂墙，粉刷。⑳甸：甸人，掌管柴火的官。庭燎：庭中照明的火炬。㉑巾车：管理车辆的官。脂：指加油。辖：车轴头的挡铁。㉒隶人：清洁工。瞻：看管。㉓不留宾：不让来客滞留。㉔谿：同“灾”。㉕缁（dT）之宫：晋侯的别宫，一在今山西沁县西南。㉖天厉：天灾。不戒：无法防备。㉗惮（dan）：怕。㉘赵文子：晋国大夫赵武。信：确实，可信。㉙垣。这里指房舍。赢：接待。㉚加礼：礼节特别隆重。宴：宴会。好：指宴会上送给宾客的礼物。㉛释辞：放弃辞令。㉜这四句诗出自《诗·大雅·板》。辑：和顺。协：融洽。绎：同“怪”，喜悦。莫：安定。

【译文】

鲁襄公死去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鲁国有丧事的缘故，没有接见他们。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把自己的车马放进去。晋国大夫士文伯责备子产说：“敝国由于政事和刑罚没有搞好，到处是盗贼，不知道对辱临敝国的诸侯属官怎么办，因此派了官员修缮来宾住的馆舍，馆门造得很高，围墙修得很厚，使宾客使者不会感到担心。现在您拆毁了围墙，虽然您的随从能够戒备，那么对别国的宾客怎么办呢？由于敝国是诸侯的盟主，修建馆会围墙，是用来接待宾客。如果把围墙都拆了，怎么能满

足宾客的要求呢？我们国君派我来请问你们拆墙的理由。”子产回答说：“敝国国土狭小，处在国中间，大国责求我们交纳贡物没有一定时候，所以我们不敢安居度日，只有搜寻敝国的全部财物，以便随时前来朝见贵国。碰上您没有空，没能见到，又没有得到命令，不知道朝见的日期。我们不敢进献财物，又不敢把它们存放在露天。要是进献上，那就成了贵国君王府库中的财物，不经过进献的丁式，是不敢进献的。如果把礼物放在露天里，又怕日晒雨淋而腐烂生虫，加重敝国的罪过。我听说文公从前做盟主时，宫室低小，没有门阙和台榭，”却把接待宾客的馆舍修得十分高大，宾馆像国君的寝宫一样。仓库和马棚也修得很好，司空按时平整道路，泥水工匠按时粉刷馆舍房间；诸侯的宾客来到，甸人点起庭院中的火把，仆人巡视客舍，存放车马有地方，宾客的随从有代劳的人员，管理车辆的官员给车轴加油，打扫房间的，饲养牲口的，各自照看自己份内的事；各部门的属官要检查招待宾客的物品；文公从不让宾客们多等，也没有被延误了的事；与宾客同忧共乐，出了事随即巡查，有不懂的地方就指教，有所要就加以接济。宾客到来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哪里会有灾患啊；不怕有人抢劫偷盗，也不用担心干燥潮湿。现在晋侯的缙别宫方圆数里，却让诸侯宾客住在像奴仆住的房子里，车辆进不了大门，又不能翻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天灾难防。接见宾客没有定时，召见命令也不知何时发布。如果还不拆毁围墙，就没有地方存放礼品，我们的罪过就要加重。斗胆请教您，您对我们有什么指示？虽然贵国遇上鲁国丧事，可这也是敝国的忧伤啊。如果能让我们早献上礼物，我们会把围墙修好了再走，这是贵君的恩惠，我们哪敢害怕辛劳？”士文伯回去报告了。赵文子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实在不注重培养德行，用像奴仆住的房舍来招待诸侯，这是我们的过错啊；”于是，他派士文伯前去道歉，承认自己不明事理。

晋平公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简公，宴会和礼品也格外优厚，然后让郑简公回国。晋国接著建造了接待诸侯的宾馆。叔向说：“辞令不可废弃就是这样的啊！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靠他的辞令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诗·大雅·板》中说：‘言辞和顺，百姓融洽；言辞动听，百姓安宁。’子产大概懂这个道理吧。”

【读解】

仅仅因为国君没有接见，就动怒拆毁了该国客舍的围墙，还以巧妙动听的言辞，说得对方连赔不是，不仅国君出来接见，而且还礼遇有加，满意且满载而归。初看起来还有点过分，有点儿太“那个”了，犯得著如此大动肝火，做出如此大胆的事儿来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件表面上看来有点儿荒唐的事情的背景。晋国是个大国，强国，诸侯盟主，一方霸主。国君不出来接见客人，是在摆谱儿，那架子，耍弄人，那藏而不露的意思是让人下跪，乞求，被愚弄。郑国是个小国，夹在大国当中受气，此行是进去献贡物，是去“朝圣”，表示对盟主的恭敬和孝顺。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得不对子产的所作所为另眼相看，肃然起敬，佩服他的勇气和骨气。他的举动真有点儿犯上作乱的味道：你想捉弄我、拿架子摆谱儿？哼，没门儿！我就不吃这一套，我比你更厉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就大胆地、公开的、理直气壮把围墙给拆了，还批得敌手理屈辞穷，态度陡然一转。

这是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多寡，财富不分贫富，大伙儿一律平等，以礼相待、以诚相待。这应当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咱们现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吗？

这个原则也可以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人不分男女老幼，黑白胖瘦，身份地位，权力大小，名气高低，大伙儿一律平等，人人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的义务。相待以诚，相待以礼，相敬如宾，相互尊重，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上帝没有赋予谁有特权可藐视他人、愚弄他人、傲慢无礼、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视他人为草芥。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对某某人另眼相看。四海

之内，普天之下，大伙都同样头顶一片 废天，同样脚踏一方土地，生来是人，死了变鬼，没有谁更优越。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民心可疏导不可左右

【原文】

郑人游于乡校①，以论执政②。然明谓子产曰③：“毁乡校，何 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④，以议执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 之？我闻忠善以损怨⑤，不闻作威以防怨⑥。岂不遽止⑦？然犹防川⑧：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⑨，不如吾闻而 药之也⑩。”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⑪。小人实 不才⑫。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⑬？”

仲尼闻是语也，曰⑭：“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释】

①乡校：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②执政：政事。③然明：郑国大夫融蔑，然明是他的字。④退： 工作完毕后回来。⑤忠善：尽力做善事。损：减少。⑥作威：摆出 威风。⑦遽(jù)：很快，迅速。⑧防：堵塞。川：河流。⑨道： 同“导”，疏通，引导。⑩药之：以之为药，用它做治病的药。⑪信： 确实，的确。可事：可以成事。⑫小人：自己的谦称。不才：没有才能。⑬二三：这些，这几位。⑭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当时只有十岁， 这话是后来加上的。）

【译文】

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 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 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 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 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 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 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 伤 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 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 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 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孔子听到了这番话后说：“照这些话看来，人们说子产不仁， 北打下如估”

【读解】

春秋时的乡校，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在 希腊、罗马凡，自由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乡校自由地议论 政治，与希腊、罗马的情形有些相似，但有一个重大差别：乡校 的平民百姓虽然可以议政，却无权参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因此，二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不过，考虑到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之下的政治专制，能移开一 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 要很 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几 千年的传统 社会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几十年、几百年才会见到 一次。

完全可以设想到老百姓议政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繁荣昌盛，社 会的风习，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施政方针，一直到 宫廷秘闻，某个官员乃至国君的私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平 民百姓中横挑 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毕竟是少数，而 大多数人的。目中都有相对公平的衡量尺度，他们眼睛盯住的是 统治者的施政实绩，而不是统治者的夸夸其谈。

可以打个比方，老百姓的评论，是统治者所作所为的无情的 镜子。统治者可以用高压手段迫使百姓保持沉默，却无法使人们 不在心里估价，无法左右人心的向背。所以，沉默并不意味着顺 从；相反，沉默中蕴含著可怕的力量。

子产论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

——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少

【原文】

郑子产有疾，谓于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1)。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2)，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崔苻之泽③。大叔 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崔苻之盗(4)，尽杀 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⑤；猛则民残，残 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6)，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 劳止，讫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7)。’施之以宽也。‘毋从诡 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8)。’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达，以定我王(9)。’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侏，不刚不柔，布政优 优，百禄是遒(10)。’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11)：“古之遗爱也(12)。”

【注释】

①猛：严厉。②狎(xia)：轻视，轻忽。③取：同“聚”。人。指强盗。崔苻(wan fu)：湖泽的名称。(4)徒兵：步兵。⑤纠：矫正。(6)济：帮助，调节。(7)这四句诗出自《诗·大雅·民劳》。汔(qi)：也许可以。康：安。中国。指京城。绥。安抚。四方：指四方诸侯国。(8)这四句诗出自《诗·大雅·民劳》。从：同“纵”，放纵。诡随：狡诈行骗的人。谨：管束。遏：制止，禁止。寇虐：指抢劫行凶的人。惨：曾，乃。明：法度。(9)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民劳》。柔：安抚。能：亲善。(10)这四句诗出自《诗·商颂·长发》。竞：急。求：缓。优优：温和宽厚的样子。道：聚集。(11)涕：眼泪。(12)遗爱：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

【译文】

郑国的子产生了病，他对太叔说：“我死了以后，您肯定会执 政。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用宽和的方法来使民众服从，差一 等的人不如用严厉的方法。火的特点是猛烈，百姓一看见就害怕， 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的特点是柔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有 很多人便死在水里，因此运用宽和的施政方法很难。”子产病了几 个月后就去世了。

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用宽和方法施政。郑回的盗贼很 多，聚集在叫做崔苻的湖沼里。子太叔很后悔，说：“要是我早听 他老人家的话，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于是，他派步兵去攻打崔 苻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了，盗贼才有所收敛。

孔子说：“好啊！施政宽和，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就用严厉 措施来纠正；施政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用 宽和的方法。宽和用来调节严厉，严厉用来调节宽和，政事因此 而和谐。《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众辛苦又勤劳，企盼稍稍 得安康；京城之中施仁政，四方诸侯能安抚。’这是施政宽和。 ‘不能放纵欺诈者，管束心存不良者；制止抢夺残暴者，他们从不 惧法度。’这是用严厉的方法来纠正。‘安抚远方和近邻，用此 安 定我王室。’这是用和睦来安定国家。又说：‘既急躁也不慢，既 不刚猛也不柔，施政温和又宽厚，百种福禄全聚。’这是宽和达 到了顶点。”

等到子产去世，孔子得到了消息，流著眼泪说：“他是古代传 下来的有仁爱的人。”

【读解】

凡事都有两面，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注意 并提倡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求平衡。按照传统的观点，失去 平衡，偏重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事情就会出毛病。阴阳调和， 刚柔相济，事情就会 1 烦利发展，兴旺发达。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陈旧过时了，总在讲寻求平衡的中 庸之道，为什么就不可以偏激一点，极端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矫 枉过正？

当然可以。但不要忘记，极端到底，就会引起强烈的反作用。正如弹簧，用以压迫的力越大，反弹就越高，反作用力就越大。认真想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是受著平衡律的支配。因为平 衡律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 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 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也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 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 等竞争。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 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 大乱。所以，宽和与严厉相互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 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晏婴叔向论 晋季世（昭公三年）

——末世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原文】

候使晏婴请继室于晋(1).....

既成昏②，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 其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③，吾弗知。 其为陈氏矣(4)。公弃其 民，而归于陈氏。 旧四量：豆、区、釜、钟(5)。四升为豆，各自 其四(6)，以登于釜(7)，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8)，钟乃大矣(9)。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10)。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11)，弗 加于海。民三其力(12)，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13)，而三 老冻馁(14)。国之诸市，履贱踊贵(15)。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16)，其爱 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17)。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18)”，已在 矣(19)！”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20)； 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21)，而公室滋侈。道处相望(22)，而 女富益九(23)。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奕、邵、肯、原、狐、续、庆、 伯(24)，降在皂隶(25)。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26)，以乐滔忧(27)。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 》曰(28)：‘昧旦丕显(29)，后世犹 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 之公族尽矣(30)。鵩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31)，则公从之。 鵩之宗十一族(32)，唯羊舌氏在而已。鵩又无子(33)，公室无度，幸而 得死，岂其获犯。”

【注释】

① 侯：即 景公，名杵臼。晏婴： 国大夫，字平仲。继室：续娶。 ②成昏：订婚。
③季世：末世，末代。(4)陈氏：指 国人夫陈 完的后代宗族。(5)豆、区(ou)、釜、钟： 国的四种量器。(6)各自 其四：各用自身的四倍。(7)登：成，升进。(8)登一：加一，指由四进位 增加为五进位。(9)钟乃大矣：指钟的增加不止一个 旧量（一釜）。(10)家量：私家用 的量器。公量： 侯的量器。(11)蜃蛤(shen ge)：蛤蜊， 这里指代海产品。(12)三：分成三分。力：指劳动所得。(13)聚：聚敛 的财物。朽蠹(du)：腐烂生虫。(14)三老：泛指老人。

馁：饥饿。(15)踊：假腿。古时受过别刑的人所穿。(16)或：有人。燠休(yu xu)：安抚病痛的声音。(17)如流水：像水流动一样自然迅速。(18)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四人都是陈氏的祖先。胡公：以上四人的后代，陈国开国君主。大姬：周武王的女儿，胡公的妃子。(19)已在矣：指陈氏祖先已在受祭了。(20)公室：诸侯及其政权。军行(hang)：军队。(21)罢(bi)敝：疲病。(22)殍(jin)：饿死的人。(23)女：指国君的宠妃。尤：多出。(24)栾：栾枝。卻：卻缺。胥：胥臣。原：原轸，先轸。狐：狐偃。这五人都是卿。续：续简伯。庆：庆郑。伯：伯宗。这三人都是大夫。(25)皂隶：官府中的差役。(26)日：一天又一天。悛(quan)：悔改，改过。(27)韬(tao)：隐藏，掩盖。(28)谗鼎：鼎的名称。：文。(29)昧旦：黎明。丕：大。显：明。(30)公族：与国君同姓的子弟。尽：完。(31)枝叶先落：像枝叶一样首先坠落。(32)宗：同一父亲的家族。族：氏，宗以下的各个分支。(33)无子：没有好儿子。

【译文】

景公派晏婴请求晋国国君继续娶 国的女子……

订婚之后，晏婴接受了晋国的宴宾之礼。叔向陪他一起参加宴饮，互相交谈起来。叔向说：“ 国怎么样了？”晏婴回答说：“现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国恐怕是陈氏的了。国君抛弃他的百姓，使他们归附陈氏。 国原来有豆、区、釜、钟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格不比山里高；鱼盐蛤蜊等海产品，价格也不比海边高。百姓把劳动收入分成三分，两分归公家，一分用来维持自己的衣食。国君聚敛的财物已腐烂生虫，老年人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各个市场上，鞋价便宜而假腿昂贵。百姓有了痛苦疾病，有人乘机去安抚。百姓拥戴陈氏如同父母一样，归附陈氏像流水一样。想要陈氏不得到百姓拥戴，哪里能避得开？陈氏远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随著胡公和大姬，恐怕已在 国接受祭祀了。”

叔向说：“是的。就是我们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了。兵车没有战马和人驾驭，国卿不率军队；国君的战车左右没有好人才，步兵队伍没有好长官。百姓疲病，但宫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而宠姬家的财物多得装不下。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栾、卻、胥、原、狐、续、庆、伯这八个大家族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国君一天比一天不肯悔改，用行乐来掩盖忧愁。公室的衰微，还能有几天？《谗鼎之 》说：‘天不亮就起来致力于政绩显赫，子孙后代还是会懒散懈怠。’可况国君一天天不悔改，国家能够长久吗？”晏子说：“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全完了。我听说，公室快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就像树的枝叶一样首先落下来，公室跟著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一支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终就是万幸，难道还会指望得到后代的祭祀吗？”

【读解】

人类既无法和天地抗争，无法同命运抗争，也无法和自己抗争。阴阳盛衰的交替的确是人的意志不可扭转的。

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的时候，也就意味著即将开始走下坡路。“日中则昃。”太阳升到中天之后，就开始向西偏斜。传统等级制度的专制，使它无法靠自身的运转来为自身提供必需的活力。它是一个封闭型的结构，原本积存起来的能量，在自身的运转中不断被消蚀，直至全部能量消耗殆尽，这时就该寿终正寝了。忠臣也好，义士也好，直谏也好，都如杯水车薪，挽救不了颓势。

末世到来时，再聪明、再能干的人都只有眼睁睁看著衰落下去。你可以把一切看得清楚透彻，可以把一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没有回天之力，只有做大树倒下时四散逃命

的猢猻。在这种时候，麻木迟钝也许比敏感清醒要好得多。麻木了，就不去看，看见了也没有反应；也不去想，脑子心灵完全处在停滞状态，因而也就没有了痛苦。由清醒敏感所带来的痛苦，恐怕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你要思索，要探寻究竟、要仰问苍天，而任何结果都不可能得到。再说，生性清醒敏感的人，即使想要麻木迟钝，也做不到。真的就是“难得糊涂”啊。

改天换地的力量是来自外部。制度本身是个巨大的漩涡，是一个具有无限引力的黑洞，进入它之中的一切都被无情地吞没。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一直被人们当作是近代产物的末世感，竟会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如果说末世感也具有“现代性”的话，那“现代性”就不应以时间远近来衡量。

伍员奔吴（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奸佞小人如耗子屎

【原文】

楚子之在蔡也①，鬻阳封人之女奔之②，生太子建③。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④，费无极爲少师⑤，无宠焉，欲譖诸王⑥，曰：“建可室矣(7)。”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8)，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9)。

楚子爲舟师以伐濮(10)。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11)，迨于诸夏；而楚辟陋(12)，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13)，而置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以上昭公十九年)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14)，自以为犹宋、郑也，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15)。”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16)，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17)。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18)。奉初以还(19)，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20)，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21)。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22)：“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23)，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24)，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25)，名不可废(26)，尔其勉之！相从为愈(27)。”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28)！”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29)。公子光曰(30)：“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31)，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32)，余姑为之求士，而以待之(33)。”乃见设诸焉(34)，而耕于。(以上昭公二十年)

【注释】

①楚子：指楚平王。②鬻(jue)阳：蔡国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封人；。管理边境的官员。奔：不按礼而娶，即姘居。③太子建：太子建，即王子建，楚平王太子。④伍奢：伍举的儿子，楚国大夫，伍尚、伍员(yun)的父亲。⑤少师：教导和辅佐太子的官。(6)譖(zen)：诬陷，诬告。(7)室：娶妻，成家。(8)与逆：参加迎亲。(9)楚夫人：指原先为楚太子建礼聘的秦女。(10)舟师：水军。濮：南方部落，在今湖北石首。(11)伯：同“霸”。(12)辟陋：偏简陋、(13)城：筑城。城父：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宝丰东四十里。方(14)城：地名，在楚国北部边境。(15)集：成。(16)过：一次过错。(17)城父人：城父大夫。(18)苟贰：随便怀有

二心。(19)奉初：接受头一次命令。还(xuan)：周旋。(20)而：你。(21)奸：犯。(22)棠：楚国邑名，在今河南遂平西北。尚：伍尚，当时任棠邑大夫。员：伍员。(23)知：同“智”。不逮：不及。(24)亲戚：至亲，指父亲。(25)父不可弃：兄弟二起逃走就是弃父。(26)名不可废：兄弟一起殉父，无人报仇，就是废名。(27)愈：胜过。(28)盱(gan)食：晚食，不能按时吃饭。(29)州于：吴王僚。(30)公子光：吴王夷昧的儿子。(31)反其仇：报其仇。(32)他志：别的用心，指想杀僚夺位。(33)：乡野。(34)见：引见。(zhuan)设诸：吴国勇士。

【译文】

楚平王在蔡国的时候，蔡国鬻阳边境官员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生下太子建。到平王即位时，便派伍奢当太子建的老师，派费无极当少师。费无极得不到宠信，想要诬陷太子，说：“太子建可以娶妻了。”楚平王从秦国为太子建聘得女子。费无极参加了迎亲，却劝说楚平王自己娶这个女子。正月，楚平王的夫人嬴氏从秦国来到了楚国。

楚平王组建了水军以攻打濮人。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靠近中原；而楚国偏狭小，所以不能同晋国争雄。如果扩大城父的城墙，把太子安排在那里，以便和北方各国交往，君王会已收取南方，这样就可以取得天下。”楚平王很高兴，听从了费无极的话。因此，太子建就住在了城父。

……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和伍奢准备率方城以外的人反叛，自己认为像宋国和郑国一样，国和晋国又一起帮助他，将用他来危害楚国，事情就成功了。”楚平王相信了他的话，就责问伍奢。伍奢回答说：“君王有一次过错就够严重了。为什么还要听信谗言？”楚平王把伍奢抓了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还没有到城父，便先派人送去了太子建。三月，太子建逃往宋国。楚平王召来奋扬，奋扬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抓起来送到国都。楚平王说：“话出自我的口中，进入你的耳朵，是谁告诉了太子建？”奋扬回答说：“是臣下告诉他的。君王曾经命令臣下说：‘事奉太子建要同事奉我一样。’臣下不才，不能随便有二心。臣下照当初的命令对待太子，不忍心照后来的命令做，所以送走了太子。不王久臣下又后悔这样做，但已经来不及了。”楚平王说：“你还敢来见我，为什么？”奋扬回答说：“接受命令而没有完成，再召见不来、就是第二次犯错误了。臣下就是逃走也无处会容纳。”楚平王说：“回去吧，还像从前一样处理政事。”

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很有才能，如果他们到了吴国，必定会使楚国担忧，为什么不赦免他们父亲的名义召他们回来呢？他们很仁义，一定会回来。要不然，他们就会成为祸患。”楚平王派人去召他们回来，说：“只要回来，我就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对他弟弟伍员说：“你到吴国去，我准备回去送死。我的才智比不上你，我能为父亲而死，你能为父亲极仇。听到可以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赶快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没有人报仇。赴死而使父亲得到赦免，这是孝顺；掂量成功的可能性而行动，这是仁义；选择重任而前往，这是明智；明知必死而不躲避，这是勇气。父亲不可以抛弃，名誉不可以毁掉，你努力而为吧！这样总比两个人跟在一起好。”伍尚回去了。伍奢听说伍员没有回来，说：“楚国君王和大夫恐怕不能按时吃饭了！”楚平王把伍奢和伍尚都杀了。

伍员到了吴国，向州于说明攻打楚国的益处。公子光说：“这是他的家族被杀戮而想报私仇，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员说：“他是别有用意，我姑且为他寻求人才，在乡间住下等待机会。”于是，他把设诸推荐给公子光，而自己却在乡下种田。

【读解】

谄佞小人，真的就像耗子屎，掉到汤锅里，把好端端的一锅汤给搞坏了。这个故事中的费无极，便是这样的耗子屎。伍奢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伍员出逃后助吴伐楚，十七年之后差点儿为楚国灭掉。几句谗言，就搅得天翻地覆，国家和百姓不得安宁。

不能小看了奸佞小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凡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他

们就会不择一切手段往里钻；甚至就多 既无好事又无利可图、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臭脚 伸进水中。

奸佞小人往往有很大的能量，对此不可低估。他们善于看风 向，嗅气味，找弱点，搞伪装，下毒手，借刀杀人，金蝉脱壳。多 数时候他们活动的目的是为名为利为权，而也有时候纯粹为了发 泄不满和妒忌。他们的内心阴暗得绝对不可透进阳光，散发著 腐霉烂的气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从来是不可告人，在暗地里进行的。

奸佞小人永远不可能消失，就好像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让人 带上了人性的弱点一样，上帝他老人家也同时造出了好人和坏人， 天使和恶魔。让这两种相对立的东西同时存在，彼此斗争。

是啊，小人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人们都相信光明总会战胜黑暗、人正不怕影子歪。但是，这种说法过于乐观。我们虽然不 必悲观到怀疑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好人不会永远不幸。但也不能 不承认我们有时很难战胜小人，小人得志的时候也很多，况且双 方交锋是一个过程，不是好人占上风，就是小人占上风。这是客 观现实，也是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善和恶 组成的，没有清一色的善的历史，也没有清一色的恶的历史。

我们虽然无法使奸佞小人从地球上消失，但提防他们总是可以的，一旦发现，与他们斗争总是能做到的，绝对讲不得半点儿 客气。

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
——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原文】

侯至自田⁽¹⁾，晏子待于遄台⁽²⁾，子犹驰而造焉⁽³⁾。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 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⁴⁾，以 烹鱼肉，燂执以薪⁽⁵⁾ 2 宰夫和⁽⁶⁾， 之以味⁽⁷⁾；济其不及⁽⁸⁾，以泄 其过⁽⁹⁾。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 献其否以成其可⁽¹⁰⁾；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¹¹⁾，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嘏无言。时靡有争⁽¹²⁾。’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¹³⁾，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¹⁴⁾、二体⁽¹⁵⁾、一三类⁽¹⁶⁾、四物⁽¹⁷⁾。五声⁽¹⁸⁾、成 律⁽¹⁹⁾、七音⁽²⁰⁾、八风⁽²¹⁾、九歌⁽²²⁾，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 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²³⁾’。今据不 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 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注释】

① 侯。指 景公。田：打猎。这里指打猎处。②遄(chuan)台： 国地名，在今山东临淄附近。③子犹。 国大夫梁丘据的字。造。到。 往。④羹：调和五味（醋、酱、盐、梅、菜）做成的带汁的肉。不加五 味的叫大羹。醯(XT)：醋。醢(hai)：用肉、鱼等做成的酱。梅：梅子。⑤燂(chan)：烧煮。(6)和：调和。(7)：调配使味道适中。。(8)济：增加，添加。(9)泄；减少。过：过分，过重。(10)献：进言指 出。(11)干：犯，违背。(12)这四句诗出自《诗·商颂·烈祖》。戒：具 备，意思是指五味 全。平：和；指味道适中。(zong)：通“奏”，进献。嘏(gu)：通“假”。至：指神灵来到。无言：指肃敬。(13)济。这里的意 思是相辅相成。五味：指 、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五声：指宫、商、角、 徵、羽五个音阶。(14)一气；空气，指声音要用气来发动。(15)二体：指 舞蹈的文舞和武舞。(16)三类：指《诗》中的风、雅、颂三部分。(17) 四物：四方之物，指乐器用四方之物做成。(18) 五声：即五音。(19)六 律：指用来确定声音高低清浊的六个阳声，即黄钟、太簇、姑洗(xian)、

蕤(rui)宾、夷则、无射(yi)。(20)七音：指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种音阶。(21)八风：八方之风。(22)九歌：可以歌唱的九功之德，即水、火、木、金、土、谷、正德、利用、厚生。(23)这句诗出自《诗·豳风·狼跋》。德音：本指美德，这里借指美好的音乐。瑕：玉上的斑点，这里指缺陷。

【译文】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著车赶来了。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协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协呢？”景公说：“和协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协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法，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的好羹汤，五味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迅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豳风·狼跋》说：‘美好音乐没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一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读解】

晏婴在这里所发的议论，是抽象的哲理。看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是有知识分子的人，还是有人沉下心来思索社会、人生、宇宙的一些重要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浮躁轻慢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呢？莫非现代化就是让大伙儿急功近利地全往一条觅食的道上挤吗？莫非我们真像动物一样只知道吃饭穿衣？莫非我们除了物质、金钱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了吗？

话说回来。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代表了咱们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但在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它保留了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际关系也崇尚“和为贵”，

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罾设诸刺吴王僚（昭公二十七年）

——刺客的赌博游戏

【原文】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①，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②，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③，遂聘于晋，以观诸侯。……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罾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④，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告罾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⑤，是无著我何？”光曰：“我，尔身也(6)。”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7)。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8)，夹之以铍(9)。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10)，执羞者坐行而入(11)。执铍者夹承之，及体(12)，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罾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13)，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14)。

【注释】

①吴子：吴王僚。因：乘机。楚丧：指楚平王之死。②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吴王僚的同母兄弟。潜：楚国地名，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③延州来季子：即吴公子季札。上国：指中原各国。④王嗣：王位的继承人。⑤弱：幼小。(6)身：自己。(7)堀(ku)室：地下室。享：宴请。(8)王亲：国君的亲兵。(9)铍(pi)：用刀鞘装的剑。(10)羞者：进献食品的人。献体：脱光衣服。(11)坐行：用双膝著地而行。(12)及体：意思是剑尖挨著了身体。(13)铍交于胸：剑从两旁交叉刺进胸部。(14)阖庐：即公子光。

【译文】

吴王僚想乘楚国丧事的机会去攻打它，他派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军队包围潜邑，又派季札去访问中原各国，接著又去晋国访问，以观察各诸侯的态度……吴国的公子光说：“这正是时机，不要错过了。”他告诉罾设诸说：“中原各国说过这样的话：‘不去索取，哪里能得到？’我是王位的继承人，我想得到王位。如果事情成功了，季札即使来了，也不能废除我。”罾设诸说：“君王是可以杀掉的。但我母亲老了，儿子还年幼，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公子光说。“我就是你自己啊。”

夏天四月份，公子光在地下室里埋伏下武士，同时宴请吴王僚，吴王僚派武士坐在道路两旁，。一直到大门口。门口、台阶、里门和坐席上全是吴王僚的亲兵，都拿著剑在吴王两旁护卫。进献食物的人在门外脱光衣服，改穿别的服装，再跪著膝行进去。拿剑的人在两边用剑夹著献食物的人，剑尖一直挨著献食者的身体，然后把食物递给端的人送上去。公子光假装脚有病，进入地下室。罾设诸把短剑放进鱼肚子里端了进来，他抽出剑来刺杀吴王僚，两边吴王亲兵的剑同时交叉刺进了罾设诸的胸中，就这样刺杀了吴王僚。接替的吴王阖庐封罾设诸的儿子做了卿。

【读解】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由产生弑君念头，到刺杀成功，一切都发展得那么快，出人意料，干净利落，如同足球场上的单刀赴会。

在那个时代，弑君是目无王法的弥天大罪，后果自不必说。敢于产生这样的念头，可以说是胆大包天。不过，这在宫廷之中是家常便饭，政变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王法不王法，

规矩呀，礼丁呀等等，全是针对外人和百姓的，宫廷内部的皇亲国戚，全不 把它们放在眼里，为了争权夺利，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宫廷之外的平民百姓把宫廷内的一切都看得那么神圣和神秘，其实远不是 如此。

设诸算是运气好，虽然自己也成了刀下鬼，到底还是让阴谋得逞了，成功了，成功后坐上了王位的人，又会像前任一样，做出 对祖先、神明恭敬的样子，板著面孔教训平民百姓，照样征收赋 税、派遣劳役。权力的更迭，多数时候对平民百姓没有什么意义，百姓的生存状况多半不会有多大改善，仅仅是宫廷内部一些人因 此发达了，一些人因此遭殃了。

不过，有时候宫廷权力的更迭，也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比如，倘若荆柯刺秦成功了，历史就将改写。鸿门宴上，如果刘邦真被杀了，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

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偶然因素，很多偶然因素都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甚至产生深远影响。可以找到的例证太多了，它们表明，历 史发展并非直线式的，也并非每个历史转折都是必然的，可以预 料的。

人生也是如此。暗杀政敌本身是一种冒险，一场赌博，其中也充满了偶然性，决定胜负往往在一刹那，在一些小小的细节之上。倘若 设诸动作慢一点，公子光将是另一种下场；但他胜了， 胜者为王，命运出现了转折，上天把天平倒向了他一边。

申包胥如秦乞师（定公四年）

——为臣以尽忠为天职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①。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②。”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③；申包 胥如秦乞师④，曰：“吴为封豕长蛇⑤，以荐食上国⑥，虐始于边楚⑦。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⑧，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⑨，若邻于 君⑩，疆场之患也⑪。逮吴之未定⑫，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 之士也。若以君灵抚之。也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 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⑬下臣何敢即安⑭？”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⑮。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注释】

①申包胥：楚国大夫，包胥是字，申是他的食邑。②复：同“覆”， 颠覆。③昭王：楚平王的儿子，名壬。随：诸侯国名。④如：去到， 往。⑤封：大。豕：野猪。⑥荐：多次。食：侵食。⑦虐：侵 害，残害。⑧越，流亡。⑨夷：指吴国。德：这里指贪心。厌：满 足。⑩邻：接邻。⑪疆场：边界。⑫逮：及，趁。⑬所伏： 藏身之地，安身之地。⑭即安：到适当的地方去，指“就馆”。⑮《无衣》：《诗·秦风》中的篇名。

【译文】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出逃吴国的时候，对申包 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您能颠覆它， 我就一定能使它复兴。”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申包胥到 秦国去请求出兵，他说：“吴国是头大野猪，是条长蛇，它多次侵 害中原各国，最先受到侵害的是楚国。我们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国家，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派遣臣下前来告急求救说：‘吴国人的 贪心是无法满足的，要是吴国成为您的邻国，那就会对您的边界造成危害。趁吴国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您还是去夺取一部分楚 国的土地吧。如果楚国就此灭亡了，另一部分就是君王的土地了。 如果凭借君王的威灵来安抚楚国，楚国将世代代事奉君王。’”秦 哀公派人婉言谢绝说：“我听说了你们的请求。您暂且住进客馆休 息，我们考虑好了再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还流落 在荒草野林之中，没有得到安身之所，臣下哪里敢就这样去客馆 休息呢？”申包胥站起来，靠著院墙痛哭，哭声日夜不停，

连续七天没有喝一口水。秦哀公为申包胥作了《无衣》这首诗。申包胥 连著叩了九个头，然后才坐下。于是。秦国出兵了。

【读解】

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另一种游说方式：动作表演。在言辞游说 不起作用的时候，就用动作来表演，并且坚持不懈，终于感动了 “上帝”，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申包胥的表演功夫，竟然可以哭上七天七夜，连水都没有喝一口。这个说法 虽然论人怀疑有添油加醋的夸张成分，但申包胥的这种精神，也够让人感动的了。

这种做法，也可以叫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申包胥对秦哀公 说的那番话，本来就是假托楚昭王的名义编造出来的，算得上是 “瞒天过海”。他在秦庭的痛哭，说不定也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叫做 “随机应变” 吧。以一国之大夫的身份，顾不得什么脸面啦，体统啦，身份啦，大胆放肆而又坚持不懈地在外国政府的官府中大哭特哭、滴水不沾，是不是也有点 “苦肉计” 的味道？

目的很简单：击败吴国，保住楚国，即 “借刀杀人”。身为一个臣子，并未受国君之托，敢于如此胆大包天地擅自行动，确实 表现了为臣的忠诚不移的美德，也可以说体现了 “爱国主义” 精神吧。哪个国君有了这样的巨子，都是一种幸福，何愁成不了大事！

可惜的是，这种表里如一、当面背后一个样儿的赤胆忠心的巨子太少了——不是没有，而是太少。

齐鲁夹谷之会（定公十年）

——圣人知礼而有勇

【原文】

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1)，实夹谷。孔丘相(2)。犁弥言于齐侯曰(3)：“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4)，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5)！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6)，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7)，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8)。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9)：“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10)，有加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11)，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12)，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13)：“齐、鲁之故(14)，吾之何不闻焉？事即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15)，嘉乐不野合(16)。飧而既具(17)，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18)。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得也(19)。不昭，不如 其已也。”乃不果享(20)。

齐人来归郕、讙、龟阴之田(21)。

【注释】

(1)公：指鲁定公。齐侯：指齐景公。祝其：即夹谷，地名，在今山东莱芜 夹谷峪。(2)相：担任傧相，负责主持会议仪节。(3)犁弥：齐国大夫。(4)莱：诸侯国名，姜姓，在今山东黄县，被齐国灭掉。(5)士兵之：命令士兵们拿起 武器冲上去。(6)裔夷：华夏地域以外的民族。(7)偪：同“逼”。偪好：逼迫友好。愆：伤害。(8)遽(ju)：迅速，紧急。辟：同“避”。(9)载书：盟约。(10)竟：同“境”。出竟：指出境作战。(11)兹无还：鲁国的大夫。(12)共：同“供”。共命：供给齐国之命。(13)梁求据：齐景公的宠臣。(14)故：从前的典章制度。(15)牺、象：即牺尊、象尊

，都是古时的酒器，外形像兽形。不出门：意思是只在朝会和庙堂使用。(16)嘉乐：指钟、磬等乐器。(17)具：齐备。

(18)秕(bi): 不饱满的谷物。稗(bai): 像禾的杂草。(19)昭: 发扬光大。(20)果: 实现。(21)郛(yun)、讙(huan)、龟阴: 都是鲁国的邑名, 全在汶水的北岸, 即“汶阳之田”。

【译文】

鲁定公十年春天, 鲁国同齐国讲和。

夏天, 鲁定公和齐景公在祝其会见, 祝其实际上就是夹谷。孔子担任傧相。犁弥对齐景公说: “孔丘懂得礼仪, 但是没有勇气, 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 一定能够如愿。”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话。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 并说: “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 两国国君友好会见, 而华夏之地以外的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 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华夏以外的人不得图谋中原, 夷人不得触犯盟会, 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样做对神灵是不吉祥的, 对德行也是伤害, 对人却是丧失礼仪, 国君一定不会这样做。”齐景公听了这番话后, 急忙叫莱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 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 “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 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 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让兹作揖回答说: “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 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 也要按盟约惩罚。”

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孔子对梁丘据说: “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 您怎么没听说过呢? 盟会的事已经结束了, 而又没有设享礼款待, 这是让办事人辛苦了。再说牺尊和象尊不出国门, 钟磬不能野外合奏设享礼而全部具备牺象钟磬, 这是抛弃了礼仪; 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 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 是国君的耻辱; 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一下呢? 享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不能发扬光大, 还不如不举行。”结果齐景公没有举行享礼。

冬天, 齐国人向鲁国归还了郛邑、讙邑和龟阴邑的土地。

【读解】

犁弥以为孔子“知礼而无勇”, 实在是大大的看错了人。孔子何许人也? 大成至圣先师, 岂会像蓬蒿之辈所估量的! 可惜那时的人都瞎了眼, 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轻贱、冷遇咱们的圣人。如果不是这样, 孔夫子在春秋末年的日子要好过的多。尽管他的日子也不算差, 能够经常有肉吃, 多亏他在学园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孔子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 是人们后来逐渐认识到的他不仅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学说, 而且自己躬行实践, 为子子孙孙树立了典范。这个故事中, 孔子大义凛然, 与妄自尊大、恃强凌弱的齐国军臣针锋相对, 的确让我们肃然起敬, 油然而生景仰之情。

俗话说,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孔夫子一介书生, 手无缚鸡之力, 竟然以言辞喝退夷人他凭的是什么呢? 凭的是君子心中的浩然正气, 是心中对道义的坚定的信念。能够如此, 死又有什么可怕? 即使做了刀下鬼, 精神也依然如苍松翠柏, 万古长青。正如他老人家所说: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不, 他在危难之际掩护鲁侯, 喝退众夷兵, 不是为他自己的言论作了最好的注解吗?

至于动武之外的雕虫小技, 就是不在圣人的话下, 只需凭三寸不烂之舌, 便可一锤定音, 使对手低头称服, 不敢再有所造次。

孔子对付齐国军臣无礼的事迹, 给我们以巨大的启发。那些外表上貌似强大、不可一世、骄横跋扈的人,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没有三头六臂, 内心很虚弱, 只有凭借恐吓、强权、阴谋来获取不义之财。因此对付他们并不太难, 最简单最有效得到方法, 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绝不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软弱, 首先在心理和气势上战胜对手, 其他的便是水到渠成了。

但是这也不是闹着玩的儿戏。内心空虚, 没有道义、真理的依凭, 只有表面上的强硬, 那就成了蛮横, 内心充实, 才会有外部行为上的光辉。孔子的勇气来自哪里? 来自他的“知礼”“有勇”是“知礼”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 切莫忘记了

这个教训：知礼而有勇。

伍员谏许越平（哀公元年）

——穷寇不可不猛追

【原文】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1)，报檣李也(2)。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3) 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4)。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 如尽(5)。”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6),灭夏后相(7)。后缙方娠(8)，逃出自窦(9)，归于有仍(10),生少康焉。为仍牧正(11),甚浇能戒之(12)。浇使椒求之(13),逃奔有虞(14)，为之庖正(15),以除其害(16)。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17)，而邑诸纶(18) 。有田一成(19)，有众一旅(20)，能布其德而兆其谋(21)，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22)，使季杼豷(23)，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4)。 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25)，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 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26)。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 悔之，不可食已(27)。姬之衰也(28)，日可俟也。介在夷蛮而长寇仇(29)，以是求伯(30),必不行 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31)，而十年教训(32)，二十年之外，吴 其为沼乎(33)!” 三月，越及吴平。

【注释】

(1)夫差：吴王阖庐的儿子。越：诸侯国名，姓姒，国都在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夫椒：越国地名，在今 江绍兴北。(2)檣(zui)李：越国地名，在今浙江绍兴北。吴王阖庐在这里被越国打败，受伤而死。(3)越子：越国国君勾践。楯：同“盾”。甲楯：指全副武装的士兵。会稽： 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十二里。(4)种：文种，楚国的大夫，楚国人。嚭(pi)：伯嚭，伯州犁的孙子，吴国的太宰，楚国人。(5)这两句话后被收入《古文 尚书·泰誓》。滋：长，多。尽：彻底。(6)有过：古代的国名，在今山东掖县北。 浇：有过国的国君。斟灌、斟鄩：夏的同姓诸侯。(7)夏后相：夏朝的国君， 夏朝第五代君主。(8)后缙：相的妻子。娠：怀孕。(9)窦：洞，孔。(10)有仍： 古代诸侯国名，后缙的娘家，在今山东的济宁。(11)牧正：管理畜牧的官。(12) 甚：忌恨。戒：提防。(13)椒：浇的臣子。(14)有虞：古代诸侯国名，姓姚， 在今山西永济。(15)庖正：管理膳食的官。(16)除：避免。(17)二姚：指有虞国君 虞思的两个女儿，虞是姚姓国，所以称二姚。(18)邑诸纶：把纶邑封给他。纶 在今河南虞城东南。(19)成：十平方里为一成。(20)旅：五百里为一旅。(21)兆：开始。(22)女艾：少康的儿子。豷(yi)：浇的弟弟，戈国国君。(24) 旧物：指夏代原来的典章制度。(25)丰：壮大。(26)同壤：同处一方，国土相连。(27)食：消除。(28)姬：指吴国。吴国为姬姓国家。(29)介：处在…… 中间。夷蛮：指楚国和越国。(30)伯：同“霸”。(31)生聚：养育人民和积聚 财富。(32)教训：教育和训练。(33)外：后。为沼：变为湖沼，意思是国家灭亡。

【译文】

吴王夫差在椒山打败了越军，报了檣李战役吴国战败之仇。接着，吴军进入了越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退守到会稽山， 并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请求讲和。吴王夫差准备同意越国的请求 。伍员说：“不可答应。臣下听说：‘树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去除病痛不如 越彻底越好。’从前有过国的国君浇杀了斟灌后又去攻打斟鄩，消灭了夏朝君主相。 相的妻子后缙正怀着孕，从墙洞里逃出去，逃回娘家有仍国，在那里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当了有仍国的牧正，他忌恨浇，又时刻提防着浇的迫害。浇派大臣 椒去抓少康，少康逃到了有虞国，在那里当上了庖正，得以避开了浇的杀害。 有虞的国君虞思这时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并把纶邑封给了少康。少康 有方圆十里的土地，有五百名士兵，能够广施德政，并开始谋划复兴国家，收罗 夏朝的遗民，按抚属下的官员。少康

派女艾去刺探浇的情况，派季杼去引诱 浇的弟弟豷，结果灭掉了过国和戈国，复兴了夏禹业绩，祭祀夏朝的祖先并 祀享天帝，恢复了从前的典章制度。现在是吴国比不上有过国的强大，而 越国却比少康强大，如果越国再壮大起来，岂不是很难对付吗？越王勾践 能够爱护人民，注意施行恩惠，施行恩惠不会失掉人心，爱护民众而不忘掉有功的人。越国同我国国土相连，又世代代有冤仇。在我们战胜越国时不把它灭掉，却要保存它，这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消除 祸患。吴国的衰亡，已经为期不远了。吴国处在夷蛮之间又助长仇敌，想用这种办法去谋求霸权，必定行不通。”吴王夫差没有听从伍员的话。伍员退出来后 对别人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养育了人民和积聚财富，用十年的时间对 人民进行教育和训练，二十年之后，吴国大概会变成荒凉的湖沼了！”三月，越国和吴国讲和了。

【读解】

读了这个故事，很让我们疑心，这是否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为伍员，也就是伍 子胥，真的是料事如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然 就在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应了伍子胥的预言。当然，这个故事没有造假，不是假冒伪劣 产品，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的确要佩服伍子胥的眼光和头脑了。他是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理性的精神和现实主义 态度。他识破了越国在兵临城下之时媾和来保存实力的意图，援引历史教训来 告诉吴王夫差，却未被采纳。

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发展虽然不是重复循环的，但 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乎要栽大跟头。夏朝 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少康中兴”，就是一面镜子。国家虽然亡了，但留下了复仇的种子，为日后的复兴提供了火种。星星之光，可以燎原。少康就真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灭掉仇敌，光复了祖先的业绩。

教训之二，是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消灭，不留任何祸根， 不时敌手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就是要灭掉“种子”。还是毛主席英明， 他老人家早就手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先生也极力倡导 通打“落水狗”的精神，即使狗儿落入水中做出哀求的可怜状，也要通打之， 否则，它一旦爬上岸来，又会咬人的。古人也总结过不能纵虎归山，要不然会遗 害无穷。从这个方面来说，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实在是养虎遗患，玩火以至 自焚。

教训之三，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说，在明知对手强大时，及时的表示屈服，要求媾和， 以便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迫不得已最好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 勾践不愧为识时务者，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甘拜下风，屈居人下，以屈 求伸，保住了复仇的种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教训之四，要有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的毅力，事业终将成功。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勾践大概是牢记住了这一点，并且再退一步，加上十年，用两倍的时间来为复仇作准备。这个过程也够漫长的，其中的屈辱辛酸，非局外人所能体验。以国君的身份， 卧薪尝胆，这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的精神随时都会有 崩溃的可能，随时都可能因挫折而彻底的放弃希望和努力。但是勾践坚持下来了。 因此我们也要敬佩勾践，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地向目标挺进的毅力。

楚国白公之乱（哀公十六年）

——宫廷之争难说清

【原文】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1)。郑人甚善也。又适 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2)，请行而期焉(3)。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4)，得晋谍焉，遂杀子木。

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叶公曰(5)：“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 边竟，使卫藩焉(6)。”叶公曰：“周仁之谓信(7)，率义之谓勇(8)。吾闻胜也好 复言(9)，而求死士，殆有私乎(10)？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11)。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

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12)。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

胜自厉剑(13)，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14)？”曰：“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15)？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第我死(16)，令尹、司马，非胜而谁？”胜闻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17)，乃非我。”子西不悛(18)。

胜谓石岂曰(19)：“王与二卿士(20)，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岂曰：“不可 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21)。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谗(22)，不为威惕(23)，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吴人伐慎(24)，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25)，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26)。子西以袂掩面而死(27)。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扶豫章以杀人而后死(28)。石岂曰：“焚库、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库无聚(29)，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之。

叶公在祭，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徼幸者(30)，其求无饘(31)，偏重必离(32)。”闻其杀齐偕也(33)，而后入。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34)，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而以王如高府(35)。石乞尹门(36)。圉公阳穴宫(37)，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38)。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39)？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40)，日日以几(41)。若见君面，是得艾也(42)。民知不死，其亦夫又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43)，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进。遇针尹固帅其属(44)将于白公(45)。子高曰：“微二子者(46)，楚不国矣。弃德从贼(47)，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二谿，其徒微之(48)。生拘石乞二问白公之死焉(49)。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时余勿言(50)。”曰：“不言，将烹！”乞曰：“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潁黄氏(51)。

沈诸梁兼二事(52)。国宁，乃时宁为令尹(53)，使宽为司马(54)，而老于叶(55)。

【注释】

(1)华氏之乱：指宋国华定、华亥等杀宋群公子，劫持宋元公一事。(2)谍：侦探，间谍。子木：太子的字。(3)期：约定。指约定袭击郑国的日期。(4)省(xing)：察看。(5)叶公：即沈诸梁，字子高，楚国的大夫。(6)卫：保卫。藩：篱笆，这里指边境。(7)周：符合。(8)率：遵循。(9)复言：实践诺言。(10)殆：恐怕，大概。私：私心。(11)期死：必死，意思事不怕死。(12)节：法则。未节：没有走上正轨。(13)厉：同“砺”，磨。(14)王孙：胜事楚平王之孙。(15)庸：岂，难道。(16)第：如果。(17)得死：得到好死，得到善终。(18)悛：发觉，觉悟。(19)石乞：白公得党徒。(20)二卿士：指令尹子西何司马子期。(21)从白公：让白公跟着。(22)谄：动心。(23)惕：惧怕。(24)慎：楚邑，在今安徽颍上西北。(25)战备：战时得

装备。(26)惠王：楚昭王之子，名章。(27)袂(meì)：衣袖。掩面：表示自惭。(28)抉(jué)：拔起。豫章：树名，樟树。(29)聚：指物资(30)傲幸：侥幸。以险傲幸：靠冒险而侥幸成功。(31)饔(yān)：同“厌”，满足。(32)偏重：不公平。离：离心。(33)管脩：楚国得贤大夫，管仲的七世孙。(34)子闾：名：启，楚平王的儿子。(35)高府：楚国的别府，即正宫以外的宫室。(36)尹门：守门，看门。(37)圉公阳：楚国的大夫。穴：打洞。(38)昭夫人：楚昭王的妻子，惠王的母亲。(39)胄：头盔，这里的意思是带上头盔。(40)望岁：盼望收成。(41)几：同“冀”，企盼。以几：盼望你来。(42)艾：安心。(43)旌：表扬，宣扬。循：遍告，通告。(44)针尹固：楚国的大臣。(45)与：助。(46)微：要不是。二子：指子西和子朝。(47)德：有德的人，指子西，子朝。贼：指白公。(48)微：藏匿。(49)死：指尸体。(50)长者：指白公胜。(51)王孙燕：白公胜的弟弟。颍黄氏：吴国的地名，在今安徽宣城境内。(52)兼二事：兼任令尹和司马二职。(53)宁：子西的儿子。(54)宽：子朝的儿子。(55)叶：叶公的采邑，在今河南叶县。

【译文】

楚国太子建遭到诬陷时，从城父逃到了宋国，又去郑国躲避宋国华氏之乱。郑国人待他很好。后来他又去了晋国，与晋国人谋划袭击郑国，为此他请求回郑国去。郑国人让他回来，仍像当初一样待他。晋国人派间谍去了太子建那里，间谍请求回国时与他约定了袭击郑国的日期。太子建在他的封邑里很暴虐，封邑的人告发了他。郑国人来查问，抓住了晋国间谍，于是就杀了太子建。

太子建的儿子名叫胜，住在吴国。子西想召他回国，叶公说：“我听说胜这个人狡诈而又好作乱，叫他回来恐怕有害吧？”子西说：“我听说胜这个人诚信而勇敢，不做对别人不利的事。把他安排到边境上去，让他保卫边疆。”叶公说：“符合仁义叫做诚信，遵循道义叫做勇敢。我听说胜这个人喜欢诺言，并且寻求不怕死的兵士，大概事有野心吧？实践诺言并不是诚信；期望去死并不是勇敢。您一定回后悔的！”子西不听，吧胜召了回来，热闹感他住在靠近吴国边境的地方，称为白公。

胜请求讨伐郑国，子西说：“楚国的政事还没有走上正轨。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忘记这事。”过了些日子，胜又请求伐郑，子西同意了。还没有出兵，晋国人就去攻打郑国。楚国去解救郑国，并和郑国结盟。胜大怒，说：“郑人救在这里，仇人离我不远了。”

胜亲自在磨剑，子朝的儿子平看见了，说：“王孙为什么亲自磨剑？”胜说：“我胜以爽直而闻名，不告诉你，不告诉你怎么能算得上事爽直呢？我要用这剑来杀你父亲。”平吧这话告诉了子西。子西说：“胜像蛋一样，我用翼护着他长大。在楚国，如果我死了，任令尹、司马的人，不是胜还会事谁呢？”胜听到了子西的话，说：“令尹太狂妄了！他要得到好死我就不是我。”子西仍没有察觉。

胜对石乞说：“楚王和两个卿士，用五百人对付，就可以了。”石乞说：“这五百人是找不到的。”又说：“市场南面有个叫熊宜僚的人，如果得到他，可以抵的上五百人！”胜跟着石乞去见熊宜僚，同他谈的很高兴。胜吧来意告诉熊宜僚，熊宜僚拒绝了。胜把剑放到他的脖子上，他一动不动。胜说：“这人不为利禄所动，不为威胁而惧怕，不以泄露别人的话去讨好别人。”说完就离开了。

吴国人攻打楚国慎邑胜把吴国人打败了。他请求把武器装备送到郢都献纳，楚王同意了，于是胜趁机叛乱，秋天七月，胜在朝廷上杀了子西和子朝，并劫持了楚惠王。子西用衣袖遮着脸死去。子朝说：“从前我凭勇力事奉国君，不能有始无终。”他拔起一棵樟树，用他杀死敌人后死去。石乞说：“烧毁仓库，杀掉惠王。不这样就不能成功。”胜说：“不行。杀掉惠王不吉利，烧毁仓库没有了物资，拿什么来防守呢？”胜没有听从。

叶公住在蔡地，方城以外的人都说：“可以进兵国都了。”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不会满足，做事不公平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听说胜杀了齐国的管脩的消息，叶公才进入郢都。

胜想把子闾立为楚王，子闾不答应，胜就用武力威逼他。子闾说：“王孙如果能安定楚国，扶正王室然后庇护百姓，这就使我的愿望，怎么敢不服从呢？如果只顾私利而使王室倾覆，不顾楚国，那么我宁死也不服从。”于是胜杀死了闾，带着惠王去了高府。石乞看守大门。围公阳在宫墙上挖了一个洞，背着惠王到了昭夫人宫中。

叶公也到了，走到北门，有人遇上他，说：“您为什么不戴头盔上头盔？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叛贼的箭伤了您，就不怕百姓绝望了，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于是叶公戴上头盔前行。他又碰上一个人，说：“您为什么戴了头盔？国人盼望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天天都盼望您来。如能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把脸遮上让百姓绝望，不是太过分了吗？于是叶公脱掉了头盔往前走。他遇上针尹固率领着部下，准备去帮助胜。叶公说：“如果没有子西和子朝二位，楚国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可以保身吗？”针尹固便跟随了叶公。叶公派他和都城的人去攻打胜，胜逃到了山上吊死了，他的部下把尸体藏了起来，叶公活捉了石乞，向他追问胜的尸体的下落。石乞回答说：“我知道藏他的尸体地方，但胜叫我别说出来。”叶公说：“不说就煮了你！”石乞说：“这种事成功了就做卿，不成功就被煮，这本来是应有的结果，有什么关系？”于是叶公就煮了石乞。王孙燕逃到了颍黄氏。

叶公兼任令尹和司马两个职务。国家安宁之后，他就让宁当令尹，让宽当司马，自己便在叶邑养老。

【读解】

我们在这里目睹了一场宫廷叛乱从开始到平息的全过程，多少叶了解了一些王公贵族们纷争和彼此残杀的内幕。白公胜的叛乱原因很简单，不过是由于复仇的要求未被答应，于是便闹得国无安宁，自己最后也是上掉自杀了。

谁得到了好处？谁叶没有得到好处。有道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神仙们自己叶同样遭殃。稍有不满意，便随心所欲地大动干戈杀得血肉横飞。

谁代表着正义、道义？恐怕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谁叶不代表一个人拥有道义仁德，野心家、阴谋家同样可以具有这样德特点。这话算说到了点子上。比如石乞，宁死不说出主子的尸首下落，算得上是诚信和勇敢了吧？二他正是这场叛乱德罪魁祸首之一。白公胜也够得上直率坦诚，敢于公开张扬他得企图，他却是叛乱得始作俑者。

这确实让我们好好得反思忠孝、仁义、诚信、勇敢、无畏一类经常受人称赞得品德。从白公胜得叛乱看，这些品德本身应当是中性的，并不表明一个人是好是坏，是天使还是恶魔。具备这些品德是一回事，用他们来做 什么又是一回事。大致上说，具备当然比不具备要好；但是具备这些品质，可以成为好人，做好事；也可以成为坏人，做坏事。好人为了追求理想，坚持道义，做人表率，未百姓谋利益，言出必行，心怀宽广，勇于献身，慷慨扑死，用诚信、勇敢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坏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谋一己私利，也会履行诺言，不怕去死，甚至也会慷慨从容地死。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说。在现实当中，坏人中地绝大多数是不讲诚信，也不勇敢的。他们往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见不得天日，行动起来反复无常，翻云覆雨，奸诈欺骗，诡计多端。为了保存自己，他们可以出卖朋友、同伙，甚至是自己的亲人。遇上危险、灾祸、生死关头，他们比兔子跑的还快，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挺而走险。见到有利可图，他们会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会不顾一切手段，也会自相残杀。这样的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之徒，自古以来就不少，尤其是在官场、商场这类名利场中，时常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有时是偷偷摸摸的，有时是大张旗鼓的，有时加以包装，说人话，做鬼事，或者装出老实诚恳的样子，内心却比谁都狠毒。

不过，从宫廷之争的角度看，像石乞这样的人大概是可以让人佩服几分的。他在做出选

择之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把各种可能性和结果都想到了。一旦做出选择，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对主子，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敢于充当马前卒，并且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宁可被煮，也不改初衷。他们地目的不国是想做一个卿。这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好听。不光彩，不正当。认真地想，凭世袭得来的管位就正当、就光彩、就神圣不可侵犯吗？在官场中厮混得人，谁不想当管，谁不想管当得越大越好？否则他就不会呆在官场中了。以一个低微的百姓而在官场中平步青云，或一夜暴发的人，历来也不少，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当初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儿，后来竟成了“天子”，这是他妈当初生他时无论如何梦想不到的。成为天子之后，谁又能把他怎样，不也是伟大光辉起来了吗？，谁还敢说他半个不是？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成功了，历史就要有他来左右；而石乞一类的人失败了，似乎就要口诛笔伐，当作败类。这不是明显不公平吗？

叶公这样的人，也很难说他有多高尚，他是胜者，成功者，自然可以心平气和。甚至气壮如牛地说话。他处死石乞地手段，处死前所说的话，倒是有些不寒而栗，哪里还会想到他有什么仁德。用什么办法处死敌手不行呢，比如用刀，用剑，乃至绞刑，却要用沸水来煮。他那短短几个字的问话，足见此君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再说，他不也是在主子面前奔忙，鞍前马后，竭尽了全力吗？

所以，我们从局外人(实际上也永远是局外人)的角度，来观看宫廷中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如同看戏，拉开了同那些神仙们的距离，出乎其外，说不上喜欢谁，不喜欢谁，也没有君权神圣一类观念的束缚，只是胡言乱语而已。

多少年了，宫廷、官场的争斗，何曾中断过。是非恩怨，到随时间推移而顺水东流。它其实是一本巨大的糊涂帐，谁敢说自己是法官，夸口自己的评断是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的结论？

一切都去了，休说矣。

06 《礼记》

礼记

目录

《礼记》简介

敖不可长 ——做人治学的准则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 ——生命与孝道之间的选择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 ——引咎自责的敬业精神

曾子寝疾 ——事于小处见精神

子夏其子而丧其明 ——劝诫忠告是爱心的体现

子柳之母死 ——君子不取不义之财

成子高寝疾 ——生死都要对人有益

晋献公之丧 ——非礼不听是君子

吴侵陈 ——师出必须有名目

知悼子卒 ——进谏规劝的艺术

陈子车死于卫 ——制止殉葬的“黑色幽默”

卫献公出奔(1) ——一碗水难以端平
战于郎 ——规则也有灵活用时
孔子过泰山侧 ——从镜子中照见人类的丑恶
鲁人有周丰也者 ——身教重于言教
齐大饥 ——做人不食嗟来之食
晋献文之成室 ——以子之矛，陷子以盾
季孙之母死 ——借外包装通行天下
阳门之介夫死 ——最难对付是同仇敌忾
赵文子与叔誉观平九原 ——为官清廉者有几多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 ——圣人的能耐有多大
发虑宪 ——使人们变聪明的利弊
玉不琢 不成器 ——学习是为了开发潜能
虽有嘉肴 ——实践出真知
古之教者 ——用制度确保教育的是实施
大学始教 ——做官从上学开始
大学之教也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今之教者 ——对症下药治弊端
大学之法 ——方法是成功的保证
学者有四失 ——心理状态是过失的根源
善歌者 ——鼓动性来自魅力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 ——选择师长必须慎重
凡学之道 ——师道何日再尊严
善学者 ——响鼓不用重捶
记问之学 ——读死书者不配为师
良冶之子 ——循序渐进才匝得下根
古之学者 ——于平易中见深刻
大德不官 ——立足根本才可随心所欲
凡音之起 ——音乐以情感为中心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音乐表现情感而不是形象
礼以道其志 ——音乐是治国安邦的工具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音乐可以察知世事人心
乐者，通伦理者也 ——文艺是一种工具
乐由中出 ——以礼约取代兵刑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礼乐当随时代而变化
乐者，天地之和也 ——以礼乐维护秩序与和谐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乐是论功行赏的奖品
天地之道 ——教化如同春风化雨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 ——音乐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土敝则草木不长 ——淫乐如洪水猛兽
德者，性之端也 ——不可尽信“乐为心声”
钟声铿，铿以立号 ——君子听音与众不同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君子以礼乐安身立命

《礼记》简介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简介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

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敖不可长①

——做人治学的准则

【原文】

敖不可长②，欲不可从③，志不可满，乐不可极④。贤者狎而敬之⑤，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⑥。临财毋苟得⑦，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⑧，分毋求多。疑事毋质⑨，直而勿有⑩。

【注释】

①本节选自《曲礼》上。《曲礼》记录了先秦儒家关于各种礼仪制度的言论，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礼教，使人们的言行符合礼教的规范。这一节的内容主要讲做人和治学的态度。

②敖：同“傲”，傲慢。③从：同“纵”，放纵。④极：达到顶点。⑤狎（xia）：亲近。⑥安安：满足于平安的境遇。迁：改变。⑦临：遇上，面对。苟：苟且。⑧很：争论，争执。⑨质：判定，证明。⑩直：明白。

【译文】

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自满。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对于贤能的人要亲近并敬重，要敬畏并爱戴。对于所爱的人要了解他的恶德，对于憎恨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能积聚财富，但又能分派济贫；能适应平安稳定，又能适应变化不定。遇到财物不要随便获得，遇到危难不应苟且逃避。争执不要求胜，分派不要求多。不懂的事不要下断语，已明白的事不要自夸知道。

【读解】

古代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凡事保持中间态度：既不能不及，又不能太过。这种态度叫作“中庸”。

做人，保持中庸尤其重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也是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内心要庄重矜持，但又不能过分，过分便成了傲慢。欲望可以得到正当的满足，过分则走向放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达到顶点，不能走向极端。这样，才能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

这种观念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积极的、现实的、进取的，同时又是谨慎的、保守的。千百年来，它对塑造我们民族的人格心理起过重要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思想资源。

无论我们现在如何来评价这种人生态度，事实上它已深入到了我们人格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我们已习惯于按这种方式来待人接物，习惯于寻找历史的和现实的例证来证明傲慢、纵欲、自满、享乐的有害，以及保持中间状态的成功。我们也习惯于以此来品评他人，要求他人。这种传统，恐怕难以改变。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

——生命与孝道之间的选择

【原文】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2)。公子重耳谓之曰③：“子盖言子之志 于公乎(4)？”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5)。天下岂有无 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6)？”使人辞于狐突曰(7)：“申生有罪，不念 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 少(8)，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9)。伯氏苟出而图吾君(10)，申生 受赐而死(11)。”再拜稽首(12)，乃卒(13)。是以为恭世子也(14)。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檀弓”是前首人物的姓名，编者用作篇名。全 篇内容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讨论丧礼的言论，富有文学色彩，风格独 特。②晋献公：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晋国国君，姓姬，名诡诸。世子：太 子。③公子重(chong)耳：太子申生的同父异母弟弟。后来当上晋国国 君，称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④盖(he)：同“盍”，何不，为什么 不。⑤弑(Shi)：臣子杀国君，或儿子杀父亲叫弑。(6)行：这里指 逃奔。如：连词。之：往，去。(7)辞：告别，狐突：申生的师傅，字伯 行，所以又称“伯氏”。(8)子：指骊姬的儿子奚齐。(9)图：策划，谋 划。(10)苟：如果，倘若。(11)赐：恩惠。(12)再拜：连拜两次。稽 (qi)首：古时叩头敬礼。(13)卒：死去。(14)恭：人死后按其生前敬顺 的事迹给予的称号，即谥(Shi)号。

【译文】

晋献公想要杀掉他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告诉申生说：“你为 什么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对父亲说呢？”太子说：“不行。父亲有 骊姬才得安乐，我说出来会伤他的心。”重耳又说：“那么为什么 不逃走呢？”太子说：“不行。父亲会说我想谋害他。天下哪里有 没有国父的国家？再说我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申生派人向狐突 告别说：“我申生有罪，没有听从您的忠告，以至于只有去死。我 不敢贪生怕死。虽然如此，但我们国君年纪老了，爱子年 纪又小。国家有许多忧患，您又不肯出来为国君出谋划策。如果您肯出来 为国君出谋划策，我就得到了您的恩惠，甘愿去死。”申生再拜叩 头行礼，接着自尽身亡。因此，人们送他谥 号称“恭世子”。

【读解】

太子申生在父王欲杀自己时，既不愿对父王表露心迹，又不愿逃走，最后自尽以成孝道。这事在古代儒生看来可歌可泣，值得赞美，但在今天看来，自尽并非最好的选择。

杀身以成仁，为了某种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本身的确值得赞颂。它体现了人类超越肉体生命的一种追求，体 现了古人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深刻领悟：肉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 仅仅在于肉体本身，更在于它与某种精神意义的联系。换句话说， 活着应当有意义和价值——不管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具体内涵是什 么。

申生所看重的是人伦纲常中的孝道。他的角色定位是儿子，是 本可以继承王位的特殊的儿子——太子。他由此而来的职责和义 务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和国君，不能有超越角色和职责义务的言 行举止。对此，他有高度的意识和自觉性，所以不惜生命的代价 、来换取他所笃信的价值和理想。对于他说，可谓是生命诚可贵， 孝道价更高。若为孝道故，生命可以抛。

如今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不仅看重生命本身， 价值取向已全然不同。我们也可以做到献出生命，但不会为孝也 无论是父母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可以尊重他们，认真听取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也可以寻求第三方的调解。即使到了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也完 全没有交出生命的必要。传统孝道的大部分内涵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根据，除了敬 重长辈之外，所剩无几。这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1)

——引咎自责的敬业精神

【原文】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2)，县贲父御③，卜国为右(4)。马惊，败绩(5)。公队(6)，佐车授绥(7)。公曰：“末之(8)，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9)，有流矢在白肉(10)。公曰：“非其罪也。”遂谏之(11)。士之有谏(12)，自此始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鲁庄公：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鲁国国君，姓姬，名庄公。宋：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国名，子姓。乘丘：鲁国地名。(3)县(xuan)贲(ben)父：人物姓名，县是姓，贲父是名。御：驾驭车马。(4)卜国：人名。右：战车的右边。⑤败绩：失败。这里指翻车。(6)队(zhui)：同“坠”，坠落。(7)佐车：副车。绥(sui)：挽住手上车 的绳子。(8)末：这里的意思是软弱无力。(9)圉(yu)人：养马的人。(10)流矢。飞箭。白肉：大腿内侧的肉。(11)谏(lei)：追述死者功德的 悼念文章。(12)士：古代处在人大和庶民之间的阶层。

【译文】

鲁庄公和宋国人在乘丘交战，县贲父为鲁庄公驾车，卜国在 车右边护驾。拉车的马受惊，将车翻 倒。庄公摔下车来。副车上 的人递下绳子，拉庄公上了副车。庄公说：“卜国啊，没有勇力呀！”县贲父说：“以前没有翻过车，今天却车翻人坠，这是我们没有勇 气！”于是两人殉职而死。事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马大腿内侧中了 飞箭。庄公说：“原来翻车不是他们的罪过。”于是庄公作文追述 他们的功德。为士作文悼念的风习，就是从这开始的。

【读解】

有句古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们不知道鲁庄公是否是县 贲父和卜国的“知己者”，但他们是随从，负有保护国君的责任。由于失职（事后才知道并非他们的过失），二人引咎赴死，战死在 沙场之上。

无论县贲父和卜国同鲁庄公的私人关系如何，他们忠于职守 的一个“忠”，却是感人至深的。出了事故，不是左推右塞，竭力 寻找客观原因，而是挺身而出，大胆承担责任，并以生命为代价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能够这样做的人，古今往来大概并不多，如今尤其罕见。

认真想起来，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不管事现代、后现代，还是超现代、超超现代，只要人性还在，恐怕不能不讲一个“忠”字。最起码的，要忠于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后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父母、家庭、社会等等。如果现代化连这点做人的最起码的准则都化掉了，那还不如不要这样的现代化。活著不容易，做人更难，做忠诚的人难上加难。

曾子寝疾(1)

——事于小处见精神

【原文】

曾子寝疾(2)，病③，乐正子春坐于床下(4)。曾元、曾申坐于足(5)，童子隅坐而执烛(6)。童子曰：“华而晡(7)。大夫之簋与(8)？”卜也！”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9)：“呼(10)！”曰：“华而晡，大夫之簋与？”曾子曰：“然。斯季孙只赐也(11)。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簋。”自此始也。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12)，不可以变(13)，幸而至于旦(14)，请敬

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15)，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16)。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17)，斯已矣(18)。”举扶而易之(19)，反席未安而没(20)。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曾子：孔子得弟子，名参，字子舆。寝疾：病倒，卧病。(3)病：意思事病情严重。(4)乐(le)正子春：曾子的学生。⑤曾元、曾申：曾子的儿子。(6)隅：墙角。(7)晔(huan)：光泽。(8)簟(ze)：席子。与：表示疑问的语气词。(9)瞿(ju)然：惊惧的样子。(10)呼(xu)：同“吁”，叹息声。(11)斯：这。季孙：季孙氏，鲁国的大夫。(12)革(ji)：危急。(13)变：意思是移动。(14)幸：希望。(15)尔：你。彼：他。这里指童子。(16)细人：小人。(17)得正：合于正礼。(18)已：意思是可以。(19)举：起，抬起。(20)反：同“返”。没：同“殁”，死去。

【译文】

曾子病倒在床上，病情严重。乐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旁，童仆坐在墙角，手拿烛火。童仆说：“席子花纹华丽光洁，是大夫用得席子吧？”乐正子春说：“住口！”曾子听到了，突然惊醒过来说：“啊！”童仆又说到：“席子花纹华丽光洁，是大夫用得席子吧？”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有力气换掉它。元啊，扶我起来，把席子换掉。”曾元说：“您老人家的病已很危急了，不能移动，希望能等到天亮，再让我来换掉。”曾子说：“你爱我不如爱那童仆君子爱人是用德行，小人爱人是姑息迁就。我现在还要求什么呢？我只盼望死得合于正礼罢了。”于是大家扶起曾子，换了席子，再把他扶回到床上，还没有放安稳，曾子就去世了。

【读解】

《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临死前伸出两个手指，示意为节省灯油要掐灭一根，露出十足的守财奴的嘴脸，吝啬的本性至死不改。曾子临死前要求换掉华丽的卧席，却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以言行维护他所信奉的“礼”——不是大夫的身份不得受大夫的饿礼遇。曾子的举动与严贡生的守财奴有着质的不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他慎终如始，严于律己，直至去世。

曾子换席子的做法不可仿效，但他的精神大可借鉴的。常言说：“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便不会有说服力。做人的严谨应当体现在遵守规则之上，尤其是细小的事，更能见出真精神。

精神源于信念，信念事对自己所确认的价值和意义的执着追求。没有信念做支撑，可能凭兴之所至地做一些事，却不可能始终如一，不可能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都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局外人，营营苟苟的人，事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

人在生活中的确应当有精神，不管这种精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都会使我们的言行有所归依，有轨可循。

子夏其子而丧其明(1)

——劝诫忠告是爱心的体现

【原文】

子夏其子而丧其明(2)。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③？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4)，退而老于西河之上(5)，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6)，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7)。亦已久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子夏：孔子的弟子，春秋末期卫国人，名叫卜商，子夏是

字。(3)女(ru):同“汝”,你。(4)事:侍奉。夫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尊称。洙泗:古时鲁国的两条水名。⑤西河:地名,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6)疑:同“拟”,比拟。(7)索居:独居。

【译文】

子夏因儿子死了而哭瞎了眼睛。曾子前去吊唁并说:“我听说朋友的眼睛失明了,就要为它哭泣。”曾子哭了,子夏也哭起来,说道:“天啊!我没有罪过呀!”曾子气愤地说:“你怎么没有罪过呢?以前我和你在洙水和泗水侍奉老师,后来你告老回到西河,使西河的人们把你比作老师。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过。你居亲人之丧,没有可以为人特别称道的事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过。你儿子死了就哭瞎了眼睛。这是你的第三条罪过。”曾子接着反问道你难道就没有罪过吗?“子夏听后仍掉手杖,下拜说:”我错了!我错了!我离开朋友独自居住太久了。

【读解】

儒家讲“仁”。仁的内容之一是爱人,是以宽厚之心去爱护他人。这个宽厚之心,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姑息迁就,也不是丧失自我立场地随便附和,而是用德行去感化、影响对方。这种爱法叫做“爱人以德”,用今天的话说,对朋友的真正爱护,是帮助他克服自己的缺点,改正自己的过错。子夏的故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儒家的这个思想早已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把它当作做人的准则之一。比如俗话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其实便是对“爱人以德”德通俗解说。

忠告朋友告诫朋友,提醒朋友,是爱心的体现这个十分明显的道理,人们在实际中总是想不通,脑筋转不过弯。遇到批评就以为是与自己过不去,甚至是故意作对。可是,如果忠告者不看重你,不关心你,犯得着对你进行规劝和提醒吗?脑筋转弯儿得要从相反得角度去想想,才会得到正确得答案。

子柳之母死(1)

——君子不取不义之财

【原文】

子柳之母死(2)。子硕请具③。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4)。”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子母(5),以葬其母也?不可。”即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6)。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7),请班诸兄弟之贫者(8)。”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子柳:鲁国人。③子硕(shi):子柳的弟弟。具:备办。这里指备办丧葬的器用。(4)粥(yu):同“鬻”,卖。庶弟:父亲的妾所生的年幼的儿子。⑤如之何:怎么。其:语气助词,没有实义。(6)赙(fu)布:送给丧家助葬的钱帛。(7)家:意思是充作家用。(8)班:分发。诸:之于,给……。之:代同,指剩下的钱帛。

【译文】

子柳的母亲去世了,子硕请求备办丧葬的器用。子柳说:“用什么来备办呢?”子硕回答道:“请把庶弟的母亲卖了。”子柳说:“怎么可以卖掉别人的母亲,用得来的钱安葬自己的母亲呢?不行。”安葬之后,子硕想用别人送来助葬剩下的钱帛备办祭祀器物。子柳说:“不能这样。我听说,君子不惜丧葬之事以利其家,还是 聂我把剩下的钱帛分发给贫穷的兄弟们吧。”

【读解】

借机发财,是势利之人的心态。只要机会出现,有利可图,便会削尖脑袋往里钻,管他正当不正当、仁义不仁义,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借机发财的时机。

那么，君子就不爱财了？非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就是说，君子和小人都爱财，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在于：一个取财有道，一个取财无道；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不义的。这个差别虽然不能说是天壤之别，却也是原则的差别。

君子既要顾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凭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理应得到的财物，比如孔子收取学生的“束修”（干肉）。小人则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发不义之财是常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也不少见。记住这个原则差别，约束自己非份的发财欲望，肯定会使自己变得好起来。

成子高寝疾(1)

——生死都要对人有益

【原文】

成子高寝疾(2)。庆遗入请曰③：“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4)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矣：生有有益于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5)！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6)。”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成子高：国子高，齐国大夫。③庆遗：齐国人。请：治理的意思是询问。(4)大病：重病治理纸委婉的死亡。⑤乎哉：表示反问的语气词。(6)不食之地：不长庄稼的土地。

【译文】

成子高病倒在床。庆遗进屋问他说：“您的病已很危急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后事该怎么办呢？”子高说：“我听说过，活着的时候要对人有益，死了也不要害人。我纵然在活着的时候无益于人，难道死了要害危害于人吗？我死之后，就找一块不长庄稼的地把我埋了吧。”

【读解】

古人有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诗意，不知是否从成子高地事迹化出？即使不是，总有一点是相通的：做人应当替他人着想，有益于他人，牺牲自我，哪怕是死了也要有益他人。

这大概可以算作是一种无私的献身的精神吧，如同春蚕，直到生命终结，才停止孜孜不断的吐丝；正如红烛，直到最后一滴烛泪烧干，才不会再燃烧。倘若提倡人人都像落红、春蚕、红烛一样默默为他人作奉献，自然是很高尚、很伟大的。倘若要求别人作奉献，自己则独享别人的奉献，那算是怎么回事呢？

理想同现实毕竟事两回事。现实中总有人在作奉献，也总有人在安享别人的奉献，甚至害挖空心思地窃取。如果成子高有灵在天，怕事不得安宁吧。

晋献公之丧(1)

——非礼不听是君子

【原文】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2)。且曰：“寡人闻之(3)：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4)，丧亦不可久也(5)，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6)！”以告舅犯(7)。舅犯曰：“孺子其辞焉(8)！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9)。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10)？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11)，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12)，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13)，以辱君义？”稽顙

而不拜(14)，哭而起，起而不私(15)。子显以致命于穆公(16)，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则未为后也(17)，故不成拜(18)。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秦穆公：春秋战国时诸侯国秦国国君，姓赢，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③寡人：古时君主自称。这只是使臣代国君讲话。④吾子：表示亲爱的称呼。俨然：严肃的样子。忧服：忧伤服丧。(5)丧(sang)：失位逃亡。(6)孺子：对年幼者的称呼。堰，重耳的舅舅，字子犯。(8)辞：推辞，拒绝。(9)仁亲：以仁爱对待亲人。(10)孰(shu)：谁。说：辩解。(11)亡：逃亡，流亡。(12)与：参与。(13)或：又。敢：岂敢，怎敢。(14)稽顙(qi sang)：古时居父母之丧时跪拜宾客的礼节。拜：拜谢。(15)私：私下交谈。(16)子显：公子縶(Zhi)，字子显，是秦穆公派来吊唁的使者。致命：复命，汇报。(17)后：指继承人。(18)不成拜：只稽顙，不拜谢。

【译文】

晋献公死后，秦穆公派使者向公子重耳吊唁，并且说：“我听说，亡国常在这时，得到国家也常在这时。虽然你现在庄重地处 在优伤服丧期间，但失位流亡不宜太久，不可失去谋取君位的时机。请你好好考虑一下！”重耳把这些话告诉了舅犯。舅犯说道：“你要拒绝他的劝告！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可宝贵的东西，只有 把以仁爱对待亲人当作宝物。父亲去世是怎样的事啊？利用这种 机会来图利，天下谁能为你辩解？你还是拒绝了吧！”于是公子重耳答复来使说：“贵国国君太仁惠了，派人来为我这个出亡之臣吊唁。我出亡在外，父亲去世了，因此不能到灵位去哭泣，表达心中的悲哀，使贵国国君为我担忧。父亲去世是怎样的事啊？我怎敢有别的念头，有辱于国君待我的厚义呢？”重耳只是跪下叩头并不拜谢，哭着站起来，起来之后也不与宾客私下交谈。子显向秦穆公报告了这些情况，穆公说：“仁义呀，公子重耳！他只跋叩头而不行拜礼，这是不以继承君位者自居，所以不行拜礼。哭着起立，是表示敬爱父亲。起身后不与宾客私下交谈，是不贪求私利。”

【读解】

面对权力的诱惑而不动，流亡在国外而不妄称君主接班人在咱们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战国那样的时代才会有。那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不搞阴谋诡计，凡事讲究礼仪，讲究名正言顺事成，是很体面的。专靠耍手腕，搞小动作，贪欲膨胀，潜越名份而取得不应属于自己的名誉、地位、财富，是为人不齿的。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风气，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凡事讲礼，尤其是在现实利益的诱惑面前，比如权力、女色、财物、金钱、名誉、地位的诱惑面前，也要讲究取之有道，在天的人看来，可能太迂腐，太繁琐，太无必要。但是，这的确是大有必要的。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要有序，要有轨可循，总得有所规范。礼虽不一定是最好的规范，但毕竟比没有规范、乱来一气要好。难怪孔子为了维护礼的理想秩序，坚持非礼勿视，先勿听，非礼勿行。

同法相比，礼是一种软性的社会规范。它主要靠人们内心的自觉，而内心的自觉来自于性情的陶冶和修炼。因而，这种软性的规范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古人多半针对“君子”强调礼，把“小人”、“野人”排除在礼之外，大概便是意识到了凭自觉和修养来守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加上人性之中恶的一面总是存在并时刻表现出来，礼的作用和影响便更加有限。

此外，在讲礼成风的春秋时代，要成为：“王者”，除了凭实力之外，也逃不出礼仪的制约。或者干脆说，不讲礼仪，就不能归顺人心，就成不了王者。公子重耳之所以能成雄一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大概与此又极大关系。

吴侵陈(1)

——师出必须有名目

【原文】

吴侵陈(2)。斩祀杀厉(3)。师还，出竟(4)，陈太宰嚭使于师(5)。夫差谓行人仪曰(6)：“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7)：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8)。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与曰：“反尔地(9)，归尔之，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10)，又在矜而赦之(11)，师与，有无名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吴：春秋时诸侯国名，姬姓。陈：春秋时诸侯国名，妫(gui)姓。③斩祀：破坏祭祀地场所。杀厉：杀害患疫病地人。④竟：同“境”。(5)太宰：古代官名。嚭(pi)：人名。(6)行人：官名，负责朝勤聘问。仪：人名。(7)盍(he)：何不。(8)二毛：鬓发斑白的人。(9)反：同“归”，归还。(10)敝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11)矜：怜悯。

【译文】

吴国侵伐陈国，破坏了祭祀的场所，杀害了患疫病的人。后来吴军返回，离开陈国边境。陈国的太宰嚭出使吴军。吴王夫差对行人仪说道：“这个人能说会道，我们何不试着问他一下：出师讨伐一定要有个名目，如果人们问起我们的军队来，该怎样称呼呢？”太宰嚭回答道：“古人侵伐他国时，不破坏祭祀场所，不杀害患疫病的人，不俘获鬓发斑白的人。现在贵国军队不是杀了病人吗？不是可以称为杀害病人的军队吗？”夫差说：“要是归还你们土地，归还你们被俘的子女，又该怎样称呼我们的军队呢？”太宰嚭回答说：“君王讨伐我国的罪过，却又怜悯并赦免我们，这样的军队，还能没有好的名目吗？”

【读解】

春秋不仅多义士，也多辩士。太宰嚭一番巧辩，说得吴王夫差一阵尴尬，不能不使人叹为观止。同时，我们注意到古人打仗极其重视规则：师出必须有名，否则，即使打了胜仗，也不会让人心服；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擒获俘虏等等，都得有一个说法，否则，会被称做“不义之师”。因此，出征之前要誓师，誓词的主要内容便是罗列各种名目和说法，也就是找理由和借口，以便说服参战的人相信征伐是合乎礼仪和正义的举动。

这倒有点像外国人的决斗，堂堂正正挑明理由，正大光明地按规则进行，甚至还找人当裁判，在公平的前提下决出胜负。

不过，任何战争，不管找出多么堂皇的理由，总该有些界线是不能超越的，诸如杀害伤病者、俘虏和平民百姓，抢劫财物，抓老弱病残作人质等等，这类不人道的举动，是任何堂皇的名目理由都无法抵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仗也应当是一种公平的、按一定规则进行的竞争。名目重要，规则同样也重要。

知悼子卒(1)

——进谏规劝的艺术

【原文】

知悼子卒(2)。未葬，平公饮酒(3)，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蒍自外来(4)，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5)。”杜蒍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6)降，趋而出(7)。平公呼而进之，曰：“蒍，曩者尔心或开予(8)。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9)？”曰：“子、卯不乐(10)。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11)。不以诏(12)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13)。

为一饮一食，亡君之疾(14)，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蕢也，宰夫也(15)。非刀匕是共(16)，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蕢洗而扬觶(17)。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18)！”至于今，即毕献，斯扬觶，谓之“杜举”。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知(zhi)悼子：晋国之卿，名荀盈、知盈。③平公：晋国的国君，名彪。④杜蕢(kuai)：人名。(5)寝(qin)：后宫。(6)北面：面朝北方。(7)趋：快走。(8)曩(nang)者：刚才。开：开导。(9)饮(yin)：给人喝的东西。(10)子、卯：古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乐(yue)：奏乐。(11)大师：太师，乐官之长。(12)诏：告诉。(13)褻：亲近。(14)亡：同“忘”，忘记。疾：忧患。(15)宰夫：掌管膳食的官。(16)匕：古代食器，像汤勺。共：同“供”。(17)扬：举。觶(zhi)：古代酒器。(18)爵：古代酒器。这里指举杯献酒。

【译文】

如悼子死了，还没有下葬，晋平公却喝起酒来，并让师旷和李调作陪，敲钟击鼓奏乐。杜蕢从外面进来，听见钟鼓声，问道：“国君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后宫。”杜蕢进入后宫，沿阶而上。他倒了一杯酒说：“师旷，把这杯酒喝了！”他又倒了一杯酒说：“李调，把这杯酒喝下去！”他又倒了一杯酒，在堂上面朝北坐着喝了。接着，他走下台阶，快步走出后宫。晋平公叫他进宫来，说道：“杜蕢，刚才你也许想要开导我，所以我没有同你说话。你为什么让师旷喝酒呢？”杜蕢回答道：“照礼，在甲子日和乙卯日不奏乐。知悼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比逢上甲子、乙卯日还要严重。师旷是掌乐的太师，不把这种礼节告诉国君，所以罚他喝酒。”晋平公问“你为什么让李调喝酒呢？”杜蕢回答：“李调是国君的近臣。为了吃喝，竟忘了国君的忧患，所以也罚他喝一杯。”平公又问：“那你自已为什么喝酒呢？”杜蕢回答：“我掌管膳食，没有尽到提供刀、匙的职责，却胆敢参与防止违礼的事，所以罚自己喝一杯。”平公说：“我也有过失，倒杯酒来罚我喝。”杜蕢洗过酒杯，倒上酒举起献上。晋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要废止举杯献酒的礼仪！”直到如今，凡是向国君和宾客献酒过后，就要举起酒杯，这叫做“杜举”。

【读解】

杜蕢以独特的方式来劝诫国君，使之知错能改，用心可谓良苦。春秋之士多聪明之举。谏言直谏固然可嘉，但未必都会取得好效果。“忠言逆耳利于行”，虽说是“忠言”，毕竟听来不顺耳呀。既是忠言，又让人听来顺耳，岂不是更好。士人们在这上面煞费苦心，既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又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还富有戏剧性。研究中国传统智谋的人们，恐怕应该在这上面做点文章才行。

在注重实效，追求信念，讲究礼仪的前提之下，春秋士人也追求智慧和谈吐举止的高雅得体，这的确令人仰慕这种风气的形成始于何时，还不十分清楚，但在春秋时代已十分普遍。表达的道理要严正，具有征服力和穿透力，而表达的方式要精微巧妙，含蓄委婉，具有感动力和激发力。整个表达的过程像一出经过精心创意、构思、排练过的戏，富有戏剧性，既激动人。又耐人寻味。

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也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与艺术高度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优游的生活方式，使士人们有足够的用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某些专长。他们不必像政治家一样忙于权利之争、奔走游说、宴饮歌舞，不必像农夫匠人在自己的土地、作坊里辛勤操劳，也不必像军事家那样驰骋沙场。即使是读书，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没有数理化生物之类。他们拥有一种今人难以再拥有的东西——闲暇。这恰恰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重要前提。

何时再能拥有可以用来发展心智的闲暇，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的确对此心向往之。

陈子车死于卫(1)

——制止殉葬的“黑色幽默”

【原文】

陈子车死于卫(2)。其要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3)，定而后陈子亢至(4)。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5)，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6)。”于是弗果用(7)。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陈子车：春秋时齐国大夫。(3)大夫：为卿大夫处理家事的总管。下文的“宰”与此相同。(4)陈子亢：陈子车的弟弟，孔子的弟子。⑤已：止，终止。(6)二子：指陈妻和家宰。(7)弗：不。果：果然，结果。

【译文】

陈子车在卫国死了。他的妻子和家宰打算用活人为他殉葬，决定之后，陈子亢来了。两人告诉陈子亢说：“他老人家有病，没有人在地下伺候他，希望能用活人为他殉葬。”陈子亢说：“用活人殉葬不合礼仪。尽管如此，兄长有病，应当有人去伺候，除了妻子和家宰外，谁还能做这事呢？如果不这样做，那正合我想法。如果要这样做，那我就想用你们两个人来殉葬。”于是，陈妻和家宰便没有用活人殉葬。

【读解】

古代以活人殉葬。在今天看来是一种野蛮行为，在那时权贵族们普遍赞同的，他们以为，人死后灵魂还会在阴间继续活着，同在生前一样。因此，要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得到仆侍伺候照顾，便以活人陪着死人一起理掉。

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即使在古代也遭到了一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士人的反对。孔子的学生陈子亢便是其中之一。这让我们想到他的老师孔夫子。陈子亢的做法，是否是受他老师的影响呢？是否也是与孔夫子的“子不语怪、神、乱、力”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呢？

此外，面对野蛮的行径，不是义正辞严地斥责，不是慷慨陈词地讲大道理。而是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达到了目的，又体现了智慧和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幽默，很值得赞赏和回味。

卫献公出奔(1)

——一碗水难以端平

【原文】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2)。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羈勒而从(3)？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4)？”弗果班。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卫献公：卫国国君。名衎(kan)。(3)羈：马络头。勒(di)马缰。执羈勒：意思是在国君身旁效力。(4)毋乃：大概，恐怕。

【译文】

卫献公出逃在外，后来返回卫国。到了城郊，想要把一些采邑分赏给随他逃亡的人，然后再进城。柳庄说：“如果大家都来保卫国家，那还有谁跟随您奔走效力呢？如果大家都跟随着您，那么谁来保卫国家呢？国君返回自己国家而有私心，恐怕这不可以吧？”结果卫献公没有分赏采邑。

【读解】

身为国君赏罚应当分明，赏罚也应当让人心服口服。这当中的尺度，便是公平。偏爱一些，忽视另一些，偏爱少数，忽视大多数，就失去了公平，自然不会令人心服口服。常言说，一碗水要端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水端不平，自然会出现矛盾；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行赏者自己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便会事与愿违。

问题在于能不能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一碗水端平？这很难。一方面，诸事繁多，不可能事实顾及；一方面事有大小、重要与次要之分，不分大小、重要与次要而一律讲公平，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做到。

只能说大事、重要的事，必须做到公平，让人心服口服。小事、次要的事，能公平则公平，顾及不到则不必太计较，否则会寸步难行。

战于郎(1)

——规则也有灵活用时

【原文】

战于郎(2)。公叔愚人遇负杖入保者息(3)。曰：“使之虽病也(4)，任之虽重也(5)，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汪錡往(6)，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錡(7)，问于仲尼(8)。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9)，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郎：鲁国地名，在今山东鱼台。齐国攻打鲁国时，在郎发生战斗。(3)公叔愚人：鲁昭公的儿子。保：同“堡”，小城。(4)使：指徭役。之：指：老百姓。(5)任：指赋税。(6)重：应为“童”。(7)殇(shang)：这里指未成年而死者举行祭祀。(8)仲尼：孔子的字。(9)干戈：盾和矛，这里泛指武器。

【译文】

鲁国和异国在郎交战。公叔愚人遇上一个拄杖进入城堡休息的童。公叔愚人说：“虽然徭役使百姓们很辛苦，赋税使他们的负担很沉重，但君子不能为国家谋划，士人不能为国家献身，这可不，我敢于这样说，就应当做到！”于是他和相邻的少年汪錡上战场参战，两人都战死了。鲁国人不想用孩子的丧礼来为汪錡办丧事，便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他们能够拿起武器来捍卫国家，不用孩子的丧礼来安葬他们，不也是合理的吗？”

【读解】

少年自告奋勇上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体现了为国家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面对这种感人的特殊情况，有着严格等级规定的礼，可不可以被突破，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先圣孔子回答的是可以。这表明，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原则上是不允许违背的，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不如此则无轨可循，就会乱套。但是，如果拘泥于成规，只注重形式，那么将把一些应享受某些礼遇的情形排除在外了。

任何原则和规范，一旦变成僵死的教条，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形式和空壳，它的约束也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只有规则同内容相结合，真正做到名实相符，表里相称，原则和规范才是有意义和生命力的。注重名实相符，表里相称，恰恰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孔子过泰山侧(1)

——从镜子中照见人类的丑恶

【原文】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2)。使子路问之曰(3)：“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4)。”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5)，吾夫又死于焉，今吾子又死于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吾苛政(6)。”夫子曰：“小子识之焉(7)，苛政猛于虎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式：同“轼”，车前的横木，供乘车时手扶用。(3)子路：孔子的弟子名仲由字子路。(4)壹：的确，确实。(5)舅：丈夫的父亲。(6)苛：苛刻，暴虐。(7)小子：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识(zhi)：同“志”，记住。

【译文】

孔子路过泰山旁边，见到一个妇女在坟墓前哭得很伤心。孔子用手扶著车轼侧耳听。他让子路前去询问说：“听您的哭声，真像轼一再遇上忧伤的事。”妇女于是说道：“是的。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咬死了，如今我儿子又死于虎口。”孔子说：“那您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女、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子路说：“你要好好记住，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啊！”

【读解】

宁于老虎为伴，死于虎口，也不愿去接受暴虐者的统治，用反衬的方法烘托出社会政治的残暴专横，不堪忍受。这种水深火热 的状况也许有点夸张，但却道出了一种现实：人类社会有时比兽类社会还要黑暗和凶暴，人有时比食人野兽还要残忍。

个人是无力反抗比野兽好要凶残的暴政的，即使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也只有哀叹的份儿。平民百姓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而天下乌鸦一般黑，跑是跑不掉的，迫不得已，便于野兽为伍，宁为野兽腹中餐，不愿做人刀下鬼。

黑暗和残暴也有其作用，那就是：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人性的丑恶和凶残，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据说，人是最怕照镜子的。当人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时，会被吓的 不附体。不知道我们从镜子中看到“苛政猛于虎也”之时，会不会吓的 不附体？

鲁人有周丰也者(1)

——身教重于言教

【原文】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摯请见之(2)。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3)？”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4)，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5)，何施而得斯于民也(6)？”对曰：“墟墓之间(7)，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8)，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9)，周人作会而民始疑(10)。苟无礼仪忠信诚慤之心以莅之(11)，虽固结之(12)，民其不解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摯：同“贄”，古人相见时所带得礼物。(3)其：岂，怎能。已：止。(4)有虞氏：古代部落，首领为尧、舜、禹。(5)夏后氏：古代部落，首领禹建立了夏朝。(6)斯：此。这里指代信任和尊敬。(7)墟：废墟。(8)社稷：这里指祭祀土神和谷神得寺庙。(9)畔：同“叛”，反叛。(10)作会：举行盟会。(11)慤(que)：质朴。莅(li)：君临。(12)固结：安定团结。

【译文】

鲁国 有个叫周丰得人，鲁哀公带着礼物去请求见他，他却说：“不行。”哀公说：“我难道就此算了么？”于是哀公派使者去请教周丰说：“虞舜没有对百姓进行信义得教化，而百姓却信任他；夏禹没有对百姓进行诚敬的教化，而百姓却敬重他。那么，要进行怎样的正教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敬重呢？”周丰回答说：“在先民的废墟和坟墓之间，用不着教百姓

悲哀，而百姓会悲哀；在社稷和宗庙里，不必教百姓敬重，百姓自然会敬重。殷代统治者曾用誓言约束民众，而民众却背叛了他们；周代的统治者曾举行盟会来团结民众，即使能使民众安定团结，但最终民众怎能不散呢？”

【读解】

这段关于对老百姓进行教育的说法，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至今还保留在北京的圆明园遗址。无论我们向人们讲多少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罪行，都不如让人们亲眼去看看那些断壁残垣，荒草淹没中的乱石。身临其境，回唤起任何说教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可是，并不可能什么事都让人们去耳闻目睹啊。这样，说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说教似乎事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教者只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自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以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最聪明，那么事情准会出毛病，被说教者就会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如今说教成了一个不大受欢迎的词，原因多半就在这里。说教者只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却置身于要求别人做的东西之外，从来不在乎被说教者如何看自己，干脆说，就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所以，即使不能让接受说教的人亲身耳闻目睹，说教者自己也应当身体力行，明白言教不如身教的道理，然后才能以说教者的身份与别人对话。记住这一点肯定是有益的

齐大饥(1)

——做人不食嗟来之食

【原文】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2)。有饿者蒙袂辑屣(3)，贸贸然来(4)。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5)！”何施而得斯于民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6)，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7)！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食(sì)：拿饭给人吃。③蒙袂(mei)：用衣袖蒙着脸。辑屣(jì)：身体物理迈不开步子的样子。④贸贸然：眼睛看不清而莽撞前行的样子。⑤嗟：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⑥从：跟随。谢：表示歉意。⑦微：不应当。与：表示感叹的语气词。

【译文】

齐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好饭食，以供路过饥饿的人来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袖子蒙着脸，无力地拖着脚步，莽撞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吃食，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扬眉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不愿吃嗟来之食，才落地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他仍然不吃，终于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恐怕不该这样吧！黔敖无礼呼唤时，当然可以拒绝，但他道歉之后，则可以去吃。”

【读解】

“不食嗟来之食”这句名言就出自这个故事，是说为了表示做人地骨气，绝不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地施舍，哪怕是让自己饿死。

咱们的传统尤其看重做人要有骨气，用通俗的话来说，人活的是一口气，即使受苦受难，也不能少了这口气。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比如人穷志不短，不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都表示了对气节的看重，对人的尊严的强调，对人的饿精神的重视。

即使是在今天，这一传统观念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在人的饿精神和肉体之间，在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之间，在人的尊严和卑躬屈膝之间，前者高于、重于后者。在二者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宁可舍弃后者，牺牲后者，不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衣冠禽兽。

人之所以为人，而非行尸走肉，区别大概正在这里。

晋献文之成室(1)

——以子之矛，陷子以盾

【原文】

晋献文之成室(2)，晋大夫发焉(3)。张老曰(4)：“美哉！轮焉(5)！美哉！奂焉(6)！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7)。”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8)！”北面再拜稽首。

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献文之：晋国卿大夫，即赵文之，名武。(3)发：庆贺宫室落成。(4)张老：晋国的大夫。(5)轮：高大的样子。(6)奂：华丽的样子。(7)国族：国宾何宗族。(8)要(yao)：同“腰”。领：脖子。全要领：意思是保全全身体。先大夫：指先祖父先父。九京：九原，晋国卿大夫的墓地。

【译文】

晋国献文之新盖了一座宫室，晋国的大夫们都去祝贺新厦落成。张老赞美说：“多美啊！这么高大！多美啊！这么华丽！今后可以在这里祭祀作歌，在这里居丧哀哭，在这里同国宾宗族聚会宴饮。”献文之说：“我赵武能够在哀这里祭祀作歌，在这里居丧哀哭，在这里同国宾宗族聚会宴饮，九表明我将来保全了身体，能同先祖先父合葬在九原啊！”接着他面朝北拜了两拜，扣头行礼。

君子们说他俩一个善于赞美，一个善于祈福。

【读解】

应对答辩中最难对付的，恐怕是表面上赞美、内里面包藏嘲讽的一类。笑里藏刀，纯棉裹针，把险恶的用心，加以甜蜜诱人的包装，这是伪君子惯用的手法。

对付它们，当然可以声色俱厉地责和揭露，揪出掩藏起来的狐狸尾巴，将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这样做过于直露，缺乏幽默感，也许还会让旁观者感到有失体面和风雅，觉得缺乏点儿修养。

聪明人懂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这应当说是恰如其分、最体面并且富有智慧的对付居心叵测的伪君子的办法，以次将他们置于尴尬境地，苦笑不得，心里窝火，却无法发泄出来。

这让人想到，在一个并不那么纯洁正直的社会之中，在一个随处可遇上小人、伪君子的处境当中，仅有正气、良心、良知是远远不够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学会防范暗箭，应当是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季孙之母死(1)

——借外包装通行天下

【原文】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2)。闾人为君在(3)，弗内也(4)。美哉！曾子与子贡入于其阼而修容焉(5)。子贡先入，闾人曰：“乡者已告矣(6)。”曾子后入，闾人辟之(7)。涉内雷(8)，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9)。

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注释】

庆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子贡：孔子的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3)阍(hūn)人：看门人。(4)内(nà)：同“纳”，使进入。(5)厩(jiū)：马圈。修容：这里指更衣修饰。(6)乡(xiāng)者：刚才。(7)辟(bì)：同“避”。(8)涉：来到。内霤(liù)：室的中央。(9)等：级，这里指台阶的层次。

【译文】

季孙的母亲死了，哀公前来吊唁，曾子和子贡也来吊唁。由于国君在这里，守门人不让他们进门。曾子和子贡道马圈里把仪容修饰了一番。子贡先走进去，守门人说：“刚才已经通报了。”曾子随后进去，守门人让开了路。他们进入室中央，卿大夫们都离开了原位，鲁哀公也从台阶上走下一级，向他们拱手行礼。

君子们说评论这件事说：“尽力整肃仪容，这样可以畅通无阻啊！”

【读解】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包装的话题。意思是说，只要包装体面，便可以畅通无阻。

确实，一般人看人，总是看外表，以貌取人。外包装越是漂亮精致，越容易使人迷惑，越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这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有了贩卖假冒伪劣货色的用武之地，可以借巧妙的外包装以售其奸。善良的人们往往是上当之后，才恍然明白事情的真相。

其实有些人无论怎样包装，无论包装多么巧妙和精致，对于有所防范的人来说，都可能露出马脚。我们虽然不可能阻止那些企图以外包装来推售自己和自己的伪劣产品的人，但是却可以使自己太短视，太浅薄。

阳门之介夫死(1)

——最难对付是同仇敌忾

【原文】

阳门之介夫死(2)，司城子罕入二哭之哀(3)。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二子罕哭之哀，而民衰，而民说(5)，殆不可伐也(6)！”

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7)。”虽微晋而已(8)，天下其孰能当之！”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阳门：宋国城门地名称。介夫：卫士。(3)司城：司空，六卿之一。(4)觐(chān)：侦探。(5)说：同“悦”，高兴。(6)殆：大概，恐怕。(7)扶服：同“匍匐”，爬行。这里指尽力。(8)微：不是。

【译文】

宋国的阳门有个卫士死了，司空子罕进城为他哭悼得很悲哀。晋国派到宋国得侦探回去向晋侯报告说：“宋国阳门得一个卫士死了，而子罕却哭得很伤心，百姓因感动而兴奋，恐怕不适合去讨伐宋国吧！”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这个人真善于探察国情啊！《诗》中说：‘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然想攻打宋国得不止是晋国，但天下有哪个国家与宋国为敌呢？”

【读解】

有句成语叫做“同仇敌忾”，意思是说大家抱着仇恨和愤怒，共同一致地对付敌人。在这种时候贸然进攻，必然会遭到猛烈抵抗，得不到好果子吃。

我们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时候被攻破地一方内部不团结，起了内讧，进攻起来就轻而易举。我们也知道延长避短，打击对手地薄弱环节。这是为了避免付出太大地代价而强行取胜。

当敌手团结得像钢铁一样时，正面进攻，岂不是以硬碰硬，自讨苦吃。即使对手比较弱小，而一旦它团结一致，也难以对付。这当中得关键，是人心的问题。“士可杀而不可辱”，虽然弱小，决不屈服。这种气概足以惊天动地，更何况常人！所以，敌手的强大，不光是看它的实力，还得看它的士气和气概。进攻也是如此。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赵文子与叔誉观平九原①

——为官清廉者有几多

【原文】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②。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③，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④？”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⑤。”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⑥。”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于其中退然如不胜衣⑦，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⑧。所举于晋同管库之七十七有余家⑨。生不交利⑩，死不属其子焉⑪。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叔誉：即羊舌肸(xi)，晋国人夫，字叔向。③作：起。这里的意思是复活。④吾谁与归：我追随谁呢？⑤其：大概。阳处父：晋国大夫、⑥并：专横。植：同“直”，刚直。没：终。知：同“智”。⑦则：效法。随武子：晋国卿，即士会，字季。⑧中：身体。退然：柔弱的样子。⑨呐呐(ne)然：言语迟缓的样子。⑩管：锁钥。管库之士：管理所藏的小官。⑪交：同“徼”，求。⑫属：同“嘱”，托付。

【译文】

赵文子和叔誉一同到九原去巡视。赵文子说：“死了的人如果能复活，我跟随谁好呢？”叔誉说“跟随阳处父可以吧？”赵文子说：“他在晋国专横刚直，不得善终，他的才智不值得称道。”叔誉说：“那跟随舅犯呢？”赵文子说“他见到利益就不顾自己的国君，他的仁德也不值得称道。我还是跟随武子吧。他能为国君谋利益，又能顾全自己的福利；即为自己打算，又不忘记朋友。”晋国人称赵文子很了解人。赵文子身体柔弱得像穿不起衣服，说起话来迟钝得像说不出口一样。他为晋国推荐了七十多个管理仓库的小官。这些人生前不贪求私利，临死时也没有托请谁照顾自己的孩子。

【读解】

为官清廉是一种美德。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能做到并做得彻底的人并不多。

当了官，手中便有了权；有了权，就意味着有人来巴结奉承，送礼行贿；有了权，也意味着有了谋取私利的方便，既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因此，这世上不愿做官的人不多，想当官却又当不了好官的人很多。

有个七品芝麻官儿有句名言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一点儿不错，但并不完全对。当官不仅仅要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谋福利，而且首先要称职，要有占据那个权力地位的真才实干。他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权力来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谋取私利。他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自然不能用来为他自己服务。

不过，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道理上讲得通的东西；在现实中不一定行得通；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东西，往往在道理上说不通。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自古以来，人们不断树立赵文子一类的榜样，但贪官污吏依然层出不穷，因为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原文】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②，事毕，出游于观之上③，喟然而叹④。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5)，与三代之英(6)，丘未之逮也”，而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8)。男有分，女有归(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11)，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12)。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13)，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14)，城郭沟池以为固(15)。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16)，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18)，以功为己(19)。故谋用是作(20)，而兵由此起(21)。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22)。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23)，以考其信(24)，著有过，刑仁讲让(25)，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26)，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注释】

①本节选自《礼运》。《礼运》全篇主要记载了古代社会政治风俗的演变，社会历史的进化，礼的起源、内容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内容，表达了儒家社会历史观和对礼的看法。②蜡(zha)：年终举行的祭祀，又称蜡祭。③观(guan)：宗庙门外两旁的楼。(4)喟(kui)然：感叹的样子。(5)大道：指太平盛世的社会准则。(6)三代：指夏朝、商朝和周朝。英：英明君主。(7)逮：赶上。(8)矜：同“鳏”，老而无妻的人。孤：年幼无父的人。独：年老无子的人。废疾：肢体残废的人。(9)分(fei)：职分。(10)归：女子出嫁。(11)谋：指阴谋诡计。(12)外户：住宅外面的门。(13)隐：消逝。(14)大人：这里指国君。世：父亲传位给儿子。及：哥哥传位给弟弟。(15)郭：外城。沟池：护城河。(16)笃：淳厚。(17)田里：田地与住宅。(18)贤：尊重。(19)功：成就功业。(20)用是：因此。(21)兵：这里指战争。(22)选：指杰出的人物。(23)著：彰显。义：指合理的事情。(24)考：成就。(25)刑：典范。让：礼让。(26)执(shi)：同“势”，指职务。去：斥退。

【译文】

从前，孔子曾参加过鲁国的蜡祭。祭祀结束后，他出来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游览，不觉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鲁国的现状。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息？”孔子回答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

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明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读解】

咱们传统的圣人孔老夫子是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总能触景生情，发思古之幽情，长叹生不逢时，公开申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并竭力用实际行动去身体力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向我们描绘孔老夫子非常富有人情味、非常钟情浪漫的理想的形象，而我们所关注的，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和激情的，恰恰是这个方面，而不是他老人家板着脸峻的面孔向我们说着之乎者也。

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当中，一个心性特别高洁，志向特别幽远，内心情怀特别丰富，感悟神经特别敏感的人，不可能不从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的体悟中生发出旷古的动人感叹。我们完全不必十分认真地以为孔老夫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勿宁把它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我们也不必信以为真地以为孔子描述的夏商周小康社会真的就是那种模样，似可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体悟。

但是，这当中展现了一种理想境界同现实存在的鲜明对比，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核心是为公和为私，天真淳朴和阴险奸诈的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当中，孔老夫子还没有浪漫到完全不顾现实的地步：尽管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大同”社会，但“小康”也有可以值得赞美之处；现实虽然礼崩乐坏，却也有值得效法的楷模；社会虽然黑暗，毕竟也还有让人欣慰的闪亮之处。

实际上，社会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则。生不逢时固然可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真实处境，人们只能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中进行选择。再大而言之，从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向集权世袭的私有制的转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难以用好与坏的简单标准来评价的。

人作为群居的社会动物，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种公平合理的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言行。这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运行机制来说的。而从个人的角度说，风习则是重要的。人心是淳朴还是险恶，人伦关涉是和睦还是疏远，人们为公还是为私，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影响重大，不可不加关注。理想固然不可没有，但在现实面前，是不可奉行“鸵鸟政策”的。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①

——圣人的能耐有多大

【原文】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2)，夏则居橧巢(3)。未有火化(4)，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5)。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6)，合土(7)，以为台榭、宫室、牖户(8)；以炮(9)，以燔(10)，以亨(11)，以炙(12)，以为醴酪(13)。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塑(14)。

【注释】

①不节选自《礼运》。②营窟：用土垒成的居穴。(3)橧(zeng)巢：用木头在树上筑成的巢室。④火化：用火加工食物。茹：吃(6)范：铸造器物的模型。金：金属。(7)合：和合。(8)牖(you)：窗户。(9)炮(pao)：用泥土包裹食物烧烤熟。(10)燔(fan)：把食物烧熟(11)亨同“烹”，煮熟食物。(12)炙(zhi)：烤。(13)醴(li)：甜酒。酪：果实煮成的浆(14)塑：开始。

【译文】

从前，先王没有宫殿房屋，冬天住在用上垒成的窟中，夏天住在树上木筑的巢室里。那时不会用火加工食物，吃的是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喝鸟兽的血，吃它们的皮毛。也没有

麻和丝，用鸟的羽毛和兽的皮革做衣穿。

后来出现了圣人，人们学会了用人，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人们学会了用模型铸造金属器物，和合泥土烧制器物，用来建造台榭、宫室、窗子和门户；学会了用火烧熟食物，煮和烤熟食物，酿制甜酒，煮果实装液。人们制麻和丝、用来做成布帛。用这些来养育活着的人并料理丧事，用它们祭祀鬼神上帝。后世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读解】

社会生活从原始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但对古代的人来说，未必如此清楚明白。大道理往往是极其清楚明白和简单的，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如“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活动”。道理虽然简单，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意义也很重大。

古代典籍所讲的道理，往往也是这样。比如这一节讲“礼”的产生，说明它是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是人们对“秩序”和“规则”的需求之上产生的。

然而，把物质文明的进步归功于“圣人”，这一观点大可怀疑。圣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自然不可否认，但圣人并非三头六臂的神人，要食人间烟火，要犯错误，并不具有法力无边的创造力，甚至还可能扼杀创造发明。再说。圣人们往往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并不一定知道铁锅是怎么铸成的。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对他们可以敬重却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如果把圣人还原到普通人的位置上，

那么对大道理的说明，便会更有说服力。

发虑宪①

——使人们变聪明的利弊

【原文】

发虑宪(2)，求善良，足以谏闻(3)，不足以动众(4)。就贤体远(5)，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6)，其必由学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学礼》是一篇完整的阐述教学原理的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反映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和施教方针，对后世有很大影响。②虑：思虑。宪：法则。(3)谏(xiao)闻：小有声明。④动众：感动听众。(5)就：接近。体：亲近。(6)化：教化，教育。成：形成。

【译文】

启发合乎法则的思考，征求德行善良的人，只能做到小有声明，却不足以感动大众。如果接近贤者。亲近疏远者，就能够感动大众，却不足以教化大众。君子大人如果要教化大众，形成良好的风俗，就必须从教育着手。

【读解】

在儒家看来，教育同维护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目的在于使人民顺从，风俗淳朴。这一观点把教育提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之上，体现了先贤们的远见卓识。

但是在强调这一观点的同时，不知道先贤们是否想到过：如果人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那么还能有所为地施行“愚民”政策吗？还能像噶羊群一样凭几声吆喝和几记鞭笞而使之归顺吗？

人民都变的聪明起来，的确对国家有好处，可以使国家繁荣富强。但对实行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人民变的聪明起来则未必是好事。因此，说这一观点是“远见卓识”，是说它超越了专制统治者的立场，具有开明的色彩。

玉不琢 不成器①

——学习是为了开发潜能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2)，教学为先。《兑命》曰(3)：“念终始典于学(4)。”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②君：这里的意思是统治。(3)兑(yue)命：《古文尚书》中的篇名，也作《说命》。④念终：始终想着。

【译文】

玉石不经过琢磨，就不能用来做器物。人不通过学习，就不懂得道理。因此，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治理民众，都把教育当作首要的事情。《尚书·说命》中说：“自始至终想着学习。”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读解】

玉石是天生生成的，但要成为有用的东西，还得要经过打磨加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大概要比西方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切合实际一些。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天生来像一张白纸，后来通过经验积累和学习，便在白纸上画出了各种图画。

玉石同白纸显然不一样的。白纸什么都没有，而玉石则包含了潜在的有用成分和价值。白纸上的痕迹是外力机械地加上去的，琢磨玉石则是让他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儒家的学者一方面承认了人所拥有的天赋和才能，(不像白纸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开掘和发展天赋、才能，必须通过学习的过程，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展现。确定了这个大前提，剩下的问题便是开掘的具体方法和技巧，是具体的操作方式的问题。

虽有嘉肴①

——实践出真知

【原文】

虽有嘉肴(2)，弗食，不知其旨也(3)。虽有至道(4)，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5)。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6)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②肴：带骨头的肉。(3)旨：甘美的味道。④至道：好到极点的道理。(5)困：不通。(6)自反：反躬自省。(7)强(qiang)：勉励。(8)学(xiao)学半：意思是说教人是学习的一半。

【译文】

虽然有美味的肉食，但不去品尝，就不知道味道的甘美。虽然有最好的道理，但不去学习，就不知道它的好处。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有不懂的地方，知道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就能自我反省；知道了自己不懂的地方，然后才能勉励自己。所以说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的《尚书·说命》说：“教人是学习的一半。”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读解】

看了这段文学，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在《实践论》当中说的一段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非常重视实践，要求把明白了的道理付诸于行动，通过行动来证明道理是否正确。

进行实践必须抱着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清醒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是一就是一，绝不说是二。即使错了，也不敢于承认，使知道行合一，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反对空头理论。这样就有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种自然而然的结论。

学习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当然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而不能掺杂使假或者骄傲浮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另一方面，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的，二者相辅相成。这样来看问题，同样也是现实的和实际的。

古之教者①

——用制度确保教育的是实施

【原文】

古之教者，家有塾(2)，党有庠(3)。术有序(4)，过有学(5)。比年入学(6)，中年考校(7)。一年视离经辨志(8)，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9)。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0)。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11)，而远者怀之(12)，此大学之道也。记曰(13)：“蛾子时术之(14)。”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②家：这里指“闾”，二十五户人共住一巷称为闾。塾：闾中的学校。(3)党：五百户为党。庠(xiang):设在遂中的学校。④术(sui):同“遂”，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序：设在遂中的学校。(5)国：京城。学：大学。(6)比年：没年。(7)中年：没隔一年。(8)离经：给经书断句。(9)小成：小有成就。(10)大成：大有成就。(11)说：同

“悦”。(12)怀：向往。(13)记：记言记得事的书。(14)蛾(yi)子：小蚂蚁。术：学习。

【译文】

古时教学，闾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京城有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隔一年有一次考试。入学第一年考查断句的能力，辨别志向所趋；第三年考查是否专心于学业，是否乐于合群切磋；第五年考查是否敬爱师长；第七年考查对学问的见解，和对朋友的选择。如果考查合格，就叫做“小成”。第九年考察知识畅达，触类旁通，能遇事不惑，不违背师训，这就叫做“大成”。像这样，就能够教化民众，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使原处的人都来归附，这就是大学教育的道理。古书上说：“小蚂蚁经常学习街土堆成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读解】

学习的确需要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时间过程，由此设立一整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先秦时代已发展的比较完整了，也可算作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值得炫耀的成就吧。

但是我们发现，儒家讲教育，处处不忘一个“用”字。很难笼统地说“用”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用”（实用）有不同的层面。比如科技就很注重实用，但咱们的古代教育似乎从未把这方面的内容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器物层面的东西，总是为古人所蔑视的。直截了当地说，儒家教育所看重的“用”，是统治国家和民众能够的统治术。在他们看来，与统治术无关的东西，都算不得知识和学问，都没有学习和传授的必要。

这样来看，儒家的教育思想就该大大折扣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设想，如果照这套思路做下去，全国的学校都该办成政治学校了，学校的目标全变成了培养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一个国家满是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是一桩匪夷所思的事，大概也是有点可怕的。

大学始教(1)

——做官从上学开始

【原文】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2)，示敬道也。宵雅誓三(3)，官其始也(4)。人学鼓箠(5)，孙其业也(6)。夏楚二物(7)，收其威也(8)。未卜谿不视学(9)。游其志也(10)。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11)。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12)。此七者，教之大伦也(13)。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14)。”

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皮弁：礼服。菜：用作祭品的芹藻之类。③宵雅：即《诗经》中的《小雅》。肄(y1)：学习。三：《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4)官：这用指做官的道理。(5)鼓箠(qie)：击鼓召集学生，打开书箠取书。(6)孙同“逊”，恭顺。(7)夏(jia)楚：体罚学生用的木条。(8)收：约束。威：仪容举止。

(9)卜：占卜。谿(di)：大祭。(10)游：悠闲。(11)存其心：使其用心思索。(12)躐：超过。(13)大伦：大道理。(14)官：做官。事：办事。士：做士人。志：立下志向。

【译文】

大学开学的时候，士子穿着礼服，用藻菜祭祀先圣先师，用以表示敬师重道。然后让学生学习《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使学生从懂得做官的道理开始。入学授课时，先击鼓召集学生，然后打开书箠取书，让学生对学业恭顺。学校有供体罚用的木棍，用来使学生有所畏惧，仪容举止有所收敛。夏天大祭之前，天子不视察学校，可以让学生按自己志向从容学习。教师要经常观察学生的学习，但不能叮咛告诫，为的是使学生用心思考。年幼的学生只能听讲，不能提问，学习有先后次序，不能越级。这七项是教学的重要方面。古书上说：“凡是学习，做官要先学办事，做学者要先立下志向。”这话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读解】

这里讲述的是古代京城培养贵族子弟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大学”里的情况。按今天的标准，这种学校虽然算不上高等学府，却是培养特权阶层的贵族学校，自然与一般别的学校不一样。

看上去制度、措施都很严格，甚至还有体罚。对学习的内容作明确规定，目标和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培养政府官员，性质

属于政治学院。这和后来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的做法，有所不同。

现在很难想象坐在这种贵族政治学院中学习的感受。不过，可以推测那种滋味多半不好受。一切都按部就班，成天是子云、诗曰，超越规定要受体罚，不知道有没有寒、暑假，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多半是没有的，因为它们同做官当老爷没有什么关系。教材大概是圣贤们的著作，似乎读了这些之乎也者就全懂了天下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就可以参与操纵国家机器和治理民众了。

不过，那时的政治大概比较简单。只要人民不造反，外国人不来入侵，官位不被野心家夺走，就算是基本合格了。如果能再为人民做点好事，就算很伟大了。如果能得到天子的赏识并提拔，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也算是功德圆满了。这样的官，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会做。

大学之教也(1)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原文】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2)。不学操缦(3)，不能安弦(4)；不学博依

⑤，不能安《诗》；不学杂服(6)，不能安礼；不兴其外，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8)，息焉游焉(9)。夫然，故安其学而来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10)。《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11)。”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居学：在家休息时的学习。(3)操缦(man)：学习弹奏杂乐。(4)安弦：懂得音乐。(5)博依：各种比喻(6)杂服：各种服饰。(7)兴：重视。艺：指各种技艺。(8)藏：怀抱(9)游：闲暇。(10)辅：指朋友。(11)孙：同“逊”，谦虚。务：必须来：到达。

【译文】

大学教学，按照时序进行，必须有正式的课业，课后休息时也得有课外练习。不学习弹奏杂乐，就不能懂得音乐；不学习各种比喻的方法，就不能理解《诗经》；不学习各种服饰的用途，就懂得礼仪；不重视学习各种技艺，就不能激发对学业的兴趣。以君子对于学业，要心中念着，反复研习，休息或闲暇时也念念不忘。如果能这样，就能学懂课业并尊敬师长，乐于同朋友交往并信守正道，即使离开了师长和朋友，也不会违背他们的教诲。《尚书·说命》中说：“谦虚恭谨，孜孜不倦，修行就能成功。”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读解】

贵族学校培养的政府官员，都是文官，肯定不会骑马打枪击剑。除了正常课业教授的圣贤经典之外，业余时间所学均为诗、书、琴、棋、画一类，目的在增加个人修养、陶冶内在情操。不过，这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做一个有别于“小人”的“君子”，做君子乃是为了统治小人、野人。

贵族学校的教育方法，显然是孔夫子“学而时习之”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它要求学生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心里都得牵挂着学业，不能有所怠慢和荒废。这种执着的精神，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现实主义实践特色。精诚所至，金石可镂。只要有恒心和毅力，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学习的确需要恒心和毅力。悟性和天赋虽然也重要，但仅仅凭它们，恐怕很难学好课业。最主要的还得靠勤奋和执着的毅力。古人所说的“勤能补拙”，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今之教者(1)

——对症下药治弊端

【原文】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2)，多其讯言(3)，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4)。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5)，其求之也佛(6)。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7)，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8)。教之不刑(9)，其此之由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呻：诵读。占：同“苦”，竹简。毕：竹简。占毕：这里指课本。③讯：告知。多其讯言：一味灌输知识。(4)及：急于，追求。数：同“速”。安：适应。⑤悖：违背。(6)佛：同“拂”，违背。(7)隐：感到沈苦。疾：怨恨。(8)去：忘记，忘掉。(9)刑：成，成功。

【译文】

如今教书的人，只知道念诵书本，一味进行知识灌输，急于追求快速进步，不顾学生能否适应。结果使学生学习没有诚意，教育的人也不能因材施教。对学生的教育违背了规律，达不到教育的要求。像这样，学生便对学习感到痛苦，并厌恶老师，对学习的困难感到畏惧，不懂得学习的好处。他们虽然勉强完成了学业但学到的东西很快就忘了。教育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就在这里吧！

【读解】

古人也有“厚古薄今”的毛病，总觉得过去怎么怎么好，现在怎么怎么不好，时常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也许，这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心理吧。过去了的事情，不好的方面随着时间消逝而越来越淡化，好的方面却随着时间消逝而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美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时代毛病百出、千疮百孔，过去的时代是理想的社会。

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这里说到的教学当中的急于求成，照本宣科，不论对象情况一律“填鸭”，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等情形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好或者变坏。

作为专搞教育的人，当然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改进教育方法。不过，任何时代都有高明的教师和平庸的教师，有聪明学生和愚笨学生。十个指头不一般长，这大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现实的态度是：对症下药。

大学之法①

——方法是成功的保证

【原文】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2)，当其可之谓时(3)，不陵节而施之谓孙(4)，相观而善之谓摩(5)。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6)；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7)；燕辟废其学(8)。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9)，道而弗牵(10)，强而弗抑(11)，开而弗达(12)。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豫：同“预”，预防。③可：适当。时：及时。(4)陵：超过。节：限度。孙：同“逊”，顺。(5)摩：观摩。(6)扞(han)格：抵触。胜：克服。(7)燕朋：轻慢而不庄重的朋友。(8)燕辟：轻慢邪僻的言行。(9)喻：启发诱导。(10)道：同“导”，引导。牵：强拉。(11)强(qiang)：勉励。抑：压制。(12)开：启发。达：通达。

【译文】

大学的教育方法是：在不合正道的事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叫做预先防备；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教导，叫做合乎时宜，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教导，叫做顺应；使学生相互观摩而得到好处，叫做切磋。这四点在教育取得成功的原因。

事情发生以后才禁止，就会遇到障碍而难以克服；过了适当时机才去学习，虽然勤勉努力，也难以有成就；杂乱施教而不按顺序学习，就会使学生头脑混乱而无法补救；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一起商量，就会孤陋寡闻；轻慢而不庄重的朋友会使人违背师长的教导；轻慢邪僻的言行会使学生荒废学业。这六点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然知道了教育获得成功的原因，又知道了教育失败的原因，然后才可以作别人的老师。所以君子教育和诱导学生，靠的是引导而不是强迫服从，是勉励而不是压制，是启发而不是全部讲解。引导而不是强迫，就会使师生关系和谐；勉励而不是压制，学习就容易成功；启发而不是全部讲解，学生就会善于思考。能使师生关系和谐，使学习容易成功，使学生善于思考，就可以说是善于诱导了。

【读解】

这一节专门讲教育和学习的方法，方方面面都讲到了，从及时施教、因人施教、启发诱导，到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可以说非常全面。方法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教和学的成败。其实不光是教育是这样，几乎一切实践活动都存在方法的问题。目标无论

怎么伟大和诱人，方法不对，是难以达到那目标的。成语中的“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都是就方法问题而言的，也表明了方法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从理论上讲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要讲得面面俱到，头头是道，并不是一桩难事；而要在实际当中做到面面俱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比如，过于严厉的人，可以把学生管得服服贴贴的，但不会让人感到亲近，这种人也不大容易循循善诱。性情温和的人，往往压不住阵脚。能够把各个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比较罕见的。

话说回来，能够提出一种完美的要求，就是树立了一个方向和目标，确立了一种规范，这样，总比没有目标和规范要好得多。

学者有四失(1)

——心理状态是过失的根源

【原文】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英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考，长善而救其失者也(2)。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长(zhang): 助长。

【译文】

学生可能有四种过失，当教师的一定要知道。人的学习，可能错在贪多，可能错在求少，可能错在不专注，可能错在不求进取。这四种果实产生的原因，其心理状态是不同的。了解了心理状态，然后才能纠正他们的过失。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扬学生的长处，纠正他们的过失。

【读解】

了解学生的不同心态，然后对症下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任何磁器活了。方法都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必须有一定的针对性。没有金钢钻，就揽不了失去了针对性方法就成了无的之矢。

就人而言，针对性的根本是抓住心理状态。就像医生治病，首先要找出病因所在，然后才知道用什么手段进行治疗。学生的学习出了毛病，根本原因就在心理状态。所以，真正好的老师，首先是个好的心理学家，而不是只是懂得一些条条框框的空谈家。

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全面研究，在中国古代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讨论的问题之全面、深入、细致，完全是前无古人的。

善歌者(1)

——鼓动性来自魅力

【原文】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2)，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臧：善。

【译文】

善于唱歌的人，能够感动人心，使听者随着歌声唱起来。善于教学的人，能够启发人心，使学者随着他的意愿来学习。这样的人，言辞简约而通达，含蓄而精微，少用譬喻而使人容易明白；这可以说是善于使学生随其志向来进行学习。

【读解】

善于唱歌的人和善于教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鼓动，能够感动人心。对教育者的这一要求，比要求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又进了一步。

要想鼓动人心，不仅是善于启发，言辞简约通达，恐怕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像磁石，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吸引。个人魅力也是一种境界，它是人格修养、个人志趣、精神追求、外表风度、言语谈吐等等达到相当高度后的产物，它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让人仰止，也像日月，让人心仪。

能达到技艺娴熟、经验丰富、善于抓住人们心理的人很多，但能具备强烈的个人魅力的人却不多。实际上，魅力是可遇不可求的。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1)

——选择师长必须慎重

【原文】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②，而知其美恶③，然后能博喻④。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⑤。”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至学：求学、③美恶：这里指天资的高下。④博喻：广泛晓喻。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四代：指虞、夏、商、周四个朝代。

【译文】

君子懂得求学有难有易，并懂得人的天资有高有低，然后能够因材施教，广泛地晓喻。能广泛地晓喻，然后才能当老师。能当老师，然后才能当长官。能当长官，然后才能当国君。所以，当老师，也就是学习当国君。因此选择老师不可以不谨慎。古书上说：“虞、夏、商、周四代三王，选择老师都很慎重。”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读解】

按照这一节所讲的逻辑推演下去，最高和最好的老师是国君。这种看法似乎荒诞离奇。我们知道，商、周以来，历代国君都是世袭的，几乎没有过教书匠当上过国君的事情。即使不是世袭，多半也是凭借武力或阴谋诡计当上了国君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教师与长官、国君都相去甚远。官员和国君的人品、学识、眼光、修养、胸怀等等，未必能赶上教师。教师要为人师表，官员和国君大概并不太在乎这一点，关心的主要

是权力和利益。

说选择老师要慎重固然不错，但千万别把老师同官员、国君扯到一起，他们到底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啊！为官有为官之道，为师有为师之道，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凡学之道(1)

——师道何日再尊严

【原文】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②。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③：当其为尸④，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⑤，所以尊师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严：尊敬。③不臣于其臣：不用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其臣。
(4)尸：祭主。⑤诏：召见。

【译文】

凡是为学之道，以尊敬教师最难做到。教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会受到尊重；真理受到尊重，然后民众才懂得敬重学业。所以国君不以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下属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在祭祀中臣子担任祭主时，也不应以臣下之礼来待他；另一种是臣子当君主的老师时，也不应以臣下之礼来待他。在大学的礼仪中，作老师的人虽然接受国君的召见，也不必按臣礼面朝北，这是为了表示尊教老师。

【读解】

我们耳熟能详的“师道尊严”，大概就出自这一节的说法。使我们稍感欣慰的是，教师在古代受到尊重，竟成了一种重要的礼节，即使在国君面前，也可以不受常礼的约束而受到特殊待遇。尽管该种特别礼遇是有限的，但毕竟体现了古人对老师的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可以用上“今不如昔”的说法。如今在好些地方，师道不仅不再尊严，并且教师的地位、待遇也远远落到了官员们、职员们、商人们、演员们等等等等的人群之后。诸多困扰着教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与咱们这个教育历史悠久、教育制度和思想发达的古国不太相称，也与日后的发展不大相称。

善学者①

——响鼓不用重捶

【原文】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2)，又从而庸之(3)。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4)，先其易者，后其节目(5)，及其久也，相说以解(6)。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7)。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逸：安闲，这里指费力小。功：效果。(3)庸：功劳。④攻：治，指加工处理木材。(5)节：树的枝干交接处。目：纹理不顺处。(6)说：同“悦”。(7)从容：同“春容”，即撞钟。

【译文】

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费力小，而自己收到的效果却很大，这要归功于老师教导有方。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费力大，而自己的获却很小，学生会因此埋怨老师。善于提问的人，就像加工处理坚硬的木材，先从容易处理的地方下手，然后对节疤和纹理不顺的地方，时间长了，问题就愉快地解决了。不善于提问的人与此相反。善于回答问题的老师，就像撞钟一样，轻轻敲击则钟声较小，重重敲击则钟声大响，等钟声响起之后，让它的声音响完。不善于回答问题的老师与此相反。这些都是增进学问的方法。

【读解】

应答如同敲钟，这是个很不错的比喻。敲钟者应当了解钟的特点和性能，然后以适当的方法去敲击。了解钟是前提，掌握敲钟的技巧次之。没有对钟的特点、性能的熟悉，技巧本身就无从谈起。因此，敲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老师回答学生的提问，同样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需要对学生的问题、心态等等有较准确的把握，答问才会说到点子上。

从学生的角度说，也同敲钟一样，倘若是好钟，用不着重重地敲和反复地敲。常言道，响鼓不用重捶。这就要取决于钟、鼓本身的性能了。破钟、破鼓，共鸣不好的钟、鼓，无论怎么敲，声音都不会洪亮，不会声若雷鸣。就人而言，有两方面的因素影响到接受老师的指

点。一是本身的悟性，一是已掌握的知识水平。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关联的。光有悟性，缺乏必要的知识作支撑，便找不到立足之处；只有满肚子书本知识，不能将它们融会贯通，知识就成了摆设和点缀。

所以，做一个好的敲钟人不容易，同样，做一个好的钟也不容易。好的敲钟人遇上好的钟，自然是天作之和的美事。

记问之学(1)

——读死书者不配为师

【原文】

记问之学(2)，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3)！力不能问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见。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记问：凭记忆力掌握知识。(3)听语：听取学生的问题并解答。

【译文】

只凭记忆力掌握书本上的各种知识，这种人不够资格当教师。当教师的人，一定要善于听取学生的问题，并能够予以解答。没有提问的能力时，老师才加以开导。如果老师开导了还是不懂，暂时放弃开导，也是可以的。

【读解】

所谓“记问之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读死书，死读书。先贤认为，读死书的人不配当教师，这是先见之明。然而，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一些自以为慢守传统的“学者”，把能背诵多少古人的文章当作“学问”，以此自居“权威”，从来没有在哪方面表现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创造性。

历史真如大浪淘沙。经过大浪淘洗后能够留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读死书，不过像一只机械的口袋，用来盛装别人的东西，不管装进去的是些什么货色，也不管是否能为自己消化之后变作创造力的能源。如果这也值得炫耀的话，那么在另一只巨大无比的现代化“口袋”——电脑面前，读死书的人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呢？

良冶之子(1)

——循序渐进才匪得下根

【原文】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2)。良弓之子，比学为箕(3)。始驾者反之(4)，车在马前(5)。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冶：冶铸金属的工匠。裘：皮衣。(3)弓：这里指造弓的匠人。箕：簸箕。(4)始驾：开始训练小马驾车。(5)车在马前：意思是说小马跟在车后，习惯之后才到前面开始驾车。

【译文】

优秀冶匠的儿子，必须先学习制作皮衣。优秀弓匠的儿子，必须先学习制作簸箕。刚开始训练小马在车后，车在它前面。君子懂得了这三件事中的道理，就可以立定求学的志向了。

【读解】

心急吃不了热汤圆，一口吃不成大胖子，欲速则不达。这些俗语说的道理都是做事情必须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直至达到目的。

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事情，学习自然也不能例外。就算是天才，有些必须经过的阶段也不可能超越，充其量只不过比一般的人走得快一些，遇到的障碍少一些而已。

也许有的人会举出集中突击获得成就的例子。是的，确实存在这种情形。但是。集中突出所掌握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可能牢固地在心中扎下根。如同阵雨虽然细小，却无孔不入，及至渗透到最深处。

古之学者(1)

——于平易中见深刻

【原文】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2)。鼓无当于无声(3)，五声弗得不知；水无当于五色(4)，五声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5)，五声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6)，五服弗得不亲。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丑：比。比物丑类：比较同类事物，以做到触类旁通。(3)当：比得上。声：指古代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五大音阶。(4)五色：青、黄、赤、白、黑五中颜色。(5)五官：指人体的耳、目、鼻、口、心五种

器官。(6)五服：斩衰(cui)、齐(zi)衰、大功、小功、缌(si)麻五种丧服。它们分别用以表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译文】

古代的学者，能够比较同类事物，从而触类旁通。比如，鼓的声音虽然比不上五声，但是五声没有鼓声的配合，就不会和谐；水的颜色虽然不上五色，但是五色没有水来调和，就无法显现出来；学习虽然比不上五官，但是五官比经过训练，就发挥不了作用；教师虽然比不上五服之内的亲属，但是没有教师的教诲，五服内的亲属就不会亲密起来。

【读解】

儒家学者们很善于用浅显明白的事例来说明较为抽象的大道理，比如这一节的事例被用来说明通过对比而触类旁通的道理。这种看法，很有点接近现代系统论的基本观点。两个部分相加的和大于这两个部分。

通过比较得到的结果，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激发力的诱因，使人把似乎不相关联的事物和知识联系起来，把分散的各个点，全部网络其俩。从这一点来看，儒家学者中的确不乏充满智慧的聪明者，能够通过实践把一些深奥的道理想个透彻，用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滴水不漏，还能具有现代意识。这真的很不容易。

大德不官(1)

——立足根本才可随心所欲

【原文】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德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2)。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3)。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4)，此之谓务本。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大时：天时。(3)本：根本。(4)委：众水汇集之处。

【译文】

君子说：道行最高的人不限于担任一种官职；懂得大道理的人不局限于一定的用处；最讲诚信的人不必靠立约来约束；天有四时而不只有一季。能懂得这四种道理，就能立志于根本。夏商周三代君王祭祀山河而后祭海，因为河是水的来源，海是河的汇集处。这就叫做致

力于根本。

【读解】

有句话叫做“天马行空”，是说可以为所欲为地任来任往，不受任何阻碍。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只有超越了“技”的局限，达到了“神”的高度，才可以随心所欲。

如何超越？只有抓住根本，立足根本，才有可能。正象俗语说的：“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也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谓“大德”、“大道”、“大信”、“大时”等等，正是抓住了根本、主要矛盾，才上升到“大”的境界的，才可以无所阻碍，所向披靡。

天马行空的境界并非人人都可能达到。它需要有非凡的悟性、气质、远见卓识。但它也不是可望不可及，凭悟性可达到，凭勤奋同样也可以达到。

凡音之起(1)

——音乐以情感为中心

【原文】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2)，谓之音。比而乐之(3)，及干戚羽旄(4)。谓之乐。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篇》。《乐记》是中国古代有关音乐和文艺理论的专著，其中讨论了音乐和文艺的起源、效果、作用等重要问题。据传，《乐记》原本有二十三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十一篇。(2)方：道这里指条理次序。(3)比：组合。乐：这里指演奏乐曲。本。(4)干：盾牌。戚：一种斧子。羽：野鸡羽毛。旄：牛尾。这些东西都是跳舞时用的道具。

【译文】

一切音乐的产生，都源于人的内心。人们的内心的活动，是受到外物影响的结果。人心受到外物的影响而激动起来，因而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各种声音相互应和，由此产生变化，由变化产生条理次序，就叫做音。将音组合起来进行演奏和歌唱，配上道具舞蹈，就叫做乐。

【读解】

这一节着重说明音乐（其实也包括其他艺术）的起源，指出了两个重要因素导致艺术的产生：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心灵。

外在事物是最县的诱因。我们今天在理解时，往往把这方面扩大成人们的社会生活。风花雪月、日出月落、花草虫鱼等是外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活动也是外物进行选择。外物通过心灵折射出外物就已经不是它本来的面目了。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说法同西方人的观点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先圣实际上很看心理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它在次序上后于外物，但在重要性上却不逊于外物。西方传统中讲“模仿”，注重的是外物本来的、真实的面目。咱们的传统观点似乎不大强调外物本来的真实性，而在爱心灵的感动，强调将这种感动表达出俩，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感情。因此，音乐这种心灵的艺术，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1)

——音乐表现情感而不是形象

【原文】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2)；其

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3)；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4)；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5)；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噍(jiao)以杀(shai)：急迫短促。(3)啍(chan)以缓：舒展和缓。(4)发：振奋。散：奔放。(5)廉：端正方直。

【译文】

乐是由声音生成的，它产生的本源在于人心受到外物的感动。所以心中产生悲哀的感情，则发出的声音就急促而低沉；心里产生快乐的感情，则发出的声音就振奋而奔放；心里产生愤怒的情感，则发出的声音就粗犷而激越；心里产生崇敬的情感，则发出的声音就庄重而正直；心里产生爱恋的情感，则发出的声音就和顺而温柔。这六种情感并非出自人的天性，而是受到外物的激发才产生。

【读解】

音乐表现情感，不同的音乐是不同情感的表现形式，音乐的动人力量来自它所表现的情感。儒家学者的这一看法，既是质朴的切合实际的，同时也抓住了音乐最主要的特点。

迄今为止不少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音乐是否有形象，是否具有描述性和形象性。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争论，在儒家先哲的看法面前，马上就显出了贫血的苍白。

音乐表达情感，音符在时间过程中按情感的波动起伏而发展。这是一个线形的发展过程。听到音乐后，在音乐的刺激下产生出想象和联想，想象出事物的形貌，则是另一回事。音乐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人长得什么样，一朵花的颜色如何，一个物品是什么样子，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它只表达对事物的一种内心感受或内心状态，它通过情感这个中介，把作者与听者、作品和听者、听者与生活联系了起来。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

礼以道其志(1)

——音乐是治国安邦的工具

【原文】

礼以道其志(2)，乐以和起声(3)，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4)。礼、乐、政，其极一也(5)，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6)。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道：同“导”，诱导。。(3)和其声：意思是说调节人们的情感。(4)奸：邪恶。(5)极：最终目的。(6)出：实现。智到 2：智国平天下的道理。

【译文】

礼仪是用来诱导人心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情感的，政令是用来同意人的行为的，刑罚是用来防止邪恶行为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读解】

这一节将音乐的作用，把它同礼仪、政令、刑罚相并列，可见儒家对音乐的抬举。

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中，儒家何以独独偏爱音乐，并把它抬举到治国安邦的高度？这很可能与周代以来的情形有关。使用音乐的场合，总是在庙堂之中，用于祭祀和礼仪等重大事务之中，很少有纯粹为了怡情悦性的音乐。因此，音乐总是被严肃地对待，被拿来同统治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被抬举的很高。

实际上音乐的作用远远没有这么大。它无法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更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兴亡，仅仅是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而已。儒家对音乐的看重，可以使我们发现他们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十分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和目的，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1)

——音乐可以察知世事人心

【原文】

凡人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2)，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3)，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4)；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文：这里指条理。(3)治世：太平盛世。(4)乖：违背。

【译文】

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在心中激荡，便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组合成条理，就叫做音乐。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这是政治宽和的表现；乱离时代的音乐哀怨而愤怒，这是人民困苦的表现。音乐的道理，与政治是相同的。

【读解】

音乐的确可以表现世事人心的变化，这一点肯定无疑的。反过来，从听音乐当中，可以觉察出世事人心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先秦儒家是站在特定的角度来讨论音乐的，即政治的角度，实用功利的角度。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历史的状况，不把这些观点放到它所产生的“语境”中去考察，只是把从语境中抽出来，当作关于音乐的普遍原理的概括，那么对它们的评价就将走入误区。

实际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并不只能用于官方的庙堂之中。它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可以用于任何场合。在更多的时候，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它的表达方式和感受方式都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具有个性特点的。再进一步说，真正有生命力的，并非充满政治意味、被公式化了的庙堂音乐，而是表达心灵对存在的独特感受的音乐。

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儒家文艺观的局限性，便一目了然的了。

乐者，通伦理者也(1)

——文艺是一种工具

【原文】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2)。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是故审声以指，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道政，而治道备矣(3)。是故知声者，不可与言音。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4)。礼乐皆得，谓只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乐只隆，非极音也(5)。食飧之礼(6)，非致味也(7)。清庙之瑟(8)，朱弦而疏远(9)，一倡而三叹(10)，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12)，大羹不和(13)，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14)，而反人道之正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伦理：事物的条理。(3)治道：治国的方法。(4)几：接近。(5)极：达到顶点。(6)食飧(sixiang)：古代合祭祖先的礼仪。(7)致：达到极点。(8)清庙：宗庙。(9)朱弦：朱红色熟丝作的弦，发音沉浊。疏：疏朗。越：瑟底部的孔。(10)倡：同“唱”。(11)遗：遗弃。(12)尚：崇尚。玄酒：水。上古祭祀时用水。(13)大羹：祭祀时用的肉汁。不和：不调味。(14)平：节制。

【译文】

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乐与事物的伦理相同。所以，只懂得声音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懂得音乐而不懂得乐理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理。

因此。从分辨而懂得音乐，从分辨音乐而懂得乐理，从分辨乐理而懂得政治的道理，这就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不懂得声音的人，不可与他讨论音乐。不懂得音乐的人，不可与他讨论乐理。懂得了乐理，就接近懂得礼仪了。礼仪和乐理都懂，就叫做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得到。

所以音乐的隆盛，并不是好听到极点的音乐。合祭祖先的礼仪，不一定要用味道极其鲜美的祭品。宗庙中弹奏的瑟，用音色沉浊的朱弦和底部有稀疏孔眼的，一个人唱歌，三个人应和，声音没有达到丰富多彩的完美的境界。合祭的礼仪，崇尚玄酒，盘中盛的是生鱼，肉汁也不调味，食物的味道也没有达到完美。所以，先王制礼作乐，目的不是为了尽量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使好恶只情得到节制，从而回归到人生的征途上来。

【读解】

儒家的文艺充满了强烈的理性色彩。它虽然不反对情感的宣泄，但却反对放纵，要求把情感纳入理性的轨道，即使之受到节制，又使之为政治、道德、礼仪服务。

这样一来，像音乐一类的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工具和手段。离开了特定的意义，工具和手段就成了空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供怡情悦性、供精神享受、表达个人情绪的艺术，都将遭禁止和反对。用这样的尺度来要求艺术，实际上是带有反艺术的色彩的。因为唯一被认可的艺术，是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的，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只能表达规定的内容，只能遵循一定的规范。总而言之，种种的认为规范和限定，使艺术被异化成了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木偶。

从这一立场来看，儒家的文艺思想并不像人们宣扬的那么光彩，它那带着浓厚理性和功利气息的鲜明印迹，总让人觉得窒息和压抑，总觉得人的无限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被简单化的强制要求扼杀了。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文艺思想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因为它说到统治者心坎里去了，它不允许有个性化，不允许离经背道，只能像没有生命的器物供人使用。

乐由中出(1)

——以礼约取代兵刑

【原文】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2)，礼自外作故文(3)。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4)，礼至则不在争。揖让而治天下者(5)，礼乐之谓也。

暴民不作，诸侯宾服(6)，兵革不试(7)，五刑不用(8)，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论》。(2)静：安静。这里指潜移默化的影响。(3)文：指礼仪制度。(4)至：通达。(5)揖让：礼让。(6)宾服：服从，归顺。(7)试：使用。(8)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

【译文】

乐由内心产生，礼体现于外表。乐由内心产生所以能够潜移默化；礼体现于外表，所以形成礼仪制度。最好的乐必定平易，最好的礼必定简朴。乐通达内心则民众没有怨恨，礼仪通行则民众没有冲突。以礼治理天下，就是指实行礼乐。

暴民不起来作乱，诸侯都来归顺，不必使用武力，不动用多种刑罚，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动怒，这就表明乐普遍实行了。父子相互亲睦，长幼之间次序明确，四海之内的日恩都相互尊敬，这就表明礼普遍实行了。

【读解】

乐被纳入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中，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一，同“礼”相辅相成。这种政治理想是很独特的：以问代武，以礼乐代兵刑，以感化代专制。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理想，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就是说，以感化、说服、规劝来代替必要的强制措施，在现实当中是难以行的通的，历史上大概很少有过不依靠法律、军队来维持统治的政权。不以强制手段和强力来维护统治当然是好事，而美好的愿望总会受到无情的现实的挑战。

因此，过分夸大“乐”的作用，只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更多的时候，它经常成为统治者用来掩盖专制和暴力的伪装，成为蒙蔽人们的烟幕。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有非常现实、非常功利的一面，同时也有非常理想化、非常不切合实际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时常交织在一起，对历代统治集团和民众百姓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次我们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从而决定我们应当来采取的态度。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1)

——礼乐当随时代而变化

【原文】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2)。乐者，异文合爱者也(3)。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4)，名与功偕(5)。

故钟、鼓、管、磬、羽、箫、干、戚(6)，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7)，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8)，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裘(9)，礼之文也。

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10)。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论》。(2)殊事：规定高低贵贱的差别。合敬：使人们相互警重。(3)异文：用不同艺术形式影响人心。合爱：使人们相互亲近。(4)事：指制礼作乐。并：相合。(5)名：指为礼乐命名。偕：相符。(6)钟、鼓、管、磬：都是古代的乐器。羽、箫(yue)、干、戚：都是古代舞蹈时的道具。(7)屈、伸、俯、仰：指舞蹈的各种姿势。缀：指舞蹈的行列。兆：指舞者活动的区域。舒、疾：指舞蹈节奏的舒缓、疾速。(8)簠、簋、俎、豆：都是古代祭祀或宴饮时盛事物的器皿。制度、文章：指各种礼仪的规定。(9)周还(xuan)：同“周旋”，指回旋的动作。裼(xi)：袒开上衣。裘：掩住上衣。(10)述：传承。

【译文】

礼用来规定人的高低贵贱的差别，使人们相互敬重。乐用不同形式来影响人心，使人们相互亲近。礼和乐的本质相同，因此历代英明的君王都以礼乐相沿袭。他们制礼作乐都依据时代的变化，为礼乐命名都要与建功立业相吻合。

因此，钟、鼓、管、磬、羽、箫、干、戚这些乐器和舞具，都是乐的用具；屈、伸、俯、仰等舞姿，排列聚散和舒缓疾速的动作，都是乐的表现情状。簠、簋、俎、豆等器具和各种规格规定，都是礼的工具；升降、上下、回旋、袒衣掩衣，都是礼的表现形式。

所以，凡是懂得礼乐性质的人就能制礼制乐，不只要懂得礼和乐的表现形式的人则能传承礼乐。制礼制乐的人叫做“圣”，传承礼乐的人叫做“明”和“圣”，就是传承和创制的意

思。

【读解】

要作统治者，起码的条件是要懂得礼和乐，不只要懂得礼和乐的表现形式，而且要懂得礼和乐的基本原理。这个要求同今天要求作干部的人要有大专以上的文凭——即具备相当的知识和文凭水平——相类似。换句话说，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担当相应的职务。

懂得形式是比较容易的事，道听途说、现场观察或耳濡目染都容易懂得，只要不是太笨，似乎的需要特殊的训练。要懂得原理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不光要知道怎样做，还要知道为什么遮掩做。

大概历来能够做到在原理（根本）上懂得人并不多（这要求有相当的修养和悟性）所以才会成称为“圣”，也就是最高层次了。做统治者做到这层次，往往比较开明，不会像只懂得皮毛的人那么机械和顽固，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只要保持基本原则和精神森不变，就可以不拘泥于外在的表现形式。

制度，规则的生命，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会变成僵死的桎梏。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情形的头脑，这大概与他们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频频碰壁有关。

乐者，天地之和也(1)

——以礼乐维护秩序与和谐

【原文】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2)。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论伦无患(3)，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4)。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5)。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6)，越于声音(7)，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论》。(2)暴：越出正道。。(3)论伦无患：意思是和谐而不乱。(4)官：功能。(5)制：指职能。(6)金石：钟、磬一类的东西。(7)越：传播。

【译文】

乐所表现的是天地间的和谐；礼所表现的是天地间的秩序。因为和谐，万物能化育生长；因为秩序，万物能显现出差别。

乐依天道而谐，礼按地理而制。制礼超过分寸会造成混乱，作乐超过分寸会越出正轨。明白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制礼作乐。

和谐而不混乱，是乐内在的精神；让人欣喜欢爱，是乐有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庄重恭顺，是礼的职能。至于运用乐器来表现礼乐，声音使礼乐得到传播，用于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祭祀山川鬼神，统治者与民众都要共同这样做。

【读解】

对于统治者来说，秩序与和谐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前提。没有秩序，就会陷入混乱；没有和谐，人心就会涣散，这样，统治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秩序与和谐的确十分的重要。

礼和乐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支柱，他们反复申说这个道理，总让人迷惑不解。难道他们就没有想到过别的办法？看看历史就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不仅“礼崩乐坏”，也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的法家，便主张用强制的手段（刑罚）来维护统治，与儒家的思想针锋相对。如果儒家学者真的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大概应当知道以礼和乐来维护统治是软弱无力的，远远达不到秩序与和谐的目标。

另一方面，施行礼乐还要适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就更加难了。适度很难有客观

标准，现实情况也千变万化，这就给施行者提出了高难度的课题。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大受欢迎，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1)

——乐是论功行赏的奖品

【原文】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2)，以歌《南风》(3)。夔制乐(4)，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观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5)；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行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施》。(2)五弦之琴：相传为舜制作的乐器，琴有宫、商、角、徵、羽五根弦。(3)南风：远古诗歌的名称。(4)夔(kui)：人名，相传为舜乐官，后世把他尊为乐祖。(5)行缀：歌舞行列中人所处的位置。

【译文】

从前，舜创制了五弦琴，用来伴唱《南方》诗。夔最初创制乐，用来赏赐给诸侯。因此，天子创制乐的目的，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德行盛大，尊崇教化，五谷按时成熟，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所以，诸侯治理民众不好，使他们劳苦，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诸侯治理民众好，使他们安闲，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因此，观察舞蹈行列，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听到赏赐的谥号，就会知道诸侯生前的行为。

【读解】

原来，乐还可以作为“奖品”来赏赐诸侯的功绩！论功行赏，以区别功绩大小，远近亲疏。乐的这一功能，体现了它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一种工具。

如今我们是“欣赏”音乐，把这种活动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几乎与政治统治没有多大关系，更与“奖品”无缘，反倒是好的音乐会得到奖赏，也有一些“音乐人”靠了演出音乐之类发家致富的。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音乐的功能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言说。不过，那时的音乐与如今的音乐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了解那时的情形，是不是也会让我们“发思古之幽情”呢？

天地之道(1)

——教化如同春风化雨

【原文】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2)，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3)，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也(4)。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施》。(2)疾：指灾祸。(3)事：指制度。(4)象：吻合，符合。

【译文】

依照天地运行的规律，天气的冷热不按时交替，就会发生灾祸；风雨不调和就会出现饥荒。教化对于民众就像风雨的变化一样，不及时施教就会危害社会。制度对于民众就像风雨的调和一样，没有节度就难见功效。因此，从前的君王创制乐，是当作治理民众的一种方法，恰当地适用，就会使民众的行为与道德相吻合。

【读解】

统治者运用乐来教化百姓大众，就像给庄稼施肥；施肥不及时，庄稼就会因缺乏营养长不好。那么谁来为统治者“施肥”呢？恐怕谁都不敢，这样做就叫“犯上做乱”。

这套理论真是妙不可言。它事先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加以定位：有人是“农夫”，有人是“庄稼”；有人是栽培者，有人是被栽培的禾苗。得到了“农夫”的关照，是福气，还得对“农夫”感恩戴德，感谢阳光雨露的普照沐浴。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1)

——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

【原文】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2)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民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施》。②乐：喜爱，爱好。③著：设立，建立。

【译文】

乐是圣人喜欢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深刻地感动人心，使民风习俗改变。因此，从前的君王设立了专门机构来实施乐教。

【读解】

圣人们喜欢音乐，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百姓们喜欢音乐，大都是因为通过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打动人心。这两种喜欢有着内在质的差别。

撇开这些不说，音乐确能净化人的心灵，将人的精神提升到高尚的境界。无论是抒发自己的情感，还是表达复杂微妙的内心体验，都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平民百姓在演奏或倾听音乐时，恐怕难以产生治国安邦一类的念头。他们所看重的，应是音乐同生活的联系。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1)

——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

【原文】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2)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民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施》。②乐：喜爱，爱好。③著：设立，建立。

【译文】

乐是圣人喜欢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深刻地感动人心，使民风习俗改变。因此，从前的君王设立了专门机构来实施乐教。

【读解】

圣人们喜欢音乐，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百姓们喜欢音乐，大都是因为通过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打动人心。这两种喜欢有着内在质的差别。

撇开这些不说，音乐确能净化人的心灵，将人的精神提升到高尚的境界。无论是抒发自己的情感，还是表达复杂微妙的内心体验，都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平民百姓在演奏或倾听音乐时，恐怕难以产生治国安邦一类的念头。他们所看重的，应是音乐同生活的联系。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1)

——音乐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原文】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2)，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③。

是故志微、眇杀之音作(4)，而民思忧；啍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5)，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6)，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7)，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8)，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9)，而民淫乱。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言》。②血气：指性格、气质。知：同“智”。③心术：指喜怒哀乐等情感。(4)眇杀(jiao shai)：急促。⑤啍(shan)谐：和谐。慢易：缓慢轻松。繁文：文采华美。简节：节奏宽简。

【译文】

虽然人人都有性格、气质、心智这些本性，但哀、乐、喜、怒等情感变化并没有规律。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然后才表现为一定的情感。

因此，细微、急速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忧虑；和谐舒展、轻松和缓、音色华美、节奏宽简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心安详乐观；粗犷激越、豪迈奔放、昂扬振奋、宏大愤激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人们的刚毅之情；清明正直、刚正有力、庄重真诚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肃然之情；宽畅从容、圆润洪亮、流利活泼、平和顺畅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慈爱之情；放荡、散乱、轻佻、淫秽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淫乱之情。

【读解】

音乐既然是表现情感的，那么就能从音乐的音色、节奏、调性、旋律的变化中，体察到人们的内心情感的变化。这里所列举的几类情绪以及表达它们的音乐特点，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人们内心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离开了生活，情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喜怒哀乐，一定有其产生的基础。白毛女、杨白劳对黄世仁的恨，是由他们之间的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关系产生的。大观园中的焦大不可能爱上林妹妹，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成长的背景完全不同，两人不在同一生活层面上。

从音乐当中的确可以体察到世事人心人情的变化，了解到民心民意，从而为统治者的决策提供依据。但是，一定要说音乐能救过救民，将百姓大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便近乎于天方夜谭。

土敝则草木不长(1)

——淫乐如洪水猛兽

【原文】

土敝则草木不长(2)，水烦则鱼鳖不大(3)，气衰则生物不遂(4)，世乱则礼慝而乐淫(5)。是故其声衰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6)。广则容奸(7)，狄则思欲(8)。感条畅之气(9)，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言》。②土敝：土地贫瘠。(3)烦：动荡不宁。(4)遂：生长。(5)慝(te)：败坏。淫：放纵无度。(6)流湎：沉溺。忘本：丧失法度。(7)广：指节奏缓慢。(8)狄：指节奏急促。(9)条畅：同“涤荡”。逆乱。

【译文】

土地贫瘠，草木就不能生长；水动不宁，鱼鳖就长不大；元气衰竭，万物就不能生长；

世道昆乱，礼就衰败，乐就淫佚。所以，乐的声音悲哀却不庄重，喜悦却不安详，散漫而不合节拍，放纵而丧失法度。缓慢的节奏中包藏着邪恶，急促的节奏则刺激欲念。感受乱逆的气息，灭除平和的德性，因此君子轻贱这样的音乐。

【读解】

淫佚的音乐，如洪水猛兽，所到之处，会败坏社会风气和污染人们心灵。从这种观念出发、自然会极力强调文艺对社会风气和人们心灵的正面影响，强调文艺对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

即使是在今天来看，这一观念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文艺虽然不能救国数民于水火之中，但它确能对社会风气和人们心灵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唱什么，听什么，可以反映出其心态、理想和追求。比如，倘若士体人民都在吟唱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哥啊妹呀，鸳鸯蝴蝶满街跑满天飞，这样的社会多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统治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或多或少要对社会的全体成员发生影响。对于淫饮邪恶的东西，虽然严禁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必要时必须以某种措施加以严禁、最要紧的是营造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风气可能自然产生，也可以人为引导和营造，放任自流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德者，性之端也(1)

——不可尽信“乐为心声”

【原文】

德者，性之端也(2)；乐者，德之华也(3)；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4)。足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5)。唯乐不可以为伪。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象》。(2)端：正。(3)华：光华。(4)气：同“器”。(5)英华：光华。这里指美好的神采。

【译文】

德是人性之正，乐是德之光华，金、石、丝、竹是乐的工具诗抒发内心志意，歌吟唱心中声音，舞表演内心姿态、侍、歌、舞都源本于内心，然后用乐器来伴随。所以，情感深厚就会文彩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和顺的情感聚积在心中，就会有美好的神采表现在外表。只有乐才不可能伪装出来。

【读解】

表现在表面上的东西，有可能是内在根源的真买反映，也有可能是虚假的掩饰。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现象。比如言语，完全可以不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可以花言巧语，言东指西言不由衷，故作姿态，也可以沉默不语，言行不一，所以古人说“言为心声”，这话是不可尽信的。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自己多一个心眼儿，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音乐与内心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音乐就是内心的镜子内心的回音壁。音乐所表达出来的喜怒哀乐不大可能伪装出来。

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同言语一样，也有不表达内心的时候呢？其实“为赋新曲强作愁”的情形也确有发生。在所谓的“流行音乐”中太多了。明明活得有滋有味。偏要做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愁容；明明是昨日黄花的丰老徐娘，偏要做出天真少女模样；明明是拼命追名逐利之徒，偏偏要贴上满不在乎的潇洒标签。所以，现在听乐，也得多个心眼儿。

钟声铿，铿以立号①

——君子听音与众不同

【原文】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3)，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4)，磬以立辨(5)，辨以致死(6)。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7)。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8)，滥以立会(9)，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萧、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10)。鼓鼙之声讙(11)，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磬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12)，彼亦有所合之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魏文侯》。②铿(keng)：钟的声响。③横：指气势充沛。(4)磬：同“径”(keng)，击石的声音。(5)辨：指节义分明。(6)致死：献身。(7)封疆：边疆。(8)滥：聚合。(9)会：汇集。(10)畜聚：聚集。(11)鼙(pi)：小鼓。讙(huan)：喧闹。(12)铿锵：这里指乐器的声音。

【译文】

钟声响起声铿铿，铿铿声可以表示号令，对令产可以使人气势勃发，气势可以激起勇气。君子听到钟声，会想起武将。石磬响起声硜硜，硜硜声可以表示节义分明，节义分明可以使入献身君子听到琴瑟声音，会想起为保卫疆土献身的臣下。丝弦声响起声悲哀，悲哀之声可以使人正直，正直可以使人充满志气。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会想起有志气的巨下。竹管乐可以发出多种声音多种声音可以表示聚合，聚合则能使众人集聚、君子听到竽、笙、萧、管的声音，会想起能集聚民众的下臣。鼓鼙声响起很喧腾，喧鼙的声音年可以使人激动，激动可以促使民众前进。君子听到鼓钦的；

会想起统率民众的臣下。君子听音乐，不止是听音乐的铿锵之声，而是要从其中生发出联想和共鸣。

【读解】

看来君子大人和小民百姓听音乐也会有所不同。小民百姓心里想着的是油盐柴米，听音乐就是听个高兴，听到什么就是什么，乐声停止也就停止了。君子大人就不同了，他们心里装着国家大事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时时刻刻想着做一个高尚的人，所以听到音乐就会与统治、政治、道德联系起来，从中体会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这个说法不错，听音乐的确需要有修养，有训练有素的耳朵和大脑。君子大人们和小民百姓的差别，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君子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而百姓却没有。所以，对君子有意义的音乐，对百姓却显示不出意义来。

再有一层，能从音乐中听出什么来，还取决于听者的生活经历、阅历和所思所想。君子们同百姓相比，可以读书识理，可以周游列国，可以出入朝廷，经历、阅历和所思所想自然比小民百姓丰富得多，从音乐中听出的东西也要多得多。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音乐欣赏，同样也适用于其它艺术的欣赏。欣赏者是站在自己的专业修养水平和生活阅历的起点上来进行欣赏活动的，而且要受这个起点的局限，使欣赏带上个人色彩。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①

——君子以礼乐安身立命

【原文】

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②。致乐以治心③，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由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失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吝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⑤。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⑥，无难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化》。②斯须：片刻，须臾。③致：详审。④子：同“慈”，慈爱、谅：诚信。⑤易慢：轻优怠慢。⑥错：同“措”。

【译文】

君子说：礼乐片刻都不能离开身心。详细审视乐的作用以加强内心修养，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具有平易、正直、慈爱和诚信之心，就会感到快乐，快乐就会安宁，天虽然安宁就能持久，持久则能成自然，自然就可达到神的境界。天亘然不言不语，却可使人相信；神虽然不怒不愠，却让人感到威严。详细审视乐的作用是为了加强内心修养。详细审视礼的作用是为了端正仪表举止，使人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有威严。如果心中有片刻不平和与不快乐，那么卑鄙奸诈的念头就会进入；如果外表有片刻不庄重与不恭敬，那么轻佻怠慢的念头就会进入。

所以，乐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是端正人的外表的。乐使人极其平和，礼使人极其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这样的气色表情就不会同他争斗，看到这样的仪表举止就不会产生轻佻怠慢的念头。因此，德性的光辉萌动于内心，人们就不会不顺从；行为的准则表现在外，人们也不会不顺从。所以说，详审礼和乐的道理，再把它们付诸行动，天下就没有难事了。

【读解】

君子在一般人面前，应当起到表率作用，这样才会使人信用也就是说，他做人要做得堂堂正正，从内心到外表都光明磊落，有所规范，并且一致，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做到这样，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样的君子越多越好，越多国家就越有希望。这样的君子也叫“正人君子”：心底端正，从不产生邪念恶念，时刻想到自己的使命，富有献身精神，仪表举止端正，从不会衣冠不振邈里邈遑，举手投足表情动作都有规范，言必行，行必果，从不搞阴谋诡计。传说中的“君子国”便是一个礼仪之邦，其中个个是正人君子大家都风度翩翩，礼让谦和，从不争吵。成语P也有一些说法，比如“君子一言”，是说君子讲信用，说了话要算数，决不反悔。还有‘君子之交’，是说君子们的交往绝不俗气地言利言油盐柴米之类，而是以道义为交往的纽带，所以其淡如水。

与“正人君子”相反的是“伪君子”。外表衣冠楚楚龙人使人样，C里却怀着鬼胎，不讲信用，阴一套阳一套，尤其是肚子里装着坏水，人格卑下，没有德行，只要为了权、钱、名、欲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伪君子在实质上是小人，只是在外表上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

做正人君子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片刻都不能离开礼和乐。换句话说，礼和乐是正人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礼用以端正外表，乐用以端正内心。前者自不必说，而说乐可以正心，这得要有高度的自觉性。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但这只对知音者才有效，要知音，光靠音乐恐怕还不够，还得要有其它的修养和陶冶。所以乐可以正心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夫乐者乐也①

——中正和谐是乐的准则

【原文】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2)，人之道也(3)。声音动静，性术之变(4)，尽于此类。故人不耐无乐(5)，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不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6)，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7)，不使

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8)，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9)，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10)，比物以饰节(11)，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余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12)，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13)，要其节奏(14)，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15)。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16)，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化》。(2)动静：动作，这甲指舞蹈(3)道：指情理。(4)性术：内在的思想情感。(5)耐：同“能”。(6)息：泯灭(7)瘠：少，简单。廉：细小。肉：洪亮。(8)族、长、乡、里：古代行政区划单位。族为百家，长为二百五十家，乡为一万二千五百家，里为二十五家。(9)闺门：家门。(10)审：确定。一：指五音的起点宫音。(11)物：这里指乐器。(12)诎(qū)：同“屈”。(13)缀兆：舞蹈的行列和活动区域。(14)要(yào)：配合。(15)齐：协调统一。(16)中和：不偏不倚。和谐适度。

【译文】

乐的意思是欢乐，是人的性情之中不可缺少的。欢乐必然要借声音来表达，借动作来表现，这是人之常情。声音和动作表现人们内心思想情感的变化，全部表现无遗。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欢乐不能不表现出来，表现得不合规范，就不能不混乱。先前的君王憎恶邪乱，所以创制了《雅》和《颂》的乐歌来加以引导。使乐歌足以令人快乐而不放纵，使乐歌的文辞足以明晰而不隐晦，使乐歌的曲折、平直、繁杂、简洁、细微、洪亮和节奏足以激发人们的向善之心，不让放纵邪恶的念头来影响人心。这就是前代君主作乐的宗旨。

因此，在宗庙里演奏先王之乐，君臣上下一同聆听、没有谁不附和恭敬；在族长乡里演奏音乐、年长的和年幼的人一同聆听，没有谁不和谐顺从；在家门之内演奏首乐，父子兄弟一同聆听、没有谁不和睦亲近。所以，作乐要先确定基调宫音以协调众音，用各种乐器演奏以表现节奏，节奏和谐而形成整个乐章，用它来协调君臣父子的关系，使民众相亲相随。这就是前代君王作乐的宗旨。

所以，听到《雅》、《颂》的乐歌，会使人心胸开阔；拿着盾戚等舞具，学习俯、仰、屈、伸等舞蹈动作，会使人仪态变得庄重；按一定的行列和区域行动，配合着音乐的节奏。行列就会整齐了，进退也协调统一。所以，乐表现了天地间的协同一致，是中正和谐的纲纪，是人的性情必不可少的。

【读解】

“中和”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要求在事物的各个方、各个向度中采取中间态度，不要走极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这样，就能趋于和谐适度。比如音乐，它可以表达内心情感，但是又不能放纵的发泄，要有所节制，合乎规范，才可以起到调节内心情感的作用。

音乐舞蹈等艺术也好，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好，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也好，在儒家看来都依循着“和谐”的规则。事物得以成立、运动、变化的根本，是矛盾对立的各个方面消除对立，走向统一。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人们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他们又都向善，

各自安于各自的地位，尽到自己的职责，天下就太平了。音乐由各种声音组成，而其中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基调，不能各唱各的音，各奏各的调，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对秩序的强调是“中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秩序便会混乱一团。首先是各个成分有固定的位置，然后有一个主导因素将各部分贯穿在一起，使各个部分服从主导因素。在一个国家中，国君是主导因素，臣民在国君领导下各司其职。在一部音乐中，基调是主导因素，各种表现手段都要服从基调。

秩序是人为的，甚至有时是强制性的，这与老庄所主张的自然无为相对立。自然无为主张自然而然，自自然然，反对人为地设置等级、界线、规则、制度等等，合乎自然便是合乎天地宇宙之道，是最高和谐。

很难说主张秩序与追求自然有什么是非之别，这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社会和人生理想。也许，这两者的中和还是一种理想境界呢既有人为的秩序，又追求自然的旨趣；既强调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无为而治；既遵守礼仪制度，又不完全受它约束。二者之间真可以进行对话。

07 《周易》

周易

目录

《周易》简介

上经

乾（卦一）	——吉人自有天象
坤（卦二）	——贴近大地的胸怀
屯（卦三）	—— 人间路难行
蒙（卦四）	——诚信得神佑
需（卦五）	——出行的苦与乐
讼（卦六）	——纷争不可避免
师（卦七）	——战争是王者之事
比（卦八）	——团结的学问
小畜（卦九）	——远古传来的劳动号子
履（卦十）	—— 君子坦荡荡
荡 泰（卦十一）	——运动变化的辩证法
否（卦十二）	—— 提防物极必反的忧患意识
同人（卦十三）	—— 古战场的刀光剑影
大有（卦十四）	—— 民以食为天
谦（卦十五）	—— 内圣外王的境界
豫（卦十六）	——三思而后行
随（卦十七）	—— 贩奴历史的真实记录
蛊（卦十八）	—— 子承父业的教诲
临（卦十九）	—— 统治者的治人之道

观（卦二十）——体察各方情况的统治术
噬嗑（卦二十一）——吃喝享乐与受刑挨罚
贲（卦二十二）——对偶婚的风俗画
——对偶婚的风俗画 剥（卦二十三）——不止是小人才忧戚
复（卦二十四）——行旅过程的体验
无妄（卦二十五）——“思无邪”的做人准则
大畜（卦二十六）——种田放牧的诱惑
颐（卦二十七）——不劳动者不得食
大过（卦二十八）——凡事不要过头
坎（卦二十九）——布满陷阶的荆棘路
离（卦三十）——突如其来的战祸

下经

咸（卦三十一）——梦境中的吉凶征兆
恒（卦三十二）——愿好日子恒久如常
遯（卦三十三）——归隐山林的诱惑
大壮（卦三十四）——驯养牲畜写真
晋（卦三十五）——敲响进攻敌人的战鼓
明夷（卦三十六）——艰难之时思归隐
家人（卦三十七）——幸福的和不幸的家庭
睽（卦三十八）——平实的旅行日记
蹇（卦三十九）——艰难困苦结硕果
解（卦四十）——逢凶化吉的商旅经历
损（卦四十一）——保持恰到好处的“度”
益（卦四十二）——力挽狂衰的口号
夬（卦四十三）——防患于未然意识
姤（卦四十四）——梦中相亲出行
萃（卦四十五）——没有人的祭祀活动
升（卦四十六）——昌盛之道在不断发展
困（卦四十七）——严刑酷罚的展示
井（卦四十八）——水是生命之源
革（卦四十九）——变更是万物运行的法则
鼎（卦五十）——鼎倾覆损坏的启示
震（卦五十一）——雷电滚滚惊天动地
艮（卦五十二）——养身之道一张一弛
渐（卦五十三）——鸿雁传来幸福家庭的消息
归妹（卦五十四）——姊妹共夫的婚俗
丰（卦五十五）——经商漂泊的遭际
旅（卦五十六）——赚钱赚不来幸福
巽（卦五十七）——人与神之间的使者
兑（卦五十八）——邦交以和为贵
涣（卦五十九）——洪水并不可怕
节（卦六十）——倡导节约和守礼节
中孚（卦六十一）——久已远去的仪式

小过（卦六十二）——开明通达的批评观
既济（卦六十三）——谁能说不济是祸
未济（卦六十四）——谁能说既济是福

系 辞

万物自天地始分

君子是上天的宠儿

《周易》能告诉我们什么

孔子对《周易》的个案分析

言与意的矛盾

周易简介

《周易》包括两个部分：《易经》与《易传》。

《易经》是西周时代的一本占卜书，内容包括有八卦（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卦辞和爻辞。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

《易传》是战国时代的儒者对《易经》的解释，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易传》的思想有一套独特的世界观，蕴含深刻的哲学意义，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乾（卦一）——吉人自有天象

【原文】

（乾下乾上）乾(1)：元亨，利贞(2)。

初九(3)：潜龙勿用(4)。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5)。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6)，夕惕若厉，无咎(7)。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8)。

九五：飞龙(9)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10)。

用九(11)：见群龙无首(12)，吉。

【注释】

(1)乾是本卦标题。乾指北斗星，用来代表天。本卦的内容主要与天有关 (2)元亨、利贞是两个表示吉祥的贞兆辞，表明是两个吉占。元亨的意思 约等于大吉。利贞的意思是吉利的贞卜。(3)初九是本卦第一爻名称，以下“九二”、“九三”等也是。“九”代表阳性“——”，“六”代表阴性“——”。一个卦画由六爻组成，从下向上排列，依次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如“六三”、“上六”、“九二”、“上九”等。它们都是表示爻的阴阳性和排列顺序的名称。(4)潜龙指秋分时的龙星。性和排列顺序的名称。(4)潜龙指秋分时的龙星。勿用：不利。(5)见(xian):出现。龙:龙星。田:天田。大人：指王公贵族。(6)君子:指有才德的贵族。乾乾：勤勉努力。(7)夕:夜晚。惕：敬惧。厉：危险。咎：过失，灾难、(8)或:有人，指贵族。跃在渊:跳进深潭。(9)飞龙：龙星。(10)亢：龙升腾到极高处的龙星。有悔：不吉利的占筮。(11)用九：乾卦特有的爻名。《易经》的乾卦和坤卦都多一爻（坤卦为‘用六’），专门表示这两卦是全阳、全阴。“用九”表示乾卦的全阳爻将尽变为全阴爻。(12)群龙:等于说卷龙。龙卷曲起来就见不到头。

【译文】

乾卦：大吉大利，吉祥的占卜。

初九：龙星秋分时潜隐不见，不吉利。

九二：龙星出现在天田星旁，对王公贵族有利。

九三：有才德的君子整天勤勉努力，夜里也要提防危险，但最终不会有灾难。

九四：有些大人君子跳进深潭自杀，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失。

九五：龙星春分时出现在天上，对王公贵族有利。

上九：龙星上升到极高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征兆。

用九：卷曲的龙见不到头，是吉利的兆头。

【读解】

把天上的星象同人间世事的吉凶联系起来，对此作出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解释，并且进一步把天象看作神的意志的体现，对天顶礼膜拜，这是中国古人的思维习惯。那时没有天文望远镜，没有相关的科学知识（在西方，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到16、17世纪才有较大发展），按古人的思维习惯，绝不可能把顶礼膜拜的对象当作认识、研究和探索的对象。在今天看来简单明了的自然现象，对古人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神的意志通过自然现象表现出来，便成为对人的行为举止的启示。大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超出人们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事物，都可以按这种“天人感应”的思路来解释。这样一来，人们的行为举止就有了依据。掌握着财富、权力、知识的王公贵族需要这样，普通的平民百姓也需要这样。

天文望远镜早把自然奥秘和神的实质看透了，但人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某种精神支撑，却是天文望远镜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再像古人那样信奉“天人感应”的教条，也不信上天只对“大人”、“君子”显灵。然而，好人得好报，上天保佑善良的好人们，恐怕是许许多多善良的普通人宁可坚信的理想吧！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吉人自有天象”，不也很好吗？

坤（卦二） 一贴近大地的胸怀

【原文】

（坤下坤上）坤(1)：元亨。利牝马(2)之贞。君子有攸(3)往，先迷，后得主(4)。利西南，得朋(5)；东北，丧朋。安贞吉(6)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7)；不习(8)，无不利。 六三：含章(9)，可贞(10)。或从王事(11)，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12)，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13)，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14)。 用六(15)：利永贞。

【注释】

①坤是本卦标题。坤的卦象是六个阴爻，用来表示大地以及阴柔的事物。本卦的内容与人在地上的生活有关。②牝(pìn)马：母马。③攸(yōu)：所。④主：主人，这里指接待旅客的房东。⑤朋：朋贝，周代的货币。十枚贝壳串在一起就是朋。⑥安贞吉：占问定居而得到吉利的预兆。⑦直，方，大：指地貌平直、方正、辽阔。⑧习：熟悉。⑨含章：指周武王伐纣，战胜商纣王。⑩可贞：称心如意的占卜。⑪王事：大事，指战争。战争和祭祀在古代都是最重要的事。⑫括：收束，扎紧。囊：布口袋。⑬黄裳：黄色的裙或裤。这是尊贵吉祥的标志。⑭玄黄：血流的样子，是说血流得很多。⑮用六：坤卦特有的爻名。“用六”表示坤卦的全阴爻将尽变为全阳爻。

【译文】

坤卦：大吉大利。占问母马得到了吉利的征兆。君子贵族外出旅行经商，开始时迷了路，后来遇上招待客人的房东。往西南方向走有利，可以获得财物；往东北方向走会丧失财物。占问定居，得到吉利的预兆。 初六：脚下踩到了薄霜，结成坚实冰层的时令就快要到

了。六二：大地的形貌平直、方正、辽阔；虽然去到不熟悉的陌生地方，也不会有什么问題。六三：周武王战胜殷商，是很好的占卜。有人参与战争，虽然没有战绩，但结局却很好。六四：把收成装进口袋捆好，收成不好不坏。六五：黄色裙裤是大吉大利的象征。上六：龙在旷野上争斗，血流遍地。用六：这是永久吉利的最好征兆。

【读解】

大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它虽然没有上天那么高高在上、神圣而神秘，却让人感到实在、亲切。“坤”卦几乎涉及到了人们在大地上所从事的衣、食、住、行等全部重要活动，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古人凭直感体验到的贴近大地胸膛的那种亲切而深情的眷恋，因而从大地占得的征兆都是吉祥顺意的。这样一种认识和观念，简直可以说是一首大地母亲的颂歌。

人类由远古的采集、狩猎的生存方式，过渡到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从事农牧商业的生存方式，是从漂泊、冒险、为生存而挣扎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巨大飞跃。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人类对大地无尽的亲情。西方传说中的巨人，只有紧贴大地才会获得无穷的力量。可见，对大地的亲情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

上有神圣幽远的苍天可以崇仰，下有广袤坚实的大地可以依靠，于是，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便有了寄居之所，寻到了永恒的家園。世事的推移，人间的沧桑，在永恒的天与地之间，像一条涌动着河流，昼夜不舍地向前奔腾。生命的律动，就在天、地、人的交融感应中显现出来。

屯（卦三） 一人间路难行

【原文】

（震下坎上）屯(1)：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磐桓(2)。利居贞(3)。利建侯。六二：屯如遭通如(4)，乘马班如(5)。匪寇(6)，婚媾。女子贞不字(7)，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8)，惟人于林中(9)。君子几(10)，不如舍。往，吝(11)。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12)。小贞吉，大贞凶；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13)。

【注释】

①屯(zhun)是本卦标题。屯的意思是困难，卦象是表示雨的“坎”和表示雷的“震”相叠加。本卦的内容是讲各种困难的事情。②磐(pan)桓(huan)：徘徊难行。③利居贞：占问安居，得到吉兆。④屯如遭(zhan)如：想前进又不前进的样子。⑤班如：回旋不前进的样子。⑥匪寇：不是强盗。⑦字：怀孕。⑧即：接近。这里指追逐。鹿：麋鹿。虞：掌管山林的官，这里指熟悉山林的人。⑨惟：思考，想。⑩几：当机智的“机”用。⑪吝：很艰难。⑫屯：当囤积的“囤”用；膏：肥肉。⑬涟如：水波荡漾的样子，这里形容血泪不断地流淌。

【译文】

屯卦：大吉大利，吉祥的占卜。出门不利。有利于建国封侯。初九：徘徊难行。占问安居而得到吉利的征兆。有利于建国封侯。六二：想前进又难于前进，乘着马车在原地回旋。这不是强盗前来抢劫，而是来求婚。占卜的结果是这个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生育。六三：追捕康鹿时没有熟悉山林的人当向导，正在想进入密林中去。君子很机智，认为不如放弃追捕。进入密林很艰难。六四：乘着马车在原地回旋，因为是去求婚。前进的结果吉利，没有什么不利。九五：把肥肉囤积起来。占问小事吉利，占问大事凶险。上六：乘着马车在原地回旋，悲痛得血泪流淌不断。

【读解】

屯卦用诗一般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人世间生存的艰难情景：外出路难行，求婚受挫，追猎受阻，踌躇徘徊和悲痛欲绝的心境。天地神灵固然可以成为精神上的支撑和鼓舞，而摆脱困境的难题，却必须由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解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训，让我们在感到无可奈何的同时，也分明听见了人们不甘于向困难和命运低头的心声。成功和胜利的机会，一半掌握在人 的手中，另一半掌握在非人力所及的神灵手中。大胆前行，勇敢 追求，在不断耕耘的过程中去收获。人类就是这样在与天、地、人 不断地斗争中一步一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的。那企图深入密林的追 鹿人，那再次前去求婚的有情人，实在体现了一种英雄气概——不屈不挠地追求。这种精神，也让我们联想到了西方神话传说中 不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区别在于：一个是真实生活的情景，一个是想象出来的神话。

蒙（卦四）——诚信得神佑

【原文】

（坎下艮上）蒙(1)：亨。匪我求童蒙(2)，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3)。利贞。初六：发蒙，利用刑人(4)，用说桎梏(5)。以往(6)，吝。九二：包蒙(7)，吉。纳妇(8)，吉。子克家(9)。六三：勿用取女(10)，见金夫(11)，不有躬(12)。无攸利。六四：困蒙(13)。吝。六五：童蒙(14)。吉。上九：击蒙(15)。不利为寇(16)，利御寇。

【注释】

(1)蒙是本卦标题。蒙的意思是高地上草木丛生。由于“蒙”字在本卦中多次出现，所以用它来作标题。全卦内容主要讲开荒垦植，也涉及到了家庭 婚事等。(2)我：占筮的人。童蒙：蒙昧愚蠢的人，指求筮的人。(3)渎：不恭敬，这里指亵渎占筮。(4)发蒙：垦荒时割草伐木。刑人：受过 刑的人，指奴隶。(5)说：等于“脱”。(6)以：等于“如”，如果。(7)包蒙：捆扎割下的荒草。(8)纳妇：迎娶妻子。(9)克家：建立家 庭。(10)取女：抢夺女子成婚。(11)金夫：武夫，拿着武器的男人。(12)不有躬：丧失生命。(13)困蒙：捆扎荒草。(14)童蒙：童用作“撞 击”的撞。童蒙的意思是砍伐树木。(15)击蒙：砍伐树木。(16)寇：强 盗，侵略者。

【译文】

蒙卦：亨通。不是我请教蒙昧愚蠢的人，而是蒙昧愚蠢的人 请教我。把第一次占筮的结果告诉了他，他却不恭敬地再三占筮；对不恭敬的占筮，神灵不会告知。吉祥的占卜。初六：最好利用有罪的奴隶去伐木开荒，因此解开他们身上 的枷锁。如果外出，不吉利。九二：捆扎割下的荒草，吉利。正式礼聘迎娶妻子，吉利。男 女一起建立家庭。六三：不要抢夺女子成婚，碰上拿着武器的人，会丧失性命。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六四：捆扎荒草。有危险。六五：砍伐树木。吉利。上九：割草伐木。充当强盗不利，抵御强盗有利。

【读解】

向神灵请教，要诚心诚意；割草伐木开荒，要脚踏实地；诚 心娶妻成家，要以礼相待。一个“诚”字，道出了为人处世、建 功立业的秘诀。诚心真心可以感天动地惊鬼神，所以古人在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时，不仅有无数真实的体验作铺垫，而且也包含着对人的能力的自信。相待以诚，大概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之初最朴实的道德伦理准则。为了使人们确信这一准则的权威性，便构想出了神灵也 偏爱诚信的依据。有了这种说法，多少使人们在心理上有了戒惧，行为有了规范。不过，越轨者在任何时代都有。远古没有严密、带 强制性的法律，越轨者试图不劳而获，凭借暴力（肉体的和武器 的）手段强夺。这一来，就给本来就在为生存艰难奋斗的古人平 添了防盗御寇这一重任，在与天斗的同时，还得与人斗，以至有 了战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铭记上天神灵偏爱诚买守信的人们，肯 定有助于我们在生命历

程中的过渡。

需（卦五）——出行的苦与乐

【原文】

（乾下坎上）需(1)：有孚(2)。光亨(3)，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4)于郊，利用恒(5)。无咎。 九二：需于沙(6)，小有言(7)，终吉。 九三：需于泥(8)，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9)，出自穴(10)。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11)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注释】

①需是本卦标题。需的本义是天上下雨，卦象是表示天的“乾”和表示云的“坎”相叠加。本卦因“需”字多次出现，使用它作标题。全卦内容主要是出行和客居。(2)孚：本义是俘虏，也指获利。(3)光亨：意思是 大亨，元亨。(4)需：爻辞中“需”的意思是等待，停留。(5)用：以，于。恒：常，长久。(6)沙：沙地，难走的地。(7)言：当作想用，意思是过错。(8)泥：泥泞的地方。(9)血：血污的地方。(10)穴：古时的住所，依地势挖建而成，下半是在地下挖出的小土穴，上半是在地面搭建的屋顶。(11)速：请，招。不速：没有邀请。

【译文】

需卦：捉到俘虏。大吉大利，吉祥的占卜。有利于渡过大江 大河。 初九：在郊野停留等待，这样长久下去是吉利的，没有危险。 九二：在沙地停留等待，出了一点小过错，最后结果是吉利的。 九三：在泥泞中停留等待，引来了强盗抢劫。 六四：陷入到血污之中，从地穴住处里逃脱出来。 九五：在酒席上留连等待，征兆吉利。 上六：进入地穴住处，来了三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主人殷勤地接待他们，结果吉利。

【读解】

古人出行客居，自然与今人游山玩水、消闲遣闷、联络友情 不同。他们没有那么多闲逸轻松的时光，日常时光和精力大多被 生产、生活中谋生的活动占据了，出行客居总同某一具体的实用 目的有关，主要是经商贸易或征战、求婚等。因而，自然山川风光的绮丽，季候物象变幻与内在心境的共鸣，似乎被视而不见。在 道路阻隔、交通工具简陋的情况下，首先让人关心’的是顺利与否，出行前就必定要叩问神灵。出行中有泥泞坎坷风雨霜雪等天然险 阻，有强盗出没洗钱害命等人祸，当然也有路途坦荡、酒足饭饱 睡香的愉悦畅快。透过这幅吉凶交织、苦乐掺杂的出行客居图，我 们在驰骋的想象中完全可以领悟到：这是漫漫人生旅途的缩影。

讼（卦六）——纷争不可避免

【原文】

（坎下乾上）讼(1)：有孚，窒惕(2)，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 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3)，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4)，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5)。无眚(6)。 六三：食旧德(7)。贞厉(8)，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9)。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鞶带(10)，终朝三褫之(11)。

【注释】

①讼是本卦标题。讼的意思是争斗。本卦的内容主要讲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斗争。②窒：用作“侄”，意思是戒惧。窒惕：戒惧警惕。③永：长久。不永所事：做事不能坚持长久。④克：胜利，成功。⑤通（bu）：逃亡。邑人：采邑中的人，实际上是奴隶。(6)眚

(sheng): 灾 祸，过错。(7)旧德：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8)厉：艰险。(9)复：返回。即：服从。命渝：命谕，指判决。(10)锡：赐。鞶(pan) 带：皮革做成的大腰带，供身居要职的贵族佩带，这里借指官位。(11)终朝：一整天。褫(chi)：剥夺。

【译文】

讼卦：抓获了俘虏，但要戒惧警惕。事情的过程吉利，结果 凶险。对王公贵族有利，对涉水渡河不利。初六：做事不能坚持长久，出了小过错，而结果吉利。 九二：争讼失败，回到采邑，。邑中奴隶逃跑了几百户。没有 灾祸。 六三：靠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过活。占卜的征兆险恶， 结果吉利。如果参与战争，不会获胜。 九四：争讼失败，返回服从判决。占问平安，得到吉兆。 九五：争讼。大吉大利。 上九：君王赏赐官职，但一天之内三次将赐予的官职剥夺。

【读解】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争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争斗的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或者为权力，或者为金钱，或者为名誉，或者为恋爱婚姻，或者为家务琐事……一言以蔽之，人们之间的争斗，总与利益有牵涉。小则动口舌、动手脚，大则动 干戈、搞暴动。讼卦为我们展现的，便是几千年前古人争斗的真实图景。

争斗未必全是坏事，其中肯定有正义和非正义、进步与反动 的原则区分。参与争斗也未必是好斗，《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是被 逼造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世事的险恶，多半映衬出人心 的险恶。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总会伴随着争斗，在 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

师（卦七） -----战争是王者之事

【原文】

（坎下坤上）师(1)：贞丈人(2)，吉，无咎。 初六：师出以律(3)，否臧(4)，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5)。 六三：师或舆尸(6)，凶。 六四：师左次(7)，无咎。 六五：田有禽(8)，利执言(9)，无咎。长子(10)婚师师，弟子(11)四舆尸，贞凶。 上六：大君(12)有命，开国承家(13)。小人勿用。

【注释】

(1)师是本卦标题。师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军队。本卦既因“师”字多次出现，又因内容主要与军队出征作战有关，所以用师作标题。(2)丈人：这 里的意思是军队的总指挥。(3)律：军纪，纪律。(4)否(pi)臧(zang)：不好。这里指不守军纪。(5)王：君王。锡命：赐命，意思是下 令嘉奖。(6)舆尸：用车运送尸体。(7)左次：驻扎在左边。(8)田： 田猎，打猎。禽：鸟兽。(9)执言：意思是抓获俘虏。(10)长子：指挥 作战的长官。(11)弟子：指挥运送尸体的副官。(12)大君：国君。(13)开国。分封诸侯。承家：分封大夫。

【译文】

师卦：占问总指挥的处境，吉利，没有危险。

初六：行军征战要守军纪，不守军纪，必打败仗。 九二：主帅身在军中，吉利，没有灾祸，君王三次下令嘉奖。 六三：军中有人用车运送尸体，战败。 六四：军队驻扎在左边，没有危险。 六五：打猎获取猎物，打仗抓获俘虏，没有灾祸。长官率领 军队作战，副官指挥运送伤亡者，贞兆凶险。 上六：国君下令赏功，分封诸侯大夫。不能重用无才德的小 人。

【读解】

战争被古人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攻城掠地，发财致富，讨 伐异己，争权夺利，都要诉诸武力。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

战争的结果总有胜负，因此事前严肃认真地对待，请教神灵， 祈求神灵保佑，寻找正

当的理由，然后大张旗鼓地兴师讨伐。古人几乎把战争当作一种仪式来对待，当作一门艺术来研究，从神灵的意向、天时地利，一直研究到习武组织、制胜谋略、论功行赏等等规则。中国古代兵书的发达，世所罕见，在技术和艺术层面上都堪称一流。

由此反思，古人称战争为“王者之事”，早已把它升华成了治国平天下的头等大事。相形之下，西方人后来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逊色多了。欲王天下者，精通战争艺术应是第一课。

比（卦八）——团结的学问

【原文】

（坤下坎上）比(1)：吉。原筮(2)，元永贞，无咎。不宁方(3)来，后夫凶(4)。初六：有孚，比之(5)。无咎。有孚，盈缶(6)。终来有它(7)，吉。六二：比之自内(8)，贞吉。六三：比之匪人(9)。六四：外比之(10)，贞吉。九五：显比(11)。王用三驱(12)，失前禽。邑人不诫(13)，吉。上六：比之无首(14)，凶。

【注释】

(1)比是本卦标题。比的本义是亲密，在本卦中为一词多义。由于“比”字多次出现，本卦用它来作标题。全卦的内容主要讲交往和团结。(2)原筮：再筮，指三人同时再占问。(3)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不愿臣服的邦国。(4)后夫：迟到的诸侯。(5)比：亲近、安抚。(6)缶(fou)：瓦盆。盈缶：用瓦盆装满酒饭。(7)终来：即使。有它：有变故，有意外。(8)比：团结一致。自内：自己内部。(9)比：结党营私。匪人：不正派的人。(10)外：外部，外国。(11)显：外，这里表示广泛。(12)王用三驱：君王打猎时让卫队从左右后三面把猎物驱赶到中间以便射猎。(13)诫：用作“骇”，惊吓。(14)比：互相倾轧。无首：没有头脑，指没有核心。

【译文】

比卦：吉利。三人同时再占问，占问长久吉凶，没有灾祸。不愿服从的邦国来了，迟迟不来的诸侯要受罚。初六：抓到俘虏，安抚他们。没有灾祸。抓到俘虏，装满酒饭款待他们。即使有变故，结果吉利。六二：自己内部团结一致，贞兆吉利。六三：与不正派的人结党营私。六四：与外国结盟亲善，贞兆吉利。九五：广泛亲善。君王打猎时三面包围，只留一面让猎物逃走。邑中百姓毫不惊骇，吉利。上六：小人互相倾轧，不能团结一心，凶兆。

【读解】

讲了战争，紧接着讲团结、外交。古人真是聪明无比，深谙“胡萝卜加大棒”的真谛。真正能王天下的人，必定能抓住时机，恰到好处地施展软硬两招，绝不会四面树敌，把自己逼到火山口上，也不会不以实力为后盾而盲目亲善妥协。

团结和外交也是一门大学问。上下左右，圈内圈外，国内国外，东西南北中，都要纳入视线之中。对弱者，为其撑腰打气。对叛逆，三面合围，给一条出路。对强者，谦恭又不失节。对君子，彬彬有礼，动口不动手。对小人，威胁加利诱。手腕众多，可操作性很强，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也不少，反正，要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皆王土。讲团结，搞外交，请不要忘了这个道义上的准则。

小畜（卦九）——远古传来的劳动号子

【原文】

（乾下卖上）小畜(1)：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2)。初九：复自道(3)，何其咎。吉。九二：牵复(4)。吉。九三：舆说辐(5)，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6)，无咎。九五：有孚挛如(7)，富以其邻(8)。上九：既雨既处(9)，尚德载(10)。妇贞厉。月几望(11)，君子征，凶。

【注释】

(1)小畜是本卦标题。畜的意思是田地里谷物滋生，草木茂盛。卦象是表示天的“乾”和表示风的“巽”相叠加，卦辞、爻辞主要讲农业生活。本卦标题是根据内容加的。(2)我：王公贵族的自称。(3)复：返回。道：田间的道路。(4)牵复：拉回来。(5)舆：车。说：用作“脱”。辐：车轮上的辐条，这里指车轮。(6)血：用作“恤”，意思是担忧。惕：提防。(7)挛如：捆绑得很紧的样子。(8)富：用作“辐”。(9)既：已经。处：停止。(10)德：“得”的意思。载：用作“栽”。尚德载：还可以栽种作物。(11)几：接近。望：农历每个月十五日月圆的时候，也叫做月望。

【译文】

小畜卦：吉利。在我西边郊野上空阴云密布，但雨却没有落下来。

初九：沿田间道路返回，没有什么灾祸。吉利。九二：拉回来。吉利。九三：车子坏了一个轮子，夫妻俩互相埋怨。六四：抓到俘虏，免除了担忧，还是要注意提防，不会有灾祸。九五：抓到俘虏后把他们紧紧捆住，与邻村邻族共同分享快乐。上九：雨已降下，又已停止，还可以栽种作物。女子占问得到凶兆。月亮已是接近十五时的满月，君子离家出行，贞兆凶险。

【读解】

从事农业劳动的生活平淡而琐碎，今天身处现代化大都市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难以想象其中苦、乐、喜、忧、烦、闷、愁、淡等体验的具体滋味。生动切肤的感性体验，早已被抽象的文字符号扼杀和深埋起来了。唯有想象力，才能透过冰冷僵死的文字符号，深入到真切具体的古人生存的事实中去，虽然这也是以我们今天的感性体验作为基础的。

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交通运输工具，没有电灯、电话、电视机和歌舞戏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艰辛体力劳动的印痕，渐渐在简陋土屋昏暗油灯的阴影中隐去。生存的现实是严峻的，活下去是人生的首要问题，除了自身能力之外，神灵似乎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春播秋收，天旱雨雪，虫灾鼠害，人祸徭役，都得叩问上苍的意向，都被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透过这些似乎神秘的占卜祷告，真切地听见了那来自远古的沉重的喘息和感叹，看见了祖先们布满厚茧的双手和满是皱纹的古铜色脸庞……

履（卦十）——君子坦荡荡

【原文】

（兑下乾上）[履](1)：履虎尾，不咥(2)人。亨。初九：素履(3)，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4)，幽人(5)贞吉。六三：眇(6)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7)。九四：履虎尾，愬愬(8)。终吉。九五：夬履(9)，贞厉。上九：视履(10)，考祥其旋(11)。元吉。

【注释】

(1)本卦标题是履。原经文卦象后无“履”字。履的意思是踩踏，引伸为行为和行为准则。由于“履”字在本卦中出现次数多，所以用它作为标题。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行为修养。(2)咥(die)：咬。(3)素：洁白，引伸为纯洁。素履：行为清正纯洁。(4)履道：这里指人的行为修养。坦坦：宽广坦荡。(5)幽人：被监禁的人。(6)眇(miao)：一只眼睛小。

(7)大君：国君。(8)愬愬(su)：恐惧的样子。(9)夬(guai)：“快”的本字，意思是快速。夬履：意思是行为莽撞急躁。(10)视：察看，审视。视履：意思是行为审慎。(11)考祥：全面仔细地考虑。旋：反复。

【译文】

(履卦)：踩到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吉利亨通。 初九：行为清正纯洁，如此下去，没有灾祸。

九二：为人处世胸怀坦荡，即使无故蒙冤也会有吉祥的征兆。 六三：眼睛不好却能看，跛了脚却能走路。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征兆凶险。军人掌握政权成为国君，也是凶兆。 九四：踩到老虎尾巴，让人害怕，但结果还是吉利。 九五：行为莽撞急躁，占问得到不利之兆。 上九：行为小心谨慎，反复仔细考虑，大吉大利。

【读解】

这一卦以梦中所见踩到老虎尾巴的景象，来占问平时所作所为的吉凶兆头，探问神的主旨，这就是所谓“梦占”。古人迷信，认为梦中所见所思，与日常的言谈举止有着某种必然的、神秘的内在联系，是神的意志的显现。因此，梦占便成了占筮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天我们对梦的了解远比古人深入得多，虽然还没有达到了若指掌的地步，但已拨开了蒙在梦境之上的不少迷雾、不过，透过神秘之雾，我们发现古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做人、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合符仪轨之上。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梦联系到行为规范，可见古人对为人处世的重视。

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行为清正纯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同时又沉着冷静，机敏细致，才可能有所作为。这个标准大概就是君子与小人、王者与野心家的分界线所在吧。由此可以想到，重视人伦道德纲常的儒家，何以要把《易》当作经典，也可以明白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所包含的内容了。

泰(卦十一) ——运动变化的辩证法

【原文】

(乾下坤上)泰①：小往大来② 初九：拔茅茹(3)，以其汇(4)。征，吉。 九二：包荒(5)，用冯河(6)，不遐遗(7)。朋亡，得尚于中行(8)。 九三：无平不陂(9)，无往不复。艰贞(10)，无咎。勿恤，其孚(11)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12)，不富以其邻(13)，不戒以孚(14)。 六五：帝乙归妹(15)，以祉(16)，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17)，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自邑告命。贞吝。

【注释】

①泰是本卦标题。泰的意思是交通和畅，卦象为表示地的“坤”和表示天的“乾”相叠加，以示阴阳交通和畅。全卦内容主要讲对立面的相互转化。②小往大来：失去的小，得到的大。③茅茹：一种可作红色染料的草。④汇：种类。⑤包：用作“庖”，指庖瓜。荒：空。包荒：将庖瓜挖空（用来绑在身上渡河）。⑥冯(ping) 用作“泅”，徒步过河叫泅。⑦不遐：不至于。遗：下落，下沉。⑧得尚：得到帮助。中行：中途，半路上。⑨陂：斜坡。⑩艰：通“旱”。艰贞：占问旱灾。⑪孚：相信。其孚于食：相信粮食不成问题。⑫翩翩：用作“编编”，意思是巧言善辩，说大话。⑬富：用作“福”。不富：遭殃。以：连累。⑭戒：警惕。孚：俘虏。⑮帝乙：殷代最后第二个帝王，纣王的父亲。归：嫁。妹：少女。⑯祉(zhi)：福。以祉：有福，得福；隍：没有水的护城濠（有水的护城濠叫池）。

【译文】

泰卦：由小利转为大利，吉利亨通。 初九：拔掉茅茹草，按它的种类特征来分辨。前

进，吉利。九二：把匏瓜挖空，用它来渡河，不至于下沉。财物损失了，半路上又得到别人帮助。九三：平地总会变成起伏的斜坡，外出离开终归要返回。占问旱情，没有灾难。不用担心，相信会有粮食吃，会有福份。六四：骗人说大话，使邻近的人一同遭殃，没有提防，还有人成了俘虏。六五：殷王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因此得福，大吉大利。上六：城墙被攻破，倒塌在城濠中。从邑中传来命令，要停止进攻。占问得到不吉利的征兆。

【读解】

中国传统思想注重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在《周易》中已初露端倪。以后的历代思想家不断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将这方面的思想不断深化光大。老子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核心就是一个彼此沟通、转移的问题。天与地、自然与人类、国家与国家、一群人同另一群人、国君与臣民、丈夫与妻子，都存在相互联系和沟通的问题。通则畅，畅则和，和则万物兴旺繁盛。对立、对抗，只能导致敌意、矛盾冲突，以至暴力战争。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了相互沟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古人谈论对立面转化的立足点在一个“和”字，向他们更看重的是双方的转化：由生到死，由盛到衰，由好变坏，由大到小，由福到祸。转化过程就是一个运动和变化的过程，这表明他们是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的存在。其中既有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切身体悟（“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也有理性抽象的思辨（“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应该说是相当深刻。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认识到，对立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由量变到质变比如使用技术手段或政治、军事手段，而我们始终不应忘记的是古人早已阐明了的道理：万物顺遂和畅就是泰。

否（卦十二）——提防物极必反的忧患意识

【原文】

（坤下乾上）[否] ①：否之匪人(2)，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六二：包承③，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④。九四：有命⑤，无咎。畴离祉(6)。九五：休否(7)，大人吉。其亡其亡(8)，系于苞桑(9)。上九：倾否(10)。先否，后喜。

【注释】

①本卦的标题是否（PT）。原经文卦象后无“否”字。否的意思是闭塞，不好，与“泰”的意思相反。卦象是表示天的“乾”和表示地的“坤”相叠加，以示阴阳阻塞，不相通畅。全卦内容仍然是讲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道理。②否：不好，这里指做坏事。匪人：败类，小人。③包：用作“庖”，指庖厨。承：用作“普”，意思是肉。④羞：即“馐”的本字，意思是美味。⑤有命：君王有赏赐的命令。(6)畴：谁。离：受到，得到。祉：福。(7)休否：不要干坏事。(8)亡：危险，败亡。其亡其亡：危险到了极点。(9)苞桑：苞草和桑树枝。(10)倾：覆灭，倒下。倾否：干坏事要倒霉。

【译文】

（否卦）：做坏事的是小人，这是对君子不利的征兆。由大利转为小利。初六：拔掉茅茹草，按它的种类特征来分辨。征兆吉利、亨通。六二：庖厨中有肉，这对平民百姓是好事，对王公贵族算不上好事。六三：庖厨中有美味。九四：君王有赏赐的命令，没有灾祸，但不知得到赏赐的人是谁。九五：不要干坏事，王公贵族知道就好。多么危险呵，国家命运就像系在苞草和桑枝上一样。上九：干坏事要倒霉。先碰上恶运，最后还是可以交好运。

【读解】

“泰”卦和“否”卦构成了相对应的一组卦；泰是通顺，好，否是闭塞，不好，二

者相反相成。先讲好的一面，再讲不好的一面，说明好、坏可以相互转化，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到极点可以变坏，坏到极点可以变好。由此，辩证的观点就全面地表达出来了。

不好的症结在于阻隔，在于相互对立。明白好、坏相互转化的道理，意在使人增强忧患意识，处世做人要时时小心谨慎，瞻前而顾后，居安而思危，然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了阻隔，产生了对立，就要想办法疏通、消解，把不利变为有利，把坏事变成好事。

强烈的忧患意识，大概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心态结构。翻检一下我们的俗语、成语中累积起来的这方面的智慧（如“晴带雨伞，饱带饥粮”，如“未雨绸缪”等等），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正是时刻怀揣着这种忧患意识从远古走来；我们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在不断变幻的宇宙天地人间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内在的智慧来对付各种不利的挑战。

同人（卦十三）——古战场的刀光剑影

【原文】

〔离下乾上 同人〕①：同人于野②，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初九：同人于门③，无咎。六二：同人于宗④，吝。九三：伏戎于莽⑤，升其高陵⑥，三岁不兴⑦。九四：乘其墉⑧，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⑨，大师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注释】

①本卦的标题是同人。原经文卦象后没有“同人”二字。同的意思是聚合，同人就是聚合众人。由于“同人”二字出现的次数多，本卦用来作标题。全卦的内容专门讲作战打仗。②野：郊外。古时称邑外为郊，郊外为野。③门：这里指王门。古时遇到国家大事，常在王门前聚众训话、誓师、演练等。④宗：祭祖祖先的宗庙。⑤戎：军队。伏戎：把军队隐蔽起来。莽：茂密的树林草丛。⑥高陵：高地。⑦三岁：三年，这里指多年。兴：举，起，这里指夺取。⑧乘：登上。墉（yong）：城墙。⑨号咷(tao)：嚎陶，大声哭喊。

【译文】

（同人卦）：在郊外聚集众人，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对君子有利的占问。初九：在王门前聚集众人，没有灾祸。六二：在宗庙聚集众人，不吉利。九三：把军队隐蔽在密林草丛中，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却长时间不能取胜。九四：登上敌方的城墙，仍然没有把城攻下。吉利。九五：会集起来的众人先大声哭喊，然后欢笑，因为大军及时赶到，转败为胜。上九：在郊外聚集众人，没有悔咎。

【读解】

重大的事情需要反复讲，从各个角度讲，讲深讲透，讲精彩。战争就是这种事情之一。这一次不讲道理如何，不讲战争与其它诸事的关系如何，也不讲战争谋略，而是记述作战打仗的真实经过。从战前的仪式、誓师，到伏击战、攻坚战、突围战，以至最终获胜、祝捷，依次写来。简约的文字，给我们发挥想象力留下了广阔空间。

誓师时的群情激愤昂扬，祭祀时的庄严肃穆，出征时的整齐威武，伏击时的紧张刺激，攻坚时的艰难顽强，被围时的绝望挣扎，获胜时的欣喜若狂，祝捷时的皆大欢喜，加上铿锵作响的兵器碰撞声，人喊马叫声，哭声骂声笑声，全都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我们发现，古人已经把残酷的战争仪式化了，艺术化了，哲理化了。以神圣的名义制定出复杂的规则，投入巨大的智力、物力、财力和人力，来演出人世间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面，浓缩人生的意义。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一个问题。

大有（卦十四）——民以食为天

【原文】

(乾下离上)大有(1): 元亨。 初九: 无交害②。匪咎。艰则无咎③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 无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④。小人弗克。

九四: 匪其彭⑤。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③。吉。 上九: 自天佑之。吉, 无不利

【注释】

①大有是本卦标题。有的意思是丰收, 大有就是大丰收。全卦的内容同 农业丰收有关。
②交害: 互相侵害。③艰: 天旱, 旱灾。④公: 指众大臣。亨: 同“享”, 意思是宴会。⑤匪: 用作“拂”, 意思是用太 阳晒。彭: 用作“尪”(wāng), 意思是破足的男巫。(6)厥: 其。孚: 俘 虏。交: 同“绞”, 这里指捆绑。交如: 捆绑得很紧的样子。威如: 气势汹汹 的样子。

【译文】

大有卦: 大亨大通。 初九: 不要互相侵害, 没有灾祸。即使天旱, 也没有灾祸。 九二: 大车大车的装载收成。有所往, 没有灾祸 九三: 天子设宴款待群臣。小人不能参与。

九四: 用太阳晒男巫以求雨。没有灾祸。 六五: 把抓到的俘虏紧紧捆住, 但还是气势汹汹, 不肯屈服。吉利。

上九: 上天保佑。吉利, 没有不吉利

【读解】

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老的思想早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之 中, 口福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丰收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 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温饱有了着落, 口福之乐可以得到满足, 生 命又能延续下去。人生之中恐怕再难以有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情了。

丰收的喜悦之中的确包含着众多的心理体验: 祈求苍天风调顺的期盼, 担忧不劳而获的盗贼的强夺, 对王公贵族铺张奢侈 的不满,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 三四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 头的美梦, 全都化作了对至神至圣的上天的虔诚。严峻的生活现 实难以孕育出轻松浪漫的情怀。从远古面对上天的祷告声中, 我 们还能依稀听见几声无奈的喟叹。

谦(卦十五)—— 内圣外王的境界

【原文】

(艮下坤上)谦①: 亨。君子有终(2)。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3),吉。 六二: 鸣谦(4)。贞吉。 九三: 劳谦(5), 君子有终。吉。 六四: 无不利, 伪谦③ 六五: 不富以其邻, 利用侵伐(7)。无不利 上六: 鸣谦, 利用行师征邑国③。

【注释】

①谦是本卦标题。谦的意思是谦虚、谦让。全卦内容主要讲道理上的谦 虚、谦让, 并且“谦”字多次出现, 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有终: 拥有 好结果, 有所成就。③用: 有利, 利于。④鸣: 用作“明”, 意思是 明智的。⑤劳: 勤劳, 刻苦、(6)伪(huī): 用作“挥”, 意思是奋勇向前。(7)侵伐: 这里的意思是讨伐敌人。(8)行师: 出兵作战。

【译文】

谦卦: 亨通。君子谦让将会有好结果。 初六: 谦虚再谦虚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品德。有利于渡过大江 大河, 吉利。 六二: 明智的谦让。吉祥的占卜。 九三: 勤劳刻苦的谦让, 君子会有好结果。吉利。 六四: 没有什么不利, 奋勇向前而又谦让。 由于不警惕使邻人一起遭殃, 应当讨伐来犯之敌。没有什么不利。上六: 明智而谦让,有利于出兵讨伐邑国。

【读解】

这一卦专门讨论谦虚这一道德品质。不难看出, 讨论的前提 是既定的: 谦虚是一种美德, 并且是有身份、有地位、有教养的 君子必须具备的。从这个前提出发, 再进一步从各

个角度来深化 谦虚的内涵，把它与其它的品质联系起来。 传统上对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似乎被当成了儒家哲学的专利，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白《周易》成为儒家经典的内在原因。说白了，谦虚作为一种极受推崇的美德，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之一。它的基本要求就是才高而不自持，心高而不自傲，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夸。这个准则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应该说有相当的难度。它需要吃五谷杂粮的活人抵御各种欲望的诱惑和腐蚀，言谈举止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克己复礼。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难以企及，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使君子鹤立鸡群，卓越不凡，让人高山仰止，倾慕心仪。这大概是“内圣外王”的境界之一吧。

但愿我们都像真正的君子那样谦虚起来。

豫（卦十六）——三思而后行

【原文】

（坤下震上）豫(1)：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2)，凶。 六二：介于石(3)，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4)，悔；迟，有悔。 九四：由豫(5)，大有得(6)，勿疑。朋盍簪(7)。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8)，成有渝(9)。无咎。

【注释】

①豫是本卦标题。豫的意思是犹豫、疑虑和预计、熟虑。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思想行为。豫既是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 ②鸣：用作“明”，意思是明亮，这里把白天、③介：夹。④盱：意思是缓慢。 (5)由豫：即犹豫。(6)得：得到朋贝（货币）。(7)盍(he)：合。簪：古时盘头发的一种头饰。朋盍簪：用朋贝作成簪筓。(8)冥：晚上。(9)渝：变故。

【译文】

豫卦：有利于封侯建国，出兵作战。 初六：白天做事犹豫不决，凶险。 六二：夹在了石缝中不到一天被救出来。占得吉兆 六三：思想迟钝糊涂足以让人后悔；行动缓慢不定，更使人 后悔莫及。 九四：经商先犹豫不决，反复考虑觉得会有大收获，便不再 疑虑。后来把得到的朋贝制成头饰 六五：占问疾病，会痊愈并长久不死 上六：晚上反复考虑，事情是成功还是有变故。 结果没有变故。

【读解】

作者显然是主张知行合一的，不赞成游移不定、没有主见、以至影响到行动和结果。前三爻讲到犹豫不决的坏处，后三爻说的是行动前要反复考虑，要求三思而后行。思想上明确之后，就要 坚决及时地付诸行动。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取得成功的一条原则。认识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有脑子里认识清楚了，想明白了，行动才不会盲目；再好的想法和愿望，如果不踏踏实实地付诸实践，只能是空想。将知与行统一起来，才会有所 作为，有所成就。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的 它把人生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取、奋斗的过程，而不是消极地逃避，也不是一场充满幻想的白日梦。进取和奋斗如同同一场战斗：参与前反复思虑，想清楚后便投入。

随（卦十七） 贩奴历史的真实记录

【原文】

（震下兑上）随①：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官有渝②，贞吉。出门交有功③。 六二：

系小子④，失丈夫⑤。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④ 利居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争在道，以明①，何咎。九五：孚于嘉③，吉。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③。王用亨于西山。

【注释】

①随是本卦标题。随的意思是顺从，相随。全卦的内容讲商人出门做生意和贩卖奴隶的情况。(2)官：古“馆”字，指馆舍，旅馆。(3)交：交往，这里指互相帮助。(4)小子：这里指年龄小的奴隶。(5)丈夫：这里指成年的奴隶。(6)求得：意思是希望获得利益。(7)明：这里用作“盟”，意思是订立盟约。(8)嘉：周代一个小国的名称，也称“有嘉”。(9)维：捆绑。(10)王：指周文王。西山：指岐山。

【译文】

随卦：大吉大利，吉利的占卜，没有灾祸。初九：旅馆中发生了变故，但占得吉利。出门同行互相帮助有好处。六二：抓住了年少的奴隶，成年的奴隶逃跑了。六三：抓住了成年的奴隶，年少的奴隶逃跑了。结伴出门经商是为了获利。占问居住处得到吉兆 九四：商人结伴出门是为了获利，占问得到凶兆。押送俘虏上路，互相订立了盟约，没有灾祸。九五：俘虏了嘉国的人，吉利。上六：把俘虏拘禁起来，紧紧捆住。周文王在岐山把他们作人牲祭视神灵

【读解】

这一卦所讲的出门经商所干的勾当是贩卖奴隶，其中透露出奴隶的两个来源：一个是商业买卖，一个是战争中的俘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那时还用奴隶的生命来祭祀神灵。

这些情况至少让我们立刻联想到两点。首先是用现代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贩卖和残杀奴隶是野蛮和骇人听闻的，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是西方近代史上殖民主义者打着人道主义旗号贩卖奴隶、残害奴隶的血腥史实（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和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均有真切描述）。用道德化的观点来看历史，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黑暗、野蛮、残酷、血腥、丑恶的一页，理所应当口诛笔伐。

不过，也可以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待历史，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这种观点来看，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它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推动力的主角，不是奴隶主，而是被他们侮辱和残害的奴隶。这一点，作者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

蛊（卦十八）——子承父业的教诲

【原文】

（下艮上）蛊(1)：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2)。初六：干父之蛊③，有子考(4)。无咎，厉，终吉。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5)父之蛊，往见吝(6)。六五：干父之蛊，用誉(7)。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注释】

①蛊(gu)是本卦标题。蛊的意思是“事”。全卦的内容主要讲儿子继承父业的事。由于蛊是全卦中的多见词，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是占问日期。古人记录时间的方法是：每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分三旬，每旬为十天，这十天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表示。按照这种方法，先甲三日就是辛日，后甲三日就是丁日。③干：用作“贯”，意思是继承，这里指继承父业。④考：用作“孝”，子考就是儿子孝顺。⑤裕：发扬光大。(6)吝：艰难。(7)用誉：得到赞誉。

【译文】

蛊卦：大吉大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在甲日前三天的辛日和甲日后三天的丁日出发。初六：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就是孝顺的儿子。没有灾难，虽有危险，结果还是吉利。九二：继承母亲的事业，吉凶无法占问。九三：继承父亲的事业，虽有小过错，但没有大灾祸。六四：发扬光大父亲的事业，实行起来会有困难。六五：继承父亲的事业，得到了赞誉。上九：不为国君公侯服务，一心看重继承父业。

【读解】

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看到“蛊卦”所讲的内容多半会嗤之以鼻，也可能会跳起来反驳。不过，这里所讲的是三千多年前的情况，作者如实表达了经过母权制时代进入到父权制时代后流行的家庭伦理观。按照这种观点，父亲是一家之长，是家庭中的权力核心；儿子继承父亲的业绩是天经地义的，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光大，这便是“孝”的具体表现。儿子不继承父业，即使能升官发财，在道义上也要受到指责。

由父权制社会产生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女性的歧视和社会压迫，是后来的事，不可与上述观点混为一谈。正如不能用道德化的历史观来看待真实的史实一样。实际上，随着父权制社会的逐渐解体，男权主义思想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传统的男权观念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被颠覆。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过分乐观，因为传统的力量毕竟太强大。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的儿子们的离经叛道已在伤透脑筋的父亲们面前掘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人们已越来越不相信“子承父业”的教条了。于是，一些父亲显出了无可奈何，一些父亲则显出了宽容和理解（不管是伪装的还是真诚的），也残存着一些冥顽不化的父亲。

临（卦十九）——统治者的治人之道

【原文】

（兑下坤上）临①：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②。初九：咸临③，贞吉。九二：咸临④，吉，无不利。六三：甘临⑤，无攸利。既忧之，无咎。六四：至临⑥，无咎。六五：知临⑦，大君之宜。吉。上六：敦临⑧，吉，无咎。

【注释】

①临是本卦标题。临的意思是从高处往下看和治理。全卦内容主要讲治民之术。临是卦中多见字，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作标题。②至于八月，有凶：到了八月天旱，有凶兆。这里用天旱盼雨喻民盼治。③咸：用作“感”，意思是感化，这里指感化政策。④咸：这里用作“诫”，意思是温和，指温和政策。⑤甘：作用“钳”，意思是钳制，指钳制政策。⑥至临：亲自处理国事。⑦知：智，明智。⑧敦：敦厚诚实。

【译文】

临卦：大吉大利，占问得吉利。到了八月天旱，有凶兆。初九：用感化政策治民，征兆吉利。九二：用温和政策治民，吉利，没有什么不吉利。六三：用钳制政策治民，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忧民之所忧，就没有灾祸。六四：亲自处理国事，没有灾祸。六五：用聪明睿智治民，是国君应该做到的。吉利。上六：以敦厚诚实治民，吉利，没有灾祸。

【读解】

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如何使臣民归顺服从，历来是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这方面的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临卦专门讨论统治术，算得上是一篇政治专论。前三爻讨论感化、温和与忧民政策，讲的是德治；后三爻讨论统治者躬亲、明智和敦厚的品行，说的是人治。

从统治者、统治术的角度看，作者的讨论应当说是较全面的，可以看作是对贤明的君主的最高要求。但不可忽略的是，这种讨论的前提始终被划定在君臣与民众这种天然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内，并且始终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这样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专制制度产生的基础。它把民众当作是没有个人独立意志、价值和尊严而可以任意支配的对象，而不是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制约。因此，过高地评价传统的统治术，肯定是不妥的。

观（卦二十）——体察各方情况的统治术

【原文】

（坤下卖上）观①：盥而不荐②，有孚颙若③。

初六：童观④，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观⑤，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⑥。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⑦。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⑧，君子无咎。

【注释】

①观是本卦标题。观的意思是观察、观看。全卦的内容与政治统治有关。观在卦中多次出现，也与所讲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2)盥(guan)：古代祭祖时用酒灌地迎神。荐：献，指祭祖时的献牲。(3)颙(yong)若：头大的样子，这里是指俘虏的头被打肿了。(4)童：儿童，这里指幼稚无知。(5)闚观：一孔之见。(6)我生：我姓，指亲族。进退：行动，这里指政策措施。(7)光：光耀，这里指政绩光耀。宾：作宾客，这里指朝觐。(8)其生：其他姓氏，指别的部落氏族。

【译文】

观卦：祭祀时灌酒敬神，不献人牲，因为作祭牲的俘虏头青脸肿，不宜敬神。初六：看问题幼稚无知，这对小人来说没有什么，但对君子就有害了。六二：目光短浅，这是对女子有利的兆头。六三：体察亲族的动向，由此决定政策措施。六四：观察国家政绩大小，以选择可以朝觐的君王。九五：体察亲族的意向，君子从政就不会有困难。

上九：体察其他部族的意向，君子从政就不会有困难。

【读解】

这一卦又是从有利于统治者的角度来劝诫他们从政要善于体察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保证权力地位的牢固。作者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算得上是忠君之士。

历来的忠君之士大抵都以匡扶社稷、劝诫国君为己任，而历来的史传都把这样的人奉为供人景仰的爱国者。其中是与非，自有人评说。在他们的心目中，万众百姓是供君子大人驱赶的羔羊，民生疾苦和家国兴衰的价值只不过是用来烘托君子大人的神圣贤明。

但愿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观念里再也不要再有君子与小人、为官与为民一类高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君子大人同样是肉身凡胎吃五谷拉人屎，并不比百姓小人聪明多少高贵多少能干多少。

噬嗑（卦二十一）——吃喝享乐与受刑挨罚

【原文】

（震下离上）噬嗑①：亨。利用狱②。 初九：屡校灭趾③，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④，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肺⑤，得金矢⑥。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⑦。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8)，凶。

【注释】

①噬嗑(shi he)是本卦的标题。噬嗑的意思就是吃喝，读音和意义与“吃喝”一样。全卦内容是讲与饮食有关的事。噬嗑是卦中多见词，且与内容有关，所以用作标题。②狱：刑罚。③屨(ju)：拖，拉。校：木制 的刑具，这里指加在足上的桎。灭：遮盖。④肤：肥美的肉，这里指鲜 鱼嫩肉。⑤干肺(zi)：带骨头的干肉。(6)金矢：铜制箭头。(7) 黄金：指铜箭头。(8)何：用作“荷”，意思是负戴。校：这里指加在脖子 上的刑具枷。

【译文】

噬嗑卦：亨通。有利于施用刑罚。 初九：足上戴着刑具，遮住了脚趾，没有灾祸。 六二：大吃鲜鱼嫩肉，连鼻子也被遮住了，没有灾祸。 六三：吃干腊肉中了毒，出了小问题，但没有灾难。 九四：啃带骨头的干肉，发现肉中有铜箭头。占问旱灾，吉 利。 六五：吃干肉，发现铜箭头。占得凶兆，但没有灾祸。 上九：脖上戴着刑具，遮住了耳朵，凶险。

【读解】

虽然是讲吃吃喝喝，却又说到了刑罚。谁在大享口福之乐、大 快朵颐，谁在受刑挨罚，是不言而喻的。把反差如此强烈的享乐 和受刑放在一起，的确耐人寻味。或许，作者是想说明恩威并施， 赏罚结合，一张一弛是治人治国之道，要善于巧妙利用。

不过，我们从中能获得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首先是吃肉。鲜鱼嫩肉是美味佳肴，即使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也没有 大的改变；在没有鲜鱼嫩肉的季节吃干肉，显然是为了经常享受口福之乐，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营养。由于古人缺乏必要的科考 知识，腌制干肉的技术有时会出问题，以至有吃干肉中毒的事发 生。可以想见，能够常年吃肉，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要有足 够的财富作为后盾，一般人显然难以办到。

其次是刑罚。我们惊叹自己的祖先在这方面的聪明才智和创 造发明：如此精细，如此种类繁多，如此专门化，如此严密。现在想来，如果把这等精力和智慧用在其它方面，结果将会怎样呢？

贲(卦二十二)—— 对偶婚的风俗画

【原文】

(离下艮上)贲①：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③。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④。永贞吉。 六四：贵如皤如(5)，白马翰如(6)。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8)，束帛戔戔(8)。吝，终吉。 上九：白贲(9)无咎。

【注释】

①贲(bi)是本卦标题。贲的意思是装饰，文饰。在本卦中，贲还借用 为“奔”和“豮”。全卦内容主要讲婚嫁之事，作标题的“贲”字为卦中多见 词。②贲：文饰。③徒：徒步行走。④贲：借用为“奔”。濡： 汗湿。⑤贲：借用为“奔”。皤(po)：用作“燔”，意思是焚烧。⑥ 翰：马头高昂，这里指马飞驰的样子。(7)丘园：指女家附近的地方。(8)束：五匹帛为一束。戔戔：一大堆的样子。(8)贲：借用为“豮”，意 思是大猪。

【译文】

贲卦：亨通。外出有小利。 初九：把脚上穿戴好，不坐车而徒步行走。 六二：把胡须修饰好。 九三：奔跑得满身大汗。占问长久吉凶得吉兆。 六四：一路奔跑，太阳晒得像火烧，白马昂头飞驰。不是来 抢劫，而是来娶亲。六五：跑到丘园，送上一束束布帛。遇到了困难，结果还是 吉利。 上九：送上白色大肥猪，没有灾祸。

【读解】

婚礼嫁娶是人生大事之一。远古时代民间婚俗的情景，今天 已难想象得十分具体生动。

“贲卦”中的描绘，恰好是一幅民间婚俗的风情画：娶亲的男方穿戴修饰整齐，有车不坐，一路奔跑到达女方家，献上结婚的礼物。一桩美满姻缘就此完成了。

据说这是原始社会中期对偶婚的遗俗。结婚时，男方全氏族的成员要迁到靠近女方氏族居住的地方。“贲卦”所描绘的，正是这种情形。虽然只有动作、行为等简单的情节，但足以让我们在想象中去体察新郎内心的状态：兴奋激动中又包含着几分急切和忐忑不安，未来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和共同劳作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在脑海中闪现。其中肯定也有对肩负更大责任的认识，因为那时结婚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同整个氏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剥（卦二十三）——不止是小人才忧戚

【原文】

（坤下艮上）剥①：不利有攸往。初六：剥床以足②。蔑贞③，凶。六二：剥床以辨④。蔑贞，凶。六三：剥之⑤，无咎。六四：剥床以肤⑥，凶。六五：贯鱼⑦，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⑧。

【注释】

①剥是本卦标题。剥的意思是击打、分离、掉落。全卦的内容同政治有关。“剥”是卦中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②剥：脱落。③蔑：无。不用。④辨：用作“牀”，意思是床板。⑤之：代词，指床。⑥肤：这里指床上的席子。⑦贯鱼：射中了鱼。⑧剥：离开。庐：草房子。

【译文】

剥卦：不利于外出。初六：床足脱落了。不必占问，凶险。六二：床板脱落了。不必占问，凶险。六三：床离散了，没有灾祸。六四：宫人射中了鱼，得到参加祭祀的荣宠。没有什么不利。上九：劳动果实自己不能享受，君子却出门有车坐，百姓要离开自己的草屋。六五：床上的席子没有了，凶险。

【读解】

这一卦多是梦占，即根据梦中所见情景，来占问事情的吉凶。前此的“履卦”中已出现过。梦见安身之处的床支离破碎，无法安身；身无居处，意味着生活的基本需要没有保障，自然是不好兆头。梦境表明，做梦者心有忧戚。孔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履卦”讲君子坦荡，现在“剥卦”又讲小人忧戚，一正一反，正合先哲之意。

其实，只要是人，都有忧戚，只不过忧戚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再进一步讲，只要是人，都要为衣食住行而忧戚。先圣孔夫子，若不是有人供奉、送束脩，恐怕也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吧。没有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而后大谈君子、小人之别，放言君子如何高贵，小人如何下贱，确实让人疑心之后感到荒谬虚伪。

复（卦二十四）——行旅过程的体验

【原文】

（震下坤上）复①：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②。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初九：不远复，无祇悔③，元吉。六二：休复④，吉。六三：频复⑤，厉，无咎。六四：中行独复⑥。六五：敦复⑦，无悔。上六：速复，凶。有灾眚③。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注释】

(1)复是本卦标题。复的意思是往返。全卦内容是讲行旅。“复”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

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2)朋：朋贝，指货币，钱财。(3)祗：大。(4)休：美满。(5)频：用作“颦”，意思是皱眉头。(6)中行：中途，半路。(7)敦：匆忙，急迫。(8)眚(sheng)：灾祸，过错。

【译文】

复卦：亨通。外出回家不会生病。赚了钱而没有灾祸。路上往返很快，七天就可以了。有利于出门。初九：没走多远就返回来了，没有大问题，大吉大利。六二：完满而归，吉利。六三：愁眉苦脸地回来，遇到了危险，却没有灾祸。六四：独自一人半路返回。六五：匆忙返回，没有大问题。上六：迷路难返，凶险，有灾难。出兵作战，结果将会大败，并连累到国君，凶险。十年都不能恢复作战能力。

【读解】

《周易》一再讲到外出旅行，大概因为这事很重要（经商贸 易和行军打仗都要外出），同时也有不少困难：天然的地理障碍，饥渴生病，盗贼打劫，同路人之间的不和，迷失道路和方向，两手空空而归……总之，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不利因素和危险，全然不像今天的飞机、火车、汽车、轮船那么方便、快捷、安全、舒适。

古人的行路难（李白曾慨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倒让人想起人生一世正如行路，也有太多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和插曲，否则就不会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说。有些事是自己可以控制把握和努力做到的，有些事则超出了个人控制和努力之外；有些事是意料之中、必然会发生的，有些事则在意料之外、偶然出现；有政事凭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而有些事则要改变人本身。

行路的苦乐忧喜唯有行路人自知，人生的苦乐忧喜也只有自己去体验。因而，行路和人生都一样，是一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体验。重要的是体验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无妄（卦二十五）——“思无邪”的做人准则

【原文】

（震下乾上）无妄①：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获；不菑，畲③。则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灾④。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九四：可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注释】

①无妄是本卦的标题。妄的意思是乱，不正。无妄就是不要有不合正轨行为。全卦的内容是讲行为修养要合于正轨，不能乱来。无妄是卦中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作标题。②菑(zī)：新开垦的荒地。(3)畲(yu)：耕种了三年的熟地。④无妄：意料之外。

【译文】

无妄卦：大亨大通，吉利的占问。如果思想行为不正当，就会有灾祸。不利于外出有所往。初九：不要有不合正道的行为，吉利。六二：不耕种就要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耕种熟地。妄想者的行为难道有利吗？六三：意料之外的灾祸。有人将牛拴住，过路的人顺手把牛牵走了，邑人丢牛得了意外之灾。九四：利于占问，没有灾祸。九五：得了病不胡思乱想，不吃药也会痊愈。上九：不要妄行。妄行有灾，没有什么好处。

【读解】

这一卦的主题是告诫人们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胡作非为，思想和行为都要合于正道。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得正，行得端；反过来说，就是人正不怕影子歪。

这个立意不能说不好。讲究“思无邪”、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是用各种理论、例证、乃至说教来加强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通过个人人格的修养，来确立人

们心中的道德 律令、行动准则。

但是，道德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社会行为的规范还必须辅之以律法，用一定的强制措施来制约那些越轨者。况且，道德的说教对某些人（包括历代统治者）难以发挥作用，甚至还有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以及敢于公开挑战道德准则的人。因此，善良的愿望总得配合着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度，才会如愿以偿。

大畜（卦二十六）—— 种田放牧的诱惑

【原文】

（乾下良上）大畜(1)：利贞。不家食(2)，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厉，利已③。 九二：舆说辐(4)。 九三：良马逐⑤。利艰贞。日闲舆卫(6)。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牯(7)，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8)，吉。 上九：何天之衢(9)，亨。

【注释】

①大畜是本卦的作题。畜的意思是聚积，大畜就是积蓄很多。全卦内容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②不家食：不在家里吃饭。③已：用作“祀”，祭祀。④说：用作“脱”。輶：用作“辐”，这里指车轮。⑤逐：交配。马在交配时要奔跑追逐。(6)闲：用作“娴”，意思是熟练，熟悉。舆卫：车战中的防卫。(7)童牛：撞牛，即公牛。牯(gu)：牛角上的木架。(8)豮(fen)豕：奔突的大猪。牙：用作“互”，意思是猪栏。(9)何：用作“荷”，意思是承受。衢：福禄。

【译文】

大畜卦：吉利的占卜。不在家里吃饭，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初九：有危险，有利于祭祀神鬼。 九二：车上的车轮脱掉了。 九三：良马交配繁殖。占问旱灾得到吉兆。每天练习车战防卫。有利于出门行旅。 六四：用木架架住公牛的角，大吉大利。 六五：用围栏圈住奔突的大猪，吉利。 上九：得到上天的福祐，大吉大利。

【读解】

男耕女织，是古时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想的生活方式。种田放牧自然是男人的事，正如骑马打枪、当兵打仗是男人的事一样，其中甘苦，唯有男人最有体验。

这里我们看到了远古畜牧业的情景。它与今天工业社会使用人工激素饲料的工业化畜牧大异其趣。那是一个动物凶猛的时代，性情粗暴的公牛不必说了，就连现在被看成最蠢笨、最无战斗力的猪，也凶猛异常，尚未驯服，其它动物（包括人在内）的凶猛更可想而知。

工业化社会的全面异化，必然使人对生命存在的原生态心驰神往，对动物和人的雌性化深恶痛绝。回归自然的口号虽然早在 19 世纪就已喊出，但我们却离自然越来越远，与自然越来越隔膜，越来越对立。回归自然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还是古人有福气，呜呼！

颐（卦二十七）—— 不劳动者不得食

【原文】

（震下艮上）颐①：贞吉。观颐②，自求口实③。 初九：舍尔灵龟④，观我朵颐⑤。凶。 六二：颠颐(6)，拂经于丘(7)。颐征(8)，凶。 六三：佛颐(9)，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10)，其欲逐逐(11)。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12)，厉，吉。利涉大川。

【注释】

①颐(y i)是本卦的标题。颐的意思是养育，同饮食营养有关。全卦内容主要讲养生之道。“颐”是卦中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它作标题。②观：观察，研究。③口实：口中的食物，口粮。④舍：放置。灵龟：用于占卜，所以十分贵重。这里代指财宝，财富。⑤朵颐：朵，动的意思，颐动即为咀嚼之意，指饮食之事。③颠：用作“填”，意思是塞。(7)拂经：开垦荒地。(8)颐征：为了生计而去抢劫粮食。(9)拂：违背。(10)眈眈：盯得紧的样子。(11)逐逐：动得快的样子。(12)由：遵循。

【译文】

颐卦：占得吉兆。研究养生之道，要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初九：你自己放着大量财物，还来窥伺我的衣食。凶险。六二：要解决生计问题，就得在山坡上垦荒开田。为了生计而去抢劫粮食，凶险。六三：违背养生之道，占得凶兆。十年都很倒霉，没有什么好处。六四：解决生计问题靠自己，吉利。像老虎一样盯住别人的衣食，想一下子扑过去抢夺。没有灾祸。六五：垦荒开田，有利于定居的占问。不能渡大江大河。上九：遵循养生之道，先艰难后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读解】

人间正道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而获是遭天谴的行为。我们的老祖先深明这个大义，在这一卦中反复申明这个道理。

农业社会的生存之道就是如此：奖勤罚懒。巧取豪夺不仅不是生存的长久之计，而且有悖于天理良心，应当口诛笔伐，必要时还得以暴力对付暴力。如今社会变了，前进了，但是道理却依然适用，只不过人们对此的理解变得更复杂和深刻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和使用的专利权，保护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道理的延伸和深化。

这也是一种社会正义。它以自然公理为基础，以舆论作为捍卫它的主要手段。现代社会则以法律形式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施，任何敢于越轨的人都将受到惩罚。这肯定比古人前进了一大步。可以想见，无论社会怎么前进，这个道理绝不会变，正所谓天变道不变。这大概也算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真理之一吧。

大过(卦二十八)——凡事不要过头

【原文】

(撰下兑上)大过①：栋桡②。利有攸往，亨。初六：藉用白茅③，无咎。九二：枯杨生梯④，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栋桡，凶。九四：栋隆⑤，吉。有它⑥，吝。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上六：过涉灭顶⑦，凶，无咎。

【注释】

①大过是本卦的标题。大的意思是太，大过就是太过。全卦的内容是讲一些过了头的事，标题是按内容取的。②桡(nao)：弯曲。③藉：席，用作铺垫。白茅：一种柔软洁白，较贵重的草。④梯：用作“蓂”，意思是草木新生、发芽。⑤隆：中间高起来。⑥它：指意外的事故。(7)灭顶：水淹过头顶。

【译文】

大过卦：屋梁被压弯了。有利于出门行旅，亨通。初六：用白茅铺垫以示恭敬，没有灾祸。九二：枯萎的杨树重新发芽，老头儿娶了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什么不吉利。九三：屋梁压弯了，凶险。九四：屋梁隆起不弯，吉利。但有意外事故，不妙。九五：枯萎的杨树重新开花，老妇人嫁了一个年轻丈夫。没有灾祸也没有好处。上六：渡河涉水，水淹过了头顶，凶险，但没有灾祸。

【读解】

人对事采取中间态度，似乎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过头或不及都失之偏颇。相比之下，不及比过头还要好些，所以才有“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这样的说法，以及枪打出头鸟这样的做法。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中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我们现在怎样指责，这个现实，这种内在心理结构，一时难以改变。

退后一步想，撇开中庸是好是坏的争执，折中的确是处理矛盾冲突的一种现实的手段。远的不说，就说近几年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状态的结束，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解，中国用“一国两制”的政策解决港、澳、台问题，都是突出的事例。其实，西方明智的人士远比一些国人更钟情于中庸思想，更懂得运用它的奥妙。这至少表明，走中间道路，取中间态度，是现实的，聪明的，也是有生命力的。

坎（卦二十九）——布满陷阱的荆棘路

【原文】

（坎下坎上）习坎①：有孚，维心，亨。行有尚②。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③。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来之坎④，坎险且枕⑤。人于坎富，勿用。 六四：樽酒簋贰⑥，用缶。纳约自牖⑦。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低既平⑧。无咎。 上六：系用徽纆⑨，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注释】

①本卦的标题是坎。习坎的意思是重坎，是说卦象为两个坎卦相叠加。标题省去习字是为了方便称呼。坎的意思是坑，陷阱。全卦内容主要讲从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的社会发展变化，用多见词“习坎”作标题。②尚：帮助。③窞（dan）：双重坎坑。④之：至，到达。⑤枕：用作“沈”，意思是深。⑥樽：装酒的器皿。簋(gui)：装饭的器皿。簋贰：两碗饭。⑦缶：陶制的器皿。约：取。牖(you)：窗户。⑧低：应为“坻”，意思是小山丘。⑨系：捆绑。徽纆(mo)：绳索。三股叫徽，两股叫纆。⑩丛棘：这里指监狱。古代监狱外面围上荆棘，以防犯人逃跑，所以用“丛棘”代指监狱。

【译文】

习坎卦：抓到俘虏。用好话劝说他们，亨通。路途中遇到帮助。 初六：坎坑重坎坑，陷入重坑之中。凶险。 九二：坎坑有危险，为了小收获只得冒险。 六三：来到坎坑，坎坑又险又深。陷入重坑之中，非常不利。 六四：用陶樽陶簋装酒饭，关在坎窞中的俘虏从窗户拿进送出。结果没有危险。 九五：坎坑没有被填满，小山丘被挖平了。没有灾祸。 上六：用绳索把犯人捆住，关进四周有丛棘的监狱中，多年还不能使犯人屈服。凶险。

【读解】

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动荡和变迁，必然会给个人的命运带来深刻影响。有人一夜之间暴发，由平民、奴隶变为拥有权势和财富的显贵；有人转瞬间由贵族沦为奴隶、阶下囚。江山财富的更迭转移，个人命运的沉浮，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社会之路的艰险坎坷，命运的变幻无常和不可捉摸。即使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灵，恐怕也难以解答这一人生的难题。

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一个又一个的坎坑，似乎是人生之旅的最好说明。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民百姓，可能遇到的陷阱坎坑会少一点；若想满足权欲物欲财欲而出人头地，难以逃脱陷阱圈套和风口浪尖的摔打。《红楼梦》中说，“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算是悟透了人生的这一真谛。

涉足官场、战场、商场、情场等等，人的自我由于众多掣肘的因素而变得身不由己，自我日渐消失，日渐物化，成为被算计、陷害、剥夺。吞噬、压榨、谋杀的对象。能挺过来，就是好汉；挺不过来，就是牺牲品，就是鱼虾。这样说来，明知山有虎，还是向虎山行为好。

离（卦三十）——突如其来的战祸

【原文】

（离下离上）离①：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错然②，敬之③，无咎。 六二：黄离④，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⑤，不鼓缶而歌⑥，则大耋之嗟⑦。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⑧。 六五：出涕沱若⑨，威嗟若⑩。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⑪，获匪其丑⑫。无咎。

【注释】

①离是本卦的标题。离的意思是“罹”，即遭遇灾祸。全卦内容主要讲战 祸，标题与内容有关。②履：步履，这里指脚步声。错然：杂乱的样子。③敬：用作“儆”，意思是警戒。④离：这里用作“螭”，意思是龙，指天上像龙形的云、虹，即霓。黄离就是黄霓。⑤昃（ze）：太阳偏西。⑥缶：陶制的乐器。⑦大耋（die）：老头儿。七十岁叫耋。⑧弃：使……变成废墟。⑨涕：眼泪。沱若：泪如雨下的样子。⑩威：忧伤。嗟：叹息。⑪有嘉：周代的小国嘉。折首：意思是斩首。⑫匪：用作“彼”。丑：众，这里指敌方。

【译文】

离卦：吉利的卜问，亨通。饲养母牛，吉利。 初九：听到错杂的脚步声，马上警惕戒备，没有灾祸。 六二：天空中出现黄霓，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九三：黄昏时天空出现虹霓，人们齐声高叫，没有唱歌时的 乐器伴奏，老人们悲哀叹息。这是凶兆。 九四：敌人突然袭击，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 六五：泪如雨下，忧伤叹息。吉利。 上九：在王的率领下反击敌人，将有嘉国君斩首，抓获了很多俘虏。没有灾祸。

【读解】

这里描述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从保持警惕，敌人突然袭击，到国王率众反击，大获全胜。天象显然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吉、凶征兆交替出现，似乎是天意的显现，结果也应验了预兆。其次是战争的残酷。发动突然袭击的敌人是强悍的，并且毫不留情地烧光、杀光、抢光；罹难的民众虽然难以抵挡强敌，却也演出了一出悲壮的场面，齐声高叫，泪如雨下，忧心叹息；再次是国王的英明勇敢，消灭了敌国，铲除了心腹之患。

一场残酷的战斗似乎显得那么简单：没有挖空心思的谋略，没有复杂的战略战术，也没有相持不下的反复争夺。但是，那浓厚的血腥味却是透过了纸背久久不散，“三光”的情景如在目前。原始的战术凭借的是体力的强悍，而不是复杂的计谋和精良的武器，还有古人笃信的上天的意向。

比较之下，现代战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变的是血腥和残酷，以及用它们来换取自己的利益。

咸（卦三十一）——梦境中的吉凶征兆

【原文】

（艮下兑上）咸①：亨，利贞。取女②，吉。

初六：咸其拇③。

六二：咸其腓④，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⑤。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④，朋从尔思①。

九五：咸其脢③，无悔。 上六：咸其辅③、颊、舌。

【注释】

①咸是本卦的标题。咸的意思是受伤。全卦的内容主要是就梦中所见的 生活琐事进行占问。标题的“咸”字是卦中多见字。②取：用作“娶”。③拇：大脚趾。④腓（fei）：小腿肚子。⑤执：同“咸”，意思也是受伤。随：用作“隋”，指股下隆起的肉。③憧憧：即童童，意思是 往来不绝的样子。①朋：朋贝，货币。③腓（mei）：背上的肉。③辅：，意思是牙床骨。【译文】

咸卦：亨通，吉利的占问。娶女为妻。吉利。

初六：脚大拇趾受了伤。

六二：小腿肚子受了伤，凶险。定居下来，吉利。

九三：大腿和大腿下部的内受了伤。伤后出行，会遇困难。

九四：占问吉利，没有悔恨。人来人往，实现了赚钱的愿望。

九五：背上受了伤，没有悔恨。

上六：牙床骨、面颊和舌头都受了伤。

【读解】

身体的某个部位受伤，今天在我们看来不足为奇，古人却相信网运气的吉凶有必然联系，尤其是在梦中出现，就更不是偶然 的了，所以当然得向神灵占问一下。其中很难说有什么深奥的秘 密或微言大义。

日常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碰碰不留神的时候。倘若事无巨细都 得去深入挖掘某种深层原因，那日子恐怕就过得太累了，甚至到 疑神疑鬼的地步，简直会寸步难行。当然，我们无意用我们今天 的看法去指责苛求古人；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或许可以说，梦 兆这玩意儿，心诚笃信就灵，不信则不灵。不过，心理分析学家们可能有充分的论据来反驳，证明梦兆 的深层心理根源。但对普通百姓而言，不大容易懂得那些过分专 门的理论，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经验显然更可靠一些。

恒（卦三十二） 一愿好日子恒久如常

【原文】

（巽下震上）恒①：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②。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③，或承之羞④。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⑤。凶。

【注释】

①恒是本卦的标题。恒的意思是久常。全卦内容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 事。作标题的“恒”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浚：挖土。③德：用作“得”，指收获。④承：奉送。羞：即“馐”，意思是美味。⑤振：振 动，动荡。【译文】

恒卦：亨通，没有灾祸，吉利的占问。有利于出行。

初六：挖土不止。占问凶兆，没有什么好处。

九二：没有什么可悔恨。

九三：不能经常有所获，有人送来美味的食物。占得艰难的 征兆。

九四：田猎打不到禽兽。

六五：经常有所获。占问结果，女人吉利，男人凶险。

上六：动荡不止。凶险。

【读解】

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且希望好日子长久保持下去，这是人们最普遍、最朴素的愿望，理所当然要占问神灵这一基本愿望能否实现。”

愿望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是严峻的，日子并不好过。有天灾，天旱水涝，火患虫害，雷电霜雪，对农业生产、居家度日、出门经商都会构成威胁。也有人祸，朝政动荡，兵匪战乱，盗贼抢劫，平民百姓终日提心吊胆，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古人的生活固然有田园牧歌的一面，而更多的却是生产繁忙，生活艰辛。

其实，任何时代的生活都有各自的难题和烦恼，哪里有恒常不变的舒适美满日子。现代人虽然在物质方面远胜于古人，却面对着物对人的异化和吞噬，日子同样不好过。但是，疲惫的现代人已没有了向上苍祈祷的虔诚了。

遯（卦三十三）——归隐山林的诱惑

【原文】

（艮下乾上）遯(1)：亨。小利贞。初六：遯尾(2)，厉。勿用攸往。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3)，莫之胜说(4)。九三：系遯(5)，有疾，厉。畜臣妾(6)，吉。九四：好(7)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8)遯，贞吉。上九：肥遯(9)，无不利。

【注释】

①遯(dun)是本卦的标题。遯是遁的异体字，意思是隐退。全卦的内容与政治斗争有关。遯是卦中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作标题。②尾：全部，尽。③执：抓住捆绑。④胜：可能。说：用作“脱”。⑤系：拖累，拘系。⑥畜：豢养。臣妾；家奴。⑦好：喜好，喜欢。⑧嘉：赞美。⑨肥：用作“飞”。肥论的意思是远走高飞。

【译文】

遯卦：亨通。有小利的占问。初六：君子全部隐退，危险。不利于出行。六二：用黄牛皮绳把马绑住。它不可能逃脱。九三：羁系住隐退者，他心里很痛苦，危险。豢养奴婢，吉利。九四：喜欢隐遁，这对贵族君子是吉利的，对小人则不利。九五：赞美隐遁，占得吉兆。上九：远走高飞隐道起来，没有什么不利。

【读解】

中国历来的君子、士大夫的人生之途，总在步入官场和归隐山林之间像荡秋千一样地来回摆动；他们的人生选择，似乎就只有这两个“对立的极”。一切都是生而注定了的，别无选择：要么在官场如鱼得水、志得意满，要么在山林放浪形骸、怡清悦性。表面看来，这两极好像互不相融，实质上中心依然是官场庙堂。人生最大的前途和成就，是立功、立德、立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为这“三不朽”而奋斗。归隐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有时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和手腕，有时是作为失意之后的一种心理补偿与心理平衡。真正志在山林做一个今天时髦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实在太少，即使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刻，恐怕也还有一只眼在偷窥着庙堂呢。

不过，单就山林本身而言，它确实对有较高心性修养的君子有着相当的诱惑力，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整套对此大加赞赏的理论。“遯卦”所言，也可看作是这方面的先声。

大壮（卦三十四）——驯养牲畜写真

【原文】

（乾下震上）大壮①：利贞。初九：壮于趾②。征，凶。有孚。九二：贞吉。九三：小人用壮(3)，君子用罔(4)。贞厉。羝羊触藩(5)，羸其角(6)。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

(7)，壮于大舆之輹(8)。六五：丧羊于易(9)。无悔。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10)。无攸利，艰则吉。

【注释】

①大壮是本卦的标题。壮的意思是强健，伤。全卦的内容主要与畜牧有关。标题的“壮”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壮：用作“戕”，意思是伤。③壮：强壮，力大。④罔：古“网”字，用来捕兽的工具。⑤羝（dī）羊：公羊。藩：篱笆。⑥羸（lèi）：用作“累”，意思是用绳子捆住。⑦决：破。⑧輹：用作“辐”，这里指车轮。⑨易：用作“场”，指放牧的牧场。⑩遂：进。

【译文】

大壮卦：吉利的占问。初九：脚趾受了伤。出行，凶险。有所收获。九二：占得吉兆。九三：奴隶狩猎凭力大，贵族狩猎用猎网。占得险兆。公羊用头角撞篱笆，却被篱笆卡住了。九四：占得吉兆，没有悔恨。公羊撞破篱笆，摆脱了羁绊，又撞在大车轮子上受了伤。六五：羊在牧场上逃掉了。没有悔恨。上六：公羊用头角撞篱笆，角被卡住，退不了，进不了。没有什么好处，占问早情则得吉兆。

【读解】

《周易》一再讲到狩猎驯养的情景，可见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倘若这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的话，那就表明周代尚处在由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狩猎所获，或用作食物，或用来驯养（吃不完时养起来供以后食用）。这两种情况，《周易》都说到了。另一方面，从所记农业生产的情形看，显然还比较原始，而且经常发生抢夺粮食的暴力事件。这说明农业生产还未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还得靠狩猎和畜牧作为重要的补充。

周人的发祥地在今天的陕西一带。今昔对比，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的感慨不知是忧是喜。今日的陕西，恐怕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狩猎，找不到一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找不到一处可以开垦的处女地……今日的陕西，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黄土地、浑浊的黄河、信天游、窑洞和古铜色的黄皮肤。俱往矣，昔日肥沃繁茂的草原，今朝已变为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丛林和网络。

晋（卦三十五）——敲响进攻敌人的战鼓

【原文】

（坤下离上）晋①：康侯用锡马蕃庶②，昼日三接③。初六：晋如摧如④，贞吉。罔孚裕⑤，无咎。六二：晋如愁如⑥，贞吉。受兹介福⑦，于其王母⑧。六三：众允⑨，悔亡。九四：晋如鼫鼠⑩，贞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⑪。往，吉。无不利。上九：晋其角⑫，维用伐邑⑬。厉，吉，无咎，贞吝。

【注释】

①晋是本卦的标题。晋的意思是前进，指作战中的进攻。全卦的内容主要讲战争。“晋”字既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②康侯：指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锡：用作“赐”，意思是赐予。蕃庶：繁育，繁殖。③昼日：终日，一整天。三接：指多次交配。④摧：摧毁，打垮。⑤罔：无。孚：抓，抢夺。裕：这里指财物。⑥愁：用作“遁”，意思是迫使投降。⑦兹：此。介：大。⑧王母：祖母。⑨允：用作“郅”，意思是进，这里指进攻。⑩鼫（shí）鼠：这里用来形容胆小如鼠。⑪失得：失败，失利。恤：担忧，气馁。⑫其：则。角：较量。⑬维：考虑。

【译文】

晋卦：康侯用周成王赐予他的良种马来繁殖马匹，一天配种多次。初六：进攻打垮敌

人、占得吉兆。没有抢夺财物，没有灾祸。 六二：进攻迫降敌人，占得吉兆。获得这样的福祐，是受了祖母的庇护。 六三：万众进攻，没有悔恨。 九四：进攻时胆小如鼠，占得凶兆。 六五：没有悔恨，即使战败也不气馁。前进，吉利。没有什么不利。 上九：进攻敌人必须较量力量，可以考虑攻打敌方城邑。凶险，吉利，没有灾祸，占得险兆。

【读解】

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战争，除了证明这一“王者之事”的重要外，也说明远古战争的频繁，几乎就像家常便饭，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大动干戈，不顾百姓奴隶的死活，不管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劫难。

战争的动因和目的，在那时不外乎攻城掠地，抢劫财物，抓获俘虏作奴隶和献祭的牺牲品，或者是镇压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这种带有原始暴力色彩的战争，很难说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全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结果除了灾难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可是，后来的所谓“史家”总要为某某君王讨伐某人的战争找出种种赞美的理由，竭力夸大某些并非真实的因素。“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乎成了中国传统史家的心理定势。这个逻辑的实质，便是对强权、暴力和专制的顶礼膜拜，为战争贩子带上胜利的花冠。

今天来思考战争，应当完完全全跳出这种巢臼，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从社会经济稳定繁荣的全方位角度来提出问题，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明夷（卦三十六）

--艰难之时思归隐

【原文】

（离下坤上）明夷（1），利艰贞。

初九：“明夷于飞（2），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3）。

六二：明夷（4），夷于左股（5），用拯马壮（6）。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7），得其大首（8）。不可疾贞（9）。

六四：入于左腹（10），获得夷之心（11），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12），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注释】

（1）明夷是本卦的标题。明夷在卦中有三种意思：一指鸣，即叫着的鹈鹕；二指鸣响的弓；三指太阳落下。全卦内容讲出行狩猎和隐退守洁，用多见词作标题。（2）明夷于飞：这里引用一首民歌作占，叫做谣占，在这里用来说明行旅之难。明夷：用作‘鸣夷’，意思是叫着的鹈鹕。鹈鹕是一种水鸟，俗称淘河。（3）言：指责，责难。（4）明：这里指太阳。夷：来。明夷就是太阳下山。（5）夷：用作“痍”，意思是受伤。（6）用：因为。拯：得救。用拯马壮：意思是说因为壮善跑而得救。（7）明夷：这里指鸣弓，意思是说拉弓发射。南狩：南方的猎区。（8）大首：大头，指大头的猛兽。（9）可：利。（10）腹：，古代半地下式房屋的复室。左腹就是左室，这里指隐居之处。（11）明夷：太阳隐去，这里的意思是说隐退。（12）箕子：殷纣王的哥哥。明夷：这里指隐退。

【译文】

明夷卦：有利于占问艰难的事。

初九：”鹈鹕在飞行，垂敛着羽翼。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粮。”前去的地方，受到主人责难。

六二：太阳下山的时候，左腿受了伤，因马壮得救。吉利。

九三：在南边的猎区拉弓射箭，猎获了大猛兽。不利于占问 疾病。

六四：进入隐居之处，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一出门就想返回。

六五：殷纣王的哥哥箕子到东方邻国去避难，吉利的占问。

上六：太阳下山，天黑了。太阳初升是天明，后来下山是天 黑。

【读解】

借日出日落、天明天黑，来表达君子出行时的内心体验，尤 其突出了出行途中的艰难境遇：饥肠辘辘，房东的刁难，身体的 伤病，油然而生归隐之心。当然，也有顺利之时：狩猎时所获甚 丰。但全卦的语调却在突出行旅的艰难和归隐之思。

在这种行路难的倾诉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一种疲惫 感无奈感。人生路漫漫，日出复又入，何时会有尽头，何处是归宿？ 这种感慨之中，显然包含有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和悲观的色彩，包含有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内存关注。 人生固然是一场战斗，为了功名利禄、家国妻儿；但得到之 后又怎样，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为什么总得去获取，为什么不停 下来抚慰创伤、静心思虑？太阳再辉煌也有消失的时候，事业再 辉煌同样有难以继的时候，人生再顺畅照样免不了灾祸。这一 切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不可能不去想，却又永远不出答案。

是呵，不如归去，隐没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不看不想无 欲无求无牵无挂，岂不是大好大的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人真 正识透了个中妙谛？

归隐，大概也该算是人生“永恒主题”之一吧。

家人（卦三十七）

——幸福的和不幸的家庭

【原文】

（离下哭上）家人①：利女贞。

初九：闲有家②，悔亡。

六二：无攸遂③，在中馈④。贞吉。

九三：家人嗃嗃⑤。悔，厉，吉。妇子嘻嘻⑥，终吝。

六四，富家⑦，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⑧，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③，终吉。

【注释】

①家人是本卦的标题。家人的意思就是家庭。全卦专门讲家庭中的事，标 题与内容有关。 ②闲：防范。有：于。③遂：用作“坠”，意思是失 误。（4）中馈：家庭中的饮食之事。⑤嗃嗃（he）：用作“嗷嗷”意思是 众口愁叹。（6）嘻嘻：笑声。（7）富：用作“福”，意思是幸福。（8） 假：用作“格”，意思是到达。有：于。家：这里指祭把祖先的家庙。（9）孚：俘虏。威如：发怒的样子。

【译文】

家人卦：有利于妇女的占问。

初九：提防家里出事，没有悔恨。

六二：妇女在家中料理家务，没有失职。占得吉兆。

九三：贫困之家哀号愁叹，嗷嗷待哺，有悔有险，但终归吉 利。富贵之家嘻笑作乐，骄奢淫逸，结果要倒霉。

六四：幸福的家庭大吉大利。

九五：君王的家庙中祭祝祖先，不必忧虑。吉利。

上九：抓到的俘虏不肯屈服，发怒反抗，结果还是吉利。

【读解】

这一卦专讲家庭之事，看来作者并未忽略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事实上，家庭结构，血缘关系，正是构成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根本所在，想必作者深知这一点，才辟出专卦来谈论。

引人注目的是说这是对妇女有利的，即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定位在家庭之中。她们不是一家之长，仅仅是专门负责料理家务（大概也包括生儿育女吧），无缘参与社会事务。这就是中国传统对妇女角色的定位。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家庭之中没有妇女是不行的，家中的大小事情要由妇女来操持；但是妇女在家中是被领导者，无权作出决定。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是服从丈夫，孝敬公婆，养育子女，安分守己地做家务。

按这样的标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所讲的这句话，肯定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情况。在今天看来，那时的幸福家庭一定沉闷得令人窒息，压抑得令人难以容忍——至少对妇女们来说是如此，因为无论她们怎样聪明能干，都只是奴隶般的角色。

睽（卦三十八）

——平实的旅行日记

【原文】

（兑下离上）睽①：小事吉。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②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③，其牛掣④，其人天且劓⑤。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⑥，遇无夫⑦，交孚⑧。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⑨。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⑩载鬼一车⑪先张之弧⑫后说之弧⑬。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注释】

①睽(kui)是本卦的标题。睽的意思是相违，矛盾。全卦记述旅人出行途中所见所闻，像一篇旅行日记。作标题的“睽睽”字与内容有关。②复：返回。③舆：大车。曳：拖拉。④掣：意思是牛角一俯一仰，形容牛拉车很吃力的样子。⑤天：用作“颠”，意思是额部，这里专指一种在额上刺字的刑罚。劓(yi)：割掉鼻子（一种刑罚）。⑥睽：乖离，这里指外出的旅人。跃孤的意思是说旅人孤单行路。⑦元夫：元用作“兀”，元夫就是跛子。⑧交：一起，全部。⑨厥：其，这里指代旅人。厥宗：跟他同宗族的人。噬：吃。肤：这里指肉。⑩豕：猪。涂：泥巴。负涂：背上有泥。⑪鬼：这里指用图腾打扮的人。⑫张：拉开。弧：弓。⑬说：用作“脱”，这里的意思是放下。

【译文】

睽卦：小事吉利。初九：没有悔恨。马跑掉了，不必去追，它自己会回来。途中遇到容貌丑陋的人，没有灾祸。九二：刚进小巷就遇到主人接待，没有灾祸。六三：看到一辆拉货的车，拉车的牛很吃力，一步一使劲，牛角一俯一仰的，赶车的人是个被烙了额、割掉鼻的奴隶。开始时拉不动，最后拉走了。

九四：旅人孤身赶路，遇到一个跛子，同他一起被抓住。危险，结果却没有灾难。

六五：没有悔恨。看见同宗族的人在吃肉。往前走，没有什么灾祸？

上九：旅人孤身赶路，看到一头猪满身是泥，一辆大车载满了图腾打扮的人。他们起

初拿起弓箭要射，后来放下了。这些人 不是来抢劫，而是去订婚。旅人继续前行，虽然遇到下雨，但平安吉利。

【读解】

我们不知道这位旅行者姓甚名谁，更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和 终点。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心情悠闲轻松，虽有心情紧张的时候，但 大体上是无忧无虑的，自在的，并且一路顺利。因此，他才有闲 情逸致记下所见所闻。

他边走边看，像旁观者。他也像导游或电影导演，通过他的 眼睛的选择，引领我们同他一起去观看旅途的景象：丢失马匹，容貌丑陋的人，投宿顺利，拉车的牛和赶车的奴隶，弧身赶路被俘，同族人吃肉，满身是泥的猪，订婚的一群人，遇雨却平安。这里没有文学夸张，更没有潜台词和微言大义；勿宁说，它 简直像二次大战后电影中的新现实主义所用的长镜头，跟踪一桩 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力图真实地记录下来。看不少作者的倾向性，没有任何评点、议论，朴实得如同生活本身。

好处和价值也正在这里。让我们自己去感受，用自己的生活 体验去充实其中的细节，去揣度人物的心理，去体味古人的生存 状况。因此，它比诗更有诗意，比散文更精炼。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悠闲的心境和细致的体察，是产生这篇日记的关键因素。

蹇（卦三十九）

——艰难困苦结硕果

【原文】

（艮下坎上）蹇①：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初六：往蹇来誉②。

六二：王臣蹇蹇③，匪躬之故（4）。

九三：往蹇来反⑤。 六四：往蹇来连（6）。”

九五：大蹇，朋来（7）。

上六：往蹇来硕③，吉。利见大人。

【注释】

①蹇（jian）是本卦的标题。蹇的意思是艰难。全卦的内容是通过商旅来说明由难变为不难的道理。作标题的“蹇”字既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的多见词。②誉：用作“趋”，意思是安全舒适地行路。③蹇蹇：难上加 难。④躬：自己。⑤反：意思是高兴快乐。⑥连：用作“辇”，意思是车。⑦朋：朋贝，货币。⑧硕：用作“蹠”，意思是跳跃，这里用来说明高兴。

【译文】

蹇卦：往西南方走有利，往东北方走不利。有利于会见王公 贵族。占得吉兆。

初六：出门时艰难，回来时安适。

六二：王臣的处境十分艰难，不是他自身的缘故。

九三：出门时艰难，回来时快乐高兴。 六四：出门时艰难，回来时有车可坐。

九五：经历了许多艰难，最终赚钱获利。

上六：出门时艰难回来时欢喜跳跃。吉利。有利于见到王公 贵族。

【读解】

作者一再想告诉我们的是：难与不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此 时艰难，彼时却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此时身处逆境，彼时却 可能飞黄腾达。以商人经商营利为例，要想赚钱赢利，就得投入 资金和精力，历经辛劳，才会有所收获。

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天上掉不下馅饼，不开荒耕种就没有 粮食吃，舍不得孩子就打不到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的老 祖宗反复申说，我们子子孙孙真的铭记在心，并身

体力行，用实践来证明这个真理。子子孙孙传下来，铸就了中国人特别能吃苦 耐劳的民族性格。这一点早有定论，无可非议。

有意思的是，《周易》的作者似乎不像后来的君子大人们 对经商赢利抱有成见，不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一类糟 踏商人的话，倒显得十分看重商人的活动、这种态度，恐怕比 后来解说《周易》的儒生们要豁达宽容得多，也许还能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形？

解（卦四十）

——逢凶化吉的商旅经历

【原文】

坎下震上）解①：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 夙吉②。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3）。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4），朋至斯罕⑤）

六五：，君子维有解（6），吉。有翠于小人（7）。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③，获之，无不利。

【注释】

①解是本卦的标题。解的意思是分解，解除。全卦内容主要讲商旅、狩 猎和俘虏。标题的“解”字为卦中多见词。②夙：早。③黄矢：铜 箭头。④解：用作“懈”，意思是懈怠。拇：脚大拇趾，这里代指脚。解 而拇：意思是说不想走路。⑤朋至：获得朋贝，赚了 钱。斯：则。（6）维：系，束缚。有：又。解：解开，松开。（7）罕： 惩罚。（8）公：这里指贵族。隼（s u n）：鹰。墉：城墙。

【译文】

解卦：往西南方走有利。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如返回 来，吉利。如目的明确， 早去吉利。

初六：没有灾祸。

九二：田猎获得三只狐狸，身上带着铜箭头。占得吉兆。

六三：带着许多货物，背负马拉，惹人注目，结果强盗来了。 占得险兆。

九四：赚了钱而懈怠不想走，却被人抓去。

六五：君子彼捆起后又 被解开，吉利。小人将受到惩罚。

上六：王公贵族在 高高的城墙上射中一只鹰，并抓住了。这 没有什么不吉利。

【读解】

这里记录的又是一次商旅经历。这次商人遭遇歹徒和拘禁，最 终逢凶化吉，满载而归。

商人的运气似乎特别好，总有神灵在庇佑他们，差不多像希 腊神话传说中的商业和盈利幻 中赫尔墨斯，虽然历经艰辛，却始 终是福星高照，次次走运。他们的日子显然比开荒 种地的农民好过得多。他们可以外出 旅行，边走边看，见多识广，旅游赚钱兼得。他们生 活的内容没 有农民那么枯燥，甚至在行旅途中还可以打猎——既是娱乐，又 可以吃野味。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活得很潇洒自在。他们 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 经济机器中的润滑剂。

损（卦四十一）

——保持恰到好处的“度”

【原文】

(兑下艮上) 损①：有孚，无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 之用二簋②，可用享③。

初九：已事遄往④，无咎。酌损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四：损其疾⑤，使遍有喜⑥。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⑦，弗克违⑧。无吉。

上九：弗损益之⑨ 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⑩

【注释】

①损是本卦的标题。损的意思是减损。全卦的内容是说明损与益两个对立方的关系。标题的“损”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曷：用作“嗑”，意思是送食物。簋(guǐ)：装饭的器物。③享：宴享，祭享。④已：用作“祝”，意思是祭把。遄(chuan)：快，速。⑤损：减轻，消除。⑥使：使人祭把。有喜：这里指病愈。(6)益之：送给。朋：朋贝，货币，十枚一串贝为朋。(7)违：离去。(8)弗损益之：意思是说不减少不增加。(9)臣：奴隶。家：家人。无家：没有家人，意思是说单身汉。

【译文】

损卦：获得俘虏，大吉大利，没有灾祸，如意的占问。有利于出行。有人送来两盆食物，可以用来宴享。

初九：祭祀是大事，要赶快去参加，才没有灾祸。但有时可酌情减损祭品。

九二：吉利的占问。出讨他国，凶险。有时不能减损，要增益。

六三：三人同行必有一人因看法不一而被孤立，一人独行遇人可以作伴。

六四：减轻疾病，要赶快祭神，才会病愈，没有灾祸。

六五：有人送给价值十朋的大龟，不能不要。大吉大利。

上九：不增不减，完全依旧。没有灾祸，占得吉兆。有利于出行，可以获得单身奴隶。

【读解】

损和益，一减一增，被当作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可以相互转化；或减或增，或减中有增，增中有减，或不增不减。如何取舍，如何抉择，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在对立双方中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度，是我们的祖先喜欢并擅长的思维方式和处世为人的态度。他们从不走极端，从不抓住一方面紧紧不放，也不习惯穷很究底或以毒攻毒，雪上加霜。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走钢丝：主旨是保持平衡状态，稳住不致掉下来；向左边斜了就往右一点，向右边歪了就往左倾一些，不偏不倚正是所需的“度”。

国人传统的智慧、技巧、知识都用在了保持这个恰到好处的度上。人生的过程仿佛就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虽然很累，但四平八稳，没有大起大落，大灾大难，于是就心安理得了。

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它排斥进取、冒险、冲刺、拼搏，固守自我封闭的心态，好静不好动，使人老态龙钟，生气全无。

益(卦四十二)

——力挽衰亡的呼号

【原文】

(震下巽上) 益①：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为大作②。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③，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4）。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5)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6)。元吉。有孚，惠我德（7）。

上九：莫益之（8），或击之（9）。立心勿恒（10），凶。

【注释】

①益是本卦的标题。益的意思是增益。全卦内容是说明损益的道理，与“损卦”构成一个组卦。标题的“益”字是卦中多见词。②用：于。大作：大兴土木，建筑。③益之：这里的意思是祭把时增加人牲。用：因为。凶事：丧事，这里指周武王去世。④中行：中途。用圭：指祭把，因为祭把时要执圭（即圭），所以用来代指。⑤依：即殷，指殷代。（6）惠心：安抚，好心。勿问：不必追问。（7）德：用作“得”，这里指所获财物。（8）莫：没有人。益：帮助。（9）击：攻击。（10）恒：长久，坚持不变。

【译文】

益卦：有利于出行。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初九：有利于大兴土木。大吉大利，没有灾祸。

六二：有人送给价值十朋的大龟，不能不要。占得长久吉兆。周武王克商，祭祀天帝，吉利。

六三：因武王去世，祭祀时增加人牲，没有灾祸。抓到了俘虏，中途报告周公举行祭把。

六四：东征胜利后，班师回来的路上报告周公成王有命，把殷商遗民处理好有利。

九五：抓到俘虏，好心待他们，不必追究。大吉大利。抓到俘虏，用财物优待使他们对我感激。

上九：没有人帮助，还有人来攻击。这时内心不坚定，必然凶险。

【读解】

为了与“损卦”对应，“益卦”进一步用周王朝由盛到衰、行将危亡的历史事实来阐发损益相互转化的道理，意在告诫周朝统治者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周朝的衰亡。

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可以理解，说得深刻在理。然而，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道理与事实的背离，人的意愿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左，以及统治者专断粗暴或刚愎自用或利令智昏奢靡淫逸而断送家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帝王专制制度决定了真理的力量十分有限，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是统治者个人意志。不受任何约束的帝王权力可以无限膨胀，道理是否起作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周易》的作者把损、益的道理讲得多么深刻，仍然没能挽救周王朝的衰亡。

这使我们想到：真理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同权力（包括各种形式：法律的，政治的，舆论的，制度的等等）相结合，以强制的或公众的形式诉诸于个人，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恐怕更为深刻。

夬（卦四十三）

——防患于未然意识

【原文】

（乾下兑上）夬①：扬于王庭②，孚号“有厉”③。告自邑：“不利即戎④。”利有攸往。

初九：壮于前趾⑤，往，不胜为咎。

九二：惕号⑥，莫夜有戎⑦，勿恤。

九三：壮于頄⑧，有凶。君子夬夬独行⑨，遇雨若濡⑩，有愠（11），无咎。

九四：臀无肤⑫，其行次且⑬。牵羊悔亡，闻言不信⑭。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15），无咎。

上六：无号（16），终有凶。

【注释】

①夬（guai）是本卦的标题。夬是“快”的本字，有快乐和快速两种意思。全卦内容主要讲防范敌人和行旅。标题取“夬”的字义。②扬：拿着兵器跳的武舞。③孚号：呼号。有厉：有敌人来侵犯。④即戎：马上进行防御。⑤壮：受伤。⑥惕号：惊恐呼号。⑦莫：“暮”的本字，意思是太阳下山。⑧頄（qiu）：颧骨。⑨夬夬：急匆匆的样子。（10）若：而。濡：淋湿。（11）愠：不高兴，不满。（12）肤：肉。臀无肤：这里是说臀部受了伤。烟次且：用作“趑趄”，意思是走路很困难的样子。（14）闻：用作“问”。言：用作“愆”，意思是亏损。信：申辩，说明。（15）苋：细角山羊。陆：意思是蹦跳。中行：路中间。（16）无：应为“犬”字。

【译文】

夬卦：王庭中正在跳舞取乐，有人呼叫“敌人来犯”。邑中传来命令：“不利出击，严密防范。”有利于出行。

初九：脚趾受了伤，再前往，脚力不胜将遭难。

九二：有人惊呼，夜晚敌人来犯，但不必担心。

九三：颧骨受了伤，凶险。君子独自匆匆赶路，遇到下雨淋湿了全身，很不高兴，但没有灾祸。

九四：臀部受了伤，走起路来十分困难。牵羊去做买卖，悔恨羊丢失了，问怎么丢的，却说不清楚。

九五：细角山羊在路中间欢快蹦跳，没有灾祸。

上六：狗叫，结果将凶险。

【读解】

看来，古人过日子很难有安定团结的时候，随时都可能受到外敌入侵，随时都会有伤亡疾病的威胁，因而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松懈。居家度日是如此，外出经商是如此，寻欢作乐也是如此。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有备无患。

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便会产生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才会设法寻求各种防范措施。这一卦所讲，不是防天灾，而是防人祸；不是防自己人，而是防外族。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并且早已深入到了整个民族的深层意识之中。

有了这种忧患意识，不断学会保护自己，才经得起种种磨难。正像犹太民族一样，三千年流离失所，在胆战心惊的恐惧心理笼罩下度日，却没有一刻忘记过为重新建立家园而奋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曾经强大过，又何以在近代落伍了？这里面有太多的话可说，怎能是一个忧患意识所能解答。

尽管如此，忧患意识的确是焦点所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远古的祖先们那里。

姤（卦四十四）

--梦中相亲出行

【原文】

巽下乾上）姤①：女壮②，勿用取女③。

初六：系于金柅④，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⑤。

九二：包有鱼⑥，无咎。不利宾⑦。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⑧。

九五：以杞包瓜⑨，含章⑩，有陨自天（11）。

上九：辞其角（12），吝，无咎。

【注释】

①姤(gou)是本卦的标题。姤用作“遘”，意思是遇合，也用作婚媾的“媾”。全卦的内容与出行和婚姻有关，并且都是占问梦中景象，即梦占。标题取“姤”的两种意义。②壮：受伤。③勿用：不利。取；用作“娶”。④金柅(ni)：铜制的纺车转轮把手。⑤羸豕：瘦猪。孚：用作“桴”，意思是牵引。蹢躅(Zhi zhu)：徘徊不前的样子。⑥包：用作“庖”，意思是厨房。⑦宾：宾客，这里指宴请宾客。⑧起：动。⑨以：倚靠，缠着。包瓜：匏瓜。⑩含章：很有文彩。⑪陨：掉下，落下。⑫姤：遭遇，这里指遇上野兽。其：而。角：搏斗。【译文】

始卦：女子受伤，不利于娶女。

初六：衣服挂在纺车转轮的铜把手上了，占得吉兆。占问出行，则见凶象。拉着不肯前进的瘦猪。

九二：厨房里有鱼，没有灾祸。不利于宴请宾客。

九三：臀部受了伤，走起路来十分困难。危险，但没有大灾难。

九四：厨房没有鱼，一动就凶险。

九五：缠着把树往上长的轮从很好看，突然从很高的地方掉下一个瓜。

上九：碰上野兽，同它搏斗，危险，结果没有灾祸。

【读解】

在周代，算得上顶顶重要的事的，只有战争和祭祀，因而受到极度重视。除此之外，其它一切事，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种田经商，生老病死，冬去春来等等，都在小事之列。隆重的仪式，繁琐的规程，艺术的装点，虔诚的态度，深邃的智慧，统统都奉献给了祭扫和战争，“小事”是不配享用的。

这一卦所记，正是梦中所见的生活琐事，并且确有梦的特点：事与事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思路有很大的跳跃性，一会是婚姻，一会是出行，一会是瘦猪，一会是厨房中的鱼，一会是臀部受伤，一会是地瓜掉下，一会是与野兽搏斗，显得稀奇古怪，纷纸杂陈。

这些梦象本身是偶然出现的，同储存于脑中的记忆表象有关。古人不理解这一点，以为是神秘的征兆；而后世的说《易》者，却一本正经地要从中去发掘深意，未免荒唐可笑，正如缘木求鱼，完全找错了地方。

萃（卦四十五）

——没有人的祭祀活动

【原文】

（坤下兑上）萃（1）：亨。王假有庙②。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③，吉。利有攸往。

初六：有争不终（4），乃乱乃萃⑤，若号（6）。一握为笑（7），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8），无咎。争乃利用禴（9）。

六三：萃如嗟如（10）。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11），无咎。匪孚（12），元永贞，悔亡。

上六：赍咨涕洟（13），无咎。

【注释】

①萃是本卦的标题。萃在卦中用作“悴”，“瘁”，意思是忧虑。全卦的内容主要讲祭祀和政治态度。标题的“萃”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假：到，至。③大牲：牛，古代祭祀时以牛为大牲。④不终：没有结果，这里指 俘虏被抓后跑了。⑤乱：纷乱。⑥若：而。号：呼号。⑦一握：即噬啜，啞啞，表示笑声。⑧引：永久，长期。⑨禴(yue)：祭祀的名称，指春祭。⑩嗟：感叹。⑪萃：用作“瘁”。有，于。位：职位。⑫匪罕：没有俘虏。⑬賁咨(ji zi)：咨嗟，叹息。洸：流鼻涕。

【译文】

萃卦：亨通。君王到宗庙祭祀。有利于见到王公贵族，亨通， 吉利的占问。祭祀用牛牲，吉利。有利于出行。

初六：抓到俘虏，后来又跑了，引起一阵纷乱和忧虑，大家 呼喊追捕。追回来后嘻哈大笑，不再担忧。前行，没有灾祸。

六二：长久吉利，没有灾祸。春祭最好用俘虏作人牲。

六三：长久叹息。没有什么好处。前行，没有灾祸，只有小 危险。

九四：大吉大利，没有灾祸。

九五：尽瘁于职守，没有灾祸。没有俘虏，占问长久吉凶，没 有悔恨。

上六：感叹流涕，为国忧心，没有灾祸。

【读解】

前一卦讲了梦中的小事，这一卦接着就讲大事要事--祭祀。 祭祀对古人而言，恐怕难以再有比它重要的了。祭祀的对象一为 祖宗，这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密切相关，也是社会组 织结构形成的始基；一为神鬼，人间万物都有神鬼的法力在支配， 不得不以恭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一为天地，人的生存条件取 决于天与地，天地的运行变化，自然要对人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必须崇拜。

总而言之，祭祀以神圣隆重的仪式把古人的心灵导向自身以 外的崇拜对象，唯独不崇尚自己，自己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天子 例外，因为他就是天地神灵在人世间的唯一代表）。人是没有价值 的，他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服从，从家长到官员到大臣到皇上到祖先到天地到鬼种，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这些被当作神圣的对象服 务，充当仆人和奴隶，充当牛马和犬羊！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个 人是为他人、群体活着，是一架巨大机器上的一颗没有思想、没 有情感、没有生命的螺丝钉。所以，在祭犯中，奴隶可以像牲口 一样被杀了来做牺牲品，而人们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必须如此。

看了这样的祭祀，我们的心里总该有所动吧！

升（卦四十六）

-- 昌盛之道在不断发展

【原文】

（巽下坤上）升①：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②，大吉。

九二：罕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虚邑③。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④。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 ⑤。

上六：冥升（6），利于不息之贞（7）。

【注释】

①升是本卦的标题。升的意思是上升，发展。全卦的内容大致是讲周朝 不断上升、强

盛的历史。标题的“升”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允：意思是前进。③虚邑：建在大山丘上的城邑。④王：周王。亨：即“享”，意思是祭祀，⑤升：登上。阶：阶梯。(6)冥：晚上。(7)不息：不停。

【译文】

升卦：大亨大通，有利于见到王公贵族，不必担忧。向南出征吉利。

初六：前进而步步发展，大吉大利。

九二：春祭最好用俘虏作人牲，没有灾祸。

九三：向建在山丘上的城邑进军。

六四：周王在岐山举行祭祀。吉利，没有灾祸。

六五：占得吉兆，沿阶而逐步上升。

上六：昼夜不停地发展，有利于不停发展的占问。

【读解】

我们不应忘记，《周易》的作者耿耿于怀的是挽救周王室的危亡，所以一有机会就要表达这一意图。这一卦的主题是发展进步，用在行将衰亡的周朝之上，正切中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岂止是周代才需要不断地发展壮大！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没有发展和进步，都只有死路一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应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发展和进步，不应当是单一直线式的，而应是开放式的，放射式的，全方位的，需要有博大的胸襟和高众瞩的见识。只要于我有利的，就广采博纳，而不要分什么中、外，更不应死守什么“中体西用”的死胡同。远的不说，近代中国就深受“中体西用”之争的危害。现在的反思首先就当跳出中、西之分的窠臼，然后才会有深入实质的体察，然后才谈得上向前看，大步走。

困（卦四十七）

--严刑酷罚的展示

【原文】

（坎下兑上）困①：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②。

初六：臀困于株木③，入于幽谷，三岁不覿⑤。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来③，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①，据于蒺藜（8），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9），困于金车（10）。吝，有终。

九五：劓刖（11），困于赤紱，乃徐有说（12），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13），于臲兀（14）。曰动，悔有悔。征，吉。

【注释】

①困是本卦的标题。困的意思是困厄，倒霉和关押。全卦专讲刑狱。“困”字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②言：用作“愆”，意思是罪过。信：申辩，说清楚。③困：这里的意思是挨打。株木：指打人的刑杖。④幽谷：这里指监狱。⑤覿（dì）：看见。（6）朱紱（fù）：红色的服装，这里代指穿红色服装的民族。（7）石：嘉石。古代树立在朝门左边当众的地方，用于惩罚犯人。（8）蒺藜：这里代指监狱。（9）徐徐：慢行的样子。（10）金：禁。金车：关押犯人的囚车。⑪劓（yì）：割掉鼻子。刖（yuè）：砍掉脚。（12）徐：逐渐。说：用作“脱”。（13）葛藟（lěi）：一种有刺的蔓生植物，种在监狱外，以防犯人逃跑。（14）臲兀（niè wu）：木桩，围在监狱外，防止犯人越狱。【译文】

困卦：亨通。占问王公贵族得吉兆，没有灾祸。有罪的人无法申辩清楚。

初六：臀部挨了刑杖打，被关进牢房，三年不见外界天日。

九二：酒醉饭饱，穿红衣的敌人来犯，于是祭犯求神。占问出征，得凶兆。没有灾祸。
六三：被捆在嘉石上示众，又被关在四周有蒺藜的牢里，释放回到家里，妻子却不在了，凶险。
九四：犯人被关在囚车里，慢慢走来。这很不幸，但最后被释放了。
九五：被穿红衣的人抓去，割掉鼻子，砍断了脚，后来逐渐逃脱，赶快祭祝求神保祐。
上六：被关在四周有葛廷和木桩的监狱里，想动身越狱的话，就会悔上加悔。占问出征，得到吉兆。

【读解】

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民众从来就是被治理和奴役的对象，而治理和奴役民众的人从来就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因而有“刑不上大夫”之说。

“困卦”中所讲的刑狱，便是专门用来治理平民百姓的。刑罚的方式和种类可谓丰富多彩，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可谓悠久辉煌。泱泱大国，能列为国之骄傲的品种，理当在“四大发明”之外加上严刑酷罚。

为了怕犯人逃走，想出了断脚、割鼻、刺面。为了防止犯人传宗接代，想出了宫刑。为了防止报复，想出了诛灭九族。为了警告众人，想出了担枷示众，囚车游街。为了让犯人记取教训，想出了棒打屁股。还有白刑、五马分尸、鞭尸等等。总而言之，在用暴力手段统治民众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世界级的水准。

据说卡夫卡当年在慕尼黑当众朗读小说《在流放地》（其中详细描述一架“杀人机器”的功用和特点）时，有人吓得逃走，有人当场晕倒。我们读《周易·困卦》，该有什么反应呢？

井（卦四十八）

——水是生命之源

【原文】

巽下坎上）井（1）：改邑不改井②，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跻井③，羸其瓶（4），凶。

初六：井泥不食⑤。旧井无禽（6）。

九二：井谷射鲋（7）。瓮敝漏（8）。

九三：井渫不食（9），为我心恻（10），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六四：井甃（11），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12），食。

上六：井收勿幕（13）。有孚，元吉。

【注释】

①井是本卦的标题。井指井田，水井，陷阱。全卦内容是记述村邑中劳动和生活的情景。作标题的“井”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改邑：改换封邑。井：井田，指划分齐整的田地。③汔（q i）：水干枯。至：用作“窒”，意思是淤塞。跻（j u）：这里的意思是挖。④羸（lei）：用作“儡”这里指打破。⑤泥：淤泥。井泥：井水浑浊含泥。（6）井：陷阱，用于捕兽。（7）井谷：井底。鲋：小鱼。（8）瓮：汲水的耳器。敝：破。（9）渫（xie）：污浊。。（10）心恻：沁测，意思是淘净，澄清。（11）井甃（zhou）：用砖石垒筑井壁。（12）冽：水清澈。（13）收：缩小。井：陷阱。幕：盖。

【译文】

井卦：改换了封邑却没改变井田数目，没有损失也没有多得，人们照样在田间未来往。水井已经干枯淤塞，却不去挖淘，还打破了汲水瓶，凶险。

初六：井水浑浊如泥无法饮用。陷阱塌坏不能关野兽。

九二：张弓射井底的小鱼。水瓮又破又漏。

九三：井水污浊不能饮用，给我淘净澄清，就可以汲饮。君王英明，使众人都得到他的福佑。

六四：用砖石垒砌井壁，没有灾祸。

九五：井水清澈，凉泉可口，可以饮用。

上六：缩小陷阱口，不加阱盖，结果捕获了野兽，大吉大利。

【读解】

水被称为“生命之源”，已被世所公认。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正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的困扰，保护水资源成了全球性的话题。

这个困扰着今人的问题，同样也困扰过古人。原始社会的人类从狩猎游牧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有水源，否则难以生存下去。周人定居的陕西一带，古往今来都是缺水地区，要靠挖井取地下水来保证生产和生活，因此水便显得特别珍贵。“井卦”所记，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和打仗，而对平民百姓来说，生活平安幸福最为重要，他们关注的是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锅碗瓢盆。我们不要自鸣清高地鄙视这些东西。世间没有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王公贵族们也是凡胎肉身，其它的都是身外之物。

正如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样，不食人间烟火就成了非人。

革（卦四十九）

——变更是万物运行的法则

【原文】

（离下兑上）革①：巳日乃孚②。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③。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④，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⑤。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6）征，凶。居贞吉。

【注释】

①革是本卦的标题。革的意思是改变。全卦的内容主要与战争有关，用战争来说明变的思想。标题的“革”字既与内容相关，又是卦中多见词。②巳：用作“祀”，指祭祀。③巩：加固，束紧。④言：用作“靳”，意思是马的胸带。三就：三重。⑤改命：改变命令。（6）革面：变脸。

【译文】

革卦：祭祀那天用俘虏作人牲。大亨大通，吉利的占问。没有悔恨。

初九：用黄牛的皮革加固束紧。

六二：祭祀的日子要改变。出征，吉利。没有灾祸。

九三：出征，凶险。占得险兆。把马的胸带绑三匝，打了胜仗，抓到俘虏。

九四：没有悔恨。捉到俘虏，改变了命令。言利。

九五：指挥官勃然大怒，未必会取得胜利。

上六：君子勃然大怒，小人不满反抗。出征，凶险。占问居处得吉兆。

【读解】

用战争来说明改变、变更的道理，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一方面，战争为国之大事，用

来作例证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战争中充满各种变化多端的因素，没有灵活机敏的头脑，难以适应，因此本身就是对变化多端的最好说明。

变的道理可以推广到宇宙人间的万事万物。宇宙人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即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绝对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因而，以不变应万变，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消极闭塞的表现。天在变，道在变，人也应当变。最能变者，就最能生存。中国古代的智慧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等等，就是讲的以变对变，灵活机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鼎（卦五十）

——鼎倾覆损坏的启示

【原文】

（巽下离上）鼎①：元吉，亨。

初六：鼎颠趾（2），利出否民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实（4），我仇有疾（5），不我能即（6）。吉。

九三：鼎耳革（7），其行塞（8）。雉膏不食（9），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粟（10），其形渥（11）。凶。

六五：鼎黄耳金铉（12）利贞。

上九：鼎玉铉（13）。大吉，元不利。

【注释】

（1）鼎是本卦的标题。鼎为饮食器具。全卦的内容同饮食以及与饮食有关的事相关。“鼎”为卦中多见词。（2）颠趾：翻倒后足向上。（3）出：除去。否：这里指坏人。（4）实：内容，这里指鼎中的装的食物。（5）仇：妻子。（6）即：两人对食，就餐。（7）革：脱落。（8）行：指出打猎。赛：阻碍。（9）雉膏：肥野鸡肉。（10）粟：粥。（11）形渥（wò）：汤汁狼藉遍地。（12）黄耳：铜耳。铉：关鼎盖的横杠。金铉：铜鼎盖横杠。（13）玉铉：玉制的鼎盖横杠。

【译文】

鼎卦：大吉大利，亨通。

初六：鼎翻倒而足向上，有利于清除坏人。得到他人的妻子和儿子作家奴，没有灾祸。

九二：鼎中没有食物，我妻子有病，不能和我同吃。吉利。

九三：鼎耳脱落，外出打猎有无阻碍？家里野鸡肉留着不吃，天正下雨，倒霉。结果吉利。

九四：鼎足折断，倾倒了鼎中王公的粥，弄得遗地狼藉。凶险。

六五：鼎耳和鼎盖横杠都用铜制成。吉利的占问。

上九：鼎盖横杠用玉制成，大吉大利，没有什么不利。

【读解】

鼎，不过一器具而已，腹大，三足，放着敦实稳当，或用作盛食物的器皿，或用作祭祀器物。如此器具，也值得占问求神？

其实，卦中所记，是梦中之象。敦实稳重的鼎翻倒、断足、脱耳、洒得汤汁遍地，都与鼎的形象不相吻合，有点神秘，是不是？总是什么的预兆吧？我们不信，但古人相信，所以要向神灵请示，弄个明白。

撇开梦的因素，单就现象而言，结实稳重的鼎出现异常现象，可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硕大无朋的象翻倒在地四脚朝天，意味着什么？比如，稳定性最佳的三只粗足断掉一只，失去稳定性和重心而倾覆，又意味着什么？全是不祥之兆。卦中所记诸象，似乎证

实了这一点。

这提醒我们，再坚实庞大的东西，也有颠覆瓦解的一天；再耀眼的太阳，也有陨落时刻；再辉煌的业绩，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是呵，有什么是永恒可靠的呢：这样想，虽然有点令人丧气，但总比糊里糊涂好。

震（卦五十一）

--雷电滚滚惊天动地

【原文】

（震下震上）震①：亨。震来虩虩②，笑言哑哑③。震惊百里，不丧匕鬯（4）。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⑤，跻于九陵（6）。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苏苏（7）。震行，无咎。

九四：震遂泥（8）。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9）。

上六：震索索⑩，视矍矍⑪，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12）。

【注释】

①震是本卦的标题。震代表雷电。全卦内容讲人对雷电的感受。‘震’是卦中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②虩虩（xi）：意思是恐惧的样子。③哑哑：笑声。④匕（bi）：勺子。鬯（chang）：用黑黍和香草酿成的酒。⑤亿：猜测。贝：货币。⑥跻：攀登。九陵：九重山，指极远。⑦苏苏：疑惧不安的样子。⑧遂：用作“坠”。⑨意：用作“亿”猜测。⑩索索：用作“缩缩”，意思是脚步很小。⑪矍矍（jue）：意思是鹰隼看得远而准，比喻有眼光。⑫婚媾：这里指亲戚。言：罪过。

【译文】

震卦：亨通。雷声传来，有人吓得打哆嗦，有人谈笑自如。雷声震惊百里，有人手拿酒勺镇定如常。

初九：雷声传来，有人先吓得打哆嗦，后来便谈笑自如。吉利。

六二：雷电交加，非常危险，商人担心损失财物，翻山越岭赶往市场。有人告诉他别赶了，七八天就可弥补损失。六三：雷电让人疑惧不安。在雷电中前行，没遇上灾祸。

九四：雷电从天上掉落到地面。六五：雷电闪来闪去，十分危险，心里想着不要有损失和事故。

上六：雷电交加，有人行动小心谨慎，日光四顾。出行，凶险。雷电不会击到他身上，而击到邻人头上。没有灾祸。这大概是因为邻人做了错事吧。【读解】

在所有的自然现象中，恐怕少有像电闪雷鸣那样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有声有色，撕天裂地，震撼人心。对古人而言，雷电也是最不可思议的：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魔力在操纵着它？答案被归结到天上的神灵，被归结到“雷公”发怒，要惩罚人间的恶人坏事。于是，有了“报应”说。据说，做了坏事要遭电打五雷轰。据说，人受了不白之冤也要引起“雷公”震怒，可以发出晴天霹雳。

今天，我们早已懂得了雷电产生的原因，抹去了罩在它之上的神秘色彩，并且有各种防范雷电伤害的手段措施。“雷公”被解了密。

然而，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当一切“密”都被解除之后，这个世界也许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倘若这世上没有了神秘莫测的黑夜，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概人们再也写不出忧郁美丽的诗歌了。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人们相信了“雷公”的存在，在行为上多少会有所戒惧，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所以，我们还是愿意看到“雷公”在天上存在，怒目俯看人间的一切邪恶，并发出怒吼。

艮（卦五十二）

——养身之道一张一弛

【原文】

艮下艮上[艮]（1）：艮其背不获其身②，行其庭不见其人③。无咎。

初六：艮其趾（4）。无咎，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⑤，不拯其随（6），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7），列其夤（8），厉，薰心（9）。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辅（10），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11），吉。

【注释】

①艮（gēn）是本卦的标题。原文卦象后无“艮”字，这是为避免与卦辞重复而省略。艮的意思是止息，歇息，引申为保护。全卦的内容是讲注意保护身体。②获：用作“护”。③庭：园宅。④趾：这里代指脚。⑤腓：腿肚子。⑥拯：保护，随：用作“隋”，意思是肉，这里指肌肉。⑦限：腰部。⑧夤（yīn）：用作“夤”，意思是胁部肌肉。⑨薰：同“熏”。薰心：意思是心像被火烧一样痛苦。⑩辅：指面部。⑪敦：意思是额部，这里代指头部。

【译文】

（艮卦）：注意保护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就像一座大园宅没有人居住一样。没有灾祸。

初六：注意保护脚。没有灾祸。有利于长久吉利的占问。

六二：注意保护腿肚，却不保护腿部肌肉，心中不愉快。

九三：注意保护腰部，但胁间的肉已裂开了，危险，使人心焦。

六四：注意保护胸腹部。没有灾祸。

六五：注意保护面部，注意说话有分寸。没有悔恨。

上九：注意保护头部。吉利。

【读解】

这一卦专讲养身，讲到不要太劳累，注意保护身体各部位，便可以免除灾祸。这些看法至少说明，古人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医学知识，卦中虽然未提及具体的保养方法，却有一个主导思想：以静养动。这也算是传统保养观的特色之一吧。

正如文武之道是相互补充的一样，动与静也是相互补充的。一张一弛，一紧一松，身心在其中得到调节息养，保持着活力。这种观，或的灵感，大概得自于自然，得自于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节律。它一方面以生命体验为基础，一方面又深得内心感悟的启迪，从而得出保持生命本身的自然节律便是最好的保养的看法。

由此出发，过度的紧张或过度的歇息，都是对生命运动节律的破坏，都必须加以调节。肉体（命）本身的平衡，心理（性）本身的平衡，两者之间的平衡，便是调节所要达到的度。

渐（卦五十三）

——鸿雁传来幸福家庭的消息

【原文】

（艮下巽上）渐（1）：女归吉（2）。利贞。

初六：鸿渐于干③，小子厉（4），有言（5）。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6），饮食皞皞（7）。吉。

九三：鸿渐于陆（8），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9）。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10）。吉。

上九：鸿渐于阿（11），其羽可用为仪（12）。吉。

【注释】

①渐是本卦的标题。渐的意思是渐进，缓进。全卦内容以鸿雁起兴，作为主线，占问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标题的“渐”字是全卦中多见词。②归：女子出嫁。③鸿：水鸟。干：山涧。④小子：小孩子。厉：危险。⑤言：意思是谴责，河责。⑥磐：涯岸。⑦皞（kan）：自得的样子。⑧陆：高而平的地。⑨桷（jue）：屋顶上承瓦的方木条。⑩胜：欺凌，欺侮。⑪阿：大山。⑫仪：用鸟羽编织的文舞道具。

【译文】

渐卦：女子出嫁，是吉利的事。吉利的占问。

初六：鸿雁走进山涧，小孩也去很危险，应当河责制止。

六二：鸿雁走上涯岸，丰衣足食，自得其乐。吉利。

九三：鸿雁走上陆地，丈夫出征没回来，妻子怀孕而流产。凶险。有利于抵御敌寇。

六四：鸿雁飞上树木，贵族已准备好了盖房的桶条。没有灾祸。

九五：鸿雁飞上山头，妻子多年没有怀孕，却始终没有受到欺侮。吉利。

上九：鸿雁飞上大山，它的羽毛可以作文舞的道具。吉利。

【读解】

这一卦采用民歌常用的起兴手法，记述家庭生活，既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情调，又颇富有诗意。

幸福的家庭确是相似的：丰衣足食，凡孙满堂，而这里的幸福之家却有点不一样，那就是妻子多年不孕不育。按封建时代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生儿育女。不能生儿育女的妻子，要被休弃，或者纳妾以替代。卦中写到的妻子是幸运的，没有被休弃，也没有受到歧视欺侮。

显然，这不能看成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幸的女子，不幸的家庭却很多很多。如今的女子已无法体验古时妇女被迫缠足、束胸、守节的苦痛，无法体验苦守闺中思春的惆怅落寞。俱往矣，时代不同了，妇女地位变化了。相妻教子，孝敬长辈，操持家务成了男人的职责，女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

这是今天的女人的福气。倘若古人有知，一定羡慕得要死。

归妹（卦五十四）

——姊妹共夫的婚俗

【原文】

（兑下震上）归妹（1）征，凶。无攸利。

初九：归妹以姊（2）。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视③。利幽人之贞（4）。

六三：归妹以须⑤，反归以娣（6）。

九四：归妹愆期（7），迟归有时（8）。

六五：帝乙归妹（9），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10）。月几望（11），吉。

上六：女承筐（12），无实。士刲羊（13），无血。无攸利。

【注释】

①归妹是本卦的标题，归妹的意思是少女出嫁。全卦的内容是记述姊妹共夫的婚俗。“归妹”是卦中多见同，也与内容有关。②以：当。娣：女弟，即妹妹。③眇：目盲。④幽人：囚徒，这里指家庭妇女。⑤须：用作“娶”，意思也是女弟，即妹妹。⑥反归：被休弃回娘家。⑦愆期：过期。⑧时：待。⑨帝乙，殷纣上之父。⑩其君：这里指君夫人。袂（mei）：衣袖，这里代指嫁妆。⑪几：接近。望：农历每月十五日。⑫承：捧着。承筐：捧着装祭品的器具。⑬刲（kui）：割，宰杀。

【译文】

归妹卦：出行，凶险。没有什么好处。

初九：姊妹一同出嫁。跛却能行走。出行，吉利。

九二：眼瞎了却能看见。有利于女子婚嫁的占问。

六三：姊妹一同出嫁，后来又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

九四：出嫁时超过了婚龄，迟迟不嫁是有所期待。

六五：殷帝乙把女嫁给周文王，妹妹的嫁妆比姊姊的还要漂亮。婚期选在将近月中，吉利。

上六：新娘捧着祭品的筐，但筐里没有东西；新郎提刀杀羊，但羊没有出血。没有什么吉利。

【读解】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一样，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然而，怎么娶法，怎么嫁法，却是有讲究的。观念不同，赋予婚嫁的意义便有所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就不同。

“归妹卦”让我们看到的是群婚制的遗俗：女子到了出嫁年纪，便带着嫁妆，带着妹妹一同嫁到夫家去；被休弃时，也连同妹妹一起回家，并提到了殷纣王之父帝乙将女儿嫁给周文王的史实，说明这种姊妹共夫是有所据的。女子嫁到夫家三个月之后，要举行祭祀仪式，新娘献上黍稷等进行祭奠，新郎则宰羊献牲，甚是隆重。据考证，这种婚俗到了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仍很盛行，被叫做“媵”（ying）。

卦中的记述采取了现实和梦象交织的手法。初九爻的“跛能履”，九二爻的“眇能视”以及上六爻都是梦占。这是否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出嫁对女子来说是个人生的转折点，在这喜忧交集的时刻，总是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幻想？即使作者没有这意思，现实情况多半会如此。

丰（卦五十五）

——经商漂泊的遭际

【原文】

（离下震上）丰（1）：亨（2），王假之（2）。勿忧，宜日中（3）。

初九：遇其配主（5），虽旬（6），无咎。往有尚（7）。

六二：丰其蔀（8），日中见斗（9）。往得疑疾（10）。有孚发若（11）。吉。

九三：丰其沛（12），日中见沫（13）。折其右肱（14）。无咎。

九四：丰其故，日中见斗。遇其夷（15）。吉。

六五：来章（16），有庆誉（17）。吉。

上六：丰其屋（18），菩其家（19），窥其户（20），阒其无人（21），三年不覿（22）。

凶。

【注释】

①丰是本卦的标题。丰的意思是大，盛大。全卦的内容是讲行旅、商旅。标题的“丰”字是卦中多见词。②亨：用作“享”，意思是祭把。③假：用作“格”，意思是到达，至。之：指代祭把的地方。④日中：中午时分。⑤配主：女主人。⑥旬：意思是男女姘居结合。⑦尚：支持，帮助。⑧丰：扩大，增加，森：用作“菩”，意思是用草或小席拼接起来。⑨斗：北斗星。⑩疑疾：多疑的病，怪病。⑪发：用作“废”，意思是天生残废。⑫沛：用作“芾”，意思是用草盖房顶，⑬沫：用作“昧”，意思是暗淡无光，这里是说日蚀。⑭肱（gong）：手臂。⑮夷：常。夷主：常主。⑯来：获得。章：用作“璋”，意思是美玉。⑰庆，庆贺，誉：称赞。⑱屋：指整座房子。⑲家：指屋内。⑳窥：意思是探看。㉑阒（qu）：寂静。㉒覩：看见。

【译文】

丰卦：君王到宗庙祭祀。不必担心，时间最好在中午。

初九：途中受到女主人招待，跟她同居，没有灾祸。行旅得到了内助。

六二：用草和草席铺盖房顶，中午见到北斗星。行旅中得了怪病；买到残废了的奴隶。吉利。

九三：用草盖屋顶，中午出现了日蚀。折断了右臂。没有灾祸。

九四：用草和草席铺盖房顶，中午见到北斗星。途中遇到了老房东。吉利。

六五：获得美玉，大家庆贺称赞。吉利。

上六：房子大而空，用草和草席盖房顶。从门缝往里看，寂静无人，看来多年无人居住。凶险。

【读解】

这一卦写商人长期在外经商漂泊。从根本上说，谁都不愿漂泊，都愿意呆在家中过舒适日子，因为家毕竟是人天生所渴求的。但商人的目的是水钱，为此就得外出，买进卖出，四处游走，实际上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漂泊。

漂泊的滋味可以说酸甜苦辣样样都有，唯有亲身体验的感受才会真切。这里的记述算得上丰富细致，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商人在途中与客栈的女主人同居，可见那时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是比较自由的。这同后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情形有天壤之别。女主人显然是个寡妇，否则不会那么顺利地与商人结合。那时的寡妇不必守节，能得到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长期在外漂泊的商人需要得到女人的温情和帮助，本在情理之中。当然他也可能见异思迁，为女主人的美貌或贤慧所动而贪恋新欢。在实质上，商人的这种冲动，也可以说是漂泊者寻找家园的冲动的折射。

漂泊中的苦肯定多于乐，忧愁多于舒适：日晒雨淋，风霜雷电，山高路远，水深流急，忍饥挨饿，遭劫失财，亏本受骗，生病受伤，等等，这一切都不难想象到。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赚了大钱，满载而归，为此似乎可以忘却一切。总之，那时的商人大概还比较朴实，比较真诚，才会历尽艰辛不辞漂泊。这也与今天的商人大不一样。

旅（卦五十六）

——赚钱赚不来幸福

【原文】

艮下离上）旅①：小亨。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②，斯其所③，取灾④。

六二：旅即次⑤，怀其资，得重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6），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于处（7），得其资斧（8），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9）。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10）。凶。

【注释】

①旅是本卦的标题。旅的意思是行旅，商旅，全卦的内容也与此有关。标题的“旅”字是卦中多见词。②琐琐：意思是三心二意。③斯：离开。所：指住所。（4）取灾：得祸。⑤即：走近，走到。次：用作“肆”，意思是市场。（6）焚其次：市场失火。（7）处：止，指住处。（8）资斧：钱财。斧：斧形钱币。（9）命：名声。（10）易：用

【译文】

旅卦：小事通。占问行旅得吉兆。
初六：旅途三心二意，离开住所，结果遭祸。
六二：行到市场，怀揣钱财，买来奴隶，占得吉兆。
九三：行到着火的市场，买来的奴隶借机逃走，占得险兆。
九四：行到住处，虽然赚了钱，心里却不安。
六五：途中射野鸡，一箭中的，结果得到善射的美名。
上六：鸟巢失了火，旅人先高兴欢笑，后来却呼号哭泣，狄人抢去了牛羊。凶险。

【读解】

又是商旅。为什么一写再写？只能说明商人重要，商业活动频繁，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超过了农业。也许，那时的社会思潮是重商轻农与后来刚好相反。

不过，这次差不多是不好的兆头。途中疑神疑鬼，离家就遭祸，市场失火，买到的奴隶跑掉了，赚了钱心里并不高兴，最后连家园都丧失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看来，赚钱并不是好事。赚钱本来是为了日子过得更好，结果饱尝艰辛之后连家园都保不住，还有什么意思？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舍本逐末，岂不是太糊涂吗！

这些隐隐约约的潜台词，仿佛在提醒我们：赚钱并非是件好事，经商不一定是一种好选择，不必人人都去东奔西跑。别忘了回家，别忘了重要的是日子平和安康。

巽（卦五十七）

——人与神之间的使者

【原文】

（巽下巽上）巽①：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②。吉，无咎。
九三：频巽③，吝。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④。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⑤，后庚三日（6）。吉。
上九：类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注释】

①巽（xun）是本卦的标题。巽也写作“算”，意思是算卦。全卦内容主要讲史巫算卦。标题的“巽”字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②史巫：古代从事祭祖和算命的人。祝史负责祭祖，巫师负责降神，消除灾祸。纷若：纷乱的样子。③频：用作“颦”，意思是皱眉，

表示愁眉苦脸。三品：三种，指三种野兽。④先庚三日：庚日前的第三日，即丁日。⑤后庚三日：庚日后的第三日，即癸日。

【译文】

巽卦：小亨通。有利于出行。有利于见到王公贵族。

初六：前进后退听命于他人，有利于军人的占问。

九二：在床下算卦，祝史巫师禳灾驱鬼，乱纷纷一团。吉利，没有灾祸。

九三：愁眉苦脸地算卦，危险。

六四：没有悔恨。田猎获得三种猎物。

九五：占得吉兆，没有悔恨，没有什么不利。开头不好，结局不错。时间在丁日和癸日，吉利。

上九：在床下算卦，丧失了钱财。占得凶兆。

【读解】

祝史巫师是一类很特殊的人：他们有文化，受过教育，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文化人”；他们懂得神灵世界的事情，又熟知人世间的的事，通过特殊的方式，把人间事告诉神灵，又向人间传达神灵的信息，可以叫做“神与人之间的使者”。

从古到今，在信奉神灵的社会中，祝史巫师享有很高的名望和社会地位，即使王公贵族、达官贵人都敬畏他们、迷信他们。他们没有掌握政治、军事权力，却掌握着支配人们灵魂的权力，用自己的行为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从上述方面来看祝史巫师的祭方已算卦，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们，那么敬畏他们，也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何以那么认真隆重地用各种仪式来进行人与神在心灵上的对话。今天我们认为很荒唐，是迷信和愚昧的表现。可是古人却是严肃认真的，虔诚的，不容置疑地确信。是的，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兑（卦五十八）

--邦交以和为贵

【原文】

（兑下兑上）兑①：亨。利贞。

初九：和兑，吉。

九二：争兑②，吉，悔亡。

六三：来兑③，凶。

九四：商兑未宁①，介疾有喜⑤。

九五：孚于剥⑥，有厉。

上六：引兑①。

【注释】

①兑（yue）是本卦的标题。兑的意思是悦，高兴，愉快。全卦的内容主要是讲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标题的“兑”字是卦中多见词。②率兑：以抓到俘虏为快事。③来：使人归顺。④商：谈判。宁：定下来，得出结果。⑤介：小。介疾：小毛病。有喜：有好结果。⑥剥：国名。①引：引导。

【译文】

兑卦：亨通。吉利的占问。

初九：和睦愉快，吉利。

九二：以捉到俘虏为快事，吉利，没有悔恨。

六三：以使人归顺为快事，凶险。

九四：谈判和睦相处的问题，尚未得出结果。小摩擦容易解决。

九五：被剥国所俘虏，危险。

上六：引导大家和睦相处。

【读解】

这一卦专讲国与国之间的邦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交关系。

国与国、邦与邦，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利益焦点和关系不同，便会造成分歧、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战争也是利益之争，是用武力来争夺利益。

但是，武力并非解决利益冲突的唯一手段。攻城掠地劫夺财物容易，征服人心同化异族却极其困难。现实迫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只有承认他人的利益和存在，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和存在。所以，和睦相处首先是以此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发生冲突。和睦相处不是手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目的，是对他人的承认和尊重。

以此来调节利益关系，便会顺理成章，皆大欢喜。

涣（卦五十九） --洪水可不可怕

【原文】

（坎下巽上）涣（1）：亨②，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初六：用拯马壮③，吉。

九二：涣奔其机④，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四：涣其群⑤，元吉。涣有丘⑥，匪夷所思⑦。

九五：涣汗其大号⑧，涣王居⑨，无咎。

上九：涣其应去选出⑩，无咎。

【注释】

①涣是本卦的标题。涣的意思是洪水。全卦的内容是讲水灾水患。标题的“涣”字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②亨：用作“享”，意思是祭祀。③用：因为。拯：用作“乘”。壮：用作“册”，意思是受伤。④奔：用作“崩”，意思是冲毁。机：用作“兀”，意思是房屋的地基。⑤群：众人。⑥有：于。丘：山丘。⑦匪：非。夷：平常。⑧涣汗：水流盛大的样子。其：而。号：呼叫。⑨王居：王者的住处，王宫。⑩血：用作“恤”，意思是忧患。去：消除。逖：用作“惕”，意思是警惕。出：产生。

【译文】

涣卦：洪水到来，君王到宗庙祭祖祈祷。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吉利的占问。初六：洪水到来，因骑马逃避摔伤。吉利。

九二：凶猛的洪水冲毁了屋基，悔恨极了。

六三：洪水冲到身上，无灾无悔。

六四：洪水冲向人群，人群跑得快，大吉大利。洪水冲向山丘，那情景平时难以想象。

九五：洪水滔滔，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王宫，结果没有灾难。

上九：洪水的忧患消除了，但要提防灾难重现，就不会有灾祸。

【读解】

洪水属于天灾，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并且难以抗拒，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大凡超过了人们控制能力的事物，对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人们面对它们时，只有求助于超人的力量。

实际上，超人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至多只能给人精神上的安慰，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说古人完全相信神灵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夏禹和李冰父子治水的事

迹了。这些故事的广为传诵，至少说明了人们把战胜水患的希望寄托在人力身上。

从本卦的记述来看，那时的人们还是用非常理性化的态度来对待洪水这种天灾的。大概是因为这类灾难见得多了，祈求神灵也不管用，还得自己想法来应付（哪怕是逃避），多次应付之后，也就不觉得可怕了，所以最后说到了要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看来，洪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

节（卦六十）

--倡导节俭和守礼节

【原文】

（兑下坎上）节①：亨。苦节②，不可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

六三：不节若③，则嗟若④。无咎。

六四：安节⑤，亨。

九五：甘节⑥，吉。往有尚⑦。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注释】

①节是本卦的标题。节的意思是节制、节俭和礼节。全卦的内容讲礼节和节约。标题的“节”字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的多见词。②苦节：意思是以节制为苦事。③若：句尾的助词，没有实际意义。④嗟：感慨，叹息。⑤安节：意思是安于节俭的生活。⑥甘节：意思是以节制为乐事。⑦尚：资助，帮助。

【译文】

节卦：亨通。以节制守礼为苦事，吉凶不可占问。

初九：在家室内不出门，没有灾祸。

九二：在庭院内不出门，凶险。

六三：不知节俭守礼，就会后悔叹息。知道就没有灾祸。

六四：安于节制守礼的生活，亨通。

九五：以节制守礼为乐事，吉利。出行会得到帮助。

上六：以节制守礼为苦事，占得凶兆，悔恨不已。

【读解】

节俭和遵守礼节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一个社会没有礼节，犹如球场上的比赛没有规则，将会乱套。据说，周公曾经制“礼”，就是为了使社会生活有所规范，使人们行为有度。又据说，春秋时代的孔子对周礼十分向往，主张“克己复礼”，表明他对以礼治国的重视。

中国历来被称做“礼仪之邦”，大概便是指的始自周代的尊礼传统。后来孔子的学说占了上风，他所推行的仁、义、礼、知、信也就成了历代治国者奉行的教条，或叫做“礼教”。

遵守礼节没有什么不好，可以算作是有教养的文明表现。节制克俭也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懂得应当珍惜什么。这些美德，应当成为社会全体成员信奉和遵守的准则，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更应成为表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且也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可以使人头脑膨胀的权力。

中孚（卦六十一）

--久已远去的仪式

【原文】

（兑下巽上）中孚（1）：豚鱼吉（2）。利涉大川。利贞。 初九：虞③，吉。有它不燕（4）。九二：鹤鸣在阴⑤，其子和之。我有好爵（6），吾与尔靡之（7）。六三：得敌（8），或鼓或罢（9），或泣或歌。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九五：有争挛如（10）。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11）。贞凶。

【注释】

①中孚是本卦的标题。中孚的意思是心中诚信。全卦的内容是讲礼仪。标题与内容有关。②豚（tun）鱼：小猪和鱼。这两样东西是献祭和行礼时常用的物品。③虞：丧礼，葬礼。④它：意外事故。燕：用作“宴”，指宴饮之礼。⑤阴：用作“荫”，意思是树上荫蔽的地方。⑥爵：古代酒器，即酒杯，这里代指酒。⑦靡：共享，同享。⑧得敌：克敌，战胜敌人。⑨鼓：击鼓追击敌人。罢：停战，收兵。⑩挛如：捆得紧紧的样子。⑪翰音：鸡，这里指用鸡祭天。

【译文】

中孚卦：行礼时献上小猪和鱼，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吉利的占问。初九：行丧礼，吉利。如有变故，就不行燕礼。九二：鹤在树荫中鸣叫，幼鹤应声附和。我有美酒，与你同享。六三：战胜了敌人，有的乘胜追击，有的凯旋收兵，有的高兴流泪，有的放声歌唱。六四：月近十五的时候，马匹丢失了。结果没有灾祸。九五：抓到俘虏，紧紧捆住。没有灾祸。上九：用鸡祭祖上天。占问得凶兆。

【读解】

这一卦专讲礼仪，以内心虔诚为中心，依次讲了丧礼、宴礼、军礼和祭礼。虽然这些还不是全部礼义，但可见周代礼仪繁多复杂之一斑。不妨说，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普遍仪式化了的，各种礼仪都为某一特殊目的而设，礼仪活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面上看，礼仪奢华繁琐，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是二种人类寻求意义的活动。这道理很显豁，因为人不仅在物质的、肉体的层面上存在，同时也通过语言、仪式、艺术、宗教而在诗意的意义层面上存在。现代人似乎免去了众多“繁文褥节”，但现代人所失去的比“繁文褥节”要多得多。他离物质越近，寓意就越远；他离肉体越近，离想象和诗意也就越远。他已经赤裸得如同走肉行尸，并且被阉割了。

不难想象，通过神圣隆重庄严肃穆的礼仪，我们的心灵将被提高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精神将得到怎样的净化和升华。遗憾的是，这离我们已越来越远。

小过（卦六十二）

--开明通达的批评观

【原文】

（艮下震上）小过①：亨，利贞。可小事②，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1），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飞鸟以凶（4）。六二：过其祖⑤，遇其妣（6）。不及其君（7），遇其臣。无咎。九三：弗过，防之。从戕之（8）。凶。九四：无咎（9），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10）。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11），取彼在穴（12）。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13），凶，是谓灾眚。

【注释】

①小过是本卦的标题。“过”有经过和责备两个意思，全卦的内容主要是讲对批评的看法。标题的“过”字是卦中的多见词。由于前面已有“大过卦”，所以这一卦叫“小过”。②可：有利于。小事：周代祭祀和战争是大事，其它都是小事。③遗：留下。音：鸟的叫声。④以：带来。⑤过：责备，批评。祖：祖父。⑥遇：礼遇，“过”的反义词。批（b

I): 祖母。(7) 不及: 赶不上, 有缺点。(8) 从: 用作“纵”, 意思是 放纵, 听任。戕(qiāng): 伤害。(9)无咎: 这里的意思是没有过错。(10)勿用: 不利于。(11)弋(yì): 射鸟。(12)彼: 这里指代野兽。(13) 离: 用作“罗”, 意思是网, 指捕鸟的网。

【译文】

小过卦: 亨通, 吉利的占问。对小事有利, 对大事不利。飞鸟经过, 叫声还留在耳际。对大人不利, 对小人有利。大吉大利。初六: 飞鸟经过, 带来凶兆。六二: 祖父可以批评, 祖母可以称赞。君王也有缺点, 臣子 也可以夸奖。没有灾祸。九三: 不要过分指责, 但要防止错误发展。倘若放任不管, 就是害他。凶险。九四: 没有错误, 就不要指责, 而要夸奖。日后有出错的危险, 一定要防止。不利于占问长久的吉凶。六五: 在我西边郊野上空, 阴云密布, 雨却没有下来。王公 射鸟, 却在洞穴抓到野兽。上六: 对没有错的人不表扬, 反而批评, 像网罗网飞鸟, 凶 险, 这就叫灾祸。

【读解】

在讨论批评之前, 作者就先确立了一个原则界限: 祭祀和战争这样的大事不可随便批评, 此外的一切“小事”都可议论, 可 批评, 可表扬。这说明了祭犯和战争的神圣。重要的是, 在可以批评的范围年, 我们看到作者持的是一种 开明的立场, 特意指出批评对地位尊贵者(王公贵族, 家长官 长)不利, 对他们皆可批评。同时, 批评要及时, 恰到好处, 注意褒贬的适当运用。

如果在后来的专制时代, 这样的言论肯定会被看作是“犯上 作乱”, 不会见容于统治者, 说不定作者还会陷入“文字狱”。美国作家房龙曾写过一本书叫《宽容》, 讲述西方历史上统治者对思想、言论自由的不宽容。其中一些情况, 在古代中国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 不允许思想自由, 更不用说对君王将相王公贵族 的过失错误评头品足了。

只要是人, 都有所长有所短, 批评褒扬实在大正常了。可是, 本来很简单明白的道理, 由于把人划分出等级, 梗越弄越复杂, 甚至 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人类的悲剧, 还是历史的悲剧? 宽容说 来容易, 行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既济(卦六十三)

——谁能说不济是祸

【原文】

(离下坎上) 既济(1): 亨, 小利贞。初吉, 终乱(2)。初九: 曳其轮, 濡其尾。无将。六二: 妇丧其茀③, 勿逐, 七日得。九三: 高宗伐鬼方(4),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 繻有衣袽⑤, 终日戒(6)。九五: 东邻杀牛, 不如西邻之禴祭(7), 实受其福。上六: 濡其首, 厉。

【注释】

①既济是本卦的标题。既的意思是已经, 济的意思是渡水和成功、成就。既济是说事已成功。全卦内容是讲事情成功的道理, 与下一卦“未济”构成 组卦。标题取“济”的意义。②乱: 变故。③茀(fú): 用作“禴”, 意思是头巾。(4)高宗: 殷国君武丁, 曾与周联手攻打北方强敌鬼方。鬼 方: 殷周时北方的国名, 属于严允部落之一。⑤繻(rú): 意思是御寒的衣服。袽(rú): 用作“絮”, 指破烂的冬衣。(6)戒: 用作“骇”, 意思是惊惧不安。(7)东邻: 指殷人。西邻: 指周人。禴(yue)祭 古代祭名, 指春祭。

【译文】

既济卦, 亨通, 有小吉利的占问。开始吉利, 结果会出现变 故。初九, 拉车渡河, 打湿了车尾。没有灾祸。六二: 妇人丢失了头巾, 不用去找, 七天内会失而复得。九三: 殷高宗武丁讨伐鬼方国, 用了三年才取胜。对小人不 利。六四: 冬天穿的寒衣破烂不堪, 整

天心里惊恐不安。九五：殷人杀牛祭祖，不如周人春祭，周人确实得到了神的 福佑。上六：过河时打湿了头部，危险。

【读解】

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说的是丢失马 虽然是个损失，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更大的福气到来的征兆呢。

福 与非福，成功与失败，损失与收获，都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 完全可以相互转变。这个思想，可以用来概括“既济卦”的主题。殷人强大的时 候，周人还较弱小，不足以与之抗衡。后来周由弱变强，最终消 灭了殷，情况发生了逆转。

这类情形在现实中大多了，所以作者 才说丢了头巾不必寻找，它自己会回来，以此说明不济之中又有 济。再夸张一点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转， 天无绝人之路。看透了这些道理，多少会给人心理上一些慰藉，也可能会使 人心胸开阔起来，精神境界更上一层楼。正如毛泽东说的，“风物 长宜放眼量”，“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患得患失，反而可能得到的少，失去的多；洒脱无忧，却有 可能得到的多，失去的少。

现在流行歌唱“箭洒走一回”，实际上 又有凡人真能潇洒洒走一回呢？

未济（卦六十四）

——谁能说既济是福

【原文】

（坎下离上）未济①：亨。小狐汔济②，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③，三年，有赏于大国④。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⑤，有孚，吉。

上九：有争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争，失是（6）。

【注释】

①未济是本卦的标题。未济的意思与既济相反，全卦接着申说上一卦的道理，仍以“济”的意思作标题。②汔（qì）：用作“几”，意思是将要。济：渡水。③震：动。④大国：这里指殷。⑤光：光荣，荣耀。（6）是：用作“题”，意思是额部，这里代指头部。

【译文】

未济卦：亨通。小狐狸将要渡过河，打湿了尾巴。没有什么吉利。

初六：打湿了尾部，倒霉。

九二：拉车渡河，占得吉兆。

六三：渡不了河。出行，凶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九四：占得吉兆，没有悔恨。周人动员出征，讨伐鬼方，三年取胜，得到大国殷的赏赐。

六五：占得吉兆，没有悔恨。打胜仗，抓俘虏，是君子的荣耀。吉利。

上九：抓到俘虏，饮酒庆功。没有灾祸。打湿了头部，抓到俘虏，砍下他们的头。

【读解】

上一卦讲济与不济的转化，似乎意犹未尽，于是这一卦接着申说。理还是那个理，事多半还是那些事，主题还是那个主题，角度还是那个角度。一正一反，既济中有未济，未济中又有既济，于是，功德圆满了。

从这当中，再一次反映了中国人善于从正反两方面、对立两方面去体悟宇宙人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思维习惯。不济中有济，讨伐鬼方就是；济中有不济，殷被周灭就是。正如有

生命就意味着有死亡，也只有不断的死亡，才会有不断的新生命诞生出来。于是，万物生生不息，新陈代谢，推陈出新。

既然是运动变化不止，就没有永恒静止不变的东西。既济不会永远是既济，不济不会永远是不济。君不见，“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已是过去了的皇历。如今，谁能领风骚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很不错了。运动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再也没有谁敢于自夸是“不倒翁”，再也没有谁敢吹嘘代表了“永恒真理”，“永恒正义”。

如果说有什么永恒的话，新陈代谢，代谢无疆，就是真正的永恒。

系辞

万物自天地始分

【原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③，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⑤。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6)。乾以易知，坤以简能(7)。易则易知，两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8)。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⑤。

【注释】

①《系辞》是后代解说《易》的七种《传》之一，分上、下两篇，大约写成于汉代初期。它对《易》的内容作了全面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选录其中一部分。②陈：排列。位：确定。③方：应当是“人”字，由于字形相近而误写成“方”。④见。用作“现”，意思是显现，出现。⑤摩：碰撞，摩擦。荡：震荡，激荡。(6)知：这里用作“为”，意思是成为，构成。大始：原始，初始。成物：具备完整形体的万物。(7)易：容易，平易。简：简略，单纯。(8)贤人之德：陶冶人的品德。贤人之业：成就人的功业。(9)位：在，在于。

【译文】

天尊贵，地卑下，这是由乾与坤的位次确定的。卑下高贵依次排列，尊贵低贱也就确定了。运动和静止有一定规则，刚健和柔弱由此划分。人按共性聚在一起，物按类别相区分，吉祥和凶险由此产生。它们在天上形成不同的天象，在地下形成不同的地貌，变化和发展由此显现。所以，刚健柔弱互相摩擦碰撞，八个卦象互相交叠激荡。用雷霆来鼓动它们，用风雨来滋润它们，日月交替运行，寒暑相继变换，天的规律成为男性象征，地的规律构成女性象征。天成为创始，地养育万物。天以平易显现智慧，地以简明显现功能。平易就容易被认识，简明就容易被遵循。容易认识就使人亲近，容易遵循就会有成就。亲近可以持久，成就可以光大。持久能陶冶人的品德，光大能成就人的功业。懂得了平易简明，就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成功就包含在它里面了。

【读解】

天与地确实是中国传统思想最最核心的出发点，千万种学说观点思想都离不开这两个维度，然后才是人和其它。《周易》开篇的“乾”、“坤”两卦就是讲天与地的，但是，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系辞》对天、地的看法，同《易》的记述相去甚远，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系辞》的作者不过是借天和地这一话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与《易》的“乾”和“坤”两卦内容没有太大关系，说白了，就是借题发挥。

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一种先验（先于经验和实际）的思维模式，即把所有事物分成对立两

极，天与地，贵与贱，男与女，刚与柔，冷与热等等，思路于是被限定在两极之间来回。其次，作者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并且把等级差别说成是天生的，言下之意是说不可摆脱。

这两种特点具有极大的偏颇。只看到两个对立的极，那么广大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状态呢？人的思维，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怎么就简单到只是两方面？我们也知道，天地作为自然物，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人同样是如此；尊卑等级观念，完全是人为的。

不过，对天和地的看重，实际上也是对自然的重视，对自然法则的重视。先讲自然，次讲人，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然观，倒是有可取之处的。

君子是上天的宠儿

【原文】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①。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交之动，三极之道也②。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③。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④。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注释】

①忧虞：忧虑，忧惧。②三极：指天、地、人三个方面。③安：用作“按”，意思是依据。玩：体察，揣摩。④占：占辞，贞事辞。

【译文】

圣人创立卦画，观察物象，加上解释的词语，来判定事物的吉凶。刚交与柔交互相推演而产生变化。因此，吉凶是成败的象征，悔吝是忧惧的象征，变化是进退的象征，刚柔是日夜的象征。六支的变化，对应着天、地、人变化的规律。所以，君子平时处世所依据的，是《易》的卦文次序；所喜爱揣摩的，是卦中的爻辞。因此，君子平时无事就观察卦象，揣摩爻辞，行动时就观察卦爻的变化，揣摩占辞。所以，君子得到上天助祐，吉祥而没有不利。

【读解】

看来，《易》似乎是圣明的智者专为大人君子而作，小人无缘受其恩惠；老天爷也仿佛有偏心眼儿，专门庇护大人君子，指引着他们的言行举动，小人则成了无人看顾的流浪儿。真的是“吉人自有天象”啊。

君子是上天的宠儿，因为他们有权力、金钱、财产、名声、门第、学识、教养，用今天时髦的话讲，是“精英”。小人是上天的弃儿，因为他们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无法与君子在同一条地平线上竞争，所以孔老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易》确实看重君子，大概作《易》的人本身就是君子。君子替君子说话，自然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倘若也能为小人说上几句，稍微看顾一下小人，这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好，不会有那么多兵匪盗贼犯罪分子。这样，恐怕更能体现“天道”。

《周易》能告诉我们什么

【原文】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①。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②。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③。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注释】

①鲜：少，这里指很少有人了解。②日新：不断更新。生生：变化不止。③极数：穷尽

卦、交的变化。

【译文】

阴阳的交替变化就叫做道。相继不断就是善，成就万物的是性。仁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仁；智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智。平民百姓每天接触阴阳之道而不懂得，因此君子之道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它表现出来就是仁，隐藏起来就是用，鼓动万物，不与圣人共同劳神忧虑，它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达到了顶点。拥有万物就叫伟大业绩。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变化不止就叫易。生成物象就叫乾。仿效乾而完成物象就叫坤。穷尽卦支而预知未来就叫占问。承接更新就叫事。阴阳交替不可把握就叫神奇。

【读解】

《系辞》的作者在这一节里阐发自己对“道”的看法，认为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在于“道”，即阴与阳的交替变化。道的变化是 无穷无尽的，道也无所不在，却难以把握，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完全领悟。

这些抽象的议论都在表达一种宇宙观，一种哲学思想，难怪普通百姓不大搞得清楚。不过，如果不要说得那么高深，”百姓还是可以懂的。比如生命，来自于雌、雄的结合。比如花朵，生于阳光和土壤。比如时光，由白天和黑夜构成。这就是阴阳交替结合产生万物。

阴阳观具有中国特色，深入咱们心里，我们自古以来就用它看待和解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孔子对《周易》的个案分析

【原文】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①，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交。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②；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逐者乎③？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选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还，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④；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⑤；同心之言，其臭如兰（6）”。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7），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7），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8），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四，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11）。君不密（12），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13）；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四？《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分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16）。慢藏诲盗，冶容诲淫（17）。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18）。”

【注释】

①赜（ze）：繁杂。拟：模拟。物直：事物的特点，特征。②恶：意思是胡言乱语。③逐（er）：近。④枢机：控制弯弓发射的装置，比喻关键所在。⑤利：锋利。金：金属。（6）

臭(Xiu): 气味。(7)措: 用作“措”, 意思是放置。(8)斯: 此, 这种。术: 方法。(9)伐: 夸耀。德: 这里的意思是自满。厚: 敦厚。(10)辅: 辅佐。(11)阶: 台阶, 阶梯。(12)密: 慎密。(13)几: 用作“机”, 意思是重大。几事: 重大的事。(14)盗: 盗贼, 强盗。(15)乘: 这里指车。器: 用具。够慢; 怠慢, 轻慢。(17)诲: 教, 劝。冶容: 妖艳的容貌。(18)盗之招: 意思是招盗, 招惹盗贼。

【译文】

圣人用卦画来显示天下万物的繁杂现象, 模拟万物的形态姿容, 反映它们的特征, 因此称为卦象。圣人用卦象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 观察运动变化中的普遍联系, 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 加上文辞, 用以判断吉凶, 因此称为支。言说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 不能妄自开口; 言说天下万物最复杂的运动, 不能胡言乱语。拟出卦象, 然后言说, 琢磨探求, 然后行动, 经过比拟和讨论, 来把握事物的变化。

“鹤在树荫中鸣叫, 幼鹤应声附和。我有美酒, 与你同享。”孔子说: “君子住在家中发表言论, 如果说得好, 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 何况近处的人呢? 坐在家中发表言论, 如果说得不好, 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背离, 何况近处的人呢? 言论出于自己, 影响到民众; 行为产生在近前, 远处也有反应。言论和行动, 就像君子的枢机, 枢机一发动, 就决定着君子的荣辱。言论和行动, 是君子用来影响天地万物的手段, 难道能不慎重吗?”

“聚在一起的人先呼叫逃跑, 然后胜利欢笑。”孔子说: “君子为人处世的准则, 要么入世要么出世, 要么沉默要么发言。两个人心齐志一, 就像利刃可斩断金属; 心齐志一的言论, 它的气味就像兰花一样芳香。”

“初六: 用白茅铺垫以示恭敬, 没有灾祸。”孔子说: “假如放在地面上就可以了, 用白茅去铺垫, 又有什么过失呢? 这表示慎重到了极点。白茅是很普通的物品, 却可以用于重要场合。按照这种慎重的态度来行事, 就不会有什么过失。”

“君子勤劳刻苦, 谨慎谦虚, 会有好的结果。吉利。”孔子说: “勤劳刻苦而不自夸, 有功绩而不自满, 这是敦厚到极点的表现, 是说有功却甘居别人之下。德行说的是弘大, 礼节说的是谦恭。谦虚则是致力于恭敬而保全自身的地位。”

“天上出现直龙, 凶险。”孔子说: “尊贵而没有地位, 高高在上而失去民众, 贤人处在低下的地位而无人辅佐, 所以动辄就危险。”

“在家室内不出门, 没有灾祸。”孔子说: “变乱的产生, 是以语言为阶梯的。君子言语不慎密, 就会失去臣下; 臣下言语不慎密, 就会丧失性命; 重大的事不慎密, 就会造成危害; 因此君子由于慎密而不出家门。”孔子说: “《易》的作者了解盗贼吗? 《易》说: ‘带着许多货物, 背负马拉, 惹人注目, 结果强盗来了。’负重是小人干的活儿, 车马是君子乘坐的用具。身为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马, 盗贼就想着去抢劫。地位在上的人怠慢, 地位在下的人就横暴, 盗贼就想来劫夺。懒于收藏财物是教人偷盗, 妖艳的容颜是教人淫乱。

《易》说: ‘带着许多货物, 背负马拉, 惹人注目, 结果强盗来了。’这是招引盗贼。”

【读解】

在这一节里, 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 对《周易》作了个案分析, 并且力以发挥, 说自己的看法。将它们选出来, 为的是让大家看看孔圣人如何评点《周易》。

“鹤鸣在阴”几句出自专讲礼仪的“中半卦”, 本以诗歌形式表现男女相悦唱和, 孔夫子却发挥出了君子大人对自己的言行要慎重的宏论。出自“同人卦”的“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本讲打仗时先被围后获胜的情景, 孔夫子看出了两个人要同一条心, 一个鼻孔出气。出自“大过卦”的“藉用白茅”说的是恭谨从事, 孔夫子就此认为慎重无过。“谦卦”的“劳谦, 君子有终”倒是讲君子大人要谦虚谨慎, 勤劳刻苦, 孔夫子认为这是敦厚的表现。“就分”的“亢龙, 有悔”是占天上的星象, 孔夫子却扯到了君子大人脱离民众而孤立。“节卦”的“不出户庭”说的是在家中随便一点, 不守礼节, 无伤大雅。孔老夫子则发表了“祸从口出”的

妙论。“解卦”的“负且乘，致寇至”说的是商人满载而归途中遇到强盗，孔夫子却说是小人越轨招引盗贼。

看来，这位圣人君子之中的领袖人物所戴的有色眼镜的颜色过于深了，以至于处处不忘为君子大人的崇尚品德美言几句，不忘贬责小人来烘托君子的高尚伟大。

读前人的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本属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谁能摆脱“有色眼镜”的限制？圣人都不行，你我凡人也一样。但是，读别人的东西，读出了其中没有的东西，应当算是自己的创作了。既然是创作，干脆写自己的，又何必去寻微言大义而大大发挥？

《周易》出来以后，历代有众多的人去阐释，其中又有众多的人在阐释时附会上一些本不属于《周易》的内容。这风气，多半与孔老夫子的榜样有关。或后来，《周易》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来的面目被层层掩盖，难以看清了。

【原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①，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邪②？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③，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注释】

①情伪：真情假象。②蕴：内涵。③形而上者：思想、观念等没有确定物象的意识形态。道：理论，原则。形而下者：可见可触的具体物质。器：具有实用性的物质。

【译文】

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那么圣人的意图就不能表现出来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是为了充分表达意念，设置六十四卦是为了充分表达真伪，加上文辞是为了充分表达要说的话，使卦史变化相通是为了充分显示有利之处，激励人们是为了充分显示它的神奇。”“乾卦”和“坤卦”集中体现了《易》的内涵吗？乾坤确定了秩序，《易》的原则就以它为基础。乾坤毁灭了，那么就无法体现《易》的原理。

《易》的原理体现不出来，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止运动了。因此，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将它们结合调节叫做变，推演运用叫做通，在民众中实施运用叫做事业。所以，卦象是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繁杂的现象，模拟它们的外形面貌，反映事物的特性，因而叫做卦象。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它们的普遍联系，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加上文辞，用以判断吉凶，因此称为爻。极尽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这是卦象的演化，激励天下万物运动的，是卦爻辞的启示。互相联系并适度调节，是变化的结果。推动万物运行，是变通的结果。对它们心领神会的是人，默默成就它们，无言中确立信赖，是德行显现的结果。

【读解】

人世间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的形貌及其内在联系，用什么方式来传达人们内心对大千世界的深奥复杂微妙的感受。

《系辞》的作者认为，只有超凡入圣的人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而《周易》则是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代表作、典范，所以被看成是“经典”。具体地说，《周易》用六十四个卦象和卦辞、爻辞，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形貌、特点、联系、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表现了圣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圣人的伟大品德。

姑且不说作者一再表现出的对“圣人的厚爱，这里提到的“言”与“意”的矛盾，恐怕

才是真正要关注的焦点。言语、话语、表达手段和方式总是有限的，外部大千世界和深幽的内心世界却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来表现无限，既是哲学问题，又是艺术问题，同时也是人生问题。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圣人君子（精英）才会去思考远离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切身利益的这类问题。他们的思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言与意的矛盾

【原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①，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邪②？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③，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注释】

①情伪：真情假象。②蕴：内涵。③形而上者：思想、观念等没有确定物象的意识形态。道：理论，原则。形而下者：可见可触的具体物质。器：具有实用性的物质。

【译文】

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那么圣人的意图就不能表现出来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是为了充分表达意念，设置六十四卦是为了充分表达真伪，加上文辞是为了充分表达要说的话，使卦史变化相通是为了充分显示有利之处，激励人们是为了充分显示它的神奇。”“乾卦”和“坤卦”集中体现了《易》的内涵吗？乾坤确定了秩序，《易》的原则就以它为基础。乾坤毁灭了，那么就无法体现《易》的原理。

《易》的原理体现不出来，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止运动了。因此，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将它们结合调节叫做变，推演运用叫做通，在民众中实施运用叫做事业。所以，卦象是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繁杂的现象，模拟它们的外形面貌，反映事物的特性，因而叫做卦象。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它们的普遍联系，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加上文辞，用以判断吉凶，因此称为爻。极尽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这是卦象的演化，激励天下万物运动的，是卦爻辞的启示。互相联系并适度调节，是变化的结果。推动万物运行，是变通的结果。对它们心领神会的是人，默默成就它们，无言中确立信赖，是德行显现的结果。

【读解】

人世间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的形貌及其内在联系，用什么方式来传达人们内心对大千世界的深奥复杂微妙的感受。

《系辞》的作者认为，只有超凡入圣的人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而《周易》则是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代表作、典范，所以被看成是“经典”。具体地说，《周易》用六十四个卦象和卦辞、爻辞，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形貌、特点、联系、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表现了圣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圣人的伟大品德。

姑且不说作者一再表现出的对“圣人的厚爱，这里提到的“言”与“意”的矛盾，恐怕才是真正要关注的焦点。言语、话语、表达手段和方式总是有限的，外部大千世界和深幽的内心世界却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来表现无限，既是哲学问题，又是艺术问题，同时也是人生问题。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圣人君子（精英）才会去思考远离切身利益、

又关系到切身利益的这类问题。他们的思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08 《尚书》

尚书

目录

《尚书》简介

虞夏书 尧典

尧帝功德满天下

春夏秋冬怎样划分

尧帝挑选接班人

舜帝代行天道

舜帝即位后的“三把火”

诗与歌可以感天动地惊鬼神

皋陶谟

对从政者的告诫

从政者要具备九种品德

尊卑等级由上天命定

大禹治水的自述

甘 誓

夏启的战争动员令

商书 汤誓

世上没有不落的太阳

盘庚（上）

盘庚洞若观火劝贵族

盘庚（中）

盘庚是东方的摩西？

盘庚（下）

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西伯戡黎

自作孽，不可活

微 子

出逃是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

周 书

得道多助

洪 范

谁制定了治国安邦的规则

对数目字和秩序的酷爱

做家长的法则

作威作福是天子的特权

解除疑惑要靠占卜算卦

自然时序与君主统治

幸福和不幸有哪些

康 诰

用德政去征服人心

谨慎严明的施用刑

酒 诰

周公发布的戒酒令

《尚书》简介

《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 1500 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真实的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

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从唐代以来，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用当时的文字写成，

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古文尚》用古代文字写成)。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我们选录的是《今文尚书》,不包括书《古文尚书》。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考了研究《尚书》的各种专著。

尧帝功德满天下

【原文】

日若稽古(1),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3),允恭克让(4),光被四表(5),格于上下(6)。克明俊德(7),以亲九族(8)。九族既睦,平章百姓(9)。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0)。

【注释】

(1)日若:用作追述往事开头德发语词,没有实际意义。稽:考察。古:这里指古时传说。(2)钦:恭谨严肃。(3)允:诚实。恭:恭谨。克:能够。让:让贤。(4)被:覆盖。四表:四方极远德地方。(5)格:到达。(7)俊德:指才德兼备德人。(8)九族:指同族的人。(9)平:辨别。章:使明显。百姓:百官族姓。(10)黎民:民众。于:随着。使:友善。雍:和睦。

【译文】

考查古代传说,帝尧德名字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德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的友善和睦起来了。

【读解】

尧使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也算得上使“开国元勋”。为帝王歌功颂德,使作为臣子的史官责无旁贷的职守,因为古代书写历史的人使官员,而不是学者,他必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维护最高统治者。这种做法后来相沿为习,很少有人脱出这个框框。

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为成功者的历史,帝王功绩德行的帐簿。历史也显得极端重要。他的价值主要在为统治者树碑立传。供后来的统治者学习借鉴,以便把好传统发扬光大。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最早的帝王长相如何,习惯、个性、个人生活如何,但我们明确地知道他英明伟大,功高德重,万民拥戴,名垂千古。所以我们不得不敬仰,并为我们有这样德祖先而自豪,庆幸自己是他的后代子孙。

春夏秋冬怎样划分

【原文】

乃命羲和(1),钦若昊天(2),历象日月星辰(3),敬授人时(4)。分命羲仲,宅嵎夷(5),日暘谷(6)。寅宾出日(7),平秩东作(8)。日中(9),星鸟(10)以殷仲春厥民析(12),鸟兽孳尾(13)。申命羲叔,宅南交(14)。平秩南讹(15),敬致(16)。日永(17),星火(18),以正仲夏。厥民因(19),鸟兽希革(20)。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21),平秩西成(22)。宵中(23),星虚(24),以殷仲秋。厥民夷(25),毛毡(26)。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27),平在朔易(28)。日短(29),星昴(30),以正仲冬。厥民隩(31),鸟兽氄毛(32)。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33),以闰月定四时(34),成岁。允厘百工(35),庶绩咸熙(36)。”

【注释】

1)羲和:羲氏与和氏,相传是世代掌管天地四时的官重黎氏的后代。(2)钦:恭敬。若:顺从。昊:广大。(3)历:推算岁时。象:观察天象(4)人时:民时。(5)宅:居住。嵎(yu)夷:地名,在东方。(6)暘(yang)谷:传说中日出的地方。(7)寅:恭敬。宾:迎接。(8)平秩:辨别测定。作:兴起,开始。(9)日中:指春分。春分这天昼夜时间相等,因此叫日中。(10)

星鸟：星名，指南方朱雀七宿。朱雀是鸟名，所以则星鸟。(11)殷：确定。仲：每个季度三个月中的第二个月。(12)厥：其。析：分散开来。(13)孳(zī)尾：生育繁殖。(14)交：地名，指交趾。(15)讹：运转，运行。(16)致：到来。(17)日永：指夏至。“夏至这天白天最长，因此叫日永。(18)星火：指火星。夏至这天黄昏，火星出现南方。(19)因：意思是居住在高地。(20)希：稀疏。希革：意思是鸟兽皮毛稀疏。(21)饯：送行。纳日。落日(22)西成：太阳在西边落下的时刻。(23)宵中：指秋分。秋分这天昼夜时间相等，因此叫宵中。(24)星虚：星名，指虚星，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25)夷：平。这里指回到平地居住。(26)毛毳(xiān)：生长新羽毛。(27)朔方：北方。幽都：幽州。(28)在：观察。易：变化。这里指运行。(29)日短：指冬至。冬至这天白天最短，所以叫日短。(30)星昴(mǎo)：星名，指昴星，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31)隩(yù)：奥，意思是内室。(32)毳(róng)：鸟兽细软的毛。(33)期(jī)：一周年。有：又。(34)以闰月定四时：古代一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共计三百五十四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十一天又四分之一天。三年累计超过了一个月，所以安排闰月来补足，使四时不错乱。(35)允：用，以。厘：治，规定。百工：百官。(36)庶：众，多。熙：兴起，兴盛。

【译文】

于是尧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地遵循上天的规律，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情况来制定历法，教导人民按照时令从事生产活动。尧又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的暘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观察辨别太阳东升的时刻。昼夜时间相等，黄昏时鸟星出现在南方，据此来确定仲春时节。这时民众散布在田野上耕作，鸟兽开始生育繁殖。尧再命令羲叔住在南方的交趾，观察辨别太阳向南运行的情况，恭敬地迎接太阳南来。根据白天最长，黄昏时火星出现在南方的天象，来确定仲夏时节。这时民众居住在高处，鸟兽羽毛稀疏。尧又命令和仲住在西边的昧谷，恭敬地为太阳送行，观察辨别太阳西落的情况。根据昼夜时间相等，黄昏时虚星出现在南方的天象，来确定仲秋时节。这时人们回到平原居住，鸟兽的羽毛重新生长。尧还命令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观察太阳向北运行的情况。根据白天时间最短，黄昏时昴星出现在南方，来确定仲冬时节。这时人们住在室内避寒，鸟兽长出了细软的毛。尧帝说：“唉！你们羲氏与和氏啊，一周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增加闰月的办法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这就成为一年。以此来规定各种事情就都会兴盛起来。”

【读解】

这一段记载了神明的尧帝制定历法的情况。细节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些信息：中国远在民族部落时代就有了划分春夏秋冬四时和周年的历法，通过对天体运行的变化和地上物候变化的仔细观察，来确定时令。我们现在已很难想象这件事对人类进步文明的巨大价值和意义。这标志着人们有了比较深刻的时间迁移感，同时也初步有了空间方位感。

时空意识的产生，导致了对时间流动的划分、确认和记录，对方位变化的辨认，在人们生存的层面上，时间和空间的确立有助于人们迁徙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等物质生产活动，也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春种秋收，夏避洪水酷热，冬避严寒冰雪。在意义的层面上，时空感使人确认人自身在天地万物间的位置，体验人在天地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尧帝制定历法的情况看，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对自然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是第一位的。这个立足点带来的结果是对自然的重视、崇敬和顺从，把人的存在纳入自然的轨道，使人的生产、生活、思维合乎自然法则，因而最具有意义的生活，便是顺应自然的生活。

我们的民族崇尚自然的传统，大概就始于尧的时代。崇尚自然的意识，囊中体现在“敬天”的观念上。“天”是万物的主宰，它既是神灵意志的体现，又是自然法则的体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必须敬重上天，服从上天。帝王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代表，他以上天赋予的绝对权力来统治人世，因此被称为“天子”。冒犯天子，就是冒犯天神、自然法则，

罪该万死。小人真要冒犯天子 起来造反，也要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把“天”、自然、神灵同权力、特权和专制结合起来，也算是 民族传统之一，即把自然涂上权力意志的色彩，敬重、顺从自然， 也就是敬重、顺从权力。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便在敬天、顺应自然、服从权力中消解了。这也是儒家要把《书》作为经典的原 因之一。

尧帝挑选接班人

【原文】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①，龚朕位②？”

岳曰：“否德添帝位③。”

曰：“明明扬侧陋④。”师锡帝曰⑤：“有齔在下(6)，曰虞舜。”

帝曰：“俞(7)！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8)，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9)，又不格奸(10)。”

又帝曰：“我其诚哉！女于时(11)，观厥刑于二女(12)。”厘降二女 于妫汭(13)，嫔于虞(14)。

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15)，五典克从(16)。纳于百揆(17)，百揆时叙(18)。宾于四门(19)，四门穆穆(20)。纳于大麓(21)，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22)！汝舜。询事考言(23)，乃言风可绩(24)，三载。汝陟 帝位(25)。”舜让于德，弗嗣。

【注释】

①庸命：顺应天命。②龚：用作“践”，意思是履行，这里指接替帝位。③否(PT)：鄙陋。添(tian)：辱，意思是不配。④明明：明察 贤明的人。扬：选拔，举荐。侧陋：隐伏卑微的人。⑤师：众人，大家。 锡：赐，这里指提出意见。(6)齔(guan)：困苦的人。(7)俞：是的， 就这样。(8)瞽(gu)：瞎子，这里指舜的父亲乐官瞽瞍。(9)烝烝：形 容孝德美厚。(10)又(yi)：治理。格：至，达到。奸：邪恶。(11)女： 嫁女。时：是，这个人，这里指舜。(12)刑：法度，法则。二女：指尧的 女儿娥皇和女英。(13)厘：命令。妫(guT)：水名。汭(rui)：河流弯曲的 地方。(14)嫔：嫁给别人作妻子。，(15)徽：美善。五黄：五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16)克：能够。从：顺从。(17)纳：赐予职 位。百接；掌管一切事务的官。(18)时叙。承顺，意思是服从领导。(19)宾：迎接宾客。(20)穆穆：形容仪容齐整。(21)麓：山脚。(22)格 到来，来。(23)询：谋划。考：考察。(24)乃：你。风(zhi)：求得。(25)陟：升，登。

【译文】

尧帝说：“唉！四方的部落首领！我在位任职七十年，你们中 有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

四方部落首领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登上帝位。”

尧帝说：“可以考察贵戚中贤明的人，也可以推举地位低微的贤人。”

大家向尧推荐说：“民间有个处境困苦的人，名叫虞舜。”

尧帝说：“是啊，我听说过。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四方部落首领回答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 不正，母亲善于说谎，，他的弟弟象十分傲慢，但舜能与他们和睦 相处。他用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们，使他们改恶从善，不走邪 路。”

尧帝说。“那我就考验考验他吧！把我的两个女儿嫁给他，通 过两个女儿考察他的德行。”于是，尧命令两个女儿到妫河的弯曲 处，在那里嫁给了虞舜。

尧帝说：“恭谨地处理政务吧！”

舜谨慎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臣民都能顺从。他又受命管理百官，百官都能服从。他在明堂四门迎接前来朝见的四方诸侯。四方诸侯全都仪容整肃。他还到深山老林中去经受风雨考验，即使在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时也不迷失方向。

尧帝说：“来吧，舜啊。我同你谋划政事，考察你的言论，你提的意见十分正确。经过三年考验，你一定能成就大业。你现在可以登上帝位了。”舜要把帝位让给更有德行的人，不愿就位。

【读解】

对君王来说，挑选接班人是件大事，它关系到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尧帝当了70年君王，功德满天下，无奈年龄不饶人，总有退位的一天，要把权力交给下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尧的时代还没有皇帝江山不外传的世袭制，可以把权力交给家族以外的人。这种移交权力的做法，在古代叫做“禅让”。并且，把权力交给谁，可以由各方氏族首领参与讨论，提出建议，推荐人选。这就很有点民主色彩了，不是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了就算。

移交权力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说众多争权夺利的复杂瓜葛，单就享受够了尊严、顺从、声名、功绩、荣华富贵等等的心态来说，需要有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在尧的时代这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从最高职位上退下来，依然会受到崇敬，不会失去得太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毕竟那时世风还很淳朴。

退出权力中心造成的心理上的失衡，会带来恐惧感。处于权力中心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诱惑力越大，失衡就越重，恐惧感就越强。这大概是后世的帝王们即使路上黄泉路也不愿交出权力的重要心理原因。于是，后来有了世袭制。天下是朕的天下，也是朕儿孙子的天下，接班人早已由制度规定好了，用不着挑选，也不容外人讨论、提意见。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把王位传给了白痴太子司马衷，只不过短短十六年，司马家的天下就被白痴皇帝葬送掉了。

从今天想昨天，“禅让”帝位和民主评选接班人，还是有几分让人神往。

舜帝代行天道

【原文】

正月上日①，受终于文祖②。在璇玑玉衡③，以齐七政④。肆类于上帝⑤，禋于六宗⑥，望于山川⑦，遍于群神。辑五端⑧。既月乃日⑨，觐四岳群牧⑩，班瑞于群后⑪。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⑫，柴⑬。望秩于山川⑭，肆觐东后⑮。协时月正日⑯，同律度量衡⑰。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⑱。如五器⑲，卒乃复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㉑，用特㉒。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㉓，明试以功，车服以庸㉔。

【注释】

①上日：吉利的日子。②终：这里指尧退下帝位。文祖：尧太祖的宗庙。③在：观察。璇玑玉衡：指北斗七星。④齐：排比整理。七政：指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七项政事。⑤肆：于是。类：一种祭祀礼节，这里指向上天报告继承帝位。(6)禋(yin)：祭祀。六宗：指天、地和春、夏、秋、冬四时。(7)望：祭祀祖山川的仪式。(8)辑：收集，聚敛。五瑞：五种等级的玉器，诸侯用来作为信符。(9)既月乃日：挑选吉利的月份、日子。(10)觐(qin)：朝见天子。牧：官员。(11)班：颁，分发。后：指诸侯国君。(12)岱宗：东岳泰山。(13)柴：祭天的礼仪。(14)秩：次序，依次。(15)东后：东方诸侯国君。(16)协：合。时：春夏秋冬四时。正：确定。(17)同：统一。律：音律。度：丈尺。量，斗

斛。衡：斤两。(18)五礼：指公、侯、伯、子、男 五等礼节。五玉：即前面说的“五瑞”。三帛：三种不同颜色的丝织品，用于 垫玉。二生：活羊羔和活雁。一死：一只死野鸡。(19)如：而。五器：指五玉。(20)卒：指礼仪完毕。乃：然后。复：归还。(21)格：到，至。艺 祖：文祖，即尧太祖的宗庙。(22)特：一头公牛。(23)敷：普遍。(24)庸：功劳。

【译文】

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祖宗庙接受了禅让的帝位。他 观察了北斗星的运行情况，列出了七项政事。接着举行祭祖，向 上天报告继承帝位一事，并祭祖天地四时，祭祖山川和群神。舜 聚集了诸侯的五等圭玉，挑选良辰吉日，接受四方诸侯头领的朝 见，把圭玉颁发给他们。

这一年的二月，舜到东方巡视，到了泰山，举行了柴祭，并按等级依次祭祀了其它山川，接受了东方诸侯国君的朝见。舜协调了春夏秋冬的月份，确定了天数；统一了音律和长度、容量、重 量的单位；制定了公侯伯子男朝见的礼节，规定了五等圭玉、三种颜色丝织物、活羊羔、活雁和死野鸡的用法。礼仪结束后，便把五等圭玉归还给诸侯。五月，舜到南方巡视，到了衡山，像祭 祀泰山一样行礼仪。八月，舜到四方巡视，到了华山，祭把礼仪同祭泰山一样。十一月，舜到北方巡视，到了恒山，祭祀礼仪同 在华山一样。舜回来后，到尧太祖的宗庙祭祖，用的祭品是一头牛。

此后，舜每隔五年就巡视一次。各方诸侯在四岳朝见，各自 报告政绩。舜根据诸侯的政绩进行评定，论功行赏，赐给他们车马和服服饰。

【读解】

这一节写舜帝登基的情况。尧顺利地移交了权力，舜顺利地 登上了帝位。祭祀是必不可少的礼仪，种类之多，场面之大，气 氛之隆重，全都可以想见。毕竟，这是新天子的诞生，其意义得 用盛大的礼仪来表示。因此，礼仪的规模，便体现了意义的大小。

礼仪的作用还在于发布信息，一是通报天地神灵，以取得合 法身份；二是通报四方臣民，以归顺人心。

出身微贱的舜帝，上任后的动作十分大：修订历法，统一乐 律和度量衡，严明礼仪等级，巡视四方，赏赐功臣，大有重振河 山的王者气度，表现出王者的大智慧和大德行。这当中包含着一 个重要的潜台词：禅让是英明的，接班人是可靠的，天下河山将 大放光彩，生民百姓将幸福安康。

重要的是，天下是上天的天下，生民是上天的生民；天子不 过是代行上天之道，负责播撒上天的恩惠。说白了，天子也是侍 者，今天的话叫做服务员，公仆；既伺候上天，又伺候万众，此 外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与世袭制的“家天下”有着天壤之别。如 果说公仆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不外乎才干、德行、智慧、气度等，而不是罩在头上的光环，可以为所欲为地玩弄权术、为自己大捞好处、光宗耀祖、飞扬跋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侍者变成了主子，公仆变成了上帝，一切都颠倒了。江山有了归属姓氏，生民成了统治者的供养人和可 以任意支配、宰杀的奴仆。龙颜不可冒犯，太岁头上的土动不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正，天下变了。

重温帝尧、帝舜的事迹，我们最古老的这两位祖宗，能够给我们的启示该不算少吧！

舜帝即位后的“三把火”

【原文】

肇十有二州①，封十有二山，浚川②。

象以典刑(3)，流宥五刑(4)，鞭作官刑，扑作教刑(5)，金作赎刑。眚灾肆赦(6)，怙终贼刑(7)。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8)！

流共工于幽州(9)，放驩兜于崇(10)！窜三苗于三危(11)，殛鲧于羽山(12)，四罪而天下咸服。

【注释】

①肇：这里指划分地域。②浚：疏通。③象：刻画。典：常，常用。典刑：常用的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4)流：流放。宥：宽恕。⑤扑：檠(jia)楚，古代学校用作体罚的工具。(6)眚(sheng)：过失。肆：于是。(7)怙：依仗。臧：用作“则”。(8)恤：慎重。(9)幽州：地名，在北方边远地区。(10)崇山：地名，在现在湖北黄陂以南。(11)三苗：古代国名，在现在湖南、江西境内。三危：地名，在现在甘肃敦煌一带。(12)殛(ji)：流放。羽山：地名，在东方。

【译文】

舜划定了十二个州的疆界，在十二座山上封土为坛，作祭祀用，并疏通了河道。

舜把五种常用的刑罚刻画在器物上，用流放的办法代替五刑以示宽大，用鞭刑来惩罚犯了罪的官员，用木条打来惩罚有罪过的掌管教化的人，用铜作为赎罪的刑罚。因为过失犯罪，可以赦免；要是犯了罪又不知悔改，就要用刑罚。慎重啊，慎重啊，使用刑罚时一定要慎重。

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这四个罪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

【读解】

舜帝上任后烧了三把火：划定州界，制定刑罚，放逐尧的大臣共工、驩兜、鲧，以及三苗，于是天下人心归顺。接下来是任用百官，使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舜三十岁出道从政，在帝王位置上呆了五十年，身后名垂青史。

咱们中国人对新任官员的信心，多半寄托在“三把火”上。舜帝的“三把火”的重心在刑罚，表明他重视“依法治国”。这和后世的帝王得天下后大兴土木、赏赐功臣、争权夺利形成鲜明对比。

还可注意的是，舜帝在重慎用刑罚，以惩戒为目的，区别罪行，处罚适度。这是开明君主与暴君（如秦始皇、隋炀帝）的区别所在。治国的关键在治人心。不仅要赏罚分明，还要赏罚适度，才能使人心归顺，天下大治。以忧国忧民著称的诗人杜甫曾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话表明了他对尧、舜时代的向往。

诗与歌可以感天动地惊鬼神

【原文】

帝曰：“夔！命汝典乐①，教胄子②，直而温，宽而栗③，刚而无虐④，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⑤，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⑥，神人以和。”

夔曰：“於⑦！予击石拊石⑧，百兽率舞。”

【注释】

①乐：乐官。②胄(zhou)子：未成年的人。③栗：恭谨。④无：不要。⑤永：咏，意思是吟唱。(6)夺：失去。伦：次序，这里指和谐。(7)於(wu)：是啊，好吧。(8)拊：轻轻敲击。石：石磬，古代的一种乐器。

【译文】

舜帝说：“夔啊！我任命你掌管乐官，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温和，宽厚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歌吟唱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音调要合乎吟唱的音律，音律要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

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读解】

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和音乐的作用的看法，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了历代官方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了我们的民族传统。

按这种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们内心想法和感情的表现；表现的最高标准，是和谐；和谐就是美，是优雅，可以感天动地惊神鬼；和谐的诗歌和音乐被用来培育、陶冶人们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

简单地说，诗歌和音乐是最重要的教育手段，而不是供自我发泄或娱乐消遣。现在的流行音乐、交际舞是不可能培养出传统意义上的君子的，诗歌也成了少数被认为神经有毛病的人的自我发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我们的幸事，同时也是我们的不幸，正如钢筋水泥丛林之于田园牧歌的幸与不幸一样。

对从政者的告诫

【原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2)，谟明弼谐(3)。”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④。淳叙九族⑤，庶民励翼(6)，还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7)，在安民。”

禹曰：“吁！咸若时(8)，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9)，能官人(10)。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讻兜？何迁乎有苗(11)？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12)？”

【注释】

(1)皋陶(gao yao)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谟的意思是商讨，谋划。本篇的内容是舜帝、大禹和皋陶在一起商讨大事的讨论记录，虽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但仍保存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②允：诚信。迪：履行，遵循。③明：高明，英明。弼：辅佐。④都：啊。永：长久。⑤淳：敦厚。叙：顺从。(6)庶：众人。励：努力。翼：辅佐。(7)人：这里指官员。(8)咸：全部，完全。时：这样。(9)哲：明智。。(10)官：管理，任用。(11)迁：流放。(12)巧言：花言巧语。令：善于。色：脸色。孔：十分，非常。壬：奸佞的人。

【译文】

考察古代传说。皋陶曾说：“要真正履行先王的德政，就会决策英明，大臣们团结一致。”

禹说：“是啊！怎样才能做到呢？”

皋陶说：“啊，对自己的言行要谨慎，自己的修养要持之以恒。要使亲属宽厚顺从，使众多贤明的人努力辅佐，由近及远，首先从这里做起。”

禹十分佩服这种精当的见解，说：“是这样啊！”

皋陶说：“啊！重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民心。”

禹说：“唉！要是完全做到这些，连尧帝也会感到困难啊！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表现，能够用人得当。能安定民心便是给他们的恩惠，臣民都会记在心里。能做到明智和给臣民恩惠，哪里会担讻兜？哪里还会放逐三苗？哪里会惧怕花言巧语、察言观色的奸佞之人呢？”

【读解】

皋陶对参与治理国家的人提出了修身、知人、安民三项要求。这些要求的前提是实行德政，而不是苛政、暴政。孟子曾说，“苛政猛于虎。”意思是说残暴的统治者像凶猛的老虎一样吃人不眨眼。这是后来的事情，与尧、舜时代的清明廉正的政治是两码事。

修身、知人、安民从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在实际当中却非常非常不容易。政治家因

为公务繁忙，权力斗争激烈，少有时间用于增加修养提高素质，况且应酬宴席交际游玩占去了不少业余时间，加上有秘书操劳，修不修身就无关紧要了。知人更难。官场上野心家、阴谋家、奉承献媚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多半戴着厚厚的面具，难以识破。他们抓住人性中喜欢别人奉承的弱点，化装表演，实则为自己捞取好处。得逞了，就为世人做出了榜样，以行动告诉人们还是做官的好。安民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人力物力。老百姓的生活内容多种多样，除了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的要求、娱乐等等，单是满足基本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够忙乎的了，要处处让老百姓满意，非得全心全意做老黄牛才行。再说，老黄牛也有累的趴下的时候。

从政者要具备九种品德

【原文】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①。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②”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③，柔而立④，愿而恭⑤，乱而敬⑥，扰而毅⑦，直而温⑧，简而廉⑨，刚而塞⑩，强而义⑪。彰厥有常吉哉⑫！”

“日宣三德⑬，夙夜浚明有家⑭；日严祗敬六德⑮，亮采有邦⑯。翕受敷施⑰，九德咸事⑱，俊乂在官⑲。百僚师师⑳，百工惟时㉑，抚于五辰㉒，庶绩其凝㉓。

【注释】

①亦：检验。行：德行。②乃：考察。载：为，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证明。采：事，采采就是很多事，这里指事实。③栗：严肃恭谨。④柔：指性情温和。立：指有自己的主见。⑤愿：小心谨慎。恭：庄重严肃。⑥乱：治，这里指有治国才干。敬：认真。⑦扰：柔顺，指能听取他人意见。毅：果断。⑧直：正直，耿直。温：温和。⑨简：直率而不拘小节。廉：方正。⑩刚：刚正。塞：充实。⑪强：坚毅。义：善，合符道义。⑫常：祥，常吉的意思是吉祥。⑬宣：表现。⑭夙：早晨。浚明：恭敬努力。家：这里指卿大夫的封地。⑮严：严肃庄重。祗：恭敬。⑯亮：辅佐。邦：诸侯的封地。⑰翕(Xi)：集中。敷施：普遍推行。⑱咸：全部。事：担任事务。⑲俊乂：指特别有才德的人。⑳百僚：指众大夫。师师：互相学习和仿效。㉑百工：百官。惟：想。时：善。㉒抚：顺从。五辰：指金木水火土五星。㉓庶：众多。绩：功绩。凝：成就。

【译文】

皋陶说：“啊！检验一个人的行为可以依据九种品德。检验言论也一样，如果说一个人有德行，那就要指出许多事实作分依据。”

禹说：“什么叫做九德？”

皋陶说：“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直率旷达而又注重小节，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合符道义。能在行为中表现出这九种品德，就会吉祥顺利啊！”

“每天都能在行为中表现出九德中的三德，早晚恭敬努力地去实行，就可以做卿大夫。每天都能庄重恭敬地实行九德中的六德，就可以协助天子处理政务而成为诸侯。如果能把九种品德集中起来全面地实行，使有这些品德的人都担任一定职务，那么在职官员都是才德出众的人了。大夫们互相学习仿效，官员们都想尽职尽责，严格按照五展运行和四时变化行事，众多的功业就可以建成了。”

【读解】

皋陶提出的从政者应具备的九种品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 对政治家们最高的要求，

是政治家能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倘若全部具备九德难以企及的话，可以退而求其次，只要六德；再不行，还可以退一步，只具备三德，便可以于国于家于民有益了。一德都不具备，就该回家种田卖红薯。

具备九德需要足够的修养，而且还要经过实际行动来考验和陶冶。比如，性情温和的人往往没有主见，要他两者皆备，可以让他多去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来锻炼。有才干的人往往自视甚高，恃才傲物，主观自信；这样的人让他多碰几次壁，多摔几次跟斗，让他知道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有多少人力所不及的意外，他才会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所以，培养九德就是一个过程，也许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这就有个问题：让无德的人或少德的人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去摔打锻炼，岂不是误国误家误民？也可以反问：如果不通过摔打锻炼的实际考验，不把驴和马牵出场路一溜，怎么知道是马还是驴，有德还是无德？

好在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有时候，人民群众的眼睛再雪亮，也作不了主。培养德行靠个人的自觉。对从政者应具有的德行，恐怕光靠自觉远远不够，还得要有一种法律的和社会的制约机制来进行规范，才会更合理。这一点，先辈皋陶没有想到。

尊卑等级由上天命定

【原文】

“无教逸欲①，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②。无旷庶官③，天工(4)，人其代之。天叙有典⑤，勅我五典五敦惇哉(6)！天秩有礼(7)，自我五礼有庸哉(8)！同寅协恭和衷哉(9)！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10)！天讨有罪(11)十五刑五用哉(12)！政事懋哉！懋哉(13)！”

“天聪明(14)，自我民聪明。天明畏(15)，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6)！”

皋陶曰：“朕言惠可氏行(17)？”

禹曰：“俞！乃言氏可绩。”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18)！”

【注释】

①无教：不要。逸欲：安逸贪欲。(2)一日二日：意思是天天，每天几：机，这里指事情。(3)旷：空，这里指虚设。庶官：众官。(4)天工：上天命令的事。(5)叙：秩序，指伦理、等级秩序。典：常法。(6)勅(Chi)：命令。五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伦理关系(7)秩：规定等级次序。(8)自：遵循。五礼：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礼节。庸：经常。(9)寅：恭敬。协恭和衷：同心同德，结一致。(10)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等级的礼服。章：显示。(11)讨：惩治。(12)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13)懋：勉励，努力。(14)聪：听力好，这里指听取意见。明：视力好，这里指观察问题。(15)明：表扬。畏：惩罚。(16)有土：保有国土。(17)氏(ZhT)：一定，必须。(18)赞：辅佐。襄：治理。

【译文】

“不要贪图安逸和放纵私欲，当诸侯就要兢兢业业，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不要虚设各种官职，上天命定的事情，要由人来完成。上天安排了等级秩序的常法，命令我们遵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并使它们醇厚起来！上天规定了尊卑等级次序，要我们遵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等级的礼节，并使它们经常化！君臣之间要相互敬重，同心同德！上天任命有德的人管理民众，要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等级的礼服来显示有德者的区别！上天惩罚有罪的人，要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来处治犯了罪的人！处理政务要互相勉励！要共同努力！”

“上天明察一切，来自于臣民的意见。上天赏罚分明，来自于臣民的赏罚意愿。上天

和下民之间互相通达，所以要恭敬从政才能保有国土。”

皋陶说：“我的话一定会得到实行吗？”

禹说：“是的，你的话会得到实行并会获得成功。”

皋陶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智慧，只是想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啊！”

【读解】

皋陶本人是谦卑的，心目中没有自我，只有上天、君王和民众。他的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就是按照上天事先规定好了的一切，履行自己的职责。离开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样的等级座标，自我就不存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那么，上天是谁？他凭什么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秩序？他凭什么命令人们必须遵守他规定的这种等级秩序？说穿了，“上天”其实是人自己。是人自己规定了人有尊卑贵贱之分，是人自己要求遵守等级秩序。反复宣扬这样的观点，造成的实际效果是：人有尊卑贵贱之分是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真理，于是有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说法。另一方面，相信命定论造成的效果是普遍的愚昧，是对自我和个人价值的无情否定。

可以作一个设想：如果真有“上天”存在，那么“上天”说人人生来都是天使，人人都可以做国王，人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成为款爷，江山轮流坐，即使是鸡也可以变凤凰，效果会是怎样？天下会不会乱套、会不会群龙无首？

看历史，想今天，答案不言自明。乞丐可以当皇帝，皇帝也有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人生是个大舞台，大伙儿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再美好的筵席，也有结束的时候。自古英雄出草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全没有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

如果“上天”有眼，该不会气得糊涂吧？

大禹治水的自述

【原文】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①，下民昏垫②。予乘四载③，随山刊木④，暨益奏庶鲜食⑤。予决九川距四海⑥，浚赋治距川⑦。暨稷播⑧，奏庶艰食鲜食⑨。懋迁有无化居⑩。蒸民乃粒⑪，万邦作乂⑫。”皋陶曰：“俞！师汝昌言⑬。”

【注释】

①怀：包围。襄：淹没。②昏垫：意思是沉陷，吞队③四载：四种交通工具，指车、船、橇、轿。④刊：砍削，这里指砍削树木作路标。⑤暨：及，和。益：人名，伯益。奏：进。鲜食：刚杀了的鸟兽。⑥决：疏通。距：到达。⑦浚：疏通。欧法（qbon kodi）：田间的水沟。⑧稷：人名，后稷。传说他教人们播种庄稼。⑨艰食：根生的粮食，指谷类。⑩懋：用作“贸”，懋迁的意思就是贸易。化居：迁移囤积的货物。⑪粒：立，意思是成，定。⑫作：开始。乂：治理。⑬师：用作“斯”，意思是这里。

【译文】

舜帝说：“来吧，禹！你也谈谈高见吧。”禹拜谢说：“是啊，君王，我说些什么呢？我整天考虑的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皋陶说：“哦，到底是些什么工作？”禹说：“大水与天相接，浩浩荡荡包围了大山，淹没了山丘，民众被大水吞没。我乘坐着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路砍削树木作路标，和伯益一起把刚猎获的鸟兽送给民众。我疏通了九州的河流，使大水流进四海，还疏通了田间小沟，使田里的水都流进大河。我和后稷一起播种粮食，为民众提供谷物和肉食。还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使民众安定下来，各个诸侯国开始得到治理。”

皋陶说：“是啊！你这番话说得真好。”

【读解】

我们从小就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说，现在我们读到的是大禹自己谈如何整治洪水。听了他的叙述，我们不由得赞叹：“真神奇！”然后仔细一想，发现不要由此产生误会。

如果真有大禹整治洪水这回事儿，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事儿他一个人干不了！这道理就像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上望着追赶他的敌军时明智地说的，要是没有面前这些敌人，他成不了英雄。大禹是治水的英雄；但是没有洪水，没有众多的人齐心协力，他也成不了英雄。

把大禹治水的事说出来写出来，是想说明圣人君子不要忘记为民造福。做官是通过治理人民来为人民造福，为民除害也是为民造福，殊途同归。可是还要补充一点，想一想是谁来为圣人君子造福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脑筋急转弯儿。

夏启的战争动员令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②。王曰：“嗟！六事之人(3)，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4)，怠弃三正⑤。天用剿绝其命(6)，今予惟恭行天之罚(7)。

“左不攻于左(8)，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9)，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10)；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1)”

【注释】

①甘誓是一篇战争动员令，是后人根据传闻写成的。甘是地名，在有扈氏国都的南郊。誓是古时告诫将士的言辞。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继承了帝位。启所确立的新制度，遭到了有扈氏的反对，启便发动了讨伐有扈氏的战争。结果以有扈氏失败、夏启胜利而告终。甘誓就是这次战争前启告诫六军将士的言辞。②六卿：六军的将领。古时天子拥有六军。③六事：六军的将士。④威侮：轻慢，轻视。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⑤怠：懈怠。三正：指建子、建丑、建寅，意思是指历法。⑥用：因此。剿：灭绝。(7)恭行：奉行。(8)左：战车左边。古时战车载三人，分左中有，左边的人负责射箭，中间的人驾车，右边的人用矛刺杀。攻：善。(9)御：驾车的人，即处在战车中间位置上的人。(10)赏于祖：古时天子亲征，随军带着祖庙的神主和社神的神主。有功的，就在祖庙神主之前赏赐，惩罚则在社神神主前进行，表示不敢自己专行。(11)孥：奴，降为奴隶。戮：刑戮，惩罚。

【译文】

即将在甘进行一场大战，于是夏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王说：“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懂得驾车的技术，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行赏；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惩罚。我将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

【读解】

天子率领将士亲自出征，必定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决战，一定要使将士们明白为谁和为什么而战，否则不明不白上战场，多半要吃败仗。主帅是天子，由他来发布战争动员令，既有权威性，又有感召力，还可以证明出征打仗的正义。其中没有豪言壮语和长篇大论，没有一个接一个地表态和表决心，最足以征服人心的理由就是奉行天命，简洁而震撼人

心。

也许是社会在不断前进吧，后来的檄讨书越来越长，废话越来越多，理由列出了一大堆却难以震撼人心，成了空洞无物的玩意儿。政治家更能干，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得天昏地暗，实际上连鸡都杀不死。事情常常坏在一张嘴上。

学学夏启是有益的。干脆果断，直来直去，表明了意图，就到战场上见分晓，看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好男儿志在疆场，骑马射箭打枪，不说废话空话。

世上没有不落的太阳

【原文】

王曰：“格尔众庶(1)，悉听朕言。非台小子(2)，民敢行称乱(3)！有夏多罪，天命殛之(4)。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5)，而割正夏(6)？’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7)？’夏王率曷众力(8)，率割夏邑(9)。有众率怠弗协(10)，曰：‘时日曷丧(11)？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12)！尔无不信，朕不食言(13)。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14)。”

【注释】

(1)格：来。众庶：众人，大家。(2)台(yi)：我。小子：对自己的谦称。(3)称：举，发动。(4)殛(ji)：诛杀。(5)穡(se)事：农事。(6)割(he)：易，意思是为什么。正：征，征讨。(7)如台(yi)：如何。(8)曷：竭，尽力，竭力。(9)割：剥削。(10)有众：臣民。率：大多。怠：怠工。协：和。(11)时：这个。曷：什么时候。日：这里指夏桀。(12)赉(lai)：赏赐。(13)食：吞没。食言：指不讲信用。(14)罔：无。攸：所。

【译文】

王说：“来吧，你们各位！都听我说。不时我小子敢于贸然发难！实在是因为夏王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问：‘我们的国君不体贴我们，放弃我们种庄稼的事，却去征讨夏王？’这样的言论我早已听说过，但是夏桀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现在你们要问：‘夏桀的罪行到底怎么样呢？’夏桀耗尽了民力，剥削夏国人民。民众大多怠慢不恭，不予合作，并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我们宁可和你一起灭亡。’夏桀的德行败坏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

你们只要辅佐我，行使上天对夏桀的惩罚，我将大大的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决不会不守信用。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让你们去当奴隶，以示惩罚，没有谁会得到赦免。”

【读解】

夏桀在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由此导致了夏王朝覆灭。他自比为太阳，以为光照万里，何等地自高自大！但是他忘了一点，当太阳最耀眼的时候，便预示着它即将西下殒落，辉煌难再。这世上从古至今，没有永不殒落的太阳，而只有殒落之后有新的太阳升起。果然，夏桀的残暴激起了天怨人怒，众叛亲离。从此，夏王朝的太阳便永远殒落了。

商汤正是看准了天怨人怒的大好时机，举兵伐桀他显得没有夏启讨伐有扈氏时那么自信，那么正气凛然，而是以劝说加威胁，软硬兼施，不由得有些让人怀疑他振振有词地控诉夏桀暴行时，是不是心怀鬼胎，另有打算？

慷慨激昂最容易激起听众的共鸣。善于演说的讲演者早已把听众的心理揣摩透底了，正如有人很懂得用一把鼻涕一把泪来赚去别人同情爱怜一样。

商汤肯定算得上是出色的演说家，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是他编出来的吗？）有巨大的穿透力，可以算得上是个千古名句。

我们应该学习商汤的演说技巧：先摆出一副谦和的姿态赢得印象分；直接了当提出最过硬的理由，表明目的；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消除听众的顾虑，进一步说服和打动听众；表明自己决心已定，义无反顾；最后严辞威胁加上利诱。别的不说，商汤在印象、心理、权威性诸方面都得分。有了民众得支持，他成功了。

盘庚洞若观火劝贵族

【原文】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②，无傲从康③。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④。王播告之修⑤，不匿厥指⑥，王用丕钦⑦。罔有逸言⑧，民用丕变。今汝联聒聒⑨，起信险肤⑩，予弗知乃所讼⑪。

“非予自荒兹德⑫，惟汝含德⑬，不惕予一人⑭。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⑮，乃逸⑯。若网在纲⑰，有条而不紊⑱；若农服田⑲，力穡乃亦有秋⑳。汝克黜乃心㉑，施安德于民㉒，至于婚友㉓，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㉔。乃不畏戎毒于远迹㉕，惰农自安，不昏作劳㉖，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㉗。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㉘，惟汝自生毒㉙。乃败祸奸宄㉚，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㉛，乃奉其恫㉜，汝悔身何及？相时憺民㉝，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㉞，矧予制乃短长之命㉟？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㊱？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㊲，民非予有咎。”

【注释】

(①)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他为了避免水患，复兴殷，商，率领臣民把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往殷（今河南安阳）。此举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盘庚极力申说迁都的好处，前后三次告喻臣民，终于完成了迁都。《盘庚》（分上、中、下三篇）记述了这次迁徙的经过。上篇记述盘庚迁殷之前告诫群臣的话，中篇是盘庚告诫殷民的话，下篇是迁都后盘庚告诫群臣的话。历代学者大都认为《盘庚》三篇是殷代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②猷：为了。黜：除去。心：指私心。③从：纵，放纵。康：安逸。④惟：想。任：任用。旧人：指世代做官的人。共政：共同管理政事。⑤王：指先王。播台：公布命令。修：施行。⑥匿：隐瞒。指：旨，意旨。⑦丕：大。钦：敬重。⑧逸：过失，错误。⑨聒聒(guo)：拒绝别人的好意而自以为是。⑩信：伸，伸说。险：邪恶。肤：浮夸。⑪讼：争辩。⑫荒：废弃。⑬含：怀着，藏着。⑭惕：施，给予。⑮谋作：谋略。⑯乃。则。逸。过错。⑰纲：网的总绳。⑱紊：乱。⑲服：从事。⑳力穡：努力收获庄稼。㉑黜乃心：去掉你们的私心。㉒实德。实惠的德行。㉓婚：指有姻亲关系的亲戚。㉔丕乃：于是。㉕乃。如果。戎：大。毒：毒害㉖昏：努力。㉗越其：于是就。㉘和：宣布。吉言：好话。㉙惟：是。毒。祸根。㉚败。败露。奸宄(gu1)：做坏事。㉛先：引导。㉜奉：承受。恫(dong):痛苦。㉝相：看。时：这。憺(xian)：小。㉞发：说出。逸口：从口中说出错话。㉟矧(shen)：况且。制：操纵，掌握。㊱恐：恐吓。沈：煽动。㊲靖：善。

【译文】

王这样说道：“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去掉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不要傲慢放肆并追求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共同管理政事。先王向群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隐瞒先王的旨意，先王因此对他们非常看重。大臣们没有错误的言论，因而臣民的行动大有变化。现在你们拒绝别人的好意而又自以为是，到处散布邪恶浮夸的言论，我真不知道你们争辩的是什么。

“并不是我自己放弃了任用世家旧臣的美德，只是你们欺瞒了我的好意，不能处处为

我着想。我对这一切像看火一样地一清二 世，如果我不善于谋划，则是过错。就像只有把网结在纲上，才 会有条有理不紊乱；就像农民只有努力耕种，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你们能够去掉私心，给予臣民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你们 的亲戚朋友，那么你们才敢说你们积有恩德。如果你们不怕自己 的言论会大大毒害远近的臣民，就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求安逸，不 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那就不会有黍稷收获。

“你们不把我的善言向百姓宣布，这是你们自生祸害。你们所 做的一些坏事已经败露，这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你们既引导人们 做了坏事，就要由你们来承担痛苦，悔恨自己又怎么来得及？看 看一般的小民吧，他们还顾及到我所劝诫的话，担心说出错误的 话，何况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 却用流言蜚语相互煽动，恐吓蛊惑臣民呢？就像大火已在原野上 燃烧起来，使人无法面对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做了 许多坏事造成的，不是我有过错。”

【读解】

这是盘庚对他的臣僚们进行规劝，责备他们不恪守先王的旧 规矩，态度傲慢，贪图享受舒适，还以谣言蛊惑民心。盘庚的良 苦用心日月可鉴，顽固的臣僚们作何感想，不得而知，而他们的 丑恶嘴脸却清晰可见。

大凡能做臣僚的人，总是其先辈或本人有功于国于民，才会参与国政，享有功名利禄。有了功名利禄，就会滋生骄奢淫逸，目中无人，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就敢于胡作非为，骑在别人头上 拉屎拉尿。腐败就是由此产生的。尧、舜的太平盛世、清明政治 已一去不复返了，接踵而来的是日甚一日的腐败。

古代政治腐败大概有两个重要根源：一是人治和世袭制造成 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从天子下至芝麻官，无不如此。二是专制制 度为人性丑恶的一面和弱点提供了温床。盘庚大概不会想到这些。 他请出先王和旧时制度，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理由，毕竟血缘、 祖先、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纽带作用，毕竟腐 败的官员内心总是有所畏惧，否则就真的“和尚打伞，无法无 天”了。

话说回来。争论不过起于迁移国都，而实质是盘庚试图对日 益腐败的政治机器动手术——“去奢行俭”。用意虽好，却是治标 不治本。再出现腐败，又往哪儿还？迁来过去，总不会还出地球， 更要紧的是根子在制度和人身上。不作开膛剖肚的手术，是无法 真正解决问题的。

当然，盘庚迁殷的结果，的确带来了商王朝暂时的兴盛，用 今天的话说，他算得上是个改革者。他受到众多客观条件的制约， 能力排众议，推行自己的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耐心。他 采用的是文的一套——一规劝说服，而不是武的一套，他显然知道； 迫使人顺从容易，而要使人真心诚意地顺从，就难多了。从这个 意义上说，迁都的成功，也是盘庚征服人心的成功。因此，盘庚 是值得称赞的。

此外，这篇经典性的劝诫文，为我们的汉语成语增添了一些 词汇，比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燎原之火。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改革者要有文化，有智慧，见多识广，了解民心所 向，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事业才可能成功。

盘庚是东方的摩西？

【原文】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1)！永敬大恤，无骨绝远②！汝分猷念 以相从(3)，各设中于乃心④。乃有不吉不迪⑤，颠越不恭(6)，暂遇奸宄(7)，我乃剿殄灭之(8)，无遗育(9)，无俾易种于兹新邑(10)。”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注释】

①易：变更，这里指迁都的计划不会变更。②晋：相互。绝远：疏远。③分：比，亲近。猷：谋划。④中：衷，和。⑤迪：道路，正路。(6)颠：狂。越：越轨。(7)暂：渐，欺诈。遇：隅，奸邪。(8)剗(yi)：割鼻。殄(tian)：灭绝。(9)育：胄，指后代。(10)俾：使。易：延续。种：后代。

【译文】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迁徙的计划不会改变！要永远提防大忧大患，不要互相疏远！你们要相互顾念依从，各人心里都要想到和衷共济。如果你们行为不善，不走正道，敢于违法越轨，欺诈奸邪，我就动用刑罚把你们灭绝，连子孙都不留下，不让你们的后代在新国都里继续繁衍。

“去吧！去寻求新的生活吧！现在我将率领你们迁徙，在新国都为你们建立永久的家园。”

【读解】

盘庚现在是在对臣民训话，口气已大不一样。对臣僚，他语气委婉，循循善诱，即使是责怪，也是，温而不怒。对臣民，便显出了领袖的姿态，口气强硬坚决，以断子绝孙（这在古代非同小可！）相要挟，以新的永久家园为诱惑，不容有叛逆。

寻找家园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这让人想起希伯来人最伟大的先知和导师摩西。他为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率领他们历尽艰辛走出埃及，到西奈山去建立家园。这事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约比盘庚迁殷晚一个世纪（公元前144纪）。都是为了建立新家园，寻找新生活，都是部落首领，但一个是为摆脱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一个是为摆脱外族的奴役。

不知道盘庚的臣民是否把他看作是先知和导师，但他们肯定会受到永久家园的诱惑。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也会被诱惑的，因为寻找永久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冲动，永恒的主题。

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原文】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①，乃正厥位，绥爰有众②。

曰：“无戏怠③，懋建大命④！今予其敷心腹肾肠⑤，历告尔百姓于朕志⑥。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⑦。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⑧，适于山⑨。用降我凶⑩，德嘉绩于朕邦⑪。今我民用荡析离居⑫，罔有定极⑬，尔谓朕易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⑭，乱越我家⑮。朕及笃敬⑯，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⑰，非废厥谋，吊由灵各⑱；非敢违卜，用宏兹贲⑲。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⑳，尚皆隐哉㉑！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㉒。朕不肩好货㉓，敢恭生生㉔。鞠人谋人之保居㉕，叙钦㉖。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㉗，目有弗钦！无总于货宝㉘，生生自庸㉙。式敷民德㉚，永膺一心㉛。”

【注释】

①奠：定，安定。②绥：告诉。爰：于。③戏：游戏。怠：懒惰。④懋：勉力，努力。大命：指重新建家园。⑤敷：布，开诚布公。心腹肾肠：指心里话。(6)历告：尽情相告。(7)协比：串通，协同一致。(8)多：侈，大。(9)适：往，迁往。(10)用：因此。降：减少。(11)德：升。(12)荡析：离散。(13)极：止，至。(14)肆：今，现在。高祖：指成汤。(15)乱：治，治理。越：于。(16)及：汲，急迫。笃：厚。(17)肆：故，因此。冲人：年幼的人。(18)吊：善，指迁都善事。灵各：灵格，专门负责占卜的人，据说可传达上帝的命令。(19)宏：弘扬。贲：大宝龟，用于占卜。(20)邦伯：邦国之长，指诸侯。师长：公卿大臣。百执事：

负责具体事务的众位官员。(21)尚：希望。隐：废，考虑。(22)简相：视察，考察。(23)肩：任用。好贷：指喜好财货的官员。(24)恭：举用。生生：营生。(25)鞠：抚养。保：安。(26)叙：次序。钦：敬重。(27)羞：进，提供。若：顺，赞成。否：反对。(28)总：聚敛。(29)庸：功劳。(30)式：用。敷：施。德：恩德。(31)肩：克，能够。

【译文】

盘庚迁都以后，在住地安定下来，选定了王宫和宗庙的方位，然后告诫众人。

他说：“不要贪图享乐，不要懒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大业。现在我要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各位官员。我没有惩罚你们，你们也不要心怀不满，彼此串通起来诽谤我。“从前我们的先王成汤，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前人，把臣民迁移到山地去。因此减少了我们的灾祸，为我们的国家立下了大功。现在我的臣民由于水灾而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住处，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迁居？这是因为上帝将要复兴我们高祖成汤的美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我迫切而恭敬地遵从天意拯救臣民，在新国都永远居住下去。因此，我这个年轻人不敢放弃迁都的远大谋略，上帝的旨意通过使者传达了下來；我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而要使占得的天意发扬光大。

“啊！各位诸侯，各位大臣，各位官员，希望你们各自考虑自己的责任！我将认真对你们进行考察，看你们是否体恤我的臣民。我不会任用那些贪恋财货的人，而要任用帮助臣民谋生的人。能够养育臣民并使他们安居乐业的人，我将论功行赏。现在我已经把我心里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都告诉了你们，不要有不顺从！不要聚敛财富，要为民谋生以立功。要把思德施予臣民，永远能与臣民同心同德。”

【读解】

迁都之后，盘庚再次向群臣训话，要群臣克勤克俭，不要贪婪聚财；体恤民情，恭谨从政，率领臣民共建家园。这其实也是盘庚的施政方针，体现了他的“保民”思想。

民众是建立国家的根本。过去常把民众比做水，把统治民众的人比做浮在水上的舟船。

这种比喻也对也不对。水用以载舟，没有水舟无法行驶；水也可以使舟倾覆，让舟上的人溺水身亡。还有道理。但是，水是无形的，水往低处走。要使水得到规范，需要进行疏通和引导。谁来疏通和引导？当然是统治者。还有，舟总在水上行，在上层；水在舟下推，为上层服务。这种上层与下层、舟与水、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人为的、武断的划分，在根本上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民众都变得聪明起来了，统治者还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稳坐官位吗？

把“保民”思想放到现代政治观的显微镜底下，就显出了它的荒谬体理。不过，在强大的社会传统势力的制约之中，它也还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为民众着想，为民众造福，在客观上会使民众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儿。而自此形成的民众心理，是把做官的统治者看作自己的“父母”、“家长”，一心企盼“父母”恩赐、开明、公正，盼望天上掉下个“包青天”。为什么就不反过来想，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家长”，自己就是“包青天”，用得着别人来庇护和保佑吗？

其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应当像体育比赛。民众是运动员，统治者是裁判。运动员的职责是按照规则进行游戏，裁判的职责是监督和保证游戏按规则进行。规则是参加游戏者共同制定并要共同遵守的，违者受罚。裁判的监督有偏差，也要受罚，或者被更换。这样，大家的共同目的是使游戏正常健康地进行。

自作孽，不可活

【原文】

西伯既勘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2)。格人元龟(3)，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后人④，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⑤。不虞天 性(6)，不迪率典(7)。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 挚(8)，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9)，乃能责命于天(10)。殷之 即丧，指乃功(11)，不无戮于尔邦(12)！”

【注释】

①西伯指周文王。勘(kan)的意思是战胜。黎是殷王朝的属国，在今天 山西长治境内、全篇记述周文王战胜黎国之后，殷朝贤臣祖伊为殷朝安危担 忧，向殷纣王进谏，规劝他改弦更张。但遭到了纣王的拒绝。②既：其 恐怕。讫终止。(3)格人：能知天地吉凶的人。元龟大龟，用于占卜 (4)相：帮助，辅佐。⑤康食：安居饮食。(6)虞：度，猜测。(7)迪：遵循。率典：常法。(8)挚：至，到来。(9)参：到。上：上天。(10)乃：难道。责：祈求。(11)指：示，看。乃：你的。功：事，政事 (12)戮(lu)：杀，消灭。尔邦：指周国。

【译文】

周文王战胜黎国之后，祖伊非常恐慌，急忙跑来告诉殷纣王。

祖伊说：“天子啊，上天恐怕要断绝我们殷商的国运了！那善知天命的人用大龟来占卜，觉察不到一点吉兆。这不是先王不力助我们这些后人，而是因为大王淫荡嬉戏自绝于天。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不让我们安居饮食、大王不测度天性，不遵循常法 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谁不希望殷国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 不降下威罚呢？’天命不再属于我们了，大王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纣王说：“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祖伊反问道：“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 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商行将灭亡，从您的所作所为就看得出来， 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

祖伊反问道：“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 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商行将灭亡，从您的所作所为就看得出来， 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

【读解】

殷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继二架之后的第二个有名的暴君。殷商从高祖成汤开国算起，历经 30 世、600 余年，传到了纣王，殷商的江山就在他的手上的换了主人。

据说纣王本来并不是个等闲之辈，自幼便才思敏捷，能言善 辩，而且体格魁梧，力大无比，可以把九头牛拉着向后退，单手 托住宫殿大梁让人从客换掉梁柱而面不改色。他登上王位之时，也 有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臣服的好风光，曾号 令天下八百诸侯。

他的弱点在于好色、奢侈、残暴。他在宠妃妲己的怂恿下，制 造了刑具“炮烙”，筑“酒池肉林”取乐，造鹿台笙歌宴舞，以 “蜃盆”惩罚异己分子。妲己最后被周武王斩首辕门，纣王在鹿台 点火自焚，死前曾说“天亡我也”。

其实，这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活。纣王用民脂民膏建造的鹿台，恰好成了他的葬 身之处。

出逃是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

【原文】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2)我祖氏陈 于上③，我用沈酗于酒(4)，用乱败厥德于下(5)。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 宄(6)、卿士师师非度(7)。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 讎(8)。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9)？吾家毫逊于荒(10)？今尔无指 告(11)，予颠隳(12)，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13)！天毒降灾荒殷邦(14)，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15)，弗其耆长旧有位人(16)。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牲用以诏 容(17)，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义饕餮(18)，召敌饕餮不怠(19)。罪合于一， 多瘠罔诏(20)。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21)；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22)。诏王 子出迪(23)。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24)，我乃颠隳(25)。自靖(26)！人自献 于先王，我不顾行遯(27)。”

【注释】

①微子是纣王的哥哥，因为封在微，爵位属于子，所以叫微子。他为维 护殷王朝的统治，曾多次规劝纣王改恶从善，但纣王充耳不闻。本篇记述了 微子与父师两人的谈话，讨论了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各自应抱的态度。②其：恐怕。乱：治理。③我祖：指成汤。氏(zhǐ)：定，致。遂：成。陈：陈列。④用：因为，由于。酗(xù)：发酒疯。⑤乱：淫乱。厥 德：成汤之德。下；后世。(6)小大：群臣民众。草窃：盗贼。奸宄：犯 法作乱。(7)师师：众官。度：法度。(8)饕(chou)：仇敌。(9)发： 行。狂：往。(10)毫(mao)：年老。逊：逃走。荒：荒野。(11)指：旨， 想法，打算。(12)颠：颠覆。隳(ji)：坠落。(13)王子：指微子。(14)毒：厚，重。荒：亡。(15)畏畏：惧怕天威。(16)弗(fu)；违逆。耆(gou)：老年人。旧有位人：旧时在位的大臣。(17)攘窃：盗窃。牺：纯毛 牲畜。牲：健全的牲畜。牲：猪牛羊。用以容：从宽论处。(18)义(yi)： 杀。饕：稠，多。敛：聚敛。(19)召：招致。怠：松懈，缓和。(20)瘠： 疾苦。诏：告诉。(21)兴：起。败：灾祸。(22)臣仆：奴隶。(23)迪： 行，逃走。(24)旧：久。刻子：箕子。(25)我：指殷商。(26)自靖：各自打主意。(27)顾：顾虑。遯(dun)；遁，逃走。

【译文】

微子这样说道：“父师、少师，看来我们殷商是不能治理好天下了。我们的高祖成汤制定的成法在先，而我们的纣王却沉醉在酒中，因淫乱败坏了高祖的美德。殷商的大小臣民无不劫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不遵守法度。凡是有罪的人都不加以逮捕和 惩治，小民们起来同我们结成仇敌。现在殷商可能要灭亡了，就 像要渡过大河，却找不到渡口和河岸。殷商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就 要灭亡了！”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是被弃而出亡在外呢，还是呆在家中到老而避于荒野呢？现在你们不指点我，恐怕就要陷于非义，究 竟怎么办啊？” 父师这样说道：“王子！上天为我们殷商降下大祸，要使我们灭亡，国君却沉醉在酒中，不惧怕上天的威严，不听年高德劭的 旧时大臣的劝告。现在殷商的臣民偷窃祭祖天地神灵的各种贡品， 都会被宽恕，就是吃掉了贡品也没有灾祸。上天向下监视着殷民， 国君用杀戮和重刑横征暴敛，招致民怨也不放松。这些罪行都在 国君一人身上，臣民痛苦不堪却无处申诉。

“殷商现在将有灾祸，我们都会承受灾难；如果殷商灭亡了， 我们不能去做别人的奴隶。我奉劝王子逃出去。我早就说过箕子、王子不逃走，我 {fi 的国家就要彻底灭亡了。您自己拿主意吧！各人要对先王的事业作出贡献，我没有考虑逃跑的事。”

【读解】

人一旦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大概便不可救药了。微子身为纣王的长兄，照理说，胳膊肘肯定是向纣王弯的。他多次劝阻纣王，纣王不予理睬。自己的亲属尚且如此，何况外人呢？大臣梅 伯看到纣王与妲己终日沉迷于淫乐，进宫规劝纣王，惹得纣王大怒，本想以“金瓜击顶”处死，结果却死在妲己想出的“炮烙”之下。

纣王为什么能够为所欲为，一意孤行？这是值得深思的。表 面上的理由可以说出一些，比如纣王的残暴，比如妲己的使坏，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当一个人独揽大权而不受任何制约之时，就会造成殷纣王时代的情形。应当说，是政治制度本身，造就了纣王。 即使不是纣

王，也会有别的什么王。所以，悲剧是制度的悲剧，而不是性格的悲剧。

就微子而言，既然不能力挽狂澜，既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出逃肯定是上策。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出逃本身是人生的一种出路，一种境遇。出逃的直接原因往往是迫不得已，表面上看似乎是消极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十分明智的。暴君专制一时难以推翻，以出逃保存自己，等待契机出现。婚姻的城堡让人窒息，让人感受不到温馨、快乐和恩爱，逃出城堡寻求新的生活便是上佳选择。在一个工作环境中陷入困境，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四面楚歌，这时就应考虑以出逃来摆脱困境。面对强大敌人的正面进攻难以抗拒，当然也可以用出逃来暂时回避，寻找别的办法来打击敌人。

所以，出逃不是耻辱，更不是背叛，而是个体应有的自主的主动选择，是一种人生策略和智慧。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不就是这样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到把敌人拖垮，打垮。

得道多助

【原文】

时甲子昧爽②，王朝至于商郊牧野③，乃誓。王左杖黄钺④，右秉白旆以麾⑤，曰：“逖矣⑥，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⑦，司徒、司马、司空⑧，亚旅、师氏⑨，千夫长、百夫长⑩，及庸⑪。蜀⑫、羌⑬、髳⑭、微⑮、卢⑯、彭⑰、濮人⑱。称尔戈⑲，比尔干⑳，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⑲；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⑲。’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⑲，昏弃厥肆把弗答⑲，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⑲，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⑲，是崇是长⑲，是信是使⑲，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⑲，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⑲。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⑲，乃止齐焉⑲。夫子勖哉⑲！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⑲，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⑲，如虎如貔⑲，如熊如罴⑲，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⑲，勖哉夫子！尔所弗勖⑲，其于尔躬有戮⑲！”

【注释】

①《牧誓》是公元前1066年2月周武王伐纣、在与纣王决战前的誓师辞。牧指牧野，在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南七十里。这次决战以周武王大胜、殷王朝覆灭告终。在这篇誓辞中，周武王勉励军士和助战的诸侯勇往直前。②甲子：甲子日。按周历计算，这一天是周武王即位后第十三年的二月五日。昧爽：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③王：指周武王。朝：早晨。商郊：商朝都城朝歌的远郊。④杖：拿着。黄钺（yue）：铜制大斧。⑤秉：持。麾(mao)：装饰着牛尾的旗。麾：指挥。(6)逖(ti)：远。(7)冢(zong)：大。冢君：对邦国君主的尊称。御事：邦国的治事大臣。(8)司徒、司马、司空：古代官名。司徒管理臣民，司马管理军队，司空管理国土。(9)亚旅：官名，上大夫。师氏：官名，中大夫。(10)千夫长：官名，师帅。百夫长：官名，旅帅。⑪庸：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湖北房县境内。(12)蜀：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四川西部。(13)羌：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甘肃东南。(14)髳(mao)：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四川、甘肃交界地区。(15)微：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陕西郿县境内。(16)卢：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湖北南漳境内。(17)彭：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甘肃镇原东。(18)濮：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天湖北郧县与河南邓县之间。(19)称：举起。尔：你们。(20)比：排列。干：盾牌。(21)牝(pin)鸡：母鸡。晨：这里指早晨鸣叫。(22)索：尽，空，衰落。(23)妇：指妲己。(24)昏弃：轻蔑，轻视。肆：祭祀祖先的祭名。答：问。(25)迪：用，进用。(26)逋逃：逃亡。(27)崇：尊重。长：恭敬。(28)信：信任。使：使用。(29)俾：使。(30)发：周武王的名字，武王姓姬。(31)愆(qian)：超过。(32)止齐：意思是整

顿队伍。(33)夫子：对人的尊称，这里指将士。勛(xv)：勉力，努力。(34)伐：刺杀，一击一刺，叫做一伐。(35)恒恒：威武的样子。(36)貔：豹一类的猛兽。(37)黑(pi)：一种大熊。(38)迓(ya)：御，意思是禁止。役：帮助。西土：指周国。(39)所：如果。(40)躬：自身。戮：杀。

【译文】

在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周武王率领大军来到商朝都城郊外的牧野，在这里举行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铜制大斧，右手拿着白色的指挥旗，说道：“辛苦了，远道而来的西方将士们！”

武王说：“啊！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和执事大臣，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邦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用竖起你们的矛，我要发布誓师令了。”

武王说：“古人说过：‘母鸡在早晨不打鸣；如果谁家母鸡早晨打鸣，这个家就要衰落了。’现在商纣王只是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祖而不闻不问，抛弃他的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却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信任、提拔、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老百姓，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按上天的意志来讨伐商纣。今天这场战斗，行进中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伍。努力吧，将士们！作战中刺杀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然后停下来整顿。努力吧，将士们！你们要威武雄壮，像虎、豹、熊、黑一样勇猛，在商都郊外大战一场。不要迎击向我们投降的人，以便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努力吧，将士们！如果你们不努力，你们自身就会遭到杀戮！”

【读解】

战争中最使人惴惴不安、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一场生死攸关地大决战即将开始地时候，而不是在战斗的进行过程中或结束之后。当你意识到战斗的决定性意义，在内心推测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以及最后的胜负之时，总会有千思万绪涌上心头，闪过各种吉祥的和不幸的念头。

的确，这就像侦探、说一开头就设置的大悬念，让你作出种种猜测，思路一下子被悬念紧紧牵引着。

当周武王率领数万大军在牧野誓师之时，万众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就在此时此刻此地；结果马上将由拼杀来决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从此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不过，这并不是一场攻城掠地的单纯的决斗，而有一个道义问题。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的三条罪状：听信妇人的谗言（实指妲己）；不祭祀祖宗和上天；任用四方逃亡的罪犯而不用同宗兄弟。这在当时足以称为弥天大罪，不容宽赦，单是其中一条就当诛伐。正因为如此，周武王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支持，连遥远的西南方的八个诸侯国也前来助战。他们拥护和支持的不一定是周武王，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义：妇人的话与小人的话一样不可信，祖宗和上天神圣不可亵渎，逃犯绝不能取代同宗兄弟。与其说他们是为周武王而战，倒不如说是为道义而战。这就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

从力量对比上看，周武王统率的五、六万军队显然不是商纣王七十万大军的对手。但武王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不可战胜，所向无敌。因而，力量对比在冷兵器时代不一定是战争取胜的绝对因素，完全可以利用其它条件变不利为有利，变弱小为强大。

历史的经验的确值得注意。人心的向背是个永远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专制暴君绝对不相信这一点，只相信高压和暴力可以消灭一切异己因素。这是导致他们覆灭的根本原因。搞政治要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为人处世同样也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当一个人把自己搞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时，恐怕就走入了绝境。

谁制定了治国安邦的规则

【原文】

惟十有三祀(1)，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 阴鹭下民(2)，相协厥居(3)，我不知其彝伦攸叙(4)。”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殛洪水(5)，汨陈其五行(6)。帝乃震 怒，不畀洪范九畴(7)，彝伦攸斁(8)。鲧则殛死(9)，禹乃嗣兴。天乃锡 禹洪范九畴(10)，彝伦攸叙。

“初一日五行(11)，次二曰敬用五事(12)，次三曰农用八政(13)，次四 曰协用五纪(14)，次五曰建用皇极(15)，次六曰义用三德(16)，次七日明用 稽疑(17)，次八曰念用庶征(18)，次九曰向用五福(19)，威用六极(20)。”

【注释】

(1)有：又。祀：年。十有三祀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也是周 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灭商后的第二年。(2)阴鹭(zhi)：意思是庇护，保 护。(3)相：帮助。协：和。厥：他们，指臣民。(4)彝伦：常理。攸： 所以。叙：顺序，这里的意思是制定，规定。(5)鲧(gui)：人名，夏禹 的父亲。殛(yin)：堵塞。(6)汨(gu)：乱。陈：列。行：用。五行指水 火木金土这五种被人利用的物质。(7)畀(bi)：给予。畴：种类。九畴指 治国的几种大法。(8)斁(du)：败坏。(9)殛(ji)：诛，这平指流放。(10)锡：赐，给予。(11)初一：第一。(12)次：第。五事：貌、言、视、 听、思五件事。(13)农：努力。八政：八种政事(14)协：合。五纪：五 种记时的方法。(15)建：建立。皇极：意思是指至高无上的法则。(17)义(yi)：治理，指治理臣民。(17)稽：考察。(18)念：考虑、庶：多 征：征兆。(19)向：劝导、(20)威：畏惧，警戒。

【译文】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拜访箕子。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 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 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土五 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 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 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 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 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 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臣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读解】

治国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无论他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 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规则来自哪 里？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 时还要加以选择。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 比如鲧就是这样。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 有效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这。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用 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 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开明君主 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 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 洪范九畴，

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

对数目字和秩序的酷爱

【原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1)，金曰从革②，土爰穡(3)。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4)，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5)。恭作肃(6)，从作乂(7)，明作晰，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8)：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祭，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9)，五曰历数(10)。”

【注释】

(①)曲直可曲可直、(2)从：顺从。革：变革。③爰：曰，助词，没有实义。(4)从：正当合理。(5)睿(rui)：通达。(6)作：则，就。肃：恭敬。(7)乂：治。(8)八政：八种政务官员。(9)星：指二十八宿。(10)辰：指十二辰。(10)历数：日月运行经历周天的度数。

【译文】

“一、五行；第一叫水，第二叫火，第三叫木，第四叫金，第五叫土、水向下面润湿，火向上面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属可以加工成不同形状，土可以种植庄稼。向下湿润的水产生咸味，向上燃烧的火产生苦味，可曲可直的木产生酸味，可改变形状的金属产生辣味，可种植庄稼的土产生甜味。

“二、五事；一是态度，二是言论，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态度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聪敏，思考要通达。态度恭敬臣民就严肃，言论正当天下就大治，观察明白就不会受蒙蔽，听闻聪敏就能判断正确，思考通达就能成为圣明的人。

“三、八种政务一是管理粮食，二是管理财货，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民居，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治安，七是接待宾客，八是管理军事。

“四、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观察星辰，五是推算周天度数。”

【读解】

我们说过，国人喜好数字，爱用数字来作概括，玩数字游戏。这种爱好并非始自今日，而是自古皆然，由来已久。这种偏好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你看，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自然事物，竟被“五行”囊括殆尽；复杂微妙的人的内心世界和言行，竟只有“五事”；琐碎而让人头痛的衙门事务，也落入了“八政”之中；记录时间也不过“五纪”。

数字是中国的魔网，可以把宇宙天地之间的一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大千世界内至隐秘的潜意识，都可以一网打尽，绝无遗漏。从此，世界和人心变得简单了，仿佛一切都简单得一目了然，只要转动数字魔方，再复杂棘手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谢谢我们的老祖先。谢谢他们对秩序和条理化的酷爱，谢谢他们排除了一切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和多元化，谢谢他们拒绝广大的不可言说的之间地带，引领我们走单程的直线。直线上没有坎坷、没有弯道、没有后退的路。这样，任何头脑简单的人都可以沿着数字的光明大道勇往直前！

做家长的法则

【原文】

“五、皇极：是建其有极。敛时人福①，用敷锡厥庶民(2)。惟时 厥庶民汝极。锡汝保极(3)：凡厥庶民，无有淫朋(4)，人无有比德(5)，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猷有为守(6)，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 罹于咎，皇则受之(8)。而康而色(9)，曰：‘于攸好德。’汝则锡之低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10)。无虐茆独而畏高明(11)。人之有能有为。使羞 其行(12)，而邦其昌、凡厥正人(13)，既富方谷(14)，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时人斯其辜(15)。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16)， 遵王之义；无有作好(17)，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 党，王道荡荡(18)；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20)，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21)，归其有极。日皇极之救护，是彝是训(23)，于帝其训(24)。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25)。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

①敛：集中。时：是，这。②用以。敷：普遍。锡：赐。(3)保：保持，遵守。(4)淫朋：通过交游结成的私下小集团。(5)比：勾 结，比德的意思是狼狈为奸。(6)猷：计谋。作为。守：操守。(7)罹(li)：陷入、咎：罪过、(8)受：宽容。(9)康：和悦。色：温润。(10)斯：将。维：想。(11)茆(qiong)独：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12)羞：贡献。(13)正人：指做官的人。(14)方：经常。谷：禄位。(15)辜：罪，怪罪。(16)陂(po)：不平。(17)好：私好，偏好。(18) 荡荡：宽广的样子。(19)平平：平坦的样子。(20)反：违反。侧：倾侧， 指违犯法度。(21)会：聚集。(22)敷：陈述。(23)彝：陈列。训：教 训。(24)训：顺从。(25)近：亲附。

【译文】

“五、最高法则：君主应当建立最高法则。把五福集中起来， 普遍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拥护最高法则。向您贡献保持 最高法则的方法：凡是臣民不允许结成私党，也不许各级官员狼 狈为奸，只把君王的法则看作最高法则。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 操守的臣民，您要惦记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就应宽恕他们。如果有人和颜悦色对您说：‘我所爱好的 就是美德。’您要赐给他们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思念最高法 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要敬畏明智显贵的人。对有能 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这样，国家就会繁 荣昌盛。凡是有经常性丰厚待遇的官员，如果您不能使他们对国 家作出贡献，那么臣民就会怪罪您了。对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你 虽然赐给了他们好处，他们也会给您带来灾祸。不要有任何偏颇， 要遵守王法；不要有任何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 遵行正路。不要偏私，不结朋党，王道宽广；不结朋党，不要偏 私，王道平坦；不违反王道，不偏离法度，王道正直。团结坚持 最高法则的人，臣民就将归附最高法则。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 最高法则，要宣扬训导，这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凡是把天子宣 布的法则当作最高法则的臣民、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的 光辉。就是说，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

【读解】

箕子所说的“最高法则”，就是家长制的典型法则。

最后一句话已点出了这个法则的要害。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 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主。这就明白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最高 统治者的儿女，是“父母”（家长）生养了我们（而不是相反），人叵 此要服从、尊敬、孝顺家长，不要犯上作乱。

家长都喜欢乖孩子。乖孩子听话，叫他往东走就往东走，往 西走就往西走。划船就划船，樁米就樁米。没有叫坐下，就得站 着。叫你不要哭再委屈也得把泪水往肚子里吞。最好不要有个 性，不要有想法，只认家长的道理。家长是真理的化身、他永远 不会错。

家长却不喜欢调皮的孩子。调皮孩子不听话，叫他往东走，他 却故意往而去，往西走却往东去、划船时他戏水，樁米时他打盹儿。 叫他站着，他想坐下。叫他不要哭。他反而大声武气越哭越凶。他 想自个儿做主，不要家长指手划脚。他觉得家长总和自己的想法 不

一致，家长也经常犯毛病。

家长的脾气都不好。没有耐心，没有谦虚精神。不会认真倾听孩子的诉说，不会认真研究孩子的态度。他总觉得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骂就骂，想揍就揍，或者干脆宣布把调皮孩子革出家门。他的自尊心、虚荣心、妒忌心很强，绝不允许任何孩子说一个不字。遇到天真不懂事的孩子揭短，就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棍棒交加。要是孩子不服管教而造反，家长会要他的小命。办法很多，有枭首、五马分尸、弃市、暴尸、鞭尸、碎尸万段……

总之，家长心平气和的时候，要么是孩子们都听话做乖娃娃的时候，要么是孩子们都进入了梦乡的时候。家长心平气和了，天下就太平了；天下太平了，孩子们就幸福了。满天下都是乖孩子。

作威作福是天子的特权

【原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①。平康正直(2)，强弗友刚克(3)，变友及克(4)。沈潜刚克⑤，高明柔克(6)。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7)。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8)。”

【注释】

①克：胜过。刚克：过于强硬。柔克：过于软弱、②平康：中止平和。③友：亲近(4)变(xie)：和，柔和。变友：柔和可亲。(5)沈潜：沉潜，意思是仰制，压制。(6)高明：推崇，高扬。(7)玉食：美食。(8)僭(jian)：越轨。忒(te)：作恶。

【译文】

“六、三种德行：一是刚正直率，二是以刚取胜，三是以柔取胜。中正平和就是正直，强硬不可亲近就是以刚取胜，和蔼可亲就是以柔取胜。要抑制过分刚强，推崇和顺可亲。只有天子才会为民造福，只有天子才能给民惩戒，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美食。臣子不允许为民造福、给民惩戒、享用美食。如果臣子有为民造福、给民惩戒、享用美食的隋形，就会危害家国，祸乱国家。百官将因此背离王道，臣民也将因此犯上作乱。”

【读解】

这一条为天子规定了所享有的特权：为民造福，惩戒臣民，享用美食。特权表示等级差别；企图抹杀差别就是犯上作乱，罪该万死！所以，皇上特别不奏欢刚强的人，偏爱柔弱的人。越没有个性，就越得宠。照这样的标准，做官是很容易的，因为越没有本事的人就越听话。正如宠物，之所以得宠，是由于没有头脑并且善解主子旨意。

天子作威作福，臣子俯首贴耳，在等级制度中是相得益彰的。天子刚强，臣子柔弱，刚柔相济，互相补充。不能作威作福、锦衣工食，就不是好天子；不能何俯首贴耳、献媚取宠，就不是好臣子。把这个道理悟透了做：就容易了，君臣就和谐了，人民就幸福了。

自然时序与君主统治

【原文】

“八、庶征：曰雨，曰暘(1)，曰燠(2)，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3)，庶草蕃庀(4)。一记备(5)，凶；一级无，凶。曰休征(6)：曰肃，时雨若。曰咎征：曰狂(8)，恒雨若；曰王省惟岁(12)，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13)，百谷用成(14)，义用明，俊民用章(15)，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16)，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17)，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注释】

(1)阳(yang): 日出, 这里指晴天。②燠(yu): 温暖, 暖和。(3)叙: 次序, 这里指时序。(4)蕃: 茂盛。庠: 莠, 草丰盛(5)一: 指雨、暘、燠、寒、风五种现象中的一种。极: 过甚。(6)休: 美好。(7)若: 像。(8)狂: 狂妄, 傲慢。(9)僭(jian): 差错。(10)豫: 安逸。(11)蒙: 昏暗。(12)省: 眚, 过失。(13)易: 改变。(14)用: 因。(15)俊民: 又才能的人。章: 彰, 显明, 这里指提拔任用。(16)微: 隐没, 这里指不提拔任用。(17)好: 喜好。

【译文】

“八、各种征兆: 一是下雨, 二是天晴, 三是温暖, 四是寒冷, 五是刮风。如果这五种征兆俱全, 并各自按时序发生, 那么各种草木庄稼就会茂盛生长。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多, 年成就不好; 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少, 年成也不好。各种好的征兆是: 君王严肃恭敬, 就像雨水及时将下; 天下治理得好, 就像天气及时晴朗; 君主如果明智, 就像气候及时温暖; 君王深谋远虑, 就像寒冷及时到来; 君王圣明达理, 就像风及时吹来。各种不好的征兆是: 君王狂妄傲慢, 就像久雨不停; 君王办事错乱, 就像久旱不雨; 君王贪图享乐, 就像久热不退; 君王严酷急躁, 就像持久寒冷; 君王昏庸愚昧, 就像持久刮风。君王有了过失, 就会影响一年; 卿士有了过失, 就会影响一月; 一般官员有了过失, 会影响一天。如果年月日的时序没有改变, 那么各种庄稼都会丰收, 政治就会清明, 有才能的人会得到重用, 国家因此太平安宁。如果日月年的时序改变了, 那么各种庄稼就不能成熟, 政治昏暗不明, 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 国家因此不得安宁。民众就像星辰, 有的星辰喜欢风, 有的星辰喜欢雨。太阳和月亮运行, 就有了冬天和夏天。如果月亮顺从群星, 那么就会风雨无常。”

【读解】

把自然事物和现象同人事政治联系起来, 从自然现象的发生演变中去窥测政治人事的发展变化、吉凶祸福, 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也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筮子认为自然物候是君主政治的象征, 更是一大发明。

古人相信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并从两个方面来注意观察: 一是某种现象的出现是否正常, 二是各种现象之间的顺序是否有错乱。他们根据这两方面的观察, 来判断政治事务, 作出决定和选择。

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再相信政治的好与坏是由自然现象(尤其是气候)决定的。天灾就是天灾, 奇寒酷热, 雷电风雨, 的确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会给人们造成诸多不便和生命财产的损失。人祸就是人祸, 暴君的专横凶残, 官员的昏庸腐败, 人民遭受煎熬, 却不会因天气的好坏而改变, 而只有靠人自身的努力, 才会扭转乾坤。

把政治的好坏归因于天气物候, 造成的效果之一, 就是让人们相信上天命定的观念。国家治理得不好, 生灵涂炭, 责任在上天, 不在从政者。人对上天是无能为力得, 只有祈求, 只有顺从, 只有诅咒。这样, 从政者把一切都推却得干干净净得, 可以胡作非为而不负责任。人们所能祈求得, 顶多只是上天得改朝换代。

这一对比, 还是觉得毛主席英明伟大。他老人家早已识破了这一切, 一针见血地指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这样去实践, 他因此取得了成功。

幸福和不幸有哪些

【原文】

“九、五福: 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1), 五曰考终命(2)。六极: 一曰凶、短、折(3), 二曰疾, 三曰忧, 四曰贫, 五曰恶, 六曰弱。”

【注释】

(1)攸: 由, 遵行。(2)考: 老。终命: 善终。(3)凶: 没有到换牙就死去。短: 不到二十岁就死去。折: 没有结婚就死去。

【译文】

“九、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平安，四是修行美德，五是长寿善终。六种不幸：一是短命夭折，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懦弱。”

【读解】

幸福和不幸是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一个人看来是幸福的事，在另一个人看来就可能是不幸的。比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在众人看来是一种幸福，这意味着权÷利÷名三大收获，可以满足贪欲。在另一些人看来，人沦为乌纱帽金钱虚名的奴仆是天大的不幸，这意味着人丧失了自我，自己为自己招来诸多束缚和烦恼。

天下最大的不幸恐怕是看不开。患得患失，斤斤计较，鼠目寸光，蝇营狗苟，围着油盐酱醋打转，都是看不开。想一想，人都是赤条条来到世上，也是赤条条离开，哪一样带得来带得走？

“风物常以放眼量。”看得开就是幸福。

用德政去征服人心

【原文】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2)，绍闻衣德言(3)。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4)。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5)，弘于天(6)，若德裕乃身(7)，不废在王命(8)。”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9)，敬哉(10)！天畏棐忱(11)，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12)，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13)，懋不懋(14)。’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15)，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16)。”

【注释】

(1)这篇论文是周公德弟弟康叔到封地殷上任之前，周公对他德训诫辞。当时，周公刚刚平定了三监和武庚发动德叛乱。他要求康叔吸取历史教训，“明德慎罚”，治理好殷民，巩固已经取得德政权。这篇诰辞反映了周公德统治思想和司法制度，是一篇重要文献。这里节选了其中一部分。(2)在：观察。祗：敬。遘(yu)：遵循。乃：你，指康叔。文：指文王。考：父。(3)绍：继。闻：旧闻。(4)丕：大。惟：思。商：指殷商。耆(gou)：老。耆成人：指殷商遗民。宅：度，揣测。训：顺，顺眼。(5)别：另外。康：安。(6)弘：大。(7)德裕：德政，恩德。(8)废：停止。在：完成。王命：指周的统治。(9)恫：痛。瘝(guan)：病。(10)敬：谨慎。(11)棐(pei)：辅助。忱：诚。(12)豫：安乐。(13)惠：顺服。(14)懋(mao)：勉力。(15)服：责任。应：受。(16)宅：定。作：振作。新：革新。

【译文】

王说：“是啊，封！你要好好考虑！现在臣民都在看着你是否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传统，依据他的遗训来治理国家。你到殷后，要广泛寻求殷商遗民的心态，懂得怎样使他们顺服。另外，你还要访求古时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使臣民得到安宁。要比天还宽宏，使臣民体验到你的恩德，不停地完成王命！”

王说：“啊，年轻的封！治理国家要经受痛苦的磨难，可要小心谨慎啊！威严的上天辅助诚心的人；这可以从民心表现出来，小人却难以治理。你去那里要尽心尽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才能治理好臣民。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使不努力的人努力。’啊！你这年轻人，你的职责重大，我们君王受上天之命来保护殷民，你要协助君王实现上天之命，革新改造殷民。”

【读解】

这一段训诫体现了《康诰》的两个基本思想之一——明德尚德。明德尚德是为了实行德

政，以便使前殷王朝德臣民人心归顺。

归顺人心，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思想，使旧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杨绛先生曾用“洗澡”来比喻这个过程，老外则叫做“洗脑”。

归顺人心谈何容易！打江山易，改造江山也容易，只有归顺人心难。对殷朝遗民来说，纣王固然残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族类的全体。他们也有过自己圣明的先王成汤，有自己的血缘亲情习惯风俗文化传统，这是不可征服、不可同化的。

用公毕竟是贤明君主，深知不可能凭武力÷暴政来迫使殷民“洗澡”，所以谆谆告诫康叔研究学习先王圣哲德治德经验，用来归顺殷民的人心。

对被“洗澡”的人来说，脱胎换骨是极其痛苦的。“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需要有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来割断“毛”和“皮”的关系，割断浓于水的血缘。但总有些人做不到，人还在，心不死，伺机举事，比如武庚的叛乱。

不知道康叔去了殷地后是否办过学习班，是否要求过背诵周公语录，反正他的任务够艰巨的，也够棘手的。

谨慎严明的施用刑罚

【原文】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1)。人有小罪，非眚(2)，乃惟终自作不典(3)，式尔(4)，有厥罪小(5)，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6)，适尔，既道极厥辜(7)，时乃不可杀。”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8)，乃大明服(9)，惟民其勑懋和(10)。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11)。若保赤子(12)，惟民其康。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剕刳人，无或剕刳人(13)。”

王曰：“外事(14)，汝陈时臬司师(15)。兹殷罚有伦(16)。”又曰：“要囚(17)，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18)，丕蔽要囚(19)。”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20)，蔽殷彝(21)，用其义刑义杀(22)，勿庸以次汝封(23)。乃汝尽逊曰时叙(24)，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25)。朕心朕德，惟乃知。”

【注释】

(1)敬：恭谨。明：严明。(2)眚(sheng)：过失。(3)终：经常。典：法。(4)式：用。尔：如此。(5)有：虽然。(6)眚灾：由过失造成的灾祸。(7)适：偶然。道：指法律。极：穷尽。辜：罪。(8)有：能。叙：顺从。时，这。(9)明：顺服。(10)勑(chi)：告诫。和：和顺。(11)毕：尽。咎：罪过。(12)赤子：小孩。(13)刳(er)：古时割掉耳朵的刑罚。(14)外事：判断案件的事。(15)陈：公布。臬(nie)：法度。司：治理，管理。师：治理，管理。师：众，指臣民。(16)伦：条理，法。(17)要囚：幽囚，囚禁犯人。(18)服念：思考。(19)丕：乃。蔽：判断。(20)事：从事，施行。(21)彝：法。(22)义：宜，应该。(23)勿庸：不用。次：恣，顺从。(24)逊：顺从。(25)若：顺从。

【译文】

王说：“啊！封，对刑罚要谨慎严明。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罪，而不是过失，还经常干一些违法的事；这样，虽然他的罪过最小，却不能不杀。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但不是一贯如此，而只是由过失造成的灾祸；这是偶然犯罪，可以按法律给予适当处罚，不应把他杀掉。”

王说：“啊，封，如果你能照这样去做，就会使臣民顺服，臣民就会互相劝勉，和顺相处。要像医治病人一样，尽力让臣民抛弃自己的过错。要像护理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他们健康安宁。”

“除了你封可以惩处人÷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惩罚人、杀人。除了你封可以下令割罪人的鼻子和耳朵外，任何人都不能施行割鼻断耳的刑罚。”

王说：“你宣布的这些法律后，要依据它们来惩治罪犯。根据殷商的刑罚来判罪时，该用刑的就用刑，该杀的就杀掉，不要照你的意思来行事。如果完全按照你的意思行事才叫顺从，那么就没有顺从的事。唉！你还是个年轻人，不可顺从你的意思。我的心愿和德行，只有你才能了解。”

【读解】

这一节专讲“慎罚”，即使用刑罚要慎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要点：施用刑罚不能光看罪行，还要看动机，重罚故意犯罪且不思悔改者，适当处罚过失犯罪且愿意悔改者；惩罚罪犯像治病救人；执政者亲自掌握刑罚，确保刑罚的权威性；对判决要慎重，多考虑；不能用自己的意愿来代替刑罚。

周公的这些观点很有点现代意味，并且是有意识地把刑罚作为维护统治地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不能用“人治”来代替“法律”，也就是要讲究规则，按规则办事，不管统治者个人是否喜欢，犯了规就得处罚。

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是没有规则的，从不讲规则。朕即天下，朕即法律，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就是家长，生杀予夺全凭家长一时兴之所至。高兴了，就赏赐爵位封地；不高兴了就投进牢狱，夺去性命，诛灭九族。对统治者来说，没有规则，就获得了最大的方便，可以恣意所为，就像一个人在足球场上可以抱着球横冲直撞一样。

专制主义暴君的法律，规则就是他的个人意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管什么国家不国家，什么老百姓不老百姓。国家、百姓、财富等等全是暴君的私有财产，全是揣在他兜里的钞票，可以任意支取，任意花销。

周公推行“德政”，辅之以法律手段，使他获得了开明君主的美名。可惜的是他还没有开明到打破等级观念，提出人人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他依然是把统治者当作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居高临下地遥控人间。

酒诰(1)

周公发布的戒酒令

【原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2)。乃穆考文王(3)，肇国在西土(4)。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5)：‘祀兹酒(6)。’惟天降命，肇我民(7)，惟元祀(8)。天降威(9)，我民用大乱丧德(10)，亦罔非酒惟行(11)；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12)。”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13)：无彝酒(14)；越庶国(15)：饮惟祀，德将无醉(16)。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17)，厥心臧(18)。聪听祖考之彝训(19)，越小大德(20)。

“小子惟一妹土(21)，嗣尔股肱(22)，纯其艺黍稷(23)，奔走事厥考厥长(24)。肇牵车牛(25)，远服贾用(26)，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27)，自洗腆(28)，致用酒(29)。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30)，其尔典听朕教(31)！尔大克羞耆惟君(32)，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33)，作稽中德(34)，尔尚克羞馈祀(35)。尔乃自介用逸(36)，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37)。兹亦惟天若无德(38)，永不忘在王家(39)。”

【注释】

(1)《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的告诫之辞。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周公担心这种恶习会造成大乱，所以让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不许酗酒，规定了禁酒的法令。(2)明：宣布。妹邦：指殷商故土。(3)穆：尊称，意思是尊敬的。(4)肇：开始，创建。西土：指周朝。(5)厥：其，指文王。诰毖：教训，告诫。庶邦：

指各诸侯国君。庶士：各位官员。少正：副长官。御事：办事的官员。(6)兹：则，就。(7)肇：劝勉。(8)惟：只有。元：大。(9)威：惩罚。(10)用：因。大乱：造反。(11)惟：为。(12)辜：罪过。(13)小子：指文王的后代子孙。有正：指大臣。有事：指小臣。(14)无：不要。彝：经常。(15)越：和。庶国：指在诸侯国任职的文王子孙。(16)将：扶助。德将：以德相助，用道德来要求自己。(17)迪：开导，教育。小子：指臣民的子孙。土物：庄稼，农作物。爱：爱惜。(18)臧：善。(19)聪：听觉敏锐。祖考：指文王。彝训：遗训。(20)越：发扬。(21)小子：指殷民。惟一：同样。(22)嗣：用。股肱(gong)：脚手。(23)纯：专一，专心。艺：种植。(24)事：奉养，侍奉。(25)肇：勉力。(26)服：从事。贾用：贸易。(27)庆：高兴。(28)洗：洁，指准备。腆：丰盛的膳食。(29)致：得到。(30)庶士÷有正÷庶伯÷君子：统称官员。越：和。(31)其：希望。典：经常。(32)克：能够。羞：进献。惟：与。(33)丕：语气词，没有意义。省：反省。(34)作：举动，行动。稽：符合。(35)馈祀：国君举行的祭祀。(36)乃：如果。介：限制。用逸：指饮酒作乐。(37)允：长期。惟：是。正事：政事。(38)若：善，赞美。元德：大德。(39)忘：被忘记。

【译文】

王说：“要在卫国宣布一项重大命令。你那尊敬的先父文王，在西方创建了我们的国家。他从早到晚告诫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员说：‘只有祭祀时才可以用酒。’上天阵下旨意，劝勉我们的臣民，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上天降下惩罚，因为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丧失了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灭亡，也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

“文王还告诫担任大小官员的子孙们说：不要经常饮酒。并告诫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了。文王还告诫我们的臣民，要教导子孙爱惜粮食，使他们的心地变善良。要好好听取祖先留下的这些训诫，发扬大大小小的美德。

“殷民们，你们要一心留在故土，用你们自己的手脚，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勤勉地侍奉你们的父兄。努力牵牛赶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孝敬和赡养你们的父母亲；父母亲一定很高兴，会自己动手准备丰盛的饭菜，这时你们可以饮酒。

“各级官员们，希望你们经常听从我的教导！只要你们能向老人和国君进献酒食，你们就可以酒足饭饱。这就是说，只要你们能经常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道德，你们还可以参与国君举行的祭祀。如果你们自己能限制饮酒作乐，就可以长期成为君王的治事官员。这也是上天赞美的大德，王室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是臣属。”

【读解】

酒有酒的好处，可以舒筋活血，解除疲乏，振作精神，兴奋神经。酒中的人生境界妙不可言。酒也可以在朋友交际中化干戈为玉帛。酒还可以为勇士壮行，为祖先祭天，为天地献祭。

酒也有酒的坏处，可以摧毁身体健康，麻痹神经，使人风狂，酒精中毒。正常人可以借酒浇愁、借酒撒野、借酒滋事。瘾君子可以浸淫在酒缸中不能自拔。政府官员可以在酒杯中腐化堕落。妇人可以在酒气中失身。歹徒也可以借酒壮贼胆。

人们是怎样发明酒这种神奇的玩意儿的，还不是很清楚，至少在商代，酒就在风行，商纣王造过酒池肉林以取悦妲己。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希腊悲剧便起源于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酒神颂”。酒神精神代表了人类的狂欢情结。

周公发布的这篇戒酒令，让人想到在那个时候，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酗酒丧国，酒神放纵得失失去了控制，人们狂欢得忘乎了所以，因此才要严令禁酒。

不过，这个禁酒令是很有节制的。也就是说，它不彻底、不一律禁酒，因为酒要用

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这些重大仪式，要用于孝敬国君、父母、兄长，因此要网开一面。

其实，普通老百姓喝点酒算不了什么。他们一年四季辛苦到头，难以有机会轻松一下，放纵一下，实际上恐怕也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这样的机会。老百姓即使终日酗酒，也不会滋生腐败，不会误国误民。文人÷艺术家大概也离不了酒。酒可以放松意识的控制，促使灵感产生，让创造力得到解放。张旭的草书是酒灌出来的，李白的诗是酒浇出来的。如果没有了酒，这世上要失去多少文人、艺术家啊！

真正的禁酒对象应该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有条件狂喝暴饮，寻欢作乐，因为有人进贡，因为可以搜刮民脂民膏。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有条件腐化堕落，败坏社会风气。这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09 《诗经》

诗经

目录

《诗经》简介

国风

关雎	葛覃	卷耳	蟋蟀	桃夭	采芣苢	汉广	汝坟	鹊巢	采芣苢
蒹葭	草虫	甘棠	行露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驺虞	
柏舟	绿衣	燕燕	日月	击鼓	凯风	雄雉	匏有苦叶	谷风	式微
微	简兮	泉水	北门	静女	二子乘舟	柏舟	墙有茨	相鼠	载驰
驰	考槃	硕人	芄兰	氓	河广	有狐	木瓜	黍离	君子阳阳
葛藟	采芣苢	大车	将仲子	叔于田	遵大路	女曰鸡鸣	有女同车		
狡童	褰裳	风雨	扬之水	出其东门	野有蔓草	还	东方未明	甫田	
田	园有桃	十亩之间	伐檀	硕鼠	蟋蟀	山有枢	杕杜	无衣	
葛生	蒹葭	无衣	权輿	衡门	墓门	防有鹊巢	月出	泽陂	素冠
冠	隰有长楚	蜉蝣	候人	七月	鸛鸣	破斧	伐柯	鹿鸣	常棣

小雅

采芣苢	鱼丽	鸿雁	沔水	鹤鸣	无羊	小宛	巧言	谷风	北山
山	无将大车	鼓钟	车輶	青蝇	菀柳	隰桑	绵蛮	苕之华	何草不黄

大雅

权輿	思齐	灵台	颂	维清	天作	丰年	小毖	蒹葭	无衣
权輿	衡门	墓门	防有鹊巢	月出	泽陂	素冠	隰有长楚	蜉蝣	

《诗经》简介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中，它原来的文学性质就变成了同政治、道德等密切相连的教化人的教科书，也称“诗教”。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和“小雅”（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一共有三百零五篇。“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和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外交、风俗、文艺各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诗经》编辑成书的年代约在春秋后期，据说孔子曾经删定过《诗经》。到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国辕固所传的《诗》叫《齐诗》，鲁国申培所传的《诗》叫《鲁诗》，燕国韩婴所传的《诗》叫《韩诗》，鲁国毛亨所传的《诗》叫《毛诗》。东汉时，《毛诗》得到了官方和学者们的认同，逐渐盛行，齐、鲁、韩三家《诗》逐渐衰落以至亡佚。现在我们见到的《诗经》，就是毛亨传下来的，我们这里选录的《诗经》，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并广泛参考了其他研究《诗经》的专著。

关雎

——男欢女爱的千古绝唱

【原文】

关关雎鸠①，在河之洲②。
窈窕淑女③，君子好逑④。
参差荇菜⑤，左右流之⑥。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⑦。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⑧。
悠哉悠哉⑨，辗转反侧⑩。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⑪。
参差荇菜，左右芣之⑫。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注释】

①关关：水鸟鸣叫的声音。雎(jū)鸠：一种水鸟。②洲：水中的陆地。③窈窕(yǎo tiào)：内心，外貌美好的样子。淑：好，善。④君子：这里指女子对男子的尊称。逑(qiú)：配偶。⑤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的样子。荇(xíng)菜：一种多年生的水草，叶子可以食用。⑥流：用作“求”，意思是求取，择取。⑦寤(wù)：睡醒。寐(mèi)：睡着。⑧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服：思念。⑨悠：忧思的样子。⑩辗转：转动。反侧：翻来覆去。琴瑟：琴和瑟都是古时的弦乐器。友：友好交往，亲近。⑪毛：拔取。

【译文】

关关鸣叫的水鸟，
栖居在河中沙洲。
善良美丽的姑娘，
好男儿的好配偶。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采。
善良美丽的姑娘，
醒来做梦都想她。
思念追求不可得，
醒来做梦长相思。
悠悠思念情意切，
翻来覆去难入眠。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采。
善良美丽的姑娘，
弹琴鼓瑟亲近她。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取。
善良美丽的姑娘，
敲钟击鼓取悦她。

【读解】

民间的歌，唱出的是百姓的心声，唱出的是对生活真实体验的实实在在的道理。它的动人之处是道出了凡胎肉身的我们都能体验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它的光辉使文人的矫柔造作和酸腐之气显得苍白贫血和令人作呕。

老百姓的歌跟老百姓的话一样，朴实、真切，一针见血，有血有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自然的法则。好男儿见到好姑娘砰然心动，好姑娘见到好男儿倾慕不已，这是最合乎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才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妙龄少女怀春，翩翩少年钟情，大概应该算作人间永恒的主题。真挚动人的情歌，也可以说是千古绝唱。男欢女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有人偏要就此去考证发掘，钻进牛角尖去寻找微言大义，也有人扳起面孔做论文说废话，还有人意在此而故意言彼，更有人无病呻吟故作多情。人这个怪物，总要无事生非地造出一些鬼来吓唬自己，总是造些枷锁来给自己套上，就是不愿意对着镜子正面地、里里外外地看着自己。

时代在变，莫非人性也真地在变？男的不男，不长胡子，不骑马打枪，浑身奶油，手无缚鸡之力，不称“男人”而称“男孩”。女的不女，粗声大气，膀大腰粗，男孩不敢做的敢做，男孩不敢说的敢说，姑娘能做的不能做，姑娘会唱会说的不会唱不会说。工业化不仅把人变成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把男欢女爱的真情实感变成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罐头、方便面、巧克力、化妆品、洗发香波、泡泡糖……

和古人相比,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葛覃

——织布女心中的歌

【原文】

葛之覃兮①，施于中谷②，维叶萋萋③。
黄鸟于飞④，集于灌木，其鸣喈喈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⑥。
是刈是斲⑦，为絺希为纻谷⑧，服之无斃⑨。
言告师氏⑩，言告言归⑪。薄污我私⑫，
薄浣我衣⑬。害浣害否⑭，归宁父母⑮。

【注释】

①葛：葛藤，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纤维可以用来织布。覃(tan)：长。②施(yi)：蔓延。中谷：谷中。③维：语气助词，没有实义。萋萋：茂盛的样子。④黄鸟：黄鹂。于：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⑤喈喈(jie)：鸟儿鸣叫的声音。⑥莫莫：茂密的样子。⑦刈(yi)：用刀割。斲：煮。⑧絺希：细葛纤维织成的布。纻谷：粗葛纤维织成的布。⑨服：穿着。无斃(yi)：心里不厌弃。⑩言：语气助词，无实义。师氏：管女奴的老妈子。⑪归：指回娘家。⑫薄：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污(wu)：洗去污垢。私：内衣。⑬浣(huan)：洗涤。⑭害(he)：曷，何，什么。否：不。⑮归宁：指回娘家。

【译文】

葛草长得长又长，
漫山遍谷都有它，
藤叶茂密又繁盛。
黄鹂上下在飞翔，
飞落栖息灌木上，
鸣叫婉转声清丽。
葛草长得长又长，
漫山遍谷都有它，
藤叶茂密又繁盛。
割藤蒸煮织麻忙，
织细布啊织粗布，
做衣穿着不厌弃。
告诉管家心理话，
说我心想回娘家。
快把内衣洗干净，
洗和不洗分清楚，
回娘家去看父母。

【读解】

正如动物的雌雄有分工一样（比如蜜蜂、蚂蚁等等），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中的角色也有分工。男子汉种田耕地打猎经商骑马打枪，吃苦耐劳粗犷强悍是男子汉的本色。女子采桑织布浆洗做饭哺育子女，灵巧细心温柔贤慧周到体贴是女人的本色。这是自然法则。

过去数千年中，我们的祖先遵循自然法则生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生活，陶冶出的是自然平和恬淡悠然的心态，是知足常乐、乐天知命的满足和幸福感。

纺纱织布，缝衣浆洗既是女子的职责，无可非议，也就怀着快乐的心情歌唱它。父母是亲人中最可尊敬和想念的，因此思念父母、盼望回家的急切心情更在情理之中，同样也值得歌唱。朴实恬淡的生活，辛勤繁忙的劳作，深深眷恋的亲情，全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如同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

倘若在现在，这样的诗恐怕绝不会被看作艺术品，唱这歌的人恐怕绝不会被称为诗人，朴实自然的生活恐怕会让习惯了电灯电视洗衣机自来水出租车的都市人鄙弃。毕竟时代不同

了嘛。

然而，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男、女角色的差别和分工，却不当由此被抹杀。但如果抹杀了男女的差别，肯定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代的女子不一定非要纺纱织布、缝衣浆洗，也不一定非要相夫教子、做饭持家，但如果非得抛弃灵巧细心温柔贤惠周到体贴，变得象男子汉一样粗犷骠悍，那这世界也将变得十分可怕。

卷耳

——女人的另一半是男人

【原文】

采采卷耳①，不盈顷筐②。

嗟我怀人③，④彼周行。

陟彼崔嵬⑤，我马虺⑥贵⑥。

我姑酌彼金⑦，维以不永怀⑧。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⑨。

我姑酌彼兕觥⑩，维以不永伤⑪。

陟彼⑫矣，我马⑬矣。

我仆⑭矣，云何吁⑮矣！

【注释】

①采采：采了又采。卷耳：野菜名，又叫苍耳。②盈：满。顷筐：浅而容易装满的竹筐。③嗟：叹息。怀：想，想念。④真加宝盖(zhi)：放置。周行(hang)：大道。⑤陟(zhi)：登上。崔嵬(wei)：山势高低不平。⑥虺⑥贵(hui tui)：疲乏而生病。⑦姑：姑且。金觥(lei)：青铜酒杯。⑧维：语气助词，无实义。永怀：长久思念。⑨玄黄：马因病而改变颜色。⑩兕觥(si gong)：犀牛角做成的酒杯。⑪永伤：长久思念。⑫咀(ju)：有土的石山。⑬者加病头凸(tu)：马疲劳而生病。⑭甫加病头(pu)：人生病而不能走路。⑮云：语气助词，没有实义。何：多么。吁(xu)：忧愁。

【译文】

采了又采卷耳菜，

采来采去不满筐。

叹息想念远行人，

竹筐放在大路旁。

登上高高的石山，

我的马儿已困倦。

我且斟满铜酒杯，

让我不再长思念。

登上高高的山冈，

我的马儿步踉跄。

我且斟满牛角杯，

但愿从此不忧伤。

登上高高山头哟，

我的马儿难行哟。

我的仆人病倒哟，

多么令人忧愁哟。

【读解】

征夫怨妇，是中国古代生活方式中的独特景观，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景观。正如西方文学中崇尚个人奋斗的英雄一样，中国古代诗人十分关注由男女有别、男女分工而造成的男女不同的内心情怀。

男子汉不能无所作为，总得要做点什么，才会对得起祖先、子孙。孔子所说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专对男人说的。立功既可以在庄稼地里、仕途上，也可以在疆场上。长期在外征战的汉子，被称为“征夫”。按人之常情，他们有刚强勇猛无所畏惧的一面，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一面。

照传统的观点，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虽然主内，但女人缠绵悱恻的情意却足以感动诗人和刚毅的汉子。在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一个出嫁为人妻的女子，全部的希望和情感的依托，都在夫君身上。夫君出征在外，在家中守候的“怨夫”不仅要孝敬公婆，养育子女，操持家务，还得把本该由夫君承担的担子承担起来。阿内心的幽怨、苦楚、情思、想象，除了自己之外，又有谁能体会得到？

好在儒家虽然歧视女人，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他们的“诗教”却不拒绝表达“怨妇”的内心情怀，在“怨而不怒”的前提下对表达女人的内心世界网开一面，因而形成了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景观。也许，是他们真的体味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女人的一半是男人的滋味？

如今的女人当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怨妇”了，诗歌因而也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品种。“歌谣文理，随时推移”。即使真有“怨妇”，她们也拥有广阔和自由得多的倾诉、排遣和表达的空间，与古时的女子不可同日而语。

螽斯

——人多势众

【原文】

螽斯羽①，诜诜兮②。

宜尔子孙③，振振兮④。

螽斯羽，薨薨兮⑤。

宜尔子孙，绳绳兮⑥。

螽斯羽，揖揖兮⑦。

宜尔子孙，蛰蛰兮⑧。

【注释】

①螽(zhong)斯：蝗虫。羽：翅膀。②诜诜(shen)：同“莘莘”，众多的样子。③宜：多。④振振：繁盛的样子。⑤薨薨(hong)：很多虫飞的声音。⑥绳绳：延绵不绝的样子。⑦揖揖：会聚。⑧蛰蛰(zhe)：多，聚集。

【译文】

蝗虫拍打着翅膀，

成群飞来乱纷纷。

你的子孙多又多，

多得兴旺又繁盛。

蝗虫拍打着翅膀，

成群飞来闹哄哄。

你的子孙多又多，

多得兴旺又繁盛。

蝗虫拍打着翅膀，
成群飞来聚成团。
你的子孙多又多，
多得成片数不清。

【读解】

以蝗虫来比喻生殖力的强盛，是本诗的主题。我们今天既不会歌颂蝗虫（总把他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也不会歌颂生殖力的强盛（因为我们面临着人口爆炸的世界性难题）。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非彼时，彼时亦非此时。我们的祖先把人生的幸福同多子多孙世代生生不息联系在一起，保留着浓厚的部落氏族的血缘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法则：人多势众，以量的优势而不是质的优势去参与生存竞争，使短暂的个体生命用遗传的方式得到无限延伸。

生殖力的强盛，体现了物种的优越，是生物层面上竞争的主要手段。就人而言，用数量取代质量，用群体淹没个体，又恰恰违背了竞争的基本法则：适者生存。

儒家思想对群体的重视而忽略个体，对血缘、等级的强调而不讲公平竞争，大概与上述观念有密切关系。不管怎么样评价，这些思想对塑造民族心理起了关键性作用。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势众。这些说法，便是老祖宗们由此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桃夭
——简单的就是好的

【原文】

桃之夭夭①，灼灼其华②。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有⑤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注释】

①夭夭：桃树含苞欲放的样子。②灼灼：花开鲜明的样子。华：花。③之子：指出嫁的姑娘。归：女子出嫁。④宜：和顺，和善。室家：指夫妇。⑤焚(fen)：果实很多的样子。⑥榛榛(zhen)：树叶茂盛的样子。

【译文】

桃树含苞满枝头，
花开灿烂如红霞。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果实累累坠树丫。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树含苞满枝头，
桃叶茂密色葱绿。
姑娘就要出嫁了，

夫妻和睦是一家。

【读解】

一首简单朴实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时对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树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来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歌中没有浓墨重彩，没有夸张铺垫，平平淡淡，就像我们现在熟悉的、谁都能唱的《一封家书》、《同桌的你》、《小芳》一类的歌。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它符合天地间一个基本的道理：简单的就是好的。

正如女子化妆，粉黛轻施的淡妆总有无穷的神韵，没有的地方总觉得有，有的地方总觉得没有。浓妆艳抹，厚粉浓膏，不仅艳俗，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让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实的货色，或许卸下妆来是半老徐娘一个或满脸雀斑。

简单是质朴，是真实，是实在，是亲切，是萦绕心间不能忘却的情思。刻意修饰是媚俗，是虚伪，是浮泛，是浅薄，是令人生厌，是古人常说的恶俗。

简单质朴既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并且是至高的境界。

芣苢

——体悟天地人间的节律

【原文】

采采芣苢①，薄言采之②。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③。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④。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⑤。

采采芣苢，薄言袪之⑥。

采采芣苢，薄言褫之⑦。

【注释】

①芣苢(fu yi)：植物名称，即车前子，种子和草可作药用。②薄言：发语词，没有实义。③有：采得。④掇(duo)：拾取。⑤捋(luo)：用手掌成把地脱取东西。⑥袪(jie)：用手提着衣襟兜东西。⑦褫(xie)：把衣襟别在腰间兜东西。

【译文】

采了又采车前子，

采呀快去采了来。

采了又采车前子，

采呀快快采起来。

采了又采车前子，

一枝一枝拾起来。

采了又采车前子，

一把一把捋下来。

采了又采车前子，

提着衣襟兜起来。

采了又采车前子，

别好衣襟兜回来。

【读解】

抗着沉重的木头喊着号子，做着单调的活儿哼着小调，哄着婴儿入睡唱着摇篮曲，这是某种有目的的行为，还是万物依循节奏感而运动的天性？这种充满节奏感的运动是神奇的，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节奏构成了变化。一强一弱，一张一弛，一阴一阳，由此持续下去，事物便不断运动和变化，在变化发展中突破单调和沉闷，产生出五彩斑斓的现象来，却又在节律中保持着统一。节奏也是自然的法则之一。人遵循节奏，同时也是追求自然。所谓生活的体验，生命的感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节奏的体验和感悟。它是一种超越单调沉闷、划一呆板的努力，是一种新陈代谢的努力。

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去深究这当中的道理，而是凭着直觉和天性去追寻自然的节奏变化，从中直接把握生命的自然律动，体悟生命律动与自然节律的同一。于是，就有了“杭育杭育”、“采采副仪”富于韵律感的声音，有了摇篮曲、小夜曲等。

文学艺术的最深厚的根源，就在这种直接而深刻的生命体悟之中。

汉广

——单相思的哀歌

【原文】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①；
汉有游女②，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③，不可方思④。
翘翘错薪⑤，言刈其楚⑥；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⑦。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蒺⑧；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注释】

①休：休息，在树下休息。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②汉：指汉水。游女：在汉水岸边出游的女子。③江：指长江。永：水流很长。④方：渡河的木排。这里指乘筏渡河。⑤翘翘：树枝挺出的样子。错薪：杂乱的柴草。⑥楚：灌木的名称，即荆条。⑦秣(mo)：喂马。⑧蒺(lou)：草名，即蒺蒿。

【译文】

南山乔木大又高，
树下不可歇阴凉。
汉江之上有游女，
想去追求不可能。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
用刀割取那荆条。
姑娘就要出嫁了，

赶快喂饱她的马。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
用刀割取那蒹葭。
姑娘就要出嫁了，
赶快喂饱小马驹。
汉江滔滔宽又广，
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
乘筏渡过不可能。

【读解】

一位砍柴的樵夫，路遇一位即将出嫁的女子，顿生爱慕之情。他明知这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单相思，便以一首山歌唱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

这当中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性爱总是自私的，并且常常是功利的。男子见到漂亮女子总会动心，女子见到英俊男子也会动情。由动心、动情想到占有、嫁娶婚姻，这便是功利的态度。再进一步，当得知自己所倾慕的人将为或已为别人占用时，便会妒忌，吃醋，甚至采取行动做出蠢事来。

单相思的心境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换个角度，把自己所欣赏的异性对象当作审美对象；摆脱功利的目的和眼光，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她或他，不也是一种选择吗？

单相思的失望和所谓痛苦，实际上是功利欲求遭到否定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方在事实上不可能把对方拒为己有，自己的欲求注定了不可能实现，在心理上遭受了挫折，于是便以某种方式来作心理上的转移和排遣。

凡胎肉身的现实生活中的的人，很难在两性关系中完全摆脱功利目的的左右，很难采用一种纯粹的、无关功利的审美态度对待另一方。男女双方，要么是情人、恋人、夫妻，要么是陌生人、仇人、敌人。是私欲使恋爱中的人变得狭隘、自私，甚至心理变态。这大概也是两性关系固有的特点？

是的，谁都不愿去培植不开花、不结果的植物。耕耘是为了有所收获。为耕耘之后一无所获而哀歌，完全值得同情。况且，这种哀歌有时竟会很动人，很伟大。

汝坟

——在希望中苦苦支撑

【原文】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
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
虽然如燬，父母孔迯。

【注释】

遵：循，沿着。汝：水名，即汝水，淮河的支流。坟：堤岸。条枚：树枝叫条，树叶

叫枚，条枚就是枝叶。 怒(ni)：忧愁。调(zhou)：輶，通“朝”，就是早晨。 肄(yi)：树枝砍后再生的小枝。 遐：远。遐弃：远离。 魴(fang)鱼：鱼名，就是鳊鱼。 赪(cheng)尾：红色的确尾巴。 燬(hui)：焚烧。 孔：很。迕：近。

【译文】

沿着汝河堤岸走，
用刀砍下树枝叶。
久未见到心上人，
如饥似渴受煎熬。
沿着汝河堤岸走，
用刀砍下细树枝。
已经见到心上人，
千万别把我远离。
鲂鱼尾巴红又红，
王室差遣如火焚。
虽然差遣如火焚，
父母近在需供奉。

【读解】

独自守着空房的妻子，膝下有儿女，上有年迈父母，不仅要承担许多琐碎劳苦的活计，而且要有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既要有女人特有的细致周到、温柔体贴，又要有男人所有的刚毅坚强、不屈不挠。其中的滋味，又怎一个“苦”字了得！

对于丈夫在外远役的妻子来说，精神上最强大的支柱，莫过于盼望丈夫早日平安归来。“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如煎如熬，如饥似渴，如在深渊。“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希望如星火闪现，如镜中影像，想拼命抓住，绝不放手。

其实，我们的处境又比这位怨妇好得了多少？生活中有太多让人身不由己的事，我们总要迫不得已地为他人作嫁衣裳。能够在滚滚红尘中给我们以支撑的，正是希望；即使是最不现实的希望，也能让我们觉得活着、受苦受累是值得的。正如毛驴唇前悬着的麦穗，看得见却吃不到，但为了要吃到，就一直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走啊。

生命的度过不过如此。当全部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之时，也就是生命走到了尽头之时。

鹊巢

——婚礼的包装

【原文】

维鹊有巢①，维鸠居之②；
之子于归，百两御之③。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④；
之子于归，百两将之⑤。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⑥；
之子于归，百两成之⑦。

【注释】

①维：发语词，没有实义。鹊：喜鹊。 ② 鸠：布谷鸟。传说布谷鸟不筑巢。 ③ 两：同“辆”。百两：很多车辆。御(yu)：迎接。 ④方：占有，占据。 ⑤ 将：护送。 ⑥盈：满，充满。 ⑦ 成：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译文】

喜鹊筑巢在树上，
布谷飞来就居住。
姑娘就要出嫁了，
百辆大车来迎她。
喜鹊筑巢在树上，
布谷飞来占有她。
姑娘就要出嫁了，
百辆大车护送她。
喜鹊筑巢在树上，
布谷飞来占满它。
姑娘就要出嫁了，
百辆大车迎娶她。

【读解】

这首诗写女子出嫁，可以想象那壮观的场面：满载财物的众多车辆，庞大的迎亲队伍前呼后拥，吹拉弹唱，大红大绿。论规格，显然上了档次。论身份地位，显然不是百姓家中人。

过去的礼仪档次，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以财物的多少，来表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在这个意义上，财物、规格就变成了一种符号，财物本身的价值如同说明书，用来说明主人的社会地位。

这种相沿成习的仪式保存到现在，形式虽在，内容却起了变化：礼仪档次的高低，成了拥有金钱多少的说明书。经常可见的情形是，金钱不多，场面不小，形式和内容背离。这大概也是“人心不古”的饿表现之一吧。如今的假冒伪劣产品，不时配上可以乱真的“包装”。“包装”的走红，已到了经常使人疑心的地步：越是堂而皇之的包装，越让人担心到底有几分真实货色。即使是货真价实的饿东西，为了出手，也不得不包装。于是，在包装之下，真假好坏全都一锅煮了。

好在如今相亲结婚已不像过去那样要到洞房之中才能见到新娘的真面目，否则，运用现代化的包装术，上当受骗的不幸者不知会成什么倍数地增加。

采芣

——做好嫁衣为他人

【原文】

于以采芣①，于沼于沚止②；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涧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③，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⑤，薄言还归。

【注释】

①于以：到哪里去。芣：水草名，即白蒿。②沼：沼泽。沚止：小洲。③被(bi)：用作“皮”，意思是女子戴的首饰。僮僮(tong)：童童，意思是首饰繁多。④夙夜：早晨和晚上。⑤祁祁：首饰繁多的样子。

【译文】

到哪里去采白蒿？
在沼泽旁和沙洲。

白蒿采来做什么？
公侯拿去祭祖先。
到哪里去采白蒿？
在那深深山涧中。
白蒿采来做什么？
公侯宗庙祭祀用。
头饰盛装佩戴齐，
从早到晚去侍奉。
佩戴首饰真华丽，
侍奉结束回家去。

【读解】

到野外去采白蒿，在祭祀场所守候侍奉，肯定不属于王公贵族们干的事。做这些事的，只能是下等的仆人，而且是女仆。

千辛万苦到野外采来白蒿，是供王公贵族祭祀用；费心劳神打扮装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滋味如何？唯有女仆内心体验最深。虽然没有言说，我们却感到似乎平淡的叙述中有几分怨忿在。

为他人做嫁衣裳，意味着自我不存在，自我变成了他人的工具。奴仆供人差遣使唤，本就是人为事先设定的，似乎像“命运”决定的。即使不是奴仆，人生都免不了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时候。自觉自愿，并引以为自豪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是牺牲精神和奉献意识的体现，是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不自觉为他人做嫁衣裳，是上当受骗、误入歧途，是被人利用。不情愿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就是一种痛苦和压抑。

如今我们可以拒绝被迫为他人做嫁衣，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拒绝的。比如受老板雇佣，老板叫去陪酒，明知不胜酒力却又不得不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副，是看准了人心追名逐利的弱点，抓住弱点使人为别人做嫁衣。

认真想来，做人是摆脱不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处境的。区别仅仅在于：是自觉的，不自觉的和被迫的。

草虫
——人有悲欢离合

【原文】

嘒嘒草虫①，
趯趯阜螽②；
未见君子，
忧心忡忡③。
亦既见止④，
亦既覯止⑤，
我心则降⑥。
陟彼南山，
言采其蕨⑦；
未见君子，
忧心惓惓⑧。
亦既见止，
亦既覯止，

我心则说⑨。

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⑩；

未见君子，

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

亦既覯止，

我心则夷⑪。

【注释】

①嘒嘒(yao): 昆虫鸣叫的声音。草虫: 蛸蛸。②趯趯(ti): 昆虫跳跃的确样子。阜螽: 蚱蜢。③忡忡(chong): 心里跳动, 形容心里不安, 心神不定。④止: 语气助词, 没有实义。⑤覯(gou): 相遇, 遇见。⑥降: 放下, 安定。⑦言: 语气助词, 没有实义。蕨: 一种野菜, 可食用。⑧惓惓(chuo): 忧愁的样子。⑨说(yue): 同“悦”, 高兴。⑩薇: 一种野菜, 可以食用。⑪夷: 平静, 安定。

【译文】

草虫嘒嘒在鸣叫，

蚱蜢四处蹦跳。

久未见到心上人，

心中忧愁不安宁。

已经见到心上人，

终于相遇在这时，

心里安宁不忧愁。

登上高高南山坡，

采摘鲜嫩的蕨菜。

没有见到心上人，

心中忧愁真难熬。

已经见到心上人，

终于相遇在这时，

心里喜悦乐陶陶。

登上高高南山坡，

采摘青青的薇菜。

没有见到心上人，

心中悲伤难言说。

已经见到心上人，

终于相遇在这时，

心里平静又欣慰。

【读解】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离别的忧思，相聚的喜悦，以想象为心灵的慰藉，应当是古往今来人世间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生永恒的生存状态，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可歌可泣的永恒源泉。

小别如新婚，久别盼重逢。长相厮守，日月淡如水；离别重逢，平静中泛起层层波澜。平淡如水，可以长久永恒；波澜起伏，可以激情澎湃。这是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相互替代的两种生存状态，但却可以相互补充。

平平淡淡是真实，是踏实，是实在；但平平淡淡又容易枯燥乏味，沉闷琐碎。激情澎湃

是浪漫，是热烈，是冲动；但激情澎湃又难以持久，难以稳定，也充满危险。枯燥的平淡和危险的浪漫，形式不同，却一样使人心绪不宁。

尽善尽美的境界，大概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二人世界尽善尽美的境界，大概是有分有合，有平淡真实也有激情浪漫，有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细碎，也有潇洒旷达热情奔放的脱俗。这种境界难于企及，正因为难于企及，也就更显可贵。

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座标，指出了方向。这样，即使地域阻隔、两相分离、思念绵绵，即使平淡琐碎、沉闷乏味、充满烟火气息，内心之中便有了依靠，有了寄托。心中踏实，就不畏道路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

甘棠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原文】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剪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
召伯所说。

【注释】

①蔽芾(bei)：树木茂盛的样子、甘棠：棠梨树；落叶乔木，果实甜美。②剪：同“剪”，意思是修剪。③召伯：即召公奭，西周的开国元勋。茇(ba)：草屋，这里是指在草屋中居住。④败：破坏，毁坏。⑤窟(ql)：休息。⑥拜：用作“拔”，意思是拔除。⑦说(Shui)：休息，歇息。

【译文】

梨棠枝繁叶又茂，
不要修剪莫砍伐，
召伯曾经住树下。
梨棠枝繁叶又茂，
不要修剪莫损毁，
召伯曾经歇树下。
梨棠枝繁叶又茂，
不要修剪莫拔掉。
召伯曾经停树下。

【读解】

前人栽下的树木，可供后人乘凉；前人创下的基业，可让后人坐享。后人不忘前人，留下树木睹物思人；后人为了感念前人，把基业代代相传。人类的历史进程，大概就是这样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意味著背叛。还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这都是告诫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不要割断传统，保持历史发展进程的连续性。

不过，历史总是在既保持连续性，又不断创造更新之中向前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接一浪，浪推浪不断，就有了连续性；后浪推动前浪，是新陈代谢，不断更新，不断补充新的活力。只强调连续性，可能会趋向守旧；只强调创新，可能会趋向背离传统。

在实践当中，保守和革新总是在其它合力的影响下交互作用的。

正如生物的延续和发展一样，遗传和变异构成了两股矛盾著的推动力、没有遗传，就没有物种的延续；没有变异，就没有新的种的产生。有遗传也有变异，便形成了世界上生物的多样性。

行露

——敢于说“不”字的气节

【原文】

厌浥行露①，
岂不夙夜②？
谓行多露③。
谁谓雀无角④？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⑤？
何以速我狱⑥？
虽速我狱，
室家不足⑦！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⑧？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
亦不女从。

【注释】

①厌浥（yeyi）：潮湿的样子。行（hang）：道路。行露：道路上有露水。②夙夜：这里指早夜，即天没亮的时候。③谓：同“畏”，意思是畏惧。④角：啄，嘴。⑤女：同“汝”，你。无家：没有家室。这里指尚未婚配。⑥速：招致。狱：诉讼，打官司。⑦不足：意思是说求为家室的理由不足。⑧墉：墙，墙壁。

【译文】

路上露水湿漉漉，
难道不想早赶路？
只怕路上露水多。
谁说鸟雀没有嘴？
怎么啄穿我的屋？
谁说你还未成家？
凭啥送我进监狱？
虽然送我进监狱，
要想成家理不足。
谁说老鼠没有牙？
怎么穿透我的墙？
谁说你还未成家？

凭啥让我吃官司？
虽然让我吃官司，
我也决不顺从你。。

【读解】

这首诗是一位不知名的女子为拒绝与一个已有家室的男子重婚而作。男方显然采用强暴手段，用刑狱相逼，但作者并未屈服，并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即使是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宁为玉碎的气节，也是可歌可泣，值得大加赞颂。

气节是主体价值的一种体现。它与金钱所代表的价值尺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气节是为了维护某种内在的价值观，比如尊严、人格、理想等，而不顾牺牲现实的实际利益，乃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因此，它表现出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境界。

金钱所代表的是现实的实际利益。当人只盯住眼前的实际利益时，就完全可能为此牺牲精神上的价值追求，变得像行尸走肉一般只盯住眼前的臭鱼烂虾。当人变成金钱的奴隶之时，他就完全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丧失了自己。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只有挣钱机器（机器没有生命，没有自我意识，因而没有自我，仅仅是一个物）才会为财死。

人生确有比金钱重要得多的东西。士可杀而不可辱。羞辱是对人格尊严的嘲弄和调戏，是对人的价值的蔑视和抹杀，为此，当然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沦为奴仆，变作他人的玩物，应当算是最为悲惨的人生境况，为了拒绝和摆脱这种境况，当然也值得付出代价和生命。我们从诗中读出的，正是敢于说“不”字的凛然气节。这是需要大无畏的气概的。

但是，现在的我们，已很少敢于说“不”字了。

標有梅

--妹妹大胆往前走

【原文】

標有梅①，
其实七兮②。
求我庶士③，
迨其吉兮④！
標有梅，
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⑤！
標有梅，
顷筐塈之⑥。
求我庶士，
迨其谓之⑦。

【注释】

① 標（biao）：落下，坠落。有：助词，没有实义。梅：梅树，果实就是梅子。②七：七成。③庶：众，多。士：指年轻的未婚男子。④迨：及时。吉：吉日。⑤今：今日，现在。⑥顷筐：浅筐，塈（ji）：拾取。⑦谓：以言相告。

【译文】

梅子纷纷落在地，
树上剩下有七成。

追求我的小伙子，
切莫错过好时辰。
梅子纷纷落在地，
树上剩下有三成。
追求我的小伙子，
今天正是好时机。
梅子纷纷落在地，
提着竹筐来拾取。
追求我的小伙子，
就等你说上一句。

【读解】

一位女子苦苦企盼有男子前来向她求婚，等到树上的梅子落 下了一大半，没有人前来，最后结果，不得而知。

我们不敢妄加猜测，苦苦等待的原因是风俗、禁忌，还是她 本人的害羞。其实，所有这些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 女性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寄托的欲求。这才是最真实的，天经地义 的，无可指责的，合乎自然的。只要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无论 他的身份地位如何，财富学识如何，都会有内在的情感欲求，否 则便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

敢于将自己内心的欲求表达出来，而不顾忌外来的压力，这 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本身就值得赞赏。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的女性早已超越了表达自己内心欲求 的方式，而以现实的行动去实现和追求自己的理想。正如时髦话 说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样做，同样需要勇气和自信，同 样也得赞赏和讴歌，丝毫没有什么可以嘲弄和指责的。

小星

-- 边缘小人物的悲叹

【原文】

嘒彼小星(1)，
三五在东(2)。
肃肃宵征(3)，
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4)。
嘒彼小星，
维参与昴(5)。
肃肃宵征，
抱衾与裯(6)，
寔命不犹(7)。

【注释】

(1)嘒(hui):暗淡的样子。(2)三五:用数字表示星星的稀少。(3)肃肃:奔走忙碌的样子。宵:夜晚。征:行走。(4)寔:即“实”，确实，实在。(5)维:语气助词，没有实义。参(sheng)、昴:都是星名。(6)抱:抛弃。衾(qin):被子。裯(chou):被单。(7)犹:同，一样。

【译文】

微光闪闪小星星，

三三五五在东方。
匆匆忙忙连夜走，
早晚奔忙为官家，
只因命运不相同。
微光闪闪小星星，
还有参星和昂星。
匆匆忙忙连夜走，
跑开被子和床单，
都因命运不相同。

【读解】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官吏，形同草芥，绝不会引人注目，多一个少一个也绝不会对官僚机构的运转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出现、存在、消失，全都悄无声息，上天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这样的小人物，是社会旋涡中真正的边缘人，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这让人想到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长官的一个喷嚏，可以让小人物吓得发抖，一病不起，在战栗和恐惧中默默死亡。小人物拯救自己的唯一的武器，只能是在内心默默向上帝祈祷，如此而已。

处在边缘的小人物的呼号，是软弱无力又震撼人心的。软弱无力，是因为位卑职微而不会有人理睬，不会有人在意；震撼人心，是因为这种呼号表明了不向命运认同、要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自觉意识。

其实，当小人物自己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至少在内心当中就不在是卑微的了。

江有汜
——古典的浪漫情怀

【原文】

江有汜①，
之子归。
不我以，
不我以，
其后也悔。
江有渚，
之子归。
不我与④，
不我与，
其后也处⑤。
江有沱，
之子归，
不我过，
不我过，
其啸也歌。

【注释】

汜(sì)：江水决堤冲出后重又退回江里。 以：用，需要。不我以：不用我，不需要我。
渚(zhū)：水中的小沙洲。 与：交往。相交。不我与：不同我交往。⑤处：忧愁。③沱：江

水的支流。①过：来，至。不我过：不到我这里来。③啸：号，号哭。啸歌：号田。

【译文】

大江滔滔有倒流，
姑娘就要出嫁了。
姑娘从此不要我，
从此不再需要我，
她将悔恨在后头。
大江之中有沙洲，
姑娘就要出嫁了。
姑娘从此不理我，
从此不再理睬我，
她将忧愁在后头。
大江也会有支流，
姑娘就要出嫁了。
姑娘从此不再来，
从此不再来看我，
她将长歌当号哭。

【读解】

心爱的姑娘离自己而去，一切挽回的努力都无补于事，内心的伤悲和哀愁，真该长歌当哭、仰天长啸！失恋的滋味是苦涩的，酸楚的，感伤的，有时，竟会苦涩、酸楚、感伤得让人气绝。苦苦的追求，缠绵的思念，执著的热情，随着远去的花轿而飘走，一夜之间，世界变了模样，落得大地白茫茫一片，空空洞洞一团。

古典的浪漫情怀，与现代的荒酒时髦，有着天壤之别。古典的浪漫，把爱情当作神灵侍奉，心甘情愿作爱情祭坛上的牺牲品，付出血和泪，生与死，所以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之说。现代的激洒，把爱情当作权宜之计，当作疲惫无奈之中的点心小菜安乐椅，心甘情愿不惜一切代价去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追名逐利，所以才有“潇潇洒洒走一回”之说。

真的游洒是执著追求之后的彻悟，伪激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荡。为失去的爱情而悲痛未必不潇洒，自以为满不在乎未必真潇洒。

野有死麇

——黑夜神秘的诱惑力

【原文】

野有死麇①，
白茅包之②。
有女怀春，
吉士诱之③。
林有朴樕④，
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⑤，
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③，
无感我脱兮①，

无使龙也吠③。

【注释】

①麋(jūn): 樟子, 与鹿相似, 没有角。②白茅: 草名。③吉士: 古时对男子的美称。诱: 求, 指求婚。④朴樾(sù): 小树。⑤纯(tūn)束: 包裹, 捆扎。③舒: 慢慢, 徐缓。脱脱(dù): 缓慢的样子。①感(hàn): 同“撼”, 意思是动摇, 幌(shuǐ): 女子的佩巾。③龙(máng): 长毛狗, 多毛狗。

【译文】

山野有只死樟子,
白茅紧紧把它包。
少女春心刚萌动,
英俊猎手来追求。
树林里面有小树,
山野里有死野鹿。
白茅紧紧把它捆,
少女貌美颜如玉。
慢慢悄悄相亲爱,
别动我的美佩巾,
别使狗儿乱叫嚷。

【读解】

世上的事情可以这样来划分: 能够说清楚的(比如真理), 无法说清楚的(比如美), 不便于说清楚的(比如隐密)。

谈情说爱, 男欢女爱, 肯定属于不便于说清楚的事情一类。不便于说清楚, 原因多多, 甚至原因本身都无法说清楚。男女幽会, 多半在夜里四下无人处, 其中的幸福销魂的滋味, 只有两个才能体会, 外人永远不可能分享。

不便于说清楚, 就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几分让人心跳的诱惑力。正如黑夜, 虽然看不清什么, 却总引诱着人去想看清一切, 让人在脑子里遐想夜幕下可能发生的一切。

这是神奇的, 妙不可言的。

倘若这世界上没有黑夜, 没有隐秘, 没有不便于言说, 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磊磊落落, 那么这世界也就太索然无味, 太让人难以面对了。

——

驺虞

——男子汉的赞歌

【原文】

彼茁者葭①,
壹发五豝②
于嗟乎驺虞③!
彼茁者蓬④,
壹发五豝⑤。
于嗟乎驺虞!

【注释】

①茁(zhuō): 草木初生出来壮盛的样子。葭(jiā): 初生的芦苇。②发: 射箭出去。豝(bā): 雄野猪。③于嗟: 感叹词。驺(zōu)虞: 指猎人。④蓬: 蒿草。⑤豝(zōng): 一岁的小野猪。

【译文】

芦苇茁壮又茂盛，
射中五只公野猪。
猎手箭法真神奇！
蓬蒿茁壮又茂盛，
射中五只小野猪。
猎手本领真高强！

【读解】

猎手是男子汉。男子汉应当骑马射箭，当兵打仗，勇猛顽强。一家伙射中五只野猪，自然体现了男子汉气概如虹、不可战胜的精神。

这里没有性别歧视。性别差异是天然的，有所分工、各司其职也是顺理成章的。否定差别，就否定了特点，就否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否定了事物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关系。

男子汉也有战败的时候。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认输，是自己在精神上被打败。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老人只身与巨鲨搏斗，最后，老人的收获全被巨鲨掠去，老人在搏斗中精疲力竭。但是，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因而也是高傲的。

男子汉值得赞美的，是他的勇猛刚强、无所畏惧；女人值得赞美的，是她的温柔体贴、细致周到。倘若不是这样，这世界就太糟了。

柏舟

——内心怨恨的独白

【原文】

汎彼柏舟(1)，
亦汎其流(2)。
耿耿不寐(3)，
如有隐忧(4)。
微我无酒(5)，
以敖以游(6)。
我心匪鉴(7)，
不可以茹(8)。
亦有兄弟，
不可以据(9)。
薄言往愬(10)，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
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11)，
不可选也(12)。
忧心悄悄(13)，
愠于群小(14)。
覯闵既多，

受侮不少。
静言思之，
寤辟有傚(16)。
日居月诸(17)，
胡迭而微(18)。
心之忧矣，
惓如匪盦衣。
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

【注释】

(1)汎(fan): 同“泛”，意思是在水面上漂浮。柏舟：柏木制成的小船。(2)流：水流
的中间。(3)耿耿：心中忧愁不安的样子。寐：睡着。(4)隐忧：内心深处的痛苦。(5)
微：非，无。(6)敖：同“遨”，出游。(7)匪：非。鉴：镜子。(8)茹：容纳，包容。
(9)据：依靠。(10)愬(su): 同“诉”，告诉，倾诉。(11)威仪：庄严的容貌举止。棣
棣：雍容娴雅的样子。(12)迭(xun): 屈挠退让。(13)悄悄：心里忧愁的样子。(14)
愠：心里动怒。群小：众多奸邪的小人。(15)覯(gou): 遭受。闵：痛苦忧伤。(16)
寐：醒来，辟；同“僻”，意思是捶胸。傚：捶胸的样子。(17)居、诸：语气助词，
没有实义。(18)胡：为什么。迭：更换，更动。微：昏暗无光。

【译文】

荡起小小枯木舟，
随波漂浮在中流。
心烦意乱难入睡，
内心深处多忧愁。
不是想喝无美酒，
也非没处去遨游。
我心不是那明镜，
不能一切尽照出。
虽有骨肉亲兄弟，
要想依靠也不行。
也曾对他诉苦衷，
惹他发火怒冲冲。
我心不是一块石，
不能随意翻过来。
我心不是一张席，
不能随意卷起来。
举手投足要庄重，
不能退让又屈从。
心中忧愁加痛苦，
得罪小人气难消。
遭受痛苦深又多，
受的侮辱也不少。
静心细细前后想，
捶胸顿足心里焦。
太阳月亮在哪里，

为何有时暗无光。
心中忧愁抹不去，
就像一件脏衣裳。
静心细细前后想，
恨不能奋飞高翔。

【读解】

无论说这首诗是写君子怀才不遇、受小人欺侮的内心痛苦，还是说写的是妻子被丈夫遗弃而不甘屈服的忧愤，却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个体的自我价值在现实中惨遭否定，郁郁不得志，痛苦忧愤成疾，以诗言志，表明自己志向高洁，矢志不渝，坚贞不屈。

因此，这是一篇内心情怀的自白书。

物不平则鸣，这大概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人在世上度过，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时时处处事事顺心如意，总会有坎坷、困难、挫折、不幸。如果有了这样的遭遇，连表达的冲动都没有，就麻木得太可以了。表达的方式可以有多种，诗（包括其它文学形式）仅仅是方式之一，所以古人说诗“可以怨”，也就是表达内心的幽怨愤恨之情。也许，这是一种比造反或暴力行为更合统治者胃口的方式，因而受到包括圣人孔子在内的显赫人士的推崇。在他们看来，“许可以怨”的最佳标准是“怨而不怒”，也就是说，表达怨恨是允许的，合情合理的，但要把握好“度”，不能大火爆，太愤激，太直露，太赤裸裸，而要含蓄委婉，温文尔雅。

用现在的话来说，表达内心的不满、忧愁、怨恨，是一种“发泄”。发泄出来了，心里就好受了，就容易平衡了。这种效果，很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通过净化，保持心理的卫生和健康。

不过，我们从《柏舟》中读到的不平之情，似乎不那么“怨而不怒”，不那么温文尔雅。反复地申说，反复地强调，反复地倾吐，足以一遍又一遍地震撼人心。可以设想。主人公遭受挫折的打击之大，已到了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地步。

是的，人在现实中常常像一根软弱无力的芦苇，但却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他可能没有力量摆脱命运的不公，没有力量反抗制度的压迫，无法避开他人的陷阱。但是，他可以思想，可以由此反思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把它表达出来。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便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发泄和自我表现。

绿衣

——永恒的招魂曲

【原文】

绿兮衣兮，
绿衣黄里^①。
心之忧矣，
曷维其已^②。
绿兮衣兮，
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
曷维其亡^③。
绿兮丝兮，
女所治兮^④。

我思古人⑤，
俾无訖兮⑥。
絺兮綌兮⑦，
凄其以风⑧。
我思古人，
实获我心。

【注释】

①里：指在里面的衣服。②曷：何，怎么。维：语气助同，没有实义。已：止息，停止。
③亡：用作“忘”，忘记。④女：同“汝”，你。治：纺织。⑤古人：故人，这里指亡故的妻子。⑥俾（bǐ）：使。訖（yǒu）：同“尤”，过错。⑦絺（chī）：细葛布。綌（xì）：粗葛布。⑧凄：寒意，凉意。

【译文】

绿外衣啊绿外衣，
绿外衣里是黄衣。
心忧伤啊心忧伤，
忧伤何时才停止？
绿外衣啊绿外衣，
绿衣下面是黄裳。
心忧伤啊心忧伤，
忧伤何时才淡忘？
绿色丝啊绿色丝，
丝丝缕缕是你织。
我心思念已亡人，
使我不要有过失！
细葛布啊粗葛布，
寒风吹拂凉凄凄。
我心思念已亡人，
你仍牢牢系我心！

【读解】

悼亡也属于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古典情怀。斯人已去，此情却在。睹物思人，黯然神伤。两情殷殷，永驻心间。时间和空间都难以永恒，惟有经过时空淘汰而积淀在心灵深处的情思，可以留下岁月的踪迹。

如今变幻太快的时空，匆匆的生活节奏，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早已把心灵打磨得十分粗糙，十分迟钝，十分轻浮，十分疲惫，十分健忘。太多的诱惑，无边的欲望，连上帝都快要忍耐不住了，更何况凡胎肉体的俗人！大伙儿一起裹挟着物欲、情欲、金钱，在强刺激的漩涡中作自由落体式的堕落。

当灵魂在欲望中无限膨胀之时，它本身剩下的就已经是个薄膜状的空壳，再也没有任何内核，再也容不下任何属于人的、属于心灵的内容。

魂兮归来。

这是纯真的心灵的呼唤。斯人虽已去，但天堂之中是会回应这旷古的呼唤的。天堂虽然遥不可及，心灵却是指向它的。有了这种指向，生命之舟就有了泊锚之所，不再随波逐流，四处游荡。

悼亡是在心灵中筑起一座神圣的殿堂，把生命中最真诚、最可贵、最理想的一切供奉起来。对这一切的祭奠，也就为心灵本身建造了一座丰碑，一个路标。

当人被变成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自我的冷冰冰的螺丝钉的时候，当人被变成孔方兄和物欲的奴隶的时候，这时已不再可能听到招魂曲，剩下的只是单调刺耳的机器的刮耳声，以及红男绿女的嘻哈打闹声。

燕燕

——人生自古伤离别

【原文】

燕燕于飞①，

差池其羽②。

之子于归，

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

颉之颃之③。

之子于归，

远于将之。

瞻望弗及，

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

下上其音。

之子于归，

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

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④，

其心塞渊⑤。

终温且惠⑥，

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

以勖寡人⑦！

【注释】

①燕燕：燕子燕子。②差池：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③颉（Xie）：鸟飞向上。颃（hang）：鸟飞向下。④仲：排行第二。氏：姓氏。任：信任。只：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⑤塞：秉性诚实。渊：用心深长。⑥终：究竟，毕竟。⑦勖（xu）：勉励。

【译文】

燕子燕子飞呀飞，

羽毛长短不整齐。

姑娘就要出嫁了，

远送姑娘到郊外。

遥望不见姑娘影，

泪如雨下流满面！

燕子燕子飞呀飞，

上上下下回来回转。
姑娘就要出嫁了，
运送姑娘道别离。
遥望不见姑娘影，
久久站立泪涟涟！
燕子燕子飞呀飞，
上上下下细语怨。
姑娘就要出嫁了，
运送姑娘到南边。
遥望不见姑娘影，
心里伤悲柔肠断！
仲氏诚实重情义，
敦厚深情知人心。
性情温柔又和善，
拥淑谨慎重修身。
不忘先君常思念，
勉励寡人心赤诚！

【读解】

人生离别在所难免，如何离别，却显现出不同的人际关系和 人生态度。

最让人心荡神牵的是诗意的离别。一步三回头，牵衣泪满襟，柔肠寸寸断，捶胸仰面叹，伫立寒风中，不觉心怅然。这是何等 地感人肺腑！维系着双方心灵的，是形同骨肉、亲如手足的情义。

这种情景和体验，实际上是语言无法描述和传达的，因为语言的表现力实在太有限了。一个小小的形体动作，一个无限惆怅 的眼神，默默长流的泪水，都是无限广阔和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 的直接表达。任何词语在这些直接表达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空洞乏味的，毫无诗意可言的。

离别以主观化的心境去映照对象、风物、环境，把没有生命 的东西赋予生命，把没有人格的事物赋予人格，把他人化作自我，把细微末节夸大凸现出来。这时，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心和心直接碰撞和交融。

我们的祖先赋予了离别以特殊的意味。生离死别；多情自古 伤离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离别中，人们将内心深藏的真情升华、外 化，将悔恨与内疚镌刻进骨髓之中，将留恋感怀化作长久的伫立 和无言的泪水，将庸俗卑琐换成高尚圣洁。

这样，别离成了人生的一种仪式，一种净化心灵的方式。如 果上帝有眼，定会对这种仪式赞许有加。

日月

——自救者得救

【原文】

日居月诸(1)，照临下土(2)。

乃如之人兮(3)，逝不古处(4)。

胡能有定(5)，宁不我顾(6)。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7)。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
乃一之人兮，德音无良(9)。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10)。
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11)。

【注释】

(1)居、诸：语气助词，没有实意。(2)下土：在下面的地方，大地。(3)如之人：象这样的人。(4)逝：语气词，没有实意。古处：象从前那样相处。(5)胡：何怎么。(6)宁：止，停止，止息。(7)冒：覆盖。普照。(8)报：理会，搭理。(9)德音：动听的言词。(10)畜：同“愔”，意思是喜好。卒：终，到底。(11)述：循，依循。不述：指不遵循义理。

(1)居、诸：语气助词，没有实意。(2)下土：在下面的地方，大地。(3)如之人：象这样的人。(4)逝：语气词，没有实意。古处：象从前那样相处。(5)胡：何怎么。定：止，停止，止息。(6)宁：岂，难道。顾：顾念，顾怜。(7)冒：覆盖。普照。(8)报：理会，搭理。(9)德音：动听的言词。(10)畜：同“愔”，意思是喜好。卒：终，到底。(11)述：循，依循。不述：指不遵循义理。

【译文】

太阳月亮在天上，光辉普照大地。
世间竟有这种人，待我不像从前样。
何时他不在放荡，难追不顾我忧伤？
太阳月亮在天上，每天升起在东方。
世间竟有这种人，花言巧语没心肠。
何时他不再放荡，何时我才忘忧伤？
太阳月亮在天上，每天升起在东方。
生我养我亲父母，他竟半路把我抛。
何时他不再放荡，待我无情更无义！

【读解】

先说日月。日月在天，虽然有可能暂时被阴云退档，却始终在天，光鉴大地，把一切阴暗邪恶不可告人的污秽暴露在它们的光辉之下，没有什么可以逃脱。

以日月为题，日月起兴，日月作比，大有深意焉。日月象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经地义，正气凛然。

一位弃妇，以日月的名义，控诉丈夫的朝三暮四，忘恩负义，抛弃合法妻子。她慷慨陈词，音调铿锵，凛然不可冒犯，道义的力量于此展露无遗。

被人抛弃，就像坐翘翘板，另一头的人突然不辞溜掉，这一头的人栽下来，摔得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污迹，义正辞严地谴责忘恩负义者，这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义正辞严地谴责之后怎么办？他人纵然可以同仇敌忾，可以洒一掬同情之泪，可以帮忙抚慰创痛，而拯救还得靠自己。正如自己肚子饿了，任何人都不能帮忙吃饭而使自己的肚子饱起来，还得靠自己一口一口地吃饭。

自救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告别过去，告别过去的自己，宣告对自己的信心 and 价值的确认，同时也是新的自我的诞生。挺起胸来朝前走。前面是大路和山丘，不管风吹和雨打，人生百年莫蹉跎。

所以，自救者得救，不自救者即使上帝也爱莫能助。

【原文】

日居月诸(1)，照临下土(2)。
乃如之人兮(3)，逝不古处(4)。
胡能有定(5)，宁不我顾(6)。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7)。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
乃一之人兮，德音无良(9)。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10)。
胡能有定，报我不述(11)。

【注释】

(1)居、诸：语气助词，没有实意。(2)下土：在下面的地方，大地。(3)如之人：象这样的人。(4)逝：语气词，没有实意。古处：象从前那样相处。(5)胡：何怎么。(6)宁：止，停止，止息。(7)冒：覆盖。普照。(8)报：理会，搭理。(9)德音：动听的言词。(10)畜：同“愔”，意思是喜好。卒：终，到底。(11)述：循，依循。不述：指不遵循义理。(1)居、诸：语气助词，没有实意。(2)下土：在下面的地方，大地。(3)如之人：象这样的人。(4)逝：语气词，没有实意。古处：象从前那样相处。(5)胡：何怎么。定：止，停止，止息。(6)宁：岂，难道。顾：顾念，顾怜。(7)冒：覆盖。普照。(8)报：理会，搭理。(9)德音：动听的言词。(10)畜：同“愔”，意思是喜好。卒：终，到底。(11)述：循，依循。不述：指不遵循义理。

【译文】

太阳月亮在天上，光辉普照大地。
世间竟有这种人，待我不像从前样。
何时他不在放荡，难追不顾我忧伤？
太阳月亮在天上，每天升起在东方。
世间竟有这种人，花言巧语没心肠。
何时他不再放荡，何时我才忘忧伤？
太阳月亮在天上，每天升起在东方。
生我养我亲父母，他竟半路把我抛。
何时他不再放荡，待我无情更无义！

【读解】

先说日月。日月在天，虽然有可能暂时被阴云退档，却始终在天，光鉴大地，把一切阴暗邪恶不可告人的污秽暴露在它们的光辉之下，没有什么可以逃脱。

以日月为题，日月起兴，日月作比，大有深意焉。日月象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经地义，正气凛然。

一位弃妇，以日月的名义，控诉丈夫的朝三暮四，忘恩负义，抛弃合法妻子。她慷慨陈词，音调铿锵，凛然不可冒犯，道义的力量于此展露无遗。

被人抛弃，就像坐翘翘板，另一头的人突然不辞溜掉，这一头的人栽下来，摔得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污迹，义正辞严地谴责忘恩负义者，这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义正辞严地谴责之后怎么办？他人纵然可以同仇敌忾，可以洒一掬同情之泪，可以帮忙抚慰创痛，而拯救还得靠自己。正如自己肚子饿了，任何人

都不能帮忙吃饭而使自己的肚子饱他起来， 还得靠自己一口一。把饭吃下去。

自救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告别过去，告别过去的自己，宣告对自己的信心和价值的确
认，同时也是新的自我的诞生。 挺起胸来 朝前走。前面是大路 and 山丘，不管风吹和雨
打，人生百年莫蹉跎。

所以，自救者得救，不自救者即使上帝也爱莫能助。

击 鼓

——征夫的内心情怀

【原文】

击鼓其镗①，踊跃用兵②。

土国城漕③，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④，平陈与宋⑤。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⑥，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⑦，与子成说⑧。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⑨，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⑩，不我信兮。

【注释】

①镗：击鼓的声音。②兵：刀枪等武器。③土国：国中挑填混 土的工作。④孙子 仲：
人名，统兵的主帅。 ⑤平：和好。⑥爰：语气助同，没有实义。⑦契阔：离散聚 合 。
⑧成说：预先约定的话。 ⑨于嗟：感叹词。阔：远离、⑩洵：远。

【译文】

战鼓敲得咚咚响， 奔腾跳跃练刀枪。

国人挑土修漕城， 我独南行上沙场。

跟随将军孙子钟， 联合陈国与宋国。

不许我们回家乡， 忧愁痛苦满心伤。

哪里是我栖身处？ 哪里丢失我的马？

让我哪里去寻找？ 在那山坡树林下。

生离死别好凄苦， 先前与你有誓言。

紧紧拉着你的手， 与你偕老到白头。

可叹远隔千万里， 想要生还难上难。

可叹生死长别离， 山盟海誓成空谈。

【读解】

在家伺候公婆养育子女的妻子心有怨尤，在外从军打仗的征 夫同样心怀幽怨。原
来无论男女， 两情相依，两心相许，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在从军打仗不知为哪般之 时，
身上的铠甲刀枪便 成了沉重的枷锁镣铐。 一旦身死疆场，还不知魂儿变成了谁家 的
鬼。

对平民百姓而言，除非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之外，相见以兵刃， 全都是肉食者谋之的
神仙事。肉食者偏偏把受苦受难卖命送死恩 赐给小民百姓，能不有怨尤吗？看看中国古
代的诗史，诉说征夫 怨妇哀愁的歌诗如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蔚成奇观。这足以说明 神
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悲剧实在大多了。

这让人想到二十世纪西方有个“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海明威。此君也写过类似中国古代从军打仗的小说，比如《永别了，武器》，主人公受伤之后迷惘不知为谁而战，悟到不知为谁的残酷战争与追求个人幸福是两码事，于是偕了漂亮女护士逃离了肉食者们以为神圣的战场。

如果用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豪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的征夫们的儿女情长，岂不是这世界上最早的“迷惘的一代”！

这可不是自作多情的牵强附会，硬往名人身上靠，说不定也可以说他学的是咱们的祖先呢？（！）平心想来，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血污尸骨，到底没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有魅力。虽说好男儿又怎么不可以躬耕事父母，与妻白头偕老呢？

战争的策划者和发动者有他们自己的逻辑，而卖命送死的征夫也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和怨恨。道不同不相与谋。平民百姓的儿女情长，夫妻恩爱情深，恐怕更能让平常人、平常心（与野心相对立）产生共鸣。因此，也应当为征夫怨唱一曲同情的赞歌。

凯 风

——永恒的母爱亲情

【原文】

凯风自南①，

吹彼棘心②。

棘心夭夭③，

母氏劬劳④。

凯风自南，

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

我无令人⑤。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⑥。

有子七人，

母氏劳苦。

睨睨黄鸟⑦，

载好其音。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注释】

①凯风；催生万物的南风。②棘：酸枣树。③夭夭：茁壮茂盛 样子。④劬（qu）：辛苦、劬劳。⑤令：善，美好。⑥浚：卫国的地名。⑦睨睨(xuanhuan)：鸟儿婉转鸣叫的声音。

【译文】

和风吹自南方来，

吹拂酸枣小树苗。

树苗长得茁又壮，

母亲养子多辛劳。

和风吹自南方来，

吹拂枣树长成柴。

母亲贤惠又慈祥，
我辈有愧不成材。
泉水寒冷透骨凉，
就在浚城墙外边。
养育儿子七个人，
母亲养子多辛劳。
清脆婉转黄鸟叫，
黄鸟叫来似歌唱。
养育儿子七个人，
无谁能安母亲心。

【读解】

由血缘关系推演出一套社会道德伦理关系、政治体制等，是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事。

由亲身体验到血缘关系中的母爱亲情，表达对母爱亲情的感念和内心的愧疚，是普通人出于天性的表现。前者用规则来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后者则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千百年来，人们对母爱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以各种方式礼赞它，讴歌它。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人是这样，孟郊的一首《游子吟》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也不例外。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丹麦王子复仇时的犹豫不决，同母子余情大有关系。后来弗洛伊德竟想出“恋母情结”来解释母子亲情，让人在开眼界之时有些惊异。

不管怎么说，母爱亲情是人类当中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主题之一。它与其它东西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自幼时起都有切身的体验，而用不着别人的说教开导。它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结得最为牢不可破的纽带。常言说，虎毒不食子。这是由天性决定的。

传说中固然有种种大义灭亲、恩将仇报的故事，应当看作是例外的异常现象。血总是浓于水，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所以有“儿不嫌母丑”的说法。对于母亲来说也一样，“娃娃总是自己的乖”。

但愿天地间永恒的母爱亲情，真正能够不随时而变地永恒下去。

雄雉

——嫁鸡随鸡的恋情

【原文】

雄雉于飞①，
泄泄其羽②。
我之怀矣，
自詒伊阻③。
雄雉于飞，
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④，
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
道之云远⑤，
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⑥，
不知德行。

不伎不求⑦，
何用不臧⑧。

【注释】

①雉(zhì): 野鸡。②泄泄:慢慢飞的样子。③詒:同“贻”，遗留、伊:语气助词，没有实义。阻:隔离。④展:诚实。⑤云: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⑥百:全部，所有。⑦伎(zhì): 嫉妒。求:贪心。⑧臧: 善，好。

【译文】

雄野鸡飞向远方，
缓缓扇动花翅膀。
我心怀念远行人，
阻隔独自守空房。
雄野鸡飞向远方，
四处响起叫欢唱。
诚实可爱的亲人，
思念悲苦我的心。
遥望太阳和月亮，
思念悠悠天地长。
路途漫漫多遥远，
何时才能返故乡。
君子老爷多又多，
不知什么是德行。
不去害人不贪婪，
为何没有好结果。

【读解】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夫君人，死是夫君鬼。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循着这条既定的轨迹往前走，走得惯了，成了传统，成了心理习惯，就不会再去想东想西，而是安于现状，习惯成自然。

我们现在常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正如没有灵魂的肉体，注定要死亡。或名存实亡。这不过是今天的观念。我们很难设想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人们是怎么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

其实，事情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没有爱情也可以结婚成家，也就是先结婚后恋爱，这样的关系或许更加稳定。结婚按照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进行，新郎新娘未曾谋面就进了洞房，没有任何挑选和商讨的余地。两人朝夕相处，耳鬓厮摩，不断磨合，渐入佳境，产生出浓得化也化不开的恋情来。

考虑到这样的实际生存状态，完全可以说，前代流传下来的征夫怨妇表达思念的歌诗，便是一类特殊的情诗。先人们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特殊的依恋之情。

特殊就特殊在它不似纯情的少男少女的恋情。少年不识愁滋味，天真烂漫确乎可贵可爱，但却少了几分厚度和深度，难以经得起生活中的坎坷、甚至油盐柴米的琐碎的考验。浪漫天真的激情消退之后，便是赤裸直露的生活现实，反差强烈得让人难以接受。征夫怨妇的恋情，恰好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经历过坎坷波折、琐屑沉闷、平淡无奇之后，才发现由此产生的依恋竟会强烈地爆发出来。朝夕相处的体验，为思念中的想象提供了无数的触媒和内涵，因此坚实而厚重。分别越久，思念和想象就越强烈，也更加确信情感和心灵的归依。

这样来读征夫怨妇的诗，可能就进入了其境界。

匏有苦叶

——等待是一个大悬念

【原文】

匏有苦叶(1)， 济有深涉(2)。

深则厉(3)， 浅则揭(4)。

有弥济盈(5)， 有鸛雉鸣(6)。

济盈不濡轨(7)， 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8)， 旭日始旦。

士如归妻， 迨冰未泮(9)。

招招舟子(10)， 人涉卬否(11)。

人涉卬否， 卬须我友(12)。

【注释】

(1)匏(Pao):葫芦瓜，挖空后可以绑在人身上漂浮渡河。(2)济:河 的名称。涉:可以踏着水渡过的地方。(3)厉:穿着衣服渡河。(4)揭 (qi):牵着衣服渡河。(5)弥:水满的样子。盈:满。(6)鸛(wui) 雌 野鸡的叫声。(7)不; 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濡: 被水浸湿。轨: 大车的 轴头。(8)雝雝(yong):鸟的叫声和谐。(9)迨: 及时。泮(Pan); 冰 已融化。(10)招招:船摇动的样子。舟子: 摇船的人。(11)卬(dno): 我。 卬否: 我不愿走。(12)友: 指爱侣。

【译文】

葫芦有叶叶味苦， 济水深深也能渡。

水深连衣渡过去， 水浅提衣淌着过。

济河水满白茫茫， 雌野鸡叫声咯咯。

济河虽深不湿轴， 野鸡鸣叫为求偶。

大雁鸣叫声谐和， 东方天明日初升。

你若真心来娶我， 趁冰未化先过河。

船夫摇船摆渡过， 别人过河我不过。

别人过河我不过， 要等好友来找我。

【读解】

妙龄女郎到了出嫁年龄，满心盼望如意郎君前来求婚，全部 的期望和幸福的想象伴随着她的等待。

如今的我们或许会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要等待，为什么要折 磨自己，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大胆过河去追求自己的心上人？

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人类心理中最微妙，又最富有诗意的。

谁曾见过动物之中有雌性追逐雄性的？雄野鸡的美丽羽毛是 向雌野鸡展示的；雌野鸡的婉转鸣叫是告诉雄野鸡前来求偶的。这 是天性。人的异性间的求偶，也得遵循这种天地之道：女子等待， 男子主动出击。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合乎天性的特点，依然表现 出来。

然而，人类的心理远比动物复杂得多。女子的被动等待，除 了是天性的表现之外，可能还有更多别的考虑；对方是否潇洒英 俊，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诚实专一，是否有地位名气，是否有 财富金钱，双方性格脾气是否相投等等，等等。

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纯情企盼，肯定是让人感动和沉醉的；但 是，任何纯情表现的背后都会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功利要求，否则， 纯情是难以持久的。纯情初露，至诚可爱；而它的深化，则要靠 功利考虑中诸多因素的契合。

因此，等待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结 果即将出现，却不可预

知。时间马上就要到来，而眼下的分分秒秒都无比漫长难熬。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激情和力量，但并没有可以赋予的对象。这情景，像即将跃出地平线的初日，像含苞欲放的鲜花，像晶莹欲滴的露珠，像守在洞口准备扑向老鼠的猫，像即将出现的奇迹……一旦结果出现，一切都肯定明确，可能性消失了，诗意和想象也就消失了。

谷 风

——堡垒最容易从外部攻破

【原文】

习习谷风(1) 以阴以雨。 黽勉同心(2)， 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3)， 无以下体(4)。 德音莫违(5)， 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6)， 中心有违(7)。 不远伊迓(8)， 薄送我畿(9)。
谁谓荼苦(10)， 其甘如荠(11)。 宴尔新婚(12)， 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13)， 湜湜其沚(14)。 宴尔新婚， 不我屑以(15)。
毋逝我梁(16)， 毋发我笱(17)。 我躬不阅(18)， 遑恤我后(19)。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20)。 就其浅矣， 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 龟勉求之。 凡民有丧(21)， 匍匐救之(22)。
不我能慤(23)， 反以我为讎(24)。 既阻我德(25)， 贾用不售(26)。
昔育恐育鞠(27)， 及尔颠覆(28)。 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29)。
我有旨蓄(30)， 亦以御冬。 宴尔新婚， 以我御穷。
有洸有溃(31)， 既诒我肄(32)。 不念昔者， 伊余来塈(33)。

【注释】

(1)习习:和暖舒适的样子。谷风:东风。(2)黽(min)勉:努力，勤奋。(3)葑、菲:蔓菁、萝卜一类的菜。(4)不以:不用。下体:根部。(5)德音:指夫妻间的誓言。违:背，背弃。(6)迟迟:缓慢的样子。(7)中心:心中。违:恨，怨恨。(8)伊:是。迓:近。(9)薄:语气助词，没有实义。畿(ji):门坎。(10)荼(tu):苦菜。(11)荠(ji):芥菜，味甜。(12)宴:乐，安乐。(13)泾:泾水，其水清澈。渭:渭水，其水浑浊。(14)湜湜(Shi):水清见底的样子。沚:止，沉淀。(15)不我屑以:不愿意同我亲近。(16)梁:河中为捕鱼垒成的石堤。(17)发:打开。笱(gou):捕鱼的竹笼。(18)躬:自身。阅:容纳。(19)遑:空闲。恤:忧，顾念。(20)方:用木筏渡河。舟:用船渡河。(21)丧:灾祸。(22)匍匐(pufu):爬行。这里的意思是尽力而为。(23)慤(xu):好，爱。(24)讎(chou):同“仇”。(25)阻:拒绝。(26)贾(gu):卖。不售:卖不掉。(27)育恐:生活在恐惧中。育鞠:生活在贫穷中。(28)颠覆:艰难，患难。(29)毒:害人之物。(30)旨蓄:储藏的美味蔬菜。(31)洸(guang):粗暴。溃:发怒。(32)既:尽。诒:遗留，留下。肄(yi):辛劳。(23)伊:惟，只有。余:我。来:语气助词，没有实义。塈:爱。

【译文】

和熙东风轻轻吹， 阴云到来雨凄凄。 同心协力苦相处， 不该动辄就发怒。
采摘蔓菁和萝卜， 怎能抛弃其根部。 相约誓言不能忘， 与你相伴直到死。
出门行路慢慢走， 心中满怀怨和愁。 路途不远不相送， 只到门前就止步。
谁说苦菜味道苦， 和我相比甜如荠。 你们新婚乐融融， 亲热相待如弟兄。
有了渭河泾河浑， 泾河停流也会清。 你们新婚乐融融， 从此不再亲近我。
不要去我鱼梁上， 不要打开我鱼笼。 我身尚且不能安， 哪里还能顾今后。
过河遇到水深处， 乘坐竹筏和木舟。 过河遇到水浅处， 下水游泳把河渡。
家中东西有与无， 尽心尽力去谋求。 亲朋邻里有危难， 全力以赴去救助。
你已不会再爱我， 反而把我当敌仇。 你已拒绝我善意， 就如货物卖不出。

从前惊恐又贫困， 与你共同渡艰难。 如今丰衣又足食， 你却把我当害虫。
我处存有美菜肴， 留到天寒好过冬。 你们新婚礼融融， 却让我去挡贫穷。
对我粗暴发怒火， 辛苦活儿全给我。 从前恩情全不顾， 你曾对我情独钟。

【读解】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一个获得平衡的问题。正如时髦话说的，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少了另一半，这一半就失去平衡垮掉了。夫妻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夫妻各撑半边天，“人”字就树立起来了，家也就有了。

问题在于，取得平衡容易，保持平衡长久不变困难。建立家庭容易，维持家庭生活正常运转困难。追求尽善尽美，追求永恒，是人皆有之的共同理想。现实可以朝理想前进，却难以完全到达。中途转向或中途偏航是常有的事，完全达到理想境地却很少见。

常言说，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夫妻的争吵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具体的、有形的、物质的层面上争吵，比如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抚养子女孝敬公婆之类；在。理的、无形的、精神的局面上争吵，比如为性格冲突、观念差异、精神追求之类。可以说，这两个层面大的任何一种争吵，都有可能导导致夫妻反目，分道扬镳，形同路人，视若仇敌，至死不相往来，甚至加害于曾经亲女。手足的对方。

也可以说，天下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关系，而天下最危险、最脆弱的关系也是夫妻关系。

然而，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一样的是，对夫妻关系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是来自外部，来自外部力量的诱惑。夫妻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争吵导致“人”字解体、平衡丧失，需要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在时间过程中多次的重复。一两次争吵不足以构成威胁，两三次、三五次甚至也不会有根本的妨碍，都还有妥协、缓和、补救、修好的回旋余地，都还可以退后一步天地宽。来自外部的威胁和诱惑，可以迅速地从根本上瓦解“人”字的平衡。这种致命的炸弹，常常就是另外一个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力的异性。他或她出现在夫和妻之外，从外部吸引着妇或夫，先形成三角形，然后是一个“人”字垮掉，另一个“人”字搭起来。如今，这已是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的情形。对此无论是褒是贬，反正在一天天发生，还一天天多起来，地球也照样在运转。这些都是后话。时光倒流百年、千年，与如今应当有很大的差别。那时，人与人之间，夫与妻之间有种种维护其间关系的规则，也就是被称为“道德”的东西。这些规则不能说不严格，但却不能说是平等的。比如妻子，她不是独立的，要依赖于丈夫。而丈夫可以不依赖妻子，甚至可以拥有妻子之外的妾。这样一来，规则对丈夫移情别恋网开一面，为夫妻关系遭受威胁和危害留下了一道不设防的地段。关系焉有不失去平衡的保证。

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内在的“良心”了。可是，良心也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有朝夕相处建立起来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也难以抵御新人的诱惑。

所以，昔日的妻子被抛弃，道德规则本身就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播下了悲剧的种子。弃妇诗，便是由这种子开出的幽怨的花朵。

式微

——小人物的牢骚

【原文】

式微式微①，

胡不归②？

微君之故③，

胡为乎中路④？

式微式微，
故不归？
微君之躬，
胡为乎泥中？

【注释】

①式：语气助词，没有实义。微：幽暗不明。②胡：为什么。③微：非，不是。故：为了某事。④中露：露中，露水之中。

【译文】

暮色昏暗天将黑，
为何不能把家回？
不是为了官家事，
怎会顶风又饮露！
暮色昏暗天将黑，
为何不能把家回？
不是为了老爷们，
怎会污泥沾满身！

【读解】

这首小人物不堪苦役而发牢骚的小诗，让人想起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广大民众得到命令去修筑长城，据说这是来自遥远京城中皇帝的圣旨。京城遥远得难以想象，皇帝是谁也不知道，更不明白何以要修筑长城，反正不得不修。

这篇寓言式的小说所揭示的人生处境，大概适合于所有的小人物的生存将况。小人物没有大多的奢望，没有无止境的野心，只求食饱穿暖居安。他们的纯朴忠厚与愚昧无知并存，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划船便划船，舂米便舂米，即使叫坐下也只敢站着。他们只管“埋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所以鲁迅说他之所以写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现在来看，身为小人物而敢于发牢骚，并且牢骚之辞竟可录入书中，成为经典，来教育后代，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它让人想到，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统治的人，把不满自己统治的言论记录下来传给后世，究竟是愚昧还是一种权谋？

简兮
——审美与寻求知音

【原文】

简兮简兮(1)，方将万舞(2)。
日之方中(3)，在前上处(4)。
硕人俣俣(5)，公庭万舞(6)。
有力如虎，执辔如组(7)。
左手执籥(8)，右手秉翟(9)。
赫如渥赭(10) 公言锡爵(11)。
山有榛(12)，隰有苓(13)。
云谁之思(14)，西方美人(15)。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注释】

(1)简：鼓声。(2)方将：将要。万舞：一种大规模的舞蹈，分为文舞、武舞两部分。(3)方中：正中。(4)在前上处：在行列前方。(5)硕人：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俟俟：大而美的样子。(6)公庭：国君朝堂之庭。(7)辔(pei)：马缰绳。纽：用丝织成的宽带子。(8)簫(yue)：古时一种管乐器的名称。(9)秉：持。翟(di)：野鸡尾巴的毛。(10)赫：红色。渥：厚。赭(ze)：红褐色的土。(11)公：指卫国国君。锡：赐。爵：古时的酒器。(12)榛：树名，一种落叶乔木，果仁可食。(13)隰(xi)：低湿的地方。苓：药名。(14)云：语气词，没有实义。(15)西方美人：指舞师。

【译文】

鼓声咚咚播得响，舞师将要演万舞。
日头高照正当顶，舞师正在排前头。
身材高大又魁梧，公庭里面当众舞。
强壮有力如猛虎，手执缰绳真英武。
左手拿着六孔笛，右手挥动雉尾毛。
面色通红如赭土，国君赐他一杯酒。
榛树生长在山上，苦苓长在低湿地。
心里思念是谁人，正是西方那美人。
西方美人真英俊，他是西方来的人。

【读解】

一位旁观者，以赞赏的目光欣赏一位舞蹈者的英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从语气来看，显得像是一位很有素养的女性对英武的男子汉的赏识，似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慨。

其实，这是一种审美。当人处在旁观者的地位，同对象保持着一种距离，只把对象当作观照的对象之时，他实际上对对象采取的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功利目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倘若他一心想到的是占有对象，那么他所持的就已经不是审美的态度了。

审美要求保持距离，以局外人的身份来欣赏；寻求知音则要消除距离，与对象相互交融，寻找共鸣点。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各自有各自的用途。审美可以使人超脱，精神得到净化；知音可以让人感奋，情感得到激发。

在两性关系里，亲密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审美态度和寻求知音的态度。把对方当作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可以使人确信自己的选择和情感投向，充分看到对方的魅力。深入了解对方的特点，理解对方的愿望和要求，让双方的情感得到充分的交流，便会加深亲密的程度。

把握好这两种态度的分寸，恰到好处地运用。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使亲密关系和谐地发展，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讲明其中的道理很容易，而要真正掌握，还得自己去体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恋爱中学会恋爱。

泉水

——出嫁女的思乡曲

【原文】

毖彼泉水(1)，亦流于淇(2)。
有怀于卫，靡日不思(3)。
爰彼诸姬(4)，聊与之谋。
出宿于泂(5)，饮饯于祢(6)。
女子有行(7)，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遂及伯姊(8)。

出宿于于(9)， 饮钱于言(10)。
载脂载輶(11)， 还车言迈(12)。
遄臻于卫(13)， 不遐有害(14)。
我思肥泉(15)， 兹之永叹(16)。
思须与漕(17)， 我心悠悠。
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18)。

【注释】

(1)𤇖：泉水流淌的样子。(2)淇：河的名称。(3)靡：无。(4)娈(luan)：美好的样子。诸姬：随嫁的姬姓女子。(5)洧(JT)：地名。(6)钱：钱行。衿(ni)：地名。(7)有行：出嫁。(8)伯姊：大姐。(9)干：地名。(10)言：地名。(11)载：语气助词，没有实义。脂：涂在车轴上的油脂。輶(xia)：车轴上的金属键。(12)还：返回，回转。还车：掉转车头。迈：行。(13)遄(chuan)：迅速。臻：至，到达。(14)不遐：不无，不何。(15)肥泉：卫国的水名。(16)兹：兹，更加。(17)须、漕：都是卫国地名。(18)写：用作“泻”，意思是宣泄。

【译文】

泉水清清汨汨流，一直流到淇水里。
思念卫国我故土，没有一天不相思。
同嫁姬姓好姑娘，要和她们细商量。
出门曾在洧地住，还在衿地钱过行。
姑娘出嫁到远方，远离父母和兄弟。
回家问候姑姑们，还有我的大姐姐。
出门曾在干地住，还在言地钱过行。
涂上车油上好轴，坐上大车回家里。
很快就能到卫国，应当不会有意外。
思念卫国的肥泉，不禁抚心长感叹。
思念故乡须和漕，心中愁思剪不断。
驾上大车去出游，聊以宣泄心中愁。

【读解】

这是一首出嫁女子的思乡曲。

思乡是对家园的依恋。谁都会说家乡好。这是人类普遍的心态。衡量家乡好的标准，显然不是物质条件，而是那份梦绕魂牵的亲情。家乡完全可能很穷，很落后，很寒伧，没有丰富的物产和妩媚的山水，但这些对思乡人来说都不重要，都可以被忽略。

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铭刻在心灵深处的人生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割舍的亲情。这些体验和亲情对个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既不可重复，也不可替代。哪怕是一些极小的细节，比如曾经采摘邻居的花朵而遭到责骂，背着父母下河洗澡，爬上屋顶恶作剧，放学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和东张西望，都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脑海里突现出来，变成思乡恋情中的一部分。

家园感可以说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持久和强烈的冲动的来源。久居家园不容易体验到这种冲动的强烈程度，也难以对思乡愁绪有深切的感触。一旦脱离家园，或者丧失家园，方才体会到家园的可亲可爱。游子思家，古今中外皆然，也是文学艺术表现的永恒主题。失去家园，既是失去了肉体的寄居之所，同时也是失去了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归依。犹太民族为重建失去的家园，忍辱负重，历尽坎坷，奋斗了三千年，为此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可见，无论对一个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人来说，都不可能一日无家园。即使没有实际存在的家园，必定会有心目中既神圣又可亲的家园。

有家不能回的忧愁，丝毫都不亚于无家可归的悲哀。在人遭受痛苦磨难的时候，家园

家乡常常取代神灵上帝而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支柱和依靠，成为人们在痛苦磨难中坚持下去、与之抗争的力量源泉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可贵的。

北 门

——小公务员的不幸与有幸

【原文】

出自北门，
忧心殷殷①，
终窶且贫②，
莫知我艰。
已焉哉③！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④，
政事一埤益我⑤。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譴我⑥。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⑦，
政事一埤遗我⑧。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摧我⑨。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注释】

①殷殷：忧伤的样子。②窶(ju)：贫寒、③已焉哉：算了吧。④王事：王室的差事。适：掷，扔。⑤一：完全。埤(pi)益益：增加。⑥徧：同“遍”，譴(zhe)：同“谪”，指责。⑦敦：催促，逼迫。⑧遗：加。⑨摧：讽刺，嘲讽。

【译文】

缓步走出城北门，
忧心重重压心头。
生活困窘又贫寒，
没人知道我艰难。
算了算了算了吧！
这是上天的安排，
对此我能说什么！
王室差事交给我，
官府杂事全给我。
我从外面回家来，
家人全都责难我。

算了算了算了吧！
这是上天的安排，
对此我能说什么！
王室差事催逼我，
官府杂事全给我。
我从外面回家来，
家人全都讥讽我。
算了算了算了吧！
这是上天的安排，
对此我能说什么！

【读解】

命运的安排经常是难以抗拒的，正如诗中的小公务员的感叹一样，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多多少少都会碰上这类身不由己的事情。

这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说的。可说的是，虽然命运的安排难以抗拒，虽然个人很难有机会驾驭自己的命运，但是，是否甘愿在命运面前就范，是否会被命运消磨得没有了冲劲、激情、不满、反抗精神，则可以当作一个人是实际上作为人活着还是作为物存在的重要标志。

《北门》中的小公务员，尽管背负沉重的压力，身不由己，但显然还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显然对命运的安排不甘就范。他抱怨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无力的，而敢于抱怨却体现了他的尊严。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说他是伟大的。

抱怨和反抗是小人物表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的效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识。在另外一方面，也许可以说，意识是灵魂痛苦的根源。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完全像个物件一样任支配、肢解、宰割，对于支配和被支配、肢解和被肢解、宰割和被宰割的双方来说，都会是一种满足。完全麻木的人可能是幸福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带来的痛苦；而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无法体验意识带来的自豪与欢乐，他只不过形同行尸走向。

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他不愿被奴役，被支配，被当作物件，却又不得不被奴役，被支配，被当作物件。当他觉得幸犯的时候，可能是最不幸的；当他在感叹不幸的时候，也许是幸福的。

小公务的境遇就是这样。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镜子。

静女

——天真烂漫的幽会

【原文】

静女其姝①，俟我于城隅②。
爱而不见③，搔首踟蹰④。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⑤。
彤管有炜⑥，说怿女美⑦。
自牧归荇⑧，洵美且异⑨。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注释】

①静：闲雅贞洁。姝(shu):美好的样子。②城隅:城角。③爱:同“蔓”，隐藏。④踟蹰(chichu):心思不定,徘徊不前。⑤彤管：指红管草。贻：赠。⑥炜：红色的光彩。⑦说怿(yueyi):喜

悦。⑧牧：旷野，野外。归：赠送。蕙：勺药，一种香草，男女相赠表示结下恩情。⑨洵：信，实在。异：奇特，别致。

【译文】

姑娘温柔又静雅，约我城角去幽会。
有意隐藏不露面，徘徊不前急挠头。
姑娘漂亮又静雅，送我一束红管草。
红管草色光灿灿，更爱姑娘比草美。
送我野外香勺药，勺药美丽又奇异。
不是勺药本身美，宝贵只因美人赠。

【读解】

大概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读到的最纯真的情歌之一。少男少女相约幽会，开个天真无邪的玩笑，献上一束真情的野花，把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天真烂漫勾画得栩栩如生。青春年少。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言喻、动人心魄的美。两心相许，两情相会，相看不厌，物因人美，爱人及物，天空真一片纯净透明碧蓝如洗。

从这当中，我们可以见出一个基本的审美原则：单纯的就是美好的，纯洁的就是珍贵的。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经赞叹古希腊艺术的魅力在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马克思也说，希腊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而童年一去不复返，因而也是永恒的。

少男少女的纯真爱情亦如是。它虽然没有成年人爱情的坚贞和厚重，没有中老年爱情历经沧桑之后的洗练与深沉，却以单纯、天真、无邪而永恒。它同苦难一样，也是我们人生体验中的宝贵财富。当我们人老珠黄、垂垂老矣之时，再来重新咀嚼青春年少的滋味，定会砰然心动，神魂飞扬。

情无价，青春同样无价，青春年少时的纯情不仅无价，也是唯一和永恒的。

二子乘舟

——人间最亲母子情

【原文】

二子乘舟，
泛泛其景①。
愿言思子②，
中心养养③。
二子乘舟，
泛泛其逝④。
愿言思子，
不瑕有害⑤？

【注释】

①泛泛：船在水上行走的样子。景：同“憬”，远行的样子。②愿：思念的样子。言：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③中心：心中。养养：忧愁不定的样子。④逝：往。⑤不瑕：该不会。

【译文】

两个孩子乘木舟，
顺江漂流去远游。
时常挂念远游子，

心中不安无限愁。
两个孩子乘木舟，
顺江漂流去远游。
时常挂念远游子，
该不遇上险与祸？

【读解】

母子之情是人间天然的、最为牢固的血缘纽带。这一点，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大概是不会改变的。

写人之常情，征夫恨，怨妇愁，弃妇痛，新婚乐，相见欢，母子情，在《诗经》中可以说是既有广度，也有深度。选编者对写人之常情的肯定，把这些诗作为“经典”，也可看出他们对人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表情达意本属人的天性，也是诗的功能所在，充分肯定之后把它们纳入道德规范的轨道，也是他们的用意所在。

人们常说，母爱是无私的。这话一点不假。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到孩子长大成人，到孩子闯荡社会漂泊天涯，母亲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换个说法，母亲是在用她毕生的心血进行创造：创造生命，创造自己的作品。

孩子作为母亲创造的作品，虽是另一个存在，另一个生命，却时刻牵动着创造者心。他的荣辱沉浮，幸福伤痛，生老病死，都不能不使他的创造者关注和动心。实际上，母亲通过自己的创造，早已把自己溶入到了作品中，与作品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人间才有了永不会消失的母爱的表达。

柏舟
——母女观念的冲突

【原文】

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
髡彼两髦①，
实维我仪②。
之死矢靡它③！
母也天只④，
不谅人只⑤！
泛彼柏舟，
在彼河侧。
髡彼两髦，
实维我特⑥。
之死矢靡慝⑦！
母也天只，
不谅人只！

【注释】

①髦(dan)：头发下垂的样子。两髦(mao)：古时未成年男子的发式，头发向两边分流。②实：是。维：为。仪：配偶。③之：到。矢：誓。靡：无。④也、只：语气词，没有实义。⑤谅。相信。⑥特：配偶。靡：无。⑦慝(te)：改变，变心。

【译文】

轻轻摇荡柏木舟，
在那河中慢慢游。
头发飘垂那少年，
是我相中好伙伴。
发誓至死不另求！
我的母亲我的天，
为何对我不相信！
轻轻摇荡柏木舟，
在那河边慢慢游。
头发飘垂那少年，
是我相中好伙伴。
发誓至死不变心！
我的母亲我的天，
为何对我不相信！

【读解】

孩子虽是母亲的作品，母亲虽然时刻心系孩子的幸福与不幸，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是一体，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会有冲突。

最为常见的是为恋爱婚姻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实质，是两种不同观念的背离和交锋。冲突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价值准则，若互不相让，便会发生冲突，以至以不嫁或出逃或殉情来表示反抗。

观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传统、社会、他人那里接受各种支配着自己生活的观念，在观念的指导之下说话和行动。人们常说环境改变人，其实环境改变的是人的观念，是人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

在母亲对自己的作品——子女的无私的爱之中多少带有一些自私的因素。她总以为子女是自己辛勤创造的作品，他或她必须按照她所坚持或信奉的观念去生活，总以自己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参照系，而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子女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说到底，她是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因此，才会有《柏舟》这样的情况出现。

墙有茨
——宫廷之事很难说

【原文】

墙有茨①，
不可埽也②。
中篝之言③，
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
言之丑也。
墙有茨，
不可襄也④
中篝之言，
不可详也⑤。
所可详也，

言之长也。
墙有茨，
不可束也⑥。
中篝之言，
不可读也⑦。
所可读也，
言之辱也。

【注释】

①茨：蒺藜，草本植物，果实有刺。②埽(sào)：同“扫”，意思是 除去。③中篝(gōu)：宫室内部。④襄：消除。⑤详：详细讲 述。⑥束：捆扎。⑦读：宣扬。

【译文】

墙头长满蒺藜草，
不可除去根子牢。
宫室之中男女事，
不可向外对人谈。
如果真要谈出来，
让人听了觉害臊。
墙头长满蒺藜草，
不可除去根子牢。
宫室之中男女事，
不可向外详细讲。
如果详细讲出来，
说来话长讲不完。
墙头长满蒺藜草，
不可捆扎无处放。
宫室之中男女事，
不可向外去张扬。
如果一定要张扬，
让人听了觉耻辱。

【读解】

这是一首讽刺卫空公淫乱的“刺淫”诗。

中国历代帝王的宫廷生活，都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就生活在宫廷中的人来说，宫纬秘事属于既无法说情楚，又不便于说清楚，更无人敢说清楚的非常特别的一类。这样一来，宫纬 秘事便更加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帝王作为人民的领导人，当然无法逃脱人民雪亮的眼睛的监督。尽管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约束帝王权力的弹劾机制，帝王实际上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无法完全禁止人们的传说议论。宫廷的围墙再严密，是不可能不透风的。惧怕议论，下令严禁议论，或者完全不在乎议论，我行我素，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却共同 表明了统治者的腐败专横。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帝王同一般人不一样的 是，他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可能不敢说，但这并不表明 人们不知道，不明白。瞎子吃汤圆都心里有数，更何况耳目和心 智健全的正常人呢。

再说另一方面。帝王制定的种种道德准则，往往是对人不对 己的，要求别人遵守，自己却可以超然于规则之外。这样的规则 再好，却因为先天缺陷而成为破脚的。如此这般，便又为人们 的议论提供了理由。

相 鼠

——老鼠也重视礼仪？

【原文】

相鼠有皮①， 人而无仪②。

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 人而无止③。

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④？

相鼠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⑤？

【注释】

①相：察看。②仪：礼仪。③止：节制。④俟（si）：等待。⑤遄（chuon）：迅速。

【译文】

看那老鼠都有皮， 做人怎不讲礼仪。

要是做人没礼仪， 为何不死还活着？

看那老鼠有牙齿， 做人怎不讲节制。

要是做人没节制， 不死还想等什么？

看那老鼠有肢体， 做人怎能不讲礼。

要是做人不讲礼， 为何不去快快死？

【读解】

鼠辈是丑陋的，令人厌恶的。中国人想出了众多词语来表达对鼠辈的厌恶感，比如贼眉鼠眼，鼠头鼠脑，鼠目寸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等等。可见老鼠是为人所不齿的。

用老鼠来说明讲礼仪守规矩的重要，把最丑的丑类同要庄严对待的礼仪相提并论，是极而言之。强烈的反差可以造成使人震惊的效果，而且还有一层特殊的幽默色彩，仿佛是告诉人们：你 看看，你看看，连鼠辈这么丑陋的东西看上去都像模像样，形容 虽然猥琐，可也是皮毛俱全啊！瞧它的小样儿，有胳膊有腿，有 鼻子有眼睛，竟也无可挑剔！于是，鼠辈就成了一面镜子，让不 讲礼貌、不守礼仪的人从鼠身上照见自己。

把人同老鼠相比损是损了一点，但突出强调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人看重的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同西方人看重的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大有区别。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礼仪之邦，正是以此作为立国立家做人的根本的。

载 驰

——拯救要靠行动

【原文】

载驰载驱(1)， 归唁卫侯(2)。

驱马悠悠， 言至于漕(3)。

大夫跋涉， 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4)， 不能旋反(5)。

视尔不臧(6)， 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 不能旋济(7)。

视尔不臧， 我思不闷(8)。

涉彼阿丘(9)， 言采其蕪(10)。

女子善怀(11)， 亦各有行(12)。

许人尤之(13)， 众秭且狂(14)。

我行其野； 芄芃其麦(15)。

控于大邦(16)， 谁因谁极(17)。

大夫君子， 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 不如我所之。

【注释】

(1)载:语气词，没有实义。驰、驱：车马奔跑。(2)唁(yan)：哀吊失国。(3)漕：卫国的邑名。(4)嘉：嘉许，赞成。(5)旋反：返回。(6)臧：善。(7)济：止，停止，阻止。(8)闷(bi)：同“毖”，意思是谨慎。(9)阿丘：一边倾斜的山丘。(10)蕤(meng)：药名，贝母。(11)善怀：多愁善感。(12)行：道路。(13)许人：许国的人。尤：怨恨，责备。(14)蕤(zhi)：同“稚”，幼稚。狂：愚妄。(15)芃芃(peng)：草木茂盛的样子。(16)控：告诉。(17)因：亲近，依靠。极：至，到。

【译文】

车马疾驰快奔走， 回国慰问我卫侯。

马行归途路悠悠， 行旅匆匆到漕邑。

大夫跋涉来追赶， 我心哀伤又忧愁。

没人赞成我赴卫， 要我返回万不能。

你们想法都不好， 不是我思不深远。

没人赞成我回卫， 想要阻止也不能。

你们想法都不好， 不是我思不谨慎。

登上高高的山冈， 采集贝母解愁肠。

女子多愁又善感， 各人心里有主张。

许国大夫责怪我， 实在幼稚且张狂。

我在郊野忙行驶， 麦子繁盛又茂密。

前往大国去求援， 依靠谁来帮我忙。

许国大夫君子们， 不要再把我责备。

你们纵有百般计， 也不如我亲自去。

【读解】

许穆夫人是卫宣公之女，出嫁许穆公。眼见卫国覆亡，痛心疾首，前去吊唁，并力图用行动来拯救卫国。此举遭到许国君臣的阻挠，许穆夫人在忧愤之际写下了这首诗。

诗中道出一个问题：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坐以论道，前怕狼后怕虎，还是义无反顾，起来用行动来拯救。一介柔弱女子和一群五尺男子的言行心态，已在诗中作了披露。

危难之际总得有人挺身而出，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总不如行动有力、有效。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篇宣言。荆柯刺秦，抵得上千千万万在背后讥讽咒骂暴君秦始皇的人。刺秦虽然未遂，但行动本身就为荆柯留下了一座纪念碑。

不敢行动的人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而所有理由大概出不了“我”的圈子，不外乎怕自己的坛坛罐罐被打烂了，怕自己的锅碗瓢盆功名利禄受到损害。敢于行动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跳出“我”的圈子，要“忘我”、“无我”，然后才能无畏地行动。行动的代价不过就是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以至于身家性命而已。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二十年后便又是一条好汉。

人说，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人自己又是什么？我们来到世上、离开世上，不都是赤条条的么？身外之物有什么不可舍去的呢？人固然要为自己，为自己吃饱穿暖居安，也为自己维护脸面和尊严。如果让锅碗瓢盆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束缚住

了手脚，变成了它们的奴隶，自我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

敢于行动，既可以用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也可以用来维护某种道义；在维护道义的同时，也就证明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行动是最高命令

考 磐

——归隐者自得其乐

【原文】

考磐在涧①，

硕人之宽②。

独寐寤言③，

永矢弗谖④。

考磐在阿⑤，

硕人之岿⑥。

独寐席歌，

永矢弗过⑦。

考磐在陆⑧，

硕人之轴⑨。

独寐寤宿，

永矢弗告⑩。

【注释】

①考磐（pan）：逗留，盘桓。②硕人；贤人。宽：宽宏。③寐：睡着。寤：醒来。④矢：誓。谖（xuan）：忘记。⑤阿：山坳。⑥岿（ke）：宽和。⑦过：失，忘记。⑧陆：高而平的地方。⑨轴：游玩不愿离去。⑩告：表达。

【译文】

逗留盘桓在山涧，

贤人心宽又悠闲。

独睡醒来独自语，

此中乐趣永不忘。

逗留盘桓在山阿，

贤人心宽又快活。

独睡醒来独自歌，

此中乐趣永不忘。

逗留盘桓在高地，

贤人游玩不离去。

独睡醒来独自居，

此中乐趣无法说。

【读解】

诗中讴歌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重要的人生选择之一——归隐山林田园。这可能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的隐逸诗。

对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人生最光明的前途 和选择是进入政界做官（即此谓“出仕”），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治人”者，所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说。一旦仕途受挫，便隐居山林田园，寻找心灵的解脱和慰藉。在朝与在野，出仕与隐退，庙堂与山林，似乎就是秋千的两端，不是荡到这一端，就是荡到另一端，并无其它路可走。

认真想来，这种只有两极的人生选择不仅仅是由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造成的，同时，也同士大夫们自身有关。“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放下书本之后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当兵打仗吧，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吃不了那苦。种田吧，分不清麦子韭菜，同样吃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经商吧，商人最为文人不齿。做工匠吧，身无一技，况且匠人属社会的下九流。反正除了几本书之外士大夫们一无所长，无处可以安身立命。达则兼济天下（出仕），穷则独善其身（隐退）。

如今的知识分子，似乎有了更多的“中间道路”可走。从军，经商，做工，兼职等专业之外的其它工作。适应能力之强，思想观念之灵活，身兼数技。即便是读书做学问，也可以为学问而学问。不必再去山林田园独善其身。

现代人早已走出了山林，在红尘中找到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硕人

——千古绝唱颂美人

【原文】

硕人其颀(1)，衣锦褕衣(2)。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3)，邢侯之姨，
谭公维私(4)。手如柔荑(5)，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6)，
齿如瓠犀(7)。螭首蛾眉(8)，
巧笑倩兮(9)，美国盼兮(10)。
硕人敖敖(11)，说于农郊(12)。
四牡有骄(13)，朱𩇑𩇑(14)。
翟拂以朝(15)，大夫夙退，
无使君劳。河水洋洋(16)，
北流活活(17)。施罟霍霍(18)，
檀栢发发(19)。葭𦏧揭揭(20)，
庶姜孽孽(21)，庶士有𢇛(22)。

【注释】

(1)颀：美。颀(qi)：身材修长的样子。(2)褕(jong)：麻布制的罩衣，用来遮灰尘。(3)东宫：指太子。(4)私：姊妹的丈夫。(5)荑(ti)：白茅初生的嫩芽。(6)领：脖子。蝤蛴(qiu qi)：天牛的幼虫，身体长而白。(7)瓠(hu)犀：葫芦籽，洁白整齐。(8)螭(qin)：蝉类，头宽广方正。蛾：蚕蛾，眉细长而黑。(9)倩：笑时脸颊现出酒涡的样子。(10)盼：眼睛里黑白分明。(11)敖敖：身材苗条的样子。(12)说：同“税”，停息。农郊：近郊。(13)牡：雄，这里指雄马。骄：指马身体雄壮。(14)朱：红色。𩇑(fen)：马嚼铁外挂的绸子。𩇑𩇑(biao)：马嚼子。(15)翟拂(di fu)：车后遮挡围子上的野鸡毛，用作装饰。(16)洋洋：河水盛大的样子。(17)北流：向北流的河。活活(guo)：水奔流的样子。(18)施：设，放下。罟(gu)：大鱼网。霍霍(huo)：撒网的声音。(19)檀(zhan)：蝗鱼。𩇑(wei)：𩇑鱼。发发(po)：鱼多的样子。(20)葭(jia)：初生的芦苇。𦏧(tan)：初生的荻。揭揭：长的样子。(21)庶姜：众姜，指随嫁的姜姓女子。孽孽：装饰华丽的样子。(22)士：指陪嫁的媵臣。𢇛(qie)：威武的样子。

【译文】

美人身材真苗条，穿着锦衣罩布衣。

她是齐庄公的女， 又是卫庄公的妻。
齐国太子的妹妹， 邢国诸侯的小姨，
谭公还是她妹夫。 手指柔软如茅芽，
肌肤细滑如脂膏。 脖子雪白如蝥蛸，
齿白齐整如瓜子。 前额方正眉细弯，
轻轻一笑酒涡生， 两眼顾盼似秋波。
美人身材好苗条， 停车休息在近郊。
四匹公马多雄壮， 红绸挂在马嚼旁。
羽饰车驾到王宫， 大夫无事早退朝，
莫使新人太疲劳。 黄河之水浩荡荡，
激越奔流向北方。 撒网入河沙沙响，
蝗鱼鳊鱼捕在网。 初生芦荻长又长，
随嫁姜女尽盛装， 陪送男子也雄壮。

【读解】

这首诗写里庄公夫人庄姜初嫁，盛赞夫人美丽绝伦。

阅遍中国千年诗歌，写女人之美者，唯此诗堪称千古绝唱，盖世无双！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比如汉代以纤巧轻盈为美，唐代以丰腴卓约为美，现代以健康活力为美，但依然有一些千古不易、人人皆以为美的东西，比如细腻幼滑、自皙柔嫩的肌肤，比如黑白分明、大而有神、深如秋潭的双眼，挺直的鼻梁，洁白齐整的牙齿等等。这些东西，恐怕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吧。

美丽是一种天赋。人的才能、智慧、知识、修养等等，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和努力来增加、提高、补充、发展和改变，唯有美丽不可由人为努力来改变或达到。如今已有各种整容术和化妆术，无论它们有多么高明，都无法和天生丽质相媲美。美容化妆可以使“齿如银犀”，却无法使“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更无法造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面对倾国倾城的天生丽质，我们不由得赞叹造化的神明，上帝的不公平。他一方面造出人工不可企及的惊人的美丽，却又只让少数人拥有，而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叹为观止，自惭形秽。

因此，美丽也是一种奇迹。它像庐山的真面目，只是偶尔显露，不能人人拥有和分享。倘若人人拥有美丽，就没有了美丽。它也如孤本极品，不可重复和模拟。东施效颦，落得的下场是让人耻笑。

美丽还是一种财富。拥有了美丽，就拥有了开发它的权利，用它来使自己生活的更幸福更滋润，可以尽情向世人骄傲地展示。如果不懂得开发和利用美丽这个资源，便是放弃了这个宝贵的权利。台湾有个作家写过一篇《美丽的权利》，鼓吹这一权利的价值和神圣，以为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展示上帝赋予的美丽，哪怕这美丽只是某一个部位（比如腿）。可以说，懂得开发和利用美丽资源，实际上也是珍惜美丽本身。

美丽也是艺术灵感和想象力的源泉。古往今来的艺术作品，很少有同美丽无关的，即使是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竭力展示丑恶，而它依然也是美丽开出的花朵。很难设想，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在没有美丽的黑暗之中勃发升腾。没有美丽，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

芄 兰

——装模作样累不累？

【原文】

芄兰之友①，

童子佩觿②。

虽则佩觿，

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③，

垂带悸兮④。

芄兰之叶，

童子佩揲。

虽则佩揲⑤，

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

垂带悸兮。

【注释】

①芄(wan)兰:草本植物，既萝摩，有藤蔓生。友：同“枝”。②觿(xi):解发结的用具，用象骨制成，供成年男子使用和佩带。③容、遂：指傲慢放肆的样子。④悸：带子下垂的样子。⑤揲(she)：拉弓弦的用具，俗称“扳指”。⑥甲：胜过。

【译文】

芄兰有枝尖又尖，

儿童解锥带在身。

虽然解锥带在身，

哪里懂的大人事。

大摇大摆摆架势，

飘带长垂难收拾。

芄兰有叶似半圆，

儿童扳指带在身。

虽然扳指带在身，

哪里有力胜大人。

大摇大摆摆架势，

飘带长垂难收拾。

【读解】

儿童假装大人模样之所以可笑，是不知天高地厚和水深火热，而天真和稚气却是可爱的。大人假装儿童模样之所以可厌，是忸怩作态和装疯卖傻，让人疑心他的神经是否有毛病。按这样的理解，似可把《芄兰》倒过来看。

装模作样需要勇气、耐心和毅力。本来并非如此，却要装作如此，例如生活优裕者装出满脸沧桑的样子，就要大起胆子把真面目掩盖起来。为了始终保持某种姿态和形象，比如小白脸作出五尺汉子的姿态，半老徐娘强作少女模样，就得有耐心和毅力坚持下去，不能让人看出其中破绽。

啊，这样的做人、活法肯定很累！每晚回到家中，脱下面具卸下装，心里准会嘀咕着一个累字。虽然很累，依然乐此不疲者，堪称有志者。前人早告诉过我们：有志者，事竟成。

当我们在大庭广众下见到某些板起面孔、作出某种姿态、拿腔拿调的突出某种形象的人的时候，不妨静心想想：他或她私下里是什么样子？他或她内心的真实情怀究竟怎样？

请记住，切不可貌取人。

氓

——婚姻是本难念的经

【原文】

氓之蚩蚩(1)，抱布贸丝(2)。匪来贸丝(3)，来即我谋(4)。
送子涉淇(5)，至于顿丘(6)。匪我愆期(7)，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8)，秋以为期。乘彼诡垣(9)，以望复关(10)。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11)。以尔车来，以我贿赍(12)。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13)。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14)。士之耽兮，犹可说也(15)。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16)，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17)。
女也不爽(18)，士贰其行(19)。士也罔极(20)，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21)，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哂其笑矣(22)。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隅则有泮(23)。总角之宴(24)，言笑晏晏(25)。
信誓旦旦(26)，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注释】

(1)氓:民。蚩蚩(chi):笑嘻嘻的样子。(2)布:古时的货币,即布币。贸:交换。(3)匪:非。(4)即我:到我这里来。谋:商议,这里指商谈婚事。(5)涉:渡过。淇:河名。(6)顿丘:地名。(7)愆(qian):过,拖延。(8)将:请。(9)乘:登上。诡垣(guiyuan):毁坏了的墙。(10)复关:地名,诗中男子居住的地方。(11)体:卦体,咎言:不吉利的话。(12)贿:财物,这里指嫁妆。(13)沃若:润泽的样子。(14)耽:沉迷,迷恋。(15)说:同“脱”,摆脱。(16)徂(cu):去,往。(17)渐(jian):沾湿,浸湿。帷裳:车饰的帷幔。(18)爽:差错,过失。(19)贰:差错。(20)罔极:无常,不可测。(21)遂:安定无忧。(22)哂(xi):大笑的样子。(23)隅:即“湿”,河名,指漯河。泮(pan):岸。(24)总角:古时儿童的发式,借指童年。宴:逸乐。(25)晏晏:和好柔顺的样子。(26)旦旦:诚恳的样子。

【译文】

小伙走来笑嘻嘻，拿着布币来换丝。不是为了来买丝，借机找我谈婚事。
谈完送你过淇水，一直送你到顿丘。不是我要延婚期，是你没找好媒人。
请你不要生我气，定下秋天为婚期。登上残破的墙垣，心中念你望复关。
遥望不见复关影，低头伤心泪满面。望见复关心中喜，喜笑颜开话不断。
你又占卜又问卦，卦象吉利没恶言。把你大车赶过来，我带嫁妆随你迁。
桑树叶儿未落时，枝叶繁茂色泽润。小斑鸠啊小斑鸠，不要贪嘴吃桑椹。
好姑娘啊好姑娘，不要痴情迷男人。男人沉迷于爱情，想离开时可脱身。
女子沉迷于爱情，想要脱身不可能。待到桑叶飘落时，颜色枯黄落满地。
从我嫁进你家门，三年吃苦又受累。淇水浩荡滔滔流，打湿我的车帷幔。
我作妻子没过错，你作丈夫差错多。男人心理不可测，三心二意没品德。
当你妻子整三年，终日忙碌活全干。起早贪黑操家务，没有哪天有空闲。
生活安定无忧愁，你却粗暴又专横。亲兄亲弟不知情，总是拿我作笑柄。
静心思前又想后。独自悲愁心哀伤。当初相约同到老，到老尽是愁和怨。
淇水虽宽有河岸，漯河再阔也有边。从小一块同游乐，有说有笑心喜欢。
忠诚盟誓都明白，哪知从此已改变。过去时光不留恋，一刀两断不再谈！

【读解】

这是《诗经》中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位女子从青梅竹马、求婚恋爱、两心相许、结婚度日，到男子变心、一刀两断的全过程，把弃妇的悲愤一泻无余地抒写了出来。

从中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夫妻关系如何才能持久？在传统社会中，这个问题使无法讨论的，因为道德准则规定了妻子是附属于丈夫的，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另一方面，对丈夫却少有约束，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对作丈夫的网开一面，可以三妻四妾，而不必将情感专注于一个女人。

如今传统的观念和道德准则已随时代发生了改变，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维持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并未解决，并且由于观念的巨大变化，甚至还更加突出。

仅靠美貌来维持夫妻关系，显然是幼稚的。花无百日红。美丽的花朵，也有凋谢的时候。再漂亮的脸蛋儿，也会有徐娘半老、人老珠黄之时。更要紧的是，当两个人朝朝夕夕在一个屋檐下相处时，漂亮的脸蛋儿无法弥补彼此间的各种摩擦和矛盾。性格是否相合，生活习惯是否能彼此容纳，观念是否一致等等比脸蛋更加重要。它们的融合补充有助于关系长久健康地持续发展。

以为感情不会变化，或者以为感情可以代替一切，同样也是天真的。初恋时的激情不可能始终保持高热度，随着结婚、生子、度日，热度会逐渐降低，甚至可能接近冷漠状态。如果对情感的期望值太高，那么情感热度降温带来的失望就会越大，挫折就会越深。这么说来，夫妻长期相处就没有情感了吗？肯定不是。情感的确是使夫妻关系和谐的重要粘合剂，但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有现实的基础。外表的吸引力，性格的投合，情趣的一致，性生活的和谐等等，是不断为情感提供活力的源泉。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中的变化，也会对情感产生微妙的影响。如何意识到各种变化，并努力使它们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倘若对此麻木不仁，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事情发生了转折，情感出现剧变，再来呼天叫地，就迟了。西方格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夫妻间的情感，以及情感的变化，也不是一天出现的，必须像培育花朵一样地经常松土、浇水、施肥、剪枝、除虫、防冻，才可能使之茁壮成长。

世上没有不变的情感，只有在变化中不断更新和不断充实的情感。世上没有架在空中的爱情，只有在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的度日中生长起来的爱情。

涉及夫妻关系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公牵一葛动半山似地产生连锁反应。这不单单是变不变心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所谓女人独立的问题（男人同样也有独立的问题）。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仅仅以某种固定不变的观点来评判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夫妻关系，简单地指责这不对那不道德，已经大大地落伍与僵化了。

河 广

——真、幻交错的时空感

【原文】

谁谓河广①？

一苇杭之民②。

谁谓宋远？

歧予望之③。

谁谓河广？

曾不容刀④。

谁谓宋远？

曾不崇朝⑤。

【注释】

①河：指黄河。②苇：指用芦苇制成的小筏子。杭：航。③歧(qí)踞起脚站着。④刀：小船。⑤崇(chóng)：结束，终结。朝(zhāo)：上午。

【译文】

谁说黄河宽又广？
一只苇筏可渡航。
谁说宋国路遥远？
踮起脚尖可眺望。
谁说黄河宽又广？
一条小船容不下。
谁说宋国路遥远？
一个上午可走到。

【读解】

存在着两种时间：心理时间和真实时间。

存在着两种空间：心理空间和真实空间。

情人分离，度日如年，心理时间远远长于真实时间。故国远 隔万水千山，思念时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历历如在目前，心理上的 空间远远小于真实的空间。我们就是在这一真一幻的时间和空间 中生活看，同时存在于内心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中。

黄河虽然宽广，有时一叶小舟竟可飞渡，有时却容不下一叶 小舟。世界很大，有时让人感到自己渺小得可以被忽略，有时又 连一个小小的无名小卒也容不下。心的领域也很大，有时大得可以 以容下天地万物，有时又小得容不下一根针。

浪迹天涯的游子，面对世界、故乡、亲人，常有这种真、幻 交错的时空感。

有 狐

——孤独而高贵的“狐狸”

【原文】

有狐绥绥①，
在彼淇梁②。
心之忧矣，
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
在彼淇厉③。
心之忧矣，
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
在彼淇侧。
心之忧矣，
之子无服。

【注释】

①狐：在这里比喻男子。绥绥：独自慢走求偶的样子。②淇：河名， 梁：桥梁。③厉：水边浅滩。

【译文】

狐狸独自慢慢走，
走在淇水桥上头。

我的心中多伤悲，
他连裤子都没有。
狐狸独自慢慢走，
走在淇水浅滩头。
我的心中多伤悲，
他连衣带也没有。
狐狸独自慢慢走，
走在淇水岸上头。
我的心中多伤悲，
他连衣服都没有。

【读解】

我们通过一位怀春女子的主观镜头，看见一只衣不蔽体的孤独狐狸在踽踽行走。她虽然没有画出狐狸的形貌，足以让我们想到那是一只虽然贫穷、却无比悻悻魅力逼人的狐。她虽然没有说出内心的情感，却足以让我们想到她那双深情的眼睛情意绵绵秋波荡漾。

是的，魅力从来不会因外在的东西而失去光彩。灵魂高贵出众的人，完全可能因为种种不幸而落入窘困的境地，但窘困的境地掩不住他高贵灵魂的光芒。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叹服《诗经》编选者的眼光和境界，让我们疑心他（或他们）如诗中那位深情的怀春女子，能从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中，发掘出最能震撼人心、最具有穿透力的魅力来。我们也不能不再一次感叹，是金子总要发光，尽管它可能被埋没，却绝不会因此而减少自身的光辉。

这肯定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肯定不是一个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问题。

木 瓜

——投桃报李总有情

【原文】

投我以木瓜①，
报之以琼琚②。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③。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④。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注释】

①投：投送。②琼：美玉。琚（ju）佩玉。③瑶：美玉。④玖（jiu）：浅黑色的玉。

【译文】

你用木瓜送给我，
我用美玉回报你。
美玉不单是回报，

也是为求永相好。
你用木桃送给我，
我用琼瑶作回报。
琼瑶不单是回报，
也是为求永相好。
你用木李送给我，
我用琼玖作回报。
琼玖不单是回报，
也是为求永相好。

【读解】

“投桃报李”这个成语，应当与这诗的立意有关（该成语也出自《诗·大雅》中的《抑》），只不过是作为报答的东西更贵重，情意更深厚。本诗在这里说的是男女两情相悦。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习惯和规矩。一般交往中是如此。男女交往中更是如此。男女交往中的“投桃报李”，已不止是一般的礼节，而是一种礼仪。礼物本身的价值已不重要，象征意义更加突出，以示两心相许，两情相悦。

西方人是否还有这种传统不清楚，但我们从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中读到过类似“投桃报李”的故事，只是其中充满着悲剧色彩。

如今我们似乎已不太看重仪式了。其实，仪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作用，不可或缺，正如我们不能缺少阳光和空气一样。仪式绝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总与特定的意义相联系。男女交往可以减去不必要的形式，却不可不有“投桃报李”的仪式。。

黍离

——不可言说的忧郁

【原文】

彼黍离离①， 彼稷之苗②。
行迈靡靡③， 中心摇摇④。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 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 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 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 中心如噎⑤。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注释】

①黍：谷物名。离离：成排成行的样子。②稷，谷物名。③行迈：前行。靡靡：步行缓慢的样子。④中心：心中，摇摇：心中不安的样子。⑤噎（ye）：忧闷已极而气塞，无法喘息。

【译文】

地里黍禾长成排， 稷苗长得绿如绣。
前行步子多迟缓， 心中忧郁神恍惚。
理解我的说我忧， 不理解的说我有所求。
苍天高高在头上， 是谁造成这景象？
地里黍禾长成排， 稷谷扬花正吐穗。
前行步子多迟缓， 心中迷乱如酒醉。
理解我的说我忧， 不理解的说我有所求。
苍天高高在头上， 是谁造成这景象？
地里黍禾长成排， 稷谷已经结了籽。
前行步子多迟缓， 心中郁闷气哽咽。
理解我的说我忧， 不理解的说我有所求。
苍天高高在头上， 是谁造成这景象？

【读解】

请相信这不是杞人忧天。

这是一首流浪者之歌。他一边漫游，一边唱出心中的忧郁。何以忧郁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为油盐柴米一类的生活琐事而忧。

这是不是说得有点玄？不玄。我们心中的悲哀经常是说不出的理由的，忧郁也无法进行理性的分析。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莫名的烦恼，莫名的忧伤，莫名的悲哀，莫名的绝望。

当然，它完全可能像一根导火索，被某一具体事物所点燃，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场景，一个物体。但诱因不等于忧郁和悲哀本身。更何况一个流浪漂泊者，神经随时都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最容易触景生情，睹物伤感，他没有明确的目的，似乎又在寻找什么；他没有归宿感，却又在冥冥之中受着什么指引。

其实，这就是人。他不仅在物质的世界中实实在在地活着，他还想要追问为什么要活着，他还要关心同物质生活并没有直接联系的东西，比如太阳月亮为什么会发光，星星为什么会闪亮，天空为什么会下雨打雷闪电，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王子，有人生来就是穷光蛋。大地大海有没有尽头。一想到这些物质解答不了的问题时，就会让人悲哀感叹。

真正深刻的悲哀和忧郁，总是同上面一类的问题相联系的，并且是无法解决和永恒的。吃不饱的悲哀，穿不暖的悲哀，失去亲人的悲哀，在外服苦役的悲哀，都是有限的，短暂的，可以克服的，并且也是表层的。平氏百姓生活中的苦恼，仁人志士的慷慨激昂，商人亏本的痛苦，政治家仕途受挫，也可以归入有限的、短暂的、可克服的、表层的悲哀。

少女比守财奴崇高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她会为失去爱情而在内心中哭泣，这与守财奴为金钱而哭泣不可同

君子阳阳

——夫妻自娱乐陶陶

【原文】

君子阳阳①，
左执簧②。
右招我由房③，
其乐只且④。
君子陶陶⑤，

主执纛⑥。

右招我由敖⑦。

其乐只且。

【注释】

①阳阳：得意的样子。②簧：古时的一种吹奏乐器③由：同“游”房：同“放”。由房，游乐 ④只、且：语气助词，没有实义。 ⑤陶陶：快乐的样子。⑥纛：(dao)羽毛做成的舞具。⑦敖：同“邀”。由敖：游邀。

【译文】

夫君得意喜洋洋，

左手拿簧高声唱。

右手招我去游乐，

尽情欢爱真快乐。

夫君快乐乐陶陶，

左手拿羽把舞跳。

右手招我去游玩，

尽情欢爱真快乐。

【读解】

大约我们所知道的封建时代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写夫妻恩爱感人至深，这样的作品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属△毛磷角。

何以会这样？当然同那时代的婚姻制度有关。贫穷夫妻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尚可理解，因为大家同命运、共呼吸，风雨同舟，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相互支撑著。而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中能歌舞自娱，非常人所能达到。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人们时常未能注意到的闲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葛 蕉

——寄人篱下的哀歌

【原文】

绵绵葛蕉①， 在河之浒②。

终远兄弟， 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 亦莫我顾③。

绵绵葛蕉， 在河之俟④。

终远兄弟， 谓他人母。

谓他人母， 亦莫我有。

绵绵葛蕉， 在河之苑⑤。

终远兄弟， 谓他人昆⑥。

谓他人昆， 亦莫我闻⑦。

【注释】

①绵绵：延长不断的样子。②浒：水边。③顾：亲近，亲爱。 ④俟 (si)：水边。 ⑤苑 (chun)：河岸缺口处。⑥昆：兄，哥哥。 ⑦闻：问，问候。

【译文】

延绵不断葛蕉藤， 长在河水涯边上。
远离我的兄弟们， 称呼他人为父亲。
虽然称他为父亲， 他却不把我亲近。
延绵不断葛蕉藤。 长在河水岸边上。
远离我的兄弟们， 称呼他人为母亲。
虽然称她为母亲， 她却不当我存在。
延绵不断葛蕉藤， 长在河水岸边上。
远离我的兄弟们， 称呼他人为哥哥。
虽然称他为哥哥， 他却不闻不问我。

【读解】

常言道，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寄人篱下，是一种屈辱的生存状态，大概除了哈巴狗一色人等，是没有人愿过这种生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人公何以要寄人篱下，但多半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寄人篱下不仅意味着没人关心和疼爱，同时也意味着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生活状态连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涯都不如，毕竟流浪者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不去哪里，干什么和不干什么，这是一种自由，虽然很有限，但是有。所以，寄人篱下者首先是为失去了生活自主权而哀歇。

寄人篱下得不到情感和心灵上的抚慰，受到伤害之后，只有独自向隅而泣，强把泪水往肚里咽，像一根在水中漂流的草，无所依傍，即使可以叫别人爹妈，却总不如血缘关系那么亲近和牢固。

因此，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幸福感和不幸感不完全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还要取决于心理上的安宁踏实和情感的寄托归宿。这比物质条件更重要。

采 葛

——热恋总觉时日短

【原文】

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①，
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②。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
加三岁兮。

【注释】

①萧：芦荻，用火烧有香气，古时用来祭祀。②三秋：这里指三季。

【译文】

心上人啊去采葛。
一天不见她的影，
灯像隔了三月久。
心上人啊采芦荻，

一天不见她的影。
好个隔了三秋久。
心上人啊采香艾，
一天不见她的影，
好像隔了三年久。

【读解】

热恋中的情人，总觉得时间太快，相聚短暂；也觉得时间太慢，分高久。处于这种状态之中，除了热乎乎的情感体验之外，脑子里是容不下其它东西的，也不可能有其它东西。

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内心状态。客观真实在情人心中转变成为了主观真实；主观真实掩盖了生活的实际状态。客观真实完全可能被夸大凸现，或者被缩小忽略。

“以我现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这样一种心境是艺术化的心境，也是在热恋时的心境，因此才会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即使实际上是丑八怪，在情人眼中也会变成天使。

这不是变态了么？是的，是变态。主观心境，把客观真实主观化就是一种心理变态。对恋爱来说，变态是正常的，理性得一切都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反倒是不正常的。艺术也是如此。所以，恋爱心理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化的心理。

大车
——用生命作爱的抵押

【原文】

大车槛槛①，
毳衣如炎②。
岂不尔思，
畏子不敢。
大车𨺚𨺚③，
毳衣如满④。
岂不尔思，
畏子不奔。
瓠则异室⑤，
死则同穴。
谓予不信，
有如敷日⑥。

【注释】

①槛槛(kan)：车辆行驶的声音。②毳(cui)衣：毛织的衣服。炎(tan)：初生的芦荻。
③𨺚𨺚(tun)：车行迟缓的声音。④满(men)：红色的玉。⑤瓠(gu)活着。⑥敷(jiao)：同“皎”，意思是明亮。

【译文】

大车上路声坎坎。
绣衣色绿如荻苗。
难道我不思念你，
怕你不敢和我好。
大车上路声迟缓，
绣衣色红如美玉。

难道我不思念你，
怕你不敢奔相随。
活着虽然不同室，
死后但愿同穴埋。
如若说我不诚信，
对着太阳敢发誓。

【读解】

一个纯情女子，敢于对天发誓，要跟随夫君生死与共，确实 让人感动。我们绝对相信这种古典誓言，它以生命作为抵押，来 换取心中以为神圣的情爱。

毕竟这是古代的事了。古典式的山盟海誓早被淘沙的大浪淘 去，留下了现实主义的待价而沽，互相交换，互相利用，住旅馆 进茶房式的暂时栖身，于连式的把对方作为进步的阶梯。反正，当 我们在商品社会中再来谈与商品无关的古典式爱情的山盟海誓之 时，会觉得落伍、迂腐、可笑得面红耳赤，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似 在谈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的确，爱情没有因定的模式，越是改革开放，人们的头脑就 越灵活，办法就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想法也多。外面的精彩 的世界使谁都不愿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只有在心里缅怀一去不复返的古典时代，叹息自己生不 逢时。

将仲子

——别无选择最恼人

【原文】

将仲子兮①， 无逾我里②，
无折我树杞③。 岂敢爱之④，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⑤。 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注释】

①将（qiang）请，愿。仲子：诗中男子的名字。②逾：越过。里： 宅院，院子。③杞（qi）：树木名，即杞树。④爱：吝惜，痛惜。 ⑤檀：檀树。

【译文】

仲子哥啊求求你， 不要翻进我院里，
不要攀折杞树枝。 哪里是我吝惜它，
只是害怕我爹妈。 仲子哥啊我想你，
爹妈知道要责骂， 叫我心里真害怕。
仲子哥啊求求你， 不要翻进我墙里，
不要攀折桑树枝。 哪里是我吝惜它，
只是害怕我兄长。 仲子哥啊我想你。

兄长知道要责骂，叫我心里真害怕。
仲子哥啊求求你，个要翻进我园子，
不要攀折檀树枝。哪里是我吝惜它，
只是害怕人闲话。仲子哥啊我想你。
别人知道要闲话，叫我心里真害怕。

【读解】

诗中的女于对仲子充满爱意，却怕闲言碎语、飞短流长 而不敢大胆往前走，欲爱不成，欲罢不忍，陷入两难处境之中。这是 非常现实的处境，选择也只有妥协或者反抗，中间道路似乎少有可能。

应当说两难处境是我们必须经常面对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时，你只能选择是或不是，不可能作任何解释，不可能作任何别的选择，其实，这是非常残酷的。残酷的并不是是或不是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而是你无处可逃，迫不得已，没有退路，或者妥协 或者反抗；或者生存，或者死亡。你的退路，你的回旋余地，统统没有。因此，别无选择的痛苦，恐怕比其它痛苦更加深刻。它的实质是：你清楚明白地知道现实违背自己的意愿，然后被迫屈从于现实，毫无反抗和逃避的机会。

此外，外在力量——他人的阻挠和言论——对个人意志扼杀，也是极其可怕的。人言可畏，在于他人言论所形成的氛围，对你构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在于人们懂得，一般人不会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不会不在乎照别人的评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我们说人活得累，时常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理上的。包括上面所说的别无选择和被流言蜚语所包围。但是，在根本上，累不累的权力在我们自己，真正旷达的人，是不会屈从外在压力。不会屈从别人的意志的。他有自己的主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如今，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叔于田
——骑马射箭的男子汉

【原文】

叔于田①，
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②。
叔于狩③
巷无饮酒。
岂无饮酒，
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
叔适野④，
巷无服马⑤。
岂无服马，
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注释】

①田：田猎。②洵：实在，确实。仁：仁爱。③狩：冬猎。④适：往。野：郊外。⑤

服马：驾马。

【译文】

阿叔外出去打猎，
大街小巷没有人。
难道真的没有人，
却是无人比阿叔，
实在英俊又敦诚。
阿叔外出去狩猎，
街巷无人来饮酒。
难道真无饮酒人，
却是无人比阿叔，
实在英俊又清秀。
阿叔外出去打猎，
街巷无人驾车马。
难道真无人驾马，
却是无人比阿叔，
实在英俊又勇武。

【读解】

这是一幅英武的男子汉的画像。古人尚且知道男子汉当力扛 千斤：血战沙场，醉里挑灯看剑，不斩楼兰誓不还；如今的男子 汉变成了大男孩儿，男孩儿除了像小公鸡似地打几个五音不全的 鸣之外难有骑马射箭的英雄气概和情怀。古人尚且知道男子汉志 在四方建功立业壮志冲天；如今的男孩儿只会在父母和女人的裸 裸中撒娇卖乖。

莫非人种真的退化了？我们真的已经不如古人？

遵大路

——紧紧拉住哥哥的手

【原文】

遵大路兮①，
掺执子之祛兮②。
无我恶兮，
不窒故也③。
遵大路兮，
掺执子之手兮。
无我畴兮④，
不窒好也⑤。

【注释】

①遵：循，沿着。 ②掺（shan）执：拉着，牵着。祛（qu）：袖口。 ③窒（jie）：快，迅速。故：故人。 ④畴（chou）：同“丑”，厌恶。 ⑤好：旧好。

【译文】

沿着大路跟你走，
拉住你的衣袖口。
千万不要厌弃我，
故旧不要马上丢。

沿着大路跟你走，
紧紧拉住你的手。
千万不要厌弃我，
旧好不要马上丢。

【读解】

这不是“手拉手”的儿歌，也很难说是“弃妇歌”，勿宁说是姑娘唱给恋人的情歌。它让人想到宁愿随君走遍天涯海角的坚贞和执着。

坚贞的背后是信念在支撑着，并有献身精神作铺垫，因此是自觉的价值选择，不是乞求，也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物物交换。

没有信念作支撑的表白，是轻飘飘的，空洞洞的。

女日鸡鸣
——和谐平淡的二人世界

【原文】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1)。
子兴视夜(2)，
明星有烂(3)。
将翱将翔，
弋兔与雁(4)。
弋言加之⑤，
与子宜之(6)。
宜言饮酒，
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7)，
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8)，
杂佩以赠之(9)。
知子之顺之(10)，
杂佩以问之(11)。
知子之好之，
杂佩以报之。

【注释】

①昧旦：天快要亮的时候。②兴：起。视夜：察看天色。③明星：启明星。烂：明亮。
④弋(yì)：射， 鳧(fú)，野鸭。⑤加：射中(6)宜：烹调菜肴。(7)御：弹奏。(8)来：
劳，勤勉。(9)杂佩：女子佩带的装饰物。(10)顺：顺从，体贴。⑪问：赠送。

【译文】

妻说公鸡打鸣了，
大说天色还没亮。
你快起床看天色，
启明星星光明亮。
水鸟快要飞出来，
去射野鸭和大雁。

射中野鸭和大雁，
同你一起做美餐。
共享佳肴饮美酒，
与你恩爱到白头。
弹琴鼓瑟相唱和，
生活宁静又美好。
我知你性本勤勉，
把我佩饰送给你。
我知你心善体贴，
把我佩饰赠给你。
我知你对我恩爱，
送我佩饰报答你。

【读解】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需求获得满足之后的喜悦。需求不一样，幸福喜悦的内容就不一样，因此幸福的尺度便因人而异。

二人世界中，什么最重要？

自然是二人相处和谐、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半最重要。然而；和谐相处所需的条件太多，只有当两人在诸多条件中的多数上取得一致或近似，才具有了和谐的可能性。

有人觉得要有汽车洋房金银遍屋才会幸福，有人觉得要吃牛奶面包睡席梦思才是幸福，也有人觉得吃窝窝头喝面汤啃咸菜睡土炕才幸福，各有各的追求，全都无可非议。可是，把汽车洋房和窝窝头上炕放在一起，难产生和谐，难说会幸福。

除此之外，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成天你看我我看你，同吃同住同行，实实在在平平淡淡无波无澜，要有点耐心和毅力才可坚持下去。要是有人喜欢冒险、刺激、花样翻新、沾花惹草，同一个屋檐下的平淡无奇能不烦人吗？能同外面精彩的世界比美吗？

我们的祖先早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深知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从自己的生存体验中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总结出“知足者常乐”，“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这一类人生格言。

我们是应该认真思索思索。

有女同车

——用心去寻找美丽

【原文】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①。
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²⁾。
有女同行，
颜如舜英⁽³⁾。
将翱将翔，

佩玉将将(4)。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注释】

①舜华：木槿花。②洵：实在。都：体面，闲雅。③舜英：木槿花。④将将(qiang)：佩玉互相碰击的声音。

【译文】

我同姑娘乘一车，

容貌美如木槿花。

步态轻盈如鸟飞，

佩戴美玉闪光华。

美丽姑娘她姓姜，

真是漂亮又端庄。

我同姑娘一道行，

容貌美如木槿花。

步态轻盈如鸟飞，

佩戴美玉响叮当。

美丽姑娘她姓姜，

德行高尚人难忘。

【读解】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男一女同车而行，男子为女子之美所动，扼腕之余，唱出了心中的感动。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对我们的眼睛来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不光用双眼去寻找美，也用心灵去发现美。木槿花似的姑娘，纵有天生丽质，佩戴美玉，却更有高雅的风度举止，魅力感人的德行。

天生丽质，披金戴玉以悦目，风度闲雅，德行溢露以悦心。眼睛可以发现明眸皓齿、蛾眉螭首，却发现不了举手投足的优雅、言谈话语的韵味。外在的形可见可触，内在的神却要用心去遇。

悦目之物给人愉快和欣喜，悦心之物却给人以感动和魅力。悦目之物是短暂的，易逝的，有限的，悦心之物则是长久的，永恒的，无限的。

用心去发现谈何容易！这世上有眼的人很多，有心的人却太少。悦目的东西大多，悦心的东西太少。用心不光是去发现，也是去创造，去拥抱，去领悟。

狡童

——半是抱怨半是爱

【原文】

彼狡童兮①，

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2)，

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

不与我食兮。

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3)。

【注释】

①狡童：狡猾的孩子。②维：因为。③息：安，安宁。

【译文】

那个狡猾小坏蛋，
不肯与我把话谈。
都是为了你缘故，
使我不能吃下饭。
那个狡猾小坏蛋，
不肯与我同吃饭。
都是为了你缘故，
使我不能睡安然。

【读解】

谁都不愿被人冷落而做“边缘人”，情人更不愿被冷落而坐冷板凳。谁都高兴被人抬着捧着吹着拍着，情人更想成为对方眼中心中的唯一，细心棒在手中的花朵明珠。

被人冷落之后，可能火冒三丈，反目为仇，也可能凄凄惨惨 嗷嗷，自怨自艾，还可能半是责怪半是期待，半是不满半是爱怜。“你这没心没肺的，给我说清楚！”这是火冒三丈。

“啊，你为什么 不回来，我好空虚哟，我的命好苦哟！”这是自怨自艾。“你这个 死鬼，小坏蛋，晓不晓得我为你茶饭不思？”这是半是不满半是爱 怜。

除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否则，最能产生效果的方式 便是半是爱怜半是不满。它不是最好的方式，却是最易让人外情 的方式。

褰 裳

——大胆求爱的戏谑

【原文】

子惠思我，
褰裳涉溱(1)。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2)！
子惠思我，
褰裳涉浦(3)。
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注释】

①褰(qian)：用手提起。裳：下身的衣服。溱(zhen)：河名。②也 且(ju)：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③浦(wei)：河名。

【译文】

要是你还思念我，
提起衣裳过溱河。
要是你不思念我，
难道就没人爱我？

你真是个傻小子！
要是你还思念我，
提起衣裳过浦河。
要是你不思念我，
难道就没人爱我？
你真是个傻小子！

【读解】

这是一首很有现代味儿的情歌。

姑娘到了该出嫁的年纪，大胆向小伙子表白爱慕之情，显出很有几分自信，似乎不愁嫁不出去。小伙子反倒有了几分胆怯。这种表白方式，应当是天性无拘无束的自然流露。这只有在全无禁锢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

现代味凡是不能以时间来确认的。经常可能的情形是，传统的积淀越深厚，对人性的压抑越厉害，个人能够自主的自由就相对地少，属于自己的空间也相应缩小，个人与传统之间的对立、冲突便容易发生。

远古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男欢女爱，同现代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基础上的男欢女爱固然有许多不同，但在符合人性的自由选择这一点上，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精神也是现代的。

风雨
——在幻想中苦苦期待

【原文】

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①。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②！
风雨潇潇，
鸡鸣胶胶③。
既见君子，
云胡不廖④！
风雨如晦⑤，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注释】

①喈喈（jie）：鸡叫的声音。②云：语气助词，无实义。胡：怎么。夷：平。③胶胶：鸡叫的声音。④廖（chou）：病好，病痊愈。⑤晦：昏暗。

【译文】

风吹雨打多凄凄，
雄鸡啼叫声不停。
既已见到意中人，
心中怎能不宁静！
风吹雨打多潇潇，
雄鸡啼叫声不停。

既已见到意中人，
心病怎能不治好！
风吹雨打天地昏，
雄鸡啼叫声不停。
既已见到意中人，
心中怎能不欢喜！

【读解】

这大概是类似于《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心中的那种幻觉：当想念某种东西到了极点的时候，幻想似乎成了现实，真假不辨，甚至确信幻觉就是现实。

对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是幼稚和荒唐的；而对喜欢幻想的浪漫主义者来说，这却是美好和必需的。政治家、实业家一类的人，多半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诗人、艺术家、情人，大多是善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者。

以浪漫的心情去体察一位苦苦思念和等待的情人的苦衷，最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触动我们想象的翅膀。

苦苦等待和思念的现实是冷酷的，痛苦的，沉闷的，而幻想则给人以甜蜜的安慰，神秘的魅力。如果没有了幻想，生活也就失去了光彩和希望，失去了灵魂的支撑。过着没有灵魂支撑的生活，就如同随波逐流的稻草。有了幻想，再苦再难的现实都可以去面对，在其中坚持下去。其实，岂止是恋爱，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是如此。

扬之水
——人间亲情的怪圈

【原文】

扬之水①，
不流束楚②。
终鲜兄弟③，
唯予与女④。
无信人之言，
人实迁女⑤。
扬之水，
不流束薪⑥。
终鲜兄弟，
维予二人。
无信人之言，
人实不信。

【注释】

①扬：水流缓慢的样子。②束：捆扎。楚：荆条。③鲜：少，缺少。④女：同“汝”，你。⑤迁(kuang)：同“誑”，意思是欺骗。⑥薪：柴。

【译文】

河中之水缓缓流，
成捆荆条冲不走。
没兄没弟没亲人，
世间只有我和你。
别信他人的谗言，

他们其实在骗你。
河中之水缓缓流，
成捆柴禾冲不走。
没见没弟没亲人，
世间只有我二人。
别信他人的谗言，
他人的话不可信。

【读解】

常言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这话道出了人间至爱亲朋间的余情。人间最难得的，恐怕难以再有比这亲情更让人感到动心和珍贵的了。

可是，在生活的现实中，我们有时觉得最好的并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投合自己的人，奉承巴结自己的人。“煮豆燃豆箕”，用其骨热油的丑剧时有发生，这表明人间亲情有时会脆弱到一触即溃、亲朋反目为仇的地步。

这是一个千古怪圈：我们一方面企盼和珍视亲情，一方面又会在外部因素的引诱下亲手毁灭亲情；我们一方面相信他人是地狱，他人居心叵测，一方面又会把大灰狼当亲人而与自己真正的亲人疏离。

道理明明白白，但几千年前古人的感叹，在时光的流逝中似乎从未使人们清醒起来。肉食者们的倾轧且不必说，平民百姓也常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想法。

恐怕我们永远也逃不出这个怪圈。

出其东门
——坐怀不乱的男子汉

【原文】

出其东门，
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①。
缟衣綦巾②，
聊乐我员③。
出其闾閭④，
有女如荼⑤。
虽则如荼，
匪我思且⑥。
缟衣茹蘆⑦，
聊可与娱。

【注释】

①匪：非。存：心中想念。②缟（gāo）衣：白色的绢制衣服。綦巾：茜青色佩巾。③聊：且。员：同“云”，语气助词，没有实义。（4）闾閭（yīn do）：曲折的城墙重门。这里指城门。⑤荼（tu）：白色茅花。（6）且：语气助词，没有实义。（7）茹蘆（lu）：茜草，可作红色染料。这里借指红色佩巾。

【译文】

信步走出东城门，
美女熙熙多如云。

虽然美女多如云，
没有我的意中人。
只有白衣绿佩巾，
才能赢得我的心。
信步走出城门外，
美女熙熙如茅花。
虽然美女如茅花，
没有我的意中人。
只有白衣红佩巾，
才能同我共欢娱。

【读解】

虽然美女如云，却能坐怀不乱，所需要的坚定意志，大概不会逊于疆场上刀光剑影下的英雄气概。英雄可以视死如归，却不一定能身在万花丛中不动。就是皇帝，肉身凡胎，也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榜样。

普通百姓更不用说了。痴心女子负心汉，这当中肯定包含了不少在美女面前心旌动神颠魂倒的风流故事。

可是，世间偏偏就有生怀不乱的汉子。虽然不多，毕竟有。这也构成了一道人间风景。美丽的花儿千万朵，最心爱的只有那一朵。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美丽漂亮秀色可餐固然愉快，但不一定可爱。美而可爱，美且韵者，才能打动心灵最深处。漂亮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必定是最合适的。

男子汉当中也有坚贞者，不全负心汉。坚贞应当是对自己的选择有清醒的认识和确认，对自己需要什么有不懈的追求。这有可能是凭直感来进行，也有可能是以深刻的内省为基础。请相信，男子汉的忠贞也有不可动摇的时候。

野有蔓草
——不期而遇的惊喜

【原文】

野有蔓草①，
零露漙兮②。
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③。
邂逅相遇④，
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⑤。
有美一人，
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
与子偕臧③。

【注释】

①蔓：延。②零：滴落。漙（tuan）：露水多的样子。③清扬：眉清目秀的样子。婉：美好。④邂逅（xie hou）：无意中相见。⑤漙：露水多的样子。③臧：善，美好。

【译文】

郊野青草遍地生，
露珠盈盈满草叶。
有个美丽的姑娘，
眉清目秀好动人。
不期而遇到她，
正如我心情所愿。
郊野青草遍地生，
露珠盈盈满草叶。
有个美丽的姑娘，
眉清目秀好动人。
不期而遇到她，
与她同行共欢乐。

【读解】

一对青春男女偶然相遇，喜不自禁，其乐融融。表面上看是不期而遇，实际上却是“有备而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结局呈现为偶然，却是苦苦寻找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从不去分析偶然和必然的关系，那是哲学家们的事。在生活之中，我们只是凭着直感去生活，去体验苦苦寻求的艰辛，幻想中的满足，以及偶然得到的惊喜。我们经常无法解释偶然得来的惊喜，也无法解释追寻不到的失落，而把它们归之于“命运”。成为命运宠儿的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则成为命运的弃儿。如果真有命运存在，相信它会是公平的。付出和收获应当成正比。这当中，重要的恐怕是自己的态度：得到了又怎样，没有得到又怎样，看重过程，还是不是看重结局？

如果真的相信命运存在，就应当坦然面对现实。得到了不狂喜，得不到不哀伤。只要付出了，耕耘了，追求了，就是最大的收获，就不是两手空空。

不期而遇固然可喜；下文如何，也很重要。

还

—— 赞美男子汉

【原文】

子之还兮①，
遭我乎狺之间兮②。
并驱从两肩兮③，
揖我谓我儇兮④。
子之茂兮⑤，
遭我乎狺之道兮。
并驱从两牡兮⑥，
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⑦，
遭我乎狺之阳兮⑧。
并驱从两狼兮，
揖我谓我臧兮。

【注释】

(1)还(xuan):身体轻捷的样子。(2)遭:相遇。狺(nao):山名。(3)从:追赶。肩:三岁

的兽。④揖：相见时作拱手状的礼节。猥(xuan)：敏捷灵便。⑤茂：美好。③牡：雄兽。(7)昌：强壮勇武。(8)阳：山的南面。

【译文】

你真敏捷又矫健，
咱们相遇在猓山。
共同追赶两野兽，
向我行礼夸我好。
你真英俊又貌美，
咱们相遇猓山道。
共同追赶两雄兽，
向我行礼夸我好。
你真强壮又勇武，
咱们相遇猓山南。
共同追赶两只狼，
向我行礼夸我好。

【读解】

女人相见，互相夸赞的多半是美貌、服饰、气色之类。男人相见，互相夸赞的多半是勇武健壮、本领高强。这是天性使然。

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应该闯荡天涯，建功立业，而不应围着女人的石榴裙打转，不应泡在油盐柴米、锅碗瓢盆、婆婆妈妈之中。如果男人不长胡子，溜肩细腰，面皮白嫩，手无缚鸡之力，嗲声嗲气，应当算作是违背天性的悲剧。

挽弓当挽强，擒兽要擒王，是男子汉的气度，是真正值得夸赞的力的美。这种力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容貌体态之上，也体现在作派和气度之上。气壮如牛，声如洪钟，膀粗腰圆，虎背熊腰，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泰山压顶不弯腰，刀山火海也敢闯，都体现了力之美的精神，体现了天地间的阳刚之气。

血气方刚的汉子，纵然可以花前月下，儿女呢喃，卿卿我我，柔情似水，却断不可因此失去刚毅勇猛的天性。天地间失去了阳刚之气，“如大地上没有了阳光”，“体没有了骨架，万物失去了生命，地球的两极失去一极。

东方未明

——在恐惧中变成机器

【原文】

东方未明，
颠倒衣裳①。
颠之倒之，
自公召之②。
东方未晞③，
颠倒裳衣。
倒之颠之，
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4)，
狂夫瞿瞿⑤。
不能辰夜(6)，

不夙则莫(7)。

【注释】

①衣：上身穿的衣服。裳：下身穿的衣服。②公：指王公贵族。③晞(xī)：破晓。④樊：篱笆。圃：菜园。⑤瞿瞿：瞪着眼睛看的样子。⑥不能：不能分辨。辰：白天。(7)夙(sù)：早。莫：同“暮”，晚。

【译文】

东方黑暗天没亮，
急忙穿衣搞颠倒。
颠来倒去穿不好，
只因国君命令到。
东方黑暗天没亮，
慌忙颠倒穿衣裳。
颠来倒去穿不好，
只因国君召唤忙。
折柳编篱围菜园，
狂夫监工瞪着眼。
不分白天和夜晚，
不是起早就睡晚。

【读解】

国君一句话，小民累趴下。心慌意乱之中，竟连衣服怎么穿都闹不清楚了，更不用说其它。这种身不由己地服劳役，自然不是件愉快的差事。它的驱动力是内心的畏惧，而不是现实的利益或自我的意志。

由畏惧到丧失自我意志，是一个从人变为工具和机器的过程。机已只是一个物件，没有生命，不能思考，只能供人操纵，使唤。照此看来，同样是干活儿，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一种活儿是为生存必需，比如种田打猎，这是不得不如此的迫不得已，不劳动就不得食。虽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意味，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一种活儿是为他人做嫁衣，比如为官方服苦役，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迫不得已，不去就会危及自己的生存，乃至丢掉生存所必需的一切。这虽是为了生存，却是被恐惧所驱使。一种活儿是为干活儿而干活儿，比如园中种花，种花既可劳动四肢，又可赏心悦目。这不是为了生存的必需，而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证明和赏识。

谁会愿意在恐惧的驱使下为他人做嫁衣裳呢？谁会愿意做没有意志和生命的机器呢？但是，人的确不能自由选择，经常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力量控制和操纵着。这个事实是无情的。

甫田

——真诚地强装豁达

【原文】

无田甫田①，
维养骄骄②。
无思远人，
劳心忉忉(3)。
无田甫田，

维莠舛舛④。

无思远人，

劳心怛怛⑤。

婉兮变兮(6)，

总角卬兮(7)。

未几见兮，

突而弁兮(8)。

【注释】

①无田：没有力量耕种。甫田：很大的田地。②萎：田间的杂草。骄 骄：杂乱茂盛的样子。③。怛怛(dao)：忧愁的样子。④舛舛：杂乱 茂盛的样子。⑤怛怛(da)：悲伤的样子。(6)婉：貌美。变：清秀。⑤总角：小孩头两侧上翘的小辫。卬(gUdn)：两角的样子。③弁(bian)：帽子。古时男子成人才戴帽子。

【译文】

无力耕种大块田，

杂草长得高又密。

不要思念远行人，

思念起来愁杀人。

不要耕种大块田，

杂草长得密麻麻。

不要思念远行人，

思念起来心伤悲。

当初年少多秀美，

小辫翘起像牛角。

几年没见他的面，

转眼成人戴上帽。

【读解】

古有成语“鞭长莫及”，是说马鞭子虽长，却打不着马肚皮，意思是有劲使不上。《甫田》说的是另一种情形：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别去想，把不现实的念头抛开。

不现实的念头有抛得开的时候，比如一个人想搬动一座大山；也有抛不开的时候，比如盼望魂牵梦绕的亲人早日团聚。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愚蠢和为某种信念而献身之分，前者如以卵击石，后者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明知抛不开却强抛之，以强制的方式表达的却是深沉的思念和牵挂。这种强装出来的豁达，同真正的豁达有着明显的区别。

彻底豁达，如释迦牟尼由王子出家，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自然是人生最高境界，可惜凡人肉胎难以做到。强装出来的豁达，只是进一步证明和强化了放不下和有所谓，比如失恋之后故作坦然地对人说：“无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有时我们的确需要强装豁达，这比强装忧愁要真诚和执着得多。正因为思之切、忧之深，才有强忍忧愁作笑脸，表面上痛苦似乎化解了，实际上却沉入了心底深处。强装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

园有桃

——寻求理解何其难

【原文】

园有桃，
其实之殽①。
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②。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③。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④。
园有棘⑤，
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
聊以行国⑥。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罔极⑦。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注释】

①殽(yao)：吃。②歌：众人同唱的曲子。谣：一人独唱的曲子。③其：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④盖：何不，为什么不。⑤棘：酸枣树。⑥行国：在国内周游。⑦罔极：意思是心中没有知足的时候。

【译文】

果园里面长着桃，
果实可以作佳肴。
我的心中多忧伤，
又唱歌来又诵谣。
不理解我心的人，
说我书生太狂傲。
莫非他们说对，
你该说些什么好？
我的心中多忧伤，
我的忧伤谁知道。
我的忧伤谁知道，
何不丢开不去想。
果园里面有酸枣，
果实可以作吃食。
我的心中多忧伤，

国中周游且消愁。
不理解我心的人，
说我书生不知足。
莫非他们说对，
你该说些什么好？
我的心中多忧伤，
我的忧伤谁知道。
我的忧伤谁知道，
何不丢开莫烦恼。

【读解】

因不被理解而生感慨，由感慨而作歌诗，此表白自己的清正高洁，抒发不平和郁闷，这是书生们常有的心态和做法。

这种心态和做法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世间何以难于寻求到理解？人们有时看重的仅仅就是理解，为什么就寻觅不到？

其实，理解难觅也很容易理解。人们各自从各自的立场去看问题，各自关注各自的利益，难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更不用说为他人排忧解难。“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话道出了世间人人各自为阵、各自设防的心态。我们很难说这种心态是好是坏。说它好吧，它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淡，使人与人如同陌生的异乡人，没有温情和人情味，更没有同情和理解。说它不好吧，它又可以避免人言可畏的麻烦和流言蜚语的软刀子，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不落入他人的陷阱。

真正困难的是，既想得到同情和理解，又想避免他人的陷害和非难。这种两全其美的境界很难达到。

在一个人人为自己忙碌奔波的陌生的世界上，企图寻求别人的理解，完全是姜太公钓鱼一愿者上钩。读书人知书识礼，比一般人懂得更多，如果连这点道理都悟不透，也该算作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剧。

硕鼠

——人鼠之间

【原文】

无食我黍。
莫我肯顾⁽²⁾。
逝将去女^③，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爱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⁴⁾。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爱得我直^⑤。

硕鼠硕鼠，

硕鼠硕鼠，
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
莫我肯劳(7)。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7)。

【注释】

①三岁：‘泛指多年。贯：事，侍奉。女：同“汝”，你。②顾：顾怜。莫我肯顾：莫肯顾我。③逝：用作“誓”。去：离开。④德：这里的 意思是感激。⑤爱：乃。直：同“值”，代价。⑥劳：慰劳。⑦号：感激

【译文】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的黍。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顾怜我。
我发誓要离开你，
去那安逸的乐土。
乐土乐土真安逸，
是我理想栖身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的黍。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顾怜我。
我 发誓要离开你，
去那安逸的乐土。
乐土乐土真安逸，
是我理想栖身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禾苗。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犒劳我。
我发誓要离开你，
却那安逸的乐郊。
乐郊乐郊真安逸，
谁会长叹加哭号！

【读解】

人和老鼠从来都是好朋友，尽管人们想出了许多难听的词来 咒骂鼠辈，它们依然同人类形影不离。科学家们已经向我们证明， 有人的地方必有鼠，有鼠的地方多半也有人。这世界上生存能力 最强的两种动物就是人和老鼠，同时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两种 动物。这表明，鼠离不开人，人总有鼠伴随着。它们虽然是冤家 对头，可是不是冤家又怎能搅在一起？为什么无数动物之中唯有 老鼠同人攀亲？科学家们能否回答这个人鼠之间的社会学问题？ 认真想来，人鼠之间总有些不公平。人无需向鼠索取什么，也 不是离开了鼠就无法生存，更不会把鼠当作珍稀动物倍加爱护，充 其量拿鼠开开玩笑，逗逗乐，编出“老鼠嫁女”

一类故事和生肖属相聊以解闷。这已算很看得起鼠辈了。要真正喊打过街老鼠，未必会像打落水狗那样下得了狠。C。这又足见在看得起之外再加上了恻隐之心。

反过来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老鼠表面上似乎很懂得领人类的情，从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偷鸡摸狗，似乎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丑陋得鼠头鼠脑，从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它们习惯于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之中，过看隐居的生活，但从来不愁吃穿住行。没有吃没有穿就去人类那儿拿，只要有人在，就不愁生活没来源，并且应有尽有。它们唯一的恐惧是某一天地球上的人全风光，那就真正断绝了生活的来源。可是，至少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老鼠的恐惧都只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在实际上却不会发生。所以，大可以放心。大胆地靠着人类过着舒适惬意的好日子。

人类不要小看鼠辈。跑是跑不掉的。人走到哪里，鼠就会跟到哪里。不需要对天指日的海誓山盟，绝对不必怀疑鼠辈的忠诚，它们会跟人类走遍海角天涯，决不反悔。

我们完全可以像先知一样地预言，人类的乐上在哪里，鼠辈的乐上也在那里。

伐檀

——对不劳而获者的责问

【原文】

坎坎伐檀兮①，

置之河之干兮②。

河水清且涟漪③。

不稼不穡④，

胡取禾三百廛兮(5)?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6)?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7)。

坎坎伐辐兮(8)，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漪(9)。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亿兮(10)?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特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漘兮(12)。

河水清且沦漪(13)。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14)?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鹑兮⑤?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16)。

【注释】

①坎坎：用力伐木的声音。②干：河岸。③涟：风吹水面形成的波纹。漪：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④稼：种田。穡：收割。⑤禾：稻谷。廪（chan）：束，捆。(6)县：同“悬”，挂。貍（huan）：小貉。(7)素：空，白。素餐：意思是白吃饭不干活。(8)辐：车轮上的辐条。(9)直：河水直条状的波纹。(10)亿：束，捆。(11)特：三岁的兽。(12)濬（chun）：水边。(13)沦：小波。(14)困（qun）：束，捆。⑤ 鹑：鹌鹑。(16)飧（sun）：熟食。

【译文】

叮叮当当砍檀树，
把树堆在河岸上。
河水清清起波纹。
既不耕种不收割，
为何取稻三百束？
又不上山去打猎，
却见庭中挂貉肉？
那些贵族大老爷，
从来不会白吃饭。
叮当砍树做车辐，
把树堆在河旁边。
河水清清起直波。
既不耕种不收割，
为何取稻三百捆？
又不上山去打猎，
却见庭中挂兽肉？
那些贵族大老爷，
从来不会白吃饭。
叮当砍树做车轮，
把树堆放在河边。
河水清清起环波。
既不耕种不收割，
为何取稻三百束？
又不上山去打猎，
却见庭中挂鹤鸿？
那些贵族大老爷，
从来不会白吃饭。

【读解】

诗中提出的问题（不劳而获），应当说是一个尖端问题，即使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可以作出种种精辟的分析，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但绝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尖端问题。即使是社会革命，推翻了旧的不劳而获者，同样会产生新的不劳而获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初都是打着“平均”的旗号，到了最后，革命者首先变成了不劳而获者。这样的社会革命，如同赌博中的轮流坐庄，仅仅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转移。

当然，我们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在那些凭借自己的劳动既为自己的生存，也在为他人谋福利的普通劳动者身上。从他们的角度看，大多数的人并无受压迫、被剥削的意识，只关心自己的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只感叹身上的赋税徭役太沉重。但在客观上，下层劳动

者用自己的血汗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自己应当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他们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把生命的全部价值都抵押在了永无止境的劳作之上，换来的仅仅是苟且度过一生。他们像机器一般似乎不知疲倦地运转，运转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人间的荣华富贵、奢侈享乐、歌舞升平、狂欢纵欲、花前月下、吟诗作画、慷慨激昂、谈天说地、尔虞我诈、争取夺利等等，全都与他们无缘。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让一部分人当牛做马变机器，让一部分人衣锦吃荤高谈阔论。也许，人间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不管怎么说，辛辛苦苦为不劳而获者做嫁衣裳，是劳动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他是否愿意，只要他投胎在那一群人当中，就逃脱不了任人宰割鱼肉的命运。

硕鼠

——人鼠之间

【原文】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莫我肯顾⁽²⁾。

逝将去女^③，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爱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⁴⁾。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爱得我直^⑤。

硕鼠硕鼠，

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

莫我肯劳⁽⁷⁾。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⁷⁾。

【注释】

①三岁：‘泛指多年。贯：事，侍奉。女：同“汝”，你。②顾：顾怜。莫我肯顾：莫肯顾我。③逝：用作“誓”。去：离开。④德：这里的意思是感激。⑤爱：乃。直：同“值”，代价。⑥劳：慰劳。⑦号：感激

〔译文〕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的黍。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顾怜我。

我发誓要离开你，
去那安逸的乐土。
乐土乐土真安逸，
是我理想栖身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的黍。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顾怜我。
我发誓要离开你，
去那安逸的乐土。
乐土乐土真安逸，
是我理想栖身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禾苗。
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却从不犒劳我。
我发誓要离开你，
却那安逸的乐郊。
乐郊乐郊真安逸，
谁会长叹加哭号！

【读解】

人和老鼠从来都是好朋友，尽管人们想出了许多难听的词来咒骂鼠辈，它们依然同人类形影不离。科学家们已经向我们证明，有人的地方必有鼠，有鼠的地方多半也有人。这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两种动物就是人和老鼠，同时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两种动物。这表明，鼠离不开人，人总有鼠伴随着。它们虽然是冤家对头，可是不是冤家又怎能搅在一起？为什么无数动物之中唯有老鼠同人攀亲？科学家们能否回答这个人鼠之间的社会学问题？认真想来，人鼠之间总有些不公平。人无需向鼠索取什么，也不是离开了鼠就无法生存，更不会把鼠当作珍稀动物倍加爱护，充其量拿鼠开开玩笑，逗逗乐，编出“老鼠嫁女”一类的故事和生肖属相聊以解闷。这已算很看得起鼠辈了。要真正喊打过街老鼠，未必会像打落水狗那样下得了狠手。这又足见在看得起之外再加上了恻隐之心。

反过来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老鼠表面上似乎很懂得领人类的情，从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偷鸡摸狗，似乎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丑陋得鼠头鼠脑，从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它们习惯于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之中，过看隐居的生活，但从来不愁吃穿住行。没有吃没有穿就去人类那儿拿，只要有人在，就不愁生活没来源，并且应有尽有。它们唯一的恐惧是某一天地球上的人全风光，那就真正断绝了生活的来源。可是，至少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老鼠的恐惧都只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在实际上却不会发生。所以，大可以放心。大胆地靠着人类过着舒适惬意的好日子。

人类不要小看鼠辈。跑是跑不掉的。人走到哪里，鼠就会跟到哪里。不需要对天指日的海誓山盟，绝对不必怀疑鼠辈的忠诚，它们会跟人类走遍海角天涯，决不反悔。

我们完全可以像先知一样地预言，人类的乐上在哪里，鼠辈的乐上也在那里。

蟋蟀

——选择活法

【原文】

蟋蟀在堂①，

岁聿在莫(2)。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③。

无已大康(4)，

职思其居⑤。

好乐无荒(6)，

良士瞿瞿(7)。

蟋蟀在堂，

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8)。

无已大康，

职思其外(9)。

好乐无荒，

良士蹶蹶(10)。

蟋蟀在堂，

役车其休回(11)。

今我不乐，

日月其韬(12)。

无已大康，

职思其忧(13)。

好乐无荒，

良士休休(14)。

【注释】

①堂：堂屋。天气寒冷时蟋蟀从野外进到堂屋。②聿：语气助词，没有实义。莫：同“暮”。③除：消逝，过去。④已：过度，过分。大康：康乐，安乐。⑤职：常。居：所处的地位。(6)好：喜欢。荒：荒废。(7)瞿瞿：心中警戒的样子。(8)迈：消逝，过去。(9)外：指份外的事。(10)蹶蹶(jue)：勤劳敏捷的样子。(11)役车：服役出差乘坐的车。休：休息。(12)韬(tao)：逝去。(13)忧：忧患。⑭休休：安闲自得的样子。

〔译文〕

蟋蟀鸣叫在堂屋，

一年匆匆到岁末。

贤者懂得要约束。

蟋蟀鸣叫在堂屋，

若我现在不行乐，

转眼光阴白白过。

寻欢作乐别过度，

自己地位要记住。

行乐不能荒正业，

一年匆匆到岁末。

若我现在不行乐，

转眼光阴白白过。

寻欢作乐别过度，

分外的事要惦记。
行乐不能荒正业，
贤者懂得要勤奋。
蟋蟀鸣叫在堂屋，
岁末役车也休息。
若我现在不行乐，
转眼光阴白白过。
寻欢作乐别过度，
国家忧患记心头。
行乐不能荒正业，
贤者懂得要节制。

【读解】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瓦位如雪。”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促，早被诗人们领悟透了，写绝了。怎么个活法，在古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享乐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两端。要么是及时行乐，荒淫无度，醉生梦死，要么是立功立名立德。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活法：既要及时行乐，又要有所节制；既要充分享受人生，又要保持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在荒淫和苦行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似乎是一种符合现代意识的活法。日本人信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享受（实际上是工作多于享受），如今被我们拿来当作一种活法的标本。其实，这样的标本早已有我们自己的祖先作了示范，何须从东洋人那里去学。

充满世俗精神和气息的既享乐又干活的“中间”活法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有吸引力的，大概可以算得上一种比较理想的活法。它不要求我们像浮士德那么不断地去进取、开拓、发现，用不着去冒险寻求刺激。不要求我们像西西弗斯那样不断徒劳地推巨石上山，也不要求我们像教徒那样去修道院禁欲苦修，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要真的实行起来，中间活法怕是有相当难度的。人是一种不大经得起诱惑的软弱的动物，具有自制力和理性精神的人毕竟很少，不知不觉或有意识放纵自己的人却很多。我们实行起来多半不会偏于苦行和工作狂的一面，而会偏向纵情于声色犬马风花雪月而不能自拔的一方，时常乐而忘返，乐不思蜀。

尼采曾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来代表人类的狂欢和理性两种精神。或许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把这两个对立面放进我们体内，让我们自己去作选择：或者纵情享受，或者拼命干活，只有不同寻常的人才会把二者结合得很好。选择就是考验，答卷要由我们自己来填写。

山有枢
——守财奴的面目

【原文】

隰有榆②。
子有衣裳，
弗曳弗娄③。
子有车马，
弗驰弗驱。
宛其死矣④，
他人是愉。

山有枢①，

山有栲⑤，
隰有杻⑥。
子有廷内⑦，
弗洒弗扫。
子有钟鼓，
弗鼓弗考⑧。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⑨。
山有漆⑩，
隰有栗⑪。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乐，
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注释】

①栲：树名，即刺榆树。②隰（xi）：潮湿的低地。榆：树名。③曳：拖。娄：牵。曳、拖在这里是指穿着。④宛：死去的样子。⑤栲（kǎo）：树名，即山樗。⑥杻（niǔ）：树名，即櫟树。⑦廷内：庭院和房屋。⑧考：敲击。⑨保：占有，据为己有。⑩漆：漆树。⑪栗：栗子树。

〔译文〕

山上长着刺榆树，
榆树长在洼地中。
你又有衣又有裳，
为何不穿在身上？
你又有车又有马，
为何不乘又不坐？
到你死去那一天，
别人占有尽享乐。
栲树生长在山上，
櫟树长在洼地中。
你有庭院和房屋，
为何不洒又不扫？
你又有钟又有鼓，
为何不击又不敲？
到你死去那一天，
别人占有乐陶陶。
漆树生长在山上，
栗树长在洼地中。
你又有酒又有食，
何不弹琴又鼓瑟？
姑且用它寻欢乐，
姑且用它遣时光。

到你死去那一天，
别人占有进室中。

【读解】

钱财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也是赤条条离开这世上，既无什么可以羁绊，也无什么可以留恋。然而，偏偏有人想不开这个极其明显的理儿，一头钻进钱眼儿里，一头扎进财货中，做钱物的奴仆，变作挣钱聚财的机器。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挣钱聚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寄托和追求。想来也是。挣钱聚财不也像收藏古董、收集邮票之类的爱好一样吗？纯粹的爱好和实用态度大不相同。

买用态度的着眼点是钱物的使用价值。按照这种态度，便要 使钱、物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它们的使用效益，说穿了就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仅此而已。对钱、物的要求取决于人的需要，可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的需要和欲望难以有止境，吃饱了窝窝头。就想吃白面馒头，有了白面馒头吃就想白面包，有了白面包就想 奶油面包，如此等等，钱、物就永远也填不满人的欲望的无底洞。纯粹爱好的着眼点是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满足的是精神上的 需要和满足，甚至可以成为精神上的支柱。难道我们能说葛朗台、严监生一类的守财奴看重的不是这一点？难道他们对钱财的痛惜 不像痛惜古董宝贝？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守财奴有守财奴的活法，若痛恨他们，不相来往就行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贪得无厌也是一种活 法，我们无法剥夺贪得无厌者的生存权，顶多在舆论上加以谴责，在道义上加以抨击。当然也有像诗仙李白那样的活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秋杜

——孤独的生存体验

【原文】

有林之杜①，
其叶湑湑②。
独行踽踽（3），
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
胡不饮焉？
有秋之灶，
其叶菁菁。
独行畏畏，
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
我无兄弟，
胡不饮焉？。

【注释】

（1）秋（di）：树林孤生的样子。杜：棠梨树。（2）湑湑（xu）：繁盛 的样子。（3）踽

踽(jǔ): 孤独的样子。(9) 同姓: 指兄弟。

【译文】

有棵孤独棠梨树，
绿叶茂密又繁盛。
孤身一人在行走，
难道没有人相依？
不如同宗兄弟亲。
路上行人真可叹，
为何不同他亲近？
独行人没兄弟，
何不帮他解忧戚？
有棵孤独棠梨树，
绿叶苍翠又茂盛。
孤身一人无依靠。
难道没有别的人？
不如同姓兄弟亲。
路上行人真可叹，
为何不同他亲近？
独行人无兄无弟，
何不帮他解忧戚？

【读解】

看来，孤独感并非现代人才具有的独特生存感悟。西方哲人 尼采曾宣称：上帝死了，人类从此成了孤独无靠的流浪儿。这一 宣言被看作是惊世骇俗之言。那么，照这个标准来看，从来没有 上帝保佑的中国人，岂不是早就是孤独无靠的流浪儿了吗？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秋杜》所表达的，远不止是一个流浪汉 的具体孤独感，同时还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味，也就是说，它 更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喟叹，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

孤独并非完全可以按外在形式来判断。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处 在颠沛流离的状态中才会感觉到孤独无靠；即使身处闹市，在亲 朋好友的包围之中，也会有孤独感。真正的孤独感是心灵的一种 状态，是心灵牌沉寂时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心灵失 去了激活的源泉，没有碰撞、发出火花的机会，对外在事物的反 应陷于麻木和绝望之中，仿佛只有心灵本身在黑暗不断漂浮游 移，完全丧失了向上的活力。

处在孤独状态之中，心灵和肉体是分离的。一个人尽管可以 吃喝住行，甚至可以谈笑风生、寻欢作乐，这仅仅是外在的、肉 体层面的机械生命活动，而内存的心灵却处在游离的孤独状态。这 同强装笑脸、强忍悲痛完全不同。

心灵的孤独是绝对的，无可救药的；现实的孤独是相对的，可以 战胜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一定孤独；一个身处闹市的人， 完全可能孤独。因此，是否孤独，难以用是独自一人不是众多人 相片这个外在标准来衡量。

尤其可注意的是，我们害怕孤独，却又喜欢独处。这里面有 太多的话可说。

无衣

——睹物思人最伤怀

【原文】

岂曰无衣，

七兮①。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②。
岂曰无衣，
六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兮③。

【注释】

①七：表示衣服很多。②安：舒适。吉：好，漂亮。③燠（yu）：暖和。

【译文】

谁说我没衣服穿，
至少也有七套衣。
它们不比你做的，
又舒适来又漂亮。
谁说我没衣服穿，
至少也有六套衣。
它们不比你做的，
又舒适来又暖和。

【读解】

睹物思人，这是人间最普通、最伤感、最动人的一种情怀。

一方面，物本身的价值已变得不重要，无论它是一件极其普通的用具还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首饰；物已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引发无尽情思的触媒。这样，物本身的价值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换，由使用价值变成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因而倍加珍贵和神圣。

另一方面，睹物思人的“人”，必定具有敏感的心灵，丰富的情感，忠诚的品质和执着的追求。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水性扬花的人，见异思迁的人，铁石心肠的，心如死灰的人，心怀叵测的人，都不可能具有睹物思人的高尚情怀。

除此之外，长时期的朝夕相处，两情相投，彼此间情同手足的亲情，都是促使睹物思人的重要条件。

如今，这种古典的情怀似乎已不时髦了。然而，它永远不可能消失。斯人长已矣，此情仍依依。

葛生
--最是悲怆悼亡时

【原文】

葛生蒙楚①，
薺蔓于野③。
予美亡此”，
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
薺蔓于域(4)。
予美亡此，
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⑤，

锦衾烂兮(6)。

予美亡此，

谁与独旦？

夏之日，

冬之夜。

百岁之后，

归于其居(7)。

冬之夜，

夏之日。

百岁之后，

归于其室(8)。

【注释】

①蒙：缠绕。楚荆条。②薺(lian)草名，即白薺。③予美：指所爱的人。④域：坟地。
(5)角枕：有四个硕的枕头，敛尸所用。粲：色彩鲜明。(6)锦衾：锦锻褥子，裹尸用。烂：色彩鲜明。(7)居：指坟墓。(8)室：指墓穴。

【译文】

葛藤缠绕着荆树，

薺草蔓延上山野。

我的爱人葬在此，

荒郊野岭谁同住？

葛藤缠绕着枣树，

薺草蔓延遍坟地。

我的爱人葬在此，

荒郊野外滩同息？

角枕颜色光灿灿，

锦被鲜艳亮闪闪。

我的爱人葬在此，

荒郊野外独特已。

夏日炎炎日子长，

冬夜漫漫寒难耐。

待到百年身后时，

同归到你墓室中。

冬夜漫漫寒难耐，

夏日炎炎日子长。

待到百年身后时，

同归到你墓穴中。

【读解】

这是迄今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悼亡诗。对已亡者的不绝哀思，深切各念，在诗中表现无遗。

睹物使人伤感，悼亡更让人悲励欲绝。谁都明白死人不可复生，正如死亡本身是人生无法超越的大限一样。然而，死者生前留下的一切，在心灵之中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那么刻骨铭心，以至让人无论如何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最无情、最冷酷的恰恰在于：铁一般无可更改和挽回的事实就在眼前，迫使你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它面对这冷酷的事实，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事实与意愿的尖锐冲突让人捶胸顿足，悲天恹恹，撕肝裂肺。

最是悲伦悼亡时。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真切感悟到生命的可贵，余清的难得，时光的无情，内心真诚的忏悔。这份真挚虔诚，足以感天动地，惊泣鬼神。我们会为自己平时的哪怕极微小的过失、伤害而后悔，为平时的不周到、不细致、不体贴而遗憾，为种种的失职而自责。

在悼亡故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清洗自己的灵魂，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仿佛让自己变成了圣徒似的。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悼亡者而言，悼亡之时，其心也善，其魂也洁。我们从亡者身上照见自己，自动剖析自己，去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去思索对死亡的超越。

蒹葭

——不懈追求的精神

【原文】

蒹葭苍苍（1），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2），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3），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4），
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5），
白露未晞（6）。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7）。
溯洄从之，
道阻且跻（8）。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坻（9）。
蒹葭采采（10），
白露未已（11）。
所谓伊人，
在水之涘（12）。
溯洄从之，
道阻且右（13）。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沚（14）。

【注释】

①蒹葭（jian jia）：芦苇。苍苍：茂盛的样子。②伊人：那个人。③溯洄：逆流而上。从：追寻。④溯游：顺流而下。⑤凄凄：茂盛的样子。（6）晞（XT）：干。（7）湄：岸边。（8）跻（ji）：登高。（9）坻（Chi）：水中的小沙洲。（10）采采：茂盛的样子。（11）已：止，干。（12）涘（si）：水边。（13）右：弯曲，迂回。（14）沚：水中的小沙洲。

【译文】

芦苇茂密水边长，

深秋白露结成霜。
我思念的那人，
就在河水那一方。
逆流而上去追寻，
道路崎岖又漫长。
顺流而下去追寻，
仿佛就在水中央。
芦苇茂盛水边长，
太阳初升露未干。
我思念的那人，
就在河水那岸边。
逆流而上去追寻，
道路险峻难攀登。
顺流而下去追寻，
仿佛就在沙洲间。
芦苇茂密水边长，
太阳初升露珠滴。
我思念的那人，
就在河水岸边立。
逆流而上去追寻，
道路弯曲难走通。
顺流而下去追寻，
仿佛就在沙洲边。

【读解】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上下求索，不管艰难险阻，矢志不渝，这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坚贞和追求精神。那个“伊人”，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一种指向理想的超越。

这让人想起一篇叫做《海鸥乔纳森》的小说。海鸥乔纳森从不愿像自己的同类那样一心盯住眼前的臭鱼烂虾，总想飞得更高，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为了练习飞翔，他的翅膀被折断受伤，依然不改初衷。同伴们引诱他，讥笑他，他照样坚持自己的追求，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去追逐眼前的吃食。

乔纳森想达到的，是对凡夫俗子的超越，是向尽善尽美的境界靠近，是努力向理想冲刺。《蒹葭》的主人公所追求的，也是自己心月中尽善尽美的理想，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意中人，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去上下求索，不断追求。

对于真正的求索者来说，目标是一种指向。达到目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过程。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过程之中。同样，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也存在于过程之中。如果忽视过程，实际上也是忽视了追求本身。

尽善尽美的境界，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上说，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换句话说，尽善尽美只是一种理念，一种心灵指向的理想。它指引我们在平庸琐屑的生命历程中向前渡过，就像夜中照亮道的火光，迷途中的指南针一样，让我们不断地前行，追求。

无衣

——雄纠纠的英雄气概

【原文】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1)，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2)。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3)。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注释】

①王。指国家。于。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②泽：内衣。③偕 作：一起行动。

【译文】

谁说我没有军衣？
与你共同穿战袍。
国家调兵去打仗，
修好咱们的戈矛，
与你共同去杀敌。
谁说我没有军衣？
与你共同穿内衣。
国家调兵去打仗，
修好咱们的矛戟，
与你共同去作战。
谁说我没有军衣？
与你共同守下裳。
国家调兵去打仗，
修好铠甲和刀枪，
与你共同奔战场。

【读解】

好男儿赴疆场，理当雄纠纠气昂昂，披上战袍拿起枪，生死 决战样一场。这个时刻，最能见出男子汉大丈夫的英勇气概。流 血牺牲算什么，兵戎相见，勇者胜。

当兵的打仗，骑马打枪，这一特殊的社会角色，注定只能由男 子汉来担当，正如织布绣花，注定只能由女子来进行一样。

这一角色是由天性的决定的，无可争议的属于男子汉。英雄气 概的丧失，英雄主义的失落，也就是男子汉的失落；失落了男子 汉的社会，必定是个畸形的、变态的社会；没有英雄的时代，肯 定也是个诛儒充斥的时代。

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这不完全对。在很多时候，是英雄造 时势。勇武的气概，一往无前的精神，可以成为一个时代在精神 上的支柱。英雄主义在本质上是浪漫的。它在理想的召唤和指引 之下，敢于去抗争，进取，拼搏，并且敢于献身，由此造成一种 时代精神。

可惜的是，英雄主义，英雄的时代已失落得太久了。

权舆

——富贵显赫有尽时

【原文】

於我乎①，

夏屋渠渠②，

今也每食无余。

於嗟乎，

不承权舆③！

於我乎，

每食四簋④，

今也每食不饱。

於嗟乎，

不承权舆！

【注释】

①於（Wu）：感叹词。②夏：大。夏屋：大房子。渠渠：深而大的样子。③权舆：起初，开始。④簋（gui）：古时盛食物的器皿。

【译文】

唉，我呀我呀！

从前住深宅大院，

如今吃饭无剩余。

啊，可叹啊，

再也无法比当初！

唉，我呀我呀！

从前每顿四道菜，

如今每顿吃不饱。

啊，可叹啊，

再也不比当初好！

【读解】

太阳再耀眼，也有日落西山的时候。花儿再鲜艳，也有凋谢的时候。人再显赫，也有失势的时候。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天上没有不落的太阳，自然中没有不谢的花朵，人间没有不倒翁。

虽说我们已不太相信命运无常一类的说法，但新陈代谢的规律却是亘古不变的，由不得你信不信。就连皇帝的江山都可以轮流坐，更何况区区小民？昨日大鱼大肉，今日粗茶淡饭，更是不在话下。

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大概很少有人会以非常平衡的心态去面对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的一切。既然得到了，总想永远占有；既然富贵了，显赫了，总想永远富贵下去，显赫下去。一旦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暴跳如雷，拼死保护。这样的闹剧、悲剧和喜剧太多了，不足为怪。

太阳落了，还会照样升起。花儿谢了，便不会复现。大江东流，不可能倒流回来。既得利益失去了，也难以再挽回。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地球依然在转。

衡门

—— 在欲望面前知止而退

【原文】

衡门之下(1)，
可以栖迟(2)。
泌之洋洋(3)，
可以乐饥(4)。
岂其食鱼，
必河之鲂(5)？
岂其取妻(6)。
必齐之姜(7)？
岂其食鱼，
必河之鲤？
岂其取妻，
必宋之子(8)？

【注释】

①衡门：横木做成的门，指简陋的居所。②栖迟：居住休歇。③泌：泉水。洋洋：水流不息的样子。④乐：疗救。⑤鲂(fang)：鱼名。(6)取：同“娶”。(7)齐之姜；齐国姓姜的女子。(8)宋之子：宋国姓子的女子。

【译文】

木门简陋的住所，
可以当作安身处。
泉水流淌不停息，
可以止渴还充饥。
难道想吃鱼时，
定要吃那黄河鲂？
难道想要娶妻时，
定要娶那姓姜女？
难道想吃鱼时，
定要吃那黄河鲤？
难道想要娶妻时，
定要娶那姓子女？

【读解】

食有鱼，可见不是平民百姓所能过的生活。然而，食有鱼便知足，不求高档昂贵奢侈，却是在无止境的欲望面前知止知足知乐，亦属不多见。

在掉进欲壑不能自拔与知止退而求其次之间作选择的话，选择后者的人不会占多数。欲壑难填，道出了人心的贪婪和弱点。掉进欲壑，是异化的开始，是自投罗网和自我放纵。知止而退，是拯救的开始，是自救和自我解放。

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多数人都难以做到。没有富的，拼命想富。已经富了的，拼命想更富。没做官的，一心想做官。已经做了官的，一心想官帽更大。殊不知，“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要想得救，唯有靠自己，他人帮不了任何忙。正如染上毒瓜要想戒毒，虽然可以强制，最终还得靠自己痛下决心，洗心革面，断绝欲念。知足常乐，已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

更不只是对贫 穷窘困者而言；富贵者同样也当设立这样的警戒线。越过警戒线， 是无边苦海；固守在警戒线内，便是自我解放。

墓门

——口诛笔伐的限度

【原文】

墓门有棘①，

斧以斯之②。

夫也不良，

国人知之。

知而不已，

谁昔然矣③。

墓门有梅④，

有 萃止⑤。

夫也不良，

歌以讯之(6)。

讯予不顾，

颠倒思予(7)。

【注释】

①墓：墓道之门。棘： 枣树。②斯：用斧头劈开。③谁昔： 往昔，从前。然：这样。
④梅：应为“棘”字。⑤ (xiao)：猫头 鹰。萃：聚集。止：语气助词，没有实义。(6)
讯：劝诫，规劝。(7) 颠倒：指是非混淆。

【译文】

墓门有棵 枣树，

拿起斧头砍掉它。

那人不是好东西，

国中人人知道。

知道他坏不悔改，

从来他就是这样。

墓门有棵 梅树，

猫头鹰来往上边。

那人不是好东西，

作歌规劝他悔改。

规劝他也不悔改，

不分是非和好歹。

【读解】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对作恶者的诅咒。诅咒的作用是很 有限的，并且多半是在背地里进行，大概是迫于某种压力或威胁。 同时，事情尚处在诅咒阶段时，反过来证明了还未发展到绝对不 可忍受的地步。

口诛笔伐便进了一步。敢于公开站出来进行指责、声讨，表 明被谴责者的恶行已使人坐不住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来表达愤 慨。即使在这时，声讨谴责依然是一种彬彬有礼地表示愤慨和不 可忍受的方式。

最极端的方式是揭竿而起，用强力或暴力除掉作恶者。这是 忍无可忍、迫不得已而行

之，连根铲除，意在不使作恶者再行作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必采取极端的除恶方式，总是怀 著某种善良的愿望进行指责、规劝、警告，“歌以讯之”。这对良 心尚存的人有效，对作恶成性者则难以见效。好事不过三，坏事 大概也不会过三。我们心理上的习惯，总以“三”为界，一次两次 尚可忍耐，三次四次就突破了可以忍耐的界线，使我们不得不考 虑别的方式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恶成性的人很难良心发现，立地成 佛；你不打，他就不会收手。“农夫和蛇”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也 告诉了我们这一历史经验。

防有鹄巢

——鸟窝真会在河堤上

【原文】

防有鹄巢①，

邛有旨苕②。

谁侮予美③？

心焉忉忉④。

中唐有甃⑤，

邛有旨鹇⑥。

谁侮予美？

心焉惕惕⑦。

【注释】

①防：堤岸，堤坝。②邛（qiong）：土丘，旨：美，好。苕（tiao）：苕草，一种长在低湿处的植物。③侮（zhou）：欺诳。予美：我所爱的人。④忉忉（da o），忧愁的样子。⑤中唐：庙和朝堂门内的大路。甃（pi）：砖瓦，⑥鹇（y i）：绶草。⑦惕惕：心中忧虑的样子。

【译文】

堤坝怎会有鹄巢？

土丘怎会长美苕？

是谁离间我爱人？

使我心忧添烦恼。

庭中怎会用房瓦？

土丘怎会长美绶？

是谁离间我爱人？

使我心忧添烦恼。

【读解】

啊，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能发生。本来该在 树上的鸟窝，完全可能筑到河堤上去。本来该长在湿地的水草，完 全可能长到山上去。本来该用来盖屋顶的瓦，完全可能铺到地面 上。

不知道是这世界怪，还是人的心有点怪，反正人们不大相信 正常的，偏偏喜欢奇怪的。人们宁可相信狗嘴长象牙，而不肯相 信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人们宁可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不 肯相信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们宁可相信他人的说三道四，而不肯 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人们宁可相信包装精致的伪劣产品，而不肯 相信货真价实的东西。人们宁可相信“特异功能”，而不肯相信科 学……

反正，越是稀奇古怪，越是耸人听闻，越是天花乱坠，越是 冠冕堂皇，相信的人就越

多。不信可以试验，准保一试就灵。

骗子们，阴谋家们，心怀叵测者们，记住吧，这是你们取胜的法宝。

月 出

——不可再现的月下惊艳

【原文】

月出皎兮①，

佼人僚兮②。

舒窈纠兮③。

劳心悄兮④。

月出皓兮⑤

佼人𤑔兮⑥。

舒忧受兮⑦，

劳心慄兮⑧。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⑨。

舒夭绍兮⑩，

劳心惨兮⑪。

【注释】

①皎：明亮。②佼（j i a o）人：美人。僚：美好的样子。③窈纠（yao jiao）：女子舒缓的姿态。④劳：忧。悄：忧愁的样子。⑤皓：洁白。⑥𤑔（l i u）：姣好的样子。⑦忧受：舒迟的样子。⑧慄（cao）：忧愁的样子。⑨燎：美好。⑩夭绍：女子体态柔美的样子。⑪惨：忧愁烦躁的样子。

【译文】

月亮出来多明亮，

美人仪容真漂亮。

身姿窈窕步轻盈，

让我思念心烦忧。

月亮出来多洁白，

美人仪容真姣好。

身姿窈窕步舒缓，

让我思念心忧愁。

月亮出来光普照，

美人仪容真美好。

身姿窈窕步优美，

让我思念心烦躁。

【读解】

这种月上柳梢头，惊艳月光下的境界，大概已属古典的浪漫。

古典的浪漫是种特别的境界。景是特别的：温柔如水的月光，轻轻摇曳的树枝，微微飘浮凉意，静谧的大地，呐呐的虫鸣声。情怀是特别的：若隐若现的身影，似明似暗的举止，雾中看花般的。仪容，欲前不前的姿态，暗自撩动的心弦，情不自禁的忧伤。此情此景，不由得人不心移神荡，情思涌动，不能自己。

特定的景或许可能再现，特定的情却难以重复。如今，即使景，恐怕也难以再现。钢

筋水泥的丛林，灯红酒绿的喧嚣，笙歌 雯舞的奢靡，无限膨胀的欲望，成了现代社会典型的景象和标志。在如此的环境之中，再美妙浪漫的情怀，都会在声色犬马之中化为乌有。

若隐若现的腺脆在日光灯下荡然无存，轻缓舒柔的姿态变成了狂舞乱扭，天然去雕饰的仪容变成了浓妆艳抹的戏脸，宁静变成了嘶叫，忧伤变成了狂暴。

古典的美是沁人心脾的甘泉，现代的美是大红大绿的强刺激。我们已渐渐习惯了现代美。

泽 陂

——人间最难脱情网

【原文】

彼泽之陂(1)，

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

伤如之何(2)。

寤寐无为(3)，

涕泗滂沱④。

彼泽之陂，

有蒲与蓴(5)。

有美一人，

硕大且卷(6)。

寤寐元为，

中心娟娟。

彼泽之陂，

有蒲菡萏③。

有美一人，

硕大且俨(9)。

寤寐无为，

辗转伏枕。

【注释】

①陂(bēi)：水边的地。②伤：女子自指的代词，意思是“我”。③寤寐，醒着和睡着。④涕：眼泪。泗：鼻涕。滂沱：大雨般地淋下。⑤蓴(jiān)，兰花。(6)硕大：高大。卷(quān)：美好的样子。(7)中心，心中。娟娟：心中忧愁的样子。(8)菡萏(hàn dàn)：荷花。(9)严：庄重，端庄。

【译文】

在那清清池塘旁，

长着蒲草与荷花。

有个英俊的男子，

让我思念没奈何。

朝思暮想没办法，

涕泪滚滚如雨下。

在那清清池塘旁，

长着蒲草与兰花。

有个英俊的男子，

身躯高大让人爱。
朝思暮想没办法，
心中忧愁不堪言。
在那清清池塘边，
长着蒲草与荷花。
有个英俊的男子，
身材高大多端庄。
朝思暮想没办法，
翻来复去难入眠。

【读解】

长相思，夜难眠，一夜就像一百年。用这话来说相思之苦，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其中如煎如熬的滋味，唯有相思者才能体验。

有特定对象的相思，比如怨妇思征夫，尚有盼到脱离苦海的那一天，不管希望多么遥远，毕竟是有希望，正如在苦海中航行有了方向，有了精神支柱，因而有出头之日在远方召唤。

单相思犹如掉进了无边的苦海，既无方向和支撑，又无得救的机会，随波逐流，任凭风吹雨打，总是愁云茫茫，苦海浩荡。

之所以单相思，必定有着某种障碍。或者是对方早已情有所归，不敢夺人之美，只有从旁默默注视。或者是对方已有家室，不敢擅自闯入禁区，只得暗自叹息。或者是对方已断然拒绝，一片真情无所托付，只得偷偷顿足捶胸。或者是羞于向对方表白，惧怕碰壁而归，只有长夜垂泪。

有所期待的相思，脱出苦海之时，便是获得解救之日。解救之途是苦苦等待。单相思的获救，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只有靠自己。要么是大胆前行，勇敢冲锋陷阵，去争取自己的幸福。要么是咬紧牙关，摆脱情网，走出迷误，开始新的历程。自救才能得救。要不，便只有自个儿在苦海中挣扎。

然而，道理与情感毕竟相去甚远。远讲道理容易，做起来艰难。情网大约是人意最难脱出的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牢固的网。能够轻易脱出情网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素冠

——唯有同情不求报答

【原文】

庶见素冠兮①，
棘人栾栾兮②，
劳心博博兮③。
庶见素衣兮，
我心伤悲兮，
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蔽兮④。
我心蕴结兮⑤，
聊与子如一兮。

【注释】

①庶：有幸。②棘：瘦，栾栾：瘦弱的样子。③博博（tuan）：忧愁劳苦的样子，④

蔽：朝服的蔽膝。⑤蕴结：心里郁结放不开。

【译文】

幸而见人戴自帽，
身体瘦弱面容憔悴，
心中忧愁又哀伤。
幸而见人穿白衣，
我的心中多伤悲，
甘愿同你共患难。
幸而见人穿白裤，
我心郁结放不开，
甘愿与你结同心。

【读解】

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是说，凡是正常人，都具有同情心。它是设身处在遭遇不幸的人的境地，替他人着想，替他人担忧，分担他人的不幸。这是人之常情之一，同时也是仁爱之心、博爱之心的体现。

同情心是人间少有的、且不寻求报答的一种情感。它是单方面的，不企图交换，不期望回季已只想以付出来帮助遭受不幸的一方。即使有时难以在财物上给予帮助，只要有话语的安慰，便会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正因为如此，同情心是纯洁的，高尚的，神圣的，不带铜臭和欲求的，非功利的。

当一个社会被铜臭污染了之时，同情心也就随之变质了。当商品交换的原则支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之时，同情心也就泯灭了。如果说商品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韵必然，这是否就意味着同情心的泯灭也属必然？

现实的回答和理论上的回答肯定是不同的。

隰有长楚

——摆脱不了的思想痛苦

【原文】

隰有茝楚（1），
猗傩其枝（2）。
天之沃沃③，
乐子之元知（4）。
隰有茝楚，
猗傩其华。
天之沃沃，
乐子之无家。
隰有茝楚，
猗傩其实。
天之沃沃，
乐子之无室。

【注释】

（1）茝楚：植物名，即猕猴桃。（2）猗傩（e nuó）：枝条柔美的样子。（3）天：肥嫩的样子。沃沃：有光泽的样子。（4）乐：羡慕。子：指代猕猴桃树。元知：没有知觉。

【译文】

洼地长着猕猴桃，
枝条柔美随风摇。
鲜嫩光润惹人爱，
羡慕你无觉无知。
洼地长着猕猴桃，
花儿鲜艳春光好。
鲜嫩光润惹人爱，
羡慕你无累无家。
洼地长着猕猴桃，
果实累累真漂亮。
鲜嫩光润惹人爱，
羡慕你无室无家。

【读解】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有了思想，就有了痛苦，有了情感，有了忧虑。当痛苦和忧虑达到极点之时，竟会觉得做人反不如做没有思想的其它生物好，原因很简单，没有思想，就没有痛苦和忧虑。从这个角度看，便容易理解古人所说的“至乐无乐”（最大的快乐是没有快乐）的意思了。

情愿做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草木，是不是一种悲观和绝望？显然是。生存本身就充满无数让人悲观绝望的东西，活着本身就是烦和畏。因此，悲观和绝望的产生，一点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丝毫可以加以责难的。

从根本上说，没有对生活的执着，没有对生存的意义的思索和追问，哪里会有悲观和绝望？没有对命运无常、现实丑恶的深刻领悟，哪里来的厌世和畏惧？执着的追求，往往通过其反面表现出来。对现实的不满和怀疑，恰恰证明了理想境界的存在；对生存的悲观和绝望，正说明了看重生命和生活。

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变成草木，也不可能没有思想。只要还能思想，就摆脱不了痛苦，也摆脱不了悲观和绝望。

蜉 蝥

——“向死而生”的人生喟叹

【原文】

蜉蝣之羽（1），
衣裳楚楚（2）。
心之忧矣，
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3）。
心之忧矣，
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4），
麻衣如雪。
心之忧矣，
于我归说⑤？

【注释】

①蜉蝣(ju you): 一种寿命极短的虫, 其羽翼极薄并有光泽。②楚楚: 鲜明的样子。
③采采: 华丽的样子。④掘: 穿, 挖。阅: 穴, 洞。⑤说(shui): 止息, 歇息。

【译文】

蜉蝣羽翼薄又亮,
像你衣服真漂亮。
我的心中多忧伤,
我的归宿在何方?
蜉蝣羽翼薄又亮,
像你衣服真华丽。
我的心中多忧伤,
我将安息在何方?
蜉蝣初生穿穴出,
像你麻衣自如雪。
我的心中多忧伤,
我将歇息在何方?

【读解】

看蜉蝣而叹人生, 绝非无病呻吟。倘若人们自以为蜉蝣生命短暂(不过一天时间, 朝生暮死)而沾沾自喜, 加以嘲笑, 这种心态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 实际上也是在嘲笑自己。

人生何其短暂: 弹指一挥间, 转眼就是百年。谁能抗拒死亡的到来?

咱们的祖先, 大多只看到眼前的实际利益。要么立功立德立言以求千秋万世不朽, 要么纵情声色犬马及时行乐, 要么求仙访道以图长生不老。大概, 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在咱们祖先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不妨把这叫做“向生而死”: 它看重现世, 只顾今朝, 哪管身后。这同蜉蝣营营苟苟的一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与此相反的态度是“向死而生”: 既然死亡是不可超越的绝对界限, 那么死后人的归宿在哪里? 由此思索短暂的一生怎么度过, 对死后有什么影响? 人生的一切根本问题, 在这种思索之中都要被一一检视和审查。

这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深刻反省。我们从《蜉蝣》中读到了这种反省, 在庸庸碌碌的叹息中听到了空谷音似的反响。

候人

——小官的价值和尊严

【原文】

彼候人兮①,
何戈与殳②。
彼其之子③,
三百赤芾④。
维鹈在梁⑤),
不愆其翼。
彼其之子,
不称其服⑥)。
维鹈在梁,
不濡其喙(7)。
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8）。
荟兮蔚兮（9），
南山朝齐（10）。
婉兮孌兮，
季女斯饥（11）。

【注释】

①候人：在路上迎候宾客的小官。②何：同“荷”，扛。殳：古时的一种兵器。③彼其之子：他这个人，指前面提到的小官。④赤芾（fù）：指大夫以上的官穿戴的冕服。⑤鸛（t i）：鸛鵒，一种 水鸟。梁：鱼梁。（6）不称：不配。（7）喙（Zhou）：鸟嘴。（8）遂： 如愿。媾：宠，这里指高官厚禄。（9）荟蔚：云雾弥漫的样子。（10）朝 齐：早晨的云。（11）季女：年轻的女子，少女。

【译文】

迎宾送客那小官，
肩扛长戈和殳棍。
像他那样小人物，
三百朝官不屑顾。
鸛鵒停在鱼梁上，
水没打湿它翅膀。
像他那样小人物，
不配穿那好衣服。
鸛鵒停在鱼梁上，
水没打湿它的嘴。
像他那样小人物，
不配高官与厚禄。
云蒸雾罩浓又密，
南山早晨云雾多。
美丽俊俏真可爱，
少女忍饥又挨饿。

【读解】

迎候宾客的小官，连七品芝麻官都够不上，在达官贵人眼中 自然毫无份量。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之中，官位成了人的价值大 小的外在标志，似乎官越大，价值越高，越神奇。

小官首先是一个人，有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官位与此 并无必然联系。他有自己的活法，同样也会赢得少女的爱情，甚 至在德行方面，也可能是达官贵人们无法比拟的。作者对位卑官 小的弱者寄予无限的同情，表明了对官僚制度轻视个人人格尊严 的不满和嘲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往往是高贵者愚蠢，卑贱者 聪明。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是容不下有头脑、有胆魂、有魅力、 有才能和忠厚诚实之辈的。因此，打破官本位的观念的方法之一， 是把事情倒过来看，把目光放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和重视他们，让 他们成为明星，而不是相反。

七 月
——农民生活的史诗

【原文】

七月流火①，
九月授衣②。
一之日鬻发③，
二之日栗烈④。
无衣无褐⑤，
何以卒岁⑥？
三之日于耜⑦，
四之日举趾⑧。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⑨，
田畯至喜⑩。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⑪，
有鸣仓庚⑫。
女执懿筐⑬，
遵彼微行⑭。
爱求柔桑，
春日迟迟。
采芣苢⑮，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⑯。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⑰。
蚕月条桑⑱，
取彼斧斨⑲。
以伐远扬⑳，
猗彼女桑㉑。
七月鸣鵙㉒，
八月载绩㉓。
载玄载黄，
我朱孔阳㉔，
为公子裳。
四月秀葍㉕，
五月鸣蜩㉖。
八月其获，
十月陨箨㉗。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㉘，
载缁武功㉙。
言私其豸㉚，
献豸于公㉛。

五月斯螽动股(32)，
六月莎鸡振羽(33)。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34)，
塞内谨户(35)。
嗟我妇子，
曰为改岁(36)，
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37)，
七月亨葵及菹(38)。
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39)。
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40)。
九月叔苴(41)，
采荼薪樗(42)，
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
十月纳禾稼。
黍稷重穆(43)，
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
我稼既同，
上入执宫功(44)。
昼尔于茅(45)，
宵尔索綯(46)。
亟其乘屋(47)，
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48)，
三之日纳于凌阴(49)。
四之日其蚤(50)，
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51)，
十月涤场(52)。
朋酒斯飧(53)，
日杀羔羊。
跻彼公堂(54)，
称彼兕觥(55)，
万寿无疆。

【注释】

①流：落下。火：星名，又称大火。②授衣：叫妇女缝制冬衣。③一之日：周历一月，夏历十一月。以下类推。霽(bì)发：寒风吹起。④栗烈：寒气袭人。⑤褐(hè)：粗布衣服。⑥卒岁：终岁，年底。⑦于：为，修理。耜(sì)：古代的一种农具。⑧举趾：抬足，这里指下地种田。⑨饁(yè)：往田里送饭。南亩：南边的田地。⑩田峻(jūn)：农官。喜：请吃酒菜。⑪载阳：天气开始暖和。⑫仓庚：黄鹂。⑬懿筐：深筐。⑭遵：沿着。微行：小路。⑮纂：白蒿。祁祁：人多的样子。⑯公子：诸侯的女儿。归：出嫁。⑰萑(huān)苇：芦苇。⑱蚕月：养蚕的月份，即夏历三月。条：修剪。⑲斧斨(qiāng)：装柄处圆孔的叫斧，方孔的叫斨。⑳远扬：向上长的长枝条。㉑猗(yī)：攀折。女桑：嫩桑。㉒鵲(jù)：伯劳鸟，叫声响亮。㉓绩：织麻布。㉔朱：红色。孔阳：很鲜艳。㉕秀萋(yāo)：秀是草木结籽，萋是草名。㉖蜩(tiáo)：蝉，知了。㉗陨：落下。蔞(tuō)：枝叶脱落。㉘同：会合。㉙缵：继续。武功：指打猎。㉚豮(zōng)：一岁的野猪。㉛豮(jiān)：三岁的野猪。㉜斯螽(zhōng)：蚱蜢。动股：蚱蜢鸣叫时要弹动腿。㉝莎鸡：纺织娘(虫名)。㉞穹室：堵塞鼠洞。㉟向：朝北的窗户。谨：用泥涂抹。㊱改岁：除岁。㊲郁：郁李。萸(yú)：野葡萄。㊳亨：烹。葵：滑菜。菽：豆。㊴介：求取。眉寿：长寿。㊵壶：同“瓠”，葫芦。㊶叔：抬起。苴(jū)：秋麻籽，可吃。㊷荼(tú)：苦菜。薪：砍柴。樗(chū)：臭椿树。㊸重：晚熟作物。穆(lù)：早熟作物。㊹上：同“尚”。宫功：修建宫室。㊺于茅：割取茅草。㊻索綯(táo)：搓绳子。㊼亟：急忙。乘屋：爬上房顶去修理。㊽冲冲：用力敲冰的声音。㊾凌阴：冰室。㊿蚤：早，一种祭祖仪式。①肃霜：降霜。②涤场：打扫场院。③朋酒：两壶酒。飧(xiāng)：用酒食招待客人。④跻(jī)：登上。公堂：庙堂。⑤称：举起。兕觥(sì gōng)：古时的酒器。

【译文】

七月火星向西落，
九月妇女缝寒衣。
十一月北风劲吹，
十二月寒气袭人。
没有好衣没粗衣，
怎么度过这年底？
正月开始修锄犁，
二月下地去耕种。
带着妻儿一同去，
把饭送到南边地，
田官赶来吃酒食。
七月火星向西落，
九月妇女缝寒衣。
春天阳光暖融融，
黄鹂婉转唱着歌。
姑娘提着深竹筐，
一路沿着小道走。
伸手采摘嫩桑叶，
春来日子渐渐长。
人来人往采白蒿，
姑娘心中好伤悲，

要随贵人嫁他乡。
七月火星向西落，
八月要把芦苇割。
三月修剪桑树枝，
取来锋利的斧头。
砍掉高高长枝条，
攀着细枝摘嫩桑。
七月伯劳声声叫，
八月开始把麻织。
染丝有黑又有黄，
我的红色更鲜亮，
献给贵人做衣裳。
四月远志结了籽，
五月知了阵阵叫。
八月田间收获忙，
十月树上叶子落。
十一月上山猎貉，
猎取狐狸皮毛好，
送给贵人做皮袄。
十二月猎人会合，
继续操练打猎功。
打到小猪归自己，
猎到大猪献王公。
五月蚱蜢弹腿叫，
六月纺织娘振翅。
七月蟋蟀在田野，
八月来到屋檐下。
九月蟋蟀进门口，
十月钻进我床下。
堵塞鼠洞熏老鼠，
封好北窗糊门缝。
叹我妻儿好可怜，
岁末将过新年到，
迁入这屋把身安。
六月食李和葡萄，
七月煮葵又煮豆。
八月开始打红枣，
十月下田收稻谷。
酿成春酒美又香，
为了主人求长寿。
七月里面可吃瓜，
八月到来摘葫芦。
九月拾起秋麻子，
采摘苦菜又砍柴，

养活农夫把心安。
九月修筑打谷场，
十月庄稼收进仓。
黍稷早稻和晚稻，
粟麻豆麦全入仓。
叹我农夫真辛苦，
庄稼刚好收拾完，
又为官家筑宫室。
白天要去割茅草，
夜里赶着搓绳索。
赶紧上房修好屋，
开春还得种百谷。
十二月凿冰冲冲，
正月搬进冰窖中。
二月开初祭祖先，
献上韭菜和羊羔。
九月寒来始降霜，
十月清扫打谷场。
两槽美酒敬宾客，
宰杀羊羔大家尝。
登上主人的庙堂，
举杯共同敬主人。
齐声高呼寿无疆。

【读解】

以史诗般的气势记述农家的劳作、艰辛，以时间为线索将在 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在古代诗歌中恐怕无出《七月》之 右者。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稼穡不知道农民苦。一年辛苦到头， 看似在为自己忙碌着，实际上多数在为他人谋幸福：打了猎，大 猎物要献给王公贵族，上好的裘皮也得进贡；送到田间地头饭 食也要让官员来沾光；漂亮的衣服要送给达官贵人，自己则连粗 布短衣也没有；除了上缴赋税之外，还得服劳役，为官家筑室造 屋；年终庆贺丰收之时，要祝主人万寿元疆。

农民们的日子正是在这种忙碌、平凡、单调、周而复始的劳 作之中默默地度过。其实，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再简单不过了：活 着，活下去，吃饱穿暖就行。他们的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地怀着 这样的愿望和要求活着，劳作，繁衍生息。

他们既不会像不愁衣食住行的富家子弟那样觉得生活空虚， 也不会像文人雅士们对花赏月，一高谈阔论，伤感流泪，更不会像 哲人们去思索什么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一类对他们来说不着 边际的问题。实在，单纯，质朴，就是他们的特点。活着就是一 切，就是最高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活着。

因此，自然而然地，食为天，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三亩 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了他们的生活理想。春种秋收，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了他们自觉的职业意识。

这样的生活体验，触及到了最底层、最真实、最不允许有异 想天开的层面。它实际得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平淡得难以激起哪 怕是小小的波澜，忙碌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时候，辛苦得几乎直不 挺。瞧瞧他们满是皱纹的古铜色的脸，层层茧疤布满的粗糙的 双手，狗倭着的腰，趾头裂开的双足，青筋突露的手臂，这些足 以表明无情的岁月在肉体上留下的印痕。

自给自足，与世无争，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田园牧歌，全都是一些局外人的想象。生命的基本欲求如此严峻地横亘在面前，迫使人必须放弃一切幻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同命运竞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锄禾日当午，汗滴脚下土。这样的现实，怎么会不使人非常实际起来？况且，天灾人祸的忧患，像随时都可能出现乌云，笼罩在农民们的心头。一旦遇上，情形就更遭。

这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倘若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绝对不会无病呻吟，风花雪月，哥呀妹呀，声色犬马，挥霍无度。

鸱 鸢

——弱者的哀鸣和呼号

【原文】

鸱鸢鸱鸢(1)，
既取我子，
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②，
鬻子之闵斯③。
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④，
绸繆牖户⑤。
今女下民(6)，
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7)，
予所捋荼(8)，
予所蓄租(9)，
予口卒瘕(10)，
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谿谿(11)，
予尾翯翯(12)。
予室翘翘(13)，
风雨所漂摇，
予维音哓哓(14)。

【注释】

① 鸱鸢(chi xiao): 猫头鹰。②恩、勤: 勤劳。斯: 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③鬻(yu): 养育。闵: 病。④彻: 寻取。桑土: 桑树根。⑤绸繆(chou mou): 修缮。牖: 窗。户: 门。(6)女: 汝，你。(7)拮(jie)据: 手因操劳而不灵活。(8)捋(luo): 用手握住东西顺着抹取。(9)蓄: 收藏。租: 这里指茅草。(10)卒瘕(tu): 因劳累而得病。(11)谿谿(qiao): 羽毛干枯稀疏的样子。(12)翯翯(Xiao): 羽毛枯焦的样子。(13)翘翘: 危险的样子。(14)哓哓(xiao): 由于恐惧而发出的叫声。

【译文】

猫头鹰啊猫头鹰，
你已夺走我孩子，
别再毁坏我家室。
操心操劳多辛苦，

养育孩子我病倒。
趁着天上没下雨，
寻取桑树的根皮，
捆扎窗子和门户。
如今你们这些人，
也敢把我来欺侮。
我手操劳已麻木，
我采白茅把巢补，
我把茅草储藏起，
我嘴积劳已成疾，
我的家室未筑起。
我的羽毛已稀少，
我的尾巴已枯焦。
我的家室太危险，
风雨飘摇很难保，
我心恐惧大声叫。

【读解】

这首诗以寓言的方式，表现了一个弱者在强者面前的倾述和呼号，为自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命运而哀鸣。

动物界生存竞争的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存而挣扎奋斗乃天性所决定。如果说上帝造物别有用心，那就是让它们相互竞争，弱肉强食，强者生存，弱者亡种。这一法则则是冷酷无情的，不允许有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存在。

另一方面，强者和弱者虽然像是天生的，比如狮子与羔羊，但是弱者各自有各自的“高招”，斗不赢可以跑，排不过体力可以拼智慧。这一来，物种的丰富性便得以保存，大千世界便热热闹闹更精彩。

与动物相比，人的生存境况是触目惊心的。人之中身体上的强者往往是受压迫和受奴役的，比如奴隶；人受着太多社会的、传统的、心理的、观念的、政治的束缚，强弱之别不是依自身的本领（谋生的能力）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地位、名声、财富、权力、偶然的机。可以假设，如果夺去权势者、富有者、名人、暴发户们除自身以外的一切东西，把所有人放在同一地平线上，那么，也许那些所谓“强者”恐怕是最软弱、最无能、最不能自食其力之辈，更不用说有资格参与无情的生存竞争了。

破 斧

——古来征战有几人还

【原文】

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
四国是皇①。
哀我人斯，
亦孔之将②。
既破我斧，
又缺我铜③。

周公东征，
四国是吡(4)。
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
又缺我鍬⑤。
周公东征，
四国是遒(6)。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7)。

【注释】

①四国：指商、管、蔡、霍四国。它们在周成王时作乱，周公率兵去平定。皇：匡正。
②将：大，好。③锜(qi)：古代的一种凿子。④吡(e)：感化，教化。⑤鍬(qiu)：古时的一种凿子。(6)遒(qiu)：安定，坚固。(7)休：完美。

【译文】

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方孔斧缺损。
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叛乱被匡正。
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幸运。
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凿已经残缺。
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臣民被感化。
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喜事。
我的圆孔斧战破，
我的凿已经残缺。
周公率师去东征，
四国局势已安定。
可怜我们从军者，
能够生还是美事。

【读解】

周公东征平叛，对统治者来说是英明之举，正义之举，受到大肆赞颂。对打仗的普通士兵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危和家庭生活的幸福，因而有幸死里逃生，自然是要大肆庆贺的。

对于战争，平民百姓的苦恼肯定与肉食者们的苦恼不一样。肉食者们担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会丧失，关心的是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稳固。用平民百姓的痛苦和死亡来换取他们所看重的一切，完全可以在所不惜，并且还会想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装点自己。平民百姓关心的是丰衣足食，平安和睦，充军打仗是迫不得已，杀人饮血是迫不得已，眼看同乡同伴战死，武器残破，白骨遍野，得以不死，能不庆幸吗？

肉食者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大概从来都难以取得一致，这很自然。但是，是不是可以多多设身处地为老百姓想想，想想他们那些最基本、最没有非份之想的生存愿望？老百姓

姓如水，导向 哪里就流向哪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伐 柯

——遵守规则

【原文】

伐柯如何①？

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

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

其则不远②。

我覯之子③，

笱豆有践④。

【注释】

①柯：斧头的柄。②则：法则。③覯（gou）遇见。④笱（bian）：古时竹制的盛果物的器具。豆：古时木制的盛食物的器具。践：排列，陈列。

【译文】

怎么砍伐斧子柄？

没有斧子砍不成。

怎么迎娶那妻子？

没有媒人娶不成。

砍斧柄啊砍斧柄，

这个规则在近前。

要想见那姑娘面，

摆好食具设酒宴。

【读解】

遵守规则，这本身就是人间的一个普遍规则。

规则有自然的、客观的，比如砍斧头柄用斧头；有人为的、变化的，比如娶妻需要嫁人。自然规则不可更改，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守，没有例外。人为的规则就复杂多了。

人为的规则要普遍有效，首先要得到受规则制约的人们的认同，否则难以奏效。它也要求参与制定规则的人本身要受制约，而不应有例外。此外，还应当有某些强制手段，用以强制或惩罚少数越轨者。并且，人为的规则是随着时代、社会、民族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有形成文字的规则，比如法律、法规，也有不成文的规则，比如约定俗成的习俗、习惯、传统和道德规范等等。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人不可能没有规则，财也不可能没有规则，社会机器的运转更不可能没有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按规则生活的动物。

鹿鸣

——宴饮是一种仪式

【原文】

呦呦鹿鸣①，

食野之苹②。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③，
承筐是将④。
人之好我⑤，
示我周行⑥。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
德音孔昭⑦。
视民不怵⑧。
君子是则是效⑨。
我有旨酒⑩，
嘉宾式燕以敖⑪。
呦呦鹿鸣，
食野之芩⑫。
我有嘉宾，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
和乐且湛⑬。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注释】

①呦呦(yōu)：鹿的叫声。②苹：草名，即幡蒿。③簧：乐器 中用以发声的片状振动体，这里指乐器。④承：捧着。将：献上。⑤好：关爱。⑥周行：大路。⑦德音：美德。孔：很，十分。昭：鲜 明。⑧视：示，昭示。怵(tiao)：轻怵。⑨则：榜样。效：模仿。⑩旨酒：美酒。⑪式：语气助词，无实义。燕：同“宴”。敖：同“遨”，意思是游玩。⑫芩(qin)：草名，属蒿类植物。⑬湛(dan)：快活得长久。

【译文】

野鹿呦呦不停叫，
在那野外吃青草。
我有高贵的宾客，
相邀弹瑟又吹笙。
吹笙鼓簧悦宾客，
礼品成筐送上来。
众位宾客关爱我，
为我指路多广阔。
野鹿呦呦不停叫，
在那野外吃青蒿。
我有高贵的宾客，
品德高尚声名好。
教人忠厚不轻伙，
君子循规要仿效。
我备美酒和佳肴，

宾客宴饮乐陶陶。
野鹿呦呦不停叫，
在那野外吃芩草。
我有高贵的宾客，
弹瑟奏琴勤相邀。
弹瑟奏琴勤相邀，
融洽欢欣乐尽兴。
我备美酒和佳肴，
宴乐宾客心愉悦。

【读解】

宴饮是一种仪式。无论是交往、酬谢、庆贺，还是狂欢、丧事，纯粹满足生理需求的吃喝已不十分重要，而十分突出的是吃喝这种特定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换句话说，在宴饮之中，精神性的内容压倒生理性的内容。

也许，宴欢这种仪式最能典型地说明我们生存中两种生存层面的结合：生物性层面和精神性层面的结合。

饥饿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和欲求。饥肠辘辘的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饱餐一顿，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人同饮食对象之间是一种实际的功利关系，没有多少精神性的内容可以言说。当一个人不是为了单纯满足生理欲求而宴饮时，他同饮食对象之间便主要是一种非功利的关系，这时，精神性的内容乃至审美因素（比如饮食样式、色泽、香味等）便突现了出来。在杯跳交错、大快朵颐、笙歌乐舞之中，人们制造出为了某一目的的特殊气氛，以满足特殊的精神上的需求。

在咱们中国，宴饮从来都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人们赋予它特定的内涵，用它表达某种意义。尽管宴饮作为一种仪式，其地位似乎不如祭把那么正式和庄重，却是祭礼无法替代的。如果说祭托是以庄重方式进行的仪式，那么宴饮则是以轻松方式进行的仪式。

宴饮的最高形式是狂欢。人们借了饮酒吃肉这一机会，突破平时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放松平日里紧张的情绪，让受到压抑的精神和肉体得到解放。

人的饮食与动物的饮食之所以有不同，就在于它已不单是为了延续肉体生命的必需。

常棣

——兄弟亲情面面观

【原文】

常棣之华①，
鄂不韡韡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③，
兄弟孔怀④。
原隰裒矣⑤，
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⑥，
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
况也永叹⑦。

兄弟阋于墙(8)，
外御其务(9)。
每有良朋，
杰也无戎(10)。
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
虽有兄弟，
不如友生(11)。
使尔筵豆(12)，
饮酒之长饫(13)。
兄弟既具，
和乐且孺(14)。
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15)，
和乐且湛(16)。
宜尔室家，
乐尔妻孥(17)。
是究是图(18)，
亶其然乎(19)。

【注释】

①棠像：棠梨树。华：花。②鄂：同“萼”，花草。韡韡(wei)：花 色鲜明的样子。不：岂不。③威：畏惧。④孔怀：十分想念。⑤哀(pou)：堆积。(6)脊令：水鸟名。(7)况：增加。永叹：长叹。(8)阋(xi)：争吵。阋于墙：在家里面争吵。(9)务：同“侮”，欺侮。(10)蒸：乃。戎：帮助。(11)生：语气助词，没有实义。(12) 俎(bTn)：陈设，陈列。(13)饫(yu)：酒足饭饱。(14)孺：亲近。(15)翕(xT)：聚和。(16)湛：长久。(17)孥(nu)：儿女。(18)究：思 虑。图：谋划。(19)亶(dan)：诚然，确实。

【译文】

棠梨树上花朵朵，
花草灼灼放光华。
试看如今世上人，
无人相亲如兄弟。
死丧到来最可怕，
只有兄弟最关心。
原野堆土埋枯骨，
兄弟坟前寻求苦。
鹄鸿飞落原野上，
兄弟相救急难中。
虽有亲朋和好友，
只会使人长感叹。
兄弟在家要争吵，
遇上外侮共抵抗。
虽有亲朋和好友，
不会前来相帮助。

死丧祸乱平息后，
日子安乐又宁静。
虽有亲兄和亲弟，
相亲反不如朋友。
摆好碗盏和杯盘，
宴饮酒足饭吃饱。
兄弟亲人全团聚，
融洽和乐相亲近。
妻子儿女和睦处，
就像琴瑟声和谐。
兄弟亲人相团聚，
欢快和睦长相守。
你的家庭安排好，
妻子儿女乐陶陶。
仔细考虑认真想，
道理还真是这样。

【读解】

如今我们可能已很难体验兄弟亲情了。这不仅是由于独生子女渐多、从无这类实感，也不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且也是由于即使从亲缘关系上说，兄弟之间的亲情，总是不如妻子儿女那么直接而深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古人何以那么看重和强调兄弟亲情，其中原因何在？恐怕我们已很难确切回答这一问题。观念的变化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限度。

认真地想，肯定有血缘的因素。亲兄弟毕竟是同一血缘而出，犹如结在一根藤上的瓜，开在一个植株上的花。这同夫妻关系不一样。夫妻是不同血缘的两个人的结合，两个之间的感情是一回事（感情是变化着的东今），血缘又是一回事。其次，大概同父系社会的观念有关。男性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角，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都由男性主宰着。男性也是传宗接代的主角，比起女性要重要得多。兄弟既担任着这双重主角的重任，自然要引起重视，要在观念中得到强调。作为对比，我们很少见到对于在血缘上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姊妹关系的重视、强调和歌颂。

在事实上，兄弟不睦的事经常发生。古人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应该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我们多听说“夫妻恩爱”而少听说“夫妻阋于墙”。兄弟作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主角，必然会因利益问题发生冲突，诸如财产继承权、赡养义务、财产分割之类，有时冲突还会比同外人的冲突更激烈。

兄弟亲情显然是有限的，多半是在“外御其侮”或者相依为“命之时，或者是在社会生活的视野中同其他男性、朋友相比较时。

当然，我们不是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详细考证和研究其中原因是他们的任务。我们尽可以粗略地在比喻的含义上来理解兄弟亲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亲情”二字，无论是兄弟亲情、父母儿女的亲情，还是朋友间的亲情，是正在失落的、无比珍贵的人间真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情同手足，亲女。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类的说法，对我们更有实际意义。

采薇

——战场上的生存体验

【原文】

采薇采蔽①，
该亦作止②。
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③。
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④。
不遑启居⑤，
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
蔽亦柔止（6）。
曰归曰归，
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
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
靡使归聘（7）。
采薇采薇，
薇亦刚止（8）。
曰归曰归，
岁亦阳止（9）。
王事靡盬（10），
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11），
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12），
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13），
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
四牡业业（14）。
岂敢定居，
一月三捷（15）。
驾彼四牡，
四牡騤騤（16）。
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17）。
四牡翼翼（18），
象弭鱼服（19）。
岂不日戒，
玁狁孔棘（20）。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21）。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22）。
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注释】

①蔽：一种野菜。②亦：语气助词，没有实义。作：初生。止：语气助词，没有实义。
③莫：同“暮”，晚。④獫狁（xiān yun）：北方少数民族戎狄。⑤遑：空闲。启：坐下。
居：住下。（6）柔：软嫩。这里指初生的菠菜。（7）聘：问候。（8）刚：坚硬。这里指菠菜已长大。（9）阳：指农历十月。（10）盥（gu）：止息。（11）疚：病。（12）尔：花开茂盛的样子。（13）路：辂，大车。（14）业业：强壮的样子。（15）捷：交战，作战。（16）騤騤（ku）：马强壮的样子。（17）腓（fei）：隐蔽，掩护。（18）翼翼：排列整齐的样子。（19）弭（mi）：弓两头的弯曲处。鱼服：鱼皮制的箭袋。（20）棘：危急。（21）依依：茂盛的样子。（22）霏霏：纷纷下落的样子。

【译文】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菜刚才长出来。
说回家啊说回家，
一年又快过去了。
没有妻室没有家，
都是因为獫狁故。
没有空闲安定下，
都是因为獫狁故。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菜初生正柔嫩。
说回家啊说回家，
心里忧愁又烦闷。
心中忧愁像火烧，
饥渴交加真难熬。
我的驻防无定处，
没法托人捎家书。
采薇菜啊采薇菜，
薇菜已经长老了。
说回家啊说回家，
十月已是小阳春。
战事频仍没止息，
没有空闲歇下来。
心中忧愁积成病，
回家只怕难上难。
光彩艳丽什么花？
棠棣开花真烂漫。
又高又大什么车？
将帅乘坐的战车。

兵车早已驾好了，
四匹雄马真强壮。
哪敢安然定居下，
一月之内仗不停。
驾驭拉车四雄马，
四匹雄马高又大。
乘坐这车是将帅，
兵士用它作屏障。
四匹雄马排整齐，
鱼皮箭袋象牙弭。
怎不天天严防范，
獾狁猖狂情势急。
当初离家出征时，
杨柳低垂枝依依。
如今战罢回家来，
雨雪纷纷漫天下。
行路艰难走得慢，
饥渴交加真难熬。
我的心中多伤悲，
没人知道我悲哀。

【读解】

战争的策划和发动是“肉食者”们的勾当，被迫卷入其中的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犹如随风飘动的落叶，随波逐流的小舢舨任命运之手随意摆弄，疲惫忧伤痛苦疾病衰老死亡全都身不由己只有暗自嗟叹、仰天长啸的份儿。恐怕这是普通士兵们剩下的唯一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财产”。

凭了这点权利唱一曲忧伤的歌，总不至于得罪了大人君子们吧！无家无室的忧虑，居无定所的烦闷，频繁作战的辛劳和疲惫，思念故乡的痛苦，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对入侵之敌的仇恨，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触景生情的感伤，命运无常的恐惧，遥遥无期的等待，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敏感多思忧患焦虑的心灵。把它们吟唱出来，是一种自我遣怀，自我抚慰，犹如受伤的小动物，只有自己舔吮伤口，自己忍受痛苦，自己体验悲伤。

倘若受伤后连哀叫的欲望和本能都丧失了，那便彻底麻木了，物质化了。对于受惯了命运摆弄、痛苦煎熬、忧伤折磨的心灵来说，艰难坎坷辛劳疲惫枪林刀箭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形如槁札，心如死灰，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个体的灵性和生气。

对忧伤和痛苦的敏感，不仅表明个体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真切关注，也表明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意志。对忧伤和痛苦的表也不仅仅是一种无助的感叹和哀伤，而且也是表达不甘于忍受比伤和痛苦、不甘于向命运屈服的一种特有方式。它所告诉我们的无我忧伤，我痛苦，我无助，但我不愿，我不服，我也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能够这样去想、去做的个体，实际上并不“小”。从他无能为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角度说，他是弱小的；从他不愿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有自己的追求的角度说，他却是了不起的。正因为这样，吟唱自己的内心忧伤和痛苦，就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即使歌吟者本身像是不经意地这样做，然而其内心深处的动机却昭然若揭。

整个人生就如一场战争。活着就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就会有忧伤、痛苦、烦恼，恐惧、绝望。向往、追求、无助等等生存体验。表达这些体验的诗，本身就是动人的生存哲学。

鱼 丽

——在奢侈和炫耀的背后

【原文】

鱼丽于罟(1),

𩚑𩚑②。

君子有酒,

旨且多。

鱼丽于罟,

魴𩚑(3)。

君子有酒,

多且旨。

鱼丽于罟,

𩚑𩚑④。

君子有酒,

旨且有。

物其多矣(5),

维其嘉矣(6)。

物其旨矣,

维其偕矣(7)。

物其有矣,

维其时矣(8)

【注释】

①丽：同“罹”，遭遇，落人。罟(liu)：竹制的捕鱼工具。② 𩚑(chang)：鱼名。③ 魴(fan)：鱼名。𩚑(li)：鱼名。④ 𩚑(yan)：鱼名。⑤多：指应有尽有。(6)维其：因为如此。(7)偕：报品种齐全。(8)时：适时。

【译文】

鱼儿钻进捕鱼簏，

有𩚑鱼啊有小𩚑。

君子厨中备有酒，

酒味醇美多又多。

鱼儿钻进捕鱼簏，

有魴鱼啊有𩚑鱼。

君子厨中备有酒，

又丰足来又甘醇。

鱼儿钻进捕鱼簏，

有𩚑鱼啊有鲤鱼。

君子厨中备有酒，

酒味醇美样样有。

食物应有尽有啊，

全是美味佳肴啊。

食物滋味真美啊，

品种真是齐全啊。

食物样样都有啊，
全部都是时鲜啊。

【读解】

可以肯定他说，远古时期能吃上鱼的人，并非普通的平民百姓。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能吃上鲮、鲨、鲂、鳢、鳊一类鱼的儿也为数不多。再加上美酒无数，也非小民百姓拥有得起，享用得起。

品种齐，数量多，显示了宴饮的规模。突出这两项指标，标志着一种价值观念：以奢侈作为炫耀财富、地位、身份的外包装，以为这样可以博取人们的尊重。

其实，效果正好相反。尽管宴饮主要是一种社交的仪式。但人们也可以利用它在社交场合作为炫耀的手段。外表的豪华气派，只可能让爱慕虚荣的人羡慕不已，只可能让害怕贫穷的人瞪大双眼。聪明人都明白，浮华的外表之下是空虚的贪爱和朽蚀的灵魂。正如孔雀开屏，本想炫耀毛色的美丽，殊不知，在炫耀美丽的同时，也使丑陋的屁股暴露无遗。

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冷眼看浮华世界的方法，豪饮暴食。极尽奢侈弓马为乐的，不外乎是其富有和“洒脱”，而在其向世人展示这一点的同时，也在展示其贪得无厌、空虚无聊、虚伪凶恶的嘴脸。当某人向世人夸耀自己的背景靠山如何强大时，同时也展出了自己的无能和狼子野心。当某人涂脂抹粉极力包装自己时，总让人疑心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处需要遮盖。

面对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我们的头脑应该冷静一些，最好多从逆向去透视。这样，不管孔雀的羽毛有多么美丽迷人，它那不堪入目的后部，总是掩饰不住的。

鸿雁

--小人物之为人物的悲哀

【原文】

鸿雁于飞，
肃肃其羽(1)。
之子于征(2)，
劬劳于野(3)。
爰及矜人(4)，
哀此鳏寡(5)。
鸿雁于飞，
集于中泽(6)。
之子于垣(7)，
百堵皆作(8)。
虽则劬劳，
其究安宅(9)。
鸿雁于飞，
哀嗷嗷。
维此哲人(10)，
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
谓我宣骄(11)。

【注释】

肃肃：翅膀飞动的声音。(2)之子：这个人。征：出行。(3)劬(qu)劳：辛苦劳累。(4)爰：

年老无妻叫鳏，年老无夫叫寡。(6)中泽：泽中，水中。(7)坦：墙头。(8)堵：墙壁。古时一丈墙叫板，五板叫堵。(9)究：穷。宅：居。(10)哲人：明理的人，聪明的人。(11)宣骄：外表骄傲、逞强。

【译文】

大雁成群天上飞，
翅膀哗啦在作响。
这个人儿出行去，
劳累辛苦在郊野，
念及人间可怜人，
为那鳏寡心哀伤。
大雁成群天上飞，
停落在那水中央。
这个人儿云筑墙，
高墙百堵全筑起。
虽然劳累又辛苦，
穷人可以安居了。
大雁成群天上飞，
声声哀鸣好悲凉。
只有那些明白人，
说我辛苦又劳累。
但是那些愚昧人，
说我骄傲又逞强。

【读解】

人们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无不从特定视角出发，以主观先见云感知和理解事物。富有同情心的人，能以无私无偏的眼光，设身处在对方的地位去感知和理解，触景生情，遇事感怀，遇见孤苦无助顿生惻隐之心。自私者总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以偏狭的眼光云看人识物，把天下的人和事物全放到私心的尺度下去衡量。一般的凡夫俗子，也多为表面现象所惑，不能深入到内部去看个明白，见到外表衣冠楚楚者则肃然起敬，见到穷苦孤独者便侧目以视。

明智的人、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的人不少，趋炎附势、庸庸碌碌的人也多，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情形，也可以算是人性中永恒的现实吧。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往往能抛开自我为他人着想，而自己却不能为人所理解。表面看来，这似乎很让人不平；其实，这太正常，太合乎人情事理了，否则，小人物就不会记过是小人物，就不会永远处在边缘而不被人注意。只有从不顾及别人、只顾自己、心狠手毒、寡廉鲜耻的人，才可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高踞人上，显赫一时。所以，小人物自有成为小人物的道理，显赫人物自有成为显赫人物的奥秘，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

小人物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在于他具有默默无闻、吃苦耐劳、富有同情心、从未有非份之想这些品质。

沔水

——乱世伤怀劝友人

【原文】

沔彼流水（1），
朝宗于海（2）。

𩇑彼飞隼（3），
载飞载止。
嗟我兄弟，
邦人诸友。
莫人诸友。
莫肯念乱，
谁无父母。
沔彼流水，
其流汤汤（4）。
𩇑彼飞隼，
载飞载扬，
念彼不迹（5），
载起载行。
心之忧矣，
不可弭忘（6）。
𩇑彼飞隼，
率彼中陵（7）。
民之讹言（8），
宁莫之惩（9）。
我友敬矣（10），
谗言其兴。

【注释】

（1）沔（mian）：水流满的样子。（2）朝宗：诸侯朝见天子。这里指百川入海。（3）𩇑（YU）：鸟疾飞的样子。（4）汤汤（shang）：水势盛大的样子。（5）不迹：不轨的事。（6）弭（mi）：止息，停止。（7）陵：大土山。（8）讹言：说假话。（9）惩：禁止。（10）敬：同“儆”，警惕。

【译文】

流水滔滔不停息，
奔腾流归入大海。
鹰隼空中疾飞过，
有时高飞有时停。
可叹同宗亲兄弟，
还有国人和朋友。
无人关心乱世事，
谁人没有父母亲。
流水滔滔不停息，
水流浩浩奔腾急。
鹰隼空中疾飞过，
时而翱翔时高飞。
想想那些越轨者，
里面兴起时横兴。
我的心中多忧伤，
忧患不止心难忘。
鹰隼空中疾飞过，

沿着山陵高飞翔。
人间谣言四处起，
全然无人去禁止。
我的朋友要警惕，
谗言兴起乱纷纷。

【读解】

敏感的心灵，在兵荒马乱、谣言蜂起的乱世，最容易感时伤怀。不但自己忧患感伤，而且忠告自己的亲朋好友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无助的弱者在风雨飘摇之中唯一的武器，是同病相怜，风雨同舟，互相安慰。就遭受苦难者而言，心灵的抚慰虽然不象实际的解救那么具有现实求助效果，却能超越现实的求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尽管人的活法可以各种各样，千姿百态，但总得要让心灵得到安宁。受苦受难也好，富贵享乐也好，只要心里平衡，心安理得，便是最大的满足。所以，风雨飘摇中的心灵慰藉，无异于雪中送炭，久旱的禾苗逢甘露。

俗话常说，人言可畏。这话对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的确如此。因为大多数人都要借助外在的参照物（尤其是他人的评价）来调整自己的言行，确定自己的言行的座标，因而流言蜚语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到人们的选择和行为方式，只有少数有独立意志并且意志坚定的人，可以不受他人言论的左右，不以他人的是非评价作为参照物。

谗言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流言蜚语总要伴随着人的存在，这是人的劣根性决定了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了谗言和谣言，可能会变得十分寂寞和无聊。无事生非才会使世界变得更精彩。但是，有强烈自主意识的人，总会耐得寂寞，不管别人的说长道短而独立前行，把谗言和谣言当作粘在身上的蛛丝，轻轻抹去。

鹤 鸣
——园林池沼为谁美

【原文】

鹤鸣于九皋（1）

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

或在于渚（2）。

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3），

其下维栝（4）。

它山之石（5），

可以为错（6）。

鹤鸣于九皋，

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

或潜于渊。

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

其下维榦（7）。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注释】

①皋(gāo): 沼泽。九皋: 曲折深远的沼泽。②渚(zhǔ): 水中的 小块陆地。③爰: 语气助词, 没有实义。檀: 紫檀树。④择(tuō): 落下的树叶。⑤它: 别的, 其他。⑥错: 磨玉的石块。⑦榦: 楮 树。

【译文】

白鹤鸣叫在深泽,
鸣声四野都传遍。
鱼儿潜游在深渊,
时而游到小清边。
那个可爱的园林,
种着高大的紫檀,
树下落叶铺满地。
其他山上的石块,
可以用来磨玉石。
白鹤鸣叫在深泽,
鸣声响亮上云天。
鱼儿游到小清边,
时而潜游在深渊。
那个可爱的园林,
种着高大的紫檀,
树下长的是榕树。
其他山上的石块,
可以用来磨玉石。

【读解】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这一富有哲理的成语, 最初便出自这 批。然而, 全诗并不意在阐释哲理, 而是赞颂园林池沼的美丽。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 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赞美, 到人造山 水, 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演变。自然山水无论怎么美, 却难以 摹 仿。把官室修筑到风光秀美之处固然不错, 却又给办事、生 活造成诸多不便。要把自然山水随心所欲地迁移, 几乎是不可能 的。或许是为了在住地周围再现自然风光的秀美, 或许是出于占 有自然山水之美的私欲, 或许是为了显示富有与阔气, 或许几种 动机兼而有之, 于是便有了模仿自然山水的人造园林。据说, 这 玩意儿早在西周就已有了。

无论怎么说, 人造园林的出现, 大概不会是出于“为艺术而 艺术”一类的高尚动机, 并不像某些研究者说得那么“玄”。即使 有这样的东西, 也应当是很晚近的事情。

在一个交通尚不发达, 人民衣食住行尚成问题, 外扰内乱不 问, 财力、技术十分有限的时代, 要建造大规模的园林景观, 完 全可以想见其难度和对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这样一朵艺术之花, 却原来是生长开放在一块贫瘠的土壤之上。

也许, 历史就是这样。主观的动机和最终的结果总是相分离 的, 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修建金字塔的劳工, 大概不会像我 们这样对金字塔顶礼膜拜。建造皇帝园林的能工巧匠, 未必会对 自己的作品感到欢欣鼓舞。真是彼一时也, 此又一时也。

无羊

--牧歌中的诗意

【原文】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
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湶①。
尔羊来思，
其角濊濊（2）。
尔牛来思，
其角温温③
或降于阿④，
或饮于池，
或寝或讹⑤
尔牧来思，
何蓑何笠（6），
或负其猴（7）。
三十维物（8），
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
以薪以蒸（9）
以雌以雄。
尔羊来思，
矜矜兢兢（10），
不穿不崩（11）。
麾之以肱（12），
毕来既升（13）。
牧人乃梦，
众维鱼矣（14），
旄维旄矣，
大人占之，
众维鱼矣，
实维丰年。
旄维旄矣，
室家溱溱（16）。

【注释】

①湶（run）：嘴唇是黑色的黄牛。（2）濊濊（ji）：聚集在一起的样子。③温温（qi）：耳朵摇动的样子。④阿：山坳。⑤讹：动。（6）何：同“荷”。（7）猴：干粮。（8）物：颜色。（9）薪：粗柴。蒸：细柴。（10）矜矜兢兢：强壮的样子。（11）骞：身体亏损。崩：集体生病。（12）麾：同“挥”。肱：手臂。（13）升：登上，这里指人圈。（14）众：指蝗虫。（15）旄（zhao）：龟蛇旗。旃（yu）：鸟隼旗。（16）溱溱（zhen）：众多的样子。

【译文】

谁说你家没有羊？
一群就有三百头。
谁说你家没有牛？
黑嘴黄牛九十头。

你的羊群走过来，
羊角攒动聚集齐。
你的牛群走过来，
牛头晃动耳朵摇。
有些牛羊下山岗，
有些饮水在池旁，
有些睡觉有些走。
你的牧人归来了，
身披蓑衣头戴笠，
随身携带着干粮。
各色牛羊数十种，
祭祖牲畜全备齐。
你的牧人归来了，
又是砍柴又割草，
还要猎兽也捉鸟。
你的羊群走过来，
只只肥硕又强壮，
没有生病没减少。
牧人举手挥一挥，
羊儿全都进了圈。
牧人做了一个梦，
梦见蝗虫变成鱼，
又见龟旗变鸟旗。
太卜为他占卦说：
梦见蝗虫变成鱼，
那是丰年的兆头。
梦见龟旗变鸟旗，
家族兴旺人丁多。

【读解】

这是一首牧歌。与我们熟悉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一样的是，它并不着意展现牧区生活的空阔、安宁、淡远，而着眼于富足。富有的主人雇佣牧人为之放牧，牛羊成群，膘肥体壮，牧人做的梦也是儿孙满堂和发财梦。同样是牧歌，写法却可以不同；同样是牧人，梦想却大有差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赞赏恬淡宁静的生活方式，表现对放牧生活的热爱。牛羊成群，寄托的是发财致富的梦想，放牧是致富的手段。同样的生活内容，呈现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大不一样。

这个道理其实可以推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然而，为什么同样的存在会有不同的意识？同一个世界，为什么呈现在人们心目中的面貌会不一样？答案只能到人们的价值取向中寻找，到意识中寻找。黄金在商人的心目中是财富的象征，艺术家所关心的却是它金光灿灿的色泽和光芒，在化学家的心目中不过是一种化学性质稳定的金属，在帝王心目中则是高贵的象征。

世界只有一个，但呈现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却各不相同。从感知的角度说，没有纯粹客观的世界，只有打上人们心灵印迹的世界。从世界本身说，它是向心灵无限开放的。

不管怎么说，牧歌式的生活，无论其基调是恬静淡远的生活方式，还是发财致富的途

径，都充满了诗意。膘肥体壮、成群结队的牛羊的洋洋叫声，总让人心悸。眼望着大群属于自己的财富，自己劳作的收获，心中总会充满令人陶醉的喜悦。

小宛

--忧国忧民亦英雄

【原文】

宛彼鸣鸠①，
翰飞戾天②
我心忧伤，
念昔先人。
明发不寐③，
有怀二人④
人之齐圣⑤，
饮酒温克⑥。
彼昏不知，
壹醉日富⑦。
各敬尔仪，
天命不又⑧。
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
螟蛉有子⑨，
蜾蠃负之⑩。
教诲尔子，
式穀似之⑪。
题彼脊令⑫，
载飞载鸣。
我日斯迈，
而月斯征。
夙兴夜寐，
无忝尔所生⑬。
交交桑扈⑭，
率场啄粟。
哀我填寡⑮，
宜岸宜狱⑯。
握粟出卜⑰，
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⑱，
如集于木。
惴惴小心，
如临于谷。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注释】

①宛：小的样子。②翰：高。戾(lì)：至，达到。③明发：指湖。④二人：指父母亲。
⑤齐圣：聪明正直。⑥温克：蕴藉 从容(7)壹：语气助词，没有实义。富：满。(8)不又：不再来。(9)螟蛉：螟蛾的幼虫。(10)蜾蠃(guō lüo)：细腰蜂。负：背。(11)式：用。穀：善。似：继嗣。(12)题：看。(13)忝：愧，辱没。生：指父母。(14)交交：飞来飞去的样子。桑扈：鸟名。(15)填：苦。(16)岸：牢房。(17)出：问。(18)温温：和软的样子。

【译文】

小小斑鸠在飞鸣，
展翅高飞上天空。
我的心中多忧伤，
追念故去的先人。
直到天亮睡不着，
心中怀念父母亲。
有人正直又聪明，
饮酒蕴藉又从容。
也有昏庸无知者，
沉醉酒中难自拔。
各自威仪要慎重，
天命一去不再来。
田野长着野豆苗，
庶人百姓去采摘。
螟蛾生子长成虫，
细腰土蜂背走它。
教导你的亲生子，
使他向善长成材。
看看那些小鹁鸪，
一边飞来一边鸣。
我要天天出门行，
你要月月在外奔。
早起晚睡要勤勉，
切莫辱没父母亲。
桑扈鸟儿飞去来，
沿着禾场啄米粒。
可怜我穷无依靠，
应吃官司进牢房。
抓把小米去问卜，
何处能够得吉利。
温和恭顺的人们，
好像栖身大树上。
忐忑不安多小心，
就像面临那深谷。
恐惧谨慎战兢兢，
就像双脚踏薄冰。

【读解】

士大夫身处乱离之世，不仅感叹自身命途多舛，并且劝诫身在朝廷的人们，在特殊情

势之中要谨守职责，向善明哲，不但小心做人，也要勤于政务，不要辱没先辈。这是传统具有良知正义感的士大夫在乱离之世特有的忧患意识，也是传统士大夫特有的品质。

乱离之世，人心最容易浮躁。野心家和趁火打劫者往往混水摸鱼，借机大捞一把。看被红尘者，往往隐通山林，或自暴自弃，成沉溺于酒色。英雄豪杰落草绿林，劫富济贫。在这种时候，要的自好，坚持操守，尽忠尽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各自的命运瞬息变幻，朝不保夕，更是难以顾及其它。此情此景，犹如在一个飞快旋转的涡漩之中要站稳脚跟，得有巨大的自制力和平衡能力。

但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总该有一个轴心，一种向心力，否则便会成散沙一盘，失去主心骨。这个轴心，这种向心力，往往是由具有社会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来构筑的。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既成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作为社会生活支柱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理想的价值取向。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以成全自己竭力维护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应当说，这样的人同创造物质文明的人一样，在为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群体作着自己的贡献。他们并非“精英”，只为某种信念和理想存在着。他们手中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们。他们没有财富，却以维护精神上的独立为己任。

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无论是拯救还是逍遥，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支撑着民族和社会的价值与信念体系。从屈原到“戊戌七君子”，以血荐轩辕，杀身以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慨赴死，其精神足以感天动地泣鬼神。乱世出英雄。这英雄应当不单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也不单是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不单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豪杰；同样也包括矢志不移地坚持道德和人格理想的人们，包括忧国忧民忧时的人们。

巧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原文】

悠悠昊天①，

曰父母且②

无罪无辜，

乱如此帀③

昊天已威，

予慎无罪④

昊天泰帀

予慎无辜。

乱之初生，

僭始既涵⑤

乱之又生，

君子信谗。

君子如怒(6)，

乱庶遄沮(7)

君子如祉(8)，

乱庶道己。

君子屡盟(9)，

乱是用长。

君子信盗，

乱是用暴。
盗言孔甘，
乱是用餖（10）。
匪其止共，
维王之邛（11）。
奕奕寝庙（12），
君子作之。
秩秩大猷（13），
圣人莫之（14）。
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
跃跃毚兔（15），
遇犬获之。
荏染柔木（16），
君子树之。
往来行言（17），
心焉数之。
蛇蛇硕言（18），
出自口矣。
巧言如簧，
颜之厚矣。
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19）
无拳无勇，
职为乱阶（20）。
既微且羶（21），
尔勇伊何。
为犹将多，
尔居徒几何。

【注释】

①悠悠：远大的样子。②且（ju）：语气助词，没有实义。③帙（hu）：大。④慎：诚，确实。⑤僭（jian）：谗言。涵：包容。(6)君子如怒：君子如果听到谗言便发怒。(7)遄(chuan)：很快。沮(ju)：止住。(8)祉：福。这里指贤人。(9)盟：在神坛前发誓。(10)餖(tan)：增加。(11)邛：病。(12)奕奕：房屋高大的样子。寝庙：宫室和宗庙。(13)秩秩：聪明的样子。大猷：大道理。(14)莫：谋划。(15)跃跃：跳得很快的样子。毚(chan)兔：狡猾的兔子。(16)荏(ren)染：软弱的样子。(17)行言：流言。(18)蛇蛇(yi)轻率的样子。硕言：大言，

大话。(19)麋：水边。(20)职：主管，职掌。(21)微：腿骨上生疮。羶(zhong)：脚肿。

【译文】

辽阔高远的苍天，
说是人们的父母。
人们无罪又无过，
祸乱大得真可怕。

苍天在上太威严，
我实没有犯罪过。
苍天在上太暴虐，
确实我就是无辜。
祸乱开初出现时，
谗言传开被包容。
祸乱再次发生时，
君子信用进谗人。
君子闻谗若发怒，
祸乱很快会止住。
君子如能用贤人，
祸乱也能快平息。
君子多次发誓言，
祸乱因此愈增长。
君子信用谗言者，
祸乱因此更凶暴。
谗人巧言好甜蜜，
祸乱因此愈增加。
不是他们尽职守，
是为君王造祸患。
高大宫室和宗庙，
是由君子把它造。
明智治国的大计，
是由圣人来谋划。
他人心中有诡计，
我能揣度知道它。
蹦蹦跳跳的狡兔，
遇上猫犬命难逃。
柔软脆弱的树木，
是由君子把它栽。
传来传去的流言，
心中有数分得清。
轻率浮浅的大话，
都是谗人口中出。
花言巧语如丝簧，
脸皮真厚太无耻。
他是怎样一个人？
住在河流的岸边。
没有力量没勇气，
只会滋事造祸乱。
腿上生疮脚肿大，
你的勇气有好多？
玩弄诡计多阴谋，
你的同伙有几个？

【读解】

谣言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在上司面前低毁他人、散布谣言、说坏话，同样也是用不见血的软刀子杀人。谣言造成一种致人于死地的氛围，让人被逼窒息而忍无可忍以至不见容于那令人窒息休克的环境。谗言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用意，它以类似于借刀杀人的手法，离间中伤，借他人之手置人于死地。

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发现了用言语杀人的办法，并且运用有术，得心应手。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英雄好汉肯定不会以躲在暗地里放冷枪。射阴箭的方式来同对手较量，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确证自己的能力。但是，这既是英雄好汉的长处，也是他们容易遭到对手暗算的地方；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浑身可以刀枪不入，但致命的弱点在他的脚踵之上，那是他最易受伤害的地方。再伟大的英雄，也完全可能倒在敌人的时之下。明伙执仗的敌人决不是英雄的敌手，而英雄的弱点正是敌人进行征服的下手之处。

怯懦的小人之所以能够得势，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真本领，也并非因为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他们无法以任何光明正大的方积确证自己的能力。于是，用蛊惑人心中伤他人、打冷枪、放暗箭将对手击倒，便成了他们为了出人头地的唯一选择，否则便只有永远默默无闻，不为人所注意。

可悲的是，人们为小人、奸佞之人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打冷枪放暗箭提供了太多的机会和条件。出于好奇心、妒忌心，人们乐于担当传播谣言的使者，乐于以这一职责来解除生活中的平淡与乏味，乐于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什么（实际上恰恰证明了人们的空虚、无聊、琐屑、无能），并且唯恐天下不乱，在不辱传播谣言使命的同时，对谣言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塞进一些凭借想象力所作的夸张。生活和活动于这样的氛围之中，奸佞小人们如鱼得水，沾沾自喜。

大概，这世上很难有什么药治得了人们乐于传播谣言、谗言的毛病，更难有治疗奸佞小人的神妙药方。受谣言、谗言伤害的人们，不是在谣言、谗言中沉默，便是在其中消失。

谷风

——患难过后见真心

【原文】

习习谷风①，

维风及雨。

将恐将惧②，

维予与女③。

将安将乐，

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

维风及颓④。

将恐将惧，

寘予于怀⑤

将安将乐，

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

维山崔嵬⑥，

无草不死，

无木不萎。

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7）。

【注释】

①习习：风吹和顺的样子。谷风：东风。②将。连词，且。③与：亲近，救助。女：汝，你。④颶：旋风。⑤寘（zhì）：同“置”，放置。（6）崔嵬（wēi）：山势高峻的样子。（7）小怨：小毛病。

【译文】

东风和煦轻轻吹，
和风吹来那春雨。
当初艰难恐惧时，
只有我来救助你。
如今安乐无忧时，
你倒把我来抛弃。
东风和煦轻轻吹，
吹来旋风呼呼响。
当初艰难恐惧时，
把我抱在你怀里。
如今安乐无忧时，
把我抛弃全忘记。
东风和煦轻轻吹，
呼呼吹过高山顶。
世上百草都会死，
万木也有枯萎时。
忘掉我的大恩德，
对我小错记得清。

【读解】

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是人们用来说明当大家的命运被系在一起时相互支撑的情景的。的确，当大伙儿像栓在一根绳上的蚂蚁之时，人人都别无选择，只有在相互支撑中共度艰难时刻。这时，此一人的命运同时也是彼一人的命运，反过来也一样，谁都不可能例外。

共患难容易，而同安乐很难。渡过艰难，犹如渡过急流险滩抵达安全的彼岸。此时天地广阔了，压力和威胁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多了，条件优越了，曾经共过患难的人们便各自东西，知奔前程。

很难说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以传统的“忠义”观来看，自然是不好，“过河舍筏”、“过河拆桥”会受到强烈谴责。从人类心理习惯的角度看，恋旧和感恩应当是值得崇尚的品性。情况的改变造成的心态改变，固然可以理解，在心理和情感上却不可容忍。

倘若所有的人都变得“过河拆桥”一样的势利，那么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赖和美好的东西可言！这世界太大，各色人等俱全。古往今来，忘恩负义者，除了拆桥者，甚至恩将化报者都大有人在，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几乎无法改变人性中的这些痛疾，对这一类的人亦无可奈何。怨天尤人虽然可以博得同情和眼泪，却无助于改变现状。

唯一的选择是：无论世事人情如何变化，无论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者如何众多，坚守住自己的信念和价值准则，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相信最可靠的支柱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北山

--公平不同于平均

【原文】

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①。
偕偕士子②，
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
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③，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④，
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
我从事独贤⑤。
四牡彭彭⑥，
王事傍傍⑦。
嘉我未老⑧，
鲜我方将⑨。
旅力方刚⑩，
经营四方⑪。
或燕燕居息⑫，
或尽瘁国事。
或息偃在床⑬，
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⑭，
或惨惨劬劳⑮。
或栖迟偃仰⑯，
或工事鞅掌⑰。
或湛乐饮酒⑱，
或惨惨畏咎⑲。
或出入风议⑳，
或靡事不为。

【注释】

①言：我。②偕偕：身体强壮的样子。③溥（pu）：大。④率：从，沿着。滨：水边。率土之滨：意思是说四海之内。⑤独贤：一个人辛苦。⑥彭彭：奔跑不停的样子。⑦傍傍：无穷无尽。⑧嘉：夸奖。⑨鲜：珍视，重视。将：强壮。四旅力：同“膂力”，体力，筋力。⑪经营：做事。四燕燕：安闲的样子。⑬僵：刚睡下。⑭叫号：辛苦叫喊的声音。⑮惨惨：愁苦的样子。⑯栖迟：闲游。⑰鞅掌：负荷捧持，指公事繁忙。⑱湛（dan）乐：沉溺于享乐之中。⑲咎：过错。⑳风议：夸夸其谈。

【译文】

登上高高的北山，
我把枸杞来采摘。
身强力壮的士子，
从早到晚忙不停。

君王差事无休止，
心中忧伤念父母。
苍天之下的土地，
没有不属于君王。
四海之内的臣民，
都是君王的臣仆。
大夫派差不公平，
派我差事真辛苦。
四匹公马不停跑，
差事多得没有完。
夸我年壮未衰老，
说我身强力又壮。
还说我的精力旺，
可以办事走四方。
有人安闲地休息，
有人为公尽全力。
有人终日床上躺，
有人奔走不停息。
有人辛苦不知叫，
有人劳累多忧愁。
有人优游又安闲，
有人公事太繁忙。
有人享乐沉于酒，
有人忧心怕遭祸。
有人信口夸夸谈，
有人无事不动手。

【读解】

古人不如今人，没有承包制、责任制、竞争机制、按劳取酬一类解决劳逸不均的制度。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付出劳种取得报酬不是按人本身的能力和应尽的职责，而是凭借地位、权力、靠山、关系等等，自然会出现忙的人忙死，闲的人闲死。不仅如此，取得的报酬同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得到赏赐的不必定辛苦有功，辛苦有功的往往得不到奖赏。

这大概同人性中的惰性有关。一般的人都希望不干活儿或尽可能少干活儿而挣大钱、出名、享受荣华富贵，谁愿意劳而无获、劳而无功？但是，地位不一样，权力不一样，关系靠山一样，就完全可能使人们偷奸耍滑、无功受禄的愿望得以实现，而另一些人则像牛马一般地辛苦劳累。

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和人治的政治有关。等级制不以才能、贡献来确定人的地位、责任、俸禄，而是按的排辈、人际关系、出身门第来确定人的权力、地位和俸禄。人治的社会很难说有什么使社会按公平原则运行的严格标准，谁的权力大，谁的意志和所说的话就是标准，朝今夕改、出尔反尔、极力就是真理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

除此之外，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社会正义不是以公平为基础，而是注重平均。公平和平均表面看很相似，实际上有质的差别。公平讲究竞争的规则；规则的约束是至高无上的，任谁都不能超越规则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平均讲究的是“天理良心”，不论才能贡献一律均等，以平均划一抹杀了人的差别和竞争排则。规则导致的是公正、公平、公开，人心导致的是随心所欲、互相攀比、压制强者、埋没能人和大锅饭。在规则约束下的公年反付出和

得到成正比，在人心支配下的平均使人无论付不付出都要分一杯羹，无论才能贡献大小都要沾光。

也许我们比古人幸运，正在开始享受公平带来的好处。但是，人性中的那些惰性，以及传统的观念，是否就此消失不再复现，这还是一个难以下断语的问题。

无将大车

--参与和逃避的困境

【原文】

无将大车①，

祇自尘兮②

无思百忧，

祇自疢兮③

无将大车，

维尘冥冥④。

无思百忧，

不出于颍⑤

无将大车，

维尘隤兮⑥。

无思百忧，

祇自重兮⑦。

【注释】

①将：用手推车。大车：牛拉的载重车。②祇（zhǐ）：只。自尘。招惹灰尘。③疢（qi）：生病。④冥冥：昏暗的样子。（5）颍（jǐng）：火光，亮光。（6）隤（tūi）：遮掩。（7）重：拖累。

【译文】

不要把那大车推，

只会惹得尘满身。

不要去想忧心事，

只会得病伤身体。

不要把那大车推，

只会扬起层层灰。

不要去想忧心事，

只会越想越不明。

不要把那大车推，

尘土飞扬遮天日。

不要去想忧心事，

只会加重心中累。

【读解】

推车慧来满身灰，忧心导致心病累，这种人生感慨饱含着沉重的挫折感，发出这般感慨，既是劝解自己，又是劝戒他人二不要自寻烦恼，不要去做劳而无功反受累的事。但是，人生来似乎就总在参与和逃避的悖论中循环，似乎这摆脱不掉这样的尴尬局面。参与吧，费劲费力，付出了汗水和心血，不仅得不到好报，还经常招来不满、非议、妒忌，结果是羊肉没有吃到，还慧来一身臊。逃跑吧，又总想以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甘心通这江湖，道

遥山林，虽然身在江湖，心却在朝廷，家事国事天下事尽入梦中来。

也有被迫参与的时候。车在那里，你不得不推。非推不可，明为会惹来满身灰尘，还是得去推。被迫逃避的痛苦在传统中甚至不逊于被迫参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患意识总如幽灵一样随时都如现，虽然有车，就是不让你推，不让推则无比失落和烦恼。

不即不离的超脱状态在实际当中虽然很好，却难于达到。我们很难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也不可能只看路不拉车。看路就会有忧虑和恐惧，拉车也会有招惹是非麻烦的可能。如何是好，似乎并无标准答案。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人甘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人功成身退，有人急流勇进。在无可选择之中仍然有选择。

鼓钟

——掩盖不住的悲哀

【原文】

鼓钟将将①，

淮水汤汤②，

忧心且伤。

淑人君子③，

怀允不忘④

鼓钟喑喑⑤，

淮水湔湔（6），

忧心且悲。

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7)。

鼓钟伐鼗⑧，

淮有三洲，

忧心且妯(9)。

淑人君子，

其德不犹(10)。

鼓钟钦钦(11)，

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12)

以雅以南(13)，

以箫不僭。

【注释】

①鼓：敲击。将将（qiang）：钟声。②汤汤（shang）：水势奔腾的样子。③淑：善。
④允：语气助词，没有实义。(5)喑喑(jie):钟

声。(6)湔湔(jie)：水势奔腾的样子。(7)回：奸邪。(8)伐：击打。鼗(gao)：大鼓。(9)妯(chou)：悲伤。10)犹：终止。(11)钦钦:钟声。(12)笙：古代的一种管乐器。磬：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13)雅：雅乐。南：南夷之乐。(14)箫(yue)：古代的一种乐器。僭：乱。

【译文】

敲起编钟声铿锵，

淮水奔流浩荡荡，。

我心忧愁又悲伤。

那些善良的君子，

让我思念不能忘。
敲起编钟声当当，
淮水东流浩荡荡，
我心忧愁又悲伤。
那些善良的君子，
品德高尚不奸邪。
敲起编钟击大鼓，
淮水当中有三洲，
我心忧愁又悲伤。
那些善良的君子，
美好品德千古传。
敲起编钟声钦钦，
又鼓瑟来又弹琴，
吹笙击磬声谐和。
奏起雅乐和南乐，
乐声悦耳不混乱。

【读解】

钟鼓齐鸣的辉煌，掩盖不住内心的忧伤；欢乐喜庆的盛况，同样抹不去铭刻在内心深处的沉重；人生悲观的滋味，从不会因为外表的灿烂壮观而被冲淡。

悲伤并不一定始于快乐到极点，也并不一定只产生于落叶萧萧北风呼啸之时。在平和宁静之时，在歌舞升平之时，甚至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足以使人悲从中来，发思古之幽情，感念天地人间绝望和悲观，以至不能自己，难以自拔。

没有感念的日子，注定是空虚的；没有悲伤的日子，注定是轻飘飘的；没有迷惘彷徨的日子，注定是没有厚度的。尽管沉重的悲伤在物欲、权欲的洪流中已被视为陈旧过时而不再被看重，但是，生命存在在本质上令人悲观和绝望的性质，却并不随时代思潮的改变而改变。

可以笙歌宴舞乐而忘返，可以花天酒地云里雾里，可以变作挣钱机器拼命运转，也可以一夜暴发声名显赫，也可以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然而这一切过去之后呢？在沉溺于其中忘乎所以的时候呢？为了什么？意义在哪里？

我们的面前总耸立着一座城堡，若隐若现。我们想尽办法要进去，却始终进不去，即使可以接近，却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最后，我们两手空空，又不肯放弃。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不可理喻的荒谬太多了，不可控制和不可把握的事情也太多了。人在这些东西面前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可悲的，可怜的。

我们在任何时候想到这一切时，都可能悲从中来，陷入失语症之中。

车辇

——新婚时为德行干杯

【原文】

间关车之辇兮①，
思变季女逝兮②。
匪饥匪渴，
德音来括③。
虽无好友，
式燕且喜④。

依彼平林⑤，
有集维鷖⑥。
辰彼硕女⑦，
令德来教⑧。
式燕且誉，
好尔无射⑨。
虽无旨酒，
式饮庶几⑩。
虽无嘉肴，
式食庶几。
虽无德与女，
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
析其柞薪⑪。
析其柞薪，
其叶湑兮⑫。
鲜我觐尔⑬，
我心写兮⑭。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⑮。
四牡排𨾏𨾏⑯，
六轡如琴⑰。
觐尔新婚，
以慰我心。

【注释】

①间关：车轮的摩擦声。奎（xia）：车轮轴头上的键。②思变：思慕美貌。季女：少女。
③德音：好消息。括：会面，见面。④式：语气助词，没有实义。燕同“宴”。⑤依：茂密。
平林：平地上的树林。(6)鷖(jiao)：野鸡。(7)辰：时刻。这里指出嫁的时刻。硕女：长大了的女子。(8)令德：好德行。(9)射(yi)：厌，厌恶。(10)庶几：勉强可以。(11)析：砍。柞(zuo)：树名，栎树。(12)湑：茂盛。(13)鲜：善。觐：见到。(14)写：同“泻”，除尽。(15)景行：大路，大道。(16)𨾏𨾏(pei)：排列行走。(17)轡(pei)：马缰绳。

【译文】

车行起来间关响，
想那美女要出嫁。
不是饥饿也不渴，
盼望会面好消息。
虽无同好的朋友，
宴饮喜庆也欢乐。
那片茂密的平林，
林中野鸡来栖息。
女子长大要出嫁，
美德使我受教益。
宴饮相庆又赞誉，
爱你永远不厌弃。

虽然我没有美酒，
愿你也能喝几杯。
虽然我没有佳肴，
愿你也能吃几口。
虽无美德与你比，
也可歌吟舞一回。
登上高高那山岗，
砍下柞木当薪柴。
砍下样本当薪柴，
树叶茂盛多新鲜。
有幸我把你遇见，
我心忧愁全不见。
德如高山人景仰，
德如大道人遵循。
四匹公马并排走，
六根僵绳如琴弦。
如今新婚遇见你，
我心从此得安慰。

【读解】

新婚宴乐，夫妻同贺，虽无美酒佳肴，却有情意浓浓，且歌且舞。

庆贺什么？如今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到了结婚之时，至少双方都认为爱情已经成熟，已经到了收获季节，进入一个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创幸福家庭的阶段。婚姻是爱情自然而然的。可是在古代，少有先恋爱后结婚之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为男女双方定下了终身。

因此，新婚宴乐，既是爱情开始时的庆贺，又是二人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生活开始时的庆贺。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庆贺是我们今天无法体验的。两个人事先最多是认识，并无深入的了解和接触，是否情投意合，是否能彼此理解，是否在心理习惯和生活习惯上吻合一致，全都是未知数。以这个角度说，庆贺新婚，如同庆贺一个巨大的悬念从此开始逐渐演绎，结果将取决于两个人如何来编织二人世界的故事。

也许，古时的先结婚后恋爱比我们如今习惯了的恋爱婚姻方式更富有诗意和戏剧性。在长长的人生之旅中，一次次地磨合，一次次地解开谜底，一次次地向悬念靠拢。当然，这之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今日我们是一夫一妻制，两人到了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可以离异，然后再重新寻找新伴侣；古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可以随便离异，但男方在走不下去之时，可以在不离异的同时寻找妾来作为弥补，发展新的关系，而女方就比较悲惨了。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在不可随意离婚的境况之中注意了德行的重要性。大概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明白了：在婚姻的诸多因素之中，德行是维持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模样儿再漂亮，家中财富再多，手再巧灵，嘴再会说，总不及高尚的德行重要。因此，在新婚燕尔之时，是大有必要为德行干杯、歌舞的。

青蝇

——为谗佞者画像

【原文】

营营青蝇（1），

止于樊（2）。
岂弟君子（3），
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
止于棘。
谗人罔极④，
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
止于榛。
谗人罔极，
构我二人⑤

【注释】

①营营：苍蝇飞来飞去的叫声，②樊：篱笆。③岂弟：性格快活平易。④罔极：没有定准。。⑤构：离间。

【译文】

青头苍蝇嗡嗡飞，
飞到篱笆上面停。
开朗平和的君子，
不要相信那谗言。
青头苍蝇嗡嗡飞，
飞到酸枣树上边。
谗人说话没定准，
祸乱四国不安宁。
青头苍蝇嗡嗡飞，
飞到樟树的上面。
谗人说话没定准，
离间咱们两个人。

【读解】

哪里有臭味，哪里就有苍蝇的身影。苍蝇改不了逐臭，正如狗改不了吃屎一样.用苍蝇来比喻谗倭小人无孔不入，贴切得不能再贴切了。哪里有人群，哪里有可以追逐的利益，哪里有空子可钻，哪里就有谗倭者的身影。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以至永远都不可易移的一个法则，所以人们专用“青蝇”来指称专干进谗低毁、造谣生事的小人们。

形容丑陋，内心阴暗，心术不正，脸皮颇厚，不择手段，无事生非，恶习不改，是这类人最好的画像。他们同青头逐臭苍蝇的唯一区别在于：青蝇逐臭从不掩饰，总是大张旗鼓，闹闹轰轰，而且赶不走；谗倭小人则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小心翼翼怕被现，总是趁人不备时搞阴谋诡计，然后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比较起来，他们连苍蝇的体面和勇气都没有，可见其秉性的卑琐和可恶。

菀柳

——兔死狗烹的悲剧

【原文】

有菀者柳①，

不尚息焉②
上帝甚蹈③，
无自暱焉④
俾予靖之⑤，
后予极焉⑥。
有苑者柳，
不尚惕焉⑦。
上帝甚蹈，
无自瘵焉⑧。
俾予靖之，
后予迈焉⑨。
有鸟高飞，
亦傅于天⑩。
彼人之心，
于何其臻（11）。
曷予靖之（12），
居以凶矜（13）。

【注释】

①苑：枝叶十分茂盛的样子。②尚：庶几。③蹈：动，指变动无常。④暱（nì）：亲近。
⑤俾：使。靖：谋划。⑥极：诛，责罚。⑦惕（qì）：歇息，休息。瘵（zhài）：病，生病。
⑨迈：行，指放逐。⑩傅：到达。（11）臻：至，到。（12）曷：为什么。（13）以：于。凶矜：凶险。

【译文】

枝叶茂盛的柳树，
谁不想在树下歇。
君王喜怒太无常，
不要与他太亲近。
若使我去谋国事，
结果必定遭诛杀。
枝叶茂盛的柳树，
谁不想在树下歇。
君王喜怒太无常，
不要与他太接近。
若使我去谋国事，
结果必定遭放逐。
鸟儿展翅高高飞，
一直向上飞到天。
那人内心摸不透，
何处才是那止境。
为何让我谋国事，
把我置于凶险地。

【读解】

兔死狗烹，是人们用来比喻事成之后就把曾经效劳出力的人抛开或杀掉，就像野兔死了之后，猎狗再也无用武之地，于是便被杀掉煮来吃肉。

这类悲剧从古至今不可胜数，不必我们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不致被别人过河拆桥、被别人煮来吃肉？

翻脸不认人的小人和野心家大有人在，有时我们被他们蒙蔽完全可能。然而，一旦我们有所醒悟，就该认真想想出路的问题。最可怕和不可救药的是，既已醒悟。还继续幼稚地抱有幻想，天真地以为小人野心家会良心发现、立地成佛。等到刀子架到脖子上那一天，连后悔都来不及及时醒悟，出路是有的。可以金蝉脱壳。力量不够强大时，翅膀尚未长硬时，不妨以阴谋付阴谋，以诡计对付诡计，巧妙地以走为上计。不等对方把刀子磨快，便逃之夭夭。把根留住，将会形成对方的心腹之患，便之坐卧不安。

可以激流勇退。事成之后，知道结果不妙，主动引退，不存非份之念，可以正大光明地、体面地享受已获得的成果。这样做也需要技巧，使对方无法以任何理由举起刀来。也可以将计就计。当力量强大到足以同对方抗衡之时，一旦

觉察到阴谋，便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趁对方刀子没有磨好时将其除掉，不发慈悲，不存幻想，不留后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小人和野心家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如果还会有免死狗烹的悲剧发生，只能怪我们自己太麻木，太幼稚，太仁慈，太软弱。

隰桑

——暗恋时一种幸福

【原文】

隰桑有阿，

(1) 其叶有难(2)。

即见君子，

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

其叶有沃③

既见君子，

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

其叶有幽(4)。

既见君子，

德音孔胶⑤。

心手爱矣，

遐不谓矣(6)。

中心藏之(7)，

何日忘之。

【注释】

①阿；美好的样子。②难(nuo):枝叶茂盛的样子__③沃：柔 嫩光滑的样子。④幽：深黑色。⑤胶：牢固。(7)遐不：何不，为 什么不。(7)藏(zang):同“臧”。善。

【译文】

洼地桑树多么美，

枝叶柔嫩又茂盛。

已经见到那君子，

心里不知多快乐。

洼地桑树多么美，
枝叶柔嫩又滑润。
已经见到那君子，
心里怎么不快乐。
洼地桑树多么美，
枝叶色深绿油油。
已经见到那君子，
情深意笃愈加深。
心里把他爱极了，
何不对他把话讲。
内心深处藏起来，
什么时候能忘掉。

【读解】

暗恋是一种幸福。暗恋站在距离之外，略去了细微末节，看个大概，一举手一投足，或皱眉或微笑，都有一种由距离造成的美感。其中有朦胧造成的因素、有暗恋者用想象所作的加工和放大，也有爱屋及乌的成分。

暗恋既然保持着距离，就没有走近之后的摩擦纠葛，没有系于对方的责任。用一种审美的心态来欣赏，身是自由的，心是自由的，想象是自由的，美妙的情意和想象，可以不受污染而保持清纯的本色。

暗恋的情感是一笔精神的财富。它实际上已与对象无关，对象仅仅是激发美好情感的媒体，被激发起来的情感成了暗恋者精神上的支撑和欢乐的源泉。能够享受这笔财富和欢乐的，只有暗恋者本人。这种体验不可言说，不可名状，更不可与他人分享。

以占有为目的的暗恋完全不同于以审美为目的的暗恋。以占有为目的，便会朝思暮想，如熬如煎，茶饭不思，心思力乏。它时一种消耗一种折磨。一心系于占有，便不再有观赏、想象的自由，也不再有沉浸在遐想中的幸福感，而只有如坐针毡的苦涩。

绵蛮

——路慢慢其修远兮

【原文】

绵蛮黄鸟(1)，
止于丘阿(2)。
道之云远，
我劳如何。
饮之食之，
饮之食之，
命彼后车(3)，
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
止于丘隅。
岂敢惮行(4)，
畏不能趋(5)
饮之食之，
教之诲之。

命彼后车，
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
止于丘侧。
岂敢惮行，
畏不能极(6)。
饮之食之，
饮之食之，
命彼后车，
谓之载之。

【注释】

①绵蛮：小鸟的模样。②丘阿：山坳。③后车：副车，跟在后面的从车。④惮：畏惧，惧怕。⑤趋：快走。(7)极：到达终点。

【译文】

毛茸茸的小黄鸟，
栖息在那山坳中。
道路漫长又遥远，
我行道路多劳苦。
让他吃饱又喝足，
教他通情又达理。
叫那随从的副车，
让他做上拉他走。
毛茸茸的小黄鸟，
栖息在那山角落。
哪里是怕徒步走，
只怕太慢难走到。
让他吃饱又喝足，
教他通情又达理。
叫那随从的副车，
让他做上拉他走。
毛茸茸的小黄鸟，
栖息在那山丘旁。
哪里是怕徒步走，
只怕不能走到底。
让他吃饱又喝足，
教他通情又达理。
叫那随从的副车，
让他做上拉他走。

【读解】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只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只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有一只上帝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

途迷茫、找不到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得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得体验和内心得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苔之华

——饥年叹悲苦

【原文】

苔之华(1)，
芸其黄矣(2)。
心之忧矣，
维其伤矣。
苔之华，
其叶青青。
知我如此，
不如无声。
群羊坟首(3)，
三星在罍(4)。
人可以食，
鲜可以饱(5)。

【注释】

①苔(tiao)：凌霄花，藤本蔓生植物。②尝其黄：草木枯黄的样子。③群(zang)羊：母羊。坟：大。④三星：指星光。罍(liu)：捕鱼的小网。⑤鲜：少。

【译文】

凌霄花开在腾上，
花瓣已经枯黄了。
我的心中多忧愁，
满心哀伤难诉说。
凌霄花开在腾上，
叶色清开花已落。
早知我心这样苦，
不如当初不降生。
母羊瘦弱头显大，
星光照耀着鱼网。
虽然也算有饭吃，
很少有人能吃饱。

【读解】

古代的人们靠天吃饭，年成不好，自然会失去生活来源，出现饥荒，饿殍遍野。这种情形大概每隔三、五、年就来一次。其中惨状，以我们今日衣食富足的处境，是难以想象的。

连吃草的羊都饿得皮包骨，显出硕大得头颅，人得处境便可想象而知了。

不过，无论怎样饥荒，五有多少饿殍，总还是有人不忧不愁，啃鱼咽肉，出入有车马，起居有奴仆。杜甫诗中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把那几家欢乐、无数家愁得情景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当中也许有确实不知者，而知道者恐怕更多。即使知道，又能怎样呢？饱汉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大可能开仓济贫，与民共渡艰难。饿汉除了喊几声“天”、望“天”兴叹知外，又能如何呢？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知时，唯有自叹命运悲苦，生命悲苦。

天无情，人无情，命运无情。只有当这一切热铁一般无情降临到头上之时，人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悲。

何草不黄

——苦难只有承受者自知

【原文】

何草不黄，
何日不行。
何人不将(1)，
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2)，
何人不矜(3)。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4)，
率彼旷野(5)。
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

【注释】

(1)将：行，走路。(2)玄：黑色，这里指凋零。(3)矜(guan)：同“鳏”年老无妻。(4)兕(si)：野牛。(5)率：沿着。(6)芄(peng)：兽毛蓬松的样子。(7)幽：深。(8)栈车：役车。(9)周到：大道。

【译文】

哪种草儿不枯黄，
哪些日子不奔忙。
哪个男子不出行，
往来经营走四方。
哪种草儿不凋零，
哪个男子不单身。
可怜我们当征夫，
偏偏不被当人待。
不是野牛不事虎，
总在旷野受劳苦。
可怜我们当征夫，
早晚奔波没空闲。
尾巴蓬松的狐狸，

总在深草丛中藏。
高高大大的役车，
总在大道上奔跑。

【读解】

是的，世上没有不黄不枯的草，也没有不凋不谢的花。人的劳苦奔波却不一样。有人终年劳累奔波，当牛做马，不得歇息。有人锦衣玉食，作威作福，游手好闲。有人衣不蓑体，食不果腹。有人却高枕无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即使是野兽，也有悠闲自在得时候，有冬眠得时候。人不如野兽，连喘息之机都没有，所拥有得一切都付出了，得到得只有辛酸和泪水。出现这种境况之时，问题就应向统治者来解答，而比应当由受苦受难得人自己 来解答。

但在实际中，没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只有自问自答，独自承受苦难，便成了身处苦难之中唯一得慰藉，仅此而已。如果希望以这种表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使统治者受到感动，良心发现，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过于天真和幼稚了。承受苦难就象喝水一样，其中冷暖，只有喝水者自己知道。也许，人生是应当承受苦难。但是如果对身处社会低层、从生到死便与苦难厮守的人们说“苦难是人生的精神财富”，这就未免太无情，太残酷了，几乎同鳄鱼的眼泪差不多。

邶

——先民创业的史诗

【原文】

邶邶瓜瓞(1)，
民之初生②。
自土沮漆③，
古公亶父④
陶复陶穴(5)，
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
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6)，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7)，
聿来胥宇(8)。
周原膴膴(9)，
稷茶如飴(10)。
爰始爰谋(11)，
爰契我龟(12)。
曰止曰时(13)，
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亩(14)。
自西徂东，
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15)，
乃召司徒(16)。
俾立室家，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17)，
作庙翼翼(18)。
埽之阼阼(19)，
度之薨薨(20)。
筑之登登，
削屡冯冯(21)。
百堵皆兴(22)，
鼙鼓弗胜(23)。
乃立皋门(24)，
皋门有伉(25)。
乃立应门(26)，
应门将将(27)。
乃立冢土(28)，
戎丑攸行(29)。
肆不殄恤(30)，
亦不隕厥问(31)。
柞臧拔矣，
行道兑矣(32)。
混夷駉矣(33)，
维其喙矣(34)。
虞芮质厥成(35)，
文王厥蹶生(36)。
予曰有疏附(37)，
予曰有先后(38)。
予曰有奔奏(39)，
予曰有御侮(40)。

【注释】

① 緜緜：连续不绝的样子。瓠(die):小瓜。②民：指周朝的民众。(3)土：指杜水。沮、漆都是水名。(4)古公：亶父的号。亶父：周太王的名。(5)陶：挖掘。复：地室。(6)水浒：水边。(7)及：带着，一起。(8)胥：视察，察看、守：居住。(9)周原：地名。膃膃(wu)：土地肥美的样子。(10)葍(jin)、荼：两种野菜的名字。飴：饴糖。(11)始：谋划、(12)契：用火烧龟壳以占卜。(13)止、时：居住。(14)宣：开沟挖渠、亩：耕田种地。(15)司空：古代掌管土地的官。(16)司徒：古代掌管役工的官。(17)缩版：用绳子捆束筑墙的木板。(18)翼翼：房子高大严正的样子。(19)埽：把泥土装在器物中。阼阼(reng)：人多的样子。(20)度：把泥土填进夹板中。薨薨(hong)：人多嘈杂的声音。(21)削屡：指修整墙头。冯冯(ping)：墙头坚硬的声音。(22)兴：起。(23)鼙(gao)：长一丈二尺的大鼓(24)皋门：国君的城门。(25)伉：高的样子(26)应门：王宫里的正门。(27)将将：房屋高大严正的样子。(28)冢土：大的土地庙。(29)戎丑：众人。(30)肆：遂。殄(tian)：断绝。恤(yun)：怨愤。(31)隕：落下，废除。(32)兑：通达，通畅。(33)混夷：西方的国名。蜚(tui)：因惊恐逃走。(34)喙(hui)：困窘。(35)虞、芮：周初两个国名。质：问，这里指争执。成：平息、平和。(36)蹶(gui)：动。

生：性，天性。(37)疏附：意思是下臣亲近上臣。(38)先后：指引导。(39)奔奏：奔走。(40)御侮：抵抗外敌欺侮

【译文】

延绵不绝大小瓜，
就像周初的民众。
从杜到沮和漆水，
古公亶父始创业。
掘地挖穴筑居处，
那时儿房也无屋。
古公亶父创业初，
骑马率领周民逃。
沿着西方水边走，
一直来到歧山下。
带着妃子姜氏女，
察看选择定居处。
周土山肥地又美，
堇荼苦菜甜如糖。
于是谋划又商量，
又灼龟壳占封象。
封说周原可定居，
从此筑主安下家。
安下心来住下来，
划分左右和东西。
又分田界治土地，
开沟挖渠种田地。
从西一直到东边，
周民忙碌建家园。
召来司空管土地，
召来司徒管役工。
命令周民筑家室，
拉绳筑墙直又直。
捆好夹板把墙筑，
建成宗庙好威严。
众人忙着装泥土，
一起填入夹板中。
筑墙捣土登登响，
削平墙头声呼呼。
百堵高墙筑起来，
大鼓不敌筑墙声。
于是修建外城门，
城门高高入云天。
于是修建宫正门，
正门高大又严整。
于是修建上地庙，

周民遇事把神祭。
虽未断绝对敌恨，
不废对邻国聘间。
拔除柞树和栎树，
道路畅通无拦阻。
混夷惊恐逃跑走，
早已疲惫又困顿。
虞芮们相争平息，
文王感动其内心。
我有聚众好贤臣，
我有引导好贤臣。
我有奔走好贤臣，
我有御敌好贤臣。

【读解】

这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周部族的史诗，记述周部族祖先古公亶父 迁居岐山、开创基业、发展壮大的经过。

文字记载的历史，总难再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行为的细节，习俗的特色，语言的韵味，地理风物，内层感受等等， 都事有限的语言难以表达的。几千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几乎不可能还原其基本面目 。我们事在现有文化和心理积淀的基础之上来解读 抽象的文字符号，用我们的生活体验去填补文字符号留下的巨大空间。这样的历“历史”，无疑打上了强烈的、我们自己的主观色彩。这种情形，不仅是无可如何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同样的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内容来。

从《邶》中，我们首先读出的是对生生不息、绵延不衰的生命力的赞颂。“ 邶邶瓜瓞，民之初生。”原始初民对生殖力的崇尚，对生命力的推重，应当是最质朴、最自然、最本真的 冲动。在自然力、生存危机的威胁面前，活下去，并且要不断繁衍，当属首要问题。谁能活下去，并保持种族的强盛，谁就是英雄好汉，生命力和生殖力的强盛，就从这当中体现了出来对原始初民来说，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质，容不得有半点温情脉脉得浪漫幻想，容不得有半点依赖外在力量帮助的幼稚想法。

由对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推重，很自然地会产生出对血缘关系的着重。换句话说，对血缘关系的着重学，是重视生命力和生殖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区分人與人之间的亲疏远近、高低贵贱、名誉地位、财产收入分配、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享有的权利等等，于是便有了道德伦理法则、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等。由原始部族不，进一步扩大到不同部族之间的融合，通过不同的观念、习俗、制度和文化的碰撞交融，便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群体结构。这一切，都是以对生命力和生殖力的崇尚作为基础的 。

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五千年至今，生命力依然不减，大概同上述观念密切相关，因为这些观念直接同生命活动的实质性问题相连。

我们从《邶》中还读出了先民们创业的艰辛。实际上，这也是活下去并要不断保持种族强盛这一信念的具体行动，即通过自己不断地奋争、努力、坚持，使信念得以实现。看起来这似乎很简单，很容易做到，但是，其中的艰辛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要躲避敌人的袭击，要寻找到适合生存的地域，要用自己的双手一版一版地筑墙，一间一间地建房，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地问题，都得一步一步脚印得去解决。

在这些勤劳、奔波、艰辛之中，应当有一种精神之柱在支撑着。它不是崇高远大冠冕堂皇得理想，无需任何形式得豪言壮语，而是活下去得欲望。当人所拥有得一切被剥夺了之后，唯一不能被剥夺得，就是求生得欲望——除非生命本身也被剥夺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为自己得生存所进行得顽强搏斗，是一曲崇高壮丽得颂歌，其中既有人们在体力上得吃苦耐劳、坚苦卓绝，也包含了人们得智慧和精神力量。

思齐

——君王率先垂范

【原文】

思齐大任(1)，
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2)，
京室之妇(3)。
大姒嗣徽音(4)，
则百斯男(5)。
惠于宗公(6)，
神罔时怨(7)。
神罔时恫(8)，
刑于寡妻(9)。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10)。
雝雝在宫(11)，
肃肃在庙(12)。
不显亦临(13)，
无射亦保(14)。
肆戎疾不殄(15)，
烈假不瑕(16)。
不闻亦式，
不谏亦入(17)。
乃召司空(15)，
乃召司徒(16)。
俾立室家，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17)，
作庙翼翼(18)。
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
古之人无斁(18)。
誉髦斯士(19)。

【注释】

①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齐(zhai)：端庄。大任：太任，指周文王 的母亲。②媚：敬爱。周姜：太姜，周文王的祖母。③京室：周王 室。(4)人姒(si)：太似，指周文王的妻子。嗣：继承。徽音：美好的名 声。(5)则百斯男：意思是说子孙众多。(6)惠：孝顺。宗公：宗庙的 先人。(7)时：是。罔，无(8)恫(tong)：伤痛(9)刑：法则， 这中指做典范。寡妻：周义上的正妻。(10)御：治理。(11)雝雝：和谐 的样子。宫：家。(12)肃肃：庄严恭敬的样子。(13)不显：丕显，指国 家大事。临：视察。(14)射：不明显，隐蔽。保：提防，警惕。(15)肆：

因此，所以。戎疾：大灾难。不：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殄(tian)：断绝。(16)烈假：指大病。瑕：过，去。(17)入：容纳，采纳。(18)歎(yi)：厌倦。(19)誉；同“豫”，乐于。髦：选拔。

【译文】

仪态端庄的太任，
就是文王的母亲。
德高敬重的太姜，
做了王室的主妇。
太姒继承好名声，
养育了众多的子孙。
文王孝敬先祖宗，
神灵对他没怨恨。
神灵不使他伤痛，
为了家人做表率。
自己兄弟也守法，
以此治理国和家。
文王在家很和睦，
宗庙祭祀也恭敬。
国家大事亲视察，
隐蔽小事也警惕。
古今大难已断绝，
大病灾难不再有。
听到善言就采用，
下臣进谏便采纳。
故今成人德高尚，
弟子孩童可造就。
文王诲人永不倦，
乐于选拔好人才。

【读解】

人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此话的意思是说领头的人总是 跟随的众人效法的榜样，他的一言一行对众人有看直接影响。好榜样会产生好影响， 坏榜样会产生坏影响。因此领头的人与普通人就有了差别：普通人有时可以不顾及影响问题而随心所欲， 而领导者则必须考虑影响而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应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即使是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得从大处着眼来考虑和处置。

周文王被誉为 一代圣贤君主。这首祭祀他得乐歌，再赞颂他得美德得同时，也顺带赞颂了他得祖母、母亲、和妻子，让人感到家庭中的美德似乎像遗传似地代代相传。

当然，美好的德行肯定不会像传宗接代似地遗传。但是，良好的德行环境，宗会对身处其中的人产生或明显或隐蔽的影响，宗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这也正如人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子们的祖先对这一点尤其看重，既反反复复讲述这个道理，又搜寻罗列例证，使得这方面的观念在生活于这种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心目中已牢牢地扎下了根。

中国历史上能像周文王那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君主大概不多，这样他的榜样便显得特别可贵。榜样不多的事实也表明，美德无法靠遗传获得，同时，它促使我们反思榜样不多的原因。

身处高位的人，尤其是在权利顶峰的人，大概很难抵御权利的巨大诱惑与冲击力，特别

是在传统的世袭制度之中，权利对于富家子弟来说，似乎是上天的特别恩赐，不经过个人努力奋斗取得。得来轻易得东西，用起来便也轻易。运用权利获得了好处的结果，-可以反过来刺激更大的欲望。如此循环往复，岂有不滥用权利的道理。也许，周文王与其他做不了表率 of 的君主的差别，正在于他知道得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吧。

灵台

——与民同乐的君主有几多

【原文】

经始灵台(1)，

经之营之(2)。

庶民攻之(3)，

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4)，

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5)，

麀鹿攸伏(6)，

麀鹿濯濯(7)，

白鸟鹄鹄(8)。

王在灵沼，

於牝鱼跃(9)。

虞业维枅(10)，

賁鼓维鏞(11)。

於论鼓钟(12)，

於乐辟廱(13)。

於论鼓钟，

於乐辟廱。

鼙鼓逢逢(14)，

矇瞍奏公(15)。

【注释】

(1)经始：计划开始。灵台：周文王所造，由于造得快，有如神助。所以叫灵台 (2)经：测量。营：建造。(3)攻：用力工作。(4)亟：急。(5)灵囿：灵台下面养鸟兽的花园。(6)麀(you)鹿：母鹿。攸：语气助词，没有实义(7)濯濯(zhuo)：鸟兽毛色润泽的样子。(8)鹄鹄(he)：鸟的羽毛白净的样子。(9)於：语气助同，没有实义。牝(ren)：满。(10)虞(jv)：挂钟的直柱子。业：挂钟横梁上的大版。枅(cong) 崇牙，横梁上像牙一样的挂钟的地方。(11)賁：大鼓。鏞：大钟 (12)论：同“伦”，依次（演奏）(13)辟廱(bi yong)：水环山的风景区。(14)鼙(tuo)鼓：鼓：鳄鱼皮蒙的鼓。逢逢：和顺的鼓声。(15)矇：有眼珠的瞎子。瞍：无眼珠的瞎子。公：同“工”、“功”，这甲指奏乐。

【译文】

开始计划造灵台，

先是测量后建造。

庶民百姓齐努力，

不多几天就建成。

开始计划本不急，

百姓如子齐出力。
文王来到灵囿中，
母鹿安静躺伏着。
母鹿毛色多润泽，
白鸟洁净羽毛白。
文王来到灵池旁，
鱼儿满池欢蹦跳。
钟鼓支架崇牙耸，
挂着大鼓和大钟。
依次轮流击钟鼓，
君民同乐在辟廱。
依次轮流击钟鼓，
君民同乐在辟廱。
鳄鱼皮大鼓声和谐，
盲人乐师奏颂歌。

【读解】

《灵台》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提到园林的作品之一。对于研究园林艺术史的人来说，肯定具有史料价值，似乎也可以由此推断：中国园林造园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不过，我们的兴趣不在这里，而在诗中所述的君主与民同乐。

君主与民同乐历来被看作是君王个人德行高尚的表现，也被看作是政治清明、上下左右关系融洽和谐的标志，以至后来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也会有宫迎卜御用文人出来献媚，制造一些君主德行高尚、与民关系和谐的假象。

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有关周文王的传说是献媚取宠的下臣编造出来的美丽光环。因为文王所处的时代毕竟与后来不同——哪怕那是人们理想的、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代。推想起来，那时周代统治者刚走出部族群落，一切都刚刚开始，由部族首领转向国家最高统治者，以前作首领时的一些良好德行得以在国家初创时发扬光大。加上面临诸多敌对部族虎视眈眈的威胁，要想立稳足跟，不得不考虑团结一心、同仇敌的大问题。再从个人修养性格的角度看，的确有修养良好、不贪不婪、性情温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完全可能造就出像周文王那样的贤明君王。正如诗中所述，平民百姓当真把他当作父母一样来尊敬、亲近、臣服，甚至连鸟兽虫鱼都能深明其中缘由，从而欢欣雀跃（是文学夸张，还是献媚取宠？）。此情此景，怎不令人羡慕？

可惜这种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后来的君主们再也不可能与老百姓天然的亲和关系，即使某个人想这样做，制度也不会允许、治人者和被人治者的距离拉开了，矛盾出现了，怨恨产生了。在后人的心目中，周文王的时代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维清

——规则是成功的根本

【原文】

维清缉熙(1)，
文王之典(2)。
肇肇(3)，
迄用有成(4)，
维周之祯(5)。

【注释】

(1)清：清明。缉：延续。熙：光明。(2)典：前代定下的法则。

(3)肇：开始。肇：祭天。(4)迄：至，到。有成：指拥有天下。(5)祲：祥瑞，吉祥。

【译文】

政治清明光耀后，
文王法典是根本。
自从开始祭上天，
直到今天大功成，
这是周朝的祥瑞。

【读解】

这是周公制礼作乐时祭祀文王的宗庙乐歌。

把周文王的成功，归于法则、规矩，应当是说到了点子上，作为一国之君，即便是部落首领，不可能像乌合之众的头儿一样随心所欲，走道哪里算哪里，更不可能走一步看一步。要归顺人心，要使言论、行动有所依循，必须有法则。从法则之于家、国、人的重要性来说，单是创制法典，使国家、社会的运转依一定的轨道而行，时人们的言行有所依凭，周文王的功绩便足以光照后世，垂青史册。

法则的制定，不外乎两个方面：角色的定位，以及由这种定位而规定的权力、职责和义务。进一步，是制定超越角色定位和职责、义务的惩罚措施。这样，有了规矩，就可成方圆了。

天作

——志在四方建功业

【原文】

天作高山(1)，
大王荒之(2)。
彼作矣(3)，
文王康之(4)。
彼徂矣岐(5)，
有夷之行(6)，
子孙保之。

【注释】

(1)作：生。高山：指岐山。(2)大王：指周代开国君主。荒：治理。(3)彼：指周太王。(4)康：继承发扬。(5)徂：同“岨”，山势险峻。(6)夷：平，平坦。

【译文】

天生高峻的岐山，
太王开发治理它。
太王开创周基业，
文王继承发扬它。
岐山高大又险峻，
如今大道平坦坦。

【读解】

这是成王时周公祭祀坦岐山的山歌。

岐山并非周部族的故土，然而，周部东迁之后，周王朝的发达兴旺从岐山开始，周人从

这里继续向东扩展，直至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对周王朝来说，岐山的意义远远超过里部族原来的栖息之地，自然要隆重地祭祀。

看来，“故乡”的意义会随着人们的经理的改变而改变。原有的故乡由于不利于生存发展可能黯然失色，新的发迹地因为使人大受裨益而可能更加亲近。建功立业不一定非要生于斯、长于斯地故乡不可。

正如 天涯何处无芳草一样，天涯何处不可以建功立业？志在四方，大概说地便使这个理。

丰年

——丰收不忘祭祖先

【原文】

丰年多黍多稌(1)，

亦有高廩(2)。

万亿及秭(3)，

为酒为醴。

烝畀祖妣(4)，

以洽百礼(5)，

降福孔皆(6)。

【注释】

(1)稌(tu)：稻子。(2)廩(lin)：收藏粮食的仓库。(3)亿：数万。秭：数亿。亿、秭都指数
量极多(4)烝：进献。畀(bi)：送上(5)洽：齐备。(6)孔：很。皆：普遍。

【译文】

丰收年成收黍稻，

备有粮仓高又大。

装进万亿黍和稻，

酿制美酒和甜浆。

献给先祖和先妣，

备齐百礼祭神灵，

神降福祉真普遍。

【读解】

丰收时节在庆贺之际不忘祭祀神灵，大概使古代先民普遍的心态。古代希腊有“羊人舞”，“酒神颂”，用以祭祀神灵。周代先民也有类似的礼仪，不同之处在祭神灵之外加上祭祖先。这可算作使中国特色吧。

古人把丰收归功于生灵的恩赐，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其实，丰收是人们自己凭双手和辛劳、汗水换来的，神灵不是别人，正式辛勤劳作的人们自己。因此，祭祀丰收之神，实际上是在祝福自己。这一点，古人们大感不会明白。

但是，神灵作为一种引导人们向前的精神存在，确实不可缺少。同样，祖先作为赋予生命的源泉，在后人的心目中已化为一种意义，一种感念的对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倘若没有了精神上的依托和感念，人生也就像失去了舵轮的航船，随波漂流，也像失去父母的孤儿，无衣无靠。

在另一方面，对祖先的感念和崇拜，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源泉。它像一根强劲的纽带，把我们一代又一代地牢牢连接在一起。

小毖

——警惕祸从己出

【原文】

予其惩罚(1)，
而毖后患(2)。
莫予荇蜂(3)，
自求辛螫(4)。
肇允彼桃虫(5)，
拼飞维鸟(6)。
未堪家多难，
予又集于蓼(7)。

【注释】

(1)惩：警戒，警惕。(2)毖：小心谨慎。(3)荇(ping)蜂：牵扯，牵引。(4)辛螫(shi)：指祸害。(5)肇：开始。允：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桃虫：一种小鸟。(6)拼(fan)飞：上下飞舞。(7)蓼(liao)：一种苦草，喻陷入困境。

【译文】

我要认真地提防。
小心后用会来到。
没人把我来牵扯，
祸害拖累自己找。
当初一只小鸟雀，
哪知拥飞成大鸟。
家国多难不堪忍，
又陷困境多烦恼。

【读解】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 作诗自诫，以防再出现大灾祸。同时，这对群臣也是一种警醒。

比较起来，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途说起来 很简单。即时刻保持警惕，留心细小的苗头趁苗头未成气候 之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在实际上做起来却有太多的 制约因素。道理谁都明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用一 尺五，而行动起来就不会想到那么多了。

最关键的防范环节是当事人自己、在众多的假象和诱惑、陷阱 面前，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立场，谨慎的言行改，敢不敢于当机立断，采取果断的措施，才是至关重要的。历来栽跟 头的人，问题多个出在自己身上。所以，真正明智的人，在出了 问题之时，首先是反省和检讨自己，然后再是其它原因。

简介

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

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一、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五经》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五经》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五经》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

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五经》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 372-前 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五经》之《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

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四书五经》之《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 1500 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之《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四书五经》之《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 85 篇，今存 40 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